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简介：

苏州灵岩山寺印光大师为清末民初高僧，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，集立德立言立行于一身，其道德学问影响深远，被赞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。大师之巨着《文钞》自流通以来，颇受教内外各界人士广泛欢迎，风靡海内外。凡关心世道人心、关心身心性命、关心生死解脱者，大多栖心于此，以为指路明灯。

有云：「大藏经可以不读，《文钞》不可不读也。」然因《文钞》之磅礴无序，或多难得其要，故于大师之思想殊少阐扬。虽有少量选编本流通于世，仍未全面系统彰显大师之思想。以致《文钞》流通虽广，却研修乏力。今甘冒庸劣，对大师思想进行系统编排整理，姑名《灵岩遗旨》，权分四大纲要：深信因果、老实念佛、敦伦尽分、闲邪存诚，使人一目了然，易得其要。于大师之高超德行，亦作分类整理编排，显化于世。大师应化世间之婆心，或可藉此得以彰显。

普天之下，若能同沐大师智慧之光，同沾大师慈悲之雨，则人心得以安宁，社会得以和谐，生死得以解脱矣。如是则人间净土与极乐净土可得两得益彰也。

总 序

佛法流传至今，已二千余年，弘法大士，为我们留下了无以计数的珍贵法宝。然欲一一深入，实非今人之所能。纵然穷其毕生精力，亦难窥其全貌。故有识之士，无不择其法缘，一门深入。而末法之今日，因感叹于「生死海深，菩提路远」，故有心智士，大多安心净土一门，以此自行化他，同归净域。故整理、研习、熏修净宗法宝，自成今人之所需。凡净宗之要典，如昙鸾大师《往生论注》、善导大师《观经四帖疏》等五部九卷、莲池大师《弥陀疏钞》、蕅益大师《弥陀要解》、印光大师《文钞》等，无不为时人所关注，广行流通，习以成风。此即「时机愈下，净土愈昌」之明证也。时有慧净上人系统整理、编着、演说昙鸾善导一脉之宝典，蔚然成林。其宏开净宗，功不唐捐，归者如潮。余后之古疏，则因圣净融通之故，理多高深，难契时机，故隐而不畅。如宗教通摄之《弥陀疏钞》，因其「广大精微」而渐隐。虽不乏研修之士，终难普应群机。《弥陀要解》虽「直捷要妙」，为时人所喜乐，因以台释净，玄理迷人，若无知识引导，亦难得其实益。所谓执于理性，失却宝珠也。如是未契弥陀大愿，偷心岂易死哉；纵欲宝此一行，终难落于实处。唯有近代印光大师《文钞》，可谓融通古今，深入浅出，为今人学修之最好指南也。任何种根机，皆无高深之叹，可入念佛一门。大师影响之深远，可用无远弗届来形容。一部《文钞》，风行天下，凡净业行人及有识之士，无不视为圭臬，奉为至宝。然而《文钞》之磅礴，实非初机浅学所能通入。故欲得其要，亦非易事。以致流通虽多，仍是研修乏力。如是实有负大师应化之苦心也。今甘冒愚诚，选其精要，编辑而成《灵岩遗旨》、《灵岩法要》、《灵岩故事》丛书，从广略二途、理事两面，别显大师之思想，以此普利一切，畅大师无尽之悲心。

《灵岩遗旨》：旨在全面梳理大师之思想，不论世出世法，通途特别，一并显彰。因编排有序，脉络清晰，故于《文钞》，易得其要。如人之有眼，可环顾四野而明辨方向也。

《灵岩法要》：即依《遗旨》精选而成。以《遗旨》虽为选编，对于初学，仍难免有浩瀚之叹。今去其繁复，择其精义，编成《法要》。并于紧要处，略加案语，引相关祖师之法语以互通，资其详解。如是既可善契大师之法要，又可通观净宗祖师之同一开示。庐山风貌，了然于胸。往生一事，自可如操左卷而取故物也。

《灵岩故事》：即将《文钞》中所有「因果报应、念佛往生」等感应故事，分门别类，汇编成册，以作教理之辅证。所谓「理论犹须证据，事实胜于雄辩」也。为显事例中隐含之理，略附大师相关法语，以资说明。如是藉事显理，以理明事，理事相资，以启吾人之信心，开吾人之正智也。

三书有广有略，有理有事，尽可各取所需，而同得其益。如是则三根得以普被，利钝尽可全收矣。《文钞》因此而广被，如是与善导法脉自可交相辉映，光照大千。所谓弥陀坐视于南面，势至辅弼于侧翼，法门隆盛，众生有福矣！

释智随 谨记

二○○八年三月

别 序

佛法者，了生脱死之法，自利利他之道。无一人不当修，无一人不能修。然佛法经典浩如烟海，佛法义理又幽深难测。无论初机久学，多有望洋兴叹之感，以致不得其门而入。古往今来，入得宝山，空手而回者，可谓大有人在。其因何在？一者不善观察时机，二者不善选择教法，三者好虚而不务实，四者未遇真善知识。如是众因，致使众多求道之士，难免如盲人摸象、如跛子行路、如逆水行舟。故修道者虽多如牛毛，成道者却少如牛角。

道绰大师言：「若教赴时机，易修易悟。若机教时乖，难修难入。」由是可知：修学佛法，重在机教相应，如法而行。不得其益者，在机法不相应也。一代圣教，法门虽多，若论善契时机之法、即生了脱之道，无过净土一门、念佛一行。以其他法门，皆仗自力修习故，断尽烦惑，福慧圆满，方可成就无上菩提。唯有净土一门，仗弥陀大悲愿力故，万机普摄，无一遗漏。无论上智下愚，士农工商，人非人等，但能回心念佛，莫不乘愿往生，入佛境界，同佛受用。法门简易平实，而又奇特高贵。语其浅近，三岁小孩皆能修；语其深远，唯佛与佛能究竟。自古

以来，力行此道者，如水奔涌，上至十地菩萨，下至五逆凡夫，一致进行。若论契时契机之法，无过于此。所谓「种种法门皆解脱，无过念佛往西方」。故身处五浊之世、末法之时，欲现身得佛法究竟利益者，不可不知此法也，不可不修此法也，不可不亲近净业善知识也。

一代时教，阐扬净土之大乘经典，多达二百余部。然唯有净土三经，专明其致。弥陀本愿缘起、西方殊胜庄严、众生往生因果等，于此三经，开阐无遗。印度之龙树、天亲，中国之昙鸾、道绰、善导，正依于此，别开宗门，建立一宗法要，开启往生之大门。惜乎昙鸾大师《往生论注》、道绰大师《安乐集》、善导和尚《观经四帖疏》等五部九卷，于中国失传千余年。后之永明、莲池、蕅益等诸大祖师，则融会诸宗，摄归净土。此即净土法门于中国弘传之大概。然法门流传既久，受「异见、异执、别解、别行」之影响，致使纯正的专修之道，隐显不定，郁而不畅。此所谓融通衍生之弊也。如今虽有大量经论古疏流通于世，以时人业深障重、智识浅薄故，若无善知识引导，多难会其古朴幽远之深意，更难从纷纭复杂的知见网中，厘清法门宗旨，得其修学纲要。致使舍近求远、舍易求难，失之交臂、当面错过者，不在少数。而貌似修学净土，又不甘老实念佛，东张西望、随风倒浪者，更是随处可见。正所谓「解行不同，专杂有异」也。以不能如实专修念佛故，所以处处可闻净业难成之感叹！月光虽无处不照，唯宿仰望者心中。众生不念佛，佛奈众生何！幸有善导一脉之清纯教法重兴于世，弥陀光明耀人心目，使广大念佛行人得以安心净域，专志念佛。然或有未遇此法，或遇而有疑者，未免仍自徘徊不前、踌躇不定矣！其所以不能「归命弥陀、专修念佛」者，或囿于先入为主之观念，或执于习以为常之劣习，或迷于道听途说之俗见。入道因缘，人各不同。若或有缘亲闻净宗第十三代祖师——印光大师之《文钞》，则于法门渊源、修学纲要等，必将清晰明了，于祖祖相承「专行念佛、乘愿往生」之道，自可疑虑冰释，通身靠倒矣！

纵观古今，异时同化之风虽别，专行念佛之道无二。然于历代祖师中，印光大师离吾等最为接近，相去不过数十年，遗德明训，时时有闻，自有一种相亲相近之感，故多为今人所崇仰。大师承三经之玄义，依古德之遗训，以笃实之信仰、朴实之文风、应机之善巧，疏理古今义理，甄别法门异同，力陈修学时弊，为吾等指明了坦荡光明的生西之路。其莫大之功，即在于深入浅出，善契时机。藉此可明古德之遗教，可通三经之玄义，可契弥陀之本愿，可入往生之达道。如大师自言：「净土着述甚多，未入门人，犹难得其纲要。求其引人入胜，将禅净界限、佛力自力，分析明白，了无疑滞，语言显浅，意义平实，为研古德着述之初步向导者，其《印光文钞》乎？」稍通文字，即能识其大要。稍明其义，即自老实念佛。依之而行，决定生为贤善，没归极乐，不虚此身矣。

佛法贵在应时契机，大师生逢乱世，对时代根机，感触颇深。其言：「今日之世界，非一大恐怖之世界乎？今日之中国，非一地狱式之中国乎？今日之人心，非一魔术式之人心乎？」如是之世界、如是之中国、如是之人心，如何得以安宁？如何得以解脱？遍观圣教，法药虽多，唯有「下手最易、收效最速、成功最高」的念佛一行，能消此劫运，能安此人心。人人依此，不但现身可得消业增福，遇难呈祥；临终更能乘愿往生，究竟成佛。可谓无边利益，唾手可得。是故大师于诸宗悉皆密护，但弘赞偏在净土。虽千言万语，普应群机，但处处归宗，直劝念佛。可谓善导时人归向佛法，巧摄群机共入安养也。又其自身，淡泊名利，甘于寂寞，力行此道，言行如一。故其德操行履，感人至深，蒙受光泽者，无以计数，被赞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！

大师懿德风范，言传身教，尽收于一部《文钞》中。然《文钞》虽早已风行天下，却不知有多少人认真拜读过。包括下愚，也只是偶尔翻翻，多年来亦未能从头至尾细细品味。虽曾发心一定要通读之，往往因种种原因而难以一鼓作气，愧无以言。然对大师景仰之情，从未暂息。经历时久，阅事愈多，此情倍增。近来将《文钞》反复拜读，深沾法益，感触良多，知其于今时乃至未来苦恼众生大有裨益。未知修学要径、未明净宗一门者，藉此或可不废时日，善知法要，巧入念佛一行矣！

《文钞》多是书信体，直心直言，真语实语，别具一格。因大师注重实益，不尚玄妙，故语语切中时弊，处处指归净土。或轻言细语，情动人心；或厉声棒喝，毫不留情。实可谓「折摄皆具慈悲，语默无非教化」也。

《文钞》虽为书信往来，实可谓一部「大开示」之书，上至成佛作祖，下至修齐治平，无所不谈。凡有心于世道人心者，不可不阅；有心于生死解脱者，不可不阅；有心于念佛往生者，不可不阅；有心于弘法利生者，不可不阅。沐入其中，如同时时亲近一位慈悲至极、智慧超拔而又威严可敬的长者，邪念自消，正念常存，佛号入心，莲花化生。因《文钞》多为应时应机之善巧开示，左右逢源，因势利导。故阅读《文钞》，需有一双择法眼，方能明其宗旨所在。洋洋百万余言，其眼目何在？所谓「敦伦尽分，老实念佛」也。此是大师一生自行化他的不变宗旨！「敦伦尽分」乃做人之本分，「老实念佛」即了生死之大法。一为世间法，一为出世间法。二者具足，则一生不虚度，轮回不久长也！

近来研习《文钞》者，蔚然成风，可喜可贺。或许同感于《文钞》之磅礴无序，故于《文钞》外，更有不少选辑本流通于世。愚乘此遗风，亦分门别类作一选辑类编，以彰大师恩德于万一，姑名《灵岩遗旨》。以此飨予念佛行人，共餐甘露法味，同结西方胜缘！

为显大师人格道德及教化宗旨，今《灵岩遗旨》权分三章：一悲化有情，二自述行谊，三赞古耀今。

一、「悲化有情」者：即大师悲悯有情的慈悲开示，权以四义显之：㈠深信因果，㈡老实念佛

，㈢敦伦尽分，㈣闲邪存诚。此四义简明扼要，平实易行，又圆摄世出世法，成为大师教化一贯主张。

㈠深信因果：因果乃佛法大根大本，世出世法，无一不在因果之内。凡夫因三业染污而常没于六道之中，圣人因三业清净而永绝于生死苦海。为凡为圣，全在于己。正如「祸福无门，唯人自召」。身之为人，唯能深信因果，方能乐天知命；唯能深信因果，方能自求多福；唯能深信因果，方能希圣希贤；唯能深信因果，方能终归极乐。

佛法固为心性之法，然因果与心性，不一不异，心性乃因果之体，因果即心性之用。体用一如，理事不二。故凡三界轮回之理，修因证果之道，无一不是因果之显现也。离于因果之事修，心性之理何能大明？好高务胜者，多高谈于心性之理而不屑因果之事。实则善谈心性者，必不悖离于因果；深达因果者，亦可大明乎心性。若论应机，则心性之理幽深玄妙，唯上智可明；因果之事则人人可见，易于契入。如大师言：「世出世间之理，不外心性二字；世出世间之事，不外因果二字。心性之理微，虽圣人犹有所不知；因果之事显，纵愚夫亦可以略晓。」愚夫愚妇之辈，虽不能明因识果于微细中，以至于大明心性，但能仰信佛言，深信因果不虚，善择念佛一法，亦可乘佛愿力，现身了脱。因往生而证无生，因见佛而明心性。所谓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」也。反之，纵能识得心性之理而不念佛求生净土者，多是有名无实，求升反堕，反不如愚夫愚妇之往生为有大益也。所谓「上智不如下愚，弄巧反成大拙」也。古今如是者，比比皆是。

末法之世，谈理者多，实行者少；好虚者多，务实者少；自恃者多，仗佛力者少。故大师教化，迥异于人，不尚玄妙，端守平常，从因果入手，归净土一门。此是大师独具慧眼之高明处！

㈡老实念佛：即弃舍他法，专修念佛也。以深信因果者，志必今生解脱，不愿久沉轮回。所谓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；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」。然法门虽多，唯有念佛一法，有此大益。以此法门，全仗佛力故，万修万人去。如乘船渡海，完全是船力，非自己本事。人多好高务胜，不屑称名一行。大师却甘心此一「残羹馊饭」，因其「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」。故对所谓如山珍海味的高深玄妙之法，「概不染指」；唯于平易朴实的净土一法，「决志遵行」。将一切智慧学问，抛之东洋大海。所谓「任凭智同圣人，当悉置之度外。将此一句佛号，当做本命元辰，誓求往生」。如是「老实」者，即是「一心归命」，即是「死尽偷心」，即是「正念直来」也。

大师并非不通经教，所谓「如鹦鹉学舌，亦非不会」也。然何以不避讥诮，全舍他法，志在净土？一则源于大师对「念佛实益」的深切体会；再则源于大师对净宗一法「易行功高」的谙知；更因大师对「时代根机」的切身感受，深悉「末法众生，唯此一门，可通入路」。故一生教化，不出《文钞》所言：「明三世之因果，显六道之轮回。示本具之佛性，修念佛之净业。」然芸芸众生，积习成性，多舍近求远，舍易求难，以致历劫难成，流转不休。实不知真老实念佛者，冥顺佛愿，直入宝所，即是转凡成圣之大道，即是离垢妙圆之大智慧。所谓「潜通佛智，暗合道妙」也。故《观经》赞念佛行者，是「人中芬陀利花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，为其胜友。当坐道场，生诸佛家」。人之所以不能老实者，未能深知此一即浅即深之无上妙法也。如大师言：「然此法门，甚深难测，虽经诸佛本师交相劝信，而世之疑者，犹复甚多。不但世智凡情不信，即深通宗教之知识，犹或疑之。不但知识不信，即已证真谛、业尽情空之声闻缘觉，犹或疑之。不但小圣不信，即权位菩萨，犹或疑之。即法身大士，虽能谛信，尚不能穷源彻底。良以此之法门，以果觉为因心，全体是佛境界，唯佛与佛，乃能究尽，非彼诸人智所能知故也。我辈凡夫，仰信佛言，依教奉行，自获实益。若得闻此不思议法门，便是多劫深种善根，况信受奉行乎哉！」法门平常而奇特，简易而高深。故大师常言：唯上智与下愚而不移，其他人则看其是否依教奉行耳。

无论何人，但能老实念佛，求生西方，则莲台标名，生可预卜。虽未出娑婆，已非娑婆之久客；未生极乐，即是极乐之嘉宾矣。反之，若不修净土，虽通宗通教，有大神通，有大智慧，有大辩才，要去就去，要来就来，若有丝毫烦恼未尽，则轮回不能出、生死不能了矣。如沙子虽轻，入水必沉。是故「修净业人，着不得一点巧，倘或好奇厌常，必致弄巧成拙。此所以通宗通教之人，每每不如愚夫愚妇老实念佛者，为有实益。若肯守此平淡朴实家风，则极乐之生，定可预断。否则，不生极乐，亦可预断矣」。

㈢敦伦尽分：即立身、处世、为人、修道之本。一位「归命弥陀，安心念佛」之人，深沐佛恩，慈光外泄，自然于日常行为中，力所能及「心佛之心，行佛之行」。如何「心佛之心，行佛之行」？其平实可行之处即敦伦尽分。如世法之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」、佛门之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」等，无一不是吾人敦伦尽分处。佛法非在口说，贵在实行，敦伦尽分即人人切实可行之道。此一绝世妙方，巧摄前之深信因果与老实念佛。能「深信因果」者，方能于日用中敦守伦常，善尽本分，以此而趋吉避凶，远祸得福。能「老实念佛」者，方能绝诸戏论，端守平常，本分做人，真报佛恩。

大师一生，率真守愚，不尚玄妙，唯于平实真切处教人实修。以绝行人「舍近求远，舍易求难」之狂妄心。实可谓「菩萨行菩萨事，凡夫尽凡夫力」。凡夫不得以己所不能而强以菩萨之行「是则是效」，故其一生，「并不与人说做不到之大话」。其言：「人各有所应尽之分，当知素位而行，乃君子之本分。若超分而行，非出格大丈夫，决定不能得真利益。何也？以彼不能尽分于易处，何能尽分于难处？」念佛之人，日用作为，但能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」，尽分于易处，则上顺佛心，下彰己德。如是则可「生入贤善之域，没归极乐之邦」矣。

又，敦伦尽分，既是自利利他之行，亦是老实本分之相，是对自身根机的深切体认而做力所能及的事，无越位之思，无好高之心，素位而行，尽力而为。可谓「做人尽人伦，念佛尽心力」也。能将「深信因果」与「老实念佛」如是融于「敦伦尽分」之中，则世出世法，两相无碍；自利利他，尽在其中。人人能如此而行，则由身及家，由家而国，由国而天下，无不均沾佛法利益，同蒙弥陀光照也。于此东土三千界，自生西方七宝莲。此实可谓「于微尘中，转大法轮」之奇异大方便，勇猛狮子吼！观大师一生所为，虽超异常人，亦不过是其身为僧宝敦伦尽分之尽情流露而已。故于平淡中尽显辉煌，于本分中流露真情。微妙香洁，叹莫能言！

㈣闲邪存诚：即于敦伦尽分中，克诚尽敬，善治习气。诚敬为佛法之本，念佛之人，蒙弥陀愿力加持，光明摄取，身心柔软，自然上敬于佛，下敬于人，谦卑柔顺，纯净信仰，如是则可巧治凡夫我慢自大之病，善除无始烦恼业力，化热恼而为清凉，即凡心而入佛心。故大师言：「竭诚尽敬，妙妙妙妙。」敦伦尽分，多从事上言；闲邪存诚，更从心上论。如是由表及里，自然增益善根，转化恶习。现世安稳利乐，临终顺利往生。

二、「自述行谊」者：即大师对自己一生行为的概述。今人对古代祖师大德的了解，多是从其思想或他人的评价中略知一二，鲜难亲闻祖师对自身的表述。印光大师生处特别的时代，书信往来，自有与众不同之处。《文钞》中有大量的自我评述，让我们更直接更真实地了解大师的言行德操。详观大师一生及其自述，即知大师常言之「敦伦尽分，老实念佛」是何意义。大师常以「自了汉」自居，不求闻达于天下。所谓「拟作粥饭自了僧，不作弘法利生梦」也。其日常所为，就是一「老实」典范，没有大家派头，没有装模作样，没有沽名钓誉。只是常将一「死」字贴在额头，念佛度日，随缘化他。只有「真为生死，深潜佛法」者，才能如是深藏己德，独守平常；甘于寂寞，一心在道。实可谓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也。直至名满天下，归者如潮，亦从不以师道自居，平淡如常。

但凡贪图名利、好为人师者，无不处处显奇竞怪，以惑人心。观大师却视名利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一任举世人尽作通家，自己只是怡然自乐，老实念佛。由他讥，任他笑。平生所为，无有丝毫之揑怪。言行如一，始终无二。二十余年隐于普陀，经年无一人来访，无一函见投，颇得安乐。后因《文钞》面世，方为世人所知。致使远近朝拜者，络绎不绝。一个「自了汉」能如是大善于天下，其人格道德力量，何可思议！此可谓真能自利，方能利他，所谓「厚德」方能「载物」也！大师怀抱弥陀本愿之德，笃行念佛往生之道，岂能不普利众生乎？

三、「赞古耀今」者：即大师对「佛、法、僧」三宝的赞扬。三宝乃暗室明灯，苦海舟航，是众生法身慧命之所依，《文钞》处处有赞。藉由赞颂三宝功德，启迪吾人之恭敬从命。以佛法利益，非恭敬不能得。大师常言：「一分恭敬，一分收获；十分恭敬，十分收获。」今人不患不知佛法，所患在不知恭敬从命也。故说食数宝者多，亲得受用者少。

三宝功德，穷劫难赞，今特以弥陀本尊、净教祖师为主。以弥陀本愿，为众生恃怙；藉祖师芳规，明法脉渊源。从而一遵本愿之行，笃行专修之道。如是方有知识可寻，方有圣教可依，方有安心之处，方有解脱之望。而不至随风倒浪、虚度此生也。

此选编虽乃沧海一滴，尝之可知大海之味，依之可入净土之门，遵之可得往生之益。因所选有限，或有更精妙法语淹没于浩瀚《文钞》中，则为吾人之失也。有心者，或可以此为阶，深入《文钞》。既可免愚之失，亦可深沐祖师恩泽。由是而自必识净土法门之超胜，安然作一「本分、老实、息心」之念佛人矣！

本书所用底本是苏州灵岩山寺流通的《印光法师文钞》，共六册，《增广》、《续编》、《三编》各上下二册。其《增广》依民国十六年版，《续编》依民国二十八年版，于一九九○年由苏州灵岩山寺再版。《三编》乃于一九五○年由罗鸿涛居士编辑遗稿，慧容法师缮写，存于苏州灵岩山寺，一九九○年冬始由福建莆田广化寺首次印行，为四册。灵岩山寺版印时，合为二册。

为便利阅读，今此选编对原文详加分段、标点。但并非罗列书信，而力求编排有序，次第井然；所选内容，分类编排之后均类加小标题，以示大义。原刻本中明显的刻印错误、异体字、繁体字等，均径改，其他有变动处将于文中注明。

于选文之后，别附大师略传，以助了知大师一生行踪。所谓人文并观，见其人即如见其文，观其文即可知其人矣。南无阿弥陀佛！

释智随　谨序

二○○八年三月

壹、悲化有情

一、深信因果

㈠因果不虚

夫因果者　如影随形

夫因果者，犹形声与影响耳。未有有形而无影，有声而无响者。（续编下?纪文达公笔记摘要序）善恶因果，如影随形，如响应声。声和则响顺，形直则影端。（三编上?复念佛居士书）所有诸法　不出因果

约佛法论，从凡夫地，乃至佛果，所有诸法，皆不出因果之外。约世法论，何独不然？故孔子之赞《周易》也，最初即曰：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」夫积善、积不善，因也。余庆、余殃，则果矣。又既有余庆余殃，岂无本庆本殃？本庆本殃，乃积善积不善之人来生后世所得之果，当大于余庆余殃之得诸子孙者百千万倍。凡夫不得而见，何可认之为无乎？喻如黑夜不见一切物，不得谓一切物悉皆消灭矣。（续编下?挽回世道人心标本同治录序民国己卯冬作，时年七十九。）因果二字，遍摄世出世间一切诸法，罄无不尽。盖不特佛教之所尚，亦世法之所不废也。其在儒书，早垂明训。《易》云：「积善余庆，积不善余殃。」《书》云：「作善降祥，作不善降殃。」岂非因果之谓耶？而《春秋左氏传》所载，一切奇奇怪怪，善善恶恶，皆因果之实录。使后之人诵其书，按其事，懔然于祸福之无常、报应之不爽。由有鬼神，战兢惕厉，上智者固能奋志时敏，聿修厥德；下愚者，亦知所畏惧，不敢为恶。故因果者，实为维系人心之大防，足以辅助王化所不及。乃世出世间圣人，平治天下，度脱众生之大权；亦古今国家治乱兴衰之关键也。（续编下?示殷德增母子法语二则民二十五年）圆摄一切 非为小乘

佛之所以成佛，常享真常法乐，众生之所以堕地狱，永受轮回剧苦者，皆不出因果之外。凡人欲治身心，总不能外于因果。现在人徒好大言，不求实际，辄谓因果为小乘法，实为大谬。讵知大乘小乘，总不外因果二字。小乘是小因果，大乘是大因果。小因，是依生灭四谛，知苦断集，慕灭修道；小果，是证阿罗汉果。大因，是修六度万行；大果，是证究竟佛果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有其因，必有其果，未之或爽也。所以不独世间人皆在因果之中，即菩萨佛，亦不出因果之外。若谓因果为小乘，则菩萨佛，亦是小乘矣。其言之狂悖可知矣。（三编下?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每有徒矜知解，不务真修，妄谓因果为小乘者，不知如来圆成佛道，众生常沦生死，皆不出因果之外。唯当人一念心性，不属因果，而复不离因果。欲迴超乎因果之外，非圆成佛道不可，未成佛而辄拨因果，则永失其善因善果，常造恶因，常受恶果，尽未来际，了无止期，可不哀哉！（增广下?儒释一贯序）因果心性 不一不二

世出世间之理，不外心性二字；世出世间之事，不外因果二字。心性之理微，虽圣人犹有所不知；因果之事显，纵愚夫亦可以略晓。（续编下?挽回世道人心标本同治录序民国己卯冬作，时年七十九。）今之聪明人，虽学佛法，以未亲近具眼善知识，率皆专重理性，拨弃事修及与因果。既拨事修因果，并理性而失之。所以每有才高等辈，词惊鬼神，究其行为，与市井无知无识者无异。其病根皆由拨事修因果之所致也。俾上智者徒生怜悯，下愚者依样妄为。所谓以身谤法，罪过无量。《法苑珠林》一书，详谈因果，理事并进。事迹报应，历历分明。阅之令人不寒而栗。纵在暗室屋漏，常如面对佛天，不敢稍萌恶念。上中下根，皆蒙利益。断不至错认路头，执理废事，归于偏邪狂妄之弊。梦东所谓「善谈心性者，必不弃离于因果。深信因果者，终必大明乎心性」，此理势所必然也。梦东此语，乃千古不刊之至论，亦徒逞狂慧者之顶门针也。（增广上?复邓伯诚居士书一）离则两伤 合则双美

世出世间之理，不出心性二字；世出世间之事，不出因果二字。众生沉九界，如来证一乘，于心性毫无增减。其所以升沉迥异，苦乐悬殊者，由因地之修德不一，致果地之受用各别耳。阐扬佛法，大非易事。唯谈理性，则中下不能受益；专说因果，则上士每厌闻熏。此书科分十门，法不一律。正好事理并进，顿渐齐驱。庶得三根普被，利钝均益。宜将古今来由学佛得力，发之而为大忠大孝、纯义纯仁之事迹，与夫恭敬三宝、谤毁三宝之祸福及高人淑世导俗之嘉言、戒杀放生之至论，于后数科，册册登载。则愚夫愚妇，有所禀承。而通方哲士，因悟理而亦欲实践。从兹不敢摇头掩耳，更急急于愿乐欲闻也。

然因果心性，离之则两伤，合之则双美。故梦东云：「善谈心性者，必不弃离于因果，而深信因果者，终必大明乎心性。」此理势所必然也。而末法众生，根机陋劣。禅教诸法，唯仗自力，契悟尚难，何况了脱？唯有仗佛力之净土法门，但具真信切愿，纵五逆十恶，亦可永出轮回，高预海会。此不可思议之最上乘法，宜理事并谈，诫劝齐施。震海潮音，霈大法雨。破鲁川辈之邪执，续莲池等之法脉。俾普天同受佛法之益，庶大地悉感诸君之德。则法满寰宇，世复唐虞。道通天地有形外，恩遍飞潜异类中矣。（增广上?与佛学报馆书）深则见深 浅则见浅

佛法虽属出世之法，所有世间经世之道，悉皆包括无遗。举凡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、夫和妇顺、主仁仆忠，咸与世间圣人所说无异。世间圣人，唯令人尽义尽分，佛则具明能尽义尽分与不能尽义尽分之善恶报应。尽义尽分，只能教其上智。若禀性顽劣，则不是伪为，便是故悖。倘知善恶报应，则欲为善而必能勉力，欲为不善而有所不敢矣。如来所说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等法，深则见深，浅则见浅。以之修心，即可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。以之治世，即可胜残去杀，返浇还淳。近来世道人心，陷溺已至极点。竞倡新法，废弃旧章。虽父子夫妇之伦，尚欲推翻，况其小焉者乎？以故天灾人祸，相继降作。国运危岌，民不聊生。有心世道人心之人，欲为挽救，普劝悉皆研究佛学。戒杀放生，吃素念佛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由一传十，由十传百，至千至万，靡然风从。庶可望其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。此实治乱持危，改革世道人心之根本法轮也。当今之世，若不以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为训，虽圣贤齐出于世，亦末如之何矣。若不以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是修，纵天姿高上，亦难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。（续编下?学佛浅说序民十三年）祸福之来 有近有远

世间愚人，不知因果。见为善而得祸，便谓善不可为。见作恶而得福，便谓恶不可戒。不知祸福之来，有近有远，迟早不定。近则人俱得见；远则或隔生隔若干生，非具宿命通者，不能悉知。今设一喻，以期易知。作善作恶，如种谷然。其人虽善，以前生所作不能无过，故今日所受不能无逆。今生之身，名为报身。以今生之为男为女，或好或丑，以及寿、夭、贫、富、智、愚、康、病等，乃前生之所作所为所感之报，故名此身为报身。谓其为前世所作之果报之身

，以前世之因，为今生之果。今生虽善，前世之业重，不能即得其为善之报，而先得其前世之恶报。如人去年未种谷，今年虽勤劳耕种于未收获之前，亦不免于无粮。此无粮，非因今年之勤劳而无也。今年之无粮，乃去年不下种所致。今年既勤耕种，则收获后及明年则有粮矣。为恶之人，尚未受祸，以有余福未尽。如人去年勤耕种，今年不耕种，而仍不至饥饿，乃去年之所余。吃完，则今年未种，将无所食矣。须知善人得恶报，使不为善，其恶报当更甚。由作善，而恶报随之减轻。恶人得善报，使不为恶，其善果当更大。由作恶，善报亦随之减轻。世人于衣食供身之物，悉知预备，不致临时失措。而于关于身心性命之事，不但不知预修，且以人之预修者为痴，而以己之肆志纵情、恣行淫杀为有福，为有智。不知世间盲聋喑哑残废无依之人，与牛马猪羊或为人服役，或充人口腹者，皆此种自以为有福有智之人，所得其福智之真实好报耳。

修行之人，须具决烈之心。任彼诮谤，我总了无疑虑。若闻人诮谤，便生退心，此种人亦是前生善根浮浅所致。不以佛所说者为依归，而以愚夫愚妇所说者为根据。固当长在生死轮回中，永受三途之苦。而欲得人天之身尚难，况了生死超凡入圣，以至成佛之大利益乎？（三编上?复杨宗慎居士书）报通三世 丝毫不乖

果报之来，有在即刻即世者，有在来生后世，及多生多劫者。（续编上?复某居士书）于现生中善人得祸，恶人得福，凡夫不知前生宿业，谓为因果有差，报应多爽。有他心宿命通者，见其丝毫不乖，情理两得。穆彰阿之善终，非幸也。杨继盛之屈死，非不幸也。各各皆有前因与后果，为之酬偿对越也。报应之道，种种不一，未可以现生为断也，故经明三报。三报者：谓现报、生报、后报。

现报：谓现生作善恶，现生受祸福，此世间凡夫所共知共见者也。

生报：谓今生作善恶，来生受祸福，世间凡夫虽不知见，而大力鬼神天仙犹能知见。

后报：谓今生作善恶，至第三生，或四、五、六、七生，或十、百、千、万生，或至无量无边恒河沙劫，方受祸福。若三、四、五生及十、百、千生，天仙或能见之。若至五、六、七、八万劫，声闻道眼犹能见之。若至无量无边恒河沙劫，非如来五眼圆明者不能见也。（三编上?复丁福保居士书五民六 七月初五）因果之事 重叠无尽

今有一疑问，请求老法师慈悲开示。弟子吃素念佛，已经多年。因为信佛之人，为十方三世诸佛之所护念，天龙八部，大力神王，常随拥护。往世恶业，亦渐消灭，纵有怨对，不能为害。此乃佛经所说，决非虚语。讵于三月间，接到上海舍亲处来一讣闻，系一极信佛之张太太，吃素已二十余年，常到居士林听经。逢人必劝念佛吃素，心极慈悲行善。不料一日，送素菜与某师兄，在马路上行走，为汽车轧死。后为巡捕房收去，至三日后，其家子孙晓得，始去领归安殓。余闻悉之下，心中非常惊惶，至今疑惑不解。且佛会中人闻之，亦均不安。故特上书，恳求老法师开导，指示所以然之故。何以临终如是之苦，究竟可能往生西方否？说个明白，可使大家安心念佛，不胜感德之至。

接手书，知阁下于佛法道理，尚未真明。吾人从无始以来，所作恶业，无量无边。《华严经》云：「假使恶业有体相者，十方虚空不能容受。」须知人之修持，果真诚无伪，便能转业。转重报后报，为现报轻报。凡夫肉眼，只能见当时之吉凶事实，不能知过去与未来之因果何如。此老太太，多年精修，一朝惨死，或者由此苦报，便可消灭所造三途恶道之报，而得生善道。或在生有真信愿，亦可往生西方。但吾人既无他心道眼，不敢臆断，谓决定往生与决定不往生也。其可决定者，为善必有善报，作恶必有恶报。为善而得恶报，乃宿世之恶业果报，非现在之善业果报也。汝等诸人，见此老人，得此果报，心中便有「为善无福，善不足为」之邪见，故致惊惶疑惑。其知见与未闻佛法之人，有何各异？倘深信佛言，决不以此事，作此惊惶疑惑之态。以因果之事，重叠无尽，此因未报，彼果先熟。如种稻然，早种者早收；如欠债然，力强者先牵。古有一生作善，临终恶死，以消灭宿业，次生便得富贵尊荣者。如宋阿育王寺一僧，欲修舍利殿，念沂亲王有势力，往募，所捐无几，愤极，以斧于舍利殿前断其手，血流而死。即时，其王生一子，哭不止。奶母抱之游行，至挂舍利塔图处则不哭，离开又哭。遂将其图取下，奶母常向彼持之，则永不哭。王闻而异之，遂使人往育王问其僧，则即于其子生日，断手流血而死。彼王遂独修舍利殿。及年二十，宁宗崩，无子，遂令彼过继，为皇帝四十一年，即宋理宗也。此僧之死，亦属惨死，使无常哭不止，见舍利图则不哭，人谁知此子，乃此僧断手惨死者之后身乎？此事载《阿育王山志》，光于光绪二十一年，拜舍利数十日，看之。明理之人，任彼境遇如何，决不疑因果有差，佛语或妄。不明理，守死规矩，而不知因果复杂，遂致妄生疑议，总因心无正见故也。如所说念佛之人，有三宝加被，龙天护佑，此系一定之理，断不致或有虚妄。然于转重报后报，为现报轻报之理，未能了知，故不免有此种不合理之疑议也。昔西域戒贤论师，德高一世，道震四竺四天竺国。由宿业故，身婴恶病，其苦极酷，不能忍受，欲行自尽。适见文殊、普贤、观世音三菩萨降，谓曰：「汝往昔劫中，多作国王，恼害众生，当久堕恶道。由汝宏扬佛法，故以此人间小苦，消灭长劫地狱之苦，汝宜忍受。大唐国有僧，名玄奘，当过三年，来此受法。」戒贤论师闻之，遂忍苦忏悔，久之遂愈。至三年后，玄奘至彼，戒公令弟子说其病苦之状。其说苦之人，哽咽流泪，可知其苦太甚。使不明宿世之因，人将谓戒贤非得道高僧。或将谓如此大修行人，尚得如此惨病，佛法有何灵感利益乎？汝等心中所知者小，故稍见异相，便生惊疑。无善根人，遂退道心。倘造恶之人现得福报，亦复如是起邪见心。不知皆是前因后果，及转后报重报，为现报轻报，及转现报轻报，为后报重报等，种种复杂不齐之故也。（续编上?复周颂尧居士书民国二十年 附原函）毫厘之差 佛狱立判

因果一法，乃世出世间圣人，烹凡炼圣之大冶洪炉。若最初不以因果是究，则通宗通教之后，尚或有错因果事。因果一错，则堕落有分，超升无由矣。且勿谓此理浅近而忽之，如来成正觉

，众生堕三途，皆不出因果之外。而凡夫心量小，凡经中所说之大因果处，或领会不及。当以世间浅近者，为入胜之方便。如《文昌阴骘文》、《太上感应篇》等，俾熟读而详审以行之。则人人可以为良民，人人可以了生死矣。（增广上?复四川谢诚明居士书）若约实际理体而论，则凡圣生佛，因果修证，俱不可得。若据修持法门而谈，则如来上成佛道，众生下堕阿鼻，皆不出因果之外。明理性不废事修，则为正知。执理性废弃事修，则成邪见。毫厘之差，佛狱立判。前百丈主人，欲拯末世狂慧之堕落，不惜现身示报。实与百丈禅师，砧锤相成，煅淬相济。俾后之禅者，彻悟不涉因果之理，实行修因证果之事，以期究竟彻证而圆彰焉。此两百丈之深心，学者不可颟顸读之也。（增广下?重修百丈大智怀海禅师塔院记）尽义尽分之语，只能教于上智，不能制其下愚。若知因果报应，则善恶祸福，明若观火。其谁不欲趋吉而避凶，免祸而获福乎？又不知因果，多有外彰善相，实则暗存恶心，以行恶事。意谓人既不知，有何妨碍。不知吾人之心，与天地鬼神及诸佛菩萨之心，息息相通。我心随起一念，彼则无不了知。故曰：「人间私语，天闻若雷；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。」（增广上?挽回劫运护国救民正本清源论）祸福无门 唯人自召

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欲知后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了此，则善恶报应，不爽毫厘。吉凶祸福，皆由感召。人虽至愚，决不至幸灾乐祸，避吉趋凶。（三编下?感应篇直讲题辞）一切众生，心性原同，而其身心受用，苦乐悬殊者，以宿世之修持不一，致今生之感报各别也。故经云：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」《感应篇》云：「祸福无门，唯人自召；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」是以君子乐天知命，不怨不尤，聿修厥德，自求多福，以期消灭宿业，培植来报也。（增广上?上海残疾院劝捐疏）人有实德 天有奇报

乾隆辛巳，豫省黄河溃决，陆地水深丈余，民间庐舍，半被淹没。陈留县有曹姓者，居宅沉没，已三昼夜，咸谓无生理矣。及水退，墙舍并未崩塌，眷口亦安然无恙。众问之，云：「日来唯觉雾气弥漫，不见天日，初不知在水中也。」有司见而异之，询其有何善行。曰：「每年租课所入，除衣食足用外，尽以济邻里之贫乏者，至今未尝少替。已历五世，百有余年矣。」宪司俱赐匾额，以嘉其异。水固无情，而有鬼神护佑，虽全体淹没，而未见其水。是知：人有实德，天有奇报。彼剥削百姓脂膏，以求子孙富贵者，率皆灭门绝户。而其神识，当永堕恶道，无有出期，可哀也已。是以欲救世人，非极力提倡因果报应，断断不能收实效。（三编上?复潘对凫居士书三）菩萨畏因 众生畏果

经云：「菩萨畏因，众生畏果。」菩萨恐遭恶果，预先断除恶因。由是罪障消灭，功德圆满，直至成佛而后已。众生常作恶因，欲免恶果。譬如当日避影，徒劳奔驰。每见无知愚人，稍作微善，即望大福。一遇逆境，便谓作善获殃，无有因果。从兹退悔初心，反谤佛法。岂知报通三世，转变由心之奥旨乎？（增广上?与卫锦洲居士书）不知因果 祸害无穷

修如是因，得如是果。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若欲免恶果，必须修善因。倘或造恶因，断难得善果。余常谓：因果者，世出世间圣人，平治天下，度脱众生之大权也。若无因果，则善无以劝，恶无以惩，遑论「明明德以止至善，断烦惑以证菩提」乎？由其知有因果也，则必趋吉避凶，改过迁善，闲邪存诚，克己复礼，冀入圣贤之域，期登极乐之邦。上焉者安而行之，中焉者利而行之，下焉者勉强而行之，同得格物欲以显良知，出迷途以登觉岸。于以知圣贤佛菩萨参赞化育之道，其原始要终，不外因果二字。而为天下古今治乱持危，淑身觉世，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之一大根据。若欲挽回世道人心，舍提倡因果报应，纵令其学识道德、神通智慧与圣贤佛菩萨相齐，亦无如之何矣，况其下焉者乎？然世人每每于因果之泯而无迹者，多忽略而不深体察。于显而易见者，或有别种因果夹杂，致难见报应。肉眼凡夫，不知所以，遂谓善恶皆空，无有因果。由是以一己之偏见，谓为的确无谬。而圣贤佛菩萨之所说，皆以为荒唐无稽，不可依从。从兹逞己邪见，妄充通家，发为议论，自误误人。以一传诸，变本加厉，以驯至于废经废伦、废孝免耻、争城争地、互相残杀之恶剧，一一皆为演出。以致天灾人祸，日见降作，国运危岌，民不聊生。究其根源，总由不知因果报应之所致也。（续编下?历史感应统纪序民十八年）现今世道之乱，实为振古所未闻。推原其故，皆由自私自利之心所酿成。由其存一自私自利之心，则损人利己、伤天害理之事，任意竞为。孝弟忠信、礼义廉耻之道，邈然不顾。是以世道人心，日趋于黑暗，无由得到正大光明之域。倘能知祸福无门，唯人自召；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利人即是利己，害人甚于害己。杀人之父者，人亦杀其父。杀人之兄者，人亦杀其兄。善事其亲者，其子必孝。善事其兄者，其子必弟。如屋檐水，后必继前。由是观之，孝亲敬兄，爱人利物，皆为自己后来福基。损人利己，伤天害理，皆为自己后来祸本。人虽至愚，断无幸灾乐祸、趋凶避吉者。而究其所行，适得其反，何也？以其未遇明理之人，为彼详细发挥因果报应之事理故也。（续编下?到光明之路序民十七年）学说误人 深可畏惧

吾常曰：因果者，圣人治天下，佛度众生之大权也。自宋程朱，由读佛大乘经，亲近禅宗善知识，略知全事即理，一切唯心之义，遂强作主宰，执理废事，以显自己见识超迈，深恐后人得其所得。因昧心辟佛，谓佛所说之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，乃为骗愚夫妇奉彼教之根据，实无其事。人既死矣，形既朽灭，神亦飘散，纵有剉斫舂磨，将何所施？又神已散矣，令谁托生？自此以后，凡儒者智识高者，皆偷看佛经，皆极力辟佛。智识低者，便随人起倒，从生至死，不蒙佛法之益；从生至死，常造谤佛之业。程朱之学说一行，儒者奉之为金科玉律。程朱违悖先圣儒教圣人，举世无肯言者。后儒违悖程朱，则不能立于天地之间。以故儒者，不敢说因果轮回，说则受人攻击。又欲后来或有树立，企其入乡贤祠、文庙，若一说因果轮回，则两俱绝望。从此将治国平天下之根本，完全取消，徒恃正心诚意以为治。须知有因果轮回，不能正心诚意者，亦当勉力而为。无因果轮回，而正心诚意者，唯大贤能之。余则谁以无所畏惧，无所希冀，而孜孜于正心诚意乎？程朱乃提倡正心诚意者，得佛法之妙义，以显己智，反极力辟佛。是于无关紧要处正诚，于大关紧要处完全了无一毫正诚。以此成己之名，而贻害于天下后世。

近来灾祸频仍，民不聊生，皆宋儒学说之毒暴发也，汝知之乎？（续编上?复唐能诚居士书）今日世道陵夷，人心陷溺，所以至于此极者，皆由不明因果报应之理所致。因果之理不明，其近因虽受新学说之影响，而其远因实由宋儒辟佛有以酿成之也。盖自宋儒之说兴，曰：「鬼神者，二气之良能也。」曰：「人死神亦飘散，虽有剉斫舂磨，将何所施？」曰：「君子有所为而为善，则其为善也必不真。」何事谈及因果？夫无所为而为善，只可以语上智之人；中人以下，必资有所劝而后善。今曰无所为而为，是阻人向善之路也。圣人以神道设教，幽赞于神明。原始反终，故知死生之说。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状。今以鬼神为虚诞，是废先王之教也。既死归断灭，无因果，无报应，则一切逆恶之行，凡可以得逞其志者，有何所惮而不为乎？乱天下而祸人类者，必自此始矣。彼程朱只知勉君子无所为而为善，独不虑小人无所畏而为恶耶？天下君子少而小人多，则程朱之言，利天下也少，而害天下也多矣，可不恫哉！然程朱理学之说，多取诸佛经，乃欲以此自雄，以得于人者，反谓人不我若。遂掩耳盗铃，阴奉而阳违，甚至不惜操戈以逐之，夫果何为而然也？曰：为门庭之见，及欲配飨文庙耳。彼徒以门庭之见，而贻天下后世以无穷之祸患，此亦程朱所不及料，而有心人所为深痛之也。夫程朱为有宋一代大儒，其维护人伦纲纪之功，何可湮没？而其立言，乃不免违悖先圣，贻误后世。吾人读书尚古，可不深察乎哉？（续编下?示殷德增母子法语二则民二十五年）谚云：天下本太平，唯人自扰之。智者以智扰，愚者以欲扰。欲扰之祸虽烈，人犹得而知之。智扰，则非具超方知见者，不得而知。既不知为扰，则反以为德，此吾国开自有天地以来之大乱之所由来也。学说误人，深可畏惧。文王泽及枯骨，不数百年，而杀人殉葬之风，遍于天下。穆公为秦之贤君，尚杀百七十七人殉葬，而子车三子，亦不以国之贤臣以免。其不贤者，所杀之多，更何忍言。自佛教东来，大明因果轮回之事理，而后世南面称朕者，亦不敢为。纵暴恶之君，犹欲为之，决不敢以此为荣，及以多为贵也。设使世无佛法，其人民孰能得其令终哉！吾固曰：因果者，世出世间圣人，平治天下，度脱众生之大权也。周安士曰：「人人知因果，大治之道也；人人不知因果，大乱之道也。」程朱天资超迈，窃取佛经之义以释儒经。又恐人学佛，特倡异义，谓佛所说之因果报应、生死轮回，实无其事，不过藉此以骗愚夫愚妇奉彼教耳。且人死之后，形既朽灭，神亦飘散，纵有剉斫舂磨，将何所施？又神既飘散，又有何人复托生乎？此事在佛法中为极浅之事，在国家社会为极要之事。彼既提倡因果轮回为虚谬，则善无以劝，恶无以惩，徒抱定正心诚意，为教民治国之本。而不知无因果轮回，则正心诚意与不正心诚意，有何分别，不过一空名而已。且实既无有，又谁顾此虚名乎？自此以后之理学，无一不偷看佛经，无一不辟驳佛法。由不提倡因果，则治国治民治心之根本，反视作迂谈谬见。数百年来，犹能维持者，尚有礼教之仪型在。及至欧风东渐，则完全随欧风以披靡矣。以无因果轮回之根本，故致放僻邪侈，无所不为。在程朱当日之本心，乃借毁佛以护儒，而不知毁佛即成毁儒。如今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，乃成犯禁之书，而大小学堂皆不许读，此明证也。儒释本同源，认心性为身形之异端，而谋为灭除心性，则先灭身形矣。使二子有灵，当不以己所说者为是，而悔无所及矣。（续编上?复李德明居士书二民国　二十四年）因果一法　标本统治

医家治病，急则治标，缓则治本。譬如有人咽喉壅肿，饮食难入，气息难出。必先消其肿，然后方可按其病原，调理脏腑。若不先消其肿，则人将立毙。纵有治本之良方妙药，将何所施。因果者，即今日消肿之妙法也。然因果一法，标本统治。初机依之，可以改恶修善。通人依之，可以断惑证真。乃彻上彻下，从博地凡夫，以至圆满佛果，皆不能离者。岂徒治标而已哉！（增广上?复张伯岩居士书）当今之时，若不以因果报应，为救国救民之专剂，则纵有作为，无大功效。以彼不以实行为事，但以空谈敷衍了事。因果，乃标本同治之法。凡夫初发心，如来成正觉，皆不出因果之外。狂人以因果为小乘而轻藐之，乃为自便于肆无忌惮之恶作与空口快活之大话耳。（续编上?复江易园居士书一民国　二十五年）度生大权　治道根本

死生，众生之大事。因果，教化之大权。愿阁下不惜广长舌，以因果报应为转烦恼生死、成菩提涅盘之一助。则法门幸甚，众生幸甚。（增广上?复范古农居士书二）因果者，圣人治天下，如来度众生之大本也。舍因果而谈治国平天下，何异缘木而求鱼，吾未见其能有得也。（三编下?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欲挽世道　重此二法

今之时世，坏至其极，其原由于不知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。欲为挽回，宜注重此二法。而家庭教育，尤须注重因果报应。以因果报应，能制人心。除此之外，任凭何法，皆无救药。以心不改良，则一法才立，百弊丛生矣。（续编上?复卓人居士书民国
十六年）家庭教育，因果报应，乃现今挽救世道人心之至极要务。若不从此着手，则凡所措置，皆属枝末，皆可伪为。唯从小便教以敦伦尽分之道、因果报应之理，则习与性成，及长而不为贤人者，无是理也。（增广下?教诲浅说序）欲挽回世道人心，当从根本上解决，则用力少而得效巨。有真知确见者，当必群相景从，如风偃草矣。医家治病，有标有本，视其缓急，而为疗治，未可以执一论也。今世道人心之病深矣，若只逐事而劝谕之，虽亦可以收移风易俗之效，固不如从根本上致力为得也。所言从根本上致力者，即提倡家庭教育，提倡因果报应。俾一切人，各知为人之道，各尽己分。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、夫和妇顺、主仁仆忠。果能人各如是，则家门兴盛，子孙贤善矣。又须常凛「福善祸淫，善恶殃庆」之说。以之自修，复以之教家人，则其家人优入于圣贤之域而不自知。故孔子曰：「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」此语非特为有爵位者言，匹夫匹妇，同一责任。古人所谓「天下不治，匹夫有责」者，以天下人材，必从家庭中出。家庭有善教，自然子女皆贤善。家庭无善教，子女之有天姿者，习为狂妄，无天姿者，狎于顽恶，二者皆为国家社会之蠹。是知家庭教育，乃治国平天下之根本。而因果报应，为辅助教育之要道。自孩提以至白首，自一己以至社会，自为人以至为圣贤，自修身以至平天下，均须依之而得成就。实为世出世间圣人，平治天下，度脱众生，成始成终之大权；标本同治，凡圣共遵之大法也。（续编下?劝世白话文发隐序民十九年）如是宏扬方有实益

今日之世，以兴佛法，不患不知高深玄妙之理性，患不知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，而实行其所当行耳。果能一切人皆实行其所当行者，则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，佛日增辉，法轮常转矣。是以光每为一切人说，必须敦笃伦常，恪尽己分；闲邪存诚，克己复礼；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；戒杀茹素，信愿念佛，决志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以此自行，以此化他。内而父母兄弟妻子，外而亲戚乡党朋友，俾彼同修净业，庶可谓之真佛弟子。能如是则生为圣贤之徒，没登极乐之邦。世出世间之利益，悉于此得之矣。此愚夫愚妇所能为者，并非有高深玄妙，不能企及之处。惜人多所求在彼而不在此，故难得其真实利益也。（三编上?复王诚中居士书）欲家风不坠，非提倡因果不可。欲天下太平，亦非提倡因果不可。此千圣不易之法也。本此法而行之于家，则家齐；行之于国，于天下，莫不皆然。舍此言治，皆属皮毛之事，决无大好成就。（三编上?复常逢春居士书一）现今救世要法，必须注重因果报应、家庭教育。俾一切人各各敦笃伦常，恪尽己分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戒杀护生，吃素念佛，以深信愿，求生西方。如是宏扬，方有实益。若不在此处着手，则唯上根人得益。又或修持佛法，或有不知因果，不尽伦常等弊。勿道中下之人堕此不知，上上根人亦多有之。是以教人须在平实处脚踏实地，切实行，为最上一着。勿曰此浅近法，何须提倡。夫千里之行，始于初步；九仞之山，亦一篑所积。江海之洪阔深广，由聚众流而成。若轻平实一法，恐难得其实效。（三编上?复宝静法师书）近来世道人心，陷溺已极，天灾人祸，频频降作，国运危岌，民不聊生。有心世道之人，咸皆提倡佛学。以现今若不极力提倡因果报应、生死轮回等事理，则善无以劝，恶无以惩，欲不人各相食，其可得乎？若不提倡戒杀护生、持斋茹素，则弥天杀劫，将何以息？若不提倡敦伦尽分、闲邪存诚、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，则废经废伦、废孝免耻、争地争城、互相残杀等邪说暴行，将以举世人民，同遭死亡之苦。若不提倡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，则六道轮回，其谁能出？此近来明理君子，提倡佛学之所以也。佛法普摄世间纲常伦理，又复明其能否尽谊尽分之善恶果报，实为治国平天下之要道。彼忌者不究其义，妄加辟驳，谓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，皆属佛骗人之妄语。于是大家均以因果轮回为渺茫，而欧风一吹，悉争趋之。使深信因果轮回，彼邪说纵酷，何由惑乱乎哉？此各处提倡佛学之所以也。（续编下?敦伦莲社缘起序民二十年）自未得度 藉此度人

今日世道之乱，为开辟所未有。究其根原，总由家庭失善教，及不讲因果报应之所致也。天下不治，匹夫匹妇与有其责。能注重家庭教育及因果报应，则贤才自然蔚起，而天下渐可太平矣。祈与一切人皆以此说恳切告之。亦居尘学道，自未得度，即行度人之一大要事也。（三编下?复观心居士书）当今之世，若不提倡因果报应、生死轮回等事理，而欲世道太平，虽佛菩萨圣贤同出于世，亦未如之何矣。是以光十年印《安士全书》，拟募数十万，只得四万。然现并木刻所印者，已有五万四五千矣。现印《大士颂》，明后年印《二十四史感应录》，皆欲人知因果耳。知因果，则不敢损人以利己、伤天而害理矣。世之强暴，语以道德仁义，或绝无动心处。语以因果报应，勿道即信，纵令不信，亦当惕然惊惧。阁下居位，不能即挽回狂澜，何不现居士身，以此为未来之挽回计乎？以此度人，即以自度。何得远适异国，访未见之经，拜佛之遗迹，以为自度乎？今之人多带一分夸大气派。如未弘法，先要求外国未译之经，而本国已有之经，曾一一研究已极否？况佛经中义，得其一二，即可以上弘下化。况数千卷之多，尚不足用，而欲访之于印度各国乎？凡此种提倡，光皆不以为然。其意皆出于好高务胜，见异思迁，以为我当出人头地。若人云亦云，则不足为奇，有负我本领矣。以阁下之才论，当依光所说，其为利益大矣。否则择一寂静隐晦之处，力修净业。将从前所得之学问文章，抛向东洋大海外，作自己原是一个无知无识之人。于不生分别心中，昼夜六时，专持一句洪名圣号。果能死尽偷心，当必亲见本来面目。从兹高竖法幢，俾一切人同归净土法海。生为圣贤之徒，没预莲池之会。方可不负所学，为大丈夫、真佛子矣。至于远游印度，不过开眼界扩知见而已。于生死分上，欲得自度，则在此而不在彼也。况道路遥远，所费不赀。而阁下色力，亦不过健，受此奔驰劳碌，则所损甚多，所益甚少，光绝不赞成。（三编上?复叶玉甫居士书）于此等人敬而远之

世有倡高调者，厌闻因果报应之事，及与勤劳修持之法，只以「一切皆空，一切不着」为护身符。而不知已着于「一切皆空，一切不着」，便非「一切皆空，一切不着」之意。况彼借此以遮懒惰懈怠之迹，不以真修为事，唯以空谈争高。待至业报已熟，阎老当以最上供养，敬此「一切不着，一切皆空」之人。于斯时也，不知尚能皆空不着与否？吾人当于此等人，敬而远之，以免同彼受阎老之最上供养恭敬也。（续编上?复周伯遁居士书）㈡人生是苦
娑婆之苦 无量无边

娑婆之苦，无量无边。总而言之，不出八苦。所谓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五阴炽盛。此八种苦，贵极一时，贱至乞丐，各皆有之。（增广上?与陈锡周居士书）生死大苦 始为根本

汝于梦中见怪像，即生恐怖，求我为汝说救护之法。不知此之苦相，比之轮回三途六道之相，小得不可为喻。轮回之苦如大地，此苦如微尘。众生心量小，故见小而不见大。汝于小苦生恐怖，求说救苦之法。何于生死大苦，绝不介意乎？我今为汝说一统救大苦小苦之法，汝若能依我所说，汝必定现在无此小惊怖，将来必定常安乐。其法维何？即是志诚恳切念佛及观音菩萨名号耳。（三编下?复温嵇德正居士书）诸佛菩萨 以苦为师

诸佛以八苦为师，成无上道，是苦为成佛之本。又佛令弟子最初即修不净观，观之久久，即可断惑证真，成阿罗汉，则不净又为清净之本。北俱卢洲之人，了无有苦，故不能入道。南阎浮提，苦事甚多，故入佛道以了生死者，莫能穷数。使世间绝无生老病死、刀兵水火等苦，则人各醉生梦死于逸乐中，谁肯发出世心，以求了生死乎？（增广上?复袁福球居士书）唯有西方无有众苦

人生世间，具足八苦。纵生天上，难免五衰。唯西方极乐世界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（增广上?复泰顺林介生居士书二）不生净土 必堕地狱

冒善甫既有此因缘，当劝其认真念佛，求生西方。以期永离众苦，但受诸乐也。若犹不肯发心念佛，求生西方，则民斯为下矣，佛也不能救。纵此生不即堕地狱，而后一、二、三、四生堕地狱，乃决定无可逃避之事。人唯未见此苦，又不信佛言及古今载籍，则无从导引。彼幸得亲见，真知实有其事。若无出苦之法，则无可如何。今有净土一法，如仍不肯修，其辜负佛天之恩德也大矣！（三编上?复李慰农居士书三）唯佛是念 唯西是归

娑婆原是苦封疆，生死轮回实可伤。
拔断爱根归西去，历劫热恼顿清凉。
（增广下?启建水陆对灵小参代友人）

居士年已六十有五，一子一孙，均已夭殇。约世间人情论，极为可痛心者。若约了生死之净土法门论，则实为超凡入圣之最胜因缘。世间人生不知来，死不知去，实为人生一大要事。但以为子孙计之念重，于自己生死大事，反漠然置之。使居士儿孙长寿仕进，或被富贵福禄所迷，恐难以发此皈依三宝、求受五戒之心，亦不过以福寿善终为止。至于自己之法身慧命，仍以不闻不信。纵令事事称心，岂能超出虚生浪死之外？今日境遇不嘉，知人世无非是苦。又得净土诸书而详阅之，知吾人本有故乡安乐处所，可以安身立命。而日唯佛是念，唯净土是求。直至临命终时，蒙佛接引往生西方，则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尽未来际，受胜妙乐。由是言之，其子与孙，实为成就汝了生死一大事而先逝者。当生大感激心，愿以自己念佛功德，消彼罪业，增彼善根。俾彼亦得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，庶可致彼子与孙，徒然早死也。善得益者，无往而非益；甘受损者，无往而非损，是在各人之见解何如耳。（续编上?复许熙唐居士书民国二十年）㈢生死解脱
心非断常 染净随缘

我人一念心性，非断非常。何以非断？前无有始，后无有终。若有始终，即落断见。何以非常？性本常然不变，而复有随缘之义。随悟净缘，则为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。虽圆成佛道，而了无所增，但去尽妄想执着，复其本具心性而已。随迷染缘，则为天、人、修罗、鬼、畜、地狱。虽轮回六道，而了无所减，但由妄想执着，锢蔽本性，如云遮天日，而天日仍旧无所加损耳。（续编上?复海门蔡锡鼎居士书一）十法界凡圣生佛，虽则高下不同，苦乐迥异。而其心之本体，咸皆寂照常恒，不生不灭，灵明精妙，无变无迁。所谓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者，此也。须知此心，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，而因果修证凡圣生佛，悉依此心而得建立。良以体虽不变，用常随缘。随悟净缘，则成四圣法界；随迷染缘，则成六凡法界。纵悟净至极，圆满菩提，安住寂光；迷染至极，永堕阿鼻，受诸极苦。其根身器界，固已天渊悬殊，而心之本体，悉皆了无增损于其间也。果知此义，谁肯以可以作佛、具足法乐之心，枉令永作受生死轮回之苦众生耶？（增广下?金刚经劝持发隐）世间万法，悉皆虚假，了无真实。如梦如幻，如泡如影，如露如电，如水中月，如空中花，如热时焰，如乾闼婆城。梵语乾闼婆，此云寻香，乃天帝乐神。其城乃幻现非实，世俗所谓蜃楼海市即此也。唯自己一念心性，亘古亘今，不变不坏。虽不变坏，而常随缘。随悟净缘，则为声闻、为缘觉、为菩萨、为佛。由功德有浅深，故果位有高下。随迷染缘，则生天上、生人间、堕修罗、堕畜生、堕饿鬼、堕地狱。由罪福有轻重，故苦乐有短长。若不知佛法之人，则无可如何。汝既崇信佛法，何不由此逆境，看破世相。舍迷染缘，随悟净缘。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。从兹永出六道之轮回，高证四圣之果位。岂不是因此小祸，常享大福耶？而乃昧昧不了，如醉如狂。倘若焦思过度，或致丧身失命，则长劫难出轮回矣。（增广上?与卫锦洲居士书）一切众生，一念心性，直下与三世诸佛，无二无别，但以从未悟故，不得受用。故《华严经?如来出现品》云：「一切众生，具有如来智慧，但以妄想执着，而不证得。若离妄想，一切智，自然智，无碍智，则得现前。」须知智慧与妄想执着，原非二物。迷之，则全智慧以成妄想执着；悟之，则全妄想执着以成智慧。喻如握拳舒掌，原是一手；结冰融泮，原是一水。良由心体不变，用常随缘。体不变故，在凡不减，在圣不增。居尘不染，离垢不净。在生死而不受轮回，证涅盘而不属寂灭。无象而为万象之主，非法而为诸法之宗。从本以来，常自如如，了无凡圣生佛之异。悟之名贤，证之名圣。若但具而未悟，则虽有性德，了无修德，只为六道轮回之凡夫而已。用随缘故，则有四圣六凡、苦乐升沉之殊。而缘有染净，必随其一。随染缘，则起惑造业，轮回六道。随净缘，则断惑证真，常住涅盘。由惑业有轻重，故有人天善道，及阿修罗之善恶夹杂道，并畜生、饿鬼、地狱之三恶道。而由惑起惑，由业造业，或善或恶，了无定相。致所受生处，展转迁移，如轮无端，忽上忽下。以既具烦惑，皆被业缚，随业受生，不能自主故也。由断证有浅深，故断见思者，证声闻果；侵习气者，证缘觉果；破无明者，证菩萨果；若无明净尽，福慧圆满，修德功极，性德全彰者，则证佛果。证佛果者，亦不过彻底究竟证其在凡夫地本具心性功德力用，亲得全体受用而已，实未加一丝毫于其初也。若声闻缘觉菩萨，虽则所证高下不同，然皆未能全体受用性具功德。而一切凡夫，反承此不思议心性之力，于六尘境，起贪嗔痴，造杀盗淫，以致堕三恶道，永劫沉沦者，比比皆是，可不哀哉。纵令恪修五戒十善，得人天身。然人间福乐，乃堕落之根本。天上虽不比人间烦惑猛利，然天福一尽，决定下生。由宿福未尽，故享福。由享福，故造业。既造业已，则堕落恶道，直在瞬息间耳。况有由天命终，承宿世恶业已熟之力，直堕恶道者乎？故古德以修行之人，若无正念修持净业，唯得人天福报者，名为第三世怨。《法华经》云：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；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。」知好歹者，当以急求出离、企得安隐为上计也。大丈夫生于世间，既知自己一念心性与佛无二，又知十法界因果修证不出自心，固当发大菩提，力修定慧，以期断惑证真，直成佛道，普令法界众生，同出迷途，共登觉岸，毕竟亲证本具心性而后已。如或根机陋劣，未能如是。必须以深信愿，笃修净业，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迨至证无生忍，再乘愿来，度脱众生。（增广下?〈佛学指南〉、〈佛学起信编〉、〈六道轮回录〉总序）无慧众生 妄执断常

一切众生，无有慧目。不是执断，便是执常。

执断者：谓人受父母之气而生，未生之前，本无有物；及其已死，则形既朽灭，魂亦飘散。有何前生，及与后世？此方拘墟之儒，多作此说。

执常者：谓人常为人，畜常为畜。不知业由心造，形随心转。古有极毒之人，现身变蛇。极暴之人，现身变虎。当其业力猛厉，尚能变其形体。况死后生前，识随业牵之转变乎？是以佛说十二因缘，乃贯三世而论。前因必感后果，后果必有前因。善恶之报，祸福之临，乃属自作自受，非自天降，天不过因其所为而主之耳。

生死循环，无有穷极，欲复本心以了生死者，舍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不可得也。贪嗔痴三，为生死根本。信愿行三，为了生死妙法。欲舍彼三，须修此三。此三得力，彼三自灭矣。（增广下?示净土法门及对治嗔恚等义）了生死法 汲汲讲求

古人云：「死生亦大矣，可不悲哉！」知死生之可悲，当求所以了生死之法，则可悲者转为可乐也。若不求了生死之法，徒生悲感，有何所益？大丈夫生于世间，事事无不预为之计，唯于生死一事，反多置之不问。直待报终命尽，则随业受报。不知此一念心识，又向何道中受生去也？人天是客居，三途是家乡。三途一报百千劫，复生人天了无期。由是言之，则了生死之法，固不可不汲汲讲求也。

须知法门无量，皆须自力断惑证真，方有了生死分。则末世众生，颇难现生即得实益，唯信愿念佛求生西方，最为第一。以其仗佛慈力，即未断惑业之人，亦可出此娑婆，登彼极乐，实为我辈无力断惑者之一大恃怙。（续编下?净土问辨功过格合刊序民十八年）奋发立志 希圣希贤

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人皆可以作佛。其不能为尧舜，不能作佛者，乃不立志之所致也。无志，则不生惭愧，安于凡愚，便长劫轮回于三途六道中，莫之能出也。汝既发惭愧心，发希圣希贤、学佛学祖之心，固是宿生善根所使。然当日新又新，俾从前之种种不正当之念虑作为，完全抛却，一刀两断。切不可藕断丝不断，缠绵因循，则必至不久仍归故辙，依旧埋没于十种恶业之中。致本具之明明德佛性，皆被彼障蔽而不得显现。以作圣作佛之姿，为阎罗之囚、狱卒之对，可不哀哉！（续编上?复汤文煊居士书二民国
二十年）一切众生，具有性德，殊少修德。今既发心学佛，是由性德，而起修德。虽有此心，若不竭诚尽敬修持，则修德不能大着，性德仍旧被烦恼恶业所障，不能显现。如日在云中，了不见其光相。故须振起精神，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以行世善。又须竭诚尽敬，生信发愿，念佛求生西方，以修出世之法。世间学一材一艺，皆须振起全副精神，方能有成。今以具缚凡夫，即欲于现生中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可不奋发大志，打起精神而能得乎？（续编上?复崔德振居士书一民国 二十一年）常作死想 道念自切
若常时作将死想，则道念自切，情念自息矣。（三编下?复马宗道居士书一）因果净土
出苦良药
净宗兴行，人知出苦之道。
因果彰显，群趋希圣之途。

（续编下?赣州寿量寺重兴缘起疏民二十二年）「因果报应」者：儒释圣人平治天下，度脱众生之大权也。
「家庭教育」者：匹夫匹妇敦本尽分，培植贤才之天职也。
「信愿念佛」者：具缚凡夫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之妙法也。
（三编下?印光法师嘉言录题辞一）

窃谓因果一法，乃世出世间圣人，平治天下，度脱众生之大权。而念佛一行，实十方三世诸佛，普令众生，现生出苦之达道。舍此则邪见无由灭，实益无由得也。契理契机，利益难思。（增广下?乐清柳市募建净土堂缘起）了生脱死 念佛第一

佛所说法门，无量无边，求其至直捷、至圆顿，下手易而成功高，俾无力断惑之业力凡夫，现生即得出三界以登九品，舍凡躯而预圣流，唯净土一法为然也。（续编下?净土三要述义序民十六年）须知了生脱死之法，唯佛法为然。而一切法门，皆须断尽烦恼惑业，方可了脱，倘有一丝毫烦惑未尽，依旧还在生死之中。以其唯仗自力，故其得益，甚难甚难。唯念佛一法，全仗佛力。但有真信切愿，无一不往生西方者。既生西方，自无生死可得。此之法门，为佛法中最易修而最易成之法门。汝已至六十，幸遇此法，切须发大菩提心。以身率物，俾所有同道之人，同舍外道而学佛道，则其功德大矣。佛法是公开之法，无秘传之事，任人发心，愿修也好，修而中止也随他，并不令人发什么恶咒。（三编上?复庄炳火居士书）了生脱死，是人生最大的一件事。念佛法门，是佛法中特别的一法门。此法上至等觉菩萨，下至逆恶罪人，皆当修习。皆可仗佛慈力，现生往生西方。其功德力用与佛一代所说一切大小乘法，迥然不同。何以故？一切大小乘法，皆仗自己戒定慧力，了生脱死。勿道具缚凡夫不能了，即已证初、二、三果之圣人亦不能了，四果阿罗汉方了。此约小乘说。若约圆教说，五品位所悟，与佛同俦，而见惑尚未能断。五品后心，断见惑即证初信。此位菩萨，约断惑，与小乘初果相同。其功德智慧，神通道力，超越初果千万亿亿倍。直至六信后心，断思惑尽，则证七信。此位菩萨，方了生死。了生脱死，岂易言哉！是知仗自力了生死之难，难如登天矣。六信位菩萨，尚不能了，况具足惑业之凡夫乎？唯净土法门，仗阿弥陀佛大慈悲愿力，无论老幼、男女、贵贱、贤愚、在家、出家，若肯生真信，发切愿，至诚恳切念佛圣号，无一不于现生临终得往生者。（三编上?复独山杨慧芳居士书一）欲了生死 实不在多

当此时世，任是神通圣人，欲救国救民，舍因果报应、生死轮回，及信愿念佛、求生西方，皆无成效。漫说一二崇重他宗之知识所说者，不至摇惑吾心。即令尽虚空、遍法界，如来现身说别种甚深妙法，亦不至摇惑吾心。何以故？以理事决定无疑故。……须知吾人欲了生死，实不在多，只一真信切愿，念佛求生西方足矣。纵饶读尽大藏，亦不过为成就此事而已。是则多亦归少，少亦归多，多少同为成就此事而已。则多不为多，少不为少矣。（三编下?复唯佛居士书）二、老实念佛

㈠善观时机

理虽如是 轮回依旧

五蕴本空，谁肯一照。

六尘无性，人皆认真。

（增广下?永悟和尚公堂序代本人作）

观照未起，焉知五蕴皆空。

贪染成性，岂了六尘即觉。

怀无价之宝珠，枉膺困苦。

具常住之佛性，甘受轮回。（增广下?幽冥戒牒）迷悟不同 升沉硕异

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，由迷悟之不同，致升沉以硕异。当念昔标清风明月之懿范，原承法身般若之威神。了此则自能息认影之狂心，起反照之正智。方知头本不失，佛自圆成。不离此念，入圣超凡，永辞虚妄之幻苦，恒享真常之法乐。然理可顿悟，事难即圆。宜发信愿之深心，求生净土；定蒙光寿之慈父，导归莲邦。从兹神超清泰，业谢尘劳，莲开上品之花，佛授一生之记。然后乘本愿轮，回入娑婆，逆顺隐显，度脱众生。普令法界有情，共证常住佛性。俾此明理爱人之心，清风明月之操，竖穷三际，横遍十方。庶可谓不辜佛化，不负己灵，超群拔萃，真大丈夫者矣。（增广下?启建水陆对灵小参代友人）时节因缘 实为根本

弘法一事，当观时机。当国家太平、人心淳善时，宜多分依实际正弘。当此惨无天日之世代，当先以因果报应、生死轮回等，化其刚强，旁攻侧激，动其良心。知所法戒之后，再用正弘，方为唯一无二之道。（三编上?复谢慧霖居士书一）当今之世，纵是已成正觉之古佛示现，决不另于敦伦尽分及注重净土法门外，别有所提倡也。使达摩大师现于此时，亦当以仗佛力法门而为训导。时节因缘，实为根本。违悖时节因缘，亦如冬葛夏裘、饥饮渴食，非唯无益，而又害之。（续编上?复云南王德周居士书一民国 二十年）应时之人 须知时事

书中所说用心过度之境况，光早已料及于此，故有止写一本之说。以汝太过细，每有不须认真，犹不肯不认真处，故致受伤也。观汝色力，似宜息心专一念佛。其他教典，与现时所传布之书，一概勿看，免致分心，有损无益。应时之人，须知时事。尔我不能应事，且身居局外，固当置之不问，一心念佛。以期自他同得实益，为唯一无二之章程也。（三编上?复弘一大师书）语贵契机 不至误人

世间聪明人，每以聪明自负，不肯虚心受人指斥。汝宿根深厚，实为进德之基，观手书不胜钦佩。宗门语句，勿道不悟，即悟而不善识机，以致误人，则自实得祸。前在迦叶佛法中，百丈山主人以一语不契机，致堕五百劫野狐身。至唐百丈怀海禅师座前表明其事，始得脱去。是知以宗语作儿戏逞口辩者，可畏之至。（三编上?复张曙蕉居士书六）生死海深 菩提路远

学佛不修净土，纵能彻悟自心，深入经藏，若未到业尽情空地位，依旧仍在六道轮回之中。生死海深，菩提路远。欲仗自力了生脱死，则难如登天矣。（三编下?苏州弘化社第六届出纳报告清册弁言民国二十五年丙子仲春）生死海深，菩提路远，欲于现生了此大事，舍净土一法，勿道不通一切法门，即通，亦不能究竟得其实益也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法门，皆仗自力断惑证真，以了生死。净土法门，若具信愿，念佛名号，求生西方，即可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二法相校，其难易奚啻天渊悬殊。况当此大劫临头之时，尚欲研究深经奥论，而不以此「一超直入如来地」为志事，恐难满所愿，而成「十人九蹉路」之浩叹也。（续编上?复南通张海桥居士书民国二十五年）药无贵贱 愈病者良

药无贵贱，愈病者良。法无浅深，合机者妙。时当末法，人根陋劣，匪仗如来宏誓愿力，其谁能断烦惑以出生死，见本性而证无生乎？譬如病入膏肓，虽和缓亦无从措手。然肯服此阿伽陀万病总持之药，则所谓断烦惑以出生死，见本性而证无生者，固人人皆可亲得，而了无所难焉。何也？以其以真信切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，决于临终蒙佛接引，即获往生也。既往生已，长时亲炙弥陀，参随海众，尚当圆满菩提，彻证究竟涅盘，况所谓断烦惑以出生死，见本性而证无生乎？是知当此时节，唯此一法，最为合机。若舍此仗佛力之法门，而修仗自力之法门，勿道中下根人，莫由冀望，纵令上根，亦断难以一生成办，多皆但种来因，难得实益。以故古今知识，极力宏扬此法，以期上报佛恩，下度同伦也。（续编下?净土辑要序民十七年）约教遗机 得益者少

如来说法，原为被机，故有为实施权、开权显实、五时施化之事。又以仗自力了脱则难，仗佛力了脱则易，兼以末世众生，根机陋劣，故特开净土法门，俾上中下三根，等蒙利益，同登不退。世有好高务胜者，不观时机，每以多分不能契悟者，令人修习，其意虽亦甚善，然约教而遗机，则其用力也多，而得益者少矣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八）法随机立 自当善择

佛祖出世，悉皆法随机立。末世钝根，当择其契理而又契机者，专精致力。庶可仗佛慈力，横超三界。于此一生，即了百千万劫不易了之生死大事。（续编下?灵岩山寺专修净土道场念诵仪

规序民二十七年）既皈依佛法，即当照佛法中之净土法门修，切不可兼带炼丹运气等法。此法最易得益，以其仗佛力故也。余皆仗自力，故与此法，相隔天渊。炼丹，乃葆身葆气之法，非了生脱死之法也。即参禅、研教及密宗各法，亦非契机之法。法不契机，如药不投病。唯净土一法，普逗上中下三根之机，若圣若凡，均当修习。切不可闻禅宗、密宗之高超玄妙，而舍此修彼，致了生脱死，永无其日也。（续编上?复海门理听涛书二民国　二十一年）法门无量　念佛第一

佛法法门广大，无量无边。唯念佛法门，最为第一。以弥陀因中，发大誓愿，若有信愿念佛者，必定垂慈接引，令其往生西方也。（三编下?如皋募建荐孤弭灾佛七道场小引）佛法法门无量，若欲仗自力，于若禅、若教、若律、若密中得其指归，尚不容易，况由此证无生而了生死乎？净土法门，乃普令一切圣凡，同于现生往生西方，了生脱死之最捷、最圆、最顿、最简易、最玄妙之法门也。（三编上?复张曙蕉居士书二）末世众生，障深根钝，向上一着，不易凑泊。大悟尚难，何况实证？唯净土一法，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。上圣下凡，皆当修持。良由此法，全摄果觉，以作因心。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。即世相以达实相，以凡心而契佛心。所赖绵佛法、翼国政、感人心者，唯此一法耳。汝辈当恪遵之，毋或废弛。庶可不负四恩，均资三有。（增广下?无着老人创建常明庵缘起碑记代化宏师作）唯此一法　最为合机

诸佛法海，唯念佛最易得入。
真如性海，唯念佛最易亲证。
（三编下?福州海门莲社缘起）

契理契机之法，唯信愿念佛求生西方，最为第一。利自利他之道，唯不住相布施福德，可等十虚。（增广下?曹云荪了义居士舍宅为念佛林发隐）须知佛法，法门无量，若欲以通身业力之凡夫，现生即得了生脱死，离此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一法，佛也说不出第二个法门了。其余一切法门，皆须修到业尽情空，方有了生死分。倘有丝毫未尽，则生死依旧不了。若论业尽情空，现今恐举世亦难得其一二。若以信愿念佛求生，则万不漏一。（续编上?复许熙唐居士书民国二十年）时值末法，人根陋劣，唯念佛一法，最为当机。有许多人凡所祈祷，皆以人不能尽念诵之经咒为事，不知阿弥陀佛万德洪名，持之尚可成佛，岂不能消灾乎？（三编上?复德培居士书二）浩劫当前　唯此是赖

现在浩劫当前，大家通要认真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切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。纵得福报，也只暂时。福大则造业大，既造大业，必受大苦。若生西方，则永离众苦，但受诸乐矣。（三编上?复王悟尘居士书四）今之世道，乃患难世道，若不以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为依怙而常念之，则祸患之来，或所不测；及其卒遇，徒唤奈何。倘能预先持念，必有冥为转移。况生死到来，人各有此日，故宜常作临终想，则一切非分之妄想，与不能资之以了生死之诸法门，自不致力驰骛，而令此决定仗之可了生死之法，荒疏不修也。愿汝夫妻父子，同不以光言为迂腐，则幸甚。

末世众生，根机陋劣，不依净土法门，决定无由了脱。一班好高务胜者，多多越分自命，觉得禅教之理性渊深，遂不以净土为事。从兹弃佛力而仗自力，弄到结局时，皆成种远因而了不得其实益耳。（增广上?复袁闻纯居士书）教人念佛　功德无量

古语云：「聪明不能敌业，富贵岂免轮回。」生死到来，一无所靠，唯阿弥陀佛，能为恃怙。惜世人知者甚少，知而真信实念者更少也。通州王铁珊，前清曾作广西藩台。其地土匪甚多，彼设计剿灭，所杀无算。前年得病，合眼即见在黑屋中。其鬼甚众，皆来逼恼，随即惊醒。如是三昼夜，一合眼即见此象。人已困极，奄奄一息。其夫人劝令念佛，随念数十声即睡着，因睡一大觉。而精神渐健，病遂痊愈，即长斋念佛。使此时无人以念佛告之，恐万不能至今日也。故知教人念佛，功德无量。知念佛利益者，皆多生多劫善根所使也。（增广上?复包右武居士书二）汝行医肯发心利人，实为便利。人当病苦临身，一闻有得安乐法，无不生信心者。大危险症，令彼念佛，并念观音，必可有效。即命尽当死，亦有效。乃转危为安，始命终也。吾常谓世间有二种人，最易劝人为善念佛。第一看相者：见好相，令极力修持，保全好相，否则相或变矣。见坏相，令极力修持，则相当变好。医生尚须人请，方好说。看相者无论何人，一见面，都好说。惜看相者无真本事，只知求利。弄到一生，总是无所成就，可不哀哉！（三编上?复唐瑞岩居士书二）各除习气　求生净土

来书颇合善导专修之说，又契吾人庸劣之机，喜甚。众生习气，各有所偏。愚者偏于庸劣，智者偏于高上。若愚者安愚，不杂用心，专修净业，即生定获往生，所谓其愚不可及也。若智者不以其智自恃，犹然从事于仗佛慈力，求生净土一门，是之谓大智。倘恃己见解，藐视净土，将见从劫至劫，沉沦恶道，欲再追随此日之愚夫，而了不可得。彼深通性、相、宗、教者，吾诚爱之慕之，而不敢依从！何也？以「短绠不能汲深，小楮不能包大」故也，非曰一切人皆须效我所为。若与我同卑劣，又欲学大通家之行为，直欲妙悟自心，掀翻教海，吾恐大通家不能成，反为愚夫愚妇老实念佛往生西方者所怜悯。岂非「弄巧翻成大拙，腾空反坠深渊」乎哉？一言以蔽之，曰自审其机而已矣。吾人但安分守愚，一任举世之人尽作通家，俾佛法大明于世，众生尽得度脱而已。快何如之！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九）依此而修　无不成就

现今世道人心，陷溺已极，总因不讲尽谊尽分之道，福善祸淫之理。至于六道轮回之事，念佛往生之法，更无从得闻。以心不注重于道德仁义，因果报应，纵闻亦不生信。以是之故，酿成大劫，天灾人祸，频频降作；杀机弥漫，民不聊生。其有具忧世之心，欲为挽救者，咸皆提倡佛学，而修念佛法门。以此法，实为佛法中最易修持、最易成就之法，如人习射，以地为的，发无不中。此法仗佛慈力，但肯依教修持，无一不成就者。是故各当皈依三宝，受持五戒，遵行十善，以净身口意三业。生信发愿，念佛圣号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了生脱死，超凡入

圣。如是之人，生为圣贤之徒，没登极乐之国。展转劝导，相观而善，何难弭灾息祸，修德膺福。敦本重伦，移风易俗，以迄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也。由是言之，念佛一法，岂非振兴民力，辅弼政教，不据位而化民，不资刑而息恶之根本法轮乎？（续编下?涵江三江口仙庆寺净业社缘起民二十年）真实利益 多被愚人得

净土法门，普被三根。于在家人，更为要紧。以在家人，各有职业，不易参研宗教等法。唯此念佛一法，最为契理契机。老实头颛蒙念佛，念到业尽情空时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悉皆觌体全彰。待至临终，定登上品。其或根机陋劣，未能业尽情空。然以真信切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之诚，必能与佛感应道交，亲蒙接引，即得带业往生。净土之妙，妙在于此。不识此义，纵令参禅得髓，看教明心。倘有丝毫惑业未尽，仍然生死轮回不得出离。且莫自恃，致令愚夫愚妇念佛求生西方，遂得带业往生者所怜悯。呜呼！真利益多被极庸愚人得。大聪明人，每每不能望其肩背者，多缘自恃聪明，纵有佛力不肯倚仗，卒致长劫轮转，了无出期，可不哀哉！（续编下?净土篇序民二十年）㈡判别教法

1 两种胜法

⑴通别之判

通途特别 二种不同

窃维修持法门，有二种不同：

若仗自力修戒定慧，以迄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者，名为「通途法门」。

若具真信切愿，持佛名号，以期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者，名为「特别法门」。

通途全仗自力，特别则自力佛力兼而有之。即有深修定慧断惑之功，而无真信切愿念佛求生，亦属自力。

今以喻明：

通途如画山水，必一笔一画而渐成。特别如照山水，虽数十重蓊蔚峰峦，一照俱了。

又，通途如步行登程，强者日不过百十里。特别如乘转轮圣王轮宝，一日即可遍达四大部洲。

吾人既无立地成佛之资格，又无断见惑任运不造恶业之实证，若不专修净业，以期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，则恐尽未来际仍在三途六道中，受生受死，莫由出离也，可不哀哉！愿我同人，咸生正信。（增广下?近代往生传序）净土法门，仗佛慈力；其余法门，皆须己力。

一为［通途］教理，如世之士人，由资格而为官。

一为［特别］教理，如世之王子，一堕地即为一切臣宰所恭敬。

二种法门，不可并论，而具足惑业之凡夫，可不慎所择哉！（增广上?复周智茂居士书）一仗自力 一仗佛力

一切法门，皆仗自力；净土法门，全仗佛力。仗自力，非见思净尽，无由出离生死。仗佛力，若信愿真切，即可带业往生。譬如渡海，一由自浮，一由乘舟。到岸虽同，其难易安危，奚啻天渊悬殊也。（增广下?崔母孙夫人往生传发隐）净土法门，乃一切诸法归宗结顶之法。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为如来普度众生之无上妙道，实凡圣同登觉岸之特别法门。末世众生，根机陋劣。修余法门，难得实益。以一切法门，皆仗自力；唯兹净土，全仗佛力。仗自力：须断惑证真，非最上利根，不能现生了脱。仗佛力：具真信切愿，纵最下钝根，亦可带业往生。二法相校，其难易迟速，奚啻天渊。所以十方诸佛，出广长舌以赞扬；两土圣贤，发金刚心而流布。（增广下?济南净居寺重兴碑记）勿以通途 论特别法

净土法门者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法门也。以如来所说一代时教，种种法门，皆须修持功深，亲到业尽情空地位，方可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。若惑业未尽，则生死轮回决定莫出，纵有修持，只得世福，及作未来得度之缘种而已。此系仗自力以了生死者之难也。

净土法门，则以深信切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。兼以敦笃伦常，恪尽己分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以己信愿，感佛慈悲，感应道交，故于临命终时，即得蒙佛慈力，亲垂接引，往生西方也。固无论惑业之有无、功夫之浅深，但具真信切愿，虽罪业深重者，尚能出此三界，登彼九莲；况戒善齐修，定慧均等者乎？此系全仗佛力，兼仗自力以了生死者，故于一代时教法门之中，名为特别法门，不得以通途仗自力法门并论也。（增广下?创建菩提精舍缘起碑记）如来一代时教所说一切法门，皆令众生修戒定慧，断贪嗔痴。了幻妄之生死，证真常之心性者。然众生根有利钝，惑有厚薄。根利惑薄者，或可即生了生死，或二、三、四、五生了生死。根钝惑厚者，十、百、千、万生，或十、百、千、万劫，犹不能了。此系依通途教理修持而论，乃仗自己修戒定慧力，断尽贪嗔痴烦惑者，其难也难如登天。任汝见地高、功夫深、功德大、智慧大，若三界内见思惑未尽，决不能出三界外以了生死。

唯念佛法门，全仗阿弥陀佛大慈悲愿力，若具真信切愿，至诚恳切，念佛名号，求生西方者，无论根之利钝、惑之厚薄，皆可于现生临命终时，蒙佛慈力亲垂接引，往生西方。既往生已，见思烦恼，不断而断。以西方极乐世界境缘殊胜，一一皆能增长人之功德智慧，绝无令人起贪嗔痴者。此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，不得以通途教理而论。世有深通宗教，不信净土法门者，盖以通途教理，论特别法门也。使彼知是特别法门，则自行化他，莫敢或违矣。（三编下?一切念佛人往生及不往生之证据）净土法门，其大无外。如天普覆，似地均擎。上之则等觉菩萨，不能超出其外。下之则逆恶罪人，亦可预入其中。诚可谓三世诸佛之总持法门，一代时教之特别妙道也。但以法门大而摄机溥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致稍通宗教者，皆藐视之，谓为愚夫

愚妇之修持法门，而不知佛力自力之大小难易，不可以语言文字形容也。以一切法门，依戒定慧力，修到业尽情空地位，方有了生死分。业尽情空，岂易言哉？断见惑如断四十里流，况思惑乎？纵令见地高深，以烦惑未断，仍旧轮回。再一受生，退者万有十千，进者亿少三四。自力之不足恃，敢矜己智，而不随顺如来誓愿摄受之道乎？

修净土法门者，但具真信切愿，志诚恳切，如子忆母而念。其平素所作所为，不与佛法世谊相悖。则临命终时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纵丝毫惑业未断，带业往生者，其所得，尚超过业尽情空之阿罗汉上，以种性不同故。况已断者又何待言？以佛力不可思议，法力不可思议，众生心力不可思议。合此佛法二不可思议之力，俾自心之力，得以圆显。此自力，与不仗佛法力之自力迥别。固与专仗自力者，奚啻恒河沙数之天渊悬殊也。是知此之法门，不可以一切普通法门之道理论，以是特别法门故也。（三编下?思归集发刊序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冬至前三日）离则两益 合则两害

净土，乃特别法门。其余，乃通途法门。离则两益，合则两害。（三编下?上海法藏寺念佛开示）净土法门，不可以《金刚经》之道理，及禅宗之道理论。各别论之则有益，混融论之则有损。以汝曾看五十三家注，或有此见，故为说破。净土法门，其大无外，等觉菩萨欲成佛果，尚须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，况此下之一切菩萨及学者乎？（三编上?复东海居士书）若按通途教理而修，虽明心见性，去了生死，尚大远在。以明心见性是悟，不是证。今人能悟者尚少，况能证乎？证则惑业净尽，生死之因既断，自不感生死之果矣。初果七生天上，七返人间，方能断尽见思二惑，而证阿罗汉果。天台示居五品，南岳示居十信。如此大士，尚自隐其本德，示居内外凡位。则证道之说，实非易易。此约通途教理，欲即生证道之难也。

若按如来所立之特别法门，生信发愿，念佛求生西方。则上至等觉，下至五逆十恶之流，莫不蒙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既生西方，则悟道证道，直同拾芥，极速极易。

座下既专心念佛，于临终不曰往生，而曰可能得证道凭据到手。夫曰证道即已，何得说凭据到手？凭据到手，则不须论。凭据不到手，又将如何？观座下之语意，似是唯止念佛，不生信，不发愿求生。乃禅家以念佛作话头用者，非净土宗信愿行三并行之法也。无信愿念佛，虽校参禅看话头功德大。然自未断惑，自力不能了脱。又无信愿，不能蒙佛接引了脱。犹是仗自力之通途法门。其证道也，大非容易。且勿谓信愿求生为卑劣。华藏海会，同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，为《华严》末后一着。况净土诸菩萨祖师，所有言教，皆示信愿求生。何座下自立门庭，不按佛祖之成规乎？且终日终年终身念佛之人，岂可于佛，不行礼敬？十大愿王，礼敬居首。座下一切可以不，礼佛决不可以不。若不礼佛，便难感通。何以故？以身图安逸，心之诚亦未由必致其极也。善导专修，身业专礼，口业专称，意业专念。念至其极，则心佛外佛，一如不二。其证道也，非自力证道之所能比也。古人谓劣夫乘轮宝力，一日可以遍游四大部洲。何得以念佛之特别法门，修通途之自力观行？光虽下愚，不敢肯许。（增广上?复法海大师书）⑵通途教理
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

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皆当作佛，是名「正因」，此属性德，亦本觉也。虽有正因，若不闻佛法，则如宝在藏中，珠系衣里，由不知故，枉受贫穷。既闻佛法，知佛是已成之佛，我及一切众生，皆是未成之佛。从兹修戒定慧，断贪嗔痴，返妄归真，背尘合觉，是名「缘因」，此属修德，亦始觉也。修德功深，性德体显，方知从昔已来，承正因佛性之力，行种种背性之事，受种种幻妄之苦，犹如暗室触宝，反受损伤。今已亲见本有佛性，则昔本不失，今亦无得，全妄即真，全修即性，是名「了因」，乃性修双融，始本合一也。凡佛所说一切大、小、权、实法门，无非令众生亲证乎此而已。（续编下?募修苏州报恩寺报恩塔缘起）心体是一 受用天渊

佛与众生，心体是一。而其所受用，天渊悬殊者，以其用心不同之所致也。佛则唯以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度脱众生为怀，了无人我彼此之心。纵度尽一切众生，亦不见能度所度之相。故得福慧具足，为世间尊。众生则唯以自私自利为事，虽父母兄弟之亲，尚不能无彼此之相，况旁人世人乎哉？故其所感业报，或生贫穷下贱，或堕三途恶道。即令戒善禅定自修，得生人天乐处。但以无大悲心，不能直契菩提。以致福报一尽，仍复堕落，可不哀哉！是则唯欲利人者，正成就其自利。而唯欲自利者，乃适所以自害也。（增广下?药师如来本愿经重刻跋）众生者，未悟之佛。佛者，已悟之众生。其心性本体，平等一如，无二无别。其苦乐受用，天地悬殊者，由「称性顺修，背性逆修」之所致也。（增广下?潮阳佛教分会演说四）性德虽同 修德各别

真如佛性，生佛体同，在凡不减，在圣不增。但以性德虽同，修德各别，故致生佛迥异，苦乐悬殊。诸佛以顺性而修，因兹返妄归真，背尘合觉，断尽烦惑，彻证此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。故得安住寂光，永享涅盘常住之法乐。众生以逆性而修，由是迷真逐妄，背觉合尘，起惑造业，全迷此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。故致常住娑婆，恒受六道轮回之幻苦。诸佛以众生心体同而心相异故，不胜怜悯，不惜劳苦，发宏誓愿，度脱众生，以视一切众生皆是佛故。故《梵网经》云：「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。」又云：「汝是当成佛，我是已成佛；常作如是信，戒品已具足。」以若信自己是未成之佛，决定不肯随顺凡情，造生死业。决定直下信受佛教，修菩提道。其有迷之浅而宿根深者，一闻佛教，即得了悟，信受奉行。若迷之深而宿根浅者，一闻佛教，反生诽谤，或至毁灭，令尽无余，以视佛为众生故。以己之众生贪嗔痴心，测度佛心，谓其所说，皆为诓骗愚夫愚妇奉彼教之妄语，绝无真实，不可依从。若一依从，则永入迷途，莫由而出。诸佛于此种众生，了无一念弃舍之心，倍生怜悯爱惜之念。如人病狂，挞骂父母。父母不以罪治，更增怜悯之心，知其失本心故。狂病若愈，自无此过。若迷之极深者，从劫至劫，亦

难省悟。故诸佛以尽未来际，度脱众生为誓愿。而已证法身之诸菩萨，莫不皆然。彼以自私自利辟佛者，若知此义，能不愧死？迷之浅而宿根深者，古今固不乏人。今举其尤者，如宋之丞相张商英、明之居士钟大朗。

商英初不知佛法，因游一寺，见佛经庄严殊胜。忽然曰：「胡人之书，乃如此庄严，吾圣人之书，尚不能及。」夜间执笔呻吟，莫措一词。夫人向氏，颇信佛，因问所呻吟者何事。曰：「吾欲作无佛论耳。」夫人曰：「既然无佛，又何可论？且汝曾读佛经否？」曰：「吾何肯读彼之经。」曰：「既未读彼之经，将据何义为论？」遂止。后于同僚处，见案头有《维摩诘经》，偶一翻阅，觉其词理超妙，因请归卒读。未及半，而大生悔悟，发愿尽此报身，弘扬法化。于教于宗，皆有心得。所着《护法论》，极力赞扬，附入大藏。徽宗朝入相，时旱久，夜即大沛甘霖，徽宗书「商霖」二大字以赐。盖取商书说命，若岁大旱，用汝作霖雨之义以褒之。

钟大朗，苏州木渎人，其父母祷观音而生。幼时随父母礼诵，及入塾，闻圣学，即以圣学为己任，因不礼诵，而辄作辟佛文字。后见莲池大师《自知录》序，始知愧悔，不复辟佛。读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发心学佛为居士。遂研究天台、禅宗各书，各有所得，乃礼憨山大师门人出家，法名智旭，字藕益。其戒行净若冰雪，其见地明若日月。而且注重净土一法，以末世众生，不仗佛力，决难现生了脱生死。一生弘法，不作住持。多居北天目灵峰寺，故后人每以「灵峰」称之，实未为灵峰主人也。

至如韩、欧辟佛，但据儒教伦常近迹及礼乐刑政为论，绝无引及佛经之文，固知所辟，皆是未见颜色之瞽论。韩由晤大颠禅师，欧由晤明教大师，方稍知佛，特不能如张、钟之宏扬耳。而宋之周、程、张、朱，为接孔孟心传之人，其原皆由学佛而得。周茂叔极为淳笃，绝无一字辟佛。二程、张、朱则阴奉阳违，取佛经之奥义，以释儒经。恐人谓己之所说系出佛经，遂极力辟佛所说之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之实事实理，谓为虚构，以作骗愚夫愚妇奉教之据，实无其事。由此以后，凡儒者，皆不敢说因果，恐人攻击以为异端。凡理学，皆偷看佛经以自雄，皆力辟佛法以自固。以致愈趋愈下，遂至演出灾祸频仍、民不聊生之惨剧。设使大家皆提倡因果，断不至如此之极。（续编下?重修九华山志序民二十六年）真如佛性，生佛了无二致。逆顺修持，圣凡天渊悬殊。盖众生虽具性德，绝无修德。纵有修为，皆与性德相悖，故谓之为逆修，以故性德莫由显现而得受用。佛则本性德之理体，起修德之事功。三惑由兹净尽，二严由兹圆满。修德功极，性德全彰。常住寂光，享受法乐。但以悲心无尽，又复示生世间，示成正觉。随顺机宜，说种种法。俾彼各各识取衣珠，就路还家。又以末法众生，障深慧浅。若仗自力，断难即生了脱生死。于是特开一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法门。令博地凡夫，与信解修证之诸菩萨，同仗弥陀弘誓愿力，往生西方。以期彻证性德，了无遗憾。此如来出世度生之一大轨范也。（三编下?佛说四十二章经新疏序）虽同生死　苦乐不同

佛菩萨为度众生示生世间，在众生见之，则同有生死。在佛菩萨分上，实无生死。譬如梦幻，虽有非实。有生死则有苦，无生死则无苦。何得以了生死苦、了生死分之为二？死即是苦，由有生死。既了生死，自无有苦。须知佛菩萨之生死，乃为众生示现其相耳。非实先未了而今始了也。（三编下?复王砚生居士书二）佛心广大　一物不弃

佛视众生皆是佛，众生视佛皆是众生。佛视众生皆是佛，故多方化导之，种种折摄之。纵令绝无信心，亦不弃舍。曲垂方便，令种善根。待其因缘时至，自然发生增长，依教奉行耳。众生视佛皆是众生，故闻佛之言，不生感激，反以己之邪知谬见，多方毁谤；甚至拆毁塔寺，焚烧经典。固结魔党，破坏清修。殆至正智稍开，则便愧悔无及。由兹遂复归命如来，兴崇佛法者，古今来比比皆是。须知父母于逆子，尚生弃舍之心。佛于逆恶不信之流，愈生怜悯，何以故？愍其惑业深重，失本心故。以虽则现时背逆于佛，而即心本具之天真佛性，仍复丝毫不失。如焦模中金像、敝衣中宝珠、蒙尘之秦镜、在璞之荆璧。愚人但见其外相，而不知其内容。佛则遗外相而论内容，故无一众生或生弃舍也。然佛尚不轻众生，众生何可轻众生乎？（增广下?江慎修先生放生杀生现报录序）佛法实为烹凡铸圣之大冶洪炉，无论若何之顽金钝铁，一入其中，悉皆铸成微妙庄严之佛菩萨像。……汝诸佛子，初以干犯国法，致囚监狱。继由得闻佛法，便染佛香，成佛法器。以恶因缘，成善因缘。非多劫深种善根，万无如此侥幸。譬如摩尼宝珠，能随人意，普雨众宝。由其不识，掷之圊厕。不但无雨宝之功能，而且体质直同粪秽。幸遇智人，知是至宝。从厕取出，种种洗涤，兼用香熏，俾还原质。然后悬之高幢，便可放大光明，随人所需，而雨众宝。佛视一切众生，亦复如是。以故纵令迷之及极，行诸恶逆，如歌利王割截身体，终无一念弃舍之心。而复常伺其机，为之启迪，令得度脱。以其所重在佛性，一切恶逆罪垢，皆不暇计虑故也。汝等若能了知如上所说若法若喻，自可不辜佛化，不负己灵。（增广下?京师第一监狱于甲子元旦普说三归五戒序）佛法深广　有如大海

佛法深广，有如大海，唯佛与佛，方能彻其源底。其余九法界，虽则圣凡利钝不同，各各随己分量而为修习，以迄证入。譬如修罗香象，及与蚊虫，饮于大海，各得饱腹而去。若欲一口吸尽，除非具足大海之量者方可。否则只可亲尝其味，未易穷源彻底也。然佛法乃一切众生即心本具之法，于众生心外，了无一法之所增益。以一切众生之心，当体与佛无二无别。但由迷而未悟，起惑造业，随业受苦。以致即心本具之智慧德相，被烦恼恶业之所盖覆，如云笼月，不见光相。虽则不见光相，而月之光相常自如如，了无所减。如来由是起无缘慈，运同体悲，随顺机宜，与之说法。虽大小权实，偏圆顿渐，随机施设，种种不同。在佛本意，无非令一切众生，背尘合觉，返迷归悟，出幻妄之生死，成本具之佛道而已。以众生业障深重，未易消除。故特开信愿念佛之净土法门，俾一切若圣若凡，或愚或智，同仗弥陀宏誓愿力，往生西方。则复本具之心性，成无上之菩提，盖易易矣。（续编下?学佛浅说序民十三年）一雨普润　卉木同荣

大觉世尊，所说一切大乘显密尊经，悉皆理本唯心，道符实相，历三世而不易，举十界以咸遵。归元复本，为诸佛之导师；拔苦与乐，作众生之慈父。若能竭诚尽敬，礼诵受持，则自他俱蒙胜益，幽显同沐恩光。犹如意珠，似无尽藏，取之不匮，用之无穷，随心现量，悉满所愿。《楞严》所谓求妻得妻，求子得子，求三昧得三昧，求长寿得长寿，如是乃至求大涅盘得大涅盘。夫大涅盘者，究竟果德。若论如来本心，契经全力，实属乎此。但以众生志愿狭劣，与夫致诚未极，不能直契。故随彼行心，满彼所愿。倘宿根深厚之士，则顿明自性，彻证唯心，破烦惑而直趣菩提，圆福慧而速成觉道。获契经之全益，畅如来之本怀矣。譬如一雨普润，卉木同荣。大根则拂云以蔽日，小根则长寸而增分。道本唯一真如，益随心而胜劣。然善根苟种，佛果终成。纵不能即获巨益，亦必以因兹度脱。闻涂毒鼓，远近皆丧；食少金刚，决定不消。先以欲钩牵，后令入佛智者，其斯之谓欤！（增广上?持经利益随心论）最苦众生　偏垂怜悯

众生心性，与佛无二。由迷昧故，于真常中，妄生迷惑，起贪嗔痴，造杀盗淫，以致轮回六道，了无出期。生人天时少，堕三途时多。菩萨特垂慈愍，多方救济。冀彼返妄归真，祛迷得悟，以复其本具之真如佛性而后已。譬如无价摩尼宝珠，堕于圊厕，愚人视同粪秽，不加爱惜。智者知是无价宝珠，从厕取出，拭除粪秽，香汤洗涤，悬之高幢，则光照天地，普雨众宝。众生心性，亦复如是。虽复迷昧造业，堕落恶道。而本具之真如佛性，仍复湛寂常恒，不生不灭，了无迁变损失之相。是故菩萨任何业重罪深之人，终无一念弃舍之心。而于最苦众生，偏垂怜悯，急欲度脱也。（续编下?地藏菩萨本迹灵感录序民十八年）随众生性　说种种法

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生佛不二，凡圣一如。由迷悟之攸分，致升沉以迥别。大觉世尊，愍而哀之。示成正觉，普度众生。以醍醐之一味，随机宜而殊说。大根则为说顿法，令其速成佛道。小器则授以渐教，使彼徐出尘劳。随顺世间，循循善诱。示戒善，辟人天之坦路；明因果，陈趋避之良谟。言戒善者：五戒不杀，即仁；不盗，即义；不邪淫，即礼；不妄语，即信；不饮酒，则心常清而志凝，神不昏而理现，即智。五戒全持，不堕三途，恒生人道，此与儒之五常大同。第儒唯令尽义，佛则兼明果报耳。十善者：不杀，不盗，不邪淫，名身三业；不妄言，不绮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名口四业；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名意三业。此与五戒大同，而五戒多分约身，十善多分约心。十善具足，定生天界。至于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，对兄说友，对弟说恭，种种伦理之教，则皆欲使人各尽其分，无或欠缺，随顺世相，修出世法。若夫广明因果报应，不爽毫厘。堕狱生天，唯人自召。乃如来至极悲心，欲令众生永离众苦，但受诸乐耳。故不惜现广长舌相，为诸众生尽情宣演。经云：「菩萨畏因，众生畏果。」若欲不受苦果，必须先断恶因。若能常修善因，决定恒享乐果。此即《书》之「作善降祥，作不善降殃」，《易》之「积善必有余庆，积不善必有余殃」之意。但儒唯约现世与子孙言，佛则兼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无尽而论。而凡情未测，视作渺茫，不肯信受。如盲背导师，自趣险道，欲不堕坑落堑，何可得耶？是故佛法广被十法界机，若约人道而言，即无一人不堪受佛法，亦无一人不能受佛法。藉令各修戒善，则俗美人和，家齐国治。唐虞盛世之风，何难见于今日？因兹道启西乾，法流东震。历代王臣，咸皆崇奉。以其默化人心，隐赞治道，伏凶恶于未起，消祸乱于未萌故也。至于出家为僧，乃为专志佛乘，与住持法道而设，非谓佛法唯僧乃可修持也。此诸浅说，乃如来随顺世间，渐令出世之人天乘法。余如声闻、缘觉、菩萨等乘，咸皆以此为基。若夫有大根者，直趣妙觉，彻证吾心本具之佛性，极畅如来出世之本怀，其义深远，姑置勿论。（增广上?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）佛经所说谛理，固不易于显示，取其要者为论，则四圣六凡、十法界因果本于一心。心之本体，凡圣不二，生佛一如。在凡不减，在圣不增。亘古亘今，不迁不变。体虽不变，用常随缘。

随「净缘」，以功德有浅深，则有证声闻果、证缘觉果、证菩萨果、证佛果之不同。虽最小之声闻，而已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，常享法乐，不受后有矣。

随「染缘」，以惑业有轻重，则有生天道、生人道、生阿修罗道、生畜生道、生饿鬼道、生地狱道之各别。虽最上之天人，仍是具足惑业，生死轮回，常处三界六道之中，了无出期焉。

此十法界，由当人一心所造。其升沉苦乐，天渊悬殊。而其心之体性，常自如如，在凡不染，在圣不净。故《华严经》云：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；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」以故佛视一切众生，皆是未成之佛。随顺彼之机宜，先为说五戒十善之「人天乘」，次为说四谛之「声闻乘」，次为说十二因缘之「缘觉乘」，次为说六度万行之「菩萨乘」，次为说福慧两足、寂照双融、三惑净尽、二死永亡、圆满菩提、归无所得之「佛乘」。又念众生劣弱，非仗弥陀宏誓愿力，决难现生了脱生死，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法门，俾彼具足惑业凡夫，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既往生已，则惑业已无，圣位已证。校彼唯仗自力者，其难易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此法门，正被上根，兼摄中下。以故善财已证等觉，普贤菩萨，令其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。并以普劝华藏海众诸菩萨，一致进行。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也。世有天姿稍聪明者，每鄙视净土法门，不肯修持，不但自误误人，直是谤佛谤法。夫华藏海众，乃已证法身之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，四十一位大士，以十大愿王功德，回向往生西方，以期速证圆满菩提、归无所得之佛果。此其人为何如人，此其事为何如事？我何人斯，敢与彼抗？（续编下?四川乐山县大佛陵云寺创建藏经楼功德碑记民二十四年）佛随众生根性说法，以根性不一，佛随彼之智识身分所宜而说。随机施教，对症发药，必期于机教相契，令各得益。令在生死苦海沉溺之众生，皈依佛法僧三宝，以为恃怙。令持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」之五戒，令修十善，于身三口四意三，皆止其恶而行其善。所谓身不行「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」之事，口不说「妄言、绮语、恶口、两舌」之话，意不起「贪欲、嗔恚、愚痴」之念。愚痴，指不信因果，谓作善作恶，无有报应，人死神灭，无有后世等邪见。又复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，兄友弟恭

，夫和妇顺。朋友，则劝善规过。主仆，则法仁效忠。一一各令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此为人乘法，依此而修，生生为人。人乘，为天乘、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之根本。如地基筑坚，高楼随意可建也。天乘，于五戒十善外，加修各种禅定，以生六欲、四禅、四空等天。

人乘、天乘：皆非了生死法。

声闻乘：依戒定慧，修四谛法，以了生死。

缘觉乘：依戒定慧，观察十二因缘「流转、还灭」二门，以了生死。

菩萨乘：依戒定慧，修六度万行，下化众生，以期上成佛道。

然此三乘法，皆属仗自力之普通法。若最上上根人，当可现生了生死，即佛在世时，亦是百中之一。若现在，恐全世界亦无一二矣。

然佛以大慈悲，预知后世众生，无仗自力现生能了生死者，特开一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之特别法门。无论老幼男女、贵贱智愚、士农工商、政军学界、在家出家、上圣下凡，皆令现生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博地凡夫，带业往生。既生西方，惑业苦三，悉皆消灭。喻如片雪，当于洪炉，未至而化。已了生死之二乘，及权位菩萨往生，则速证无生法忍。已证无生之法身大士往生，则速证佛果。如来一代所说一切大小乘法，皆仗自力，故难。唯此一法，全仗阿弥陀佛慈悲誓愿摄受之力及与行人信愿诚恳忆念之力，故得感应道交，即生了办也。（续编下?福州佛学图书馆缘起民二十七年）所言性、心、意之分别：心，多约体而言；意，即念虑，乃心之用；性，则约心体之不变动者为论。若泛言之，心性皆可通称，而意则必指其念虑而已。然心有真心，有妄心。言约体者，乃指真心。妄心亦属念虑，乃心体上之妄念耳。

藏通别圆四教，乃如来随众生根机，说相契之法，有此等义，故智者依义而立此名目。藏教：为小乘根性，说经律论之三藏，故名藏教。大乘亦有三藏，此单指小乘说耳。通教：乃大乘初门，以根机不同，钝根则通前藏教，利根则通后别圆，故名通教。别者：各别，此教独菩萨法，所有教、理、智、断、行、位、因、果，一一各别，未能如圆教之圆融互摄，故名别教。圆者：圆满，圆融，以法法圆融，法法圆具，故名圆教。此教为最上佛法，乃佛以自己所证所悟之理，与一切大根菩萨所说者。当看教观纲宗，自知其义，若欲用笔墨叙说，不但太费力，且不如看彼之为得也。（增广上?复黄智海居士书）佛之立法 圆摄一切

佛之立法，圆该世出世间一切善法。不独不悖世法，而复大有益于世法。论修持，则毫善弗遗，而一心无住。谈谛理，则一尘不立，而万德圆彰。以故具超格之知见，有特别之志向者，无不归心而崇奉之，以期其己立立人，自利利他焉。（续编下?罗两峰居士正信录序）人人当学 人人能学

佛法者，乃十法界一切四圣六凡公共之法也。无一人不当学，亦无一人不能学。以佛法即心法，人谁无心？又复人谁识心？世固不乏聪明博达之士，以其专主向外驰求，不知返观内照。虽终日用心，终日说心，毕竟不知心为何物。何也？以其只有办事物之知识，绝无穷心性之智慧故也。（三编下?慧济居阅经室缘起民国十八年己巳夏六月）佛法乃十法界公共之法，无一人不应修，亦无一人不能修。彼谓佛教为弃人伦、害圣道者，皆未见颜色之瞽论也。何以言之？佛于父言慈，于子言孝，于君言仁，于臣言忠，夫唱妇随，兄友弟恭，举世谛之嘉言懿行，佛经无不详陈其宿因现果，现因后果。其言慈孝等，则与儒教相同。其详示三世因果处，则儒教便无闻焉。况其断惑证真，及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之法乎？惜其人之未睹也。倘详阅而深思之，则当痛哭流涕，声震大千世界，悲昔谤佛之罪咎也。虽然，以言谤者其罪小，以身谤者其罪大。（增广上?复邓新安居士书）须知佛法是力敦伦常之法，是阴翼郅治之法；是智信，非迷信；是积极，非消极；是救世，非厌世；是兼善，非独善；是合人生，非背人生。由世人不知佛法真相，致于此大有益于国家社会，并各人之身心性命者，加以各种讥斥之恶名，以自误误人，可不哀哉！同人等知见甚浅，初未研究，亦抱如上各种谬见。稍一研究，方知历代王臣伟人智士之奉行修持广为流通者，以其「能穷究宇宙真理、能解决人生因由、能改革社会习尚、能巩固国家基础、能促进世界文明、能普了诸法原委」故也。呜呼！今日之世界，非一大恐怖之世界乎？今日之中国，非一地狱式之中国乎？今日之人心，非一魔术式之人心乎？吾人处此险恶环境中，若不以佛所说之五戒十善、敦伦尽分、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之理事，极力提倡，则人将与禽兽无异矣。用是集诸同志，随分随力，为之提倡修持。

然佛法法门无量，唯笃修世善、信愿念佛、求生西方一法，为最切要、最普通、最易下手、最易成就之法。良以若不敦伦尽分，尚为世间罪人，何能上希佛佑？若不念佛求生西方，谁能现生断尽烦惑，了生脱死？是以我佛愍念不能顿断烦惑之人，特说此仗慈力即了生死之法。俾一切若凡若圣，同于现生悉得成办也。（三编下?宜兴佛教净业社缘起）一门深入 诸法咸通

如来在世，千机并育，万派朝宗。佛灭度后，宏法大士，各宏一法。以期一门深入，诸法咸通耳。譬如帝网千珠，珠珠各不相混。而一珠遍入千珠，千珠悉摄一珠。参而不杂，离而不分。泥迹者谓一切法，法法各别。善会者则一切法，法法圆通。如城四门，随近者入。门虽不同，入则无异。若知此意，岂但诸佛诸祖所说甚深谛理，为「归真达本、明心见性」之法，即尽世间所有一切阴、入、处、界、大等，一一皆是「归真达本、明心见性」之法。又复一一皆即是真是本，是心是性也。以故《楞严》以五阴、六入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七大，皆为如来藏妙真如性也。由是言之，无一法非佛法，亦无一人非佛也。无奈众生，珠在衣里，了不觉知。怀宝循乞，枉受穷困。以如来心，作众生业。以解脱法，受轮回苦。可不哀哉！以故宏法大士，不惮艰辛，种种方便，而为开导。令其谛了十法界因果事理，彻悟即心自性，以迄究竟圆证也。（增广下?上海佛学编辑社缘起）世尊之恩 可谓极矣

心性者，十法界一切圣凡，堕狱生天，证真成佛之根本也。因果者，世出世一切圣贤，平治天下，度脱众生之大权也。然此心性，人各自具。真常寂照，妙莫能名。只因迷而未悟，不但不得受用，反承此心性之力，起惑造业，由业堕苦。展转沉迷，轮回六道。尽未来际，了无出期。致我释迦牟尼世尊，特垂哀愍，兴无缘慈，运同体悲。不离寂光，示生世间。精修梵行，成等正觉。于是叹曰：「奇哉！奇哉！一切众生，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但因妄想执着，而不证得。若离妄想，则一切智、自然智、无碍智，即得现前。」由是随机说法，令得度脱。但由机器差别，故致法无定相。或渐或顿，或权或实，或显或密，或性或相。必期于彻悟此在凡不减、在圣不增、终日随缘、终日不变之妙真如性，悉得彻证而后已。以此心性，体虽不变，用常随缘。随迷染缘，由厚薄不同，而成六凡法界。随悟净缘，因浅深各异，而成四圣法界。既知体常不变，由迷逆悟顺，相用天殊。其谁不欲舍迷染缘，随悟净缘，复还本有之天真，圆成无上之觉道乎？十法界，一一不出因果之外，欲离苦得乐，超凡入圣者，固宜慎所择也。又虑众生业重障深，纵种善根，得生人天。既未断惑，必致造业。一堕恶道，苦无了期。于是以大悲心，特开净土法门。俾具缚凡夫，于现生中，即得出此娑婆，生彼极乐。与住、行、向、地及等觉菩萨，如观音势至、文殊普贤等，俱会一处，亲炙弥陀，以渐证夫道果耳。噫！世尊之恩，可谓极矣。虽天地覆载，亦难喻其少分焉！（增广下?上海佛学编辑社缘起）甚矣！佛恩之广大周遍而无有穷尽也。何以言之？以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皆可作佛。但以迷而未悟，遂致反以佛性功德之力，妄于六尘境中，起贪嗔痴，造杀盗淫。由惑造业，由业受报，久经常劫，轮回六道，了无出期。佛于往劫，知此事已，即发大愿，欲令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，同悟本具佛性，同出生死轮回，同成无上觉道，同入无余涅盘。从兹普为法界众生，久经长劫，行菩萨道，但有利益，无不兴崇。六度齐修，一法不着。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。其行施也，国城妻子，头目髓脑，悉无吝惜。故《法华经》云：「我见释迦如来，于无量劫，难行苦行，积功累德，求菩提道，未曾止息，观三千大千世界，乃至无有如芥子许，非是菩萨舍身命处。为众生故，然后乃得成菩提道。」只此布施一行，尚非劫寿能宣，况其余之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以及四摄、万行乎哉？及至惑业净尽，福慧圆满，彻证自心，成无上道，普为众生，说所证法，直欲同皆得己所得。但以上根者少，中下者多，故复随机施教，令其随分得益耳。及其一期事毕，即入涅盘，犹复不舍大悲，于他方世界，示成正觉，以行济度。如是示生此界他方，固非算数譬喻之所能及。譬如杲日，为照世故，出没无住。亦如船师，为渡人故，往来不停。且据此番出世，实为周昭王二十六年。及至十九出家，三十成道，说法四十九年，谈经三百余会，固已无机不被，无法不周矣。又以中下根人，自力劣弱，不能现生即出生死。纵有修持，而烦惑未断，再一受生，迷失者多。因兹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法门，俾彼若圣若凡，或愚或智，同于现生，往生西方。则上根者速成佛道，中下者永出轮回，实为三世诸佛普度众生之达道，九界众生速证佛果之妙法。以但具真信切愿，志诚恳切持佛名号，以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无论工夫之浅深、惑业之轻重，无不蒙佛摄受，令其带业往生。如船拯溺，无所拣择。唯信愿不真，而心行与佛相背者，则不能蒙佛接引也。

佛之愍念众生，前自无始，后尽未来，上自等觉菩萨，下及六道凡夫，无一人不在大悲誓愿弥纶之中。譬如虚空，普含一切，森罗万象，乃至天地，悉所包容。亦如日光，普照万方。纵令生盲，毕世不见光相，然亦承其光照，得以为人。使无日光照烛，便无生活之缘，岂必亲见光相者，方为蒙恩乎？

彼世智辩聪者，以己拘墟之见，辟驳佛法，谓其害圣道而惑世诬民，与生盲骂日，谓无光明者，了无有异。一切外道，咸皆窃取佛经之义，以为己有。更有窃取佛法之名，以行邪法。是知佛法，乃世出世间之道本也。犹如大海，潜行地中，其滋润流露，则为万川，而万川无一不归大海。彼谤佛者，非谤佛也，乃自谤耳。以彼一念心性，全体是佛，佛始如是种种说法教化，冀彼舍迷归悟，亲证自己本具佛性而已。以佛性最为尊重，最可爱惜，故佛不惜如是之勤劳，即不信受，亦不忍弃舍耳。使众生不具佛性，不堪作佛，佛徒为如是施设，则佛便是世间第一痴人，亦是世间第一大妄语人。彼天龙八部，三乘贤圣，尚肯护卫依止乎哉？（增广下?佛遗教经解刊布流通序）悲哉众生，从无始来，轮回六道，流转四生。无救无归，无依无托。若失父之孤子，犹丧家之穷人。总由烦恼恶业，感斯生死苦果。盲无慧目，不能自出。大觉世尊，愍而哀之，示生世间，为其说法。令受三归，为翻邪归正之本。令持五戒，为断恶修善之源。令行十善，为清净身口意三业之根。从兹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三业既净，然后可以遵修道品，令其背尘合觉，转凡成圣。断贪嗔痴烦恼之根本，成戒定慧菩提之大道。故为说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、三十七助道品等无量法门。又欲令速出生死，顿成佛道，故为说念佛求生净土法门，使其不费多力，即生成办。噫！世尊之恩，可谓极矣。虽父母不足譬，天地不足喻矣。

不慧受恩实深，报恩无由。今汝等谬听人言，不远数千里来，欲以我为师。然我自揣无德，再四推却，汝等犹不应允。今不得已，将如来出世说法度生之意，略与汝等言之。并将三归五戒十善及净土法门，略释其义。使汝等有所取法，有所遵守。其四谛，乃至三十七助道品等，非汝等智力所知，故略而不书。汝等若能依教奉行，便是以佛为师，何况不慧？若不依教奉行，则尚负不慧之恩，何况佛恩？（增广下?为在家弟子略说三归五戒十善义）通途根本　即戒定慧

如来以三事故，令正法久住于世，众生悉蒙度脱。三事者何？曰戒定慧。以众生一向背觉合尘，轮回六道。今欲令其背尘合觉，趣证涅盘。非戒则无所束缚，必至随逐尘境，起惑造业。非定则识波奔涌，何能心无所住。非慧则本具之真心何由彻证，幻起之妄惑何由顿灭。故《楞严经》云：「摄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是则名为，三无漏学。」须知此三，全三即一，全一即三。切勿谓戒但为定慧之初基而已。夫律仪戒，执身不作，可云初基。而定共戒，执心不起。道共戒，业尽情空，真穷智朗。岂非定慧之全体大用，何得唯以初基视之？然定共道共，仍以律仪而为本体。但以持戒功用浅深，而立此二名，初非另有所说之戒本也。世人每以律

仪为论，致不知如来制戒大意者，或藐视之。而真戒真定真慧，无从闻熏而冀及，为可叹也。然如来法道，弘范十界。虽宏法大士，各皆三学圆明，而门庭建立，不能不各有专主。或专主于止作持犯，则为律；或专主于修观讲演，则为教；或专主于参究本来，以期彻悟，则为宗。宗名教外别传，律教乃教内真传。言别传者，欲人于言外见本体也，非谓宗迥出于教理之外也。试观世尊拈花，迦叶微笑。本地风光，彻底显露。了此，则尽世间所有形形色色，无非世尊所拈之花，无不令人彻见自己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况如来金口所说之无上妙法，便非此花，便不能令人亲见本来面目耶？而人天百万，纵见世尊拈花，悉皆罔措。亦如骑牛觅牛，了不可得。若知直下便是，则多少现成，多少省力。由其迷不知返，如演若之头，无端狂走；衣里之珠，枉受贫穷。为可哀也！须知律也教也宗也，此三者全，方可以续佛慧命，传佛法道。若或有缺，则便不足以上证无上菩提，下度一切含识矣。卢舍那佛，以戒为体。以恶无不尽名净，善无不圆名满。断恶修善，乃止作二持也。是律为佛身，教为佛语，宗为佛心。心语身三，决难分裂，决难互缺。否则只翼难飞，单轮莫运。欲自利利他，便难如愿矣。（增广下?金山江天禅寺传戒序）真俗不二　理事圆融

实际理地，不立一尘，凡圣生佛，均难称谓。修持门中，须备众德，一法若缺，莫证法身。我释迦牟尼世尊，尘点劫前，早成正觉，为度众生，示生世间。隐其圣德，示同未悟，为物作则，出家修道。迨其一睹明星，豁然大悟。叹曰：「奇哉！一切众生，皆具如来智慧，但以妄想执着，而不证得。若离妄想，则一切智、无师智、自然智，则得现前。」于是华藏世界，海会云集，悉为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于菩提场，及余六处，说一真法界、寂照圆融、生佛不二、空有莫名之理性；及由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，以至妙觉佛果，修因证果各阶级。是知理由事显，事由理成，理事圆融，方合佛道。世有狂人，专重理性，不务事修，上违佛教，下负自心，自误误人，诚可怜悯。（续编下?大方广佛华严经楷书序民二十四年）《金刚经》者，即有谈空，不堕空边。即空论有，不堕有边。空有两泯，真俗不二。生佛一致，事理圆融。行起解绝，直趣觉海。一切菩萨，依此而修因。三世诸佛，依此而证果。乃如来一代时教之纲要，实菩萨上宏下化之准绳。示如如之本体，机理双契；证空空之三昧，解行俱圆。妙而又妙，玄之又玄。猗欤懿哉，何可得而思议也已！世多不察，谓为空宗，其辜负佛恩也甚矣。

夫度尽一切众生，不见能度所度之相。不住色声香味触法，而行布施，以至六度，及与万行。以无我人众生寿者，修一切善法。无所住而生心，虽说法而无法可说，虽成佛而无菩提可得。是则云腾行海，波涌度门。乃称性缘起之道，行所无事。以故内不见有能度之我，外不见有所度之人与众生，中不见有所证之无余涅盘之寿者相。自他见亡，凡圣情尽。三轮体空，一道清净。如如不动实相妙理，彻底圆彰，故得福德等彼十方虚空也。

至于受持此经，为他人说，虽四句三句二句一句，其福胜彼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七宝布施；及无量百千万亿劫，日日三时，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之福。良以一切诸佛，及诸佛无上觉道之法，皆从此经出故。故说法者，即是以佛庄严而自庄严，并以庄严一切众生。此其自行化他真实功德，名之为空，岂有当哉！是故随说此经，虽止四、三、二、一句等，而一切天人，皆应如佛塔庙而供养之。以持经之人，心与道合，心与佛合。故能转最重之后报，作最轻之现报，而复当得菩提也。以自行化他，心不住相。则以如如智，契如如理。直下与菩提涅盘，混而为一。如水投水，似空合空。虽有圣智，莫能分别也。如来一代所说法门，悉以此智照了而修，则水到渠成，云开月露，一尘不立，万德圆彰矣。（增广下?金刚经次诂序）执心在内在外在中间等，乃凡夫之情见也。执心定不在内在外在中间等，亦凡夫之情见也。非直指见性是心非眼，即未显本，指波即水之真智也。何也？以五阴、六入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七大，一一皆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周遍法界也。若有在有不在，则非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不周遍矣。以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含育生佛，包括空有。世出世间，无有一法能出其外，不在其中故也。以凡情观之，岂但五阴、六入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七大，皆属生灭，皆非真如。即断惑证真，成等正觉，亦不出生灭之外。以圣智观之，非但断惑证真，成等正觉，固属真如。即五阴、六入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七大，全体真如。从本已来，原无一毫生灭之相可得。再进而论之，真亦不立，如本无名。一心尚不可得，有何二门之可论哉？是为究竟真如，究竟如来藏妙真如性，究竟心。正所谓「五蕴皆空，度诸苦厄，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」者也。如上一番说话，乃光二十年前偶尔梦着者。今承其雅意，献于座下。（增广上?复海曙师书）宗教二门　不宜混滥

末世讲家，每好谈宗。致令听众，多随语转。窃谓禅家机语，绝无义味。唯就来机，指归向上。只宜参究，何可讲说。如是讲经，唯超格大士，能得其益。其他中下之流，尽受其病。于宗则机锋转语，不知力参，妄自以义路卜度。于教则实理实事，由非己境，便认作寓意表法。以宗破教，以教破宗。近世流弊，莫此为甚。伏祈出广长舌，拯此沉溺。（增广上?复江西端甫黎居士书）如来说经，诸祖造论，宗教二门，原是一法。从无可分，亦无可合。随机得益，随益立名。上根一闻，顿了自心，圆修道品，即名为「宗」。此约后世说，当初但只圆顿教耳。中下闻之，进修道品，渐悟真理，即名为「教」。及至像季，法流此土，人根聪利，多得闻持，率以记诵讲说为事。衲僧本分，向上一着，实悟亲证者少，说食数宝者多。以故达摩大师特地而来，阐直指人心之法，令人亲见本来面目，后世名之曰「宗」。既见本来面目，然后看经修行，方知一大藏教，皆是自己家里话。六度万行，皆是自己家里事。是以宗之悟解为目，教之修持为足。非目则无由见道，非足则不能到家。是宗教之相需而不相悖，相合而不相离也。至于南岳天台，其究竟指归，大略皆同。故《传灯》、《指月》二录，皆列二师于「应化圣贤」科中。而《高僧传》不列于「义解」，而列于「习禅」。是古之具眼知识，以宗教为一贯矣。及至曹溪以后，禅道大行。不立文字之文字，广播寰区。解路日开，悟门将塞。故南岳青原诸祖，皆用机语接人。使佛祖现成语言，无从酬其所问。非真了当，莫测其说。以此勘验，则金鍮立辨，玉石永分。无从假充，用闲法道。此机锋转语之所由来也。自后此法日盛，知识举扬

，唯恐落人窠臼，致成故套，疑误学者，坏乱宗风。故其机用愈峻，转变无方，令人无从摸索。故有呵佛骂祖，斥经教，拨净土者。如此作用，南岳思大师两句道尽，曰：超群出众太虚玄，指物传心人不会。认做实法，则罪同五逆矣。以此语言，剿人情见，塞人解路。根熟者直下知归，彻悟向上。机生者真参力究，必至大彻大悟而后已。良以知识众多，人根尚利。教理明白，生死心切。纵未能直下了悟，必不肯生下劣心，认为实法故也。

今人多是少读儒书，不明世理；未穷教乘，不解佛法。才一发心，便入宗门。在知识只为支持门庭，亦学古人举扬，不论法道利害。在学者不下真实疑情，个个认为实法。或有于今人举处，古人录中，以己意卜度出一番道理，总不出按文释义之外，便自谓彻悟向上，参学事毕。即处知识位，开导后学。守一门庭，恐人谓非通家。因兹禅讲并宏，欲称宗说兼通。谈宗则古德指归向上之语，竟作释义训文之言；讲教则如来修因克果之道，反成表法喻义之说。以教破宗，以宗破教。盲引盲众，相牵入火。致使后辈不闻古人芳规，徒效其轻佛陵祖、排因拨果而已。古人语言绝未晓了，衲僧本分，何曾梦见？

今将宗教语言意致，略为分别。用冀唯得其益，不受其病也。何谓宗？何谓教？演说之，宗教皆教。契悟之，宗教皆宗。教固有宗，宗亦有教。教家之宗，即实相妙理三德秘藏，乃宗家之衲僧本分向上一着也。此对宗说，故以体为宗。若就教论，即名为体。教中之宗，乃是入体之门，不堪与宗之向上一着对论。教家之教，即经论所说文字语言，及法门行相。无不皆诠妙理，皆归秘藏。亦犹宗家之机锋转语，种种作用也。但教则未悟亦令解了，宗则未悟不知所谓为异耳。宗家之教，即机锋转语，扬拳竖拂，或语或默，种种作用，皆悉就彼来机，指归向上。是转语等，乃标向上，真月之指。非转语等，即是向上真月。倘能依指观月，则真月直下亲见。所见真月，方是宗家之宗。今人以机锋转语为宗，不求契悟，唯学会透。是认指为月，不复知有真月矣。惜哉！

又教则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。犹如圣帝明诏，万国钦崇。智愚贤否，皆令晓了，皆须遵行。有一不遵者，则处以极刑。佛教有一不遵者，则堕于恶道。

宗则独被上根，不摄中下。犹如将军密令，营内方知，营外之人，任凭智同生知，亦莫能晓。以此之故，方能全军灭贼，天下太平。军令一泄，三军倾覆；祖印一泄，五宗丧亡。未悟以前，只许参究话头，不准翻阅禅书。诚恐错会祖意，则以迷为悟，以假乱真，即名为泄，其害甚大。大悟之后，必须广阅祖录，决择见地，则差别智开，药忌明了。尚须历缘锻炼，必使行解相应，方可出世为人，宏阐宗风。今人不教人力参，而为人讲演。使其开解路，起卜度，以己见会祖意，依稀仿佛，想个义理。全体是错，便谓就是。直饶不错，只是泥龙画饼，岂能致雨充饥？所以宗须真参，方有实益也。未开眼者，闻其讲说，喜出望外。其有具眼者，必痛彻骨髓矣。如此宏宗，徒有大损，毫无实益。何异以军令往告敌兵，相邀共战，其不自殄灭者鲜矣。由是假充悟道者，不胜其多。坏乱佛法者，实繁有徒矣。

又教则以文显义，依义修观，观成证理，令人由解了而入。故天台以三止三观，传佛心印也。

宗则离文显意，得意明心，明心起行，令人由参究而得。故禅宗以直指人心，传佛心印也。

又经教所说因果修证，凡圣生佛，事理行相，历历分明。若能修因自然证果，超凡入圣，即众生而成佛道矣。既得此事，则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之理，岂待外求。

宗门所说，总归本分，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此理即也。若得此意此名字及观行初心也，定然依此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之理，而起修因证果，超凡入圣，即众生而成佛道之事矣此观行至究竟也。所以古德大悟后，有三次七次阅大藏经者汾州无业，三终大藏。育王知微，大慧杲门人，禁足于上塔院十余年，七终大藏。见《育王山志》；有以坐看为不恭，跪读行披立诵者栖贤湜三终大藏皆如此；有毕生日持一部《法华》者永明寿首山念；有看经唯恐打差，贴帖子于方丈门首，曰看经时不许问话者仰山寂；有持观音圣号者明教嵩，日诵十万观音，世出世间经书，不读而知。又华林觉常念观音，遂感二虎常相依附；有持准提神咒者金华俱胝和尚；有日课百八佛事者永明寿，一部法华，亦在百八之数；有对立像不敢坐，对坐像不敢卧者大通本，又凡食物以鱼彘名者，即不食；有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者百丈海；至于念佛求生西方，则多不胜数也。良以百丈乃马祖传道嫡子，其开示有云：「修行以念佛为稳当。」又所立清规，凡祈祷病僧，化送亡僧，皆归净土。故五宗诸师，多事密修也。多有久历年所，躬行苦行如沩山作典座，雪峰作饭头之类。无非欲圆满六度，自利利他。类皆重法如宝，轻身似尘。绝不似今人之轻慢古今，亵渎经论也。

是知：宗为前锋，教为后劲。其所办是一事，其所说是一法。但以语言施设，门庭建立不同。门外汉不知其「同而不可合，异而不可离」之所以，妄用己见，强作主宰。不是互谤，便是混滥。互谤之过，愚或能知。混滥之愆，智犹难晓。盖以归元无二，方便多门。宗家方便，出于格外，所有语言，似乎扫荡。未得意者，不体离言之旨，唯噇出酒之糟。在宗则开一解路，不肯力参。在教则妄学圆融，破坏事相。唯大达之士，双得其益。否则醍醐甘露，贮于毒器，遂成砒霜鸩毒矣。教虽总明万法唯心，然须就事论事，事理因果，毫无混滥，原始要终，不出唯心。宗家的实商量，亦复如是。若举扬向上，虽指尽世间法法头头为问。答时总归本分，绝不就事论事。所谓问在答处，答在问处。纵有似乎就事说者，意则在彼而不在此。若认作就事者，即白云万里矣。的实商量者，禅书不录。所录者皆属本分话。若欲知者，必须广阅群书。否则看《万善同归集》及《净土十要》中禅匠着述，亦可见其梗概矣。

克论佛法大体，不出真俗二谛。真谛则一法不立，所谓「实际理地，不受一尘」也。俗谛则无法不备，所谓「佛事门中，不舍一法」也。教则真俗并阐，而多就俗说。宗则即俗说真，而扫除俗相。须知真俗同体，并非二物。譬如大圆宝镜，虚明洞彻，了无一物。然虽了无一物，又复胡来则胡现，汉来则汉现，森罗万象俱来则俱现。虽复群相俱现，仍然了无一物。虽复了无一物，不妨群相俱现。宗则就彼群相俱现处，专说了无一物。教则就彼了无一物处，详谈群相俱现。是宗则于事修而明理性，不弃事修。教则于理性而论事修，还归理性。正所谓称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事理两得，宗教不二矣。

教虽中下犹能得益，非上上利根不能大通，以涉博故。

宗虽中下难以措心，而上根便能大彻，以守约故。

教则世法佛法，事理性相，悉皆通达，又须大开圆解即宗门大彻大悟也，方可作人天导师。

宗则参破一个话头，亲见本来，便能阐直指宗风。

佛法大兴之日，及佛法大通之人，宜依宗参究。喻如僧繇画龙，一点睛则即时飞去。

佛法衰弱之时，及夙根陋劣之士，宜依教修持。喻如拙工作器，废绳墨则终无所成。

教多显谈，宗多密说。宗之显者，如达摩云：「净智妙圆，体自空寂。」马祖云：「即心即佛。」百丈云：「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。体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心性无染，本自圆成。但离妄念，即如如佛。」此则与《法华》、《楞严》诸大乘经，毫无异致。总之，六祖前多显，六祖后多密。愚人不知宗教语言同异之致，每见宗师垂问，教家不能加答，遂高推禅宗，藐视教典。佛经视作故纸，祖语重愈纶音纶音即圣旨。今之欲报佛恩，利有情者：在宗则专阐宗风，尚须教印；在教则力修观行，无滥宗言。良以心通妙谛，遇缘即宗。柏树子，干屎橛，鸦鸣鹊噪，水流花放，咳唾掉臂，讥笑怒骂，法法头头，咸皆是宗。岂如来金口所说圆顿妙法，反不足以为宗耶？何须借人家扛子，撑自己门庭？自家粳楠豫章，何故弃而不用？须知：法无胜劣，唯一道而常然；根有生熟，虽一法而益别。然则教外别传之说非欤？曰：言教外别传者，令人于指外见月也。又宗家提持，超越常格之外，名为教外别传。然此四字，埋没多少豪杰，令为道破。对教说，则曰教外别传。机锋转语等，亦是教。对宗说，则曰机锋转语外别传。庶不至辜负佛祖，徒造口业矣。若真佛教不能传佛心印，则已得别传之迦叶、阿难、马鸣、龙树，当另宏别传之法，何用结集三藏，注经造论为哉？宗须教印者，如木须从绳则正也。

予尝劝一狂僧念佛。彼言：「衲僧鼻孔，三世诸佛尚摸不着，用念佛作么？」予曰：「若真摸着三世诸佛摸不着的鼻孔，尚须步步随着三世诸佛脚后跟转。倘不随三世诸佛脚后跟转，则摸着者非衲僧鼻孔，乃阿鼻地狱铁床铜柱上火孔也。」达摩云：「二百年后，明道者多，行道者少；说理者多，通理者少。」智者示登五品，南岳示证铁轮。故知今人于宗教二门，开眼尚难，何况实证？其有慈悲愿深，生死心切者，宜随远公、智者、永明、莲池，专致力于念佛求生净土一门也。

书至此，有傍不甘者呵曰：佛法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，妙性圆明，离诸名相。安用汝许多落索，分疆立界为？予应之曰：妙性虽离名相，名相岂碍妙性？虚空法界虽无疆界，疆界岂碍虚空法界？吾欲舍东往西，必须定南辨北。庶几方向不迷，措足有地。又恐己见错谬，欲请正于达人。是跛夫之路程，非轮王之舆版舆版即地舆图。若夫通方开士，过量大人，世法全是佛法，业道无非佛道。祖意教理，佛经禅录，本自融通，有何混滥？尽吾之智，不能测其境界；竭吾之力，不能窥其藩篱。吾之鄙论，姑就吾之鄙机言耳。子何以迦楼罗王之飞腾，用责于蠓螟蚊蚋，而令其齐驱也哉！（增广上?宗教不宜混滥论因讲经者每喜谈宗而发）⑶特别教理

缘之不同 其报迥异

念佛法门，其来尚矣。以吾人一念心性，犹如虚空，常恒不变，虽常不变，而复念念随缘。不随佛界之缘，便随九界之缘；不随三乘之缘，便随六道之缘；不随人天之缘，便随三途之缘。由其缘之染净不同，致其报之苦乐迥异，虽于本体了无改变，而其相用固已天渊悬殊矣。譬如虚空，日照则明，云屯则暗。虽虚空之本体，不因云日而为增减，而其显现障蔽之相，固不可以同年而语也。如来以是义故，普令众生，缘念于佛。故曰：「若众生心，忆佛念佛；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，去佛不远。」又曰：「诸佛如来，是法界身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。是故汝等，心想佛时，此心即是，三十二相，八十随形好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诸佛正遍知海，从心想生。」夫随佛界之缘，则是心作佛、是心是佛矣。若随众生各界之缘，则是心作众生、是心是众生矣。了此而不念佛者，未之有也。

念佛一法，乃以如来万德洪名为缘，即此万德洪名，乃如来果地所证之无上觉道。由其以果地觉，为因地心，故得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。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气；如蜾蠃之祝螟蛉，久则化之。即生作佛，转凡成圣，其功能力用，超过一代时教一切法门之上。以一切法门，皆仗自力，断惑证真，方得了生脱死。念佛法门，自力佛力，二皆具足。故得已断惑业者，速证法身；具足惑业者，带业往生。其法极其平常，虽愚夫愚妇，亦能得其利益，而复极其玄妙，纵等觉菩萨，不能出其范围。故无一人不堪修，亦无一人不能修。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实为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，固不可以通途教理而为论判也。末法众生，福薄慧浅，障厚业深，不修此法，欲仗自力断惑证真，以了生死，则万难万难。（增广下?栖真常住长年念佛序）惑业深故 特开净土

佛法者，心法也。此之心法，乃生佛凡圣各所同具。生则全体迷背，虽有若无。佛则彻悟彻证，亲得受用。又复兴大慈悲，以己所悟所证者，指示一切众生，以期悉皆彻悟彻证而后已。但以众生迷背已久，虽闻种种对治法门，由惑业深厚，福慧浅薄故，颇难即生得其成效。既即生难得成效，则再一受生，多半迷失，以致久经长劫，轮回生死，莫由出离也。如来愍之，特开

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法门，俾彼一切若凡若圣，上中下根，同仗弥陀大悲愿力，同于现生，出此娑婆，生彼极乐。令已断惑者，速证无生；未断惑者，亦登不退。

此之一法，即浅即深，即权即实。上上根不能逾其阃，故已证等觉者，尚须十愿导归。下下根亦可臻其域，故将堕阿鼻者，犹能九品立预。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畅如来出世之本怀，作众生出苦之达道。由是文殊、普贤、马鸣、龙树等诸菩萨，远公、智者、清凉、永明等诸祖师，悉皆出广长舌以赞扬，发金刚心而流布。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也。末世众生，根机陋劣。舍此法门，其何能淑？（续编下?敦伦莲社缘起序民二十年）众生一念心性，与佛无二。虽在迷不觉，起惑造业，备作众罪。其本具佛性，原无损失，譬如摩尼宝珠，堕于圊厕，直与粪秽，了无有异。愚人不知是宝，便与粪秽一目视之。智者知是无价妙宝，不以污秽为嫌，必于厕中取出。用种种法，洗涤令洁。然后悬之高幢，即得放大光明，随人所求，普雨众宝。愚人由是，始知宝贵。大觉世尊，视诸众生，亦复如是。纵昏迷倒惑，备作五逆十恶，永堕三途恶道之人，佛无一念弃舍之心。必伺其机缘，冥显加被，与之说法。俾了幻妄之惑业，悟真常之佛性，以至于圆证无上菩提而后已。于罪大恶极之人尚如是，其罪业小者，其戒善具修禅定力深者，亦无一不如是也。以凡在三界之中，虽有执身摄心伏诸烦惑之人，而情种尚在，福报一尽，降生下界。遇境逢缘，犹复起惑造业，由业感苦。轮回六道，了无已时。故《法华经》云：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；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。」若非业尽情空，断惑证真，则无出此三界之望。此则唯有净土法门，但具真信切愿，持佛名号，即可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既得往生，则入佛境界，同佛受用。凡情圣见，二皆不生。乃千稳万当，万不漏一之特别法门也。时当末法，舍此无术矣。（增广下?傅大士传录序）净土法门 其大无外

净土法门，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。一切法门，无不从此法界流。一切行门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天姿聪明者，每以事简易而理庸常，遂致不加详审。不但自不修习，且复发为议论，阻止破斥他人之修持，以显己之高明。此正所谓遍观六合而不见睫毛，尽知诸法而不识自己之世智辩聪，自视为宗教皆通，佛称为可怜悯者。不思《华严》归宗，在于求生净土。文殊普贤，通皆发愿往生。此其人为何如人？此其事为何如事？吾侪纵稍明教义，而烦惑未断，生死未了，一经再生之变，能不迷失乎哉？坯器未烧，经雨则化，此如来特开净土法门，俾上圣下凡，同于现生直出生死之所以也。况彼二大士，久已成佛，示居等觉，以身率物，发愿求生。我何人斯，敢与彼抗？如是详审，定必幡然改图，遵如来普度圣凡之教，随文殊、普贤、马鸣、龙树、远公、智者、善导、永明等诸大菩萨祖师之班，一致进行，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，作究竟大丈夫。谁肯以此大利益，甘让他人，而自己安住三界火宅，常受焦灼也哉？自大法东来，亲证三昧，现生得道而往生者，与具足烦惑，仗佛慈力，得以带业往生者，何可胜数？……观此，知净土法门，犹如大海，普纳众流；亦如太虚，遍含万象。尽法界众生，无一人不摄其中；尽法界诸法，皆由此得其实际。以其为如来一代时教之特别法门，三世诸佛之总持要道故也。（续编下?净土圣贤录序民二十二年）净土法门，其大无外。具摄初中后法，普被上中下根。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于现生中，定出生死；不历僧只，亲证法身。乃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，实众生一切修持中之出苦要道。以其仗佛慈力，故与专仗自力者，其利益奚啻天渊悬殊也。以故将堕阿鼻者，由十念而即得往生；已证等觉者，发十愿而回向净土。是知此之法门，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也。故自《华严》导归，只园演说以来，往圣前贤，人人趣向；千经万论，处处指归。况今世道人心，陷溺已极，正法衰残，邪说横兴。若不以此「敦伦尽分、闲邪存诚、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」之世善，及「信愿念佛、求生西方、了生脱死、超凡入圣」之出世善以维持，则人道或几乎息矣。由是爰集缁素同人，成立此求生西方莲花胜会。以己立立人、自利利他之心，行敦笃伦常、精修净业之道，以为推翻伦理、邪说诬民者之标准，迷昧心性、险道莫出者之向导。在会之人，果能躬行实践，必致同人相观而善。不但素有信心者，得以深沐佛恩；即一向反对者，亦当大发善念。良以佛性本具，因遇增上因缘，得以直下发现耳。余详净土经论，愿入会及见闻者，咸皆勉旃。（续编下?昆山佛教西方莲花会缘起序民二十二年）事虽简易 理极圆顿

即彼凡情，显如来藏；以果地觉，为因地心；导六趣以登九莲，超三界以享四德；于五浊炽盛之际，作一生圆满之宗者，唯兹念佛一法为然也。……念佛一法，事虽简易，理极圆顿，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，为如来一代时教无量法门中之最上宗要。一切法门，恒沙妙义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（增广下?常明庵万年念佛会碑记）净土法门，理极高深，事甚简易。由吾人在生死轮回中，久经长劫，所造恶业，无量无边。若仗自己修持之力，欲得灭尽烦恼惑业，以了生脱死，其难逾于登天。若能信佛之净土法门，以真信切愿念阿弥陀佛名号，求生西方。无论业力大小，皆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。（三编上?复尘空法师书一民二十六年正月廿二日）净土法门，其大无外。一切法门，无不从此法界流。一切行门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实诸佛圆满菩提成始成终之道，亦众生仗佛慈力即生了脱之法。其理甚深，其事甚易，故致人多未能识其底蕴。或求人天福报，不敢直下承当。或舍信愿求生，专看念佛是谁。遂将如来普为一切上圣下凡特立仗佛慈力即生高预莲池海会之法，仍成自力。以既无信愿，纵令亲见是谁，亦只是大彻大悟而已。倘烦惑未尽，则依旧轮回，浊恶境缘，迷失者多。欲了生死，当在驴年。可不哀哉！（三编下?净土生无生论讲义发刊序）真俗二谛 摄尽无遗

净土法门，其大无外。为佛法之归宿，亦世法之源本。约俗谛论，举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，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八事，离此则不能究竟圆满。约真谛论，举凡断惑证真超凡入圣之妙道，一尘不立万德圆具之真心，离此则不能直下亲得。况乎时值末法，人根陋劣。世道沦溺，大破纲纪。废经废伦，将成禽兽之区域。杀父杀母，共逞枭獍之行为。若不以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之事理，与信愿念佛、求生西方之法门，为之挽救，则人道几乎息矣。于是有心世道者，

群起而维持之。（三编下?皋东佛学莲社缘起）唯佛与佛　乃能究竟

净土法门，理极宏深，唯佛与佛，乃能究尽。勿道博地凡夫，不能测度；即久证法身之菩萨，亦不能尽知。以故世尊说此法门时，十方恒河沙数诸佛，出广长舌，同声赞叹，普令众生，同生信心，且深叹释迦世尊能为甚难希有之事。世尊亦自谓「我于五浊恶世，行此难事，得阿耨菩提，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，是为甚难」。而普贤菩萨，令华藏海众，同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。非成始成终之要道，能如是乎？是故千经万论，处处指归；往圣前贤，人人趣向。如群星之拱北，众水之朝东也。念佛之人，能如是信，若不往生者，日月当逆行，天地当易位矣，有是理乎？愿见闻者，同皆勉旃。（增广下?九江居士念佛林莲社缘起碑记）法门超胜非余能及

净土大法门，其大无有外，
如天以普覆，似地以普载。
等觉欲成佛，尚复作依赖，
逆恶将堕狱，十念登莲界。
普被九界机，咸皆勤顶戴，
畅佛度生心，唯一了无再。
（续编下?嘉言录题词并序民十六年）

大哉净土门，为诸法归宿。
普投一切机，无一不得入。
上则摄等觉，下不遗恶逆。
万流咸赴海，由佛大愿力。
（三编下?焦山吉堂上人往生颂）

一切众生，具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但由迷真逐妄，背觉合尘，全体转为烦恼恶业。因兹久经长劫，轮回生死。如来愍之，为说诸法，令其返妄归真，背尘合觉。使彼烦恼恶业，全体复成智慧德相。从此尽未来际，安住寂光。犹如结水成冰，融冰成水。体本不异，用实天殊。然众生根有大小，迷有浅深。各随机宜，令彼得益。所说法门，浩若恒沙。就中求其「至圆至顿，最妙最玄；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；普被三根，统摄诸法；上圣与下凡共修，大机与小根同受」者，无如净土法门之殊胜超绝也。何以言之？一切法门，虽则顿渐不同，权实各异。皆须修习功深，乃得断惑证真，出离生死，超凡入圣。是谓全仗自力，别无倚托。倘惑稍未尽，则仍旧轮回矣。且皆理致甚深，不易修习。若非宿有灵根，即生实难证入。唯有净土法门，不论富贵贫贱、老幼男女、智愚僧俗、士农工商一切人等，皆能修习。由阿弥陀佛大悲愿力，摄取娑婆苦恼众生，是故较余门得果为易也。凡我有情，闻是净土法门者，当信娑婆极苦，西方极乐；当信多生已来，业障深重，匪凭佛力，骤难出离；当信求生决定克期得生；当信念佛定蒙慈悲摄受。由是坚定一心，愿离娑婆，如囚之欲出牢狱，绝无系恋之心。愿生西方，如客之思归故乡，岂有因循之念。从此随分随力，至心持念阿弥陀佛圣号。无论语默动静，行住坐卧，迎宾待客，着衣吃饭，务令佛不离心，心不离佛。譬如切事系心，凡百作为，不忘此事。或有公私众务，了无少暇，须于早晚十念念佛，至心发愿，亦能往生。以阿弥陀佛曾有愿云：「十方众生，至心信乐，欲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」是故十念念佛，亦得往生也。但既念佛求生西方，必须发慈悲心，行方便事，息贪嗔痴，戒杀盗淫，自利利人，方合佛意。否则心与佛背，感应道隔。但种来因，难获现果矣。若志诚念佛，行合佛心，心口相应。如是念佛之人，至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，与诸圣众，必然亲垂接引，往生西方。一生西方，则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永离众苦，但受诸乐矣。此则全仗佛力，不论功之深浅、惑之有无，但具真信切愿，决定万不漏一。至于已断惑者求生，则顿超十地。已登地者求生，则速证佛乘。所以文殊、普贤、马鸣、龙树等菩萨，皆愿往生也。具十恶者念佛，尚预末品；将堕狱者念佛，亦登莲邦。因兹张善和、张钟馗、雄俊、惟恭等恶人，同出轮回也。其他戒善具修，定慧均等，居尘不染，处浊恒清，克志西方，高登上品者，如群星之拱北，众水之朝东，何可得而胜数耶？是以千经万论，处处指归；往圣前贤，人人趣向。以其为如来普度众生之要道，众生即生出苦之妙法故也。（增广上?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）若知自是具缚凡夫，通身业力，匪仗如来宏誓愿力，决难即生定出轮回。方知净土一法，一代时教，皆不能比其力用耳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昆季书）大矣哉！净土法门之为教也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直指人心者，犹当逊其奇特。即念念佛，即念成佛，历劫修证者，益宜挹其高风。普被上中下根，统摄律教禅宗。如时雨之润物，如大海之纳川。偏圆顿渐一切法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；大小权实一切行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不断惑业，得预补处；即此一生，圆满菩提。九界众生离是门，上不能圆成佛道；十方诸佛舍此法，下不能普利群萌。是以《华严》海众，尽遵十大愿王；《法华》一称，悉证诸法实相。最胜方便之行，马鸣示于《起信》；易行疾至之道，龙树阐于《婆沙》。释迦后身之智者，说《十疑论》而专志西方；弥陀示现之永明，着《四料简》而终身念佛。汇三乘五性，总证真常；导上圣下凡，同登彼岸。故得九界咸归，十方共赞；千经并阐，万论均宣。诚可谓一代时教之极谈，一乘无上之大教也。不植德本，历劫难逢。既获见闻，当勤修习。（增广下?印施极乐图序代撰）总持妙法　浅深随宜

念佛一法，乃佛法中之总持法门。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。上之则等觉菩萨，不能超出其外；下之则逆恶凡夫，亦可预入其中。语其浅，则妇孺均能修持；语其深，则圣哲莫能了解。而且于在家善信，最为合机。（续编下?涵江三江口仙庆寺净业社缘起民二十年）净土法门，谛理甚深。唯佛与佛，乃能究尽。由其大小不二，权实一如。以故上自等觉菩萨，下至逆恶凡夫，皆须修持，皆得成办也。末世众生，善根浅薄，匪仗佛力，将何所恃？倘能仰信佛言，生信发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；加以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。果能如是，万无有一不往生者。净土经论，文义显明。净土修持，随机自立。既无幽深莫测之闷，亦无艰难困苦之烦。且又不费钱财气力，不碍职业营生。若能随分随力，常时忆念，则神凝意净，业消智朗。

自然身心安乐，诸缘顺适。其为乐也，何能名焉？愿见闻者悉皆修持，各怀自利利他之心，共发己立立人之愿。恭敬受持，随缘倡导。展转流通，令遍国界。俾一切同伦，同沐佛恩，同生净土，实为大幸。（三编下?印光法师嘉言录题辞二）圆成佛道 非为小乘

净土法门者，乃如来普度众生，最圆顿、直捷、广大、简易之法门也。何以言之？以一切法门，皆须断尽见思二惑，方了生死。而断见惑如断四十里流，况思惑乎？断见惑，即证初果。若约圆教，则是初信。断思惑尽，即证四果，圆教即是七信。初果初信，尚有生死；四果七信，方能了脱。而天台智者大师，示居五品。虽则所悟与佛同俦，圆伏五住烦恼，而见惑尚未曾断。然大师本地，实不可测。而临终只说登五品者，深虑末世不致力于断惑证真，唯以明心见性为究竟也。夫明心见性，乃大彻大悟也。若最上上根，即悟即证，则可即了。否则纵悉知未来如圆泽者，尚不免重复受生耳。至于五祖戒再作东坡，草堂清复为鲁公，尚未至甚。而海印信为朱防御女，已属不堪。雁荡僧为秦桧，则诚堪怜悯矣。甚矣！自力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之难也。如来一代所说通途修证教理，虽法门种种不一，绝无具足惑业，能了生死者。

唯净土一门，但具真信切愿，以至诚心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。无论惑业之厚薄、工夫之浅深，皆于临终，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既往生已，即已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。从兹渐次进修，即得亲证无生，以至圆满佛果耳。此如来悲愍劣机众生，普令现生顿出轮回之特别法门也。

须知净土法门，正摄上上根人。是以善财已证等觉，普贤菩萨犹令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，以期圆满佛果；且以此普劝华藏海众。是知回向往生净土一法，乃圆满佛果之末后一着也。世有狂人，不审教理，以愚夫愚妇皆能修习，遂谓之为小乘而藐视之，不知其为《华严》一生成佛之成始成终第一法门也。亦有愚人，知见狭劣，谓己工夫浅薄，业力深厚，何能即生？不知众生心性，与佛无二。五逆十恶，将堕地狱，遇善知识，教以念佛。或满十声，或止数声，随即命终，尚得往生。《观经》所说，何可不信？彼尚往生，况吾人虽有罪业，虽少工夫，校彼五逆十恶，十声数声，当复高超多多矣。何可自暴自弃，以致失此无上利益也。如来称此净土法门为难信之法者，以其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其圆顿、直捷、广大、简易，超出一代通途教理之上。非宿有善根，决难信受奉行也。（增广下?乐清虹桥净土堂序）如来出世，原为令诸众生，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，直下成佛而已。但以众生根性不等，以故如来曲顺机宜，为说一切大小权实，偏圆顿渐等法。法虽种种不一，皆为成熟众生善根，令其究竟成佛耳。然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，岂易言哉？若非宿种今熟，及法身示现二种人，纵有修持，亦非即生及一生二生所能顿了。根机钝者，则久经长劫，尚难了脱，以其唯仗自力故也。如来悯念众生自力了脱之难，于是特开一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净土法门。但具真信切愿，持佛名号，虽五逆十恶，将堕阿鼻地狱之极重罪人，尚得往生，况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之善人乎？况受持三归，具足众戒之佛弟子乎？

净土法门，三根普被。正接上上根器，旁引中下之流。愚人每每辟为浅近小乘，总因未阅大乘经论，未亲具眼通人。以己颠倒执着之心，测度如来原始要终之道。如盲睹日，如聋听雷。彼固不见不闻，宜其妄相评论也。须知信愿念佛一法，乃如来普度众生，彻底悲心之所宣说。唯观音、势至、文殊、普贤等菩萨，能究竟担荷。彼见愚夫愚妇，皆能念佛，便目之为浅近小乘。是何异见小星悬空而小天，小虫行陆而小地耶？若于此法，能生信向，即是多劫深种善根。若能以深信愿持佛名号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则即凡夫心，成如来藏。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气，现在与佛气分相接，临终有不感应道交，蒙佛接引者乎？（增广下?示净土法门及对治嗔恚等义）净土法门，乃如来一代所说诸法门中之特别法门，不得以一切法门之修证相比而论。现在许多大聪明人，视净土为小乘，不但自不修持，且多方辟驳，破人修持。不知此法，乃凡圣同修之法。将堕地狱之业力凡夫，能念佛名，即可直下往生。将成佛道之等觉菩萨，尚须以十大愿王功德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。

大矣哉！净土法门也。可怜哉！不唯不修持，而复辟驳之大聪明人。幸矣哉！愚夫愚妇，信愿持名，得与观音势至清净海众同为伴侣。彼大聪明人，纵有宿福，不即堕落三途，而望愚夫愚妇之肩背而不可得。况既谤此法，难免堕落乎？彼受病，在好高务胜，实不知高胜之所以耳。使彼上观华藏海众诸菩萨，一致进行，以十大愿王求生西方，则惭愧欲死，何敢视此法门为小乘，而不屑修持乎？（续编上?复陈慧恭孙慧甲书）最大慈悲 普度之法

佛法广大，普荫人天，唯兹净土，摄机周全。
等觉大圣，逆恶小凡，平等摄受，令登九莲。

（增广下?佛说轮转五道罪福报应经集解题词）须知无量法门，皆须自力断惑证真，方出生死。求其摄生普遍，利济无方，上中下三根同修，初中后始本不二，不断烦惑，不历异生，即得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者，唯净土法门为然也。以故上根如文殊普贤之俦，下根如五逆十恶之辈，皆为净土法门所摄之机。以其至简至易，至顿至圆，故能如大地之普载万象，大海之普纳众流也。（增广下?吴淞佛教居士林发隐序）佛念众生，比众生念佛，当切百千万倍。若肯依佛言教，念佛求生西方，决不至仍留娑婆，何特于光乎哉！……此念佛法门，实为佛大慈悲，普度一切无力了生死之众生，而令其即生速了之无上要道也。（三编上?复叶聘臣居士书）念佛一法，彻上彻下，非此法唯被下根也。下根于他法不能修者，于此法固无一不能修之，此所以为如来最大慈悲普度之法门也。（三编下?复刘观善居士书一）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；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。此千佛万佛普度众生，令其「近出生死，远成佛道」之一大法门。（三编下?复李吉人居士书）三界无非旅邸，六道均是穷人。虽所受之苦乐，暂有不同，而乐尽苦临，终非究竟安身立命之地。于是我释迦世尊，特垂哀愍，示生世间，示成正觉，随众生机，说种种法，普令众生，就路还家，领取家珍，永享安乐。然此诸法，各利一类之机，又且不易修习，即修亦难即生了脱。以全仗自己戒定慧力，断尽烦惑，方出生死。末法众生，颇难冀望。如来以大慈悲，

又设一特别法门，所谓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。俾彼已断惑者，仗佛慈力，速证菩提；未断惑者，仗佛慈力，即出生死。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。上圣与下凡同归，初心与久修并进。此之法门，不但具缚凡夫，所当专修。即将成佛之等觉菩萨，亦须以十大愿王，导归极乐，始可圆满佛果。法门之大，如空普含；法门之益，如春普育。尽劫赞扬，亦难穷尽。光业障深厚，智慧浅薄，数十年来，专修此法。（续编下?岐路指归序民二十五年）十方共赞 九界同归

净土法门，其大无外。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。九界众生，舍此则上无以圆成佛道；十方诸佛，离此则下无以普度群萌。一切法门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；一切行门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若论大机所见，肇始实在《华严》。以善财遍参知识，末后于普贤座下，蒙其威神加被，所证者与普贤等、与诸佛等，是为等觉菩萨。普贤乃以十大愿王，劝进善财，及与华藏海众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，而为《华严》一经归宗结顶之法。然则《华严》明一生成佛之法，而归宗于求生净土。是知净土一法，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无上大法也。此殆大机所见，二乘尚不见闻，况具缚凡夫乎？迨至方等会上，特为专说净土三经，俾一切若凡若圣，同事修持，以期现生出此五浊，登彼九莲也。（续编下?净土五经重刊序民国
二十二年）如来一代所说一切法门，虽则大小顿渐不同，权实偏圆各异，无非令一切众生，就路还家，复本心性而已。然此诸法，皆须自力修持，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，绝无他力摄持，令其决于现生入圣超凡，成就所愿也。

唯净土法门，仗佛誓愿摄受之力，自己信愿念佛之诚，无论证悟与否，乃至烦惑丝毫未断者，均可仗佛慈力，即于现生，往生西方。既得往生，则已证悟者，直登上品；未断惑者，亦预圣流。是知净土法门，广大无外，如天普盖，似地均擎，统摄群机，了无遗物。诚可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。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。上之则等觉菩萨，不能超出其外。下之则逆恶凡夫，亦可预入其中。畅如来出世之本怀，开众生归元之正路。故得九界同归，十方共赞；千经俱阐，万论均宣也。而况时值末法，人根陋劣，舍此别修，不但具缚凡夫，莫由出离生死；即十地圣人，亦难圆满菩提。以故文殊、普贤、马鸣、龙树、远公、智者、清凉、永明，悉皆发金刚心，为之宏赞。以期六道三乘，同得横超三界，复本心性也。（续编下?净土十要序民十九年）大觉世尊，愍诸众生迷背自心，轮回六道。久经长劫，无救无归。受诸苦荼，莫之能出。由是兴无缘慈，运同体悲。示生世间，成等正觉。说法四十九年，谈经三百余会。其间教随机异，法以缘殊。大小偏圆权实顿渐，各就机缘令得利益。于中求其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；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；不断惑业，得预海会；即此一生，定出轮回者，无如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之殊胜超绝也。以故《华严》、《法华》等诸大乘经，文殊、普贤等诸大菩萨，马鸣、龙树等诸大祖师，悉皆极力赞叹，普劝修持。（三编下?丹阳金台寺募结同生西方万人缘序）因果净土 成佛根本
「因果报应」者：世出世间圣人，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。
「净土法门」者：一切六道三乘，了生脱死圆证菩提之达道也。

（三编下?苏州弘化社第六届出纳报告清册弁言民国二十五年丙子仲春）末世学佛，所宜注重者，在知因果与修净土。以知因果，则不敢自欺欺人，作伤天害理、损人利己之事。修净土，则虽是具缚凡夫，便可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诸余法门，皆须烦恼断尽三界内见思二惑，方可了生脱死。否则，纵令大彻大悟，有大智慧、大辩才，晓得过去未来，要去就去，要来就来，尚不能了，况具足烦恼者乎？（三编上?复郭汉儒居士书二）世有行人，藐视因果及与净土者，皆由不知因果净土，为成佛之根本，而只以愚夫愚妇当之，以致自失善利也。（续编下?大方广佛华严经楷书序民二十四年）今欲挽回世道人心，俾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，舍如来即俗修真、明因识果之道，其何能淑？良以如来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和妇顺，主仁仆忠，一一各令尽自己之职分。则家敦和睦，人习礼让矣。再进而修净土法门，则即世间法，修出世法。不离伦常日用，直入如来法海。纵令根机陋劣，亦可仗佛慈力，得于现生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也。（三编下?慧济居阅经室缘起民国十八年己巳夏六月）法门之妙 莫此为最

众生一念，与佛无二。由迷而未悟，则全智慧德相，成烦恼业苦。心本是一，迷悟殊则苦乐异矣。是知一念心性，本是智慧功德海。由烦恼障蔽，无智慧照了，则全体成烦恼业苦海。今以智慧觉照之，则即烦恼业苦海，成智慧功德海。故《华严经》云：「一切众生，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，而不证得。若离妄想，则一切智，无碍智，则得现前。」是知最初一着，唯智慧为要。有智慧则全妄即真，无智慧则全真成妄。慧海之义，如是如是。

又在凡夫地，欲得真穷惑尽，亦非易易。而如来欲令一切众生，同于现生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，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法门。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以如来之万德洪名，熏自己之无明业识，久而久之，习以成性，则潜通佛智，暗合道妙。所谓以果地觉，为因地心，故得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。法门之妙，莫此为最。（三编上?复陈飞青居士书三）一切众生，由身口意，起贪嗔痴。由贪嗔痴，造杀盗淫。以是因缘，轮回六道，相生相杀，尽未来际，了无止息。虽则示以人天、声闻、缘觉、菩萨等乘，而自力断惑，实非易易。况复末世众生，根机陋劣，不仗佛力，决难解脱。于是特开一仗佛慈力，横超三界之净土法门。俾已证圣者，速圆佛果；未断惑者，带业往生。但具真信切愿，恳切至诚持佛名号。能如是者，万不漏一。如人堕海，乘救船力，速得到岸。末世众生，舍此一法，欲出生死，万无一得。是知如来大法，抚育群萌。如天普盖，似地均擎。森罗万象，无一能出其外，不在其中者。如日月丽天，普照万国。虽生盲不见光相，亦蒙其照。如时雨普润万卉，大根大茎，小枝小叶，悉皆向荣。纵焦芽败种，亦复平等沐泽。如大海普纳百川，大江大河亦入，小沟小渠，乃至一勺一滴亦入。既入大海，则与大海，同一咸味，同一深广。失彼故名，得此海号。故知佛法，钧陶化育，了无弃物。为诸法之本源，作众生之恃怙。世出世间，一切诸法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

。（增广下?厦门流通佛经缘起序）阿伽陀药 万病总持

大觉世尊，名大医王，普治众生身心等病。所用之药，其数无量，戒定慧三，摄尽无遗。以故此三，名为药王。若能服之，即凡成圣。然药虽美妙，修合实难。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，名为阿伽陀药，万病总治。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上中下三根，即生皆出苦轮；戒定慧三法，当念悉得具足。是知信愿念佛一法，乃药王中之药王也。（增广下?募建药王篷序代撰）未成佛前 皆当修习

净土法门，三根普被，未成佛前，皆当修习。我辈既不能断惑证真，仗自力了生死，若再不以念佛求生西方为志事，则纵有所修，皆归人天福报，欲了生死，当在驴年十二相中无驴。何况年已六十二岁，即寿登八十，亦只十七八年。而人之死期，谁能自主？故当汲汲以专修净业也。（三编上?复德培居士书一）净土法门，乃一代时教契理契机之特别法。下自五逆十恶，上至等觉菩萨，皆当修习，皆可即生超凡入圣。其余所有一切高深玄妙之法，多是契理，而绝不能普契上中下三根之机。我等从无始来，以至今生，尚在轮回中流转，皆因夙生，或以愚而不敢承当，或以狂而绝不信受之所致也。（续编上?复翟智淳居士书民国二十七年）现今无论何等根性，皆须以净土法门为主。盖净土法门为三世诸佛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之成始成终法门。语其浅近，则三岁孩子皆能修；语其深远，唯佛与佛方能究尽。净土，为凡夫依之现生了生死者。置之不究，纵将一切法门通究得十分通彻，谁能现生将烦恼断得净尽无余，而到自力了生死地位乎？仗自力者，既不能得；仗佛力者，又以不知而不注意。则所学之佛法，皆为现在撑场面，未来种善根而已，欲得真实了生死利益，则难之难矣。（三编下?复福州佛学社书）净土法门，普被三根，实如来上成佛道、下化众生、成始成终之妙道。

弥陀誓愿，九界齐资，乃众生速出苦海、顿预莲池、心作心是之良谟。

此之一法，为一代时教中仗佛力之特别法门，不可与一切大、小、权、实仗自力之诸法门同论者。世多不察，稍聪明者，多矜己之智力，不肯修持。且藐视修持之人，鄙之为愚夫愚妇，若将浼焉。是让此即生了生脱死、超凡入圣之大利益于愚夫愚妇，而自己不愿得之，可不哀哉！不知净土法门，其大无外，为一切法门之发源归宿法门。是故一切法门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也。果已三惑净尽、四德圆证，不修亦可。若尚未至此地位，且请随华藏海众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菩萨之班，一致进行，以十大愿王之不思议功德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速圆佛果。能如是者，可谓大智慧、大丈夫，世出世间之能事毕矣。尚须随类现身，弘扬此法，作证佛果后之观音普贤，以期众生咸成佛道而后已。（续编下?劝修念佛法门序民二十七年）回向净土 无愿不成

回向者，以己所修念诵种种各功德，若任所作，则随得各种之人天福报。今将所作功德得人天福报之因，回转归向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作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以至将来究竟成佛之果，不使直得人天之福而已。

用一「回」字，便见其有决定不随世情之意；用一「向」字，便见其有决定冀望出世之方。所谓「回因向果、回事向理、回自向他」也。

所作功德，人天因也，回而向涅盘之果。

所作功德，生灭事也，回而向不生不灭之实相妙理。

所作功德，原属自行，回而向法界一切众生。

即发愿立誓，决定所趋之名词耳。有三种义：

一、回向真如实际，心心契合，此即回事向理之义。

二、回向佛果菩提，念念圆满，此即回因向果之义。

三、回向法界众生，同生净土，此即回自向他之义。

回向之义，大矣哉！回向之法虽不一，然必以回向净土，为唯一不二之最妙法。以其余大愿，不生净土，每难成就。若生净土，无愿不成。以此之故，凡一切所作功德，即别有所期，亦必须又复回向净土也。（三编上?复愚僧居士书）一一回向 皆得往生

余按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净业正因有三：

一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此四种属世善。

二受持三归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此三种属戒善。

三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此四种属慧善。前二大小随人，此则唯属大乘。

此十一事，若全若半，乃至一事，以深信愿，回向净土，皆得往生。（增广下?陈圣性贞女贞孝净业记）但具愿生之念 即是常时回向

念佛回向，不可偏废，回向即信愿之发于口者。然回向只宜于夜课毕，及日中念佛诵经毕后行之。念佛当从朝至暮不间断。其心中但具愿生之念，即是常时回向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四）以信愿行 三法为宗

修持净土念佛法门，当以信愿行为宗。

信者：当笃信佛力。弥陀如来在因地中，发四十八愿，愿愿度生，中有「念我名号，不生我国，誓不成佛」。今者因圆果满，故「我今念佛，必得往生」。

次信佛力慈悲，摄受众生，如母忆子。子若忆母，如母忆时，定蒙接引。

次信净土法门，如永明禅师四料简所言，较诸余法，其间大小、难易、得失，迥然不同。虽有余师称赞余法，不为所动，乃至诸佛现前劝慰，令修余法，亦不退转，此乃真所谓信也。

愿者：愿以此生誓往西方。不取多生修习，于秽土中头出头没，从迷入迷。

复愿既生西方，回至娑婆，度脱一切众生。

行者：真实依教起行。大势至《念佛圆通章》云：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斯为第一。」则知念佛之法，当都摄六根。都摄六根之前，尤当先摄二三根。二三根者，何也？即耳、口、心是也。将「南无阿弥陀佛」六字，一句一句，一字一字，口中念得明明白白，心中念得明明白白，耳里听得明明白白。稍有不分明处，即是不真切而有妄想。只念不听，易生妄想。

念佛固要字句分明，不加思索，其他看经亦然。切莫一路看一边分别，则获益少而情想多。昔有写经者至诚写经，专心一意，只管写经，别无情见，迨天已黑，仍抄写不辍。忽有人告以天黑，何能写经？尔时写经之人，情念一动，遂不能写。夫明暗之分，众生之妄见也，众生之凡情也。故当专心一意，妄尽情空之际，只知写经，不知天之既黑，亦不知天黑则无光，而不能写经。迨至为人提破，无明动而情想分。妄念一动，光明黑暗，顿时判别，遂致不能写经。故知用功之道，端在专摄，不事情想。若无思想，哪有邪见？邪见既无，即是正智。（三编下?净土法门说要）净土法门，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。乃如来普为一切上圣下凡，令其于此生中，即了生死之大法也。于此不信不修，可不哀哉。此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：

信：则信我此世界是苦，信极乐世界是乐；信我是业力凡夫，决定不能仗自力，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；信阿弥陀佛，有大誓愿。若有众生，念佛名号，求生佛国，其人临命终时，佛必垂慈接引，令生西方。

愿：则愿速出离此苦世界，愿速往生彼乐世界。

行：则至诚恳切，常念「南无阿弥陀佛」，时时刻刻，无令暂忘。朝暮于佛前礼拜持诵，随自身闲忙，立一课程。此外，则行住坐卧，及做不用心的事，均好念。睡时当默念，不宜出声。宜只念「阿弥陀佛」四字，以免字多难念。若衣冠不整齐，或洗澡、抽解、或至不洁净处，均须默念。默念功德一样，出声于仪式不合。无论大声念、小声念、金刚念有声，而旁人不闻、心中默念，均须心里念得清清楚楚，口里念得清清楚楚，耳中听得清清楚楚。如此，则心不外驰，妄想渐息，佛念渐纯，功德最大。（续编上?一函遍复民国　二十一年）信愿为前导
念佛为正修

如来一代所说一切法门，皆须断尽烦惑，方可了生脱死。唯念佛一法，若具真信切愿，即可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

念佛法门，以信愿行三法为宗。信愿为前导，念佛为正修。有以专求一心，不讲信愿，及注重开悟，不求往生者，皆不知念佛之宗旨者。弃佛力以仗自力，忽佛智而矜己智，其自误误人也大矣！

念佛之心，必须恳切至诚，如子忆母，纵有他境当前，终不能令此忆母之心，或有忘失。当念佛时，或声或默，均须摄耳谛听，不令一字一句，滑口念过。大势至菩萨所谓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者，即此随念随听之一法也。果依此说，决定往生。若或讨巧，定成大拙。自误误人，害岂有极！（三编下?净土法会课仪跋）念佛求生西方，以真信切愿为前导，以至诚持念为正修。切不可求开悟，明心见性，看念佛的是谁，此是参禅人的工夫。即真明心见性，若见思惑未断，尚无了生死之分，况未到明心见性地位乎？此系仗自力了生死者，念佛乃仗佛力了生死法门。若看念佛的是谁的人，决定无有真信切愿。未断惑，则不能仗自力了生死。无真切信愿，则不能仗佛力了生死。求升反坠，弄巧成拙，许多痴人，均以此为高超玄妙，可哀孰甚！（三编上?复孙艺民居士书民廿八 八月初七）当念佛时　三资全具

鄙人信从净土，已决定奉行，而于愿行两字，尚须乞教，愿与行是否两种分运，抑须同运？一、若以两种而论，则念佛时先发愿求生，如慈云十念求生文，然后再念，唯念佛时只存「心外无佛，佛外无心」之旨，心口如一，历历而转，于念念中但存这么念，并亦无求生之愿，而依此念法往生均属上品，此是照彻悟禅师之语。二、若以愿行同运而论，则念佛时声声如婴儿堕水急呼母救，此杭州玉峰禅师之说。又若坚密大师云：「六字洪名，念念之间，欣厌具足」，与玉峰师说正同。唯以上两说，第一说所云，念佛时似少恳切之旨。蕅益大师曾云：「求生净土，全赖信愿。若无信愿，则虽念至风吹不入，雨打不湿，如银墙铁壁，亦无得生之理。」然则虽念到一心不乱，恐未能十足稳当。照第二说所云，虽念佛时愿行具足，而念念之间，心中多存一愿，则于一心不乱，似又嫌不纯。近时杭僧□□师亦以不能兼顾，不能不顾为虑。玉峰有用兵之喻，末学钝根未明究竟，想高贤必有确论以作后学津梁。

净土法门，以信愿行三法为宗。如鼎三足，缺一不可。阁下既已笃修净业，「信」之一字，谅已全体担荷，究竟无疑矣。至于「愿、行」二法，似犹有彼此对待之执，不能融会贯通。致于圆融无碍法中，生起许多障碍。俾彻悟、坚密、蕅益三大师之普照万汇圆满月光，只因一丝当目，便成分隔矣。惜哉！今谓真念佛人，当念佛时，信愿行三，全体具足。如子忆母，其间断无狐疑不信，与不愿见母之念头可得。说甚同运分运，说甚愿存则一心不纯。原是一个，何得头上安头，以不能兼顾及不能不兼顾为虑。观阁下之所说，与某僧之论，皆实未能着实从事，乃于未发足前，先拟议到家景象。故于古人对治分别之法言，反生出种种分别。试问心外无佛，佛外无心，不恳切而能然乎？无信愿而能然乎？彻悟、坚密二师之语虽有异，而意实相资而

相成。认做分运同运，可谓无择法眼。至于溥益所说，乃是为一辈倚傍宗门，念自性弥陀，生唯心净土，及不依净土宗旨而修，但以念至一心不乱为究竟极则事者之法药也。何可引此净宗门外之事，以例信愿具足之真修，致门径混滥也。此上约理通说也。若约事别说，发愿当于朝暮念佛毕时，晨朝十念，亦先念佛后发愿。或用小净土文。若身心有暇，宜用莲池大师新定净土文。此文词理周到，为古今冠。须知发愿读文，乃令依文发愿耳。非以读文一遍，即为发愿也。除朝暮发愿外，一切时但以至诚恳切念佛即已。（增广上?拟答某居士书附某居士原书）(4)
二门难易
　　未证之前　难易大别

如来圣教，法门无量，随依一法，以菩提心修持，皆可以了生死，成佛道。然于修而未证之前，大有「难、易、疾、迟」之别。求其至圆至顿，最简最易，契理契机，即修即性，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，为律教禅密诸宗之归宿，作人天凡圣证真之捷径者，无如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也。良以一切法门，皆仗自力；念佛法门，兼仗佛力。仗自力，非烦惑断尽，不能超出三界。仗佛力，若信愿真切，即可高登九莲。当今之人，欲于现生了生死大事者，舍此一法，则绝无希望矣。

须知净土法门，法法圆通。如皓月丽天，川川俱现；水银堕地，颗颗皆圆。不独于格物致知、穷理尽性、觉世牖民、治国安邦者，有大裨益。即士农工商，欲发展其事业，老幼男女，欲消灭其疾苦者，无不随感而应，遂心满愿。（续编下?无锡佛教净业社年刊序民二十五年）窃闻如来说法，众生得度，难易迟速，大有差殊。是以圆音顿演，机熟者即证菩提。一雨普润，根小者但长分寸。由是顿渐偏圆，广设逗机之教。律教禅密，大开利物之门。求其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；即念念佛，即念成佛；汇三乘五性同归净域，导上圣下凡共证真常；不断惑业，得预补处；即此一生，直登妙觉者，无如净土法门之殊胜超绝也。诚可谓佛教之宏纲，出尘之捷径。所以往圣前贤，人人趋向；千经万论，处处指归。在昔正像，代有高人，续焰传灯，腾辉竺震。末世劣机，欲了生死，舍此法门，其何能淑？（三编下?宁波宝庆寺念佛堂置田碑记代益舟师作）竖出横超　力用天渊

《法华经》云：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。」况当此互相斗争，弱肉强食，杀人之法，无奇不有，而复种种天灾，频相见告之时乎？有智识者，因兹提倡净土法门，以期一切同伦，同得出此三界，登彼九莲也。

若论「竖出」，非力修戒定慧道，断尽烦惑不可。倘烦惑稍有未尽，则三界依旧莫出。况末世众生，善根浅薄，寿命短促，修者纵有亿亿，出者难得一二。以其唯仗自力，是故难得实益。

若论「横超」，但依净土法门，生信发愿，念佛名号，求生西方。兼以敦笃伦常，恪尽己分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则万不漏一，咸得往生。既往生已，则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，永离众苦，但受诸乐矣。功夫成熟者，固登上品；临终方念者，亦预末流。此则全仗佛力，其利益与唯仗自力者，天渊悬殊。……冀一切须眉丈夫、贞静坤伦，怖畏火宅，欲出莫由者，同皆依此而修。庶可长揖娑婆，速达极乐，一超直入如来地，永作逍遥自在人。（增广下?横超莲社缘起序）如来一代时教，所说一切法门，虽则大小不同，权实各异，无非欲令众生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，圆彰本有，直成佛道而已。但以众生根机不一，故致如来随顺机宜，作偏圆顿渐，种种说耳。然众生轮转生死，久经长劫，惑业深厚，障蔽妙明，非宿根成熟者，欲于一生取办，实乏其人。既不能一生取办，则再一受生，其迷而退者，万有十千；悟而进者，亿无三四。仗自力修戒定慧，以断烦惑而证涅盘，其难如是。致如来普度众生之怀，郁而不畅；众生速出生死之道，塞而罔通。

然如来大慈，必欲令一切众生，同于现生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，遂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净土法门，无论上中下根，悉令现生度脱。乃以己信愿念佛，感佛慈悲摄受，感应道交，故获斯益。其有已断烦惑者，即可顿证法身，速成佛道。纵令惑业深厚者，亦可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以故《华严》证齐诸佛之等觉菩萨，尚须以十大愿王，导归极乐。《观经》将堕阿鼻之逆恶罪人，犹得以十称洪名，预诸末品。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，尽法界一切众生，但有信愿，无一不被其泽，其圆顿直捷，超出一切法门之上。末世众生，欲了生死，不修此法，泛修其他仗自力之法门，则但可作未来得度之因，断难获现生了脱之果矣。（增广下?归宗精舍同修净业序）普通法门，必须断尽烦惑，方可了生脱死，唯上上最利根人，可于现生即了。若非此等根性，则或二、三、四、五生，或二、三、四、五劫，或至尘沙劫又尘沙劫，仍在轮回六道中者多多矣。以仗自己戒定慧力，断尽贪嗔痴烦恼惑业故难。况时丁末法，人根陋劣，寿命短促，知识稀少，魔外纵横，正见稍亏，即堕魔羂乎？

唯净土特别法门，仗弥陀慈悲誓愿，与自己信愿忆念之力，于临命终时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（续编下?大佛顶首楞严经楷书以供众读诵序）仗自力故难　仗佛力故易

宗教法门，多仗自力。纵令宿根深厚，彻悟自心。倘见思二惑稍有未尽，则生死轮回依然莫出。况既受胎阴，触境生迷。由觉至觉者少，从迷入迷者多。上根犹然如是，中下又何待言？生死了脱，是诚不易。

唯念佛求生净土法门，专仗弥陀愿力。无论善根之熟否、恶业之轻重，乃至五逆十恶，但得生信发愿，持佛名号，临命终时，定蒙弥陀接引，往生净土。善根成熟者，固顿圆佛果，即恶业深重者，亦得幸预圣流。较之仗自力者，其中难易得失，不待烦言而解。故此净土法门，乃三世诸佛度生之要道，上圣下凡共修之妙法。诸大乘经，咸启斯要；历代祖师，莫不遵行。顾或

以净土法门至简至易，虽愚夫愚妇亦能为之，遂藐视净土。不知净土一门，三根普被，十界齐收。（三编下?净土法门说要）念佛一法，乃佛一代所说一切诸法中之特别法门。其道理超出一切禅教律密之上。一切法门，欲了生死，必须断尽烦惑，方有了生死分。若烦恼惑业未断，任凭你见地高、工夫深、智慧大，皆不济事。此各法门，皆仗自力故难。净土法门，全仗佛力故易。若有真信切愿志诚念佛者，临终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既生西方，则烦恼不期断而自断。以西方所有境界，皆令人增长功德智慧，了无令人起贪嗔痴者。故龙树菩萨称为易行道，马鸣菩萨称为最胜方便。然此不但普度凡夫，实则普度一切凡圣。……近来念佛之人，多多不识净土法门之宗旨，以故不是夹杂禅宗，便是崇尚密宗。（三编下?复王雨雪夕居士书）仗自力修行，断惑证真，颇不容易。断见惑如断四十里流，况思惑乎？见惑一断，即证初果，预圣流。尚须七生天上，七反人间，方可断尽思惑，以证四果。虽云十四番生死，而天上寿长，固不易以年月论也。初果圣人，欲了生死，尚如是之难，况具足惑业之凡夫乎？若证四果，则生死根本永断，超出六道轮回之外。若发大悲心，入世度生，则乘愿示生。非如具足惑业者，随善恶业力所牵，升沉于六道之中，自己一毫作不得主也。自力了生死，非宿根深厚者不能。末世众生，何能企及？于是如来特开一净土法门，俾一切若圣若凡，上中下根，同于现生了生脱死。其慈悲救护之心，至极无加矣。其修持之法，亦须严持净戒，力修定慧；而兼以生信发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。信愿真切，念力精纯。现生亦可证圣，临终直登上品。则入菩萨位，证不退地矣。纵根机陋劣，未能如是，但能至心念佛，则心佛相契，感应道交，临命终时，必蒙佛慈接引，带业往生。下至五逆十恶之人，临终地狱相现，若心识不迷，有善知识，教以念佛。其人生大怖畏，生大愧悔。虽念数声，即便命终。亦可仗佛慈力，接引往生。一得往生，则永出轮回，高预海会。渐次进修，必证佛果。仗自力了生死，如彼之难。仗佛力了生死，如此之易。凡有心者，皆能念佛，皆可往生。有血性汉子，决不肯令本具之真如佛性，背悟净缘，随迷染缘，长劫轮回于六道之中，而莫之能出也。（增广下?陈圣性贞女贞孝净业记）博地凡夫，障深慧浅，善根微薄，寿命短促，欲仗自力，竖出三界，譬如沙子一粒，入水即沉。若以数万斤大石装于船中，石虽重大，因有船载，可以不沉。可见自力佛力之难易！念佛法门，全仗佛力，欲了生死，即须念佛，横超三界，接引往生。（三编上?复周志诚居士书二廿五年五月六日）唯此一法 堪为恃怙

净土一法，乃吾人之大靠山。（三编上?复恒惭法师书一）须知佛法，法门无量，修之及极，皆可以了生脱死。而于现生决定可以了生死者，唯有净土一门。其余则多生多劫，尚未可决定即了也。良以一切法门，皆仗自力。念佛法门，全仗佛力，亦兼自力。由仗佛力故，易于仗自力者奚啻百千恒河沙倍也。（三编下?南通余东袁家庙佛教净业社缘起）约通途教道，在凡夫地，欲了生死，大非易事。若约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特别法门，则即于现生，悉得了脱。果具真信切愿，万中决不漏一。末世众生，唯此一法，堪为恃怙。以故法运愈晚，此法愈当机，善知识提倡愈切。而真实修持，得遂往生之证验，时或见之。（增广下?陈了常优婆夷往生事迹兼佛性发隐）直登彼岸 身心坦然

如来所说，一切教典，见思不尽，生死莫免。
唯有净土，专仗佛力，如子幼稚，赖母抚育。
如度大海，须仗舟船，直登彼岸，身心坦然。
（增广下?佛说轮转五道罪福报应经集解题词）仗佛慈力 获此巨益

欲仗自修持力，于现生中，做到真穷惑尽，以出轮回而了生死者，末世实难多见。唯修净土法门，无论上中下根，老幼男女，但具真信切愿，以至诚心，念佛名号，求生西方，兼以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待至临终，即得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，则万不漏一。以仗佛慈力，获此巨益，如乘轮船以渡海，非自己本事能然也。以故历代诸菩萨祖师善知识，悉皆极力提倡此法，以其是了生死之捷径，成佛道之要法故也。（增广下?岳运生居士往生记）《西方路》书中，权、实、顿、渐辨疑之文，须先明「权、实、顿、渐」四字，然后再论念佛参禅之为权、为实、为顿、为渐，则可了无疑义矣。

「权」者：如来俯顺众生之机，曲垂方便之谓也。
「实」者：按佛自心所证之义而说之谓也。
「顿」者：不假渐次，直捷疾速，一超直入之谓也。
「渐」者：渐次进修，渐次证入，必假多劫多生，方可亲证实相之谓也。

彼参禅者，谓参禅一法，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法，固为「实」为「顿」。不知参禅，纵能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但见即心本具之理性佛。若是大菩萨根性，则即悟即证，自可永出轮回，高超三界。从兹上求下化，用作福慧二严之基。此种根性，就大彻大悟人中论之，亦百千中之一二人耳。其或根器稍劣，则纵能妙悟，而见思烦恼未能断除。仍须在三界中，受生受死。既受生死，从悟入迷者多，从悟入悟者少。是则其法虽为实为顿，苟非其人，亦不得实与顿之真益，仍成权渐之法而已。何以故？以其仗自力故。自力若十分具足，则何幸如之。稍一欠缺，则只能悟理性，而不能亲证理性。今时则大彻大悟者，尚难其人，况证其所悟者哉？

念佛一法，彻上彻下，即权即实，即渐即顿，不可以寻常教理批判。上至等觉菩萨，下至阿鼻种性，皆须修习此彻上彻下之谓也。如来为众生说法，唯欲令众生了生脱死耳。其余法门，上根则即生可了，下根则累劫尚难得了。唯此一法，不论何种根性，皆于现生往生西方，则生死即了。如此直捷，何可名之为渐？虽有其机，不如寻常圆顿之机，有似乎渐。而其法门威力，如来誓愿，令此等劣机，顿获大益。其利益全在仗佛慈力处。凡禅讲之人，若未深研净宗，未有不以为浅近而藐视者。若深研净宗，则当竭尽心力，而为宏扬。岂复执此权实顿渐之谬论，而自误误人哉？（增广上?复马契西居士书二）念佛求生净土法门，乃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。普被三根，等摄凡圣。上之则等觉菩萨，不能超出其外。下之则逆恶罪人，亦可预入其中。有教无类，生正信者，咸得实益，即生了办。具烦惑者，亦预圣流。犹大海之普纳百川，若

太虚之遍含万象。设如来不开此法，则末世众生，谁能断烦惑以了生死，出五浊以超三界乎？良以一切法门，皆须依戒定慧之道力，断贪嗔痴之烦惑。若到定慧力深，烦惑净尽，方有了生死分。倘烦惑断而未尽，任汝有大智慧、有大辩才、有大神通，能知过去未来，要去就去，要来就来，亦不能了，况其下焉者乎？仗自力了生死之难，真难如登天矣。

若依念佛法门，生信发愿，念佛圣号，求生西方。无论出家在家、士农工商、老幼男女、贵贱贤愚，但肯依教修持，皆可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一得往生，则定慧不期得而自得，烦惑不期断而自断。亲炙乎弥陀圣众，游泳乎金地宝池。仗此胜缘，资成道业。俾带业往生者，直登不退；断惑往生者，速证无生。此全仗阿弥陀佛大悲愿力，与当人信愿念佛之力，感应道交，得此巨益。校比专仗自力者，其难易天地悬殊也。

然每有愚人，卑劣自居，不敢承当。亦有学者，大乘自命，不屑修习。须知五逆十恶之人，临终地狱相现，善友教以念佛，未满十声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，以卑劣自居者，可以兴起矣！《华严》一经，王于三藏，末后归宗，普贤菩萨，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西方，普劝善财及华藏海众，一致进行，求生西方，以期圆满佛果。此之法门，何敢视作小乘？况善财已证等觉，海会悉证法身，彼尚求生，我何人斯，不屑修习？岂但高竖慢幢，直是毁谤《华严》。欲张大乘之虚名，亲造谤法之极祸。若斯人者，一气不来，平常所希冀华藏世界之不思议境界，均变作阿鼻地狱之苦境，饱受经历，以偿彼违经说法，自误误人之过。待其业报将满，当可省悟，随即发心念佛，随即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也。苦哉！幸哉！愿学大乘者，同附华藏海会之班，则其自利利人也大矣！（续编下?念佛恳辞序）欲倡净土 详辨难易

讲净土，要将净土为佛法中之特别法门，下凡与上圣共修之道，末世众生不修此法，则但种未来之善根，绝难现生出轮回等道理详说。（三编上?复郭汉儒居士书二）时当末法，欲极力提倡净土，当详于佛力、自力之大小难易处发挥，并在彰显「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」之所以然，庶不至欲劝人而反致人生谤毁也。（续编上?与魏梅荪居士书十五民国 十一年）以佛祖为师 不以高人为据

净土一法，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。多有欲作千古第一高人者，藐视而毁谤之。吾人当以诸佛诸祖为师，不当以此种高人为据，则可即生蒙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否则，了生脱死，当在驴年。（续编上?复济善大师书）修行净土，有决定不疑之理，何必要问他人之效验。纵举世之人皆无效验，亦不生一念疑心，以佛祖诚言可凭故。若问他人效验，便是信佛言未极，而以人言为定，便是偷心，便不济事。英烈汉子，断不至舍佛言而取信人言，自己中心无主，专欲以效验人言为前途导师，可不哀哉！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一）嚣嚣得意 良可痛叹

今之欲亲近善知识者，须先知禅净之所以。否则，十有八九，由善知识破坏净土善根，尚自嚣嚣得意，谓得正法，良可痛叹。（续编上?复郑慧洪居士书民国二十二年）不仗佛力 非愚即狂

念佛一法，至极稳当。小慧之流，每弃佛力而修仗自力之法。非愚即狂，莫由挽救。吾人但当深信佛言，固守净宗之旨。当不至流入邪外，及以意见明了为亲证也。近有高明真切用功，流入偏知谬见。贡高我慢，藐视念佛者，亦复不少。此等皆因不自量，而妄以己之能了知，为能证得也。岂知坯器未火，经雨即化为尘土耳。（三编下?复郑慧洪居士书三）今人稍聪明，便自大自是。末世凡夫欲证圣果，不依净土，皆属狂妄。参禅纵到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地位，尚是凡夫，不是圣人。光极庸劣，无学问，而确有不随经教知识语言文字所转之守。汝若肯信，且从易下手、易成就法上着力。如不以为然，一任汝直证十地，作真名儒。人各有心，何可强勉。（三编上?复谢慧霖居士书六）净土法门，其大无外。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出。一切菩萨及菩萨上求下化称性所修之道，皆从此入。所谓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也。夫如来为一大事因缘，出现于世，虽随机设教，种种不一。求其若圣若凡，上中下根，乃至逆恶之流，同于现生了生脱死，俯谢三界，高登九品者，唯净土一门为然也。

噫！如来大慈，普度众生，唯此一法，堪畅本怀。众生修行，冀出生死，唯此一法，决遂所愿。法门广大，利益宏深。固宜一切佛子，悉皆奉行。何近见愚夫愚妇，率多竭诚归命。而通宗通教之士，反漠然置之，若不闻知者然。其故何在？以研教者按常途教理以论断证，不信有带业往生之事。矜常处生死以度众生，不愿为速出生死之人。不知坯器未烧，经雨即化；烦惑未断，转生即迷。自利尚难，焉能利他？此皆不谅己德，以博地凡夫，稍具慧性，便以法身大士之作略自拟，以致一误永误也。参宗者专主参究，以期明心见性。不知其机稍劣，不能明心见性者多多也。即使已得明心见性，而惑业未断，仍旧轮回生死，不能出离者，又多多也。五祖戒、莲堂清、海印信、真如喆等，乃其确证。

噫！死生亦大矣，何可以专仗自力而不仗佛力耶？抑或自力果愈于佛力耶？夫人之处世，大而创业垂统，小而一衣一食，莫不仗众人之力，以成自事。至于了生死大事，乃虽有佛力而不肯倚仗，欲显出格之作略，恐堕愚夫之窠臼。其志可谓大矣，惜乎不知其所谓大也。不观《华严》一经，王于三藏，乃如来初成正觉，为界外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所说一生成佛之法。其一生成佛之归宗结顶究竟实义，在于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。夫善财所证，已得与普贤等，与诸佛等，所谓等觉菩萨也。等觉去佛，特一间耳，尚须回向往生。举华藏世界海诸菩萨，同禀此教，同修此法。岂今之通宗通教者，其根性之利、证入之深，悉能超过此等菩萨乎？千经万论，处处指归；往圣前贤，人人趣向。岂此诸经论，皆不足遵依；此诸圣贤，皆愚夫愚妇耶？一言以蔽之，曰：业深障重，未应解脱。故致「日用不知，习矣不察」而已。（增广下?普贤行愿品疏钞撷序）净土法门，以信愿行三法为宗。非信何由发愿？非愿

何由起行？非持名妙行，何由证所信而满所愿？得生与否，全由信愿之有无。品位高下，全由持名之深浅。信愿行，如鼎三足，缺一则蹶。若不注重信愿，唯期持至一心，纵令深得一心，亦难了生脱死。何以故？以烦惑未尽，不能仗自力了生死。信愿既无，不能仗佛力了生死。世有好高务胜者，每每侈谈自力，藐视佛力。不知从生至死，无一事不仗人力，而不以为耻。何独于了生死一大事，并佛力亦不愿受，丧心病狂，一至于此。净宗行者，所当切戒！（续编下?净土指要民二十年）舍尔狂心 力行斯道

净土法门，释迦弥陀之所建立也，文殊普贤之所指归也，马鸣龙树之所弘扬也，匡庐、天台、清凉、永明、莲池、蕅益之所发挥倡导，以普劝夫若圣若凡、或愚或智也。此诸菩萨大士于千百年前，早已为吾遍研藏教，特地拣出此不断惑业，得预补处，即此一生，定出樊笼，至圆至顿，至简至易，统摄禅教律，而高出禅教律，即浅即深，即权即实，殊特超越，天然妙法也。吾信仰佛祖，以古为师，岂不如亲近今时知识之为愈乎！《华严》一经，王于三藏，末后一着，归重愿王。华藏海众，悉证法身，咸求往生，企圆佛果。吾何人斯，敢不景从。舍尔狂心，力行斯道。功德利益，当自证知。何待遍参，方为知法哉！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一）依余法门，仗自力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，多多皆是但植福慧善根，不得高预圣流。王十朋、苏东坡、黄庭坚、曾鲁公等，皆是前生铮铮出众之高僧，而此生已不如前生，来生又不知如何结局。思及此，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。若不发愤专修，仗佛慈力，往生净土一法者，非夫也。（三编上?复丁福保居士书五民六
七月初五）综观二十年间决择问学，备历艰险。竟能从儒入佛，即俗修真，简去自力，专宗净土。可谓三生有幸，一道同归者也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一）十有九个 犯此心病

世间聪明人，多多不自量，视净土法门为等闲，而欲于仗自力之各种深妙法门，得其巨益。卒至但识教义，未能心得；纵有心得，亦不济事。弃易求难，弄巧成拙，聪明人十有九个，犯此心病。（续编上?复朱南圃居士书民国
二十年）净土法门，契理契机，用力少而成功易，如风帆扬于顺水，以仗佛力故也。其他各宗，用力多而成功难，如蚁子上于高山，全凭自力故也。等觉菩萨，欲圆满佛果，尚须求生西方。何况我等凡夫，业根深重，不致力于此，是舍易而求难，惑之甚矣。（三编下?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死尽偷心 专修此法

如来一代所说一切法门，无非为众生断烦惑以了生死，证无生以成佛道耳。但众生根机不一，致所得利益各别。其有宿根深厚者，现生即可断尽见思，超出三界，进学菩萨上求下化之道，以期圆满菩提，则何幸如之。其或根机稍劣，纵令禅定力深，彻悟自心，而见思未断，则依旧轮回。况从生至生，何能自保？倘一随福迷，则直堕三途矣。其下焉者，又何待言。此自力了生死之难也。

如来悬知，末世众生，无力断惑，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法门，俾彼法身大士，与具缚凡夫，及五逆十恶之极重罪人，同于现生，往生西方。既生西方，则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，各随己资，而为悟证。其慈悲抚育之心，虽天地父母，不能喻其万一。以此法门，仗己信愿念佛之力，感佛慈悲摄受之力，感应道交，故得不断烦惑，带业往生，校彼专仗自力者，其难易不可同年而语矣。念佛之人，若知此义，自能死尽偷心，专修此法，不致好高务胜，随经教知识语言所转，舍此别修诸余法门也。（增广下?曹云荪了义居士舍宅为念佛林发隐）今欲自利利人，淑身淑世，当从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做起。内而家庭，外而世人，悉以因果报应、生死轮回为劝导。俾人各修善因，以冀乐果。畏苦果，以息恶因。则家庭子弟，不至沦于匪盗。乡邑社会，渐可复其礼让淳朴之风矣。此只就世间事说佛法之益者，至于出世，亦仍以此为本。但当生信发愿，念佛求生西方。则人人皆能修，人人皆能得其实益。此佛法中之一特别法也，三根普被，凡圣同修。愚夫愚妇，皆能入于其中；大圣大贤，不能超出其外。若于此法能生信心，虽是业力凡夫，即可现生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。倘不于此法认真修持，而于如来所说一切诸法中，随修一法，或兼修各法，欲了生死，勿道即生不能了，或经百千万生及百千万劫，尚不能了者，多多也。何以故？以念佛求生西方一法，专仗佛力。自己但具真信切愿，持佛圣号。则于临命终时，决定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其余一切法门，必须修到业尽情空之时，方可了脱生死。否则任汝工夫深、功德大，烦恼若有一丝一毫未尽，则仍然不能出离六道轮回之外。以自力了生死，比仗佛力了生死，其难易奚啻天渊悬殊也。

汝幸宿有善根，于此法门能生信心。然须立深重誓，决不随其余经典知识言教，舍此法门另修他法。庶可不负此宿根与现缘也。若读诸大乘经，见其义理深奥，或亲近禅、教、律、密各宗知识，闻其所说亲切，遂视念佛为平常，视彼为奇特，舍此修彼，则如稚子舍父母，重病弃良医，欲得成人愈病，何可得乎？（三编上?复丁普静居士书）将此八句 通身荷担

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；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欲学佛道以脱凡俗，若不注重于此四句，则如无根之木，期其盛茂，无翼之鸟，冀其高飞也。

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；以深信愿，持佛名号。博地凡夫欲于现生即了生死，若不依此四句，则成无因而欲得果，未种而思收获，万无得理。

果能将此八句，通身荷担，决定可以生入圣贤之域，没登极乐之邦。愿汝勉之！（三编上?复蔡契诚居士书三）2 出世本怀
⑴入佛知见
大事因缘 出兴于世

原夫诸佛为一大事因缘故，出现于世。所谓大事因缘者，无非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直下成佛而已。第以众生之根性不一，故如来之教法万殊。是以一代时教，随机演畅。法门虽浩若尘沙，而行人依教修持，究竟归元，皆证即心自性。（增广上?与福建刘廷诚居士书）法华会上 方畅佛怀

佛祖种种言教，无非指示众生本具心性，令其返迷归悟，复本还元而已。然众生机有浅深，迷有厚薄。不假种种言教开导，种种法门对治。则迷云障于性空，何由令其一一彻见心月也哉？以故如来最初成道，演大《华严》。直谈界外大法，不与权小所共。俾宿根成熟一类大机，同证真常，诞登觉岸。复以钝根众生，未能得益。遂为循循善诱，随机演说。或以五戒十善，摄彼人天二乘，令其种入佛道之胜因。或以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万行，摄彼声闻、缘觉、菩萨三乘，令其得证佛道之近缘。始自「阿含」，以迄「般若」。莫不曲顺根性，而为宣说。令其渐次增进，就路还家。佛之本怀，秘而不宣。迨至法华会上，开权显实，开迹显本。人天权小，皆是一乘。客作贱人，实长者子。普授三根之记，大畅出世本怀。与最初《华严》，始终互映。可谓一大事因缘，全体咐嘱，了无余蕴矣。（增广下?佛光月报序）(2)畅说净土
欲畅佛怀 别开净土

如来为一大事因缘故，出现于世。所谓大事者，欲令一切众生，悉皆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各得成佛而已。以众生根性，大小不一，致如来法门，权实不同。由兹如来普度众生之心，不能大畅。故特开一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一法，俾若凡若圣，同于现生，出此苦域，生彼乐邦。上根则顿证法身，中下亦同登不退。令众生同出生死，畅如来出世本怀。其为利益，莫能名焉。故得九界同归，十方共赞；千经俱阐，万论均宣。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也。（续编下?南京三汊河创建法云寺缘起碑记民二十二年）大觉世尊，愍诸众生，迷本妙心，轮回生死。示生世间，成等正觉。随众生机，说种种法。虽大小偏圆不同，权实顿渐各异。要皆为令众生，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究竟成佛而已。然众生根有大小，迷有浅深，不能直下畅佛本怀；又为末世众生业障深厚，智慧浅薄，寿命短促，知识稀少，匪仗佛力，决难现生了脱。于是特开一「总摄初中后法，普被上中下根」之净土法门。俾彼已证法身者，速成佛道；未断烦惑者，亦出轮回。其为利益，超出一代时教之上。以一则专仗自力，一则兼仗佛力。譬如跛夫，尽日只行数里，若乘转轮圣王轮宝，一日即可遍达四洲。故得九界同归，十方共赞；千经俱阐，万论均宣。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也。（续编下?企庐莲社缘起民二十四年）真如法性，生佛体同。迷悟攸分，苦乐天殊。故我世尊特垂哀愍。虽于尘点劫前，早成佛道。又复悲运同体，慈起无缘。不违寂光，示生浊世。出家修行，成等正觉。拯彼迷流，同登觉岸。说法四十九年，谈经三百余会。随顺机宜，循循善诱。大机则示以五蕴皆空，六尘即觉，毕竟一法不立，直下万德圆彰。小机则曲垂接引，为实施权，令其渐培佛种，以作得度因缘。如上随机所说种种法门，虽则大小不同，权实各异。皆仗自力，断惑证真，方出生死。故于如来普度众生之怀，未能究竟舒畅。由是于诸法外，又复特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一门。指极乐世界，以为本有家乡；指阿弥陀佛，以为无上慈父。令其发菩提心，持佛名号，以深信愿，求生西方。果能拳拳服膺，念兹在兹，则以己信愿，合佛誓愿。生佛相契，感应道交。现生则业障消灭，福慧增崇；临终则蒙佛接引，托质宝莲。其有惑业已断，则即登补处，速证佛乘。纵令博地凡夫，通身业力，亦可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既往生已，即得迥出凡流，高预海会。惑不期断而自断，真不期证而自证。此之法门，全仗佛力。喻如跛夫日行数里，若乘转轮圣王轮宝，则顷刻之间，遍达四洲。是轮王力，非己力也。毕世修行者，固然如是。即五逆十恶，极重罪人，临命终时，地狱相现，若能志心念佛，即得蒙佛接引。良以佛视众生，犹如一子。于善顺者，固能慈育；于恶逆者，倍生怜悯。子若回心向亲，亲必垂慈摄受。

又复众生心性，与佛无二。由迷背故，起惑造业，锢蔽本心，不能彰显。倘能一念回光，直同云开月现。性本不失，月属固有。故得历劫情尘，一念顿断。喻如千年暗室，一灯即明。此实一代时教最妙之法，上圣下凡共由之路。遍透九界之机宜，极畅如来之本怀。猗欤懿哉！何可得而思议也。

及至大教东来，庐山创开莲社，一唱百和，无不率从。千五百余年来，潜修显化者，多难胜数。举其尤者，元魏则有昙鸾，陈隋则有智者，唐则有道绰、善导、怀感、飞锡、承远、法照、少康、大行。如上诸师，悉皆道超十地，德震九重。无一法而不通，唯此法以是尚。宋则有永明、昭庆、四明、长芦。永明则汇禅教律，归于一心，作四料简，偏赞净土。昭庆则血书《华严》，社结净行，宰辅牧伯，争先归依。四明则钞述《妙宗》，理极观道。长芦则拟结莲社，大圣书名。明则有楚石、妙叶、莲池、蕅益，清则有省庵、梦东。莫不宗说兼通，行解相应，专重净土，普劝修持。（增广下?陕西南五台山大觉岩西林茅篷专修净业缘起记）诸法本源
一道同归

净土法门者，如来一代时教之特别法门也。为诸法之本源，举凡圣而悉度。上中下三根普被，禅教律一道同归。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允为九界众生归真之捷径，大畅本师释迦出世之本怀。溯自法流东震，远公首开莲社。从兹志慕西方高人，各承宗风，化被全国，兼及外域。虽千余年来，不无隆替之迹，而众生心中，常存归向之诚。（续编下?无锡西方殿缘起碑记民二十二年）特说三经 全收九界

净土法门，其大无外，如天普盖，似地均擎。无一法不从此法建立，无一人不受此法钧陶。以如来一代所说，一切大小乘法，皆随众生根性而说。或契理而不能遍契群机，或契机而不能彻契至理。因兹如来出世度生之本怀，郁而不畅。众生即生了脱之大法，卷而未舒。《华严》虽已导归西方，而人天权乘未闻。诸经亦多略示端倪，而法门纲要未着。由是如来兴无缘慈，运

同体悲，特于方等会上，说弥陀净土三经。普被三根，全收九界。阐如来成始成终之妙道，示众生心作心是之洪猷。机理双契，凡圣齐资。如阿伽陀药，万病总治。如十方虚空，万象总含。普令圣凡，现生成办道业。大畅如来，出世度生本怀。倘如来不说此法，则末法众生，无一能于现生了生死者。（续编上?续编发刊序民国二十八年，己卯，孟夏。）诸佛舒舌 证诚决疑

众生心性，与佛同俦。由迷背故，轮回不休。
如来慈愍，随机说法。普令含识，就路还家。
无奈根性，万有不齐。非出格人，决难出离。
因兹特开，净土一门。普摄一切，上中下根。
五逆十恶，地狱相现。一念投诚，即登彼岸。
等觉菩萨，德与佛齐。尚须往生，方证菩提。
博地凡夫，具足烦恼。不肯念佛，如何是好。
寄语世人，同生信愿。执持佛号，始终莫变。
待至临终，蒙佛接引。顿出五浊，直登九品。
见佛闻法，亲证无生。乘大愿轮，普度有情。

净土法门者，如来彻底悲心、普度众生之法门也。令彼无力断惑，具缚凡夫，信愿持名，现生了脱，与观音势至同为伴侣。上而至于等觉菩萨，位邻佛果，尚须往生，方成正觉。至顿至圆，彻上彻下，超越一代时教所说一切法门。以故当佛说《弥陀经》时，六方诸佛出广长舌，一音赞叹，称为「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」。又谓「我释迦世尊，能为甚难希有之事」。而我世尊，自叙宿因，谓「我于五浊恶世，行此难事，得证菩提，为一切世间，说此难信之法，是为甚难」。令其闻者，信受奉行，以究竟畅己出世之本怀而已。

然此法门，甚深难测，虽经诸佛本师交相劝信，而世之疑者，犹复甚多。不但世智凡情不信，即深通宗教之知识，犹或疑之；不但知识不信，即已证真谛、业尽情空之声闻缘觉，犹或疑之；不但小圣不信，即权位菩萨，犹或疑之；即法身大士，虽能谛信，尚不能穷源彻底。良以此之法门，以果觉为因心，全体是佛境界，唯佛与佛，乃能究尽，非彼诸人智所能知故也。我辈凡夫，仰信佛言，依教奉行，自获实益。若得闻此不思议法门，便是多劫深种善根，况信受奉行乎哉？（增广下?重刻龙舒净土文题词并序代王弘愿作）预鉴机宜 特开此门

净土法门，实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之通规。亦为末法时代一切众生，仗佛慈力，即生了脱之要道。良以如来所说一切法门，无非令众生出生死，成佛道耳。但以上根者少，中下者多，故能于即生了脱者，虽在正像，尚不多见，况末法人根陋劣，寿命短促，知识希少，邪外纵横之时乎？由是如来预鉴机宜，特开净土一门，俾一切若圣若凡，上中下根，同事修持，同于现生往生净土。上根则速成佛道，下根则亦预圣流，校彼一代所说仗自力法门，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以佛力法力不可思议，加以众生信愿行力，则无论功夫浅深、罪业轻重，皆得蒙佛慈力，接引往生也。以故如来于诸大乘经，咸皆带说，如《华严》、《法华》、《楞严》等。其专说者，则有《阿弥陀经》、《无量寿经》、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。此三经中，凡弥陀之誓愿、净土之庄严、三辈九品之生因、十方诸佛之赞叹，悉皆显示无遗。而《阿弥陀经》，言简义周，最易受持，由是古人列为日课，无论若宗若教若律，皆于暮时读诵，是举天下之若僧若俗，无不以净土为归者。然虽如是行持，若不谛审佛祖立法之所以然者，犹然不以求生西方为事，殆所谓「日用不知，习矣不察」者乎？即通宗通教之高人，尚多崇尚自力法门，不肯仰仗佛力。其志固高，其事实难即生做到。倘惑业未能净尽，再一受生，多半迷失。不但所期皆成画饼，且有「因福造业、后生堕落」之虞。由是言之，诚堪畏惧。须知净土法门，乃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，不可以与通途法门并论。若不明此义，以仗自力通途法门之义，疑仗佛力特别法门之益，而不肯信受，则其失大矣。佛说难信，盖即指此。若无此执，则谁不信受奉行焉。（增广下?阿弥陀经白话解释序）佛法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，而其全体大用，悉在众生一念心中。但以迷而未悟，遂致于本无生死中，妄受生死轮回之苦。故我释迦世尊，特垂哀愍，示生世间，以施拯济。于是弃舍国荣，出家修道，菩提树下，成等正觉。欲使一切众生，悉皆彻证自心，圆成佛道。于是随机说法，应病与药。俾彼善根成熟者，顿证无余涅盘；善根未熟者，随分各得利益。说法四十九年，谈经三百余会，虽则大小权实不同，偏圆顿渐有异。在佛本心，无非欲直授己所证之觉道，以机多不契，故不得不曲垂方便以摄受耳。致于出世本怀，未能顿畅。由是于常途教理外，开一特别法门，所谓念佛求生净土，使彼若圣若凡，若愚若智，同于现生，出离生死。俾已破无明者，圆证法身；具足烦惑者，亦登不退。其功勋利益，出于一代时教之上，诚可谓至圆至顿之教外别传也。以故一切大乘经中，无不显阐赞导；一切菩萨祖师，无不依教奉行。以其为三世诸佛普度众生之大道，九界众生圆证佛果之妙法也。及至大法东来，远公大师，首于庐山东林，宏扬此法。一时缁素高人，咸皆云集川赴。而庐山之名，净土之法，人皆景仰而修持焉。自兹厥后，所有律教禅密，莫不以求生净土为返本还元之末后一着，以故莲风扇于中外，法利遍及古今。况兹时丁末法，人根陋劣，更宜专修此法，以期现生了脱。（增广上?庐山青莲寺启建莲社缘起疏）净土法门，乃如来普度众生之特别法门也。如来愍念众生，示成正觉。俯顺群机，循循善诱。大根则令其悟一心之具造，断惑证真，以直趣菩提。小器则令其明三世之因果，趋吉避凶，为入道方便。虽则大小不同，权实各异。皆须断尽见思二惑，方可出离分段生死。倘惑业未尽，道果未成，纵有修持，不能自主。久经生死，进少退多，以道不胜习，业能缚心。譬如坏器未烧，经雨则化。虽有前功，了无所益。以是之故，特开一信愿念佛，求生净土法门。俾若凡若圣，或智或愚，同以深信切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此则以己信愿，感佛慈悲。感应道交，必蒙摄受。迨至临欲命终，即得随佛往生也。既往生已，则已断惑者，速证无生；具业缚者，亦登不退。从兹亲炙弥陀，参随海众。熏陶化育，染如来之妙香。障尽智圆，复本具之佛性。俯提劣机，曲护初心，唯此法门，最为第一。如来之恩，广大周至。虽天地父母，莫能喻其万一也。（增广下?西方公据重刻序）一代时教 皆莫能及

娑婆世界，以音声作佛事；生死苦海，非念佛莫出离。而芸芸众生，迷真逐妄，背觉合尘，久经长劫，轮回生死。于是动我释迦世尊同体悲心，特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门，俾上中下根，若圣若凡，同于现生，往生西方。其成就大机，顿证法身；俯提劣机，速出生死。一代时教，皆莫能及。以故西天东土之出格高人，莫不以此自行化他，由其为「入道之妙门，成佛之捷径」故也。（增广下?生西金鉴序）念佛法门，为一切法门之大海。非其他法门，如小小沟渠可比。（三编下?世界佛教居士林释尊圣诞日开示法语）畅佛本怀　唯在于净

了君大事唯修净，
畅佛本怀在往生。（续编下?楹联/念佛堂）

生死，吾人第一大事也。净土法门，了生死无上妙法也。一代时教，浩若渊海。其究竟畅佛普度众生之本怀者，唯净土一法而已。以下凡信愿念佛，即可带业往生。上圣若肯回向，速得圆成觉道。仗佛慈力，与唯仗自力，其难易固日劫相倍。（增广下?往生论注跋）此一段光明，非因非果，非圣非凡，非断非常，非生非灭，亘古亘今，照天照地。佛未出世，祖未西来，人人具足，无余无欠。无奈众生在迷，怀宝受困。反承此照天照地之光，起惑造业，轮回六道。于是世尊欲施济度，示成正觉。当其夜睹明星，豁然大悟时，乃浩然叹曰：「奇哉！奇哉！一切众生，具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但以妄想执着，而不证得。若离妄想，则一切智、自然智、无碍智，则得现前。」于是随机施化，对病发药。由众生根器不等，故其所说，或渐或顿，或实或权，种种不同。虽则设诸方便，无非曲诱众生，令其各各彻证此之心光，究竟成佛而已。所谓粗言及细语，皆归第一义。始则千机并育，终则一道同归也。

又以钝根众生，现生不能了脱。则轮回生死，了无底止。以故特开一信愿念佛法门，俾未断惑者，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；已断惑者，仗佛慈力，速证法身。普使上中下根，若圣若凡，同证真常，诞登彼岸。极畅如来出世之本怀，彻获众生本具之佛性。猗欤佛恩，穷劫莫赞。（增广下?刘圆照居士摸象诗序）仗自力者，百千万人，难得一二即生了脱。以其必须定慧具足，惑业净尽，方可如愿。倘惑业尚有丝毫未尽，则生死轮回决难出离。仗佛力则信愿真切，万不漏一。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。上根则速证法身，下根则带业往生。如来度生之怀，唯净土法门，方能究竟舒畅耳。（增广上?挽回劫运护国救民正本清源论）窃闻净土者，乃究竟畅佛本怀之法也。高超一切禅教律，统摄一切禅教律。略言之，一言一句一偈一书，可以包括无余；广说之，虽三藏十二部之玄言，五宗诸祖师之妙义，亦诠不尽。纵饶尽大地众生，同成正觉，出广长舌，以神通力、智慧力，尘说、刹说、炽然说、无间说，又岂能尽？良以净土本不思议故也。试观《华严》大经，王于三藏；末后一着，归重愿王。《法华》奥典，妙冠群经；闻即往生，位齐等觉。则千经万论，处处指归者，有由来也。文殊发愿，普贤劝进。如来授记于《大集》，谓末法中，非此莫度；龙树简示于《婆沙》，谓易行道，速出生死。则往圣前贤，人人趣向者，岂徒然哉！诚所谓「一代时教，皆念佛法门之注脚」也。不但此也，举凡六根所对一切境界，所谓山河大地、明暗色空、见闻觉知、声香味等，何一非阐扬净土之文字也。寒暑代谢，老病相摧，水旱兵疫，魔侣邪见，何一非提醒当人速求往生之警策也。广说其可尽乎？（增广上?与悟开师书）善护群机　归于净土

如来知见，众生同具，佛若不说，谁能自知？故我世尊，示生世间，成等正觉，普为九界众生，随机宣说妙法。必使机理双契，解行俱圆，以致断惑证真，复本心性而已。又以「钝根众生，断证难期，一经再生，进一退万」、「一乘上士，亲证法身，不历僧只，速成佛道」等因缘，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法门。俾九法界上圣下凡，同于现生，往生西方。上士则圆满菩提，下根亦亲登不退。其保护抚育之恩，穷劫说不能尽矣。（续编下?圆瑛法汇序民二十二年）甚矣！众生之昏迷倒惑，莫能自悟也。背本具之如来智慧，逐幻现之众生根尘。于空花幻影之声色货利，起爱憎执着之贪嗔痴心。贪嗔痴既起之于心，杀盗淫便作之于身。自兹久经长劫，互相报复，从苦入苦，无所底止。纵或戒善禅定自修，得生人天善道。而惑业未断，福尽犹复堕落，轮回六道，了无已时。然得人天者如客居，堕三途者如家乡。如是则不但三途可畏，虽人天亦复可畏也。于是大觉世尊，特垂哀悯，示生世间，成等正觉，随顺众生，说种种法。大根则直说一心具造之理，令彼亲得证悟；小根则详示三世因果之事，令彼渐次修持。既知此理此事，谁肯怀珠作丐，求乐得苦？其背尘合觉，返迷归悟，以期复我本具之天真佛性，不容已也！虽然，烦恼深厚，未易消除，非多劫善根成熟者，实难现生即得超出轮回之外也。故我世尊，以大慈悲，特开一仗佛慈力往生净土法门，俾彼上圣下凡，同于现生，往生西方，实为抚育保绥之要道，亦是速证菩提之妙法。以一切诸佛，非此法莫能圆满菩提；一切众生，非此法莫能即出生死。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由其以果地觉，为因地心，故得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也。（增广下?佛法要论序）果能彻见，是名为悟。然烦恼未断，依旧莫出轮回。若能断尽世间烦惑，方可高超三界。是知证之一事，大非易易，以故不得不依信愿念佛求生西方，以期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也。谛思此义，知如来特开净土一门，不独为接引普通行人，实为保护于宗于教有所悟证，而未至凡情圣见俱不可得、烦惑净尽、翛然解脱者。夫已悟已证，未至其极，若无净土法门为之保护摄持，则此诸行人，再经受生，沉没者居多，而进修者甚少矣。感佛恩德，不禁令人哽咽涕零。（续编下?佛祖心灯禅净双勖合编流通序民二十年）大事因缘　以此圆满

今日是释迦佛成道之日，亦是我等成道之日。何以故？释迦佛今日成道后，即为众生说种种成佛之法。我等但能依法修因，即可成就佛果，与我释迦佛无异。《梵网经》中，佛已与我等授记云：「我是已成佛，汝是当成佛。」大众能知自己是当成之佛，即能奋勉，不复暴弃，扫除一切业障，积集一切功德。当来成道，今已决定，故曰亦是我等成道也。

《法华经》云：「如来为大事因缘故，出现于世。欲令众生，开佛知见，示佛知见，悟佛知见

，入佛知见。」所谓佛说法门，其旨趣无非欲令众生成佛。但以众生根器不一，根器大者，修习大法，现生成佛。根器小者，不能修大，更设方便，教令渐修。现生能了生死者，虽有其人，甚少甚少。

佛以大慈大悲，在一切仗自力法门之外，设一仗佛力法门，即是令念佛往生净土法门。于是根器无论大小，皆得仗佛力以了生脱死。而我佛大事因缘，亦于是得以圆满矣。

现在我等寿命又短，智慧又少，皆应依念佛法门修持，往生西方。切不可自大，以为西方何足生，轻视念佛法门。须知念佛，则汝心是佛。若不念佛，则汝心不是佛。《观经》云：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」人即不念佛，不能无念。既不能无念，则若不念佛，必念六凡。妄想颠倒，皆成生死根株，所以应当念佛。行住坐卧，不离此念。念来念去，念到生死根断。西方去时，便是上品上生也。

教下诸宗，性相教理，精深浩博，研究非易。即能研究，亦只是语言文字上道理，非是心性上道理。要究彻心性上道理，甚少甚少。此是仗自力的法门。宗下或密宗，理多是妙。非根基浅薄者，所能领悟。

宗下用功，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佛成佛。但亦尚是宗门初步，既悟之后，再须修道，广行六度，于一切境上，断除烦恼习气。

教下用功，先要大开圆解，与宗门彻悟是同。既开悟后，亦再须广行方便，断除习气，甚难甚难。

念佛法门，是带业往生。往生之后，即不退转。寿命无量，一生成办。彼修禅宗已经彻悟者，念佛往生，固是上品上生，证菩萨地位，便能化身他方，普作佛事。若不念佛往生，未断烦恼习气，仍不能了生脱死。非若念佛法门，无论悟与不悟，烦恼习气，纵尚未断。但得往生，便是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也。

修密宗者，三密相应，即身成佛。但不善用心，即易着魔。即善用心，修此法门，便与其他法门相隔。非若修净土法门，与其他法门多无妨碍。故修密宗者，若能得益，固然是好。若一着魔，便成废物。

我佛法门无量，总要量自己身分，择法而修，莫使求益反损也。净土法门，是十方诸佛下化众生，诸大菩萨上求佛道，所常用之法门也。根无大小，皆可修持，有大便宜，快修快修。不要听人说何法，便修何法。今日张三，明日李四。口头上说得天花乱堕，心地上丝毫也用不着。所以古来大法师、大宗师，对此净土法门，莫不提倡。有不提倡者，不知此法门之广大故也。今试言之，唯此法门，未成佛前，仗以自修；已成佛后，赖以度世。三根普被，凡圣兼资。上至等觉菩萨，下至阿鼻种子。高之不能超此外，卑之亦能预其中。广大圆满，无以复加矣。证诸《华严经》，善财菩萨经历百城，遍参知识，其第五十三次至普贤菩萨所，其时善财已证等觉之位，与诸佛齐等。而普贤为之赞叹如来胜功德后，对彼善财及华严会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教以广发十大愿王。以此功德，回向往生极乐世界。良以圆满佛果，舍此末由也。其闻此法者，最下亦是初发心菩萨。修此十大愿王功德，皆须回向西方，方能胜进。再证诸《十六观经》，下品下生，是五逆劣根。临命终时，地狱相现。遇善知识，教以念佛。仗佛愿力，灭罪往生。即得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。净土法门，神妙难思。苟于此信得极者，修此法门，万牛莫挽矣。……切不要谈玄说妙。即能谈说，亦须脚踏实地。但能谈说，不能受用，如画饼不可充饥。修佛法如食，要他不饥才好。明楚石禅师净土诗有云：

西方有路少人登，一句弥陀最上乘。
把手牵他行不得，但当自肯乃相应。

（三编下?世界佛教居士林释尊成道纪念日开示法语）静言思之 能不愧死

吾人一念心性，直下与释迦弥陀，无二无别。而释迦弥陀，已成佛道于尘点劫前。又复数数示生，数数示灭，以行化导。欲令吾人，继其芳踪。而吾人以烦恼惑业，无力断除。直至今日，尚在生死轮回中，头出头没，渺不知其何所底止。纵令往劫曾闻佛法，依教修行。但以自力劣弱，不能断惑，依旧常沉溺于生死苦海中，莫之能出。静言思之，能不愧死？释迦弥陀，有鉴于此，特开一信愿念佛法门，令其仗佛慈力，横超三界。俾上中下根，同得往生西方。可谓真慈大悲，至极无加矣。（增广下?阿弥陀经直解序）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生佛不二，凡圣一如。佛由究竟悟此心故，彻证涅盘。众生由究竟迷此心故，长轮生死。缅想从无始来，我等众生，与释迦世尊，同为凡夫，同受生死之剧苦。世尊以能自振拔，具大雄猛力，精修戒定慧。遂致三惑全断，二死永亡，安住三德秘藏，普度九界群萌。论其时劫，则尽刹尘而莫算。论其法门，则罄海墨而难书。于此时劫，布此法化，我等众生，岂无闻法修行，欲证此心之一世？但以烦惑深厚，无力断除，再一受生，又复迷失。兼以未遇仗佛慈力，即生往生之法。或修此法，由自力薄弱，无人辅助。或自力充足，临终被眷属多方破坏。因兹久经长劫，轮回生死。纵蒙佛化，依旧徒具与佛无二之心，而不能得与佛同证真常之果。上辜佛化，下负己灵。每一思及，五内如焚。今者幸闻如来悲愍末劫众生，无力断惑，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法门，俾一切若圣若凡，同于现生，往生西方。则已断惑者，高登补处；尚具缚者，亦预圣流。实为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。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。上而等觉菩萨，不能超出其外；下而逆恶凡夫，亦可预入其中。故得十方共赞，九界同遵。况我等凡夫，舍此将何所恃乎？（续编下?饬终津梁序民十九年）及早注意 此之一法

须知佛法，法门无量，欲依之修持了生脱死，必须到业尽情空地位方可。否则，梦也梦不着。唯净土法门，若具真信切愿，加以志诚恳切念佛，则便可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一得往生，则已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矣。倘不依此法，另修别种法门，则断难现生了脱。现生得遇此法，而不注意，将来岂能又遇此法，而即注意修持乎？是以宜及早注意于此法也。（续编上?复姚维一居士书民国 二十年）有缘遇者 何幸如之

一切众生，具有佛性常光。举凡明暗通塞远近，悉皆彻照无遗。固不假日月灯明，方能有见也。无奈众生迷昧本性，背觉合尘。致此佛性常光，变作烦恼无明。不但暗塞远处不能见，即近在目前，若无日月灯光，虽泰山亦不能见，况其他乎？由是轮回生死苦海，如盲无导，了无出期，可不哀哉！大觉世尊愍之，为说种种契理契机之法，使其返妄归真，背尘合觉，以复其本具之真如佛性。又恐根基稍劣，现生未能断尽烦惑，再一出世，复成迷昧，遂开一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之净土法门。无论上中下根，但能具足真信切愿念佛名号者，则决定往生，万不漏一。实为如来普度众生之无上第一妙法。犹如乘大火轮，于大海中，普拯沉溺，同登彼岸。有缘遇者，幸何如之！（增广下?镇海李太夫人燃灯照海记）㈢选择念佛

1 弘誓强缘

⑴弥陀本愿

大悲本愿 无一简择

四十八愿度众生，逆恶归心也来迎。

非是混滥无简择，怜彼是佛尚未成。

（续编下?颂赞/阿弥陀佛像赞）

若我成佛 称名皆往

阿弥陀佛，于往劫中，发四十八种大愿。有一愿云：「若有众生，称我名号，求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」是知：佛念众生，如母忆子。众生若能生信发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，如子忆母。自然上契佛心，感应道交。现生蒙佛加被，业障消灭，诸缘顺适；临终蒙佛接引，带业往生极乐世界。从兹入圣超凡，了生脱死。校彼仗自力修戒定慧，直至惑业净尽，方了生死者，其难易奚啻天渊之别。（增广下?岳步云为亲所设佛堂说）阿弥陀佛，于往劫中，发四十八愿，度脱众生。有一愿云：「若有众生，闻我名号，求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」阿弥陀佛誓愿度生，若众生不求接引，佛亦无可奈何。倘志心称名，誓求出离娑婆者，无一不蒙垂慈摄受也。阿弥陀佛有大势力，能拔娑婆无底厕坑不赦牢狱之人，直下出离其中，悉皆安置于极乐本有家乡，令其「入佛境界，同佛受用」也。（增广上?与陈锡周居士书）万修万去 的实非谬

阿弥陀佛，大慈大悲，有四十八愿，愿愿度生。不但上善称名，可以向往。即五逆十恶，苟能起大惭愧，发露忏悔，无论一念十念，佛亦必摄受之。时雨润物，万物无不沾益；大海纳川，百川悉足汇归。万修万去，的实非谬。（三编下?上海法藏寺念佛开示）佛愿弘深 等视众生

净土一法，乃如来一代时教最玄最妙、至圆至顿之法门一法具一切法，名圆。即生修即生证，名顿。。博地凡夫，亦能入此法中；等觉菩萨，不能出此法外。实上圣下凡，速成佛道之一条捷径；诸佛诸祖，普度众生之一只慈航。于此不生信心，或信不真切，便是业深障重，不合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。永世永劫，在此世界，常轮六道，无有出期。纵得人天，为时甚少，如客邸寄居。一堕三途，则其时甚长，如安住家乡。每一思及，衣毛皆竖，不惜苦口，恳告同人。今为阁下引一明证，庶可策发信愿之心，而鼓励宏赞之力耳。

此之法门，唯《阿弥陀经》、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、《无量寿经》专说。其余一切大乘经中，无不发明此事。其他勿论，《华严》一经，乃佛初成道，为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直说界外大法，不与凡夫二乘所共。末后《入法界品》，善财童子，童子，乃断惑证真、破无明复本性之美称，非如塑像作小孩子为童子也。文殊菩萨，《华严》有处亦称文殊童子，余经亦有作此称者。受文殊教，遍参知识。初见德云，即闻念佛法门，遂证初住。从此随参随证，至五十三普贤菩萨所，普贤以威神加被，令善财所证与普贤等，与诸佛等是名等觉菩萨。然后普贤令善财，与华藏海众，一切诸大菩萨，发十大愿王。以此十大愿王功德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。又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下品下生章云：「下品下生者，或有众生，作不善业。五逆十恶，具诸不善。如此愚人，应堕恶道，经历多劫，受苦无穷。临命终时，遇善知识，教称佛名。满十声已，灭罪往生。」《龙舒净土文》中张善和、张钟馗等，即是其人。上之则文殊普贤，久成佛道之大菩萨；下之则五逆十恶，将堕地狱之恶众生，皆承弥陀接引之力，皆为净土所摄之机。可见法门广大，了无弃物。佛愿宏深，等视众生。吾尝有联云：舍西方捷径，九界众生，上何以圆成佛道；离净土法门，十方诸佛，下不能普利群萌。阁下当发大勇猛，发大精进，担荷此法。取古人宏扬净土之逗机言论，为乡里倡。居尘不染，即俗修真，方合融脱命名之义。盖融脱者，乃和光而不同其尘之谓也。鄙见如此，不知阁下以为何如。祈自裁度。（增广上?与谢融脱居士书）慈悲誓愿 正为凡夫

佛之慈悲誓愿，正为未断惑者无由了生死，特设此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一特别法门。俾凡有心者能修，凡具信愿念佛者皆能生。此我释迦弥陀普度众生之大慈悲心，思之当为感极涕零。尚何暇胡思乱想，依自己种种知见为难也。（三编上?复恒惭法师书一）⑵净土三经

欲知念佛 须看三经

生死大海，非念佛无由得度。欲知念佛之所以然，不看净土经论，何由而知？固当日诵《阿弥陀经》，常看《无量寿经》及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此名净土三经。读此，则知弥陀之誓愿宏深、净土之境缘殊胜、行人之往生行相。此外，最亲切开示念佛方法，有《楞严经》第五卷末后

大势至菩萨《念佛圆通章》；又有《华严经?普贤行愿品》，以十大愿王，导归极乐。读此，知念佛求生西方一法，乃《华严》一生成佛之末后一着，实十方三世诸佛「因中自利、果上利他」之最胜方便也。（增广上?复包右武居士书二）不阅经论 信愿何生

居士既深信念佛，若未参承净业知识，又不广阅净土经论，则真信切愿，从何而生？纵能执持名号，只因不求出离，便成人天因果，受享痴福。因福造业，仍沉恶道。倘再路头不真，涉入邪见，则善因反招恶果。人天福报，亦不可得。阿鼻极苦，长劫难出。譬如入海，既无导师，又乏指南。漂流于狂波巨浪之中，茫茫不知所趣。纵能撑篙摇橹，岂能免于沉溺。

光少乏问学，长无所知。唯于净土一法，颇切向往。感子之诚，今将净土经论之最切要者略开一二，一一标其大意。若能归而求之，则心领神会，自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者，远胜愚之喋喋也。（增广上?与福建刘廷诚居士书）净土三经 专明其致

窃唯净土之为教也，肇始于弥陀导师，演畅于释迦世尊。十方诸佛，出广长舌以赞扬。两土圣贤，发金刚心而流布。

总而论之，一代时教，百千法门，无非令人由文字般若而起观照般若，由观照般若而证实相般若。既证实相般若，则心净土净，情空境空。如一月普印于千江，若万籁咸鸣于一风。光明寿命，横遍竖穷，直与弥陀世尊，同一广大悠久。如是则何经非净土之经，何行非净土之行？

约而言之，唯净土三经，专明其致。大启愿轮，深明缘起，其唯《无量寿经》。专阐观法，兼示生因，其唯《十六观经》。如上二经，法门广大，谛理精微。末世钝根，诚难得益。求其文简义丰，词约理富；三根普被，九界同遵；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；笃修一行，圆成万德；顿令因心，即契果觉者，其唯《佛说阿弥陀经》欤！良由一闻依正庄严，上善俱会，则真信生而切愿发，有若决江河而莫御之势焉。从兹拳拳服膺，执持万德洪名；念兹在兹，以至一心不乱。能如是，则现生已预圣流，临终随佛往生；开佛知见，同佛受用。

是知：持名一法，括囊万行；全事即理，全妄即真；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。诚可谓归元之捷径，入道之要门。古德谓：「余门学道，如蚁子上于高山；念佛往生，似风帆扬于顺水。」良有以也。（增广下?重刻佛说阿弥陀经序代撰）念佛求生净土一法，乃十方诸佛普度众生之要道，九界众生速证佛果之妙门。诸大乘经，皆启斯要。净土三经，专明其致。世多习矣不察，视为浅近。谓不若教海之宏深，禅宗之直捷。每扬宗教而抑净土，尚自力而恶佛加。当仁固让，见义不为。致如来彻底悲心，郁而不畅；众生出苦捷径，塞而罔通。今不避罪责，略引证据。冀见闻随喜，同生莲邦。如来初成正觉，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演大《华严》。及至《入法界品》，善财以十信满心，受文殊教，遍参知识。初见德云，一闻念佛法门，即证初住。从兹随参随证。及五十三至普贤所，普贤以威神加被，即时善财所证，与普贤等，与诸佛等。普贤乃为说十大愿王，劝进善财，并华藏海众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而《观经》五逆十恶，地狱相现，十称佛名，即得往生。夫法身大士，悉愿往生；阿鼻罪人，尚预末品。法门之宏深直捷，孰有过于此者？诚可谓教海之南针，禅宗之北极。一切诸法，无不从此法界流。河沙妙义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以故西天文殊、普贤、马鸣、龙树，东土远公、智者、善导、永明，或发愿而说经，文殊有《发愿经》，普贤说《行愿品》。或注经而造论，莫不以此法门，自行化他，普利含识。而古人欲令举世咸修，故以《阿弥陀经》列为日课。以其言约而义丰，行简而效速。宏法大士，注疏赞扬。自古及今，多不胜数。于中求其至广大精微者，莫过于莲池之《疏钞》。极直捷要妙者，莫过于蕅益之《要解》。幽溪法师，握台宗谛观不二之印，着略解圆融中道之钞，理高深而初机可入，文畅达而久修咸钦。奈流通既久，错讹甚多。因校订重刻，俾复旧观。《弥陀》一经，得此三疏，法无不备，机无不收。随研一种，亦可知其指归。遍阅三书，方堪彻其阃奥。自此圆发三心，执持圣号。期出五浊之恶世，冀证四德之玄猷。如是则临命终时，定蒙弥陀接引，圣众偕迎。托质莲胎，离险道以安居宝所；闻法受记，由同居而顿证寂光。撩起便行，阿谁无分。书此愚忱，敢告同人。（增广下?重刻弥陀略解圆中钞劝持序）文有详略 理无二致

净土法门，其大无外。全事即理，全修即性。行极平常，益极殊胜。良由以果地觉，为因地心，故得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。一切法门，无不从此法界流。一切行门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。等觉菩萨，不能超出其外。逆恶罪人，亦可预入其中。统摄律、教、禅、密之宗，贯通权、实、顿、渐之教。于一代时教中，独为特别法门，其修证因果，不得以通途教义相绳。古今多有深入经藏，彻悟自心，于此法门，不生信向者，以死执仗自力通途之教义，论仗佛力特别之因果之所致也。使知此义，则其信向修持之心，佛也不能阻止矣。以此法门，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。故得九界同归，十方共赞；千经并阐，万论均宣也。溯此法之发起，实在于华严末会。善财遍参知识，至普贤菩萨所，蒙普贤威神加被，所证与普贤等，与诸佛等，是为等觉菩萨。普贤乃为称赞如来胜妙功德，劝进善财，及华藏海众，同以十大愿王功德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。以华藏海众，皆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已遍游尘刹佛国。其弥陀誓愿、极乐境缘、往生因果，一一悉知，故不须说。然华严会上，绝无凡夫二乘，及权位菩萨。故虽大弘此法，而凡小莫由禀承。乃于方等会上，普为一切人天凡圣，说《无量寿经》，发明弥陀往昔因行果德，极乐境缘种种胜妙，行人修证品位因果。此经乃说《华严》末后归宗之一着，说时虽在方等，教义实属《华严》。《华严》唯局法身大士，此经遍摄九界圣凡。即以《华严》论，尚属特别，况余时乎？使如来不开此法，则末法众生，无一能了生死者。佛以大慈，深恐众生不便受持，故又说《阿弥陀经》，庶可日常读诵。又说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令诸行人，西方依正庄严，常在心目之间。此三经，文有详略，理无二致。末法学人，如其智力充足，

不妨圆修万行，回向往生。否则固当专修净业，以期仗佛慈力，横超三界，直登九莲也。（续编下?无量寿经颂序民二十五年）互摄互融 同主称名

《无量寿》、《观经》、《弥陀》，虽文相不同，而义意则互融耳。佛为九法界众生说，吾人何可不自量，而专主于最胜者观乎？丈六八尺，佛已为我辈说过矣。下品将堕地狱之前，大开持名之法，是《观经》仍以持名为最要之行。《无量寿》详说佛誓及与净相，是为依小本修者之要诀。由有此二经，则知小本之文，但撮要耳。是知虽依小本，不得以二本作不关紧要而忽之。至于修时，果真至诚，于一瞻一礼一称名，皆可消无量罪，增无量福，非一定须作么修方可耳。（续编上?复济善大师书）大经五译 康本为准

《无量寿经》有五译：

初译于后汉月支支娄迦谶，三卷，文繁，名《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。

次译于吴月支支谦，有二卷，名《佛说阿弥陀经》。以日诵之经，亦名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故外面加一「大」字以别之。又有赵宋王龙舒居士，会前二译及第三译，并第五赵宋译，四部取要录之，名《大阿弥陀经》。当时大兴，后因莲池大师指其有不依经文之失，从此便无人受持者。大藏内有此经，各流通处均不流通。有谓另有一种者，即此经也。

第三译，即《佛说无量寿经》二卷，现皆受持此经，即曹魏康僧铠译。

第四译，即《大宝积经》第十七《无量寿如来会》，此经王龙舒未见过，乃唐菩提流志译。前有元魏名菩提留支，非唐人，世多将留支讹引之。

第五译，名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》，赵宋法贤译。原本二卷，以宋人以所译经多为荣，故分两卷，于绝不宜分处而分，今刻书本作一卷。

就中《无量寿如来会》，文理俱好，而末后劝世之文未录，故皆以康僧铠之《无量寿经》为准则焉。（三编上?复王子立居士书二）大经观经 言异义同

印公老法师慈鉴：久仰泰斗，恨未亲承。弟子自出家以来，于净土法门，深生信愿，依而行之，盖已久矣。近阅佛法与科学之比较研究，吕碧城女士，与王季同居士书，以四十八愿中，有「唯除五逆」之句，而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又许五逆往生，互相冲突，而退信心。王季同之答，不甚详尽。弟子障重多疑，于此亦深生疑惑，且恐他人亦生此疑。故特上书，伏恳我公慈愍，详为开示。俾弟子及现未一切众生，除疑生信，无任感谢之至。再者，四十八愿中，「唯除五逆」下，尚有「诽谤正法」四字，而《观经》无之。不知因无此四字，不成冲突否？

净土法门，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，其利益与普通法门，大不相同。古今多有依普通法门，论净土法门，由兹自误误人，而又自谓宏法利生者，不胜其多。其最初错点，在不察佛力与自力之大小难易。以仗佛力之法门，硬引仗自力之法门，而欲平论，致有此失。使知佛力不可思议，不能以具缚凡夫修持之力，相为平论，则凡一切疑惑不信之心，化为乌有。

至于《无量寿经》「乃至十念，咸皆摄受。唯除五逆，诽谤正法」者，此约平时说，非约临终说。以其既有五逆之极重罪，又加以邪见深重，诽谤正法，谓佛所说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及念佛往生之法，皆是诓骗愚夫愚妇奉彼教之根据，实无其事。由有此极大罪障，纵或有一念十念之善根，由无极惭愧极信仰之心，故不能往生也。《观经》下下品，乃约临终阿鼻地狱相现时说。虽不说诽谤正法，而其既五逆十恶，具诸不善，必不能不谤正法。若绝无谤法之事，何得弒阿罗汉、破和合僧、出佛身血乎？每有作此无谤法，彼有谤法解者，亦极有理。但既不谤法，何又行三种大逆乎？是知四十八愿，系约平时说。《观经》下下品，是约已见地狱至极之苦相说。其人恐怖不可言宣，一闻佛名，哀求救护，了无余念，唯有求佛救度之念。虽是乍闻乍念，然已全心是佛，全佛是心，心外无佛，佛外无心。故虽十念，或止一念，亦得蒙佛慈力，接引往生也。四十八愿，乃约平时说，《观经》下下品，乃约临终说。由时事不同，故摄否有异。谓为冲突，则成凿死卯子汉矣。（续编上?复善觉大师书民国二十九年二月）四十八愿中，十念称名，即得往生，唯除五逆，诽谤正法。此约平时说，以五逆罪大，谤法不信，此种罪障，岂悠悠泛泛之修持所能灭乎？《观经》五逆十恶，将欲命终，地狱相现，有善知识此不论僧俗男女，但能教彼念佛者，即名善知识。，教以念佛，或止十声，或不及十声，直下命终，亦得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此之十念，比平常之十念，其猛切有天渊相殊之势，故得往生也。以地狱极苦所逼，其一闻佛名，乃以全副精神为之称念。除此念外，绝无他念。虽非亲证一心不乱，然其心毕竟了无异念。当此之时，绝无有三心二意、疑信相参之心相，故不言及谤法。即平素谤法之人，亦必如堕水火以求救援，何暇生疑起谤耶？《往生论》谓谤法者，决定不生。以既谤正法，自无正信，何能往生？此极劝人生正信耳。若先曾谤法，后知改悔，则得往生。譬如病愈，即是好人；归降，即是顺民也。若谓谤法之人，后纵改悔，亦不得往生，便完全失却修持准绳。与儒教尚不合，况佛以一切众生同具佛性，皆当成佛乎？（三编下?复陈薪儒居士书）阿弥陀经 文略义丰

《阿弥陀经》乃一切圣凡同修之道，亦决于现生了脱之法。文虽显略，义极宏深。古德欲人皆修习，以故列为日课。……诸大乘经，皆以实相为体。所说谛理，了无轩轾。若论机宜，则于无轩轾中，大有轩轾。以一切诸经所说法门，皆须自力修习。以至断惑证真，方有了生死分。净土三经所说，则博地凡夫，以深信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。兼以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虽具惑业，亦可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此则一切诸经之所未有，乃如来普令一切若圣若凡，同于现生，得出六道轮回之大法门也。而《阿弥陀经》，文略义丰，普透群机。其为利益，穷劫难宣。以故自佛说此法门以来，往圣前贤，人人趣向。千经万论，处处指归。有缘遇者，祈勿错

过，则幸甚。（三编下?阿弥陀经白话解释题辞）直下明了 大地平沉

《大宝积?无量寿如来会》所说，乃说此等堕疑悔者，名为胎生，亦有谓为疑城者，此约障蔽隔碍之义，立胎生疑城之名，以在莲花中五百岁，不见佛闻法，何得死执其字以说义，将谓此等不在九品之数乎？须知西方无胎生，亦无城郭，乃约不能即出莲苞，及与佛相隔之义，喻取于胎于城。汝遂执定其词，谓此在莲品之外。……佛法本无可说，一死执，则无事生事，便费尽笔墨矣。总因自己居于疑胎，其为城也，厚逾铁围。果能直下明了，则大地平沉，铁围了不可得矣。（增广上?复周孟由昆弟书）二尊遣唤 悲意甚深

自力断惑，现生证道，中下根人，末由成办。爰有大士，名阿阇世，以大慈悲，欲佛开示仗佛慈力，舍秽取净，普令上中下根，皆得临终往生之不思议奇特大法门。特示病行，作大逆恶。囚父禁母，以为发起。致其母韦提希，请佛降临。愿离娑婆，愿生净土。于是世尊放眉间光，遍示诸佛净妙国土。其母唯愿生极乐国，又请众生得生方法。因兹如来说此十六依正妙观。但能依教修行，无一不满所愿。非但善人如是，即五逆十恶之人，临命终时，地狱相现。受知识教，称念佛名。或满十声，或止一声。亦得蒙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诚可谓转凡成圣之大炉韝，畅佛本怀之大法门。其力用超出一代时教之上。若如来不开此法，则末法芸芸众生，谁能出离苦海乎？是知释迦弥陀，乘大愿轮，兴慈运悲，度脱众生。一则示居秽土，以秽以苦，折伏而发遣。一则示居净土，以净以乐，摄受而钧陶。而阿阇世王，交相赞助。特现恶逆，成就厌离。殆与两土世尊，砧锤相成，锻淬相济。一逆一顺，以为末世众生究竟得度之化仪。其为利益，难尽赞扬。行于非道，通达佛道。非久证法身者，孰能为之？

此经以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生佛究竟不二为体。若能于此直下信去，则其人虽未出娑婆，已非娑婆之久客；未生极乐，已是极乐之嘉宾。……须知此经，与《阿弥陀》、《无量寿》二经，乃如来于一代通途教理以外，所立之特别法门。如阿伽陀药，万病总治。故无论业之轻重、惑之厚薄，但能信愿念佛，无一不获往生。如摩尼珠，随意雨宝。故但能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待至业尽情空，心佛双亡时，则一切法门，河沙妙义，无不融会贯通于自心矣。净土法门，其妙如是。其有欲上荐先亡，下济群品，令一切人，不废本分职业，各得现生出离生死轮回者，可不汲汲从事于此法门乎哉！（增广下?观无量寿佛经石印流通序）⑶六字名号

一句佛号 包括一大藏教
莫讶一称超十地，
须知六字括三乘。（续编下?楹联/弥陀）

一句佛号，包括一大藏教，罄无不尽。通宗通教之人，方能作真念佛人。而一无所知、一无所能之人，但止口会说话，亦可为真念佛人。去此两种，则真不真皆在自己努力，依教与否耳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一）即此一名 圆摄一切佛名

龙舒文，令念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，此事当从用工上论，不当从多少上论。此一句，若单念六字佛号，虽日念十万，念满百年，也不及此一句之数。然则念六字者，念一生，不及念一句。而念一句者，纵有信愿，未必即能往生。念一生，而有信愿者，决定可以往生。且依诸祖成规，念六字名号，切勿以多少计。须知：阿弥陀佛，是法界藏身，即此一名，即圆摄十方三世一切佛号，何止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耶？（续编上?复陈其昌居士书民 国二十年）六字义释 以示归命之意

「南无阿弥陀佛」六字，通是梵语。「南无」，亦作有「曩谟」者，经中通作「南无」，此翻「恭敬、归命、顶礼」等。此二字，乃直示「恭敬、归依」之意。「阿弥陀佛」，此翻「无量寿」，亦翻「无量光」。谓此佛之寿命光明，悉皆无量。（三编上?复应脱大师书三）2 信愿不二

⑴论说信愿
净土法门 唯信为本
入道之要，信为第一。
欲蒙慈济，非信莫得。
（增广下?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卷首像赞）

净土法门，唯信为本。信得极，五逆十恶，皆能往生。信不及，通宗通教未曾断惑者，皆无其分。（增广上?复周智茂居士书）乐邦有路 起信即生

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
乐邦有路，起信即生。（续编下?楹联/弥陀）

果能生死心切，信得及，不生一念疑惑之心。则虽未出娑婆，已非娑婆之久客；未生极乐，即是极乐之嘉宾。（增广上?复邓伯诚居士书二）净土法门，但恐信不及，若信得及，一切人皆得往生。有佛大慈悲力，何须光为？近来之人，多多见异思迁。有信心者，每每不知净土之所以，或学禅学教学密等法，若欲作大通家、善知识则可。若欲即生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，则或致因所学者多，藐视净土。由是既不能断惑证真，以自力了；又无信愿念佛，以仗佛力了。则将来三途六道之苦，当比此时之苦，胜百千万倍矣。（三编下?复马宗道居士书一）信之一法 急急讲求

如来出世，说法度生，原欲一切众生，直下了生脱死，亲证无上觉道而已。但以众生根机不等，不能究竟畅佛本怀。只得随顺机宜，循循善诱。大根则称性直谈，为说佛乘，令其即生圆证佛果，如《华严经》之善财，《法华经》之龙女等。次则为说菩萨乘、缘觉乘、声闻乘，令其

渐次修习，渐次证果。又其次则为说五戒十善，令其不堕恶道，受人天身，渐种善根。随其所种善根大小，将来于三乘法中，随宿善力，发诸现行。或依菩萨乘，修六度万行，而得亲证法身。或依缘觉声闻乘，悟十二因缘及四谛法，而得断惑证真。此诸法门，虽则大小不同，顿渐各异。然一一皆须自己修习力深，断惑证真，方可超出轮回，了生脱死。若三界内见思二惑，丝毫未尽。则生死根本，未能斩断。纵令定慧力深，依旧无由解脱。如三果圣人，尚生五不还天，经许多劫，方证四果。若证四果，则生死根本，断尽无余。然只是小果声闻，尚须回己所证小果，趣向如来大道。于十方世界，乘愿受生，广行六度万行。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随己功行深浅，或渐或顿，以次证入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诸位。至等觉已，再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三德，便入妙觉位而成佛矣。如来一代时教，所说法门，虽则无量无边，其证入地位，毕竟不能超越于此。虽禅宗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最为圆顿直捷。然见性成佛，乃约本有法身，不涉凡圣因果修证而论。若依修证地位而言，亦与教家了无异趣。而末世之中，人根陋劣，知识鲜少，悟者尚难其人，何况实证？

如来知诸众生唯仗自力了脱之难，故于一切法门之外，特开念佛求生净土一门。但能信愿真切，即五逆十恶极重罪人，临命终时，地狱相现。有善知识教以念佛，若能念佛十声，或止数声，或止一声，亦得蒙佛慈力，接引往生。况彼修行世善，不作诸恶者乎？若是精修梵行，禅定力深，则往生品位更高，见佛闻法最速。即大彻大悟，断惑证真之人，亦须回向往生，以期圆证法身，速成佛果。

其余法门，小法则大根不须修，大法则小根不能修。唯兹净土一门，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。上之则观音势至、文殊普贤，不能超出其外；下之则五逆十恶、阿鼻种性，亦可预入其中。使如来不开此法，则末世众生，欲即生了生脱死，便绝无企望矣。然此法门如是广大，而其修法又极简易。由此之故，非宿有净土善根者，便难谛信无疑。不但凡夫不信，二乘犹多疑之。不但二乘不信，权位菩萨，犹或疑之。唯大乘深位菩萨，方能彻底了当，谛信无疑。能于此法深生信心，虽是具缚凡夫，其种性已超二乘之上。喻如太子堕地，贵压群臣。虽其才德未立，而仗王力故，感如此报。修净土人，亦复如是。由以信愿持佛名号，即能以凡夫心，投佛觉海。故得潜通佛智、暗合道妙也。欲说净土修法，若不略陈诸法仗自力了脱之难，此法仗佛力往生之易，则不是疑法，便是疑自。若有丝毫疑心，则因疑成障。莫道不修，修亦不得究竟实益也。由是言之，「信」之一法，可不急急讲求，以期深造其极乎哉！（增广上?与陈锡周居士书）仰信佛言　不起疑念

净土法门，若信得及，何善如之。若己智有不了，即当仰信诸佛诸祖诚言，断不可有一念疑心。疑则与佛相背，临终定难感通矣。古人谓：「净土法门，唯佛与佛，乃能究尽。登地菩萨，不能知其少分。」夫登地大士，尚不全知，岂可以博地凡夫，妄生臆断乎？（增广上?复邓伯诚居士书一）深信佛力　自有正念

所言大祸临头，功行浅薄，无有把握，或恐惧失心，打失正念者。但须在深信佛力、法力、自性功德力、至诚持诵力，均不可思议。勿道无祸，即有大祸，断不至即失心耳，以有此诸力加被也。凡人须素位而行，则不至因境遇不好，遂致失心。凡因境遇不好失心者，多皆无深信力，而兼有顾念前境，不肯放下所致。如被难之时，只思所以逃避之法，于诸不能料理者，概不萦怀。以萦怀不释，有损无益。故曰：「素患难行乎患难，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。」吾人靠到一句佛，越苦越认真念，决不至有失心无措之虞。若常怀此惧，久则成病心病最难医，不可不知。（续编上?复俞慧郁居士书民 国二十年）火宅难安　立愿往生

娑婆恶浊，极乐清净。
急求出离，是为要务。
（增广下?今彩大师往生记）
三途固属苦荼，人天亦非安乐。
若不往生西方，决难身心自在。
（三编下?荐亡生西佛七文疏）
虽有珠海金山，不如坐进此道。
纵令封禅拜国，何若立往西方。
（续编下?楹联/闲联）

既生信已，必须发愿。愿离娑婆，如狱囚之冀出牢狱。愿生极乐，如穷子之思归故乡。若其未生净土以前，纵令授以人天王位，亦当视作堕落因缘，了无一念冀慕之想。即来生转女为男，童真出家，一闻千悟，得大总持，亦当视作纡曲修途，了无一念希望之心。唯欲临命终时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既得往生，则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，位居不退，忍证无生。回视人天王等，及出家为僧，不知净土，修余法门，历劫辛勤，莫由解脱者，如萤火之与杲日，蚁垤之与泰山矣。可胜悲哉，可胜悼哉！以故修净土人，断断不可求来生人天福乐，及来生出家为僧等。若有丝毫求来生心，便非真信切愿，便与弥陀誓愿间隔，不能感应道交，蒙佛接引矣。（增广上?与徐福贤女士书）佛说一切大小权实法门，皆须仗己功力，断惑证真，方出生死。若惑业有一丝毫，生死决定难出。是以从生至生，从劫至劫，展转修持。或有力量充足，直进不退，即能了脱者，多皆旋觉忽迷，暂进久退，经尘点劫，不能出离。所以尔我今日尚为凡夫，皆坐不知如来普被三根，至极圆顿之净土法门故也。汝纵未亲知识，亦曾诵《弥陀经》、《无量寿经》、《十六观经》及各净土发愿文、《龙舒文》、《归元直指》。彼皆令即生往生，汝偏欲展转来生。佛愍众生无力断惑，难了生死，故特开一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之横超法门。无论断惑与否，若具真信切愿，持佛名号此是正行，及修行众善，回向往生此是助行，无一不得生者。即五逆十恶之人，临终地狱相现，若心识不迷，闻善知识教以念佛求生西方。若念十声，或止一声，当下命终，亦得往生。既往生已，即已高预海会，永出轮回。渐次进修，以圆佛果。若

此逆恶罪人，不闻此不思议法，经尘点劫，难出地狱。饿鬼畜生尚难得，况欲得人身而修行了生死耶？当须发决定心，临终定欲往生西方，且莫说碌碌庸人之身，不愿更受，即为人天王身，及出家为僧、一闻千悟、得大总持、大宏法化、普利众生之高僧身，亦视之若毒荼罪薮，决定不生一念欲受之心。如是决定，则己之信愿行，方能感佛；佛之誓愿，方能摄受。感应道交，蒙佛接引，直登九品，永出轮回矣。（增广上?复高邵麟居士书三）半年未晤，几多锦绣江山，丰富人民，皆成凋残困苦，不堪寓目之况。世相无常，三界火宅，于此益信。阁下乘宿愿力，弘扬净业，正好借此以作大众修持净业之顶门一针，俾彼各各死尽再生人天、享受痴福之偷心，则利益大矣。（三编上?致关絅之居士书二）乐天知命　厌此欣彼

身乃招苦之本，厌乃得乐之基。宿因厚而现善浓，则多劫之重报，转而现生轻受。罹灾戾而猛修持，则娑婆之痛苦，即是极乐导师。当作偿债之想，懊闷自消。倘生怨尤之心，罪障续起。逆来顺受，始为乐天知命之人。厌此欣彼，方是修净念佛之士。（增广上?与海盐某夫人书代悟开师作）若知此界之苦，则厌离娑婆之心，自油然而生。若知彼界之乐，则欣求极乐之念，必勃然而起。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以培其基址。再加以至诚恳切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。则可出此娑婆，生彼极乐。为弥陀之真子，作海会之良朋矣。（增广下?初机净业指南序）若肯上船　即登彼岸

一条荡荡西方路，直下归家莫问程。
自是不归归便得，故乡风月有谁争。
（增广下?定海张总戎荐亲对灵小参代撰）
应当发愿愿往生，客路溪山任彼恋。
自是不归归便得，故乡风月有谁争。
（三编下?思归集发刊序民国二十八年
己卯冬至前三日）应当发愿愿往生，客路溪山，切莫从头再眷恋。
自是不归归便得，故乡风月，直须全体总亲承。
（续编下?楹联/弥陀）

纵寿百年，弹指即过。一息尚存，当求出路。毋使临终，悔之无及。每忆经云：人身难得，中国难生，佛法难遇，信心难生。四者幸备，尤当努力。如登宝山，要得摩尼。良以在凡夫地，未断惑业，生死不了，难免堕落。所以如来极劝众生，发真信心及切愿心，持佛名号，求生净土。当以供养三宝，守戒一生，一切所作，种种功德，不求来生人天福报，不求现世长寿康宁，唯求临终往生净土。则与佛誓愿，相契相合，感应道交，定满所愿。如人堕海，有船来救，若肯上船，即登彼岸。求人天福，不求往生，如不上船，难免沉溺。佛欲令汝超凡入圣，汝却愿得有漏之福。福报一尽，永堕三途；如摩尼珠，用弹黄雀。所得者少，所失者多。可不惜哉，宜警省焉。当知念佛往生一法，乃一切众生速出生死之第一要道，实一切诸佛疾成正觉之最上法门。不可以简便易行，视作等闲。必须以勤恳志心，方能成办。（增广上?与某居士书代了余师作）如此发愿　殊失宗旨

净土法门，以深信愿，念佛求生西方。不可发来生及生生世世之愿，有此愿，便不能决定往生矣。一切法门，亦有现生即了生死者，然不过千万之一二耳，故须发生生世世之愿。汝谓「尽未来际，带业往生」，此话殊失净土宗旨。现生即求佛慈接引，带业往生，何可云尽未来际乎？行菩萨道，当以尽未来际为限。现修净土，何可以尽未来际往生乎？（三编上?复东海居士书）狂妄之心　修行大障

某居士去年去世，彼先妄发大心，要在此世间度人。九年至山被光呵斥，似乎转念。故后，其子讣来，言睡三日，不食不语遂逝。看此光景，殆非往生之相。是以欲求往生，当放下此世间，并放下过分之狂妄心。如同菩萨在生死中度脱众生，此须自己是菩萨始得。若自己尚是凡夫，便欲担任此事，不但不能度人，且不能自度。世间多少善知识皆受此病，尚谓之为有大菩提心。须知此心先求往生则有益，以此不求往生，须是菩萨则可，否则为害不浅。过分之狂妄心，为真修行者之一大障碍，不可不知。再者某居士之为人，过于好名。故其所作之书，全仿佛经之口气。其以凡滥圣之过，殊非浅鲜。故致宏法之功，不得实益。百年身世，瞬息即逝。但祈专心致志于念佛求生，则某居士即为一大警策也。（三编上?复潘对凫居士书二）往生方可圆满诸愿

心者，一身之主，万法之宗。顺之则速成菩提，逆之则永沉生死。一切众生，迷背本心，随逐妄境，起贪嗔痴，造杀盗淫。轮回于六道之中，汩没于三界之内。久经长劫，莫能出离。汝既发心归依三宝，为佛弟子。须发菩萨四宏誓愿，自利利他。四宏誓愿者，即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」也。须知此四宏誓愿，乃三世一切诸佛誓愿之本。汝于日用举心动念，须令与此相合。若与合者，扩充令其圆满。若不合者，断除令其净尽。

然欲利他，先须自利。若非自己先出生死，何能度彼生死众生？譬如溺于海者，不能救海中沉溺之人。如来所说了生死法无量无边，唯净土一法，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若欲即生了办，舍此末由。

所谓净土者，即生信发愿，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。果能信愿真切，一心念佛。至临命终时，决定蒙佛接引，往生彼国。既得往生，则俯谢凡质，高预圣流。见佛闻法，证无生忍。神通智慧，不可思议。然后乘本愿轮，回入娑婆，种种方便，度脱众生。如观世音菩萨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普令一切众生，同出生死，同成佛道。方可圆证自己本具之妙真如心，方可究竟契合乎菩萨四宏誓愿，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也

已。心愿之义，如是如是。若能顾名思义，身体力行，可谓超格丈夫、火里莲花、如来真子、大士嫡孙矣。勉之勉之！（增广上?与心愿居士书代友人作）不求往生　是为破戒违法

念佛，能按时念亦好。否则，镇日随便，不分行住坐卧，总以念佛为事。然须生信发愿，求生西方，万不可求来生福报。若求来生福报，即是破戒违法。以念佛法门乃是教人求生西方的法门，汝既念佛不求生西方，又要求来生，是不遵佛教。此是佛教人必定要依之法，汝不肯依，故名破戒违法。（续编上?复传德师书民国二十年）净土法门，以真信切愿念佛，决定求生西方为宗旨。若念佛人不愿求生西方，即为违背佛教。譬如王子寄居他国，不信自是王子，但愿终日乞食，不至饿死，便为志得意满。其知见之下劣，能不令人怜悯乎？王高氏娴熟经典，而作不敢妄想生西之说，其心志之卑劣，亦何至于此极。其平日所亲之师，亦系盲修瞎炼之辈。使其师知净土法门，何得长作此想？祈为彼说，若不求生西方，决定不许皈依。肯求生西方，则可许皈依。今为彼取法名为宗信，谓深信佛言，不敢违背。自己修持净业，又须教诸儿女媳孙辈，同皆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戒杀护生，念佛及念观世音，以期现生业消福长，临终往生西方。如此自行，并化及家庭及与亲朋。则其往生，定可如愿。佛开净土法门，教人求生西方。汝是什么人，敢不以佛言为是，而各任己志乎？故须一以佛说为宗主宗本而信奉之。不敢一念或违，方可谓宗信。（三编上?复杨宗慎居士书）信愿持名，决定求生，方为真正修净土人。若有一念求来生人天福报之心，即修持精纯，亦名违背佛教。虽种善根，而了生脱死，当在驴年。可不哀哉！（增广上?杭州弥陀寺启建莲社缘起疏）凡诵经、持咒、礼拜、忏悔及救灾、济贫、种种慈善功德，皆须回向往生西方。切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，一有此心，便无往生之分。而生死未了，福愈大则业愈大，再一来生，难免堕于地狱、饿鬼、畜生之三恶道中。若欲再复人身，再遇净土即生了脱之法门，难如登天矣。佛教人念佛求生西方，是为人现生了生死的。若求来生人天福报，即是违背佛教。如将一颗举世无价之宝珠，换取一根糖吃，岂不可惜。愚人念佛，不求生西方，求来生人天福报，与此无异。（续编上?一函遍复民国　二十一年）此种心念　要丢得干净

净土法门，注重在信愿。有不知者，或求人天福报，或求来生为僧，宏扬佛法，度脱众生。此种心念，要丢得干干净净，若有一丝毫，便不能往生矣。往生，则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。不往生，纵一生二生不迷，决难永远不迷。迷，则由有修持之福，而所造之业，为可惧耳。恶业既造，恶报自临，求出三途，恐无其日。（续编上?复吴慧诒罗慧澍居士书民国二十年）来生做人　比往生还难

汝既皈依佛法念佛，当依佛教而行。佛教你求生西方，你偏不肯求生西方，偏要求来生。你今活了几十年，不知经过多少回刀兵、水旱、饥馑、疾疫等灾。若未遇佛法，不知出离之方。则莫有法子，只好任其死后轮回。今既遇佛法，且复皈依为佛弟子。偏偏不信佛的话，任自己的愚见，胡思乱想，想来生还做人。你要晓得：来生做人，比临终往生还难。何以故？人一生中所造罪业，不知多少。别的罪有无且勿论，从小吃肉、杀生之罪，实在多的了不得。要发大慈悲心，求生西方。待见佛得道后，度脱此等众生。则仗佛慈力，即可不偿此债。若求来生，则无大道心。纵修行的工夫好，其功德有限。以系凡夫人我心做出来，故莫有大功德。况汝从无量劫来，不知造到多少罪业。宿业若现，三途恶道，定规难逃。想再做人，千难万难。是故说求生西方，比求来生做人尚容易。以仗佛力加被故，宿世恶业容易消。纵未能消尽，以佛力故，不致偿报。

佛言世间有二罪人：一是破戒，二是破见。破戒之罪尚轻，破见之罪甚重。何谓破见？即如汝所说，求来生不求往生。乃是邪执谬见，乃是破坏佛法之邪见及引一切人起邪执谬见。其罪极大极重，以其心与佛相反，复能误一切人故也。我说这些话，汝且莫当造谣言骗汝。我要是骗汝，当有所为。我不为名利势力，平白骗汝一素不相识，只见一面之老太婆，岂不成了痴子呆子了么！因为汝相信我，以我为师。汝子对你说，你不信。教我对你说，要你现生就要了生脱死。永离世间一切苦，常享极乐一切乐。汝要知好歹，我如此与你说，你要不听，还照自己愚痴心相，即为忘恩负义。不要说辜负了佛的度众生恩，并辜负了我这一番不惜精神与汝说这许多话的苦心了。你要发起决定求生西方心，又要教儿女、媳妇、孙子及亲戚、朋友，同皆发决定现生即生西方心。则教人之功德，辅助自己修心之功德，临命终时，即蒙阿弥陀佛亲垂接引你登九品莲台之最上品矣。我若骗你，便是佛骗人。何以故？我乃依佛之意与汝说故。佛岂有骗人之理乎？汝宜尽舍从前之下劣知见心，则定规得生西方矣。（三编下?复智正居士之母书）汝年七十一岁，惜昔年未知佛法之所以然，今幸知之，亦不必以迟闻为歉，但当认真生信发愿，念佛求生西方，切不可求人天福报。须知佛开念佛法门，唯期一切众生现生即生净土。若人顺从佛言以修，必能仗佛慈力往生西方，校比生入大富大贵处尚容易。何也？以依佛言教，佛必垂慈加被故也。（三编上?复冒善甫居士书）要做富鬼　何能往生

五人求皈依，法名另纸书之。祈为彼说，皈依佛法，不可又皈依邪魔外道。当各尽各人职分，要孝顺父母公婆；要助夫成德；要教训儿女，令其为贤人善人；要吃素；要念佛求生西方，不可求生天生富贵家。不可念血盆经、破血湖、还受生、寄库，此是伪造的。不可学外道炼丹运气。若仍照无知之人如是行，则西方便不能生。以一心要做富鬼，或要成仙生天，何能得往生西方之大利益乎？（三编下?复袁德常居士书四）欲生净土　莫存此念

至汝先说「但求不堕恶道即已」，此言千万不可萌于心，形于口与笔。若有此念，便不得往生。往生全仗决定信愿，存此念，即无决定求生之心，有决定不生之心，其害非小。净土宗旨已失，何能得净土真实利益？至于化三「一心念佛，誓生极乐，能生不生，皆不作念。至不生亦善，即是远离疑虑之心」，乃学宗教家之说大话。汝若是法身大士，则此语方为实义。然法身大士欲利益凡夫，亦不可说此话。若是博地凡夫，又求生西方，说此话，则是胡说巴道，自误

误人，害岂有极！千万不可依从，依之则往生无分。凡夫往生，全仗至心切念。彼一切付之无念，则何能感应道交？其感应道交者，全由至诚恳切之决定念。证无念者，则可说此话。未证无念说此话，皆成东坡临终之误。可不哀哉！可不痛哉！

至云莫谓研究《起信》，并可随力堪任广读三藏十二部。此话与上智之人说，即为契理契机之良言。对中下人，即有泛滥无所指南之过咎。谈何容易！试问汝与化三，是此根性否？宗门教人，看一句无义味语。净土教人，专持佛号者，以约则易于得力，博则难于得益故也。即教家虽曰讲演非博不可，然亦须有专业，方为实修。又看经有为种善根、有为开知见、有为作功课之不同。为种善根，则三藏同，无分彼此。为开知见，则取其易于明了而复契机者。为作功课，则专心受持一种二种，至诚恳切，蓦直看去，解也不分别，不解也不分别。看之久久，即当业消智朗，障尽福崇。化三所说，乃好高务胜，而不知其要之话。祈以此书与化三看之，庶可砭彼痼疾。（三编上?复周智茂居士书七）念佛易治 凡夫二病

一切凡夫，具有二病：一则狂妄，二则愚痴。

狂妄者：谓我本是佛，何须念佛？心净则土净，何须求生净土？此系执理而废事，其弊至拨无因果，坏乱佛法，疑误众生，此人必堕阿鼻地狱，永无出期。以善因而招恶果，诚可怜悯！

愚痴者：谓我系凡夫，何敢妄想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？不知自己一念心性，与佛无二无别。但以烦恼惑业障蔽，故令即心本具之佛性功德，不能显现。譬如大宝铜镜，经劫蒙尘。智者知是宝镜，愚人认做废物。佛悯众生迷昧自心，教令念佛求生西方者，以最爱惜众生之本有佛性，恐其永远迷失，故令生信发愿，念佛求生西方，庶可亲证此本具佛性。倘不求生西方，但求消灾及不失人身。犹如以无价之摩尼宝珠，换取一根糖吃，其人之愚痴可怜，不识好歹为最第一矣。（三编下?复智正居士书三）世人执空执有，妄生己见，故迷而不觉。世尊设教，即欲令众生破此二见，特设一念佛法门，俾其从有而至空，得空而不废有。则空有二法，互相资助，得益甚大。况仗弥陀愿力，故其力用，超过一切法门，而为一切法门之所归宿也。

世有一种下劣知见人，教以念佛求生西方，则曰：我等业力凡夫，何敢望生西方？但求不失人身即足矣。此种知见，由不知众生心性，与诸佛之心性，一如无二。但以诸佛修德至极，性德圆彰；众生唯具性德，绝无修德，纵有所修，多属悖性而修，反增迷悖耳。

又有一种狂妄知见人，教以念佛，则曰：我就是佛，何须念佛？汝等不知自己是佛，不妨常念，我既自知是佛，何得头上安头？此种知见，由于只知即心本具佛性之佛，不知断尽烦惑、圆满福慧之佛。此种人若知性修理事，不可偏执，力修净行，则远胜生下劣知见者。否则自误误人，永堕阿鼻地狱，了无出期矣。

故执空执有之谬知，下劣狂妄之谬见，唯念佛最为易治。以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若不作佛，则不是佛矣。此二句经文，为破「下劣、狂妄」二见之无上妙法也。克论佛法大义，不出真俗二谛。真谛一法不立，即圣智所见之实体也。俗谛万行圆彰，即法门所修之行相也。（三编下?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⑵往生正因

信愿二法 缺一不可

念佛有信愿，决定会临终往生西方。无信愿，则只得人天福报而已。有信无愿不名真信，有愿无信不名真愿。信愿二法，如车之二轮，鸟之两翼，缺一不可。（三编上?复琳圃居士书）往生与否 全凭信愿

欲生西方，最初须有真信切愿，若无真信切愿，纵有修行，不能与佛感应道交，只得人天福报，及作未来得度之因而已。若信愿具足，则万不一漏。永明所谓「万修万人去」者，指「信愿具足」者言也。

既有真信切愿，当修念佛正行。以信愿为先导，念佛为正行。信愿行三，乃念佛法门宗要。有行无信愿，不能往生；有信愿无行，亦不能往生。信愿行三，具足无缺，决定往生。得生与否，全由信愿之有无。品位高下，全由持名之深浅。（增广上?与陈锡周居士书）西方极乐世界，莫说凡夫不能到，即小乘圣人亦不能到，以彼系大乘不思议境界故也。小圣回心向大即能到。凡夫若无信愿感佛，纵修其余一切胜行，并持名胜行，亦不能往生，是以信愿最为要紧。蕅益云：「得生与否，全由信愿之有无。品位高下，全由持名之深浅。」乃千佛出世不易之铁案也。能信得及，许汝西方有分。（增广上?复高邵麟居士书三）尽人信念 尽人往生

净土法门，有教无类。凡圣智愚，等蒙摄受。
一切法门，皆仗自力。唯此一法，全仗佛力。
佛力自力，天渊悬隔。信愿忆念，定生佛国。
尽人信念，尽人往生。佛有誓愿，现有仪型。
智宜女士，念佛心切。念未数年，竟蒙佛接。
愿见闻者，各事修持。预莲池会，何乐如之。

（续编下?净土法门殊胜颂唯其法门殊胜故，智宜女士得往生。）不关学识 只在信愿

往生不在识字不识字，只在有信愿与无信愿。有信愿，决定往生；无信愿，决不得往生。（续编上?复智乐居士书）罪业虽重 亦得往生

如来一代所说之法，皆令自力断惑证真，以了生死。唯净土一门，专重佛力。以佛力故，虽罪业深重，若具信愿，皆得往生。（三编上?复陈士牧居士书一甲子年正月二十一日）青楼女子，

所作下贱，果能信仰于佛，常生惭愧，常念佛号，求生西方，尚可蒙佛接引，直登九品，与诸上善人，聚会一处。佛种种方便引诱众生种出世因，故于五戒，任彼受一、二、三、四及全。何以令不全受？以彼或有势不能守故。如屠户不能持杀戒，尚可持余四戒。娼女不能持邪淫戒，酒保不能持酒戒等。佛之深恩厚德，如天普覆，如地普载，不以一眚弃其本具之佛性。世之自高自大者，见人一短，即有千长亦不以为然，佛则不如是。《龙舒净土文》有「普劝门」一卷，详说所以然。凡列名有三十多，内有屠户、渔人、做酒者，即在风尘青楼女子者。皆言：如能改业，固为最善。如不能改，当生惭愧，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。果能信愿真切，亦可高登九品，何止不堕地狱等乎？若不生惭愧，亦不修持，以此为荣，只以拜一师为事，则不堕与否，非光所敢决断。（三编上?复恒惭法师书二）盲聋喑哑 称念亦生

凡有心者，皆堪作佛，何得谓盲聋喑哑不得往生？佛说八难中有盲聋喑哑，谓其难以入道而已。果能专精念佛，虽聋子不能听经及善知识开示，瞎子不能看经，究有何碍？喑者无声，哑者不会说话，但能心中默念，亦可现生亲得念佛三昧，临终直登九品。何可云此等人不得往生？此等人不认真念佛，则不得往生，非此等人虽念佛亦不得往生也。至于残废缺手缺脚者，与此盲聋喑哑者同。此之说话，盖是误会《往生论》偈之所致也。偈云：「大乘善根界，等无讥嫌名；女人及根缺，二乘种不生。」乃是说西方极乐世界，是大乘善根人所生之世界，绝无有可以讥毁、可以厌嫌之名字耳。下即列出讥嫌之名数种，即女人、六根不具足之人及声闻、缘觉之二乘人。故曰：「女人及根缺，二乘种不生。」乃谓西方无有女人，与六根不完足人及小乘人西方虽有小乘人名字，然皆属发大乘心者，绝无不发大心之声闻缘觉人耳，非指此世界之修行者说。无智慧人，认做此等人不得生西方，其错大矣。

汝右手有病，乃宿世杀害众生之恶业所招。当志诚恳切念佛，为彼宿世怨家回向，令彼超生净土。果能常念，业自消灭。业消则病好矣，何须锯手？纵锯手亦不能消业。当依我说，认真念佛。再加念观世音菩萨，决定不须一年，手可痊愈。汝作上项邪说，害人无量，切须知之。且心中信根愿根不具，不能往生。不是身体有不具者，不能往生也。（三编上?复宗灵法师书）有此毛病 亦可往生

洋烟一事，其害甚深。《文钞》后附有戒烟神方，灵极，许多人皆戒好。有戒不好者，皆彼身体另有痼疾。汝且依之，作双倍日期缓戒，则可断此祸根矣。至于往生，固不在戒与不戒也。即有此毛病，能生真信，发切愿，一心念佛，无一不往生者。（三编下?复李吉人居士书）一心念佛 不悟亦生

欲生净土，须先认清宗旨。普通修持，无不以开悟为希冀，而开悟一事，亦非易易。若知净土宗旨，决不预期开悟。若不注重信愿，开悟亦难了脱。若能一心念佛，不悟亦可往生。汝信中谓纵具厌秽之情，未识自性奚若，是志在开悟也。开悟而有信愿，是为禅净双修，最为高上，然世绝少真开悟者。何谓真开悟？即所谓明心见性。乃于自心中彻底明了，非只会说而已。会说不名开悟，且勿误会。真到明心见性地位，尚须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。世人凡求开悟者，皆不注重于信愿求生，而欲以此依稀仿佛之悟了生死，则是自误误人！固不如老实念佛者为稳当也。（三编下?复方家范居士书）未得一心 亦可往生

念佛之法，重在信愿。信愿真切，虽未能心中清净，亦得往生。何以故？以心中有佛为能感，故致弥陀即能应耳。（增广上?复黄涵之居士书三）净土之法门，以信愿为导。有真信切愿，虽未得一心，亦可往生。无真信切愿，纵已得一心，亦难往生。宗门人念佛，多不讲信愿，则仍属自力，难蒙佛力。以其彼既不感，佛难垂应。此一着要紧之极，故为道破。（三编上?复王诚中居士书）念佛一法，要紧在有真信切愿。有真信切愿，纵未到一心不乱，亦可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若无信愿，纵能心无妄念，亦只是人天福报，以与佛不相应故，固当注重于信愿求生西方也。真有信愿，妄当自已。倘平日有过头妄想，欲得神通、得名誉、得缘法、得道等，如是完全以妄想为自己本心，越精进勇猛，此种妄想越多越大。若不觉照，永息此妄，则后来还会着魔发狂，岂但妄想而已乎！固宜汲汲息此过头妄想也。（续编上?复又真师觉三居士书民国二十年）念佛一法，注重在信愿行三法。只知念而不生信发愿，纵得一心，也未必得往生。果具真信切愿，虽未到一心不乱，亦可仗佛慈力往生。外行人，多多以求悟，求得种种境界，而不以决定求生为事，即所谓舍本逐末也。何以故？以悟到极处，若未断尽烦惑，仍然是六道轮回中人。倘得往生，比悟到极处，而未断尽烦惑者，其高下有若天渊悬殊。汝欲早识妙因，亦是好心，亦是不深知净土法门之外行话。你且死心蹋地念去，自可得真实利益。然自既幸闻此法，忍不令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妻子、亲友及一切人，同闻同修，同得往生乎？甲三居士，宿有慧根，闻汝一说净土及看《文钞》、《安士全书》，即能信受奉行。然犹以未见光为憾，此犹是信道不笃之现象。

净土法门，乃极难极易之法门。说其难，则大彻大悟，深入经藏者，尚不信。说其易，则愚夫愚妇，至诚恳切念，即能临终现诸瑞相，往生西方。彼大彻大悟，深通经论者，犹不能望其肩背。良以一则弃佛力，以专主自力。一则专仗佛力，而由佛力以引发自力。以佛力、法力、自心本具之力，三法契合，故得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也。

此法最要在信愿！有信愿，则决定肯认真修持。肯修持，则即可得往生之益。非如禅宗、密宗，要常有善知识教导。否则，或恐入于魔道，则佛也难救矣。但依光所说而行，决定不会有危险，及不得实益之虑。（续编上?复习怀辛居士书民国 二十年）自立科条 不依佛说

净土法门，犹如大海。长江大河亦入，杯水滴水亦入。证齐诸佛者，尚求往生；五逆十恶者，亦预末品。何得以得一心及三昧，而拒其未得者？但取法乎上，仅得其中。自己决志求生，唯

当企及于此。若谓非此决不得生，是又自立科条，不依佛说矣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三）常存此想 便不相应

修净业人，以真信切愿为本。能念到一心不乱，则甚好。切不可存「未得一心不乱，便不能生」之心。若常存此想，得则可；不得，则由常存不得生之心，便与佛不相应矣。此弄巧成拙之大病（三编上?复何希净居士书民廿六 七月廿三）益加信愿 以致一心

念佛法门，注重信愿。有信愿，未得一心，亦可往生。得一心，若无信愿，亦不得往生。世人多多注重一心，不注重信愿，已是失其扼要。而复又生一既未得一心，恐不得往生之疑，则完全与真信切愿相反矣。此种想念，似乎是好想念，实则由此而益加信愿，以致一心，则是好想念。若由因不得一心，常存一不能往生之心，则成坏想念矣，不可不知。（续编上?复朱德大居士书民国二十一年）两种一心 不可同观

刀砍不入一段，原无可疑。以阁下将自力他力、禅宗净宗之界限未分，致成一大疑团耳。念佛一法，乃仗佛力出三界，生净土耳。今既不发愿，亦岂有信？有真信者，必有切愿。信愿全无，但念佛名，仍属自力。以无信愿，故不能与弥陀宏誓，感应道交。若见思惑尽，或可往生。若全未断，及断未净尽，则业根尚在，何能即出轮回？五祖戒、草堂青等，即是确证。须知去却信愿念佛，与宗家之参究无异。若得往生，则因果不相符契矣。蕅益云：「得生与否，全由信愿之有无。品位高下，全由持名之深浅。」乃铁案也。经云「一心不乱」，远承前文依正功德，即是教令生信，近承上文「众生闻者，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」，即是教令发愿；又况下文劝信劝愿，不一而足。阁下截断前文，止执一句，故有不贵发愿之疑。又以无信愿之一心，与有信愿之一心，敌体同观，故有刀砍不入，岂非纯一，何以无愿不得往生之疑。

又念佛之外，第二念，夹杂，难以枚举。举其正者，如求大彻大悟、得大总持等。非指发愿为第二念、为夹杂也。须知净土一法，以信愿行三法为宗。行如车牛，愿如御者，信如前导。导与御者，正成就其车牛之进趣耳，是以朝暮必须向佛发愿。又不念佛时，亦不可泥。纵令一念万年，不妨日有起止。若谓有不念时，有发愿时，便成间断夹杂，便难成办。试问此一心念者，亦曾见色闻声、着衣吃饭、举手动足与否？若有，彼既不间断夹杂，此何独间断夹杂？若无，除非法身大士。然法身大士，端居一处，而现身尘刹。其间断夹杂，将不胜其多矣。……平生绝无信愿者，临终决定难仗佛力。既云善恶俱时顿现，且无论阿弥陀佛四字不现者，不得往生。即现，亦不得往生。何以故？以不愿生故。以不求佛，因不得蒙佛接引故。《华严经》云：「假使恶业有体相者，十方虚空不能容受。」古德云：「如人负债，强者先牵；心绪多端，重处偏坠。」今善恶皆现，由无信愿，便不能奈恶业何矣。须知仗自力，则恶业有一丝毫，便不能出离生死，况多乎哉？又无信愿，念至一心，无量无边之中，或可有一二往生。决不可以此为训，以断天下后世一切人往生净土之善根。何以故？以能仗自力，念至业尽情空，证无生忍者，举世少有一二。倘人各依此行持，置信愿而不从事，则芸芸众生，永居苦海，无由出离，皆此一言为之作俑也。而其人犹洋洋得意，以为吾言甚高。而不知其为断佛慧命，疑误众生之狂言也。哀哉！世间善业，不出轮回，若对信愿具足之往生净业，则彼善业，仍属恶业。净土一法，须另具只眼，不得以常途教义相例。使如来不开此法，则末世众生之了生死者，不可得而见之矣。（增广上?复濮大凡居士书）信愿门中 尤宜致力

所言作事亦不忘念佛，此系念心纯熟之相，何可名昏沉，归于无记。然亦非无念而念，但系无念而念之气分。若即认此为无念而念，则有类于钻木见烟，而谓得火，即便息钻，火便无由可得矣。汝之功夫颇好，到此境界，亦不容易。然须专精用功，且莫学今之好高务胜、见异思迁者，则将来之益，自可有不思议处。然此是「行」门中事，「信愿」门中，尤宜致力，庶可决定深得念佛之实益。若效他宗，专以工夫为事，弃信愿而不讲，则便成仗自力之法门，其失大矣。（三编下?复李觐丹居士书六）念佛法门，全仗佛力。不比余门，均系自力。自力与佛力相较，何啻霄壤之隔。所以从古愚夫愚妇，老实念佛，多有往生。而通宗通教者，或多失之交臂，诚可惜也。修行人须知娑婆苦，极乐乐；要愿离娑婆苦，愿得极乐乐。不可求人天福报，譬如处牢狱之求归家乡。然娑婆世界，乃一大牢狱也。极乐世界，方是好家乡。古人诗云：「自是不归归便得，故乡风月有谁争。」诸君果能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，西方有谁争哉？要归家乡，不可犹豫，谓再过几年，则不能与佛相应，至诚恳到真信切愿即是西方种子。盖净土一门，以信愿行三法为宗，如鼎三足，缺一不可。或专崇行持，而不尚信愿，则执事废理，仍属自力法门。与专以自性唯心，而不仗佛力之执理废事，同一过失。所以蕅益大师云：「得生与否，全由信愿之有无。品位高下，全由持名之深浅。」笃哉斯论，不可不知。（三编下?上海法藏寺念佛开示）观汝来书，系犹以宗门之知见为主，于净土法门尚未全信，故只求相应，致起魔境。念佛法门，以信愿为先锋，若无真信切愿，勿道不相应不能往生，即相应亦不能决定往生。一心不乱，念佛三昧，亦不易得。若有真信切愿，未得相应，亦可往生，况已相应乎？汝只知求相应，稍有相应气分，便生欢喜赞叹之心，此亦是不相应之现象，由是故有怪相现。修行人，所最忌者，得少为足。得少为足，便生退惰，此必定之理也。祈但一心念，勿以不相应不得往生为疑惧。所有境界，皆不理会，也不问他好死坏死。除念佛之外，不使起第二念。如此，方可得决定往生之益。若怕死时种种不相宜之障碍，因打饿七，此事险极。吃饱饭，尚不能相应，到饿的要死的时候，还能相应么？如必要打饿七，请下山到别处去打，灵岩决不许开此一法。汝完全是在妄想窠中求相应，若肯一切妄想通放下，当必病愈身安。即世寿已尽，亦当正念昭彰，随佛往生。念佛的人，不得有来生后世的念头。汝往生的心尚不专一，则决定不能不又在此世界受六道之生矣。（续编上?复慧空大师书民国 二十五年）念佛三昧 实不易得

所言念佛三昧，说之似易，得之实难，但当摄心切念，久当自得。即不能得，以真信切愿摄心净念之功德，当必稳得蒙佛接引，带业往生。事一心，若约蕅益大师所判，尚非现世修行人之

身分，况理一心乎？以断见思惑，方名事一；破无明证法性，则名理一。若是内秘菩萨行，外现作凡夫，则此之二一，固皆无难。若实系具缚凡夫，则事一尚不多得，况理一乎？（增广上?复袁福球居士书）念佛三昧，亦不易得，若不自量，或致着魔。须知往生净土，全仗信愿。有信愿，即未得三昧，未得一心不乱，亦可往生。且莫只以一心不乱，及得念佛三昧为志事，不复以信愿、净念为事。都摄六根而念，为净念。念佛时，常听自己念佛音声，即是都摄六根之下手处。切须注意。或恐志大言大，未得实益，由不注重信愿，不能与佛感应道交，仍在此五浊恶世中，做苦众生耳。（续编上?复郁智朗居士书）急求一心　着魔之本

汝妄想纷飞，尚欲急得一心不乱，此心即是着魔之本。故光谓净土法门，重在信愿。信愿若真切，虽未得一心，亦可往生。若无信愿，纵得一心，亦不能仗自力以了生脱死。故不令汝汲汲于求一心也。以汝之妄想纷飞，一求一心，定规着魔。汝不察光意，遂谓一任随便。眼前随便者，决非信愿真切之人。使信愿真切，决不至泛泛然随便，而均不得往生也。理本无障，因汝以无理为理，而自生障碍，又复尤谁？……汝真可谓第一狂人，世荣心，如海波汹涌。而又欲立刻风平浪静，澄湛不动。其急欲求不动之心，正是群动之本。又如釜沸，极力加火，以求不沸，其可得乎？光与汝所说者，乃息风抽薪之事。汝不详察，尚谓是扬波益沸，岂不大可哀哉！汝且详阅《文钞》、《嘉言录》，当不至有负于汝。否则勿以我为师，另拜高明，光亦不汝是问也。（三编下?复温光熹居士书八）不论断证　唯恃信愿

往生净土，固贵久修。然其所重，在乎决定不易之志愿耳。彼终身念佛，心常冀人天福报者，纵令精进，因其心愿尚恋此娑婆，何得有生极乐之望乎？固知信愿，实为吾人生西方大根据也。（三编上?复智圆居士书）佛法深广，犹如大海，博地凡夫，孰能穷源彻底，一口吸尽。虽然，倘能生正信心，自可随己分量，各得其益。譬如修罗香象及诸蚊虻，饮于大海，各取饱腹而已。如来出世，随顺众生，为其说法，各令得益，亦复如是。而末世众生，业障深厚，善根浅薄，心智狭劣，寿命短促。加以知识希少，魔外纵横。修余法门，欲于现生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，诚为甚难希有之事。唯净土一法，专仗佛力。以故不论断证，唯恃信愿。信愿若具，虽罪大恶极，将堕阿鼻地狱之流，尚可以仗十念之力，径蒙佛慈，接引往生。噫！如来大慈普度，一物不遗。唯此一法，最为周挚。由是西天东土，菩萨祖师，高僧巨儒，莫不以此自利利他。（增广下?净土释疑序）十念尚度　何况久修

须知念佛之人，决定能消除业障。其有业障现前者，系转将来堕三途之恶报，以现在之病苦即了之也。《金刚经》谓持《金刚经》者，由被人轻贱之小辱，便灭多劫三途恶道之苦，则福峻之将往西方，固以此小苦，了无量劫来之恶报，实为大幸。切不可学不知事务人，谓因修持而致病及死也。念佛人平时有真信切愿，无一不得往生者，况福峻临终正念昭彰，作问讯顶礼等相，而死后身体柔软洁净，颜貌如生，又何必以彼工夫浅为疑乎？夫弥陀愿王，十念尚度，况彼精进修持已二三年，又有何疑？世有种人，志意下劣，虽常念佛，不求往生，唯欲求人天福报。此种人纵毕世修行，只得来生之痴福而已！有正信者，自己以信愿感佛，佛以慈悲摄受，感应道交，必能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，又何须问彼见佛与否，方可断判也。（增广上?复郁智朗居士书）一念回光　即蒙摄受

若欲此生亲得实益，当依净土法门，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，则可决定了生脱死。若不依念佛法门，且莫说未得佛教之真传者不能了，即得亦不能了。何以故？以得真传，乃大彻大悟，非是实证。证则可了，悟则未了。修余法门，皆须断惑证真，方了生死。净土法门，但具真信切愿，持佛名号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正助合行，不但决定往生，而且品位优胜。不但精粹纯笃之人，决定往生，即五逆十恶之流，临终能生大惭愧，生大怖畏，志心念佛数声，随即命终者，亦得决定往生。以佛慈广大，专以度生为事。一念回光，即蒙摄受。所谓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也。末世众生，不依净土，修余法门，但得人天福报，及作未来得度之因缘而已。以无力断惑，则生死根尚在，何能不发生死之苗芽乎哉！（增广上?复岳仙峤居士书）众生心性，与佛无二。佛则究竟断尽烦惑，故能得大受用，法法头头，悉皆自在。众生则全体在迷，反以佛性功德之力，以作起惑造业之本，可不哀哉。纵有晓了此义，意欲背尘合觉、志心念佛者，但以熟处太熟，生处太生，故亦不易与佛相应也。若患难临身，果能一念投诚，无不立蒙感应者。以苦恼逼迫，一心求救，其余一切情见，概不现前。故其感应之妙，有不可思议者。（三编上?复智章居士书戊辰八月）往生者少　在无信愿

何以世间念佛人多，真能了生死者少？只以念佛之人，无深信切愿，但求福报，希图来世富贵。不知希图来世富贵，譬如仰天射箭，力尽则还，非但无益，且有损也。即如今世念佛，感人天福报，有福报而无正智。以有福报故，则有势位富贵。以无正智故，则愚痴而不信因果。夫以不信因果之人，处势位富贵之地，如虎附翼，益增其恶。故福报愈大，造孽愈多。既造恶业，应受恶报。此所谓三世怨也。故念佛者，断不可存福报之心，当以猛利直前，往生西方，为了脱生死之妙法。故彻悟禅师云「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以深信愿，持佛名号」十六字，为念佛法门一大纲宗。又云：「一句弥陀，我佛心要，竖彻五时，横赅八教。」甚哉！一句弥陀，微妙难思，唯佛与佛，知其究竟。等觉以还，尚有未尽，所谓菩萨少分知。若我辈凡夫，尤当信而行之。（三编下?净土法门说要）佛所说一切法门，虽高深玄妙，圆顿直捷，皆须断尽烦惑，方可了生脱死。若断而未尽，则尚不能了，况完全未断者乎？唯念佛法门，仗佛慈力。若有真信切愿，至诚念佛，无一不往生者。然念佛人多，往生人少者，以愚痴无知，只求来生人天福报，或不生惭愧，常行不孝不慈，不忠不义等事，心与佛背所致。过在自己，非佛不慈悲也。若其人未发心念佛前，曾作诸恶，今既念佛生大惭愧，痛改前非，则亦可决定往生。佛视众生，犹如亲生儿女，儿女不依父母之教，父母无可奈何。众生若肯改过、迁善、念佛，佛决定于彼临终亲垂接引也。（三编上?复郑琴樵居士书）汝所说往生者少，实由信愿不真切之所致。信愿若真切，即临终始念，亦有得生之理。若悠悠泛泛，心中尚在做来生福报之梦，何能得生

？此病根也，不可不知。（三编下?复李少垣居士书一民十八 十月廿三）全仗佛力 非自家本事

须知佛法，法门无量，通通皆须做到业尽情空，方可了生脱死，其难也难如登天。现在全世界，恐亦难有几个做得到的人。若志诚恳切念佛，求生西方，无论什么人，都好往生西方，了生脱死。唯有不生信、不发愿者，不能生。若有真信切愿，无一不生者。此之一法，乃完全是仗佛慈力加被接引耳。譬如坐火轮船过海，是仗船力，不是自家的本事。（续编上?致戚友卿先生书民国
二十年）闻居士久已念佛，不知曾注意于信愿求生西方否？佛法法门无量，无论大、小、权、实一切法门，均须以戒定慧，断贪嗔痴，令其净尽无余，方可了生脱死。此则难如登天，非吾辈具缚凡夫所能希冀。若以真信切愿，念佛求生西方，则无论功夫浅深、功德大小，皆可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此如坐火轮船过海，但肯上船，即可到于彼岸，乃属船力，非自己本事。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亦然，完全是佛力，不是自己道力。然一生西方，则生死已了，烦恼不生，已与在此地久用功夫，断烦恼净尽了生死者相同。故念佛决定要求生西方，切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。彼离信愿以教人念佛求开悟之开示，切不可依。（续编上?与张静江居士书民国
二十四年）通身靠倒 亲证实益

若论念佛法门，唯以信愿行三法为其宗要。三法具足，决定往生。若无真信切愿，纵有真行，亦不能生，况悠悠泛泛者哉？蒇益所谓「得生与否，全由信愿之有无。品位高下，全由持名之深浅」，乃三世不易之常谈，三根普被之妙道也。宜通身靠倒，庶亲证实益耳。（增广上?复高邵麟居士书四）老实念佛 生可预卜

古云：「纵然生到非非想，不如西方归去来。」果能老实念佛，乘弥陀之愿船，归极乐净土家乡，是可预卜。此乃千经万论，处处指归。若不此是归，定如贫子，不识故土，不忆慈父，而甘漂泊他乡，以转于沟壑也。若不拟不议，一心归去，始知自性本来清净，又何处求归相净相耶？古又云：「自是不归归便得，故乡风月有谁争。」归净归净，念兹在兹。（续编上?复于归净居士书民国
二十二年）修净业人，着不得一点巧，倘或好奇厌常，必致弄巧成拙。此所以通宗通教之人，每每不如愚夫愚妇老实念佛者，为有实益。若肯守此平淡朴实家风，则极乐之生，定可预断。否则，不生极乐，亦可预断矣。（三编下?复江易园居士书一）若朝闻道 夕死可矣

求生西方者，不可怕死。若今日即死，今日即生西方。所谓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」。岂可今日要死，且不愿死。既贪恋尘境，不能放下。便因贪成障，净土之境不现，而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中之境便现。境现，则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中矣。往生西方，便成画饼。故修西方人，今日死也好，再活一百二十岁死也好。一切任彼前业，不去妄生计校。倘信愿真切，报终命尽，便即神超净域，业谢尘劳。莲开九品之花，佛授一生之记矣。（增广上?复高邵麟居士书一）汝言随时随地，得死便死之话，亦是求生之本，亦是招魔之根。死固人所皆有，但不得有求死之着心。求速往生，唯在一心念佛，若不一心念佛，唯求速死，必定招起无量劫来怨家，令汝横死，不但不得往生，待至将死，魔力已去，则苦不胜言，当生邪见，必致堕落，此执着心不可有，有即是病，不可不知。……我等但老实念佛，只求临终往生即已。至于现生之如何若何，一任其水到渠成，春来花放。倘先设一想念，则反成障碍。如断其水源而欲渠成，正在严冬而欲花放，若能得者，便属怪事。（三编下?复惟佛居士书）3 一心专称
⑴专修之法
念佛余行 力用迥别
积德修善，只得人天之福，福尽还须堕落。
念佛往生，便入菩萨之位，决定直成佛道。
（增广上?与广东许豁然居士书）
四种念佛 持名最胜
念佛一法，乃佛教之总持法门。但有「专念自佛、专念他佛、兼念自他佛」之不同。

「专念自佛」者：如诸经中，深穷实相，以期悟证，乃于五阴、六入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七大等诸法中，以般若智照，了达此一切法，当体全空，亲见本具妙真如性。及禅宗看念佛的是谁，并各种话头，以期亲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者是。此于四种念佛中，名为「实相念佛」焉。

「专念他佛」有三种念法：一观想，谓依《十六观经》作观，或专观白毫，或但观丈六八尺之佛身，或观广大法身及具观十六种观。二观像，谓对佛形像，想佛相好光明等。三持名，谓一心称念阿弥陀佛圣号。此三种念佛，法虽不同，皆需具有真信切愿，方可与佛感应道交，方可决定现生出此娑婆，生彼极乐。

此四种念佛，唯实相念佛，谛理最深，然颇不易修。以唯仗自己戒定慧及参究照察之力，别无他力补助。若非宿根成熟，则悟尚不易，何况实证？

唯持名念佛，下手最易，成功最速。倘能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必于现生亲证念佛三昧，临终决定往生上品。纵根机陋劣，未证三昧，但以信愿持佛名号，如子忆母，常时无间。迨至临终，感应道交，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末世众生，唯此是赖。否则但种来因，难得实益。果能志心持念，念到「全心是佛、全佛是心，心外无佛、佛外无心，无念而念、念而无念，心佛两彰、而复双泯」时，则实相妙理，觌体显露；西方依正，彻底圆彰。即持名而深达实相，不作观而亲见西方。摄机最普，得益最深，最利末法钝根之士，大畅如来出世之怀。以故从上知识，多皆注重于持名一门，此念他佛之大致也。

至于「自他俱念」，即所谓「禅净双修」者。有以专看念佛的是谁，以期明心见性，不以信愿求生为事者。虽似禅净双修，实为有禅无净。既无信愿，莫由仗佛力以带业往生。倘未到业尽情空地位，又不能仗自力以了生脱死。是知禅净双修，唯具深信愿者方能得益，否则固不如专致力于持佛名号一门也。（续编下?弥陀圣典序民二十年）念佛一法，约有四种，所谓持名、观像、观想、实相。就四法中，唯持名一法，摄机最普，下手最易，不致或起魔事。如欲作观，必须熟读《观经》。深知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及心净佛现，境非外来。唯心所现，不生取着。既不取着，则境益深妙，心益精一。能如是，则观想之益，殊非小小。如观境不熟，理路不清。以躁妄心，急欲境现。此则全体是妄，与佛与心，皆不相应，即伏魔胎。因兹妄欲见境，心益躁妄，必致惹起多生怨家，现作境界。既最初因地不真，何能知其魔业所现。遂大生欢喜，情不自安。则魔即附体，丧心病狂。纵令活佛现身救度，亦末如之何矣。须自量根性，勿唯图高胜，以致求益反损也。善导和尚云：「末法众生，神识飞飏，心粗境细，观难成就。是以大圣悲怜，特劝专持名号。以称名易故，相续即生。」诚恐或有不善用心，致入魔境也。宜自详审。又志诚恳切，亦消除躁妄魔境之一妙法也。宜竭尽心力以行之，则幸甚。（增广上?复吴希真居士书一）观想一法，非理路明白，观境熟悉，无躁妄欲速之心，有镇定不移之志者，修之，则损多益少。至于实相念佛，乃一代时教，一切法门，通途妙行。如台宗止观，禅宗参究向上等皆是，所谓念自性天真之佛也。《楞严》一经，实为念实相佛之最切要法。然又为持名念佛，决志求生极乐，无上大教。何以言之？最初征心辨见，唯恐以妄为真，错认消息。迨其悟后，则示以阴入界大，皆如来藏妙真如性。乃知法法头头，咸属实相。既悟实相，则觅阴入界大之相，了无可得，而亦不妨阴入界大行布罗列。所示二十五圆通，除势至圆通，正属持名，兼余三种念佛之外。余者总为念实相佛法门。以至七趣因果，四圣阶位，五阴魔境，无非显示于实相理，顺背迷悟之所以耳。如是念实相佛，说之似易，修之证之，实为难中之难。非再来大士，孰能即生亲证？以此之难，固为持名念佛之一格量劝赞。了此而犹欲仗自力以断惑证真，复本心性，不肯生信发愿，执持佛号，求生西方者，无有是处。以实相遍一切法。持名一法，乃即事即理、即浅即深、即修即性、即凡心而佛心之一大法门也。于持名识其当体实相，则其益宏深。外持名而专修实相，万中亦难得一二实证者。能得苏东坡、曾鲁公、陈忠肃、王十朋等之果报，犹其上焉者。了生脱死一事，岂可以志大言大而成办乎哉？宜自详审。是知实相之理，不可不知。息心研究《楞严》，则凡圣因果迷悟修证之若事若理，明如观火。而自力佛力、持名实相之利益大小，亦明若观火。固当若自若他，皆期以即持名而实相。决不致以好高务胜，离持名以修实相。致使徒有修心，而无证果也。（增广上?复吴希真居士书二）切不可谓持名一法浅近，舍之而修观像、观想、实相等法。夫四种念佛，唯持名最为契机。持至一心不乱，实相妙理，全体显露。西方妙境，彻底圆彰。即持名而亲证实相，不作观而彻见西方。持名一法，乃入道之玄门，成佛之捷径。今人教理观法，皆不了明。若修观想、实相，或至着魔。弄巧成拙，求升反坠。宜修易行之行，自感至妙之果矣。（增广上?与徐福贤女士书）念佛一法 最易得益

凡做功德，仍以念普佛为事，不必改念《地藏经》。念佛一法，最易得益，以文少而易念。即有人持刀欲杀，亦能念，念即得益。苏州杨鉴庭因于城门向东洋兵鞠躬，心念观音圣号，其人不喜鞠躬，即以刀砍下，此盖前生怨家，今以破头皮了之。及至头，则成平的。头皮已破，血流许多，而顶骨一毫莫伤。若非刀转为平，则头已成两块矣。是知最危险之时世，当以念佛为主。彼矜奇竞异者，皆不注重在救苦难，注重在显己之智识高超耳。华严会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其数有无量无边，皆受普贤菩萨教，以十大愿王功德，回向往生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。此其人为何如人，此其事为何如事？况我辈值千古未有之刀兵大劫，何可改向之念佛为念经乎？地藏菩萨救苦心切，然比阿弥陀佛临终接引，令得往生，则又相去悬远。固宜婉劝慧甲，仍照旧规为事，易行而利益多多矣。（三编上?复陈慧恭居士书）观不能作 称即获益

第十六观，又令恶业重者，直称名号。由称名故，即得往生。是知：相有大小，佛本是一。观不能作，称即获益。于此谛思，知持名一法，最为第一。末世行人，欲得现生决定往生者，可弗宝此持名一行哉！（增广下?观无量寿佛经善导疏重刻序）持名念佛一法，普利三根。观像、观想，唯心地法门明白之人则可，否则或致起诸魔事。持名念佛，加以摄耳谛听，最为稳当。任凭上中下根，皆有利益，皆无弊病。（三编上?复唐瑞岩居士书一）下手易故 多主持名

念佛一事，固贵纯一无间。所以一切时，一切处，均宜念。诵经则不能如念佛之常不间断，又何必于污秽处诵也。持名若至其极，则不作观，而净境亦可具现。倘工夫不纯，妄欲见圣境者，或有着魔之虞。所以古德多多皆主持名，以下手易而成功高故也。（三编下?复马宗道居士书二）专修一法 何求不得

须知一句阿弥陀佛，持之及极，成佛尚有余。将谓念《弥陀经》、念佛者，便不能灭定业乎？佛法如钱，在人善用。汝有钱，则何事不可为？汝能专修一法，何求不得？岂区区持此咒、念此经，得此功德，不得其余功德乎？善体光言，自可一了百了，否则纵说的多，汝仍是心无定见，有何益乎？（增广上?复周智茂居士书）举一全收 无欠无余

勿谓缘想一佛，不如缘想多佛之功德大。须知：阿弥陀佛，是法界藏身。所有十方法界诸佛功德，阿弥陀佛一佛，全体具足。如帝网珠，千珠摄于一珠，一珠遍于千珠。举一全收，无欠无余。若久修大士，缘境不妨宽广，境愈宽而心愈专一。若初心未学，缘境若宽，则心识纷散。而障深慧浅，或致起诸魔事。故我佛世尊及历代诸祖，皆令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者此也。待其念佛得证三昧，则百千法门，无量妙义，咸皆具足。古人谓：「已浴大海者，必用百川水；身到含元殿，不须问长安」，可谓最善形容者矣。（增广上?复高邵麟居士书二）机有大小
修有专圆

善导专修净业，可名表专一心。永明万善圆修，何名遮专一心？直是一错到底。当云净土法门，修有专圆。由众生根器不一，致诸祖立法不同。善导令人一心持名，莫修杂业者，恐中下人以业杂致心难归一，故示其专修也。永明令人万善齐修，回向净土者。恐上根人行堕一偏，致福慧不能称性圆满，故示其圆修也。要之人未到大彻大悟地位，其立言决难无弊。譬如井蛙，只见一井量之青天而已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二）专修净业 方可了脱

解脱之门，唯有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一法。此系仗佛力了生死法门，即生可以做到。若不专修此法，修其他种种法门者，非博地凡夫一生两生所做得到。吾人从无始来，至今尚在生死轮回中者，皆因其中未遇净土法门，或遇而不修所致也。今幸遇之，切勿错过。今为汝取法名为宗信，以信愿行三法，为净土正宗。第一要有真信，有真信，必定有真愿真行，否则不名真信。（三编上?复琳圃居士书）今人固宜专修净业，方可得其了生脱死之实益。倘不自量，妄欲学古大人之自力了脱，则恐一误以成永误矣。（三编上?复陈飞青居士书一）接手书，知由病中蒙三宝力，化险为夷。方知生死了手，非一门深入，不克济事。因研阅净宗各书，方知弥陀为我发愿立行，以期成佛。我违弥陀行愿，以故长劫恒沦六道，永作众生。了知弥陀乃我心中之佛，我乃弥陀心中之众生。心既是一，而凡圣天殊者，由我一向迷背之所致也。如是信心，可为真信。从此信心上发决定往生之愿，行决定念佛之行，庶可深入净宗法界，一生取办，一超直入如来地。如母子相会，永乐天常矣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八）净土法门，为佛法中至极简便至极深远广大之法。若依余法修持，谁能现生即了生死超凡入圣？若依净土法门，但具真信切愿，无一不往生者，此固宜专主于净土法门之大义也。（三编下?复崔益荣居士书一）凡夫修持 不宜夹杂

念佛法门，虽遍摄禅、教、律、密诸法，而在凡夫地修持，固当以纯一不杂为本也。（续编下?念佛恳辞序）凡修持宜专不宜杂。念佛一法，超过一切，或荐亡，或祈亲寿，并一切所求，皆可如愿。但以求生西方为主，万不可求来生福报，若求来生，便无往生之利益矣。（三编下?开示五则）修持功课 愈简愈妙

修持功课，随机而立，愈简愈妙。若都是久修者，不妨依禅门日诵而念。若初心者多，则无论朝暮，均可以念《弥陀经》、往生咒，即念佛矣。朝暮如是，日间如是亦可。不念经咒，即以「赞佛偈」起亦可。须知所有功课，均以念佛为主，经咒为宾。知此义，再按林员之身分而定，庶可适宜。光何能特订一章程，令人依从乎？天下丛林，均照禅门日诵。慈溪文溪西方寺，朝暮皆念《弥陀经》，固不宜执着而论。所不可稍有更张者，信愿行三之宗旨也。若用禅家参念佛的是谁，则是参禅求悟，殊失净土宗旨，此极大极要之关系。人每欲冒禅净双修之名，而力主参究，则所得之利益有限念到极处也会开悟，所失之利益无穷矣。以不注重信愿求生，不能与佛感应道交。纵令亲见念佛的是谁，亦难蒙佛接引往生西方，以无信愿求生之心故也。又未断烦惑，不能仗自力了生脱死。好说大话者，均由不知此义。

净土法门，超胜一切法门者，在仗佛力。其余诸法门，皆仗自力。自力何可与佛力并论乎？此修净土法门之最要一关也。（续编上?复陈慧新居士书民国　二十二年）但念弥陀 莫加他法

吾人当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以深信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，不须别修他法。若仗自力修禅定，欲了生死，甚难甚难。以其须至业尽情空，见思惑尽，方出生死。佛在世时，见思惑业断尽无余者，固不乏其人。末法时代，根性陋劣，断惑证真者，诚不易得。唯有净土一门，能于临命终时，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即已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矣。又净土法门，不可看得太轻，以法身大士，如观音、势至、文殊、普贤等，皆不能出此法门之外。亦不可看得太难，以凡有心者，皆堪作佛。但持阿弥陀佛万德洪名，则往生一事，如操左券。修净土者，当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身三口四意三，皆归于善，是为三世诸佛净业正因。次则受持三皈，具足五戒，不犯威仪。次则深信因果，发菩提心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但皆以孝养父母等世善为根本。

若依余法门，皆仗自力。如渡海然，有翼者固能飞渡。能浮者，已不足恃，况不能浮者乎？仗佛力，则如乘轮渡海，须臾即达彼岸。又如平民致身贵显，殊非易事；而王子甫诞，即为储君。此其间自力他力，难易得失，不可同时而语也。顾号为通宗通教之人，往往不信净土法门，且目为愚夫愚妇之所为。曷不观夫大智律师，五祖戒草堂青之已事乎？大智律师，初颇藐视净土，后读《续高僧传》，见慧布法师云：「方土虽净，非吾所愿，假使十二大劫在莲花中，受诸快乐，何如我在五浊恶世教化众生乎？」遂生诽谤。后因大病，始知毫无把握，遂发愿尽此报身，弘扬净土。二十余年，手不释卷，以净土为依皈。五祖戒禅师，草堂青禅师，其功行之高，迥出恒流。徒以见思惑未能净尽，又复轮转人间。故知：了生脱死，入圣超凡，舍净土别无长策。念佛一门，须信愿行具足。信之既深，则发愿必切。发愿既切，则行持必力。但念弥陀，莫加他法。当以真信切愿，执持名号。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心念耳听，字字句句，念得分明，听得分明，便是往生正因。既以此法自行，必须又以此法化他，则化功归己，实为往生最胜资粮。（三编下?南京素食同缘社开示法语丙寅七月）虽是菩萨 亦不加入

哆哆菩萨所示，可谓真实之极。觉明妙行菩萨，与哆哆菩萨，如出一辙。足见扶乩之不可依据。菩萨行于非道，通达佛道，先以欲钩牵，后令入佛智，即此可见一斑。哆哆菩萨既有大恩，实不可忘，然亦不宜加入念佛仪中。念佛仪，虽文殊、普贤、地藏、弥勒尚不加入，况其他乎？然此等菩萨，同摄清净大海众菩萨中。若加入哆哆菩萨，在本社固无所碍，然他处不知，反招疑议。但宜另供一处，朝夕礼拜即已。（三编下?复黄德炜居士书）只此一句 圆成佛道

佛法广大，虽登地菩萨，不能尽知。然欲得实益，只此一句「南无阿弥陀佛」，便可出生死，

证涅盘，圆成佛道。我等下根凡夫，非从极约之法门做，则只成种善根而已。欲得现生就了生死，梦也梦不着。（三编上?复陈莲英女居士书）能念佛者 有几人哉

念佛不分圣凡。圣指三乘，即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。凡指六道，即天、人、阿修罗、畜生、饿鬼、地狱。但天以乐故，不能念者多。三途以苦故，不能念者更多。修罗以嗔故，亦不能念。唯人最易念。而富贵之人，便被富贵所迷；聪明人，以聪明迷；愚痴人，以愚痴迷。芸芸众生，能念佛者，有几人哉？既知此义，当勇猛修持，勿致欲念而不能念，则不负此生此遇矣。（三编上?复卓智立居士书三）彼此相助 其行易成

或谓念佛求生西方即已，何必结社。是不知世间万事，须待众缘相助，方得有成，况学了生脱死之无上妙法乎？……人之常情，若无依倚，则多涉因循怠忽之弊。大众同居，功课有定，虽欲懈怠，亦不可得。功课之外，其奋发精进者，即可摄彼懈怠者，勉力而行。人皆前进，谁甘后退？彼此相辅，其行易成。或有所疑，及有所见，有可决择。每日暇时，请诸耆宿，略示净宗纲要。则邪正去取，了了分明。有此诸益，故古人咸以结社为倡导。（增广上?庐山青莲寺结社念佛宣言书）劝生净土 是真慈爱

夫劝一人生净土，即成就一众生作佛。凡成佛必度无量众生，而其功由我始，其功德利益，何可思议也哉？又自既修净土，尚须以此法门普告一切，况妻妾子女，岂可不劝令发心，而失此巨益乎？倘天性相近，则何善如之。如稍相远，亦须渐磨渐染，俾即远而成近耳。此所谓深爱，所谓宏慈，舍此而为慈爱，皆名有而实无耳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昆季书）⑵下手之处 专修净业 宜称六字

念佛宜六字，四字亦可。如初念则六字，念至半，或将止，则念四字。若始终不念「南无」，便为慢易。经中凡有称佛名处，无不皆有「南无」，何得自立章程？（三编上?复卓智立居士书四）念佛宜念六字，或先念六字，至将毕则念四字。始终念四字，颇不宜，以「南无」二字，即「皈依、恭敬、顶礼、度我」等义。人每图快图多，故多有念四字者。常闻有人主张专修之益，只令人念四字，发愿礼佛，皆云不必，则完全一门外汉。只知自己作功夫，不知求佛慈悲力。净土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，彼只在行上讲究，而行又去却礼拜，其行便难十分恳切，久则涉于悠忽浮泛。祈依《文钞》，勿依彼说。彼系自任己见，不依净土宗旨者。……修行人最怕师心自立，常闻之资性固好，见识有偏。专念一佛尚可，废弃礼拜发愿等，则大错大错！（三编上?复陈飞青居士书四）一切时处 皆好称念

念佛一法，乃背尘合觉、返本归元之第一妙法。于在家人分上，更为亲切。以在家人身在世网，事务多端。摄心参禅，及静室诵经等，或势不能为，或力不暇及。唯念佛一法，最为方便。早晚于佛前随分随力，礼拜持念，回向发愿。除此之外，行住坐卧，语默动静，穿衣吃饭，一切时，一切处，皆好念。但于洁净处，恭敬时，或出声，或默念，皆可。若至不洁净处如登厕等，或不恭敬时如睡眠洗浴等，但宜默念，不宜出声，非此时处不可念也。睡出声念，不但不恭敬，又且伤气，久则成病。默念功德，与常时一样。所谓念兹在兹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也。（增广上?复邓伯诚居士书二）念佛一事，行住坐卧均可念。若用心事，则不便念。不用心事，一路做事，一路念佛，两不相碍。岂照应儿女，便不能念佛乎？唯佛前长念，为不便耳。但取心中长念，固不必定在佛前念。早晚宜礼佛念十念。此外则随分随力，皆能念。小儿亦当令常念，以小人无事，终日顽耍，若令念佛，则不知不觉消除恶业，增长善根，是为最有益于身心性命之事。（三编上?复谢慧霖居士书六）终日事持 即终日理持

今人多尚空谈，不务实践。劝修净业，当理事并进，而尤须以事为修持之方。何也？以明理之人，全事即理。终日事持，即终日理持。若理事未能大明，一闻理持，便觉此义深妙。兼合自己懒惰懈怠，畏于劳烦持念之情，遂执理废事。既废于事，理亦只成空谈矣。愿阁下以圆人全事即理，为一切人劝，则利益大矣。（增广上?复范古农居士书一）朗念默念 两俱有益

朗念默念，两俱有益。然朗必不能久，当多主于默，则不至受伤致病耳。（三编上?复宁德晋居士书五）大声小声 皆无不可

夫念佛一事，当随各人力量，随便出声默念，大声小声，皆无不可。何得一向大声念，致令伤气受病耶？然汝此大病，虽由伤气而起，实无量劫来业力所现。以汝精进念佛之故，遂转后报为现报，转重报为轻报。即此一病，不知消几何劫数三途恶道之罪。佛力难思，佛恩难报，当生大庆幸，生大惭愧，生大净信。以净土一法，自行化他。俾家中眷属，与一切有缘者，同生西方。则可不负此病，及佛为现身也。（增广上?复刘智空居士书）外道守秘密，恐人知其法，故不许人出声念佛。佛法中，无秘密之说。念佛随各人气力大小，而为大声小声。然出声念久伤气，故又须静坐默念。无论大声、小声、默念，总要自己听自己之佛声。默念中亦仍有声，故亦须听。能常听，心自归一，此念佛最妙之法也。（三编下?答善熏师问）心念口称 不可偏废

念佛虽贵心念，亦不可废口诵。以身口意三，互相资助。若心能忆念，身不礼敬，口不持诵，亦难得益。世之举重物者，尚须以声相助，况欲摄心以证三昧者乎？所以《大集经》云：「大念见大佛，小念见小佛。」古德谓「大声念，则所见之佛身大；小声念，则所见之佛身小」耳。而具缚凡夫，心多昏散。若不假身口礼诵之力，则欲得一心，未由也已。（增广上?复濮大凡居士书）无有定章 但取适宜

言念佛正行者，各随自己身分而立，不可定执一法。如其身无事累，固当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

，行住坐卧，语默动静，穿衣吃饭，大小便利，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令此一句洪名圣号，不离心口。若盥漱清净，衣冠整齐及地方清洁，则或声或默，皆无不可。若睡眠及裸露澡浴大小便时，及至秽污不洁之处，只可默念，不宜出声。默念功德一样，出声便不恭敬。勿谓此等时处念不得佛。须知此等时处，出不得声耳。又睡若出声，非唯不恭，且致伤气，不可不知。（增广上?与陈锡周居士书）念佛岂有定章，但取适宜。清醒时，金刚念，默念。昏沉时，小声念，大声念。（三编下?复马宗道居士书一）念佛之法，何可执定。古人立法，如药肆中俱备药品。吾人用法，须称量自己之精神气力，宿昔善根。或大、或小、或金刚、或默，俱无不可。昏沉，则不妨大声以退昏。散乱，亦然。若常大声，必至受病。勿道普通人，不可常如此，即极强健人，亦不可常如此。一日之中，热则去衣，冷则加衣，何得于念佛了生死一法，死执一定，不取适宜，是尚得谓之知法乎？

又有提倡掐珠记数者，此亦有利有弊。利，则一句一掐，不轻放过，则心易归一。弊，则静坐时掐，必致心难安定，久则成病。

又人之精神，有种种不一，何可执一法，而不知调停从事乎？凡同众修持，须按大家之精神另定。个人修持，亦须按自己之精神为定。何有死法令人遵守乎？精神用极之后，不是退惰，便是生病。量己力为，则有益无损矣。（续编上?复念西大师书）摄心之要 莫过于听

念佛之要，在于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欲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无论行住坐卧，常念佛号，或声或默，皆须听己念佛之声。倘能如是，则业消智朗，障尽福崇，凡所作为，皆悉顺遂。士农工商之职业，不但了无妨碍，且能启发心灵，精于本业。以心不散乱，作事有主，如理乱丝，神凝则易，心躁则难。所以古之建大功、立大业，功勋遍四海、言行垂千秋者，皆由学佛得力而来也。（续编下?阜宁合兴镇净念莲社缘起序民二十四年）摄心念佛，为决定不易之道。而摄心之法，唯反闻最为第一。（三编下?复刘观善居士书一）所言念佛妄想多，当一心念，摄耳谛听，字字句句，勿令空过，久而久之，心自归一。此念佛最妙之法也。《楞严经》大势至《圆通章》云：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斯为第一。」听即都摄六根之法。此法无论上中下根人，用之皆有益而无弊。凡一切人皆以谛听告之。（三编上?复拜竹居士书三甲戌十月初五日）净土法门，其大无外。无知识人，每每小看。汝已持名，而心不归一，以业障深故。念时，要心存敬畏，念起于心，声出于口，音入于耳。要使句句听清楚，从朝至暮，无用心事，则常念。大声、小声、心中默念，都要听。以心一起念，便有声相。自己之耳，听自己心里之声，乃极明了事。早晚立一功课，或念《弥陀经》一遍，往生咒三遍，即念赞佛偈，念佛，或一千、八百、五百，随各人工夫立。若忙极，则用晨朝十念法念。除早晚功课外，行住坐卧都要念。只求心归于一，不必定求瑞相。以心若归一，自与心浮散时不同。若不以心归一为事，常想见瑞相，或起魔事，不可不知。至诚恳切听，决不至起魔事。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乃念佛最妙之法。净土五经当常看，必须恭敬，不可亵渎。读净土五经，则知弥陀大愿、净土庄严、法门普被。彼谓净土法门为小乘，为愚夫妇所修之法者，则知彼宿世未种净土善根，故有此胡说巴道也。（续编上?复吴希道居士书）心存恭敬 字字清楚

欲摄妄念，第一要心存恭敬，常若身在佛前，不敢起别种念想。第二要字字句句，心里念得清清楚楚，口里念得清清楚楚，则妄想自渐渐消灭矣。（续编上?复修净师书）念佛要心中念得清楚，口中念得清楚，耳中听得清楚。从朝至暮念，从朝至暮听。比贪多贪快，而含糊不清，功效悬殊也。（续编上?复唐能诚居士书）汝父年高，当令即刻通身放下，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念时须心中念得清楚，口中念得清楚，耳中听得清楚。即不开口，心中默念，亦须字字句句，听得清楚。以心一起念，即有声相。自己之耳，听自己心中之声，仍是明明朗朗。能常听得清楚，则心归一处，神不外驰。故眼也不他视，鼻也不他瞩，身也不放逸，故名都摄六根。如此念佛，名为净念。以摄心于佛号，则杂念虽尚未全无，然已轻减多多矣。若能常常相继，便可浅得一心不乱，深则得念佛三昧矣。此系平日勖令专心致志之要义。日日常作将往生想，心中不留一事。有宜交代者，即预交代之。子孙有宜问者，即预问之。待至临终，则全家念佛。无一事可问，亦无一事交代，大家同声念佛。（三编上?复夏寿祺居士书民廿八年五月十五日）高低适中 缓急合宜

念佛须音声高低适中，缓急合宜。若高声如赶贼之猛烈，始则心火上炎，或至吐血，以成不治之病。须心中念得清楚，口中念得清楚，耳中听得清楚。即默念，亦须常听。以心一起念，即有声相。自己之耳，听自己心中之声，固明明了了也。勿起坏念头，又何有心热如火之恶感乎？（三编上?复吴思谦居士书）十念一法，乃慈云忏主为国王大臣政事多端、无暇专修者设。又欲令其净心一心，故立尽一口气为一念之法。俾其心随气摄，无从散乱。其法之妙，非智莫知。然只可晨朝一用，或朝暮并日中三用，再不可多，多则伤气受病。切不可谓此法最能摄心，令其常用，则为害不小。念佛声默，须视其地其境何如耳。若朗念无碍者，宜于特行念佛仪轨时朗念。然只可听其自然，不可过为大声。过为大声，或致伤气受病。倘所处之境地不宜朗念，则只可小声念及金刚持。其功德唯在专心致志，音声犹属小焉者耳。除特行念佛外，若终日常念，固宜小声念、金刚念、默念。以朗声常念，必至于伤气。未证法身，必须调停得中，方可唯益无损耳。（三编上?复丁福保居士书四民六 六月二十三）觉有妄念 乃念佛好处

今人念佛，多多都是不肯认真，故无效耳。又不念佛时，妄想虽多，无由而知，非不念时无妄想也。譬如屋中虚空，纵极好的眼，也看不见有灰尘。若窗缝中照来一线之太阳光，则见光中之灰尘，飞上飞下，了无止息。而光未到处，仍然不见有灰尘。是知念佛时，觉得有妄想，还是念佛的好处。不念佛时，完全在妄想窠里，故不知也。（续编上?复又真师觉三居士书民国二十年）妄想起时 勿须理会

妄想起时，只一个不理，便不会妄上生妄。譬如小人撒赖，若主人不理，彼即无势可乘。若用刚法抵制，彼亦以刚法从事。若以柔法安慰，彼必谓主人怕他，又必益加决烈。二者皆损多而益少。只置之不见不闻，彼既无势可乘，只得逡巡而去。（三编下?复温光熹居士书一）能常听念 心自归一

若念佛有妄想，当用心听。字字句句，都要听得明白。无论大声小声，心中默念，都要听得清楚。久而久之，心自归一。《楞严经》大势至《圆通章》云：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斯为第一。」即是摄耳谛听之法。当依此而念，不至仍旧妄想纷飞耳。（三编上?复方圣照居士书二）欲得摄心归一，第一要为生死心切，第二要恳切至诚，第三要着实从心中念，勿只滑口读过。若再不能归一，当依《文钞》十念记数之法，自可易于归一也。（续编上?复朱德大居士书民国
二十一年）至于念佛，心难归一。当摄心切念，自能归一。摄心之法，莫先于至诚恳切。心不至诚，欲摄莫由。既至诚已，犹未纯一，当摄耳谛听。无论出声默念，皆须念从心起，声从口出，音从耳入。默念虽不动口，然意地之中，亦仍有口念之相。心口念得清清楚楚，耳根听得清清楚楚，如是摄心，妄念自息矣。如或犹涌妄波，即用十念记数，则全心力量，施于一声佛号。虽欲起妄，力不暇及。此摄心念佛之究竟妙法，在昔宏净土者，尚未谈及。以人根尚利，不须如此，便能归一故耳。印光以心难制伏，方识此法之妙。盖屡试屡验，非率尔臆说。愿与天下后世钝根者共之，令万修万人去耳。

所谓「十念记数」者，当念佛时，从一句至十句，须念得分明，仍须记得分明。至十句已，又须从一句至十句念，不可二十三十。随念随记，不可掐珠，唯凭心记，若十句直记为难，或分为两气，则从一至五，从六至十。若又费力，当从一至三，从四至六，从七至十，作三气念。念得清楚，记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妄念无处着脚，一心不乱，久当自得耳。

须知此之十念，与晨朝十念，摄妄则同，用功大异。晨朝十念，尽一口气为一念，不论佛数多少。此以一句佛为一念，彼唯晨朝十念则可，若二十三十，则伤气成病。此则念一句佛，心知一句。念十句佛，心知十句。从一至十，从一至十，纵日念数万，皆如是记。不但去妄，最能养神。随快随慢，了无滞碍。从朝至暮，无不相宜。较彼掐珠记数者，利益天殊。彼则身劳而神动，此则身逸而心安。但作事时，或难记数，则恳切直念。作事既了，仍复摄心记数。则憧憧往来者，朋从于专注一境之佛号中矣。大势至谓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斯为第一」。利根则不须论，若吾辈之钝根，舍此十念记数之法，欲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大难大难。

又须知此摄心念佛之法，乃即浅即深、即小即大之不思议法。但当仰信佛言，切勿以己见不及，遂生疑惑，致多劫善根，由兹中丧，不能究竟亲获实益，为可哀也。掐珠念佛，唯宜行住二时。若静坐养神，由手动故，神不能安，久则受病。此十念记数，行住坐卧，皆无不宜。卧时只宜默念，不可出声。若出声，一则不恭，二则伤气，切记切记。（增广上?复高邵麟居士书四）诚听兼到 昏散自除

念佛一法，理极高深，事甚平常。欲求心佛相应，第一是志诚恳切，第二是听，反闻念佛声。诚听兼到，昏散自除。（三编下?复李觐丹居士书一）念佛记数 以防懈惰

念佛记数，是防懈惰。如无懈惰之心，不记亦可。记数也可不用掐珠子。最初当用珠子念一点钟，以后快慢，照此一样，念一刻、半点、一点，均可知其佛数。又《文钞》中记数念佛之法，最能摄心，阅之自知。

有佛像，当向佛拜。无佛像，或心中默拜，或向西拜。有香烛固好，无亦无碍。随各人力量而行，岂崖板法乎？（三编下?答善熏师问）念念畏死 佛念自纯

持佛号时，杂念纷飞，此是多知多见，心无正念之现象。欲此种境象不现，唯专心痛念自己将欲命终，唯恐即堕恶道，励志念佛。了不起他种念头，久则自可澄清。（三编上?复丁普静居士书）欲求出苦之要，唯有念念畏死，及死而堕落三途恶道。则佛念自纯，净业自成。一切尘境，自不能夺其正念矣。（增广上?复宁波某居士书）凡夫之心，熟处过熟，生处过生。非将「死」字挂在额颅上，决难令妄想投降。妄想既不能投降，则妄想成主，本心成奴。是以多少出格英豪，被妄想驱逐于三恶道中，永无出期，可不哀哉！（三编上?复王修本居士书）念佛要时常作将死，将堕地狱想。则不恳切亦自恳切，不相应亦自相应。以怖苦心念佛，即是出苦第一妙法，亦是随缘消业第一妙法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六）至谓欲心不贪外事，专念佛；不能专，要他专；不能念，要他念；不能一心，要他一心等，亦无奇特奥妙法则，但将一个「死」字，贴到额颅上，挂到眉毛上。心常念曰：我某人从无始来，直至今生。所作恶业，无量无边。假使恶业有体相者，十方虚空，不能容受。宿生何幸，今得人身，又闻佛法。若不一心念佛求生西方，一气不来，定向地狱镬汤炉炭剑树刀山里受苦，不知经几多劫。纵出地狱，复堕饿鬼，腹大如海，咽细如针，长劫饥虚，喉中火燃，不闻浆水之名，难得暂时之饱。从饿鬼出，复为畜生，或供人骑乘，或充人庖厨。纵得为人，愚痴无知，以造业为德能，以修善为桎梏，不数十年，又复堕落。经尘点劫，轮回六道。虽欲出离，末由也已。能如是念，如上所求，当下成办。所以张善和、张钟馗，临终地狱相现，念佛数声，即亲见佛来接引往生。如是利益，一代时教，百千万亿法门之所无者。（增广上?复邓伯诚居士书二）作已死想 必有大益

人在世间，不能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者，皆由妄念所致。今于念佛时，即作已死未往生想。于念念中，所有世间一切情念，悉皆置之度外。除一句佛号外，无有一念可得。何以能令如此，

以我已死矣。所有一切妄念，皆用不着。能如是念，必有大益。（三编上?复朱仲华居士书二）
⑶用心之道
思地狱苦 发菩提心

念佛时不能恳切者，不知娑婆苦，极乐乐耳。若念人身难得，中国难生，佛法难遇，净土法门更为难遇。若不一心念佛，一气不来，定随宿生今世之最重恶业，堕三途恶道，长劫受苦，了无出期。如是则「思地狱苦，发菩提心」。菩提心者，自利利他之心也。此心一发，如器受电，如药加硫。其力甚大，而且迅速。其消业障、增福慧，非平常福德善根之所能比喻也。被境所转，系操持力浅。则喜怒动于中，好恶形于面矣。操持者，即涵养之谓也。若正念重，则余一切皆轻矣。是以真修行人，于尘劳中炼磨。烦恼习气，必使渐渐消灭，方为实在工夫。在家人不随众，各人念佛。坐立绕跪，皆无不可。但不可执定一法，若执定，则人易劳而心或难得相应。当斟酌其自己之色力及工夫，而取其合宜行之，则有益矣。（增广上?复陈慧超居士书）温州之灾，闻之惨然。天灾人祸，无有底极。实足为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」之证。亦堪为「信愿念佛，往生西方」之最切警策也。念佛心不归一，由于生死心不切。若作将被水冲火烧、无所救援之想，及将死、将堕地狱之想，则心自归一，无须另求妙法。故经中屡云：「思地狱苦，发菩提心。」此大觉世尊最切要之开示，惜人不肯真实思想耳。地狱之苦，比水火之惨，深无量无边倍。而想水冲火烧则悚然，想地狱则泛然者。一则心力小，不能详悉其苦事。一则亲眼见，不觉毛骨为悚然耳。（增广上?致包师贤居士书）少于张罗 省事为妙

念佛之人，以省事为妙。若过为张罗种种行仪，或致疲劳。然法无定相，不可固执，亦不应泛滥，唯取得益合机为事耳。（三编上?复慧昭居士书）无心者得 有心者失

汝欲在灵岩闭关，真师已允许之，此再好莫有之机缘也。但当通身放下，并将躁妄之急欲得益之心放下，则自可得益矣。否则或恐着魔。凡着魔者，皆由躁妄之心所致耳。真师果能成就汝闭关，当念报恩。切勿妄想做大通家，或可有心佛相应之事。不求做大通家，或可作大通家。所云无心者得，有心者反失。佛法要义，在无执着心。若预先存一死执着得种种境界利益之心，便含魔胎。若心中空空洞洞，除一句佛外，别无一念可得，则庶几有得矣。（三编上?复明道法师书）所言常有境界，当是未曾真实摄心，但只做场面行持之所致。使真实摄心，则内无妄念，专注于一句佛号中，必能消除业障，增长福慧，何至常有境界之苦？

修行切不可以躁妄心，求得圣境界现，及得种种神通，只期心佛相应而已。所谓全心是佛，全佛是心。心外无佛，佛外无心。若能如是，譬如杲日当空，霜雪俱化。又何得有不如法之境界，为苦恼于身心乎？若不如是用心，平常专欲得见圣境，不知圣境之得，须到业尽情空地位。否则勿道所得者皆属魔境，即是圣境亦无所益，或有大损。以不知精进力修，反从此生大欢喜，未得谓得，则必至着魔发狂。《楞严经》谓「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」者，此之谓也。（三编上?复谛醒法师书）越分欲得 堕落之本

念佛法门，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。仗佛慈力，可以带业往生。约在此界，尚未断惑业，名带业。若生西方，则无业可得，非将业带到西方去。无论工夫深浅，若具真信切愿，至诚称念，无一不往生者。若是凡夫，欲仗自力修持一切法门，欲了生死，其难也难如登天。汝欲光令汝圆觉妙心，廓然开悟此心乃佛所证之心；寂光真境，常得现前此境乃佛所居之境。莲池愿文，虽有此语，切不可发痴欲其即得。若欲即得，必定着魔发狂，佛也不能救矣。譬如小儿，扶墙而走，尚难不跌倒。而欲飞行长空，遍观四海，岂非梦话？但求往生，即了生死。若欲悟此心，见此境，尚须渐修，方能分悟分见。若圆悟圆见，非成佛不能。汝太不自量，光已说破，当以决志求生西方为事。越分欲得，反为堕落魔外之本。（三编上?复吴思谦居士书）见诸境界 直同未见

修净土人，注重信愿行三法。至于定境中之八触及与六妙，不应注意。倘或工夫发现，亦当视为平常，不加欣幸。否则或恐以为胜妙，致将正修净业，反视为等闲。伊字三点，且勿妄自担任，乃法身、般若、解脱三德秘藏。圆教初住菩萨，始能证其少分。唯佛方能圆满彻证。汝何人斯，敢说过分大话。须知见理纵能与佛齐，修持当遵普通事相。庶不致执理废事，落豁达空，拨无因果之无底深坑耳。（三编上?复慧昭居士书）今人多半是要体面，凭空造楼阁。有一分半分，便说有百千万分。如某居士录，其境界皆是手笔所做，不是心地所做。汝固不妄，诚恐或有此习气，则其过不小。佛以妄语，列于根本五戒者，正为防此弊也。若或见言不见，不见言见，乃妄语之流类。若凭空造楼阁，妄说胜境界，即犯大妄语戒。乃未得谓得，未证谓证，其罪甚于杀盗淫百千万亿倍。其人若不力忏，一气不来，即堕阿鼻地狱。以其能坏乱佛法，疑误众生故也。汝切须慎重，所见之境有一分，不可说一分一，亦不可说九厘九。过说亦罪过，少说亦不可。何以故？以知识未得他心道眼，但能以所言为断耳。此种境界，向知识说，为证明邪正是非，则无过。若不为证明，唯欲自炫，亦有过。若向一切人说，则有过。除求知识证明外，俱说不得。说之则以后便永不能得此胜境界。此修行人第一大关，而台教中屡言之。所以近来修行者，多多着魔，皆由以躁妄心，冀胜境界。勿道其境是魔，即其境的是胜境，一生贪着欢喜等心，则便受损不受益矣，况其境未必的确是胜境乎？倘其人有涵养，无躁妄心，无贪着心，见诸境界，直同未见。既不生欢喜贪着，又不生恐怖惊疑。勿道胜境现有益，即魔境现亦有益。何以故？以不被魔转，即能上进故。此语不常对人说，因汝有此种事，固不得不说也。

汝最初礼佛所见之大士像，不的确，以若果实是，不至因念与《观经》不合而隐。然汝由此信心更切，是亦好因缘，但不宜常欲见像，但志诚礼拜而已，庶无他虑。临睡目前白光，及礼佛见佛像悬立虚空，虽属善境，不可贪着，以后不以为冀望，当可不现。窥汝根性，似是宿生曾

习禅定者，故致屡有此相也。明虞淳熙在天目山高峰死关静修，久之，遂有先知，能预道天之阴晴，人之祸福。彼归依莲池大师，大师闻之，寄书力斥，谓彼入于魔羂，后遂不知矣。须知学道人，要识其大者，否则得小益必受大损。勿道此种境界，即真得五通，尚须置之度外，方可得漏尽通。若一贪着，即难上进，或至退堕，不可不知。

梦入佛殿所记之二句经文，固属善境，然此二句，语甚明白。「返虚依觉路，归真悟常空」者，谓人妄认世间诸法为实，故迷入生死。若能返观诸法当体本空，则便依乎觉路，出迷入悟，归真谛而悟真常之真空实相矣。

魔境胜境之分别，在与经教合不合上分。果是圣境，令人一见，心地直下清净，了无躁妄取着之心。若是魔境，则见之心便不清净，便生取着躁妄等心。又佛光虽极明耀，而不耀眼，若光或耀眼，便非真佛。佛现以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」之理勘，则愈显。魔现以此理勘，则便隐，此勘验真伪之大冶洪炉也。（增广上?复何慧昭居士书）于诸境界　不生忧喜

凡修行人，要心有主宰。见好境界，不生欢喜，见不好境界，不生畏惧。能如是，则所见境界，皆作助道之缘，否则皆作障道之缘。（续编上?复杨佛典居士书）念佛所见之境，恶境不可怖畏，但摄心正念，其境即消。善境不可欢喜，但摄心正念，必有所得。谓业消智朗，然有浅有深，不可即生满足想。摄心正念，善境或愈显，或即泯，切勿以为念。但使念不离佛，佛不离念即已。见善境，心地清凉，了无躁妄取着之心，亦不必定是入定。此是了知唯心所现，不是对境无心。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，谓此如子忆母之念，即是最上方便，不假借其余之方便。（三编下?复温光熹居士书三）境有善恶　转变在己

现境虽有善恶，转变在乎自己。恶业现而专心念佛，则恶因缘为善因缘，宿世之恶业，翻为今世之导师。惜世人多被业缚，不能转变，遂成落井下石，苦上加苦矣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四）世多有用功修行，发颠发狂者，皆因自己不知在息除妄想、摄心正念上用功。每每皆是尚未用功，便想成圣。由终日唯以妄想圣境为事，如饮毒药，昏乱无知，谓天转地覆，神奇鬼怪。实则皆自己妄心所感召之魔鬼作用也。当教彼一心念佛，除「南无阿弥陀佛」名号之外，概不许心生诸念。自然如长空雾散，天日昭彰矣。其一心念佛之利益，与躁妄心想见境界之祸害，《文钞》中皆屡言之。祈以此信抄而寄去。又须令其力依吾说，不以此境为是。即再发现，亦不生喜，亦不生惧，则其境自消。如贼入人家，认做自家人，亦受害。知是贼而妄恐怖，亦受害。若不喜不怖，概不理会，彼便无立脚处矣。（三编上?复陈士牧居士书五乙丑四月十八日）急躁之心　修行大障

急躁心，乃修行人之大障，能放下此心，则当体清凉矣。……修行人，期望心过切，必有魔事。（续编上?复念佛居士书）于关中用功，当以专精不二为主。心果得一，自有不可思议感通。于未一之前，切不可以躁妄心先求感通。一心之后，定有感通，感通则心更精一。所谓明镜当台，遇形斯映，纭纭自彼，与我何涉。心未一而切求感通，即此求感通之心，便是修道第一大障。况以躁妄格外企望，或致起诸魔事，破坏净心。大势至谓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斯为第一」。敢为座下陈之。（增广上?复弘一法师书）宁可不悟　勿教着魔

古云：「宁可千生不悟，勿教一时着魔。」聪明自矜之人，多多犯此种病，以自心先含一种乖张戾气，故为魔乘之先容。若无浮躁自矜，魔将远避矣。（续编上?复念佛居士书）不善用心　或致受损

念佛欲得一心，必须发真实心，为了生死，不为得世人谓我真实修行之名。念时必须字字句句，从心而发，从口而出，从耳而入。一句如是，百千万句亦如是。能如是，则妄念无由而起，心佛自可相契矣。又须善于用心，勿致过为执着，或致身心不安，或致起诸魔事。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依此而行，决无歧误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周群铮居士书）修净业人，不以种种境界为事，故亦无甚境界发生，若心中专欲见境界，则境界便多。倘不善用心，或致受损，不可不知。（增广上?复何慧昭居士书）闭关修净业，实为最善。但宜于信愿一心处着力，不宜于见净境见佛处着力。若不善用心，唯欲速见净境。只此妄念固结不解，日深一日，唯此妄念，则必至宿生怨家为现净境。待其见已，生大欢喜，则魔便入窍，不可救药矣。（三编上?复传度和尚书）闭关专修净业，当以念佛为正行。……只求心不外驰，念念与佛号相应。若或心起杂念，即时摄心虔念，杂念即灭。切不可瞎打妄想，想得神通、得缘法、得名誉、想兴寺庙。若有此种念头，久久必至着魔。若不与汝说破，恐汝以此为好念头，妄想日日增长，必定着魔无疑。纵令心净妄伏，亦不可心生欢喜，对人自夸，有一分就说有十分，此亦着魔之根。凡有来者，皆劝彼念佛求生西方。（三编上?复明心师书）心地清净，圣境现前，乃得我固有。何可如贫儿拾金，作极喜颠状。既有此状，完全是凡情气概。若不省察，难免着魔。昔智者大师，诵《法华经》，于「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供养如来」处，豁然大悟，寂尔入定，亲见灵山一会，俨然未散。使有狂喜不支之相，则何能入定乎哉？思此，则知圣境现而狂喜者，皆系凡情，殊乖圣智。倘不自量，亦危乎其危。（续编上?复济善大师书）心地光明　邪自难入

观阁下来书，知阁下固一盛德君子。所可惜者，邪正不分。初则误以同善社所传之法为佛法，而不知其为炼丹运气养身体，以期其延年益寿，妄冀成仙之法耳。所言静坐用功，皆是用运气之功。绝无佛法气分，妄谓此为佛法。譬如以鱼目作真珠而宝贵之，谓为奇珍。及见光《文钞》，虽能老实念佛，究竟不肯弃舍炼丹运气之法，犹然谓此为佛法。口虽念佛，心中仍然注重外道。而外道皆以种种境界神奇鬼怪惑人。若阁下既知佛法，尽情弃舍先所修之炼丹法，则心中正念昭彰，如杲日当空，何有魑魅魍魉兴妖作怪之事？汝心地正大光明，彼妖魔鬼怪，自无存立之地。由阁下以邪作正，平常妄欲得神通、得先知，故惹起魔鬼，于汝身中妄现妖相。虽

汝邪正不分，尚未全认作魔鬼之妖相为是，尚有可救。倘认做得道得通，则欲不魔死不可得也，险极险极。汝既问光，当依光说，从此以后，将从前所做之工夫，完全丢脱，不存一丝一毫之宝贵心。至诚恳切生信发愿，念佛求生西方。必须身口意三业，专注于修持净业上。汝心中既无邪见，再加以佛名号之威德神力，彼魔鬼将逃避不暇，何敢少留而为汝作障碍乎？其作障碍者，乃汝邪心所招。譬如主人闲邪存诚，克己复礼，若言若行，悉合诚明之道。则放僻邪侈，肆无忌惮，所作所为，悉皆暗昧之小人，何敢登彼之堂、入彼之室乎？如大明之下，了无黑暗；大暑之中，了无冰霜。汝能全依净土法门而修，不复以先所期望者为是。则如主人明悟，知彼是贼，则彼自当远去。如其认做自己家中人，则彼便作主人，入汝之窍，令汝着魔发狂，以致丧身殒命也。无论彼是狐是鬼，是宿世怨家，但发菩提心，持佛名号，皆当消灭。如其不消，则天地当易位，日月当倒行者。所虑者，汝心不依正理，仍存以前之邪知邪见。勿道印光所说者不灵，即诸佛所说亦不灵矣。以根本既邪，正无由施故也。书此祈洞察，则幸甚幸甚。修持法则，《文钞》备书，此不具说。凡静坐时，但心中默念佛号，此外不加一点别的工夫及别的念头。久而久之，全心是佛，全佛是心，心佛不二，心佛一如。且问什么禅定有如此之深妙乎？什么工夫有如此之高尚乎？阁下能依此而修，管保业障消灭，福慧增长。现生优入圣贤之域，临终直登极乐之邦矣。（三编下?复徐紫焜居士书）明来暗无 正来邪消

凡念佛人，但宜至诚恳切，一心正念，绝不妄想见佛见境界之事。以心若归一，见佛见境界，皆不至妄生欢喜。遂致得少为足，便成退惰。不见佛不见境界，亦了无所欠。心未归一，急欲见佛见境界。勿道所见是魔境，即真系佛境，以心妄生欢喜，即受损谓生欢喜退惰不受益矣。当以至诚念佛为事，勿存见佛见境界之心。倘正念佛时，或有忽现佛像及菩萨诸天等像。但心存正念，勿生取着，知所见之像，乃唯心所现。虽历历明明显现，实非块然一物，以心净故，现此景象。如水清净，月影便现，毫无奇特。了不生夸张欢喜之心，更加专一其心，认真念佛。能如此者，勿道佛境现有利益，即魔现亦有利益。何以故？以不取着，心能归一。佛现则心更清净，魔现则心以清净不取着，魔无所扰，心益清净，道业自进。今则偶有所见，便生畏惧，不敢念佛，其心已失正念。幸非魔现，倘是魔现，由不敢念佛之故，便可令魔入彼心窍，令彼着魔发狂，丧失正念。何不知好歹，一至于此。恐是魔现，正宜认真恳切念佛，彼魔自无容身之地。如明来暗自无存，正来邪自消灭。何得怕魔现而不敢念佛？幸非是魔，若果是魔，则是授彼全权，自己对治之法，全体不用，则任魔相扰矣。哀哉哀哉！

念佛偶生悲感，亦是好处，然不可专欲兴此感想。若心常欲兴此感想，则必至着魔，而不可救。宜持心如空，了无一物在心中。以此清净心念佛，自无一切境界。即有魔境，我以如空之心，不生惊惧念佛，魔必自消。今恐是魔，不敢念佛，譬如恐强盗来，自己先将家中护兵，移之远方，令勿在家。则是替强盗作保护，令其了无所畏，肆行劫夺净尽耳。何愚痴一至于此！（三编上?复陈士牧居士书六乙丑六月初二）安住佛号 勿用观心

看汝信，知汝不知净土宗旨。当依《一函遍复》所说，生真信，发切愿，志诚恳切，念佛名号。勿用观心念法，当用摄心念法。《楞严经》大势至菩萨说：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斯为第一。」念佛时，心中意根要念得清清楚楚，口中舌根要念得清清楚楚，耳中耳根要听得清清楚楚。意、舌、耳三根，一一摄于佛号，则眼也不会东张西望，鼻也不会嗅别种气味，身也不会懒惰懈怠，名为都摄六根。都摄六根而念，虽不能全无妄念，校彼不摄者，则心中清净多矣，故名净念。净念若能常常相继，无有间断，自可心归一处。浅之则得一心，深之则得三昧。三摩地，亦三昧之别名，此云正定，亦云正受。正定者：心安住于佛号中，不复外驰之谓。正受者：心所纳受，唯佛号功德之境缘，一切境缘皆不可得也。能真都摄六根而念，决定业障消除，善根增长。不须观心，而心自清净明了，又何致心火上炎之病乎？汝以极重之业力凡夫，妄用观心之法，故致如此。观心之法，乃教家修观之法，念佛之人，不甚合机。

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乃普被上中下，若圣若凡，一切机之无上妙法也。须知都摄，注重在听。即心中默念，也要听。以心中起念，即有声相。自己耳听自己心中之声，仍是明明了了。果能字字句句，听得清楚，则六根通归于一。校彼修别种观法，为最稳当、最省力、最契理契机也。（续编上?复杨炜章居士书）信愿专一 莫涉参究

念佛之人，不可涉于禅家参究一路。以参究者，均不注重于信愿求生，纵然念佛，只注重看念佛的是谁，以求开悟而已。若生西方，无有不开悟者。若开悟而惑业净尽，则可了生死。若惑业未尽，则不能仗自力了生死。又无有信愿，则不能仗佛力了生死。自力佛力，两皆无靠，欲出轮回，其可得乎？须知法身菩萨，未成佛前，皆须仗佛威力，何况业力凡夫？侈谈自力，不仗佛力。其语虽高超，其行实卑劣。佛力自力之大小，何止天渊之别，愿同人悉体此义。（续编上?一函遍复民国
二十一年）净土法门，与其他法门各别。他种法门，皆仗自力。唯此法门，全仗佛力。南方宗门颇多，切不可参入宗门，图得禅净双修之嘉名。宗门总以看念佛的是谁，为开悟之一着，而绝不讲信愿求生。勿道不悟，即看到念佛的本来人的面目，只算得是悟。去了生死，尚大远在。若不到业尽情空地位，决定不能仗自力了生死。又不注重信愿，求生西方，则与佛相背，不能仗佛力了生死。以故念佛人带着宗门气息，则得利益处少，失利益处多也。教则更为难以得力，而密宗语气甚大，危险之极。汝且专注于信愿念佛一门。而辅之以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以此自行，复以化他，则可决定往生矣。又凡居心动念行事，须以真实不虚为主。庶可不虚此生，不虚此遇矣。（三编上?复龚宗元居士书一民二十六月廿）汝切莫在「念而不念，不念而念」上着脚，此境乃做到极处之境界。若未到极处，必成懈怠。参念佛是谁，亦有利益，亦有弊病。所宜致力者，唯在于诚一纯笃。若夹杂禅机，稍有见处，众生根浅，便视此为最劣，视彼为最胜。十三年狄楚青之夫人，即得此弊病。直至今日，楚青尚守其说不肯稍改。江西一弟子龙松生，于禅颇有会悟。光极力破斥，尚不肯听，观面色或有着魔之相

。听其所说，则直欲上续诸祖慧命。汝于外道充斥之地，若不按实事修，则或致彼魔外亦复藉口。汝欲开悟，岂须用参究功夫？但能念到念极情忘时，自可开悟，即不悟亦无所碍。须知有信愿，不悟亦可往生。得悟无信愿，仍是六道轮回中人。汝欲舍坦途而趋险道，是尚得谓之知净土法门乎？（三编下?复郑慧洪居士书四）立定主宰 不受他惑

须知念佛求生西方，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，多有参禅讲经者，不以此法提倡。宜立定主宰，无论他如何说，汝总不依他的话，另修别法。何以故？以念佛是仗佛力了生死，有真信切愿，志诚恳切念，个个人都好了。其余法门，皆须断尽烦恼即三界内见思二惑方能了，其难易相去天渊。（三编下?复周文珊居士书二）此法遍布人间，几多人终日持诵，仍然漠不相关，有如未曾闻见者，又有闻而不信者。信而能行者，殆亦少矣。汝现可生正信矣，然须老实头念佛，庶不至被别宗知识之所摇惑。（三编上?复常逢春居士书一）专主净土 不宜泛讲

居士讲演，只可专主净土一法，不宜泛讲。泛讲，乃讲经法师之事，居士何可开此一端？以念佛法门，普被三根，以大家不知净土法门，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，为彼说其信愿行，令无知识有智慧者，各注重于此。何可只图扩张门庭，不计行人契机？唐道绰禅师，一生讲净土三经，近二百遍。此老尚是善导和尚所亲近者，寿八十余，计所讲，每年当讲三四遍。今则提倡佛七中，讲别宗经。若会众于净宗悉皆深通，尚可。恐通者百无三五，不通者十有八九。彼泛讲经之法师，尚有许多不以念佛为然者。今不注意于仗佛力现生了生脱死之法门，而为不识净宗者说般若，是令彼等专心致志于开悟一边，而反将弥陀大慈悲、俾博地凡夫现生了生死之大法，作等闲看。请讲者无所知，应讲者何不为说其所以？如彼不听，当云：我非讲经之人，请专以讲经为事者讲之。

南通唐闸居士林，很认真。去年一林员颇聪明，讲一次《地藏经》，从此一般不知念佛法门，是凡夫仗佛力现生了生死之法门，遂多半不念佛，而专以听经为事矣。林长请光与讲经者说。因示之曰：佛法如大海，一滴具万川之味；佛法如帝珠，一珠具千珠之光。在大通家分上论，粗言细语总一真。在未到家分上论，当以就路还家为省力。况已证等觉，欲圆满佛果，尚须念佛求生西方。而将堕阿鼻，十念成功，亦可高预海会。如阿伽陀药，万病总持。如阳春一到，百卉敷荣。其为妙利，非佛莫知。何不在此等处，发起彼等之信愿心，俾各各悉得往生。校彼字诠句释，以作未来得度之善根，奚啻天渊悬殊也。遂仍依常规，不于一林作二派之行持矣。净土法门，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，以众集念佛，不将法门之所以，与修持之方法利益，为众演说。则不知宗旨，便只得一人天福报，深负佛恩。（续编上?复章缘净居士书）现今僧人虽多，能弘法者甚少，由请法师不易，故致如是。然听经如为修持净业，发明自力他力之所以然，则其利大矣。若止求通达教义，不以净土为事，则断惑证真，恐无此力；带业往生，又以不生信愿，虽有佛力，莫由依仗，则成有因无果之业识茫茫人耳。须知一代所说，皆属自力法门，乃通途教理。净土乃特别法门，全仗佛力。若能现生断惑证真，不仗佛力，亦不为过。不能现在断惑证真，而又不仗佛力，则非愚即狂也。今之大通家，类皆如是，哀哉！（三编下?复周群铮居士书）讲经，岂必年讲一经，不可重复乎？然则日日吃饭，何不厌其重复耶？《心经》义理渊深，初机何由得益？纵有所得，亦只解路，何如净土法门之即闻即可实行乎？即《行愿品》，亦不必定要讲多日。佛以六百卷大般若之蕴奥，以二百六十字发挥无遗。岂必要钩枝延蔓，只取广多以逞口辩乎？……《彻悟语录》与一居士书云：一夏两终《楞严》。何畏《行愿》文长，而非七日所了乎？七日过促，或作十日。讲经岂定规要任讲者尽量东拉西扯，不在肯綮处指点乎？汝之知见，是知涉博而不知守约。欲以博益初机，则是门庭建设中事。共君一夜话，胜读十年书，愈病不在驴驼药，皆守约之古训也。然现今战事发生，后来之事，不可逆料。当令一切老幼男女，同念阿弥陀佛，并念观世音菩萨。以祈生免灾祸，死归乐邦。讲经尚非当务之急。所急宜布告一切老幼男女，同念观世音菩萨。至于平定后讲经，尤当以初机净土之正信为先。（三编下?复林赞华居士书七）讲《起信论》甚好，但恐能领会者少，则于天机浅者失利益矣。似宜净土法门，与之并行。令彼先知了生死之要道，又知佛法心法之要，则为机理双契矣。现在人的对症药，唯因果为第一。宜修法，唯净土为第一。若夫研究《起信》，虽亦具因果净土。而凡夫知见，不能普领全义，又不能按论起修，则只一解义了之矣。无论何等根性，因果净土，为必不可不先讲究也。至于教相，亦须择人而施。以学生各有所学之事，佛学乃兼带耳。天机若浅，则专务教相，或将净土抛在脑后，致成有因无果之结果。是不可不相机而设法也。今之崇相宗者，其弊亦复如是。彼提倡者，实不为了生死，只为通理性，能讲说耳。使彼知自力了生死之难，断不肯唯此是务，置净土于不问。或有诽薄之者，此其人皆属好高务胜，而不知其所以高胜也。使真知之，杀了亦不肯弃置净土法门而不力修也。（增广上?复周群铮居士书七）学宜专精 勿作通家

所言看书，汝身膺职务，无多闲暇，只可先从《文钞》、《嘉言录》起。而《净土三经》、《往生论注》、《彻悟语录》、《净土十要》、《净土圣贤录》、《净土指归集》、《龙舒净土文》，宜详看。其余若禅宗，教家天台宗、贤首宗、慈恩宗，并及密宗，且置之，以力不暇及。修净业，不先将净土法门研究明白，如欲归家，不知道路。其所知者，虽亦能归家，然其迂远，殆有天渊。（续编上?复杨慧昌居士书一）倘不知净土法门，纵令深入经藏，彻悟自心。欲了生死，尚不知经几何大劫，方能满其所愿。阿伽陀药，梵语阿伽陀，此云普治，普治一切诸病也。万病总治。此而不知，可痛惜哉！知而不修，及修而不专心致志，更为可痛惜也已矣！（增广上?与徐福贤女士书）念经不能记，但志诚念佛。有暇，则志诚礼拜。久久业障消除，则心识明了。不但能记，且易领会也。汝事务多，无暇看。且看《文钞》及净土宗经书，不必遍看他宗经书也。志诚恳切念佛，乃了生死第一径路，不可不认真。（三编上?复蔡契诚居士书八）汝年富力强，当先将净土一法，认真研究修持，此是凡夫即生了生死之大法。此法若无宿根，勿道普通人不能了彻，即彻悟自心、深入经藏之出格高人，亦多半不能了彻。以彼不知此是佛法中特别法门，皆按普通法门之义，致不肯信。或有信者，恐专宏净土，怕人小看自己，故

不肯提倡。须知无论修何法门，烦惑不断，决无了生死分。唯此一法，但具信愿，即可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汝且勿以看过为事，当以熟读深思，方知光言无谬。（续编上?复游有维居士书民国
二十六年）汝心高如天，志劣如地，口虽云依光所说，实则全依自己偏见。净土法门，唯信为本，信得极，五逆十恶皆能往生。信不及，通宗通教未曾断惑者，皆无其分。汝既不能通宗通教断惑证真，仗自力以了生死；又不信佛力不可思议，自性功德不可思议，若具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，无一人不得生者。净土法门，乃即生了生死之无上直捷圆顿法门，于此法门方向尚未知，便以好高务胜之狂妄心，去研究《起信论》。《起信论》实为学佛之纲要，然于劣根及初机人，亦难得益。即研得《起信论》通彻无疑，其用工尚须依念佛求生，方为稳当，况法相禅教之精微奥妙高深而不可企及乎哉？汝心如此其高，乃不知分量之高。其志又谓根性劣弱，何望生西？但能不堕恶道，此堪自慰。不知不生西方，将来必堕恶道。此系违背佛教，及与光说，何可云始终奉行教诲，一心持念弥陀乎哉？今以汝之身，膺人之职业，又非上等资格，其所立之心与志，真令人可叹可笑。汝且息彼做大通家之狂妄心，专心研究净土法门中书，《文钞?与高邵麟徐女士书》中备说。随所开示，依之生信发愿，不以自己根器下劣，高推往生于度外。且常随动随静，将一句弥陀，当做本命元辰。其居心行事，须要与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」之宗旨合。倘有余力，诸大乘经，不妨随意受持读诵，当以志心受持为本，且勿急欲洞彻其义理为事也。果能志诚之极，教理自会透彻。若先欲透彻，不从志诚持诵做，即透彻亦无实益，况决难透彻乎？法相禅教，毕生研究，也难得其旨归。即得，谁能不断惑业，了生脱死？欲断惑业了生死，恐梦也梦不着。……汝自谓来日无多，实力有限，光故作如此说。倘不以为然，仍依自己心相而行，则光亦不强汝。能做得一个大通家，亦是佛门之幸。恐汝大通家做不到，净土法门又信不及，则两头落空。今生稍修点功德，来生必定生于富贵家。汝试细思之，富贵人有几个不造业的？今日之国运危岌，民不聊生，皆是一班无智慧修行人之来生福报所捣乱而成者。汝打什么穷妄想，欲不堕恶道。不生西方，则一生不堕者或有之，二生不堕者便少也。（增广上?复周智茂居士书）好研经论　世间通病

佛法浩瀚，博地凡夫欲于现生了生脱死者，除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外，别无有能满其所愿者。世有多少聪明特达之士，专以研究大乘经论为志事。而于此最简便最圆顿之法，返浅近视之，而不肯修。盖其平素注意深妙之理性，而不详思佛力之叵测，以故弃佛力而仗自力。自负为大通家，卒致只得其名，罕得其实。返逊愚夫愚妇、无知无识者横超三界，高登九莲。致自己仍在生死苦海中沉沦莫出，岂不大可哀哉！此世间学佛者大多数之通病。（三编上?复郭汉儒居士书一丙子六月二十日）教重开解　净重实行
　　修净业，与学教不同。一注重开解，一注重实行。（三编上?复穆宗净居士书四民廿六
八月十九）佛法大无不包，细无不举。凡欲学者，当事实行。否则如读药方而不服药，欲求病愈，何可得乎？是故念佛之人，必须要敦笃伦常，尽己职分，闲邪存诚，克己复礼，知因识果，希圣希贤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又须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以深信愿，持佛名号，决定求生极乐世界。以此自行，复以化他。俾内而家庭，外而世人，同沾佛化，同生净土。庶可不辜佛化，不负己灵。若其泛泛悠悠，研究种种法门，亦复依之修持。则其作大通家，并来生得人天福报，当可有分。而欲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，恐难梦着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法门，均须断惑证真，方可了生脱死。非如净土法门，仗佛慈力，可以带业往生也。佛力自力，奚啻天渊悬殊。了此则不敢仗自力以弃佛力，以延了生死之期，于未来若干数劫也。（三编下?普劝学佛谭序民国庚午孟秋）净土法门，大纲在信、愿、行三。修持之要，在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无须多说，依此力行，则自可亲得其益矣。若欲做大通家，或致将现生了生死之法，置之度外，则可怜可悯也。（续编上?复汤文煊居士书二民国
二十年）一息不来，即属后世。此时纵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亦无用处。若不及早修持净业，待到此时，方知虚受此生。枉将宿生所种善根，尽消耗于之乎者也中矣，可不哀哉！净土法门，贵乎实行。今既知之，当随分随力行之，方有实益。若但研究而不肯持佛圣号，以期近则消业障而增福慧，远则出三界以登九莲，则仍是文人习气。有此习气，欲真实了生死证无生之利益，实万难万难。果能发大菩提心，于公私之暇，实行愚夫愚妇老实念佛之行。则将来之母仪闺范，师范女流，与预会莲池，亲承佛记，皆可必得矣。（三编上?复张曙蕉居士书三）大通经教　未必能了

须知大通经教者，未必即生能了生死。欲即生了生死，当注重于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也。（续编上?一函遍复民国
二十一年）末世众生，不以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万难了生脱死。且勿以不能遍研大乘经论，遍通禅、教、律、密为欠。倘置净土一法，纵能遍得经论之奥，遍通诸种法门，或恐了生脱死一事，尚在未来不知经若干世若干劫也。（续编上?复杨树枝居士书二民国
二十年）念佛一法，尤其专心无二。若学此学彼，纵将三藏十二部读得烂熟，仍于生死无关。劝足下一心念佛为佳。如不听光之说，以后不准来信。（三编上?复任慧严居士书廿六年
十二月三日）今人若不专修净土，纵能深通经藏，彻悟自心。生死到来，还用不着。何以故？若不念佛求生西方，必须断尽烦恼惑业，方有了生死分。但能通达经论，悟明心性，而烦惑未断，依旧轮回。况未能深明经藏自心者乎？念佛了生死，全仗佛力，由自己真信切愿念佛之力，感佛垂慈接引，故能带业往生也。（三编上?复宁德晋居士书二）若于此仗佛力一法，信不真，靠不定，即深通宗教，亦只是口头三昧，欲以此口头三昧了生死，真同欲以画饼充饥，必致途穷深悔，而毫无裨益也。现今世道，不知将来作何相状，尚欲以将尽之光阴作不急之务哉？……祈专心念佛，即是真法门眷属。切勿来山，以致彼此为难。至于必欲出家，当另礼高明知识，断勿以光为隔碍，不便另拜余师，致失巨益也。宁波观宗谛法师病未好，亦不须往彼听经。古人云：「少实胜多虚，大巧不如拙。」说得一丈，不如行取一寸。真心为己者，其绎思之。（增广上?复戚智周居士书三）虽读大乘经典，仍以念佛为正行。倘一心研究经义，将念佛付之脑后，则大通家或可仿佛做到。即生超凡入圣，恐让愚夫愚妇，而自了无其分矣。须知念佛

法门乃教中之特别法门，除此之外，勿道凡夫不能即生了，即已证初、二果之圣人，亦不能即生了。且莫心高，谓为明佛经义，便可得大利益。若作此想，便与店铺作司账者无异，虽曰有数千数万数十万经我料理，到底不是自家的。及乎谢事，自己只得薪水之少数而已。（三编上?复章以铨居士书二民二八
二月初二）若不自量，从兹研究性、相、禅、密各宗，不以念佛为事，则或可做一个半串子通家，而了生脱死，当在驴年矣。（续编上?复某居士书）先于净土 了无疑惑

念佛之人，先要识得净土法门之所以，然后遍阅经论，皆足以为发明净土之义，与切修净土之行。若不知净土之所以然，则一经研穷经教，便以经教之义理为高深，以净土之义理为浅近。而正助倒置，或将净土置之脑后。则只可种未来得度之益，决难现生即了生死，预会于诸上善人也。

念佛不昏即散，是以泛泛悠悠之心了事之现象。若能如堕水火、遇盗贼，以急求救援之心念，自无此种毛病。宜分做几期，某时研究，某时持诵。研究不得逾限，否则研究觉得有滋味，便成天研究。不但有妨念佛，或恐用心过度，因兹受伤。所谓「翻嫌易简却求难，弄巧成拙深可怜」也。现今人心坏极，外面行走，纵无有祸，亦甚危险。汝若能知此意，则念佛之心自切，研教之心自淡。何以故？以在患难中，不暇撄心于知见之解路也。（三编下?复某居士书）末世众生，根机陋劣，欲以自力悟明心性，断尽烦惑，以了生死，千无一得。当依净土法门，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，则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，是为万修万人去之最直捷稳当法门。必须先要将此法门之所以然，了然于心。若有余力，再去研参一切经论，各种法门，均可为此法门之助。倘此法门未知所以，便随意研究其他经论，并亲近各宗知识，则于做大通家，及种未来善根，则诚有之。若欲现生了生脱死，恐梦也梦不着。光一向直心直口，只期有益于人，亦不怕人谓我无知无识。只知念佛，故于有缘者，皆如是与彼说之。（续编上?致罗世芳居士书民
国二十年）汝于净土修法，尚未了了，当唯以翻阅研究净土为事。半日学解，半日学行。必期于彻头彻尾，了无疑惑而后已。《楞严正脉》且作缓图，纵亲见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亦不能即了生死。见性是悟，非是证。证则可了生死。若唯悟未证，纵悟处高深，奈见思二惑不能顿断，则三界轮回，决定莫由出离矣。若不通《楞严》，倘净土法门，能仰信佛言，决定无疑，真信切愿，以修实行。则决定往生，为极乐世界中人。况兼现世国界危岌，尚欲以危险时际，有限精神，作不急之法务，企得大通家之名闻，以充体面，致自己专修一事，竟成颟顸乎哉？倘净土法门，悉皆谛信深知，不妨再研《楞严》及各经论。汝昔求光开示，光以《文钞》相寄，尚不一一全阅。光固知汝不知缓急，泛泛然学时人研究佛经，只期作一通家而已。光《文钞》文字虽劣，颇能示人修持门径。昔大智律师，深通台教，严净毗尼。行愿精纯，志力广大。唯于净土，不生信向。后因大病，方知前非。嗣后二十余年，手不释卷，专研净土。方知此法，利益超胜。遂敢于一切人前，称性发挥，了无怖畏。虽则三岁孩子，亦会念佛。汝此法门径，尚未认清，又非讲期见逼，如讲家之拟撑门庭，何须先研《楞严》，不以归家识路为急务乎？（增广上?复戚智周居士书二）欲以读诵大乘，助其净业，非真有深明净土之正知见不可。否则，便以经教中高深玄妙之法门是尚，于净土法门，完全视作愚夫妇之修持。近来之讲华严、讲法相者，多破净土。湖南某，深知净土，尚极力提倡。因学法相宗，后之所说，皆是谤佛、谤法、谤僧。汝发此种大心，颇为难得，但未必不随经教知识所转。不转，则可谓佛之真子。转，则或成舍易取难，或成湖南某派，则呜呼哀哉矣！往年一法师，以念佛为卖五香豆，以讲经为开银行。又以念佛为饭里参沙，将何以吃。是知非有大善根，不能深信此法。为汝说此，使汝于未发足前，先将南针认定。否则，大通家或可冒充，了生死恐难做到矣。（续编上?复殷德增居士书民国
二十二年）居士以年将半百，身系樊笼，素未参寻知识。倘欲即生了脱，但当专主净土一门。《金刚》、《法华》，且先置之度外。待净土大通，一心已得后，再行研究不晚也。若此刻便即从事，恐智力不给，得彼失此。一法未精，二利咸失耳。《拣魔辨异录》系禅宗，深通教理者尚不易知，况居士乎？凡禅宗典章，概勿研究。以禅宗意在言外，若按文解义，则错会佛法，以善因而招恶果。《释氏稽古略》，乃记事之书，而以禅宗为主。凡属此种言句，皆当置之勿究可也。（增广上?复高邵麟居士书四）息心念佛 胜参知识

汝妄想之心，遍天遍地，不知息心念佛。所谓向外驰求，不知返照回光。如是学佛，殊难得其实益。孟子曰：「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」汝学佛而不知息心念佛，于儒教尚未实遵，况佛教乃真实息心之法乎？观世音菩萨，反闻闻自性；大势至菩萨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；《金刚经》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，乃至万行；《心经》照见五蕴皆空。皆示人即境识心之妙法也。若一向专欲博览，非无利益，奈业障未消，未得其益，先受其病矣。（增广上?复马契西居士书三）今人研究佛法，多多皆欲作一通家，拟于一切大众前，清谈高论，令人悦服，少有为了生死特学佛法者。阁下若欲作第一等人，则光之知见，了无裨益。当请益于当世缁素中之大通家，则可不孤所期。若欲即俗修真，以有限光阴，兼营世事，又期即生定了生死者，则光不妨以闻于古人者，转以告阁下也。梦东云：「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以深信愿，持佛名号。」此十六字，为念佛法门一大纲宗。此一段开示，精切之极，当熟读之。而《梦东语录》，通皆词理周到，的为净宗指南。再进而求之，则藕益老人《弥陀要解》，实为千古绝无而仅有之良导。倘能于此二书，死心依从。则即无暇研究一切经论，但常阅《净土三经》及《十要》等。仰信佛祖诚言，的生真信，发切愿，以至诚恭敬，持佛名号。虽在暗室屋漏，如对佛天。克己复礼，慎独存诚。不效近世通人，了无拘束、肆无忌惮之派。光虽生死凡夫，敢为阁下保任即生便可俯谢娑婆，高预海会。亲为弥陀弟子，大士良朋矣。如于净土一法，不能死尽偷心，决志修持。于主敬存诚，克己复礼等，犹欲以不执着，为疏散放逸作遮护之巧符，则其所得之利益，固非光劣知劣见所得而知也。（增广上?复尤弘如居士书）观汝所说，足知汝虽看《文钞》、《嘉言录》，依旧绝不注意于禅净之区别处。汝若于禅净界限之说，信得及，何必行经七省，以求人决择乎？赵州八十犹行脚，乃宗门中决择见地中事。念

佛之人，但能依佛所说之净土三经，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，固用不着又复展转求人开示也。

古人立言，各有所为，对机不同，故所说亦不同。当自量自己是什么资格，则方可于古人对机之说，不致或失本意。今人绝无古人之办道之缘，自己色力单薄，心量狭小，或复狂悖。而所有知识，欲得如古人之具眼者，实千万中难得其一二。有此仗佛力了生死之法门，犹然视作等闲。尚欲向仗自力法门知识中，讨了生死捷径，已经是不知利害。况所见者，或有是大权所示之行于非道之人乎？汝若死得下痴心妄想，决定会现生往生西方。若未修而即欲见好相，则后来之着魔发狂，大有日在。譬如磨镜，垢去明存。垢未去净，何得有好相现？汝谓现今未能一心，临终恐难得力。亦是只知检取古人所说，不自量自己所行而为议论。汝才发心，但期无一切无谓之杂念，已是很不容易。何得便于此时，即欲观见好相？譬如初生女子，即欲生儿，有是理乎？汝若是宿根已熟之大根性人，固无甚难。否则必至因急发狂，永断善根矣。欲报祖妣柴老太夫人及父母之恩，不于念佛一法注意，岂非舍大利益求小利益乎？念佛一法，重在佛慈加被。虽属具足惑业之凡夫，亦可承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余一切法，则绝无此义。（三编下?复温光熹居士书六）专志西方　甚于深入经藏

学佛而不欲做大通家，专心致志于净土法门，可谓宿有慧根，具择法眼矣。既欲即生了大事，当以净土五经为常课。《金刚经》念也好，不念也好，无碍。日暮途远，固当专一其心。

夜间念佛，昼则泛研经论，或致精神注重于义路，净业难达于一心。主宾倒置，在种善根边则有，在了大事边则欠矣。净土法门，以信愿行三法为宗。若具真信切愿，纵未到一心不乱，亦可往生。阁下以一心不乱为期，而日唯研究各经论，似乎与所期望不甚相符。（三编上?复露园居士书乙亥三月廿一日）虽图书贵多，而当此大劫，殆朝不保夕。如居积薪之上，下已燃火。何可泛泛然览诸经典着述，而不专心致志于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，及念观世音菩萨，以祈逢凶化吉乎？凡来馆阅者，无论何等资格，皆当以此奉劝。俾知此大火宅外，尚有最极安乐之清净世界。倘从此生正信心，专志西方，其功德比深入经藏，彻悟自心，而未断三界内之惑者，大百千万亿倍。而一班人士尚不以为忧，而专志于不急之务，可不哀哉！（三编上?复智牧智声二居士书一）汝于此荒乱之世，而已年近半百，尚不肯死心念佛，以看书有不知者，即欲学教。此种计虑，若请别位法师说，即为甚好。若请光说，此也是不守本分之计虑。彼一字不识之愚夫，尚能往生西方。深通宗教之大通家，尚无彼之利益。汝何须以此为憾乎？（续编上?复念佛居士书）聪明智慧　抛之东洋

念佛之人，勿自仗聪明智慧，须抛之于东洋大海外。不然，恐为所误，自贻伊戚，盖以其知见多而不一也。反不如一般愚夫愚妇之念佛，正心诚意，而受益甚众。故念佛一法，最好学愚夫愚妇，老实行持为要。俗言：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可不惧乎？如云南保山县，皈依弟子郑伯纯之妻，长斋念佛多年。其长子慧洪，上前年死，其母以爱子故服毒，了无苦相，端坐念佛而逝。且死后面色光润，惊动一方。伯纯以老儒提倡，而信者甚少。由其妻子之死，而信者十居八九矣。端坐念佛而逝，虽无病而死，也甚难得。况服毒而死，能现此相，若非得三昧，毒不能毒，能有此现相乎？（三编下?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将错就错　西方极乐

决志求生，效昔贤将错就错。
一心忆念，至今日人云亦云。
（续编下?楹联/念佛堂）

宋杨杰，字次公，号无为子，参天衣怀禅师大悟。后丁母忧，阅大藏，深知净土法门之殊胜，而自力行化他焉。临终说偈曰：「生亦无可恋，死亦无可舍。太虚空中，之乎者也。将错就错，西方极乐。」杨公大悟后，归心净土，极力提倡。至其临终，谓生死于真性中，犹如空花，以未证真性，不得不以求生西方为事也。将错就错者，若撤证真性，则用不着求生西方，求生仍是一错。未证而必须要求生西方，故曰「将错就错，西方极乐」。

莲池大师《往生集》，于杨公传后，赞曰：「吾愿天下聪明才士，咸就此一错也。」此可谓真大聪明，不被聪明所误者。若宋之苏东坡，虽为五祖戒禅师后身，常携阿弥陀佛像一轴以自随，曰：「此吾生西方之公据也。」及其临终，径山惟琳长老，劝以勿忘西方。坡曰：「西方即不无，但此处着不得力耳。」门人钱世雄曰：「此先生平生践履，固宜着力。」坡曰：「着力即差。」语绝而逝。此即以聪明自误之铁证，望诸位各注意焉。（三编下?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何以度心眼　一句阿弥陀

白居易云：
余年七十一，不复事吟哦，
看经费眼力，作福畏奔波。
何以度心眼，一句阿弥陀，
行也阿弥陀，坐也阿弥陀。
假饶忙似箭，不废阿弥陀，
日暮而途远，吾生已蹉跎。
旦夕清净心，但念阿弥陀，
达人应笑我，多却阿弥陀。
达又作甚么，不达又如何，
普愿法界众，同念阿弥陀。
（三编上?复方耀廷居士书二）
念佛修持　如服药然

念佛修持，如服药然。能明教理，如备知病源、药性、脉理。再能服药，所谓自利利他，善莫

大焉。若不能如是，但肯服先代所制之阿伽陀药，亦可愈病，亦可以此药，令一切人服以愈病。只取愈病，固不必以未知病源、药性、脉理为憾也。（续编上?复念佛居士书）要紧之时愈约愈妙

汝信心虽好，不知一法普摄一切法之至理，及不知要紧之时，愈约愈妙。儒教亦云博学而详说之，将以反说约也。（三编上?复边无居士书三廿八年　十一月一日）懂与不懂　且随他去

汝初学佛，只可认真念佛。洞得的也随他去，洞不得的也随他去，庶不致耽搁工夫。（三编上?复宁德晋居士书七二十年　八月廿二日）自高自大　古今通病

佛法，法门无量，通须做到业尽情空，方可了生脱死。否则纵有所得，依旧不奈生死何。若在今时，恐举世亦难得一二做到业尽情空地位。唯有念佛一法，若具真信、切愿、志诚念佛，求生西方。纵有通身业力，皆可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，所谓带业往生者。一生西方，则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矣。以故末世善知识，多多均主持净土。以净土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故也。

每有聪明人，稍明教义，或稍知禅理，便以通家自居，藐视念佛。谓念佛为愚夫愚妇之所为者，此皆不知自反，以知文义为实证之狂徒，定规说空行有，以身谤法，将来必堕三恶道，为愚夫愚妇念佛往生西方者所怜悯，而莫能救济也。（续编上?复吴沧洲居士书一民国二十年）佛法不到之地，最初开办，不宜即于高深处下手。宜先表示其高深处，非今人素未修习者所能即得。然佛法固有大方便法门，令无力即得高深者，修持净土法门，并须极力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；又以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，果能如是以修，则可以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若得往生，则所得利益，较彼能修至高至深之法者，亦绝无所歉，尚有过之百千万倍者。以一则专仗自力，一则兼仗佛力故也。如此以说，彼决不敢小视净土法门，而修高深者。若不如是以说，彼必以高深自期，以净土法门归之于愚夫愚妇。究其实益，或少知名相，自高自大，毕竟难以得断惑证真之实益。究其结果，则欲望彼愚夫妇仗佛力带业往生者之肩背而不可得。此天下古今好说大话，好以通家自诩者之通病。（三编上?复谢慧霖居士书十五）佛法乃一切人公共之法，一切人皆可修，皆可得益。若如汝说，则钝根之人，不能深入教海者，皆无学佛之分。汝以汝智识能识得相宗名相，尚欲建立一淡薄净土。汝作此说，乃未阅佛经，为自出心裁。汝固深通教理者，以光之哑羊僧，尚不以汝之所说为是，则深入教海之话，谈何容易。某人岂念佛所误乎？以彼心存速证，故得魔鬼附体。从兹妄造谣言，未得谓得，未证谓证。彼之学者，皆以彼为活佛，故彼有百日成佛之说。凡去见者，有时预知其心，有时面受人欺。足知彼之神通，乃魔鬼作用。鬼来则有，鬼去则无。凡亲近彼者，有得心地清净者；有未得谓得，妄自称尊者；亦有发狂不能令愈者。世之矜奇好异者多，故彼得售其技。使一切人皆能恪守本分，则彼之巧技无得而施。现已往北平去，闻其蚁聚乌合之势，不亚沪地。光于彼亦不赞叹，亦不立说破斥。以光系哑羊僧，不足以启人信而折人疑。只好彼行彼法，吾守吾道。汝宿根颇深，观汝所说，并所教人，多不知佛法系一切人皆能修，皆能得益者。若令一切钝根女子，文理尚不大通，即以唯识是务。然则唯识未到中国时，净土知识，通通皆是坏乱佛法，疑误众生乎？光定于九月间灭踪长隐，以后永不与一切人相交涉，以专修净业。免得今生不了，又随彼已成佛之知识，并打倒铲除废弃孔教之知识所转也。祈慧察。（三编下?复某居士书）现世学佛之人，多有自谓我已开悟，我是菩萨，我已得神通，以致贻误多人。一旦阎老索命，临命终时，那时求生不得，痛苦而死，定堕阿鼻地狱。此种好高务胜，自欺欺人之恶派，切勿染着。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戒之戒之。（三编下?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依此而修毫无所欠

佛法犹如大海，谁能一口吞尽，一踏到底？但按自己天姿而为修持。以此自行，复以此化他。纵未能圆彻诸法，只要能依此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法门，有何所欠？（三编上?复师康居士书己巳年 二月初二）如是习染　切宜痛除

今之人每以世智辨聪之资，研究佛学。稍知义路，便谓亲得。从兹自高位置，藐视古今。且莫说现今之人，不入己目。即千数百年之高僧，多有古佛再来，或法身菩萨示现者。彼皆以为庸常，不足为法。未得谓得，未证谓证。听其言，高出九天之上。察其心，卑入九地之下。如是习染，切宜痛除。否则如贮醍醐于毒器中，便能杀人。若能念念返究自心，不但如来所说诸法，即能得益。即石头碌砖，灯笼露柱，以及遍大地所有种种形色音声，无非第一义谛实相妙理也。（增广上?复吴希真居士书三）勿以凡夫　妄效菩萨

刺血写经一事，且作缓图，当先以一心念佛为要。恐血耗神衰，反为障碍矣。身安而后道隆。在凡夫地，不得以法身大士之苦行，是则是效。但得一心，法法圆备矣。（增广上?复弘一师书二）般舟三昧，非今人所能行。汝作此说，其好高务胜耶？抑真为生死耶？如真为生死，当依凡夫通行之法。若博地凡夫，妄拟效过量圣人所行之法，则必至着魔退道。且请息此念，庶可得益耳。（三编上?复恒惭法师书二）汝是凡夫，不是圣人，睡何能免，食何能止？但不贪睡，不贪食，取其养息充饥即已。若如汝所说，仗神咒止睡，果真持咒有大灵感，或可不睡。汝初持之夜便不睡，乃是心切之极，已稍伤神，故不睡。若伤神久，则睡便不醒矣。初心人，每每以一时精进过度，后便退惰。（三编下?复卓智立居士书七）臂香者，于臂上燃香也。灵峰老人，日持《楞严》、《梵网》二经，故于燃香一事，颇为频数。良以一切众生，无不爱惜自身，保重自身。于他则杀其身，食其肉，心更欢乐。于己则蚊嚐芒刺，便难忍受矣。如来于《法华》、《楞严》、《梵网》等大乘经中，称赞苦行。令其燃身臂指，供养诸佛。对治贪心及爱惜保重自身之心。此法于六度中仍属布施度摄。以布施有内外不同：外则国城妻子，内则头目髓脑。燃香燃身，皆所谓舍。必须至心恳切，仰祈三宝加被。唯欲自他业消慧朗，罪灭福增。言

自他者，虽实为己，又须以此功德，回向法界众生，故云自他。绝无一毫为求名闻及求世间人天福乐之心，唯为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而行。则功德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。所谓三轮体空，四弘普摄。功德由心愿而广大，果报由心愿而速获。其或心慕虚名，徒以执着之心，效法除着之行。且莫说燃臂香，即将全身通燃，亦是无益苦行。以以执着心，求名誉念。既无三轮体空之解，又无四弘普摄之心。以如来破除身见之法，转增坚固身见。罪福由心而分，果报由心而异。故《华严》谓「牛饮水成乳，蛇饮水成毒；智学证涅盘，愚学增生死」者，此也。（增广上?复丁福保居士论臂香书）未得法忍之凡夫，心中当慕菩萨之道，其行事当依凡夫常理。否则便于住持法道，或有妨碍。若未证无生法忍，即不住持法道，亦不宜学菩萨之舍头目髓脑等。以自力不足，不堪忍受，若自若他，俱无所益。凡夫须按凡夫能行者行之，则可矣。（增广上?复黄智海居士书）自未得度 何能度人

观来书，可谓发大菩提心，以期自他俱利者。然曰自利心淡，利他心切，亦有语病。不能自利，断不能大利于他，二者当以不分亲疏为是。然利他正一愿而已，自利则必须竭尽心力。则自利一边，何可以淡，而妄学大菩萨身分也。（三编上?复胡宅梵居士书一）末法人根浅劣，欲求豁破无明，断惑证真，甚难甚难。自未能度，而欲度他，何异溺海渡人。奉劝诸贤，不可我慢高大，还是真信切愿，仗慈力念佛求生西方好。（三编下?上海法藏寺念佛开示）汝尚不能自利，何得便筹度利人之事乎？君子思不出乎其位。须知此心虽好，亦是学道之障。古人云：「只怕不成佛，勿愁佛不会说法。」汝但自行有得，如神龙一滴水，即可遍洒全国。若非神龙，纵得全江之水，亦无所济矣。（三编下?复温光熹居士书一）学佛必须专以自了为事，然亦须随分随力以作功德。若大力量人，方能彻底放下，彻底提起。中下之人，以无一切作为，遂成懒惰懈怠。则自利也不认真，利人全置度外。流入杨子拔毛不肯利人之弊。故必须二法相辅而行，但专主于自利一边。二林之语，亦不可误会，误会则得罪二林不小。二林之意，乃专主自利，非并随分随力教人修习净土法门全废也。利人一事，唯大菩萨方能担荷。降此谁敢说此大话？中下之人，随分随力以行利人之事，乃方可合于修行自利之道。以修行法门，有六度万行故。自未度脱，利人仍属自利，但不可专在外边事迹上做。其于对治自心之烦恼习气，置之不讲，则由有外行，内功全荒。反因之生我慢，自以功利为德，则所损多矣。（增广上?复周群铮居士书三）坯器未火 经雨则化

梁任公，有出群之才，值相忌之世。何不卷而怀之，赋归欤而力究出世大法，以期彻悟本具妙性。又须力修净业，回向往生。俾所悟者，一一亲证。然后乘大愿轮，示生浊世。以不思议神通变化，作对治法。于强弗友，刚克；燮友，柔克。无论上中下根，无一不被其泽。此大丈夫继往开来，自利利他之究竟实义。于此时此世，而不竭力研究。徒存忧世之心，不免危身之虑。乃英雄豪杰愤世闷时之迹，非圣贤素位而行、乐天知命之本色也。宿生培此慧根，固不容易。倘不于此专精致力，以期亲证。则如坯器未火，经雨则化。光阴短促，人命几何。一气不来，即属后世。未证道人：从悟入迷者，万有十千；从悟增悟者，亿无一二。忍令无上法器之坯，经再生之雨，而复为尘土乎哉？（增广上?复张云雷居士书一）往生西方 方能利他

林女士以聪明自负，欲担荷弘法利生之事。而不知求生西方，方能弘法利生。不以求生西方为事，其孤负佛恩也大矣。世多有不自量人，往往以菩萨所行之事，直引为己任。而不知自己在苦海中未出，何能遍救苦海之人？（三编上?复志梵居士书三）光乃无知无识之粥饭僧，唯安己愚劣之分。只知修持净业，以期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二位若不欲做大通家，则尚不至因光之庸劣，而致误所期。若欲做大通家，则完全适得其反。虽然，大通家谈何容易。即令做到，若不依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，诚恐尘沙劫又尘沙劫，仍在六道轮回中矣。良以仗自力了生死，与仗佛力了生死，有日劫相悬之象。知好歹者，切不可效已了生死行菩萨道者之志愿，必须要决定现生即生西方。待往生后，然后效之，则为有益。未往生即效之，如坯器未烧，一经生死之雨，便成泥土。世每有好说大话者，以佛菩萨之身分自任，但成自误误人耳。愿二位深思之。（三编下?复薛英慧刘一鹤二居士书）专志一门 第一法则

若欲随分随力修持，即生便了生死，当专主净土一门。以真信切愿，念佛求生西方。则不论工夫深浅，无不临终得遂所愿。此之一法，乃如来为末世众生，无力断惑，不能了生死者，特设一决定了之之法。使佛不开此法，则无力断惑者，皆于了生死无望也。何幸得遇此法，虽无大根，能自断惑；而带业往生，速出生死，又何歉憾乎？然此一法，统摄一切。能自断惑，自了生死者，犹须回心向往，方可速登佛地。切勿谓此为浅近之法，以为愚夫愚妇之所从事者，则当自得其益矣。（增广上?复汪梦松居士书）近来人每每好高务胜，稍聪明，便学禅宗、相宗、密宗，多多将念佛看得无用。彼只知禅家机语之玄妙，相宗法相之精微，密宗威神之广大。而不知禅，纵到大彻大悟地位，若烦惑未净，则依旧生死不了。相宗，不破尽我法二执，则纵明白种种名相，如说食数宝，究有何益？密宗，虽云现身可以成佛，然能成者，决非博地凡夫之事。凡夫妄生此想，则着魔发狂者，十有八九也。是以必须专志于念佛一门，为千稳万当之无上第一法则也。（续编上?复姚维一居士书民国
二十年）须知佛法，犹如大海，谁能一踏到底，一口吸尽？但肯依信、愿、行之念佛法门，决定可以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一得往生，则已得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矣。此之一法，乃如来普度一切若凡若圣之无上大法。若不专修此法，而欲于若禅、若教、若密、若律各种法门而了生死，漫说现生不得了，诚恐千生万劫尚难了。以此诸法门，通须断尽烦恼，方有了生死分。（续编上?复李自初居士书民国 二十年）安分守愚 方得实益

念佛一法，唯死得下狂妄知见者，方能得益。任凭智同圣人，当悉置之度外，将此一句佛号，当做本命元辰，誓求往生。纵令以死见逼，令其改辙，亦不可得。如此方才算是聪明人，方才能得实益。否则由多知多见，不能决疑。反不如老实头一无知识者，为易得益也。（三编上?复卓智立居士书一）神游净域 胜游娑婆

闻欲往鸡足，窃谓不须远去。但取可安身处，随缘念佛即已。鸡足之行，若在海道，则颇费钱财；若在陆道，则苦不堪言。何如倒却门前刹竿，随时随处与迦叶尊者晤对之为愈乎？惜有限之精神，办末后之事业，其老年人之第一要紧着子也。（三编上?复高鹤年居士书二民七十月十五日）昔紫柏大师大悟以后，游历名山，以广见闻。凡中国所有名山圣道场地，无不亲历其境，以其色力强健，日行三百余里故也。后此能若是之游者，未闻其人。近世以来，多有赖佛偷生者。禅教律净，一无事事。唯奔南往北，贩买零碎东西，以求微利而恣所欲。虽至名山圣道场地，绝无一念惭愧景仰之心。居士即俗修真，随缘进道，执持一句弥陀，当做本命元辰。抱着惭愧二字，以为入圣阶梯。圣地不厌屡登，录其迹以开人耳目。时僧倘一接见，代为语以撑佛门庭。末世之僧，求其如此之真切至诚者，实不多得。况吃得肉已饱，来寻僧说禅之大方家耶？去秋尊驾去后，每念居士为佛门庭，焦劳成疾，不久当至陕西，宴坐于观音降龙之地南五台大茅蓬。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反念念自性，性成无上道。其为乐也，莫能喻焉。至正月初七得接手教，方知去岁仍复游杭皖等省，欲至北京，以天寒身病而返，居士诚可谓为法忘躯者也。然以光愚见，似乎可以止步休歇矣。纵欲广游，宜以神，不须以身。弥陀三经，《华严》一部，当作游访路程。宴坐七宝池中，遍游华藏世界。神愈游而身愈健，念愈普而心愈一。其寂也一念不可得，其照也万德本具足。寂照圆融，真俗不二。十世古今，现于当念。无边刹海，摄归自心。校彼披星戴月，冒雨冲风，临深渊而战兢，履危岩而惊怖者，不啻日劫相倍矣。鄙见如是，不知居士以为何如？（三编上?复高鹤年居士书八）厌喧求寂 颇不合宜

念佛极愿寂静，颇不合宜。有此厌喧之病，现已发现病相。若仍如此，久后则无可救药矣。当静闹一如，在静亦不怕有闹来，在闹时我心仍静，而不生憎恶，则无惊厌魔事发生。若不速改，后当发狂。

念佛发悲痛，亦是善相，切不可常常如是。若常令如是，必着悲魔。悲魔既着，终日悲痛，或至痛死。此种皆由不善用心所致。顶门痛痒，皆提神过甚，心火上炎所致。当一心静念，普为一乡宣说，常在稠人中念。则此种惊怖心痛痒事，均可日见消灭矣。（三编上?复刘慧焯居士书）汝之性情，每好作无谓之话说。汝家不充裕，兼有老亲，何得云欲觅清净处所，而一心办道乎？且汝在电局，若看经参禅，人事繁剧，则诚难用功。若云念佛，但恐汝不发真心。若真发了生死心，则人多也不至有妨。以念佛只一句，纵然打差音岔，亦打不掉。倘汝心不讨厌，则固无甚障碍。汝心若生厌，则便一刻难过矣。不能舍家觅静处念佛，何得请我决断，岂非以此为戏乎？汝果能劝老亲，劝妻子，同修净业，岂不如汝独住静处念佛乎？又人情应酬，汝果以修行从减从略，人必不至见怪。或迫不得已，略为应酬，可省即省，有何不可？居尘学道，若修别种法门，则诚难得益。若修念佛，则实为稳当之极。但以汝之无事生事之妄想太多，勿道未得静处难得益，即得静处亦难得益。汝何苦以有用之精神，用之于无益之话说计较，而自扰扰人乎？当力戒此病，随分用功，详看《文钞》，自可一切处，皆自在安乐矣。（三编上?复李慧实居士书一）随忙随闲 不离名号

修持法则，常当如子忆母，行住坐卧，语默周旋，一句佛号，绵绵密密，任何事缘，不令间断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能如是者，决定往生。

又须心念仁恕，气象浑穆。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。代人之劳，成人之美。常思己过，莫论人非。等觉菩萨，二六时中，礼十方佛，忏除宿业，况在凡地，常当惭愧，何敢自恃。若自恃者，纵有修持，皆属魔业。如是之人，切勿亲近，免致日久，与之俱化。直须守定宗旨，不随经教，及善知识语言所转，舍此别修也。（续编下?净土指要民二十年）古人云：人身难得，中国难生，佛法难闻，生死难了。我等幸得人身，生中国，闻佛法。所不幸者，自愧业深障重，无力断惑，速出三界，了生脱死耳。然又幸得闻我如来彻底悲心所说之大权巧、异方便、令博地凡夫带业往生之净土法门，实莫大之幸也。若非无量劫来，深植善根，何能闻此不思议法，顿生真信，发愿求生乎？今见好心出家在家四众，多是好高务远，不肯认真专修净业。总由宿世善根浅薄，今生未遇通人。汝于净土虽有微信，然不明净土理致，又僻处于佛法流通不及之地。诚恐日与俗人酬酢，久而久之，与之俱化。近墨者黑，近火者焦，势所难免，当时时努力。若能念念在道，随忙随闲，不离弥陀名号；顺境逆境，不忘往生西方。便可于父母之邦，随缘常住。若不能如是，当往他方净业道场，及亲近净业知识，方不负前来所说种种大幸，及闻净土法门莫大之幸也。谛法师专修净业，予料其必得大利益。以彼撑持道场种种心，皆死尽无余。念佛之心，又恳切之极。恐彼深得三昧，我尚未能一心，他日何颜见彼。故当仁不让，又欲闭关。大约总在普陀，未知定归何所。恐汝于净土法门错过，便可惜三年护关之一番辛苦，故不禁落索如此耳。祈深体鄙怀，则幸甚幸甚。（增广上?与融明大师书）往生之期 任缘迟早

所言决欲年内往生，此见不可执着。执则成病，或致魔事。念佛之人，当存「即得往生」之心。若未到报满，亦只可任缘。倘刻期欲生，若工夫成熟，则固无碍。否则只此求心，便成魔根。倘此妄念结成莫解之团，则险不可言。尽报投诚，乃吾人所应遵之道。灭寿取证，实戒经所深呵之言。《梵网经》后偈云：计我着相者，不能生是法；灭寿取证者，亦非下种处。但当尽敬尽诚求速生，不当刻期定欲即生。学道之人，心不可偏执。偏执或致丧心病狂，则不唯无益，而又害之矣。净业若熟，今日即生更好。若未熟，即欲往生，便成揠苗助长。诚恐魔事一起，不但自己不能往生，且令无知咸退信心。谓念佛有损无益，某人即是殷鉴，则其害实非浅鲜。祈将「决定刻期」之心，改作「唯愿速生」之心。即不生亦无所憾。但致诚致敬，以期尽报往生。则可无躁妄团结，致招魔事之祸。（三编下?复念佛居士书）汝今之欲求即生西方，此念头也好，然亦只任己之因缘。若特起一种之决烈心，必期于即去，则便成着魔之根，后来之祸，何堪设想？《中庸》云：「君子素其位而行，素患难行乎患难。」此行乎患难，汝今当仿而

行之，为素疾病烦恼而行乎疾病烦恼。视己为常病之人，则无躁急求愈之心，而一心念佛，方能速愈。见所嗔所爱之眷属，即作此人乃我做工夫之试金石，偏要宜生嗔者不生嗔，宜生爱者不生爱，即所谓转烦恼为菩提，转病苦为安乐也。一心念佛，求速往生，如其一时不能即生，切勿起一念躁急之心，则病苦自能消灭，眷属自能调善，愿深思之。（三编下?复周群铮居士书）居士因静霭法师舍身兴感，一心念佛则可。若稍有欲效静霭之迹，则不可。以此种大士，固属法身大士，了无身见及诸烦惑。不过示生世间，为化众生，现此父母所生之身，以行教化。非吾等业力凡夫所可效法也。我辈所宜致力者，乃生真信，发切愿，以志诚恳切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。其往生之期，任缘迟早，不可预作一「即得往生」之心。恐此心固结，而心实未与佛相应，则必起魔事。（三编上?复方圣照居士书七）临终瑞相 不必预期

临终之瑞相，不必预为期冀。但平时须念佛相应，临终自得随佛往生即已。（三编上?复陈飞青居士书四）4 拣别异同

⑴禅宗与净土

法门虽多 其要唯二

法门虽多，其要唯二。曰禅与净，了脱最易。

禅唯自力，净兼佛力。二法相校，净最契机。

如人度海，须仗舟船。速得到岸，身心坦然。

末世众生，唯此堪行。否则违机，劳而难成。

发大菩提，生真信愿。毕生坚持，唯佛是念。

念极情忘，即念无念。禅教妙义，彻底显现。

待至临终，蒙佛接引。直登上品，证无生忍。

有一秘诀，剀切相告。竭诚尽敬，妙妙妙妙。

（增广上?与吴璧华居士书）

禅之所悟 绝非是证

如来一代所说法门，无量无边。求其最直捷者，莫过于参禅。倘系上根，一闻于悟，得大总持，然此尚是悟，不是证。能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者，末世实不多见。其他多多皆是错认消息。其所云悟，多是错误，少有真悟。即是真悟，去了生死，尚大远在。以虽得开悟，而历劫以来之烦恼习气，须以种种方便对治，令其净尽无余，则可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。倘烦恼已断若干，犹有丝毫未尽，则生死依旧莫出。若只当做识得自心就是道，此外便无所修持，则其误非小。以识得，而无烦恼可得，则可谓得道，此人已将生死根本斩断，故能了生脱死。若识得，而烦恼未断，何能了生脱死耶？此人虽比不识得者高超，然生死不了，再一受生，或反迷昧，则可怕之至，此谓真开悟者。其以误为悟者，更不须说矣。良以参禅一法，乃仗自力法门，故比念佛法门之利益，奚啻天渊悬殊。

念佛法门，乃如来一代法门中之特别法门。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。上上根如文殊、普贤之大菩萨，不能超出其外。下下根如五逆、十恶之大罪人，亦可预入其中。但具真信、切愿，皆可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若或已得三昧，及已断烦恼者，则一得往生，即入大菩萨位。一切法门，皆从此法门流出；一切法门，悉皆还归此法门。谓往生西方，以期圆满佛果也。似浅而深不可测，似小而大无不包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无不资此以为成始成终之道。恐居士未遇真知净土之人，或视为浅近，而专致力于明心见性之禅，谓其能识得自心，即算了手，故不禁络索一上也。光言不足为凭，请详阅《净土十要》、《净土圣贤录》，并光之《文钞》，当不以光为谬妄也。若真知佛力、自力之优劣，则断不至犹执着于唯究自心，谓识得即是道，而不须念佛求生西方也。古人如圆观，知过去未来，尚不能了。五祖戒、草堂清，所悟之禅，今人何能仿佛，而且又复受生。是知：凡夫决定要修佛所开示之特别法门，则无论何等根性，均可了生脱死，以仗佛力故也。若仗自力，恐梦也梦不着。不知居士肯信此说乎？（续编上?致阮和卿居士书民国二十年）悟者，了了分明，如开门见山，拨云见月。又如明眼之人，亲见归路。亦如久贫之士，忽开宝藏。证者，如就路还家，息步安坐。亦如持此藏宝，随意受用。悟则大心凡夫，能与佛同。证则初地不知二地举足下足之处。识此悟证之义，自然不起上慢，不生退屈。而求生净土之心，万牛亦难挽回矣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五）或恐阁下于禅净之所以然，佛力自力之大小难易，未能深知。谓既悟自心，当处便是西方，不须求生，则其误非浅。何以故？以凡夫纵能悟到极处，尚有无始以来之烦恼习气，未能顿断。烦恼习气若有一丝毫，便不能超出生死轮回之外，此仗自力了生死之难也。念佛法门，但具真信切愿，无论工夫之浅深，功德之大小，皆可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末世众生，欲了生死，不依此法，其难不可以喻矣。（增广上?复张季直先生书）悟道容易 证道甚难

达摩西来，传佛心印。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然此所见所成，乃指吾人即心本具之天真佛性而言。令人先识其本，则一切修证等法，自可依之进趣，以至于修无可修，证无可证而后已。非谓一悟即成福慧两足，圆满菩提之究竟佛道也。喻如画龙点睛，令其亲得受用耳。由是腾辉震旦，炳焕赫奕。即心即佛之道，非心非佛之法，遍布寰区。天机深者，于一机一境，识其端倪。则出词吐语，自离窠臼。入死入生，了无挂碍。得大解脱，得大自在矣。倘根机稍劣，纵得大悟，而烦恼习气未能净尽，依然还是生死中人。出胎隔阴，多致迷失。大悟者尚如是，况未悟乎？固宜专心致志于仗佛慈力之净土法门，方为千稳万当之计也。（增广下?刘圆照居士摸象诗序）悟道容易，证道甚难。今人多多皆未真悟，依稀仿佛，知其少分。则以为无生死可出，无佛道可成，任心肆意，将来皆为阎罗之囚。至此方知前来之悟，乃误也。汝能于悟得原无一物之后，审知三毒习气，不易消除。归心净土，以求现生了脱，可谓宿有善根。彼聪明自负，不肯下真实工夫，卒成自欺欺人者何限。愿始终秉此志，与令慈及妻子同念弥陀，同生净土。庶可不虚此生，不虚此遇矣。（三编上?复季国香居士书二）净土法门，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。

非宿有净因，颇难生信。禅者以见性成佛自雄，讲者以宏扬教观自矜。不但不肯提倡，极力破斥者，居其多数。末法众生，不遇净土法门，纵能明心见性，深通教观，谁能不断烦惑，了生脱死？……世之学佛者，率以开悟为志事。不知悟而未证，尚不济事。即证初、二、三果之人，亦难免来生因福造业，或致堕落恶道。证四果者，方了生死。此依小乘说。若依大乘圆教说，初信断见惑，与小乘初果同。七信断思惑尽，方了生死。初信至六信，尚未了生死。初信位菩萨，其神通智慧，已非凡情所能测度，况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信位乎？参禅之人，每以宗家机锋转语，净宗教宗皆无能答，为道高妙，而人不能知。实则起此知见之人，亦不知古人之意。果真知者，必无自雄自矜之态。何以故？以绝妙之语，亦极平常之语。不但会得不济事，即大彻大悟亦不济事。直须完全证得，方为了事。后世能证者，实不多觏。五祖戒禅师，五祖寺名，师戒禅师为五祖寺住持，故称五祖戒。于宋初名喧宇宙，门庭高峻，若龙门然，死后为苏东坡。东坡以前世慧力，其文字见地，俱不平常，而复不拘小节。其守杭时，尚常邀妓自娱，可知戒师并初果尚未能证。何以故？以初果得道共戒，自然而然任运不会犯戒。若不出家，亦娶妻室。纵以杀身之威胁之，令犯邪淫，宁肯就死，决不肯犯。禅者若知此义，何敢藐视净土，高推禅宗，让愚夫愚妇，仗佛力以往生，自己甘处轮回，不愿出离乎？光说此者，恐汝不知所以然，被禅者所屈，而舍佛力以仗自力，致了生死于驴年。尽未来际亦无驴年（三编上?复化凡居士书）须知父母未生以前，原无男女之相；四大分散之后，唯有灵知之心。由幻业以相缠，故不能直下了脱；倘凡情以顿息，又何难彻底承当。相因业以幻生，业由心而妄起。心若不生，业便消灭，业尽情空，返本还元。譬如云散长空，天日顿现乎本体；水归大海，江河莫比夫洪深。遍十方而无欠无余，尽三际而不生不灭。此理悟之虽易，证之实难。须发信愿之心，求生西方；定仗弥陀之力，速离五浊。从兹承侍如来，参随海众，闻法受记，开佛知见，断惑证真，得本圆通。然后仗佛慈力，乘本愿轮，遍法界以普现色身，俾迷流以同登觉岸。咦！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向阳花木早逢春。自从遍吉导归后，海众悉皆废南询。（增广下?对灵小参代撰）禅净二门 宗旨各别

如来所说一切法门，皆须断惑证真，方可了生脱死。绝无惑业未断，得了脱者。念佛法门，断惑业者往生，则速证法身；具惑业者往生，已超登圣地。一则全仗自力，一则全仗佛力，又兼自力。二者难易，奚啻天渊。每有聪明人，涉猎禅书，觉其有味，遂欲以禅自命，拟为通方高人。皆属不知禅净所以，妄自尊大之流类。如是知见，断断不可依从。依之则了生脱死，恐经尘点劫数，尚无望也。（增广上?复四川谢诚明居士书）禅净二宗，归元是一，修法各别。禅以彻见本来面目为宗，净以信愿念佛求生为宗。使世皆上根，则阁下所说，诚为有益。而上根甚少，中下甚多，不教以信愿求生，而教以参究是谁。参而得之，固为大幸，尚须重发切愿，以求往生。若参而不得，以心中常存一「不知是谁，不能往生」之念，则断无与佛感应道交，亲蒙接引之事矣。而今之参者，其能真到大彻大悟地位者有几？夫知念佛的是谁者，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也。勿以余人论，即阁下亦未曾到此地位。（增广上?复汪雨木居士书）禅家说净仍归于禅

净土法门，以信愿行三法为宗。有信愿，无论行之多少浅深，皆得往生。无信愿，即到能所两忘、根尘迥脱之地步，亦难往生。以真证到能所两忘、根尘迥脱之实理，便可自力了生死，则不必论。若但有工夫见此理，尚未实证，若无信愿，亦难往生。禅家说净土，仍归于禅宗。去信愿说，果能依之而做，亦可开悟。而未断惑业，欲了生死，则梦也梦不着。以凡夫往生，由信愿感佛，故能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今既不生信愿，又将佛一一说归自心，何由感佛？感应不符，则生自生，佛自佛。以横超法，作竖出用，其得益浅而受损深，不可不知。得益者，依彼所说，亦能开悟。受损者，既去信愿，则无由仗佛慈力。吾故曰：真修净土人，用不得禅家开示，以法门宗旨不同故，祈为慧察。如不以为然，请求之大通家，庶可契汝心志矣，光固不执着也。（增广上?复何慧昭居士书）指归净土，乃禅不禅净不净之书。亦可令无信心者种善根，亦可令真念佛者弃信愿。所种之善根在未来，所弃之信愿在现在。具眼之人，决不流通。彼以禅净自名，而不肯依净土真宗旨，可叹之至。今之提倡净土者，多是此种知见。深恐人以己为不通宗，故成此宗净俱失实益之结果耳。（三编上?复谢慧霖居士书二十六）玉砬师人极诚实，与光同住红螺山半年。彼所说禅净之义，乃只在用功一边说。若谓此义高深玄妙，圆融透彻，则便有违经之咎。净土一法，俾凡夫仗佛慈力带业往生。撇去此义，唯以一念不生，一心不乱，相同为事。直是违抗佛经，自立章程，以误初机者，故不得不为说破。（三编上?谢慧霖居士书十九）修净土，唯论信愿行。四威仪之如法不如法，何关禅堂之故。彼殆以禅堂之虚套子，当做禅门工夫。似此见地，何堪与谈禅净？而汝遽于此生疑。其平日读诵古人言论，皆不深信，而唯以今人是效。岂非「执德不弘，信道不笃」之流类乎？学道之人，各随其质而为修持。何可立一崖规，令一切人悉皆胶守乎？（三编下?复唯佛居士书）屏除禅录 专修净业

何必问是谁，此道于今昭日月。
但能常系念，佛心无处不慈悲。
（续编下?楹联/念佛堂）

禅与净土，理本无二。若论事修，其相天殊。禅非彻悟彻证，不能超出生死。故沩山云：「可中顿悟正因，便是出尘阶渐。生生若能不退，佛阶决定可期。」又云：「初心从缘，顿悟自性。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尽，须教渠尽除现业流识。」弘辨谓：「顿悟自性，与佛同俦。然有无始习气，未能顿尽，须假对治，令顺性起用。如人吃饭，不一口便饱。」长沙岑谓：「天下善知识未证果上涅盘，以功未齐于诸圣故也。」所以五祖戒又作东坡，草堂清复为鲁公。古今宗师，彻悟而未彻证者，类多如此。良由唯仗自力，不求佛加，丝毫惑业不尽，生死决不能出。净土则具信愿行三，便可带业往生。一得往生，则永出生死。悟证者顿登补处，未悟者亦证阿鞞。所以华藏海众，悉愿往生；宗教知识，同生净土。良由全仗佛力，兼自恳心。故得感应道交，由是速成正觉。为今之计，宜屏除禅录，专修净业。于一尘不染心中，持万德洪名圣号。或声或默，无杂无间。必使念起于心，声入乎耳，字字分明，句句不乱。久之久之，自成

片段。亲证念佛三昧，自知西方宗风。是以观音反闻闻自性之工夫，修势至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」之净业。即净而禅，孰妙于是。（增广上?与海盐顾母徐夫人书代悟开师作）夫修行用功，原为了生死耳。倘用功而生死不能了，犹不肯依能了者而为之。岂非担麻弃金，自贻其咎乎？参禅纵能大彻大悟，如五祖戒、草堂青、真如喆、断崖义，尚不能了。而再一受生，反致迷失，校前为远不能及，况吾侪乎？

某某和尚，虽于禅门知所向方，犹未打破禅之区域，故不能令阁下息心念佛。意谓一悟即便无生死可了，亦无涅盘可证耳。不知纵悟到无生死可了，无涅盘可证地位。依旧仍在生死中不能出，在涅盘中不能证。末世众生，仗自力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者，甚难甚难。……《金刚经》云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」《心经》云：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」阁下此相，为是相耶？非相耶？为是五蕴耶？非五蕴耶？若是相，是五蕴，皆在所弃，何得宝贵？若非相，非五蕴，则能看之念尚不可得，此种境相，从何而出？古云：「学道之人不识真，皆因从前认识神。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认作本来人。」正阁下贴切之对症妙药也。禅岂可妄以己意参乎？当此一念起时，直须看其落处。不在此处着力，则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而犹以为得，岂不大可哀哉！虽然，光非禅客，绝不以禅学教人。此不过以阁下不识其境，为邪正是非，不禁稍为辩析。倘阁下欲高竖禅帜，以大彻大悟为事，当更参禅宗大老。如曰吾于即生决定要了生死，请将参禅之念，抛向东洋大海外。依净土法门，生信发愿，念佛求生西方，则仗佛慈力，决定可以满其所愿。倘不依净土法门，所有修持，皆成人天福报，及未来得度之因缘而已。欲了生死，断难梦见。欲知禅净之所以然，非博览禅净诸书不可。即能博览，倘无择法智眼，亦成望洋兴叹，渺不知其归着。是宜专阅净土着述。然净土着述甚多，未入门人，犹难得其纲要。求其引人入胜，将禅净界限，佛力自力，分析明白，了无疑滞，语言显浅，意义平实，为研古德着述之初步向导者，其《印光文钞》乎？祈息心研究，当自知之。（增广上?复何槐生居士书）宗门中语，只好置之不论。若欲知其所以然之意，必须要有点悟处。否则纵看其书，亦如与外国人说话，完全莫名其妙。况年已及耆，而时世如此，何可以最可宝贵之时光，究此无头脑语句。每有在宗门数十年，犹不知其话为何意。纵用意猜度，也是在梦中说梦。祈取消此念，一心念佛，念到心佛两忘时，一见此语，不禁好笑。即不能如是，但得往生，尚可亲证其理，况解其语乎？若不以光言为是，终日看宗门语录，则宗亦未能通，净也不注重，生死到来，便只好随业受生去。（三编下?复李觐丹居士书四）世间多少聪明人，皆被「之乎者也」所误，毕世不得实益。居士慧根夙植，固为难得。然以多知多见，反为障碍。既信净土法门，何不于此法中死心做去，而修返闻、数息、唯识等观？此各种法，均是大乘法门。然皆属自力，未可与仗佛力之法门论其利益也。今既发心念佛，当以心佛相应，生前得一心不乱，报尽登极乐上品为志事。不必求其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也。宗门以开悟为事，净宗以往生为事。开悟而不往生者，百有九十。往生而不开悟者，万无有一。此义认不准，或致因求悟而反不以往生为事，则其误大矣。（三编上?复张曙蕉居士书八）高张其辞 何有其益

净土法门，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宗旨。世人每每以此为平常无奇，遂以宗门参究之法为殊胜，而注重于开悟，不注重信愿求生。美其名，曰禅净双修，究其实，则完全是无禅无净土。何以言之？不到大彻大悟，不名有禅。今之参禅者，谁是真到大彻大悟地位？由注重于参，遂将西方依正庄严，通通会归自心，则信愿求生之念毫无，虽名之曰念佛，实则与念佛之道相反。或又高张其辞曰：念实相佛。实相，虽为诸法之本，凡夫业障深重，何能做到？弄到归宗，禅也靠不住，净也靠不住。仗自力，即到大彻大悟地位，以惑业未断，不能了生死。未悟到大彻者，更不须论。仗佛力，须具真信、切愿、念佛、求生西方，方可。以一向以西方净土、无量寿、无量光，一一通会归自心。而自心只是徒执其名，未证其实。西方之佛，无感不能有应。自心之佛，在因无有威德。世之好高务胜者，每每皆成弄巧成拙，求升反坠。而知识欲人以圆融见称，亦绝不肯作如是说。致如来以大慈悲心，欲令一切众生，现生即了生死，而依旧不能了。此生既不能了，将来或可能了，而尘沙劫又尘沙劫，仍在轮回六道中者，当居多数也。如真能识得此种利害，再息心看净土各经书，方知此念佛求生西方一法，其大无外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无不资此以成始成终也。（续编上?复张纯一居士书）佛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乃约吾心之本体而言。由其有无量无边之烦恼惑业，必须仗惑业净尽，福慧圆满，有大誓愿之阿弥陀佛大慈悲力为之加被，令其往生。渐次修习，以至究竟亲证此是佛之心而后已也。汝将谓是佛，便不须念佛乎？譬如大圆宝镜，经劫蒙尘，虽具有照天照地之光明，若不加磨砻之功，经劫亦无发光之时。……多劫不能成佛，由修自力法门故。须知净土法门，纵临终始闻，能生信愿而念，即可往生西方，了生脱死。况未至临终，即已预修乎？（三编上?复丁普瀞居士书）净土法门，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。一种好高务胜者，每每妄以禅宗求开悟为事。其意在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，不以西方极乐世界为然。此种意旨，似乎深奥，实则多半皆成说食数宝之下劣派，切勿效此恶派。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」而念，自可决定往生西方。彼唯重理性，不务事修者，乃「弄巧成拙，求升反坠」之流也。若染此习，则了生脱死，须待驴年。（三编上?复顾宗况居士书民廿八 五月十五）每多中此 空解脱病

不执着等语，理则是，而事非博地凡夫之所能为也。终日穿衣吃饭，侈谈不执饥寒，与终日枵虚，不得杯水粒米，饿且将死，而谓人曰：「吾视龙肝凤髓，直同秽物，思之即呕，况其下者乎？」同一空谈耳。今时不明教理，即参禅宗者，每多中此空解脱病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一）真境有限量，乃不识真境二字之妄计。世界无同异，唯圆证寂光者方见。生死涅盘同一源，而迷悟不同，故缚脱有异。真妄本无二体，而迷真成妄，则只见其妄，不见其真。若问何故如是，且请扣己而参。直待己亦了不可得，则故自亲知。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若向别人口里讨分晓，纵令别人说得了了，亦如话饼，岂能令自己知其滋味，消其饥饿乎？全真成妄，何问真体奚有，有在何处？全妄即真，何问妄相本无，无至何底？如是问者，不名智人。佛语虽如雷，奈业障于心耳何？一乘若真通达，则四大各失本性，六根一一互用矣。如是理体，说之似易，证之实难。在昔或有其人，而今皆成好高务胜，不事实修，妄谈般若之掠虚流派。祈熟

读《普贤行愿品》，与证齐诸佛之等觉菩萨，同求往生，乃光之所深望也。否则各守己志，不须相商。（增广上?复汪谷人居士书）须知悟后之人，与未悟之人，其修持仍同，其心念则别。未悟无生者，境未至而将迎，境现前而攀揽，境已过而忆念。攀揽二字，赅摄好恶憎爱，勿谓好爱为攀揽，憎恶为不攀揽。悟无生者，境虽生灭，心无生灭，犹如明镜，来无所黏，去无踪迹。其心之酬境，如镜之现象，绝无一毫执着系恋之思想。然虽于境无心，犹然波腾行海，云布慈门。凡世间纲常伦理，与夫上宏下化之事，必须一一认真实行，虽丧身命，不肯逾越。且莫认作于境无心，便于修持自利利他上宏下化之事，悉皆废弛。则是深着空魔，堕于顽空，由兹拨无因果，肆意冥行，乃成以凡滥圣、坏乱佛法、疑误众生之阿鼻地狱种子矣。此中关系，甚深甚深，光固不得不为略陈其利害也。（增广上?复袁福球居士书）名利惑人 一至于此

佛法至今，衰残实甚。茫茫众生，如盲无导。纵有一二知识为之开示，以业深障重故，正智不开。虽闻正法，不生信向。纵生信向，亦属浮泛。如醉如梦，了无定见。一遇邪魔外道，则如蝇逐臭，如蛾赴火。蚁聚鸟合，动盈千万。故光绪初年，关东有一混元门，每年归依者有十余万人。至十一二年，以劣迹已彰，人多见恶。一年之内，尚有数万。近有出家魔子，拟欲大得名利。于三十年前，即抄袭古人语录中成言，改头换面，谓是自己语录。而此魔子，一不通宗，二不通教，三无学问。恐人或谓己无学问，何能说此。特意用许多白字以实之。令人谓为真是大彻大悟，随口所说，词理超妙。其有不大恰当者，盖因不曾读书，不通字义之故。举凡《万法归心录》、《六祖坛经》、《寒山诗》中诗偈，整个录来，换三五字而已。所有言句，尽皆如是。随即远近流布，然亦无大招徕。近又得一妙法，致令善男信女，相率归依。且道得何妙法，便能如是？以此魔子，初则妄充悟道，人未归附。近则妄充得道，故得远近争赴。且自谓我所说法，令人易于得道。故一境若狂，咸相崇奉。妄充得道，须有事实，人方肯信。故肆无忌惮，随口乱说。常为人言：我能入定，超度亡魂，令其生天，或生净土。能知一切亡人，或生天上，或生人间及三恶道。又知某人生西方上品，某人生中品，某人生下品。由是之故，不但愚夫愚妇，靡然从风，即不明佛理之士大夫，亦以为实属得道，而归依信奉者，日见其多。纵有智者斥其狂妄，由彼邪说入人深故，了不见信。

自古高僧，或古佛再来，或菩萨示现。然皆常以凡夫自居。断无说我是佛，是菩萨者。故《楞严经》云：「我灭度后，敕诸菩萨及阿罗汉，应身生彼末法之中，作种种形，度诸轮转。终不自言我真菩萨，真阿罗汉，泄佛密因，轻言未学。唯除命终，阴有遗付。」而智者大师，实是释迦化身。至临终时，有问所证位次者。答曰：「我不领众，必净六根。损己利人，但登五品。」是仍以凡夫自居也。五品者，即圆教观行位，所悟与佛同俦，圆伏五住烦恼，而见惑尚未能断。智者临终，尚不显本。意欲后学励志精修，不致得少为足，及以凡滥圣耳。今此魔徒，妄充得道者，乃坏乱佛法，疑误众生之大妄语人。此大妄语之罪，甚于五逆十恶百千万倍。其师其徒，当永堕阿鼻地狱，经佛刹微尘数劫，常受极苦，未由出离。何苦为一时之虚名浮利，膺长劫之惨罚酷刑？名利惑人，一至于此。此魔子自谓所说之法，令人易于得道者，即是以生灭心作常住解。以不修善，不断恶，为不生不灭。拨无因果，堕邪见坑。此即魔子招徕徒众，令皆得道之实际。故有平日持斋念佛之人，一亲近彼，即不持斋，不念佛。其余一切改恶迁善，知因识果，培德植福等事，概行弃置。唯止令人看一话头。而实不知如何是看，如何是话头。遂将古人酬机之语，令人依文解义，卜度思量。如狗子无佛性、庭前柏树子、干屎橛、麻三斤、七斤布衫等，一一学拆字讲义者，拆而讲之。谓之为参禅，谓之为透公案。稍微能坐，及能按文解义，便为印证曰：某人夙根深厚，某人现行精纯，故得用功不久，便已透彻。夫参禅一事，谈何容易。古人如赵州谂禅师，从小出家，至八十余岁，尚且行脚。故有颂之者曰：「赵州八十犹行脚，只为心头未悄然。」长庆坐破七个蒲团，后方开悟。涌泉四十年尚有走作。雪峰三登投子，九上洞山。此等大祖师，大彻大悟，如是之难。彼魔子之徒，一闻魔说，遂皆开悟。如前所说祖师，直是替他提鞋也无用处矣。须知祖师之悟，乃从迷至悟，一悟永悟。魔徒之悟，乃因迷入误，一误永误。悟之音虽同，悟之事实反。以彼魔徒，从初发心，一无戒行，二无正智，三不知话头是参叩自心之方便，而以按文义卜度为参。如此参禅，尽世间聪明人，通通皆是大彻大悟之人。如人不识摩尼宝珠，见一鱼目，宝而藏之，夸耀于人，谓我已得此珠。诸人亦不知何者是珠，何者鱼目，遂群聚而寻求之，各各皆得此珠。从兹发大誓愿，普令贫穷同胞，皆得此珠。一朝遇见贾胡，欲得贸易多金。贾胡掷而唾之曰：「何持鱼目，用黩我眼？」方知费尽心机，只落得惭愧欲死而已。且人之常情，纵恣则易，摄束则难。教以持斋念佛，便觉口头失美味，身心常辛勤。魔子则曰：「只要心好，何必持斋？汝本是佛，何须更念他佛？」以此恰合自己懒惰懈怠，不愿摄束，任意放纵之机。如囚遇赦书，庆幸无已。又进而叩其所以，则曰：「达摩西来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汝但看一话头，自能见性。既见性已，即名成佛。既成佛已，则一切俱空，无因无果，无修无证。一法不立，名真解脱。彼教人持斋念佛，改恶修善，畏因果，培福德者，皆不知自性之中，无一法不具，亦无一法可立。执着法相，不肯舍离。舍本逐末，无绳自缚。如是之人，名为小乘。何可以为知识而亲近之哉？须知如来所说因果修证等法，皆是以黄叶作金，为止小儿啼故。彼等反执为实，则其智与小儿何异？若大丈夫，佛尚不可得，何有因果修证等法？若立一尘，便非佛法。汝但识得自己是佛，一任食肉饮酒，行盗行淫，何一法不是佛法？上天堂，下地狱，天衣天食，镬汤炉炭，何一境不是佛境？自己即是弥陀，当处即是极乐。岂待汝鼓起妄想业识心，鼓动父母所生口，毕生终日念佛，受许多冤枉苦，求到临命终时，往生西方。舍己求人，抛家浪走。岂非知见颠倒，错乱修习乎？」种种魔说，大抵如是。

今试论曰：只要心好，何必持斋？杀彼之身，悦己之口，是好心耶？非好心耶？且兵劫之时，贼来杀人，亦当皆是好心。设杀汝时，为感恩乎？为怀恨乎？汝本是佛，尚不肯念他佛，何肯杀而食彼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之众生乎？如是，则汝之心性，本来是佛；汝之行为，原是众生。何可未得谓得，以凡滥圣，以念他佛为辱，以杀众生为荣哉？达摩西来，不立文字者，欲人彻证本体，不以徒诵语言为事。若契本体，则文字即是本体，即解脱相。终日读诵，依教修

行，毕竟无文字相可得。如永明寿、首山念、栖贤湜、育王微等诸大老，皆尽寿读诵。岂彼尽皆不知不立文字之旨乎？只因汝错认「不立」为「废弃」，遂谓如来所说一切大小乘经、无量法门，皆是黄叶作金、哄骗小儿。若然，则迦叶、阿难、马鸣、龙树、永明、首山等，皆是弄黄叶汉。汝既以彼为非，何得承嗣其法，言是禅宗？彼若果是，则汝之禅宗，便非彼之禅宗。汝的的是冒彼之名，以坏彼法之恶贼耳。且汝执着废弃文字为不立文字者，六祖云：「只此不立，便是文字。」况尚有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」等八字。且此达摩西来十六字，是文字耶？非文字耶？又一切俱空，无因无果，无修无证，一法不立，名真解脱。何又立破斋谤佛，怙恶废善，瞒因昧果，折福损德等法，而不肯令其俱空乎？上智知空而进德，下愚知空而废善。佛祖于千百年前，早为汝判断停当矣。汝谤人执着善法为舍本逐末，为无绳自缚，为小乘。汝执着恶法，不肯弃舍。现生当遭国宪，死后永堕阿鼻。应是弃末循本，应是即缚无缚，应是大乘矣。汝谓大丈夫佛尚不可得，何有因果修证。若立一尘，便非佛法。是佛与因果修证，皆是尘，皆不容立。而食肉饮酒行盗行淫，何得便非是尘，便皆容立？且问食肉饮酒行盗行淫之心，是佛心耶？是众生心耶？若道是佛心，佛岂存此心，行此事耶？若道是众生心，何得便超因果之外，便非是尘，便是佛法乎？地狱尚是佛境，当处即是西方。是则苦亦不厌，乐亦不求。无取无舍，忘憎忘爱，何得贪图现生名利，妄企死后流芳？剽窃古人言句，改头换面，以为自己语录。未得谓得，未证谓证。以凡滥圣，妄充知识。教彼许多信心男女，堕邪见坑，丧失慧命。从兹永堕恶道，欲出末由。此魔子者，究其本因，不过欲得虚名浮利，企人谓己为大善知识而已。详其后报，则其苦痛惨凄之状，罄竹难书矣。可不哀哉！

汝既发心念佛，当依净土经论所说而修。如此魔子所说，乃是窃取宗门祖师之言，妄以己见误会宗意。故其所说，皆似是而非。实与宗门道理相反，实为佛法之怨。若被彼所诱，堕彼党中，则难免以好心而招恶果矣。如此魔子，断断不可亲近。当恪守净宗列祖成规，持斋念佛，改恶修善，知因识果，植福培德。以企现生消除业障，临终正念往生。庶不虚此一生，及亲为如来弟子耳。

须知禅宗一法，名为教外别传。凡所提倡，意在言外。千言万语，总皆指归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之法身理体。令人先悟此体，然后起彼修因证果、超凡入圣、即众生而成佛道之事。但其酬机之语，名为机锋，名为转语。欲令人参而自得，故无义路。若会得，固属大幸。若会不得，但当将此一句话，当做本命元辰，废寝忘餐，终日竟夕，如一人与万人敌，不敢稍有间断放纵。一年不悟两年参，十年不悟二十年参，一生不悟，即生生参。果真拌此深心参者，决无不悟之理。既悟之后，乃名悟道。尚须历诸境缘，煅炼习气。直得烦惑净尽，方名证道。彼魔子者，乃以误为悟，悟尚全体是误，何况说证？乃不知惭愧，不惧因果，竟致无量好心男女，受彼所骗，同断善根。汝宜笃信吾言，自不被彼所陷矣。至嘱至嘱！（增广上?与泰顺林枝芬居士书二）楞严一经 利弊在人

《楞严》有何不可研究，但须以净土为主，则一切经皆发明净土利益经也。《楞严》开首征心如是难，则知末世众生，犹欲以研究了事者，其为自误误人大矣。而况二十五圆通，列势至于观音之前，其主持净土也大矣。至于发明五阴魔境处，破色受二阴之人，尚有着魔之事，足见自力了生死之难，佛力了生死之易。能如是研究，则其利大矣。凡研究时，必须息心静虑，凝神详阅，则如入大宝洲，必有所得。倘如赶路之只图快，恨不得一下看完，则不但经义莫得，久之或反受病，以致伤气吐血等也。善得益者，无往而非益；甘受损者，无往而非损。《楞严》一经，实为弘净土之妙经。然未知净土法门者，每每因《楞严》而反藐视净土法门。所谓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由己未具正眼，故以己意会经意之所致也。……初须将净宗研究到无动惑处，方可泛阅各经论。倘净宗未能了明，一经泛阅经论，难免随经教知识语言转，反将净土置之度外。今人稍于经教有得，即注重于研究；稍于宗意有所发明，便注重于参究。其源总因不知自己是业力凡夫，不能自证解脱耳。极深妙者，即极平常者。譬如一句佛号，本极平常。念至及极，则百千法门，无量妙义，均可悉得。又如树木，本极平常，而生根出芽，成干成枝，出叶开花结果，实有不可思议之妙。故知：看做平常者，方能实有诸己也。若唯知其深妙，则多分难以措之躬行，只成深妙之说语矣。（三编下?复周群铮居士书）《楞严》一经，不知净土者读之，则为破净土之元勋；知净土者读之，则为宏净土之善导。何以言之？以自力悟道之难，净土往生之易。十法界因果，一一分明。若不仗佛力，虽阴破一二，尚或着魔发狂，为地狱种子。而且二十四圆通之工夫，今人谁能修习？唯如子忆母之念佛，凡有心者，皆堪奉行。但得净念相继，自可亲证三摩。知好歹者读之，其肯唯主自力，不仗佛力乎？不知好歹者反是，以其止欲为通家，无心了生死耳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七）禅宗名为教外别传，净土实为教内真传。须知即此真传，乃别传外之别传也。汝等烦惑未断，道业未成。切不可错认定盘星，高推禅宗，藐视净土。致令临命终时，业识茫茫，无本可据。虽有不可思议大慈大悲之佛力，由不信故，无从倚托。依旧乘恶业力，轮回恶道。从劫至劫，了无出期。可不哀哉！可不畏哉！其讲《楞严》也，于七处征心，十番显见处，必详明此土开悟之难，净土证道之易。至《势至》章，则殷勤劝导，不遗余力。直欲法会大众，人各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即随势至，亲证圆通。其至由恶业而沉沦四趣，乏定慧而坠堕五魔处，尤复极陈得失，痛示利害。每每泪随声出，语音哽噎。常曰：「不知净土，《楞严》乃破净土之元勋。深明净土，《楞严》实宏净土之善导。」看经不具择法眼，其孤负佛恩处，类多如是。汝等切不可将禅宗机锋转语，认做实法，薄净土而不屑修持。须知华严会上，华藏海众，同破无明，同证法身，尚须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。汝何人哉，敢与彼抗？上孤佛化，下负己灵。诸佛名为可怜愍者！（增广下?通智法师公堂序代悟开大师作）二种三昧 力用各别

《金刚经》，说心地法门。故云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」汝不知看经上文说的话，独以此两句，疑念佛求生西方。不知有有相三昧，有无相三昧。凡般若部中许多经，并禅宗所说，皆是依无相三昧发挥者。凡诸大乘经，备明修因证果，并开示念佛求生西方者，皆是依有相三昧

而发挥者。汝完全不知世间道理，况出世间道理？而复自作聪明，妄论佛法。欲不招恶报，其可得乎。（三编下?答善熏师问）《金刚经》功德虽大，于净土法门，未能发明。不如看净土五经，于亡于存，均有实益也。（三编下?复王守善居士书）不达唯心 妄生取舍

拨置西方弥陀，以为心外取法，此参禅不得意人之通病。唯执有心不知有净土，与净土之教主也。意谓一切唯心，弥陀既在西方，即是心外取法。不知一切唯心，娑婆乃唯心之秽所感，极乐乃唯心之净所感。西方之阿弥陀佛，即吾人自性天真之佛，吾人自性天真之佛，即西方极乐世界之阿弥陀佛。不达唯心，妄生取舍，其过可胜道哉。（三编下?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七）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，当处即是，无往无生，此理甚深，非法身大士，不能领会契证。然法身大士亦不废事修，所谓以深信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。彼则唯论理体，此则理事双融。故为上圣下凡，同修之道。平生专精一志，则临终蒙佛接引，弹指即生。（三编上?复卓智立居士书三）世之昧者，不知西方极乐世界，原是唯心净土；导师阿弥陀佛，原是自性弥陀。遂舍实事执空理，令人念自性弥陀，生唯心净土。竟将如来普利圣凡之道，认作表法寓言。只期一悟，余皆不计。致高明者反不如愚夫愚妇颛蒙念佛者，为能潜通佛智，暗合道妙，感应道交，蒙佛接引，即得往生也。其病由于好高务胜，实未深明高胜之所以然。竟致弄巧成拙，求升反坠，甚可悲伤。（三编下?净土生无生论讲义发刊序）念佛一法 取舍皆是

言取舍者，此约究竟实义为难。难者，反诘问也。不知究竟无取无舍，乃成佛已后事。若未成佛，其间断惑证真，皆属取舍边事。既许断惑证真之取舍，何不许舍东取西、离垢取净之取舍？若参禅一法，则取舍皆非。念佛一法，则取舍皆是。以一属专究自心，一属兼仗佛力。彼不究法门之所以然，而妄以参禅之法破念佛，则是误用其意。彼无取舍，原是醍醐。而欲念佛者，亦不取舍，则便成毒药矣。夏葛而冬裘，渴饮而饥食。不可相非，亦不可固执。唯取其适宜，则有利无弊矣。（增广上?复马契西居士书二）自心是佛 更要念佛

今之口谈大乘，自命悟道。谓我即是佛，何必更去念佛？烦恼即是菩提，何必断烦恼？淫怒痴即是戒定慧，何必断淫怒痴？由是之故，出言则高于九天之上，行事则卑入九地之下。如斯之流，名为佛怨。比之不知佛法而谤者，罪深万倍。其曾研究佛法，非全无利益，但作未来得度之因。其以身谤法之罪，不知经几何劫量，在三途中受诸罪苦也。（增广上?复邓新安居士书）汝所说自心作佛，是佛心度自心，我即佛，佛即心，心即佛。此种说话，上等人则得益，下等人则受病，不可注重于此。若注重于此，或致生大我慢。谓我即是佛，何用念佛？须知由其心即是佛，故佛教人念佛。若心完全与佛不相符合，如冰不可入炉烹炼。唯其心之本体，与佛无二，故佛令人念佛。以佛威德神力之智慧火，烹炼凡夫夹杂烦恼惑业之佛心。俾彼烦恼惑业，悉皆四散消落。唯留清净纯真之心，方可谓心即佛，佛即心。未到此地位说，不过示其体性而已。若论相事相与用力用，则完全不是矣。佛之心，如出矿之金。吾人之心，如在矿之金。虽有金之体性，了无金之功能。是以自心是佛，更须要认真念佛，求生西方。愚人不知此义，不是高推圣境，自处凡愚，便是执理废事，妄谓证道。（三编下?复周陈慧净居士书）忆佛念佛必定见佛

契者，符合不异之意。觉即佛所证之无上觉道。现在以自利利他之菩提心，信愿念佛，念之久久，业消智朗，即与佛所证之觉道相契相合。故《楞严经》大势至《念佛圆通章》云：「若众生心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，去佛不远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，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气。」此则契觉之义。汝须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以修。则其利益，唯佛能知。若学一种下劣根性，佛尚未真实念，便欲开悟，则是欲契觉而反背觉矣。以念到极处，自能开悟。开悟更要认真念。此种下劣知见，把念看做等闲，把悟认做得道，当做悟后就用不着修了，则成契迷不是契觉。（三编上?复韩觉安居士书二）宁按事说 不按理说

从前诸祖宏法，均按时机，导利后学。不得谓为偏执，须谅当时苦心。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，语本无病。病在学人不解圆义，死执一边，便同徐六担板耳。宗家未得之人，只执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。谓净土弥陀，皆非实有。此种人本不知宗，何况净土。净土诸古德所说之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。乃谓西方净土，不出唯心；阿弥陀佛，不出自性。性相，理事，因果，悉于此中圆彰。阁下病其偏执，不能普摄。谓学者根钝，难以领会则可。谓古德此语有病，则不可。「生则决定生，去则实不去」，与「生则实不生，去则决定去」，均理事并明之法言，何必过为计虑。不过今人多是事理俱未了解，则宁可按事说，不宜按理说。免致误会，以成豁达空耳。（三编下?复温光熹居士书五）上智下愚 最易得益

念佛真利益，唯大智慧人及愚夫愚妇能得。其似有智慧，不愿随愚夫愚妇之班者，皆不能得。（三编上?复胡慧彻居士书二民廿八五月廿）若大通家，则禅净双修，而必以净土为主。若普通人，则亦不必令其遍研深经奥论，但令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即已。此人不废居家业，而兼修出世法。虽似平常无奇，而其利益不可思议。良以愚夫愚妇，颛蒙念佛，即能潜通佛智，暗合道妙。校比大通家之卜度思量，终日在分别中弄识神者，为益多多也。以故愚夫愚妇念佛，易得益。大通家能通身放下，亦易得益。若唯以义理是卜度者，则不得益，或反得病。及未得谓得，流入狂派者有之。参禅一法，非现今人所宜学。纵学亦只成文字知见，决不能顿明自心，亲见自性。何以故？一则无善知识提持决择，二则学者不知禅之所以。名为参禅，实为误会。……今人无论上中下根，皆须以力敦伦常、主敬存诚、深信因果、广行众善、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为事。（增广上?复四川谢诚明居士书）窃谓为上智说法则易，以其智能明理，无复疑惑。如良马见鞭影而驰，嘉禾得甘霖而茂也。为下愚说法亦易，以其心无成见，直下信行。如甘之可以受和，白之可以受彩也。唯为中人说法，实为不易。以其知识繁杂，邪正不分。每每以凡情测圣智，以俗见会真理。虽说者种种开导，彼仍复展转怀疑。（增广下?净土释疑序）净土法门，为佛法中最平常最高深之法门。若非宿具慧根，实难深生正信。勿道儒者

不易生信，即通宗通教之知识，亦每每以宗教之义论判之。致于此令博地凡夫未断烦惑，即于现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之不思议法，不但不肯自修，而且不肯教人者，以不知此法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。彼以宗教之义为准，故致有此过咎也。使彼最初即知此义，则其利大矣。

聪明人多以明理悟心为志事，而不知念佛，乃明理悟心之捷径。念念若能相应，自可明理悟心。即未做到，而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，较彼明理悟心，未断烦惑，仍复轮回生死，了无出期者，已天地不足以喻其否泰。况既往生矣，亲炙弥陀圣众，当即亲证无生法忍，岂止明理悟心而已哉！

净土法门，唯上上根人与愚夫愚妇能得实益。而通宗通教之聪明人，多以志大言大，不肯仗佛慈力，而以仗己道力为志事，甘让愚夫愚妇早预圣流也。贵邑或有此种见解之人，故为稍说其所以耳。（三编下?复秦铭光居士书）通与未通 皆当念佛

佛法的最要问题，就是了生死。若论了生死这椿大事，很难很难！我们凡夫，根机劣，知识浅。而且五浊恶世，邪师外道甚多。要了脱生死，究竟如何了脱呢？唯有念佛法门，真信切愿，精进念佛，求生净土。

佛法之中，方便多门，参宗学教，都可以了脱生死，何必一定要念佛呢？因为参宗研教，都要务到极处，如实修证，才有希望。这是全仗自力，谈何容易！念佛是攸赖佛的愿力加被。是兼仗佛力，自然确有把握了。譬如渡海，仗自力如飞渡，仗佛力如驾慈航。飞渡难免堕落之虞，驾慈航决定有到彼岸的日子。其中难易安危，想大家都能辨别底了。总而言之，仗自力参禅悟道，了生死，未证到家，总是不易了。念佛求生净土，只要信愿真切，行持坚固，就有了脱的功能。

若论自力他力，禅净难易，讲得最清楚最明白，莫如永明延寿大师的四料简。照四料简说来，不通宗教的人，固然要念佛。就是通宗通教的，更要念。虽通没有证，总要念佛了脱生死，才是道理。永明大师，是阿弥陀佛化身。大慈大悲，开化众生。其四料简是：

有禅有净土，犹如戴角虎，
现世为人师，来生作佛祖。
无禅有净土，万修万人去，
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。
有禅无净土，十人九蹉路，
阴境若现前，瞥尔随他去。
无禅无净土，铁床并铜柱，
万劫与千生，没个人依怙。

以上十六句四料简偈，真是慈航，望大家注意些呢。要明白这四料简的意思，先要明白怎么叫做禅？怎么叫做净？怎么叫做有？怎么叫做无？拿这「禅、净、有、无」四个字看清楚，就明白四料简之意思。所以将禅净有无，略为抉择一下。

所谓禅者：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如教中明大开圆解，彻证一念灵知本觉理体也。所以要亲见本来面目，方能算有禅。否则不能算有。

所谓净者：是净土三经，深信切愿，求生净土的法门。自心净，则国土净。自力感，则佛力应。第一要信得真，愿得切，行得精进勇猛。所以须有决定不疑的信心，至诚恳切的发愿，且有一定不移的行持，才算有净土。否则不能算有。

世人每以为枯坐，看看死话头，就算有禅。悠悠扬扬的念几句佛，就算有净，乃是大错而特错了。总而言之：有禅，乃是有明心见性的功夫。有净土，乃是有念佛往生的把握。这是最要紧的道理。然而明心见性，但是开悟，还没有证，总不能了生死。悟得就无生死，非门内语。当知悟是开眼，悟后才有真修实证的径路。不悟者未免盲修瞎练，堕坑落坎。因是之故，先须开悟，这是初步功夫。若论要证到家，正须火上添油，加功进步呢。

四料简中第一句，「有禅有净土」者：谓既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功夫，更能真信发愿求生西方。大彻大悟，猛虎相如，且有念佛了生死的把握，岂非如虎生角么？故曰「犹如戴角虎」。以自己所悟的，自己所行的，拿出来教化众生。应以禅机得度者，便为说禅。应以净宗得度者，便为说净。应以禅净双修得度者，便以禅净法门而化度之。如是言不虚发，机无不摄。开众生眼目，做人天师范。故曰「现世为人师」。以明心见性人，念佛求生。彻见自性弥陀，克证唯心净土。临命终时，上品上生。一弹指顷，花开见佛。便证圆教初住位。百佛世界，分身作佛。随类应现，化度众生。夫是之谓真精进，夫是之谓大丈夫。将来作佛祖，真语实语。伏望大众谛信。

第二偈料简者，谓未曾大彻大悟，仗自己的力量，难望了生死。所以发愿求佛接引，修行净土法门，故曰「无禅有净土」。只要能深信，只要能发愿，只要能念佛，无论何人，都可以往生去的，故曰「万修万人去」。若有不懂道理的人，念佛只想求富贵，求生天，此等之人，不能算有净土。其不得生西方，只怪自己不发愿，不能怪弥陀慈父不来接引。若能发愿求生，总是能去的。既得往生，亲见弥陀，听受妙法，即时开悟。一生便证阿鞞跋致，不退转位。故曰：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。」从此看起来，净土法门，真是再好没有的了。

第三偈料简，谓虽能大彻大悟，若不发愿求生净土，因未证到家，不得安身立命的受用。故云「有禅无净土，十人九蹉路」也。夫所谓「十人九蹉路」者，谓虽能开悟，而未能一定证到家，故云「蹉路」。或云「十人九错路」者，「错路」二字误也。岂有大彻大悟之禅家，而错路者乎？大彻大悟的人，未有安身立命的真地位，恐怕生死关头，未必确能作主。临命终时，循业流转，随多生之善恶业阴而受生去，可惧可畏。诚不如求佛接引，为最稳当，最靠得住也。故曰「阴境若现前，瞥尔随他去」也。此阴境，指无始以来之善恶业境，非指五阴魔境。盖大彻大悟之禅家，岂五阴魔而不知者，有是理乎？

第四偈「无禅无净土」者，谓一般不知道修心的人，既无明心见性的功夫，又无发愿念佛的行持，乃是真正可危。就是修心未得开悟，总是盲修瞎练，不得解脱。虽然修得福报，无非生死业因。福报大，造业更深。福尽祸来，罪报难逃。地狱之苦，岂能幸免。生死轮回，谁为依靠。所以读了第四偈料简，尤为触目惊心。望大家知生死苦，发菩提心。无净土者，速速发愿修行，变成有净土。有净土者，还须精进勇猛，以决定生西为期望，要紧要紧。

大家要晓得：仗自力修持，自有何种力？但是无始以来的业力。所以万劫千生，难得解脱。仗阿弥陀佛的弘誓大愿力，自然一生成办。人身难得，佛法难闻，既到宝山，切莫空手而回也。

又复当知：念佛法门，不是专被下根，是三根普被的。无论利根钝根，上智下愚，直至等觉菩萨，都是向这个法门，然后能成佛。所以《华严经》善财童子遍参诸大善知识，证入法界海会诸陀罗尼门。最后普贤菩萨，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。从此看起来，净土法门，真是最高尚、最圆满的法门。若诬为愚夫愚妇之行者，直是谤佛谤法，地狱种子。不信净土者，其愚狂堕落，是至可怜愍者也。所以净土法门，有如是之高上者，因为普通教理修心，全仗自力。唯有净土，是兼仗佛力。是特别的教理，非是普通的教理。以普通的眼光，来观特别的教理，自然不得其当矣。普通教理，仗自力，如同功名上进，逐步高升。净土仗佛力的特别教理，譬如生在王家，出胎便为国储。其难易曲直，不待智者而知之矣。

净土，道虽高贵，法无奇特。只要切心求佛，自蒙加被。当知佛的护念众生，过于父母爱子，所以有感必应的。而且我们本具的天真佛性，照天照地，亘古亘今。虽十恶五逆，他的本具灵光，不减一丝毫。但如明镜蒙尘，愚者以为没有光明。却不知拭去尘垢，其光明还现现成成。所以念阿弥陀佛，就是佛念遣妄念。乃是去尘垢的最好方法。念来念去，无非显自心本具的阿弥陀佛。自他相应，感应道交，往生妙义，可胜言哉！

念佛的人，只要至诚恳切。心佛之心，行佛之行。有一分恭敬，得一分利益。具一分虔诚，得一分受用。望大家努力。（三编下?世界佛教居士林开示法语）诸宗知识 以此密修显化
恒沙如来，出广长舌以赞扬。
诸宗尊宿，发金刚心而流布。

（增广下?陕西南五台山大觉岩西林茅篷专修净业缘起记）教理行果，乃佛法之纲宗。忆佛念佛，实得道之捷径。在昔之时，随修一法，而四者皆备。即今之世，若舍净土，则果证全无。良以去圣时遥，人根陋劣。匪仗佛力，决难解脱。

夫所谓净土法门者，以其普摄上中下根，高超律教禅宗，实诸佛彻底之悲心，示众生本具之体性。汇三乘五性，同归净域。导上圣下凡，共证真常。九界众生离此法，上不能圆成佛道。十方诸佛舍此法，下不能普利群生。所以往圣前贤，人人趣向。千经万论，处处指归。自《华严》导归之后，尽十方世界海诸大菩萨，无一不求生净土。由只园演说以来，凡西天东土中一切着述，末后皆结归莲邦。

粤自大教东流，庐山创兴莲社，一倡百和，无不率从。而其大有功而显着者，北魏则有昙鸾，鸾乃不测之人也。因事至南朝见梁武帝，后复归北。武帝每向北稽首曰：「鸾法师，肉身菩萨也。」陈隋则有智者。唐则有道绰，踵昙鸾之教，专修净业。一生讲净土三经，几二百遍。绰之门出善导，以至承远、法照、少康、大行，则莲风普扇于中外矣。由此诸宗知识，莫不以此道密修显化，自利利他矣。

至如禅宗，若单提向上，则一法不立，佛尚无着落处，何况念佛求生净土？此真谛之一泯一切皆泯，所谓「实际理地，不受一尘」，显性体也。若确论修持，则一法不废，不作务即不食，何况念佛求生净土？此俗谛之一立一切皆立，所谓「佛事门中，不舍一法」，显性具也。必欲弃俗谛而言真谛，则非真谛也。如弃四大五蕴而觅心性，身既不存，心将安寄也。若即俗谛以明真谛，乃实真谛也。如在眼曰见，在耳曰闻，即四大五蕴而显心性也。此从上诸祖密修净土之大旨也。但未广显传述，故非深体祖意，则不得而知。然于百丈立祈祷病僧，化送亡僧之规，皆归净土。又曰：「修行以念佛为稳当。」及真歇了，谓净土一法：「直接上上根器，傍引中下之流。」又曰：「洞下一宗，皆务密修，以净土见佛，尤简易于宗门。」又曰：「乃佛乃祖，在教在禅，皆修净土，同归一源。」可以见其梗概矣。及至永明大师，以古佛身，乘愿出世。方显垂言教，着书传扬。又恐学者路头不清，利害混乱，遂极力说出一四料简偈。可谓提大藏之纲宗，作歧途之导师。使学者于八十字中，顿悟出生死证涅盘之要道。其救世婆心，千古未有也。其后诸宗师，皆明垂言教，偏赞此法。如长芦赜、天衣怀、圆照本、大通本、中峰本、天如则、楚石琦、空谷隆等，诸大祖师，虽宏禅宗，偏赞净土。至莲池大师参笑岩大悟之后，则置彼而取此。以净业若成，禅宗自得。喻已浴大海者，必用百川水；身到含元殿，不须问长安。自后潭益、截流、省庵、梦东等，诸大祖师，莫不皆然。盖以因时制宜，法须逗机。若不如是，则众生不能得度矣。自兹厥后，佛法渐衰。加以国家多故，则法轮几乎停转。虽有

知识，各攻其业。以力不暇及，置此道于不问。有谈及此事，闻者若将浼焉。幸有一二大心缁白，刊刻流布。令祖教不灭，使来哲得闻，实莫大之幸也。

弟以阐提出家，自揣根性庸劣，罪业洪深。故于宗教二途，概不敢妄行染指。唯于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一法，颇生信向。十余年来，悠悠虚度，毫未得益。但自西徂东，由北至南，往返万余里，阅人多矣。其有平日自命通宗通教，视净土若秽物，恐其污己者，临终多是手忙脚乱，呼爷叫娘。其有老实头持戒念佛，纵信愿未极，瑞相不现，皆是安然命终。其故何哉？良由心水澄清，由分别而昏动；识波奔涌，因佛号以淳凝。所以上智不如下愚，弄巧反成大拙也。

伏愿和尚发菩提心，宏扬此法。倘净土经论，尽皆通彻，则何幸如之。若或未尽钻研，或恐违背本宗，不敢称性发挥，当权将宗教两门工夫，暂时歇手。凡有阐扬净土者，平心和气读之，使扬禅抑净之心，无丝毫芥蒂。必究佛祖偏赞之所以，四众遵违之利害。则不被门庭隔碍，而敢于一切禅教律人前，称性发挥，无复畏惮矣。然净土书多，最要唯《十要》。《十要》中断疑生信，尤推《或问》、《直指》、《合论》，为破坚冲锐之元勋也。其外《净土圣贤录》，历载诸菩萨祖师居士妇女，及恶人畜生往生事迹。读之则知历代禅教律诸四众求生净土，如群星之拱北，众水之朝东。而《龙舒净土文》，言浅义周，词详理备，为接引初机第一要书。若欲普利众生者，此书万不可忽也。弟昔遇善子平者言，寿不过三十八，今适满其数。恐无常倏至，所以专持佛号，预待临终。设无常果至，则后会无期。兼欲雪在家毁谤佛法之罪，故不避忌讳，略采野芹，献于饱餐王膳大富长者座下。祈悯而纳之，福我秦邦。提永明之正令，遵莲池之遗规。使自他同出生死，幽显共生西方。则净土兴而宗风不坠，众生福而国运常亨。所谓「移花赚蝶至，买石得云饶」。书此大旱望雨之诚，用卜同归莲邦之庆。祈垂海涵，则法门幸甚，众生幸甚。（增广上?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）自昔诸宗高人，无不归心净土，唯禅宗诸师，专务密修，殊少明阐。自永明倡导后，悉皆显垂言教，切劝修持矣。故死心新禅师劝修净土文云：「弥陀甚易念，净土甚易生。」又云：「参禅人最好念佛，根机或钝，恐今生未能大悟，且假弥陀愿力，接引往生。」又云：「汝若念佛，不生净土，老僧当堕拔舌地狱。」真歇了禅师净土说云：「洞下一宗，皆务密修，其故何哉？良以念佛法门，径路修行，正按大藏，接上上器，傍引中下之机。」又云：「宗门大匠，已悟不空不有之法，秉志孜孜于净业者，得非净业见佛，尤简易于宗门乎？」又云：「乃佛乃祖，在教在禅，皆修净业，同归一源，入得此门，无量法门，悉皆证入。」长芦赜禅师，结莲花胜会，普劝道俗，念佛往生，感普贤普慧二菩萨，梦中求入胜会，遂以二菩萨为会首。足见此法，契理契机，诸圣冥赞也。（增广上?庐山青莲寺结社念佛宣言书）以古为鉴 力修净业

近来佛法，约居士边论，似乎大兴，约僧众边论，则绝无兴相。何以故？居士多以念佛为主。僧众之应酬经忏者，日只以为人念经拜忏为正事，修持一事，置之度外。有正念者，归于宗门。参禅一事，非小根行人所做得到。即做到大彻大悟地位，而烦恼未能断尽，生死仍旧莫出。现在人且勿论，即如宋之五祖戒、草堂清、真如喆，其所悟处，名震海内。而五祖戒后身为苏东坡。东坡聪明盖世，而不拘小节，妓馆淫坊，亦常出入。可知五祖戒悟处虽高，尚未证得初果之道，以初果得道共戒，任运不犯戒。任运者，自然而然也。未证初果者，要常常觉照，方可不犯。初果则自然而然不至犯戒。如耕地，凡所耕处，虫离四寸，道力使然。若不出家，亦复娶妻。而虽以要命之威力胁之，令行邪淫，宁肯舍命，终不依从。东坡既曾出入淫坊，则知五祖戒尚未得初果之道力，说什么了生死乎？

真如喆后身，生大富贵处，一生多受忧苦。既知其生大富贵处，又不明指为谁者，得非宋之钦宗乎？金兵相逼，徽宗禅音缮，传也。位于太子，始未二年，遂被金兵掳徽钦二宗去，均向金称臣，死于五国城。以真如喆之悟处，生于皇宫之大富贵处，此之富贵，也是虚名，一生多受忧苦，乃是实事。以大国皇帝，被金掳去为金臣，可怜到万分了。

草堂清后身作曾公亮，五十岁拜相，封鲁国公。然于佛法亦甚疏远，未及东坡之通畅矣。

海印信，亦宋时宗门大老，常受朱防御防

御武官名家供养。一日，朱家见信老入内室，适生一女，令人往海印寺探，则即于女生时圆寂。此语杭州全城皆知。至满月日，圆照本禅师，往朱防御家，令将女儿抱来，女儿一见圆照即笑。圆照呼曰：「信长老，错了也。」女孩遂一恸而绝。死虽死矣，还要受生，但不知又生何处。

秦桧，前生乃雁荡山僧，以前生之修持，为宋朝之宰相，受金人之贿赂，事事均为金谋，杀金人所怕之岳飞。凡不与伊同谋者，或贬谪，或诛戮。卒至死后永堕地狱，百姓恨无由消，遂以面作两条秦桧与夫人共炸而食之，名之为油炸桧。又铸铁像，跪于岳坟前，凡拜岳坟者，皆持木板痛打，又向其头其身尿以泄恨。后有姓秦的，作浙江巡抚，谓铁人于岳坟前被人尿，污秽岳坟，投之西湖，俾岳坟常得清净。自后西湖水臭，不堪食用。常见湖中漂几死尸，及去打捞，又沉下去。因兹出示，多来船舫，围而打之，则是铁铸之秦桧，与其夫人，并金兀术。知其罪业深重，仍令安置坟前，被人打尿。光于民国十年，至岳坟，仍旧尿得污皂不堪。

夫以五祖戒、草堂清、真如喆之道德，尚不能了生死。而为大文宗、为宰相，已远不如前生。至喆老为皇帝，而为臣于虏廷，则可怜极矣。秦桧之结果，令人胆寒而心痛。以多年禅定工夫，后世得为宰相。一被金人之贿赂所迷，直成香臭、好歹、忠奸不知之痴呆汉。及至打尿其像，炸食其身，千百年来，尚无更改。参禅人以宗自雄，不肯仗佛力以了生死者，倘一念此结果，能不自反曰：仗自力与仗佛力相差悬远，曷若专修净业，以祈现生了脱之为愈乎？宋朝大名鼎鼎之宗匠，来生尚退步于前生，再一来生，又不知作何行状乎？

光宿业深重，生甫六月，后遂病目，一百八十日，未一开目。除食息外，昼夜常哭，在老人皆

料其不能得见天日。而承宿善根，好而仍见天日，实为万幸。入塾读书，又受程朱辟佛之毒，幸无程朱之学问，否则，早已生身陷入阿鼻地狱矣。由是疾病缠绵，空过数年。因思佛法东来，经几多圣君贤相，以护持流通。程朱之说，不足为训。因出家为僧，专修净业。先师以参究提命，则曰：「弟子无此善根，愿专念佛，以期带业往生耳。」六十年来，悠悠虚度，今已八十，尚未心佛相应。若或专仗自力，则其自误，何堪设想。然以六十年之阅历，及详察自他之善根，仗佛力者，尚不易即证三昧，仗自力者，谁是超过五祖戒、草堂清、真如喆以上之人？民国以来，大改旧章，废经废伦，废孝免耻，实行兽化，举国若狂，互相残杀，日事战争。有智识者，恐人道或几乎熄，于是各各设法挽救。明三世之因果，阐六道之轮回。普令老幼男女，同念万德洪名。其间虽不无随人凑闹热，而实有愚夫愚妇，得大感应者。今举其二，以显其不可思议之迹耳。

一：云南，保山城内，郑慧洪，经商昭通，于民十一年，函祈皈依，因以所印之书寄之。彼即劝其父母吃素念佛。其父乃博学隐士，初专研究《易经》数年，次又研究丹经。以其子慧洪，劝其学佛，遂又研究禅宗。后则专修净业，与其夫人，同求皈依。伯纯，法名德纯；夫人，法名德懿。民二十二年，慧洪由川回滇，道经苏州，住报国寺数日。次年春，慧洪死，其母心疼儿子，服毒，结跏趺坐，合掌念佛而逝。逝后面貌，光华和悦，凡见闻者，莫不赞叹。保山，乃云南边地，素不知佛。伯纯，以博学宿德，提倡净土，有智慧者，稍有信从。其夫人服毒，结跏趺坐，念佛而逝。一邑之人，十有八九，皆信伯纯所说，而念佛求生西方矣。若善知识临终，能结跏趺坐，合掌念佛，亦不平常。况以无学问之老太婆服毒，而能如是，设非佛力加被，曷克臻此乎？由是知佛力不可思议，法力不可思议，众生心力不可思议。然众生虽具有不可思议之心力，不以佛力法力加持，亦不能得其受用。由蒙佛力法力加持，俾众生心力，完全显现。故得毒不能毒，现奇特相，以为一方之导。彼以愚妇之资格，尚能现如此之奇特相。而须眉丈夫，堂堂比丘，当亦可以自奋，而决志力修矣。

二：则江苏如皋，掘港，陆紫卿，稍通文字之农夫。夫妻子女均皈依。其女出家，仍在家住。其子出家，未几死。其出家衣服戒费，及送终费，皆彼供给。意欲以田产卖尽，做功德，以免有所挂念。田已卖矣，其兄知之，令其赎回。其兄以弟无子，当以己子承继，谋家产起见，势极凶勇。不得已，觅乡长说其事。其田定规卖得便宜，故乡长不肯令赎。其人进退两难，从乡长家出，即投河而死，其尸直立水中，面西合掌。其家知之，往迎其尸。因寄信灵岩当家，祈于念佛堂立一牌位，方知其事。此去年腊月八日事。世有立化者，然亦不多。德超，投河而直立河中，校彼平地立化者，为奇特。设非通身放下，决期往生者，能如是乎？

夫以五祖戒、草堂清、真如喆之所悟，声震全国。死后为宰相、为皇帝，其道力已退步，而况了生死乎？此二人，乃愚夫愚妇之资格，临终横死，比得道之善知识无少轩轾。可知自力之不足恃，佛力之难思议。

近世为僧者，率以参禅为无上乘，念佛为愚夫愚妇之修持。今谓古之参而大悟已证者，则其神通道力，固非凡情所能测度。其大悟而未证，如五祖戒等，能如此二人之景象乎？一则专仗自力，一则兼仗佛力，故致上智不及下愚，弄巧翻成大拙也。故《大集经》云：「末法亿亿人修行，罕一得道，唯依念佛，得度生死。」由是元明以来，凡宗家知识，多皆提倡念佛，如中峰本、楚石琦等。莲池悟后，主张净土。彻悟悟后，废参念佛。以观时之机，不得不然。如夏葛而冬裘，渴饮而饥食，不可死守一法。相宜而行，则有大利而无少弊矣。又净土一法，普利群机，实为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，其利益超出一代通途教理之上。古德谓「以果地觉，为因地心，故得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」，可谓最善形容，妙无以加者矣。而况莲宗四祖，法照大师，亲见文殊，示以念佛。可不仰遵圣意，专主念佛？尚欲仗自力而弃佛力，只图撑大门庭，不计得益与否，慕虚名而轻实益，其丧心病狂，何至如此之极乎？按《高僧传》三集，《法照大师传》云：大师于大历二年，栖止衡州云峰寺，屡于粥钵中，现圣境，不知是何名山。有曾至五台者，言必是五台。后遂往谒。大历五年，到五台县，遥见白光，循光往寻，至大圣竹林寺。师入寺，至讲堂，见文殊在西，普贤在东，据师子座，说深妙法。师礼二圣，问言：「末代凡夫，去圣时遥，知识转劣，垢障尤深，佛性无由显现。佛法浩瀚，未审修行于何法门，最为其要？唯愿大圣，断我疑网。」文殊报言：「汝今念佛，今正是时。诸修行门，无过念佛，供养三宝，福慧双修。此之二门，最为径要。所以者何？我于过去，因观佛故，因念佛故，因供养故，今得一切种智。故知念佛，诸法之王。汝当常念无上法王，令无休息。」师又问：「当云何念？」

文殊言：「此世界西，有阿弥陀佛。彼佛愿力，不可思议。汝当继念，令无间断，命终之后，决定往生，永不退转。」说是语已，时二大圣。各舒金手，摩师顶，为授记莂：「汝以念佛故，不久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若善男女等，愿疾成佛者，无过念佛，则能速证无上菩提。」语已，时二大圣，互说伽陀。师闻已，欢喜踊跃，疑网悉除。

此系法照大师，亲到竹林圣寺，蒙二大圣所开示者。清凉旧志，被无知禅僧，将所开示，改作禅语，殊可痛恨。近修之志，按《高僧传》三集，《法照大师传》录。不标清凉志者，恐不知者，以旧志阅之，则反为疑谤。瞎正法眼，断人善根，罪莫大焉！此段前后俱略，其开示处，一字不遗。唯于「照」字，为顺口气作「师」字，特为标明。

五台，乃文殊应化之道场。文殊，乃七佛之师。自言：「我于过去，因观佛故，因念佛故，今得一切种智。」是故一切诸法，般若波罗蜜，甚深禅定，乃至诸佛，皆从念佛而生。过去诸佛，尚由念佛而生。况末法众生，业重福轻，障深慧浅。藐视念佛，而不肯修，意欲一超直入如来地，而不知欲步五祖戒、草堂清之后尘，尚不能得乎？禅宗自梁发源，其教人亲见自性之法

语，虽高超玄妙，犹有文义。六祖后，南岳、青原二祖，遂用机锋转语，唯恐人以解义为悟，而不能实证，故以此法，杜妄充悟道之弊。而其参究工夫，大非易易，多有数十年尚未彻了者。赵州八十，尚南北参叩，故云：「赵州八十犹行脚，只为心头未悄然。」可知此种大根行人，尚如是之勤劳，况根性下劣者乎？至宋而禅道仍大兴，则实证者盖寥寥矣。即如五祖戒，乃非常之人，为云门偃之法孙，为宋大觉琏国师之法祖。门庭高峻，若龙门然，学者每每望崖而退。在当时之声望，何等赫然，而只一见惑，尚未曾断，说什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乎哉？

戒公后身为东坡，乃缁素通知。守杭时，尚不拒妓女来往。可知仍是具缚凡夫，连须陀洹之初果，尚未曾得。今人谁有五祖戒之道力，犹欲仗自力以了生死，而又高推禅宗，藐视净土，其故何哉？一则以少阅经典，及《华严经》，或曾阅过，绝不注意。二则不知禅家宗旨，无论问佛、问法，纵尽世间所有为问，答时悉皆指归本分，绝不在佛、在法，及在诸事上答。所谓问在答处，答在问处。若认做按事说者，则完全错会了也。而今人业深慧浅，每将直指本分之话，认做解义训文之词。如赵州云「老僧念佛一声，漱口三日」，及「佛之一字，吾不喜闻」，个个认为实话，遂以念佛为不屑而藐视之。不知赵州「佛之一字，吾不喜闻」下，有「问：和尚还为人否？州曰：佛佛」乎？有「问：和尚受大王如是供养赵国父子二王，及燕王，均恭敬供养。，如何报答？州云：念佛」乎？又「僧问：十方诸佛，还有师也无？州云：有。问：如何是诸佛师？州云：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」乎？夫「念佛一声，漱口三日」，与「佛之一字，吾不喜闻」及「以佛佛为人、以念佛报恩、以阿弥陀佛为十方诸佛师」，皆是指归本分之转语。若将前之二语，认做实话而实行之，必至谤佛谤法谤僧，永堕恶道。若将后之三语，认做实话而实行之，必至业尽情空，现生证圣，往生上品，渐至成佛。此二种话，各禅书均一齐同录。前二语，凡一切人，皆常提倡。后三语，吾数十年来，未见一人言及一句者。前后所说，皆归本分。后三句，纵不会赵州之意，其利益比会得赵州之意更大。以虽不会赵州之祖意，乃是遵如来金口诚言之佛教。前二句，纵会得赵州意，也不过是开悟而已，其去了生死尚大远在。何以一人之话，会不得当做实话，其祸莫测，而人人提倡。会不得当做实话，其利无穷，而举世无闻。良由最初未遇真善知识，不在己躬研究，一闻希奇相似辟驳之话，则中心悦愉，常常提倡。不知古人令人亲见本来之直捷话，认做鄙弃念佛之谤法话，末世此一类人甚多。除知自谅，有涵养，决不肯以测字之法为参宗之法者，不受其病。否则，悉是以误为悟之流，尚可以循例而行，不思改革乎？况且各处居士，护持广济之心，极其热烈，若犹以参禅之名自命尚可。若以仗自力不能得大利益，将何以报答诸居士之热心，又何以奋发诸居士之道念乎？光愧无才德，然以出家六十年之阅历，本不敢对一切人说。但以果定上人，与和尚，均肯垂青枉顾。兼以年已八十，朝不保夕。不以光之所知，供碧山常住，实抱歉之至。

念佛法门，乃律、教、禅、密诸宗之归宿，人、天、凡、圣成佛之捷径。一切法门，无不从此法界流。一切行门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小知见人，均谓是愚夫愚妇之法门。岂知华严会上，善财以十信后心，受文殊教，遍参知识，随闻随证。末后至普贤菩萨所，蒙其加被开示，所证与普贤等，与诸佛等。普贤为其称赞如来胜妙功德，令其发十大愿王，以此功德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。并劝尽华藏世界海诸菩萨，一致进行，求生西方。夫华藏海众，无一凡夫、二乘，及未破无明之权位菩萨。最下者，即为圆教初住。其人已能于无佛世界，现身作佛，及随类现种种身，以度脱众生。此后从二住，以至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，位位倍胜。是诸菩萨，皆以十大愿王，求生西方。彼何人斯，敢与彼抗？由是知念佛法门，实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。故得九界同归，十方共赞，千经并阐，万论均宣。以其是以果地觉，为因地心，而即得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也。

伏愿和尚，愍光愚诚，观时之机，辍参念佛。遵文殊普贤之圣训，步彻悟莲池之芳尘。俾学者咸得现生了脱之益，令护法同预莲池上善之会。三世诸佛，悲心大慰于寂光。五宗列祖，破颜微笑于真际。巍巍五台，既有弘成始成终之人。芸芸佛子，当齐修心作心是之道。不知和尚肯垂听否？若曰：人各有志，何可强逼？汝守汝法，吾行吾道，亦只自愧狂妄，不敢再渎。祈将此书，寄回灵岩，当于大殿文殊菩萨前焚之，以表光区区为五台之愚诚耳。（续编上?致广慧和尚书民国二十九年正月）明辨所以 以决众疑

药无贵贱，愈病者良。法无优劣，契机则妙。在昔之时，人根殊胜，知识如林，随修一法，则皆可证道。即今之世，人根陋劣，知识希少，若舍净土，则莫由解脱。余自愧多生多劫，少种善根。福薄慧浅，障重业深。年当志学，不逢善友。未闻圣贤传薪之道，争服韩欧辟佛之毒。学问未成，业力先现。从兹病困数年，不能事事。谛思天地鬼神，如此昭着。古今圣贤，如此众多。况佛法自无权力以胁人服从，必赖圣君贤相护持，方能流通天下耳。倘其法果如韩欧所言，悖叛圣道，为害中国。岂但古今圣君贤相，不能相容于世，而天地鬼神，将亦诛灭无遗也久矣。又何待韩欧等托空言而辟之也耶？《中庸》谓「君子之道，夫妇之愚，可以与知与能。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」，韩欧虽贤，其去圣人远甚。况圣人所不知不能者乎？佛法殆非凡情世智所能测度之法也。遂顿革先心，出家为僧。自量己力，非仗如来宏誓愿力，决难即生定出生死。从兹唯佛是念，唯净土是求。纵多年以来，滥厕讲席，历参禅匠，不过欲发明净土第一义谛，以作上品往生资粮而已。所恨色力衰弱，行难勇猛。而信愿坚固，非但世间禅讲诸师，不能稍移其操。即诸佛现身，令修余法，亦不肯舍此取彼，违背初心。奈宿业所障，终未能得一心不乱，以亲证夫念佛三昧。惭愧何如。

一日有一上座，久参禅宗，兼通教理，眼空四海，誓证一乘。效善财以遍参知识，至螺山以叩关余舍。时余适以《弥陀要解》，文深理奥，不便童蒙。欲搜辑台教，逐条着钞，俾初学之士，易于进步。非敢效古德之宏阐道妙，聊以作后进之入胜因缘。喜彼之来，即赠《要解》一本，且告以着钞之意。上座因谓余曰：《要解》一书，吾昔曾一视之。见其词曰：「《华严》奥藏，《法华》秘髓，一切诸佛之心要，菩萨万行之司南，皆不出于此矣。」若此者不胜枚举。

直是抑遏宗教，过赞净土。谤正法轮，疑误众生。不忆蒋益大师，以千古希有之学识，不即直指人心，宏扬止观。反着斯解，以为愚夫愚妇之护身符。俾举世缁素，守一法以弃万行，取蹄涔以舍巨海。同入迷途，永背觉路。断灭佛种，罪过弥天矣。欲报佛恩者，当即毁灭令尽，又何堪着钞，以助其流通耶？愤心厉气，若对雠仇。

余俟其气平，徐谓之曰：汝以蒋益此解，为罪过薮者。但知其末流，而不知其本源。是逐块之痴犬，非择乳之鹅王也。须知其过，实不在于蒋益此解。在于释迦、弥陀，及十方诸佛；与净土三经，及《华严》、《法华》诸大乘经；文殊、普贤、马鸣、龙树、智者、善导、清凉、永明等，诸大菩萨祖师也。汝若能为大法王，正治其罪，庶汝之所言，举世奉行矣。否则即是山野愚民，妄称皇帝，自制法律，背叛王章，不旋踵而灭门诛族矣。汝作是说，谤佛谤法谤僧。当即生陷阿鼻地狱，永劫受苦，了无出期。恃宿世之微福，造穷劫之苦报。三世诸佛，名为可怜悯者，即汝是也。

彼瞿然曰：师言罪在释迦弥陀等者，何反常之若是也？请详陈其故，若其理果胜，敢不依从？

余曰：如来为一大事因缘故，出现于世。所谓大事因缘者，欲令众生，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直下成佛而已，岂有他哉！无奈众生，根有大小，迷有浅深，不能直下畅佛本怀。因兹随机设教，对病发药。为实施权，开权显实。于一乘法，作种种说。或有善根成熟者，令其诞登觉岸。其有恶业深厚者，令其渐出尘劳。曲垂接引，循循善诱。虽天地父母，不能喻其少分矣。又以一切法门，皆仗自力。纵令宿根深厚，彻悟自心。倘见思二惑，稍有未尽。则生死轮回，依旧莫出。况既受胎阴，触境生着。由觉至觉者少，从迷入迷者多。上根犹然如是，中下又何待言。断见惑如断四十里流，况思惑乎？了生脱死，岂易言哉！以是不能普被三根，畅佛本怀。唯念佛求生净土一法，专仗弥陀宏誓愿力。无论善根之熟与未熟，恶业之若轻若重，但肯生信发愿，持佛名号，临命终时，定蒙弥陀垂慈接引，往生净土。俾善根熟者，顿圆佛果。即恶业重者，亦预圣流。乃三世诸佛度生之要道，上圣下凡共修之妙法。由是诸大乘经，咸启斯要。历代祖师，莫不遵行。汝以禅教自负，而妄谓宏净土者，为谤正法轮，断灭佛种。足征汝乃魔附其身，丧心病狂，认迷为觉，指正为邪之地狱种子耳。夫释迦弥陀，于往劫中，发大誓愿，度脱众生。一则示生秽土，以秽以苦折伏而发遣。一则安居净土，以净以乐摄受而钧陶。汝只知愚夫愚妇，亦能念佛，遂至藐视净土。何不观《华严?入法界品》，善财于证齐诸佛之后，普贤菩萨，乃教以发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，且以此普劝华藏海众乎？夫华藏海众，无一凡夫二乘。乃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同破无明，同证法性，悉能乘本愿轮，于无佛世界，现身作佛。又华藏海中，净土无量。而必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者，可知往生极乐，乃出苦之玄门，成佛之捷径也。以故自古迄今，所有禅教律丛林，无不朝暮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也。汝历参丛林，何日日修习，而反生毁谤之若是也？儒书所谓「习矣不察，日用不知」者，莫汝为甚也。夫《华严》为诸经之王，王于三藏。《华严》不信，即一阐提。纵不生陷阿鼻，报终定堕无间。吾欲离苦而求生净土，汝欲得苦而毁谤《华严》。汝守汝志，吾行吾道。将军不下马，各自奔前程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汝去，吾不语汝。

彼曰：道贵宏通，疑须剖决，师何见拒之甚也？尝闻毗卢遮那，遍一切处。其佛所住，名常寂光。则但证法身，当处即是寂光净土，又何必以生灭心，舍东取西，然后为得也？

余曰：谈何容易！寂光净土，虽则当处即是。然非智断究竟，圆证毗卢法身者，不能彻底亲得受用。圆教住、行、向、地、等觉，四十一位，尚是分证。汝若圆证毗卢法身，则不妨说当处便是寂光。其或未然，则是说食数宝，不免饥寒而死也。

彼曰：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，宗门常谈，不应有错。

余曰：宗门所说，专指理性，非论事修。所以然者，欲人先识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之理，然后依此理以起修因证果，超凡入圣，即众生而成佛道之事。汝何事理笼统，知见颠倒之若是也？又汝以舍东取西，为生灭者。不知执东废西，乃断灭也。夫未证妙觉，谁离取舍？三只炼行，百劫修因，上求下化，断惑证真，何一非取舍之事乎？须知如来欲令一切众生速证法身，及与寂光，所以特劝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也。

问：枣柏李长者《华严合论》，谓「西方净土，乃为一分取相凡夫，未信法空实理，以专忆念，其心分净，得生净土，是权非实」。何以华藏海众，同愿往生？枣柏现生证圣，神通智慧，不可思议，定是华严会上菩萨示现。所有言说，当无错谬。

答：枣柏虽菩萨示现。以经未全来，不能预断，故作此说。按枣柏造论，在唐玄宗开元年间。论成之后，随即入灭。历五十余年，至德宗贞元十一年，南天竺乌茶国王，方进《普贤行愿品》四十卷之梵文。至十四年，始译毕流通。其前之三十九卷，即八十《华严》之《入法界品》，而文义加详。彼第八十，善财承普贤威神之力，所证与普贤等，与诸佛等。普贤乃为说偈，称赞如来胜妙功德。以文来未尽，故未结而终。及《行愿品》来，第四十卷，普贤乃以十大愿王，劝进善财，及与华藏海众，令其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说毕，如来赞叹，大众奉行，文方圆备。故古德以此一卷，续于八十卷后流通。欲后世学者，咸得受持全经云耳。古德谓「念佛求生净土一法，唯佛与佛，乃能究尽。登地菩萨，不能知其少分」者，即此是也。则一切上根利器，净土总摄无遗矣。《大集经》云：「末法亿亿人修行，罕一得道，唯依念佛，得度生死。」则一切人天六道具缚凡夫，净土亦总摄无遗矣。汝信枣柏而不信《行愿品》、《大集经》，是遵县令一时权宜之告示，而违皇帝万古不易之敕旨，何不知尊卑轻重之若是也？

问：彼既海众示现，何待经来方知？

答：宏扬佛法，大非易事。须有证据，方能取信。《华严》一经，迥越群典。无从引类，以自裁度。

问：《涅盘》全经未至，生公何以预倡阐提皆有佛性？将谓枣柏，不及生公？

答：阐提原是众生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阐提何得独无？有智识者，皆可预断。往生圆满佛果，诸经绝未宣说。谁敢自出心裁，竖此奇义？二者事理绝不相侔，不可引以为证。至于二公所证，则非吾辈博地凡夫可知，何敢戏论。须知菩萨宏法，或顺或逆，种种方便，不可思议。得非枣柏示以不知，以敦后世之信向耶？

问：禅宗诸师，多拨净土，此又何说？

答：禅宗诸师，唯传佛心。所有言说，皆归向上。汝参禅有年，尚不知此。则汝之所解，皆破坏禅宗之恶知见也。

问：博地凡夫，岂敢自任。诸祖诚言，断可依凭。六祖谓：「东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；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国？」赵州云：「佛之一字，吾不喜闻。」又云：「老僧念佛一声，漱口三日。」禅宗诸师，多有此等言句，则又何说？

答：六祖直指向上，令人识取自心。汝当作训文释义，辨论修持法门。所谓认驴鞍桥作阿爷下颔，几许误哉！汝须知西方之人，见思净尽，进破尘沙，及与无明。只有进修，绝无造罪之事。谓彼求生何国者，若在此间，未断见思，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之人，则生凡圣同居净土。一生彼土，则见思二惑，彻底消灭。喻如洪炉片雪，未至而化。德人觐面，鄙念全消。若是见思净尽，则生方便有余净土。分破无明，则生实报无障碍净土。无明净尽，福慧圆满，则生常寂光净土。在此土现证者如是，在彼土进修者亦然。汝何过虑彼无生处，而自障障人，不肯求生。闻噎废食，自丧性命。则天下痴人，莫汝若也。汝但知赵州「佛之一字，吾不喜闻」，何不领取下文「僧问：和尚还为人也无？州云：佛佛」乎？但欲依「念佛一声，漱口三日」，何不依「僧问：和尚受大王如是供养，以何报答？州云：念佛」乎？又何不依「僧问：十方诸佛，还有师也无？州云：有。问：如何是诸佛师？州云：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」乎？汝谓禅宗诸师，多有此等言句。不知禅家酬机之言，名为机锋，名为转语。问在答处，答在问处。不知返照回光，叩己而参。一向但噇酒糟，逐土块，有甚了期？吾出家三十余年，漱口佛不喜闻之言，则众口同宣，至于「以佛佛为人、以念佛报恩、以阿弥陀佛为十方诸佛师」，绝未闻一人说一句者。夫言出一口，既以彼为实为可依，则此亦是实是可依。何受损者即依，得益者即违？一依一违，自相矛盾。夫赵州所言，总归本分。佛不喜闻，与念佛等，皆属转语。若能直下识得自心，方知赵州道越常情，语出格外。当孜孜念佛，唯日不足矣。倘不能亲见赵州，则宁可以念佛为修持，不可依拨佛为把柄。依念佛，则即生便出轮回，将来定成佛道。依拨佛，则谤佛谤法谤僧。现生则罪业山积，福慧冰消。命终则永堕阿鼻，长劫受苦。其利害得失，奚啻天渊。总之，今人率皆福薄慧浅，业重障深。于得益者，皆若罔闻。于受损者，全身顶戴。得益受损，且约未悟错会说，非古德所说之法，有益有损也。诸师酬机之言，悉皆如是，不劳备释。汝谓诸祖诚言，断可依凭，何不依百丈云「修行以念佛为稳当」乎？又何不依百丈立祈祷病僧，化送亡僧之规，皆悉回向往生净土乎？将谓百丈唯令死者往生，不令生者求生乎？又何不依西天第十四祖龙树菩萨，如来预记往生，龙宫诵出《华严》，广造诸论，偏赞西方。如《毘婆沙论》，称为易行疾至之道乎？又何不依第十二祖马鸣菩萨，于《起信论》末后，示最胜方便，令人念佛求生西方，常侍弥陀，永不退转乎？又何不依二祖阿难、初祖迦叶，结集三藏，与净土诸经乎？倘净土不足为法，有害于世。彼何不知好歹，贻后世以罪薮乎？又诸大乘经，皆赞净土。而小乘经，则无一字言及。将谓诸大乘经，不足为法乎？又佛说《弥陀经》时，六方恒河沙数诸佛，悉皆出广长舌，劝信此经。将谓六方诸佛，亦贻人以罪薮乎？如谓六祖赵州等，不可不信。则龙树、马鸣、阿难、迦叶、释迦、弥陀、六方诸佛、诸大乘经，更为不可不信。若谓诸佛诸祖诸经，皆不足信，又何有于六祖赵州为哉？见近而不见远，知小而不知大。如乡民慕县令之势力，而不知皇帝之威德。小儿见铜钱而即拾，遇摩尼宝珠而不顾也。汝还知永明四料简，所示禅净有无，利害得失乎？夫永明乃弥陀化身，岂肯贻人罪薮、谤正法轮、疑误众生、断灭佛种乎？

彼曰：永明料简，语涉支离，不足为法。何以言之？彼谓：「有禅有净土，犹如戴角虎，现世为人师，来生作佛祖。」若如所说，则今之禅者，类多皆看念佛的是谁。又有住念佛堂，长年念佛者。彼皆现世能为人师，来生即成佛祖乎？又云：「无禅有净土，万修万人去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。」今之愚夫愚妇，专念佛名者，处处皆有。未见几人临命终时，现诸瑞相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也。故知永明料简，为不足法。

余曰：汝何囫囵吞枣，不尝滋味之若是也。夫永明料简，乃大藏之纲宗，修持之龟鉴。先须认准如何是禅？如何是净？如何是有？如何是无？然后逐文分剖，则知字字皆如天造地设，无一字不恰当，无一字能更移。吾数十年来，见禅讲诸师所说，皆与汝言，无少殊异。见地若是，宜其禅与净土，日见衰残也。

问：何名禅净，及与有无？请垂明诲。

答：禅者，即吾人本具之真如佛性，宗门所谓父母未生以前本来面目。宗门语不说破，令人参而自得，故其言如此。实即无能无所、即寂即照之离念灵知，纯真心体也。离念灵知者，了无念虑，而洞悉前境也。净土者，即信愿持名，求生西方。非偏指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也。有禅者，即参究力极，念寂情亡，彻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明心见性也。有净土者，即真实发菩提心，生信发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也。禅与净土，唯约教约理。有禅有净土，乃约机约修。教理则恒然如是，佛不能增，凡不能减。机修须依教起行，行极证理，使其实有诸己也。二

者文虽相似，实大不同。须细参详，不可笼统。倘参禅未悟，或悟而未彻，皆不得名为有禅。倘念佛偏执唯心而无信愿；或有信愿而不真切，悠悠泛泛，敷衍故事；或行虽精进，心恋尘境；或求来生生富贵家，享五欲乐；或求生天，受天福乐；或求来生，出家为僧，一闻千悟，得大总持，宏扬法道，普利众生者，皆不得名为有净土矣。

问：出家为僧，宏法利生，又有何过，而亦简除？

答：若是已断见思，已了生死，乘大愿轮，示生浊世，上宏下化，度脱众生者，则可。若或虽有智愿，未断见思。纵能不迷于受生之初，亦复难保于毕生多世。以虽能宏法，未证无生，情种尚在，遇境逢缘，难免迷惑。倘一随境迷，则能速觉悟者，万无一二。从迷入迷，不能自拔，永劫沉沦者，实繁有徒矣。如来为此义故，令人往生净土，见佛闻法，证无生忍。然后乘佛慈力，及己愿轮，回入娑婆，度脱众生。则有进无退，有得无失矣。未断见思，住此宏法，他宗莫不如是，净宗断断不许也。世多谓参禅便为有禅，念佛便为有净土。非但不知禅净，兼亦不知文义。孤负永明古佛一番大慈悲心，截断后世行人一条出苦捷径。自误误人，害岂有极。所谓错认定盘星，毫厘有差，天地悬隔也。

彼曰：禅净有无，略知旨趣。四偈玄文，请详训释。

余曰：「有禅有净土，犹如戴角虎，现世为人师，来生作佛祖」者：其人彻悟禅宗，明心见性。又复深入经藏，备知如来权实法门。而于诸法之中，又复唯以信愿念佛一法，以为自利利他通途正行。《观经》上品上生「读诵大乘，解第一义」者，即此是也。其人有大智慧，有大辩才。邪魔外道，闻名丧胆。如虎之戴角，威猛无俦。有来学者，随机说法。应以禅净双修接者，则以禅净双修接之。应以专修净土接者，则以专修净土接之。无论上中下根，无一不被其泽，岂非人天导师乎？至临命终时，蒙佛接引，往生上品。一弹指顷，花开见佛，证无生忍。最下即证圆教初住，亦有顿超诸位，至等觉者。圆教初住，即能现身百界作佛。何况此后，位位倍胜，直至第四十一等觉位乎？故曰「来生作佛祖」也。

「无禅有净土，万修万人去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」者：其人虽未明心见性，却复决志求生西方。以佛于往劫，发大誓愿，摄受众生，如母忆子。众生果能如子忆母，志诚念佛，则感应道交，即蒙摄受。力修定慧者，固得往生。即五逆十恶，临终苦逼，发大惭愧，称念佛名，或至十声，或止一声，直下命终，亦皆蒙佛化身，接引往生。非「万修万人去」乎？然此虽念佛无几，以极其猛烈，故能获此巨益。不得以泛泛悠悠者，校量其多少也。既生西方，见佛闻法，虽有迟速不同。然已高预圣流，永不退转。随其根性浅深，或渐或顿，证诸果位。既得证果，则开悟不待言矣。所谓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」也。

「有禅无净土，十人九蹉路，阴境若现前，瞥尔随他去」者：其人虽彻悟禅宗，明心见性。而见思烦恼，不易断除。直须历缘煅炼，令其净尽无余，则分段生死，方可出离。一毫未断者，姑勿论。即断至一毫未能净尽，六道轮回依旧难逃。生死海深，菩提路远。尚未归家，即便命终。大悟之人，十人之中，九人如是。故曰「十人九蹉路」。蹉者，蹉跎，即俗所谓耽搁也。阴境者，中阴身境。即临命终时，现生及历劫，善恶业力所现之境。此境一现，眨眼之间，随其最猛烈之善恶业力，便去受生于善恶道中，一毫不能自作主宰。如人负债，强者先牵。心绪多端，重处偏坠。五祖戒再为东坡，草堂清复作鲁公，此犹其上焉者。故曰「阴境若现前，瞥尔随他去」也。阴，音义与荫同，盖覆也。谓由此业力，盖覆真性，不能显现也。瞥，音撇，眨眼也。有以蹉为错，以阴境为五阴魔境者，总因不识「禅」及「有」字，故致有此胡说巴道也。岂有大彻大悟者，十有九人，错走路头，即随五阴魔境而去，着魔发狂也？夫着魔发狂，乃不知教理，不明自心，盲修瞎练之增上慢种耳。何不识好歹以加于大彻大悟之人乎？所关甚大，不可不辩。

「无禅无净土，铁床并铜柱，万劫与千生，没个人依怙」者：有谓无禅无净，即埋头造业，不修善法者，大错大错。夫法门无量，唯禅与净，最为当机。其人既未彻悟，又不求生。悠悠泛泛，修余法门。既不能定慧均等，断惑证真。又无从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以毕生修持功德，感来生人天福报。现生既无正智，来生即随福转，耽着五欲，广造恶业。既造恶业，难逃恶报。一气不来，即堕地狱。以洞然之铁床铜柱，久经长劫，寝卧抱持，以偿彼贪声色、杀生命等，种种恶业。诸佛菩萨，虽垂慈愍，恶业障故，不能得益。昔人谓「修行之人，若无正信求生西方，泛修诸善，名为第三世怨」者，此之谓也。盖以今生修行，来生享福，倚福作恶，即获堕落。乐暂得于来生，苦永贻于长劫。纵令地狱业消，又复转生鬼畜。欲复人身，难之难矣。所以佛以手拈土，问阿难曰：「我手土多，大地土多？」阿难对佛：「大地土多。」佛言：「得人身者，如手中土。失人身者，如大地土。」万劫与千生，没个人依怙，犹局于偈语，而浅近言之也。

夫一切法门，专仗自力。净土法门，专仗佛力。一切法门，惑业净尽，方了生死。净土法门，带业往生，即预圣流。永明大师，恐世不知，故特料简，以示将来。可谓迷津宝筏，险道导师。惜举世之人，颟顸读过，不加研穷。其众生同分恶业之所感者欤！

彼曰：我昔何罪，早昧真诠。宿有何福，得闻出要。愿厕门墙，执侍巾瓶。

余曰：余有何德，敢当此说。但余之所言，皆宗诸佛诸祖。汝但仰信佛祖，宏扬净土。则无德不报，无罪不灭。昔天亲菩萨，初谤大乘，后以宏大赎愆。汝能追彼芳踪，我愿舍身供养。

上座乃礼佛发愿云：我某甲从于今日，专修净业。唯祈临终，往生上品，见佛闻法，顿证无生。然后不违安养，遍入十方，逆顺隐显，种种方便，宏通此法，度脱众生。尽未来际，无有间歇。虚空有尽，我愿无穷。愿释迦弥陀，常住三宝，愍我愚诚，同垂摄受。

余曰：净土事者，是大因缘。净土理者，是秘密藏。汝能信受奉行，即是以佛庄严而自庄严。
上座唯唯而退。因录其问答，以为不知此法者劝。（增广上?净土决疑论）⑵华严与净土此法缘起 实在华严

如来大法，弥纶法界，包括空有。示本具之真心，显随缘之妙用。其心体则生佛一如，圣凡不二，真常不变，寂照圆融。佛以究竟证故，故得五蕴皆空，诸苦悉度，一尘不立，万德圆彰。众生以彻底迷故，故致迷真逐妄，背觉合尘，轮回生死，了无出期。于是如来，随众生机，说种种法，令彼各各，就路还家，亲见本生之父母；探衣出珠，即获无尽之家珍。上根固得解脱，中下仍在轮回。特开净土法门，令其横超三界。普使中下，追踪上根。其为利益，莫能名焉。此义虽出方等，其道实肇《华严》。但以凡小不能预会，莫由禀承。当《华严》未来之前，率目为方便小道。迨《行愿》既译之后，方知为成佛真诠。（续编下?晋莲宗初祖庐山慧远法师文钞序民二十四年）溯此法之缘起，实在《华严》一经。以未详示弥陀因行果德、净土殊胜庄严、行人修因证果，故致人多忽之，不肯提倡。……华藏世界海，净土无量无边。而必以求生西方，为圆满佛果之行。可知念佛求生西方一法，原自肇起《华严》。但以凡夫二乘，不预此会，莫由禀承。故于方等会上，普为一切凡夫二乘及诸菩萨，宣说《无量寿经》、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。令其悉知弥陀因行果德、净土殊胜庄严、行人修因证果。俾一切具缚凡夫，与断见思惑之二乘，及破无明惑之法身大士，同于现生出此五浊，登彼九莲。以渐进修，直至圆满菩提而后已。大矣哉！念佛求生净土之法也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，咸资乎此。虽欲赞扬，穷劫莫尽。（三编下?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流通序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尧历仲春望日）华严所禀 却在此经

《行愿品》义理宏阔，文字微妙。诵之令人「人、我、众生」之执着，化为乌有；往生净土之善根，日见增长。理宜自行化他，但不可以未持此经，即修净土，亦属偏僻薄福耳。莲池、蕅益等，亦皆极力赞扬。《弥陀要解》中有云：「如来一代时教，唯《华严》明一生圆满，而一生圆满之因，末后普贤以十大愿王，导归极乐，劝进善财，及华藏海众。噫！《华严》所禀，却在此经，而天下古今，信鲜疑多，词繁义蚀，余唯有剖心沥血而已。」所以无隐谓《华严》即广本《弥陀》，《弥陀》即略本《华严》。观二大师之言，则知：看经不具圆顿眼，其孤负佛恩处多矣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三）《弥陀》一经，普被三根。实《华严》归宗之要义，亦末法最胜之慈航。（增广上?杭州石经山弥陀寺募修葺殿堂寮舍并浚放生池疏）末后归宗在于净土
大哉华严经，为诸经之王。
法门与功德，二俱不可量。
如来成正觉，直说所证法。
预此法会者，唯法身菩萨。
二乘虽在座，不见亦不闻。
何况诸凡夫，而得预闻熏。
佛以大慈悲，摄浅于最深。
末后归宗处，令觐弥陀尊。
唯此奇特法，凡圣俱遵行。
圆摄于等觉，及六道群萌。
末世人根钝，断惑甚为难。
信愿念佛者，决定登九莲。
（增广下?募刻华严经普回向颂）

《普贤行愿品》以十大愿王，导归极乐，普劝善财，及华藏海众，一致进行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，而为《华严》一经之归宿。是知此一卷经，大开净土法门，实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。三根普被，圣凡齐摄，末世行人，皆当依止。（续编下?重修峨眉山志序民二十三年）夫华藏海众，皆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等诸大菩萨，尚须回向往生西方，方可以亲证即心本具之菩提觉道，况其下焉者乎？而《观经》下品下生五逆十恶，临终地狱相现，有善知识教以念佛，或念十声，或止数声，亦可往生西方，得预末品。若非《华严》所说一生成佛之法，末后归宗，归于往生西方。彼世之禅教诸知识，能不以念佛法门为权小方便非究竟道乎？而一切众生，皆具如来智慧。但以妄想执着，不能证得。若离妄想，则一切智，无师智，即得现前。由闻此义故，一切凡夫，当不至高推圣境，自处凡愚也。是知此经，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究竟法门。无论何种根性，皆当依之修习。而其最切要者，唯在念佛一门。良由全性成修，故上上根不能逾其阃；全事即理，故下下根亦可臻其域。此经乃一大藏教之本源，一切法门之归宿也。（三编下?敬书华严大经以尽孝思序民国十七年 戊辰六月朔旦）导归净土 方畅佛怀
华严顿演圆宗，独被上根，尚未悉符出世度生之弘誓。

行愿导归极乐，全收九界，方堪大畅成道利物之本怀。（续编下?楹联/释迦）法会宏开，教行并进，欲得千机普育，利钝齐修，是故略资通途，偏崇特别，以华严圆满菩提之妙因，唯在导归净土。

讲筵大启，理事双诠，拟求万派朝宗，圣凡等益，由兹拣去自力，注重佛加，冀娑婆具足惑业之含识，现生同赴莲池。（续编下?楹联/讲堂）《华严》妙典，理事圆融。理由事显，事由理成。理事各臻其极，圆证毗卢法身。以故如来初成正觉，与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说如来自证法门诸因果法。因果，即事。如来自证之法，即一真法界、寂照圆融、不生不灭、非有非空之真如佛性也。此之佛性，在凡不减，在圣不增。佛以究竟证

故，常享常乐我净之法乐。众生以彻底迷故，恒受生死轮回之妄苦。譬如大圆宝镜，经劫蒙尘，虽有照天照地之光，莫由发现而得受用。故借诸菩萨互相酬倡，为说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各法门。又复以十大愿王，导归极乐以期圆满佛果。此如来以自证之因果，普示一切众生，令其各各亲证之一大轨范也。《华严》独被大机，二乘、凡夫，莫由禀受。故于方等会上，特说净土三经，俾彼若凡若圣，同事修持，以期现生出此五浊，登彼九莲也。

佛在摩竭提国，灵鹫山中，说阿弥陀佛最初因地，弃国出家，发四十八愿。又复久经长劫，依愿修行。迨至福慧圆满，得成佛道，所感之世界庄严，妙莫能名。十方诸佛咸赞叹。十方菩萨，与回小向大之二乘，具足惑业之凡夫，咸得往生，等蒙摄受。是为《无量寿经》。

于摩竭提国王宫中，说净业三福，十六妙观。俾一切众生，悉知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诸佛正遍知海，从心想生。则是心作众生，是心是众生，众生烦恼业海，从心想生之义，已着于言外。果能深明此义，谁肯枉受轮回？未明九品生因，以期各修上品。是为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。

于舍卫国给孤独园，说净土依正妙果令生信，劝闻者应求往生以发愿，令行者执持名号以立行。信愿行三，为净土法门之纲宗。具此三法，或毕生执持，已得一心；或临终方闻，止称十念。均得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是为《阿弥陀经》。

此三，乃专说净土之经。而《阿弥陀经》，言简义丰，摄机尤普。以故禅、教、律诸宗，皆奉为日课焉。诸大乘经，带说净土者，多难胜数。而《楞严经》大势至《念佛圆通章》，实为念佛最妙开示。果能如子忆母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而念，岂有不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，近证圆通，远成佛道乎哉？

净土法门，乃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。虽具足惑业之博地凡夫，但能信愿念佛，即可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纵已证等觉之高位菩萨，犹须回向往生，方可圆满佛果。是知净土法门，其大无外，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。九界众生，舍此则上无以圆成佛道。十方诸佛，离此则下无以普度群萌。一切法门，无不从此法界流。一切行门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。故得九界同归，十方共赞；千经俱阐，万论均宣也。然此法门，两土世尊之所建立。释迦在娑婆，详示净土，遣其归去。弥陀在极乐，待彼临终，接其归来。盖欲众生，即于现生出生死苦，证真常乐。其哀怜保护之心，穷劫难宣。

有谓既为释迦弟子，当念释迦牟尼佛，求生此土之华藏世界。不知释迦之教念阿弥陀佛者，为令博地凡夫，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，以超凡入圣也。此土之华藏世界，唯破无明证法身之大士能见。凡夫则只见秽土，不见实报庄严，何可滥拟？况西方亦在华藏世界之内。而华严会上，尽华藏世界海诸菩萨，皆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西方，以期圆满佛果。汝何人斯，敢与彼抗？溯自大教东来，远公首开莲社。一倡百和，无不率从。畅佛之本怀，唯此法为最。自兹厥后，代有高人，续焰传灯，光腾中外，迄至于今，宗风不坠。而天台宗之智者大师，贤首宗之清凉国师，慈恩宗之窥基法师，禅宗之百丈禅师，律宗之大智律师，莫不释经着论，普劝修持。其事迹具载于《净土圣贤录》。是知禅、教、律诸知识，悉随华藏海会之班，一致进行，求生极乐，况末法根机浅薄者乎？（续编下?灵岩山笃修净土道场启建大殿记民二十四年）往生方能彻证理体

无量光寿之理体，固一切人之所同具。无量光寿之实证，须待往生西方，面见弥陀，蒙佛授记，圆满菩提以后，方能彻得。此《华严》归宗，以十大愿王，导归极乐之深旨也。（增广下?佛光月报序）固无高下 却有亲疏

《弥陀经》，为净土法门之根本法门。《行愿品》，虽广大深妙，究非净土法门之根本法源。故宜二经同念，断不可只念行愿，不念《弥陀》。只念《弥陀》，不念《行愿》则可。只念《行愿》，不念《弥陀》则不可。《弥陀经》为朝暮课诵，或多念亦可。断不可绝不念《弥陀经》，而专念《行愿品》，以成忘本之修持也。二经固无高下，而对于净土行人，却有亲疏。是不得与诸大乘经作一例论也。十大愿王所说之益，系举其胜者，将谓《弥陀经》所得之益，不能如是乎？若作此说，在劝导一边，亦可作据。在体道明宗一边，未免随语生解。众生生者，皆是阿鞞跋致。阿鞞跋致之人，固能随类化身者。居士如此论《弥陀经》，为光所未曾闻见者。此种闲议论，何若不开口为有益乎？（三编上?复胡宅梵居士书二）尊重之也 藐视之耶

净土法门，理极高深，事甚简易。由兹天姿聪敏，知见超特者，每每视作愚夫愚妇之事，而不肯修持。岂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究竟法门乎？彼以愚夫愚妇能修，遂并法门而藐视之。何不观《华严》所证与普贤等、与诸佛等者，尚须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乎？藐视净土法门而不屑修，其于《华严》将复视作何等？又于《华严》末后归宗一着，为复尊重之也？为复藐视之耶？此无他，盖未详审通途、特别法门之所以，及自力、佛力大小难易而致然也。使详审之，能不附于华藏海众之班，一致进行，同求往生乎？（续编下?嘉言录题词并序民十六年）⑶天台与净土
法华幽远 无人能到

《法华》经藏，深固幽远，无人能到。吾人有志趣入，且请志诚恳切，专持阿弥陀佛圣号。若能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自可潜通佛智，暗合道妙。现生即可顿出五浊，高登九品，以至证无生忍，成菩提道。此语虽极平常，实为诸佛秘要。若是通家视之，必定为之一笑。（三编下?念佛随笔）汝之眼高而无实，汝之心大而无用。看《文钞》，听《要解》，尚有此问。可知汝是一向向外驰求，只知求博而不知守约。法华三昧，非汝之所能修，纵汝能修亦恐不能即生解脱

。若肯信光言，请将台教暂时置之高阁，专心研究净土。观汝心性，久而久之，恐有着魔发狂之事，不可不防。否则任汝作大通家，莫再来书，来也不复。（三编上?复道传大师书一）心虽宏博 其害无尽

刘演宗述《法华》六十五种不思议力，可谓深入《法华》深固幽远之藏。而一一与净土对举而论其胜劣，实为不达如来权实法门。唯能利于南岳天台以上之根性，下此皆被彼断其往生西方之善根矣。此书断断不可流通。若流通，虽能令人尊信《法华》，而令彼一切不通权实教理者，从兹藐视净土而不修也。夫寂光净土，当处即是。能圆证者，唯佛一人。等觉菩萨，尚是分证，况其他哉？今以登地登住所见所证，为博地凡夫担任，其可乎哉？《华严》于证齐诸佛之后，尚令往生。今为具足惑业者，令舍弥陀净土，而修本师娑婆净土。其心诚为宏博，而其害有不能尽言者。夫安养娑婆，原一实报寂光。实报寂光，原是一土。约所感之报，名为实报；约所证之理，名为寂光。寂光无相，实报具足不思议佛刹海微尘数庄严妙相。虽具尘刹庄严，原是一法不立。虽则一法不立，而复具足庄严。如明镜了无一物，而复胡来胡现。如虚空体非群相，不妨日照云屯。此实报寂光之净土，唯登圆初住者方能得见。彼西方凡圣同居土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此方凡圣同居土，则惑业苦三，如恶叉聚。轮回六道，了无出期。以此之实报寂光，与彼之凡圣同居对论，其违叛经旨，错投法药者，可胜叹哉！何不以此之凡圣同居，与彼之凡圣同居对论，而为契理契机，三世诸佛皆悉印可之说乎？为是智识未精，为欲自辟门径，以显当改革时，亦有乘大愿轮者，改革如来三根普被，《华严》末后归宗结穴之法门，令其良善也耶？印光无道无德，少参少学，不能为法门效一言一字之力。然欲一切有情同生西方，不得不冲冒大家，以献其他山顽石之见耳。倘以法为重，当即见原。否则纵谓光为邪见谤法，亦欢喜领受，而无或怨恶也。（三编上?复丁福保居士书七民七　十月廿六）以六即佛
对治二病

净土法门，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，契理契机，至顿至圆，洵为利生唯一无上法门。唯现在之人，或者自高自大，谓既云众生即佛，则我即是佛，何必再念佛乎？或者以我既为苦恼凡夫，何能了生脱死？唯求来生不失人身耳。此两种人，皆不明因果所致，故今日仍讲因果。须知众生即佛者，以其具有佛性之真因也，设不修念佛妙行，佛性无由显现，何能得了生死成佛道之实果乎？譬如宝镜蒙尘，光明不现，实未失之也。若肯用力揩磨，自可照天照地矣。若言我是苦恼凡夫，不能生西方了生脱死，以至成佛者，乃业深障重，自甘堕落也。且今世之人，有下棋嗓麻雀而累死者，不知有多少。若能以此劳苦，修行念佛，何愁不往生西方，上证佛果乎？盖佛本是众生修持得证佛果之人耳。隋天台智者大师，着《观无量寿佛经疏》，立六即佛义，以对治「自甘堕落」及「妄自尊大」之病。

六即佛者：一理即佛，二名字即佛，三观行即佛，四相似即佛，五分证即佛，六究竟即佛也。「六」明阶级浅深，「即」明当体就是。譬如初生孩子，与其父母形体无异，而力用则大相悬殊。不得谓初生孩子非人，亦不得以成人之事令孩子担当也。若能知「六」而常「即」，则不生退屈。知「即」而常「六」，则不生上慢。从兹努力修持，则由凡夫而圆证佛果，由「理即佛」而成「究竟即佛」矣。

「理即佛」者：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虽背觉合尘，轮回三途六道，而佛性功德，仍自具足，故名理即佛，以心之理体就是佛也。无机子颂曰：「动静理全是，行藏事尽非，冥冥随物去，杳杳不知归。」以一切众生，未闻佛法，不知修持，而一念心体，完全同佛，故曰：「动静理全是。」由其迷背自心，作诸事业，故曰：「行藏事尽非」，事完全不与佛性相应也。终日终年，昏昏冥冥，随烦恼妄想之物欲而行，从生至死，不知返照回光，故曰「冥冥随物去，杳杳不知归」也。

「名字即佛」者：或从善知识，或从经典，闻即心本具、寂照圆融、不生不灭之佛性，于名字中，通达了解，知一切法皆为佛法，一切众生皆可成佛，所谓闻佛性名字，即得了解佛法者是也。颂曰：「方听无生曲，始闻不死歌；今知当体是，翻恨自蹉跎。」以从前只知生死轮回，无有了期，今知佛性真常，不生不灭。既知当体就是成佛真因，则汲汲修持，反恨从前虚度光阴，以致未能实证也。

「观行即佛」者：依教修观，即圆教五品外凡位。五品者：一随喜品，闻实相之法，而信解随喜者。二读诵品，读诵《法华》，及诸大乘经典，而助观解者。三讲说品，自说内解，而导利他人者。四兼行六度品，兼修六度，而助观心者。五正行六度品，正行六度，而自行化他，事理具足，观行转胜者。颂曰：「念念照常理，心心息幻尘；遍观诸法性，无假亦无真。」既圆悟佛性，依教修观，对治烦恼习气，故曰：「念念照常理，心心息幻尘。」了知一色一香，无非中道；一切诸法，无非佛法；一切众生，皆当作佛。故曰：「遍观诸法性，无假亦无真。」「相似即佛」者：谓相似解发，即圆教十信内凡位也。初信断见惑，七信断思惑，八九十信断尘沙惑。颂曰：「四住虽先脱，六尘未尽空；眼中犹有翳，空里见花红。」四住者：一见一切住地，乃三界之见惑也。二欲爱住地，乃欲界之思惑也。三色爱住地，乃色界之思惑也。四有爱住地，乃无色界之思惑也。初信断见，七信断思，故曰：「四住虽先脱。」然由色声香味触法之习气未尽，故曰：「六尘未尽空。」此但指七信位说，八九十信，尘沙惑破，习气全空矣。习气者，正惑之余气耳。如盛肉之盘，虽经洗净，犹有腥气。贮酒之瓶，虽经荡过，犹有酒气。「眼中犹有翳，空里见花红」者，以无明未破，不能见真空法界之本体也。

「分证即佛」者：于十信后心，破一分无明，证一分三德，即入初住，而证法身，是为法身大士。从初住至等觉，共四十一位，各各破一分无明，证一分三德，故名分证即佛也。以无明分四十二品，初住破一分，以至十住则破十分，历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以至等觉，则破四十一

分矣。初住，即能于无佛世界，现身作佛，又复随类现身，度脱众生，其神通道力，不可思议。何况位位倍胜，以至四十一位之等觉菩萨乎？颂曰：「豁尔心开悟，湛然一切通；穷源犹未尽，常见月朦胧。」「豁尔心开悟，湛然一切通」者，颂其分破分证之景象也。「穷源犹未尽，常见月朦胧」者，颂其犹有无明云，未能彻见性天真月之光辉也。

「究竟即佛」者：从等觉，再破一分无明，则真穷惑尽，福慧圆满，彻证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，入妙觉位，成无上菩提道矣。颂曰：「从来真是妄，今日妄皆真；但复本时性，更无一法新。」从来真是妄者，未悟以前，只此皆空之五蕴，而妄生执着，色法心法，互相形立，则苦厄随生。既悟之后，亦只此五蕴，而全体是一个真如，了无色心五蕴之相可得。故曰「从来真是妄，今日妄皆真」也。然此所证之真，并非新得，不过复其本具之真如佛性而已。故曰「但复本时性，更无一法新」也。又众生在迷，见佛菩萨，及一切众生，皆是众生，故毁谤佛法，杀害众生，不知罪过，反以为乐。佛既彻悟「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」之心，见一切众生，完全是佛，故于怨于亲，皆为说法，令得度脱。纵令极其恶逆不信之人，亦无一念弃舍之心，以见彼是未成之佛故也。（三编下?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智者大师，久证法身。十地等妙，均莫能测。乘宿愿力，示生斯世。……以五时八教，判释如来一代所说。俾阅经者知其指归，不致望洋兴叹，莫识津梁。以三止三观，传佛心印。俾修行者，亲见自己常住不变寂灭真心。其所修虽与禅宗小异，其所证实与禅宗大同。以故禅宗传灯各书，均列智者于应化圣贤科中。如上教行二事，包括佛法净尽。然皆属自力进修之道，上根利智，亦可即生了办。若根器稍劣，又不知经若干生、若干劫，方能了生脱死也。于是随顺佛慈，宏扬净土。疏十六观，决十种疑。以六即之义释佛，令一切行人，知自己一念心性，与佛无二。而佛则修德功极，性德圆彰。己则唯具性德，毫无修德。性体不二，故「六」而常「即」。事修各别，故「即」而常「六」。知「六」而常「即」，故不生退屈，上慕诸圣。知「即」而常「六」，故不生上慢，下重己灵。末世众生，定慧力弱，不仗佛力，其何能淑？（三编下?新昌石城寺重建智者大师衣钵塔记）(4)密宗与净土

三密难思 贵在得人

密宗以三密加持，能令凡夫现生证圣，其功德力用，不可以心思，不可以言议，故云不思议力用。虽然，此就密宗之本旨说，然须是其人方可。其人谓谁？如金刚智、善无畏等。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今之学密宗者，皆得其皮毛，全无金刚戒力，菩提道心。不去持咒以断惑证真，多效现字现象，以问吉凶祸福、前因后果，则与灵鬼作用相同。是之谓败坏密宗，吾恐避罪不暇，说甚即凡成圣也。

吾人但以净土法门为一座大须弥山，全身靠倒，庶几不被一切知识所夺，而现生可以了脱矣。否则随风倒浪，了无已时。（三编下?复丁福保居士书十）传者学者 多失其宗

密宗实为不可思议之法门，实有现身成佛之事。彼宏密宗者，皆非其人。有几个真上根，皆自命为上根耳。妄借此事，以诱彼好高务胜、贡高我慢之流，便成自误误人，害岂有极也。余不须提。口口及口口气焰甚盛，自命固已超诸上根之上。其骂孔孟，更甚于市井小儿骂人。不知骂孔子，即是骂尧舜禹汤文武，即是灭世间伦常正理。吾不知彼所学之密宗，欲何所用，为尽传于废经废伦、废孝免耻、杀父杀母之人乎？为复传于孝弟忠信、礼义廉耻之人乎？若为传于废经杀父之人，彼说尚能强立。若传于孝弟忠信之人，彼已欲打倒废灭，铲除孔子所禀承之二帝三王之道，复取以为善而教之密，则彼亦莫能自解。若口口及口口者，真可谓败坏佛法之魁首矣。此人现身亦好成佛，不妨到阿鼻地狱，受毗卢遮那之自受用三昧于刀山剑树镬汤炉炭中也。又口口之根性，约时人论之，亦可云上根矣。自己发心出家，未几年台教要旨，亦颇悉知。往东洋学密宗，东洋人极佩服崇重。死后尚为修塔于高野山，谓得密宗之正传。亦不能说彼不能现身成佛。及至临死，佛也不能念，咒也不能念。比愚夫妇之念佛安坐而逝者，退半多多矣。此又上根人得密宗正传之结果矣，其余又何足论。现身成佛，与宗门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之语大同。仍须断惑，方能证真，方可了生脱死。若谓现生即已三惑净尽，二死永亡，安住寂光，了无事事，则为邪说为魔话。彼嫌净土偏小迟钝，让彼修圆大直捷之法，现身成佛去。吾人但依净土言教以修，彼此各不相妨。（三编下?复温光熹居士书一）密宗道理，不可思议。而今之传密宗、学密宗者，各以神通为事，未免失其本旨。传者尚无真神通，学者谁得真神通？诺那来上海太平寺，言及密宗亦以往生西方为事。而阿弥陀长寿陀罗尼持之，开囟门，即能随意长寿，或即往生。此语何可一概？勿道尔我不能，即诺那也不能随意往生。一弟子以此事问光，光复之曰：此事理实为的确有之，但不可谓人人均能往。须知密宗要旨，在三业相应。果三业相应已久，便可从心所欲。未到心空而妄欲得者，或至着魔。此密宗一大关系也。（三编上?复谢慧霖居士书二十四）密宗法门，不可思议，而今之传者学者，多失其宗。以持咒三密之功，消除烦惑，则为正义。而传之者，以神通吸动人。学之者，无一不以得神通为事。则是尚未能扶壁而行，而欲腾空远游，何可得乎？西藏蒙古喇嘛皆吃肉，以其无什米粮，尚有可原。今之学密宗者，多开荤吃肉。反大嘉美其事，谓为吃了就度脱了，则成魔说矣。喇嘛做大佛事，尚须吃素。可知平常吃肉，固非正义。密宗提倡即身成佛，乃以了生死为成佛。一班无知之人，便认做成福慧圆满之佛。则是以松栽为栋梁，其材可以为栋梁，非现在即可为栋梁也。十七年有某某在上海提倡密宗，一百日成佛。上海有信心者，咸依之学。十八年夏，有艳其名，欲借此求利，请至北平，四十八日成佛，比在上海快一半。至十九年，北平、天津、上海皆不能容，回家还俗，可叹之至。

了生死法，净土法门，最为稳当。无论何等根性，若具真信切愿，至诚恳切持念佛号，求生西方者，临终必蒙佛力加被，往生西方。此之法门，乃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。一切法门，皆须以戒定慧之道力，断贪嗔痴之烦恼，烦恼断尽，方可出三界了生死。在昔颇有此种人，而今则恐全世界也无一二人可得也。是以愈向后，愈宜专修净业也。（三编上?复石金华居士书）因地

不真 果招纡曲

今之人多是越分打妄想，想得神通而学密宗。真修密宗者，在例外。如傅某之魔死北平，某诸弟子有欲发大财者，反致亏一二百万。有欲得权利者，反致数十人关闭牢狱。有欲即成佛者，反致着魔发狂。某奉某喇嘛为师，其师有神通，能知过去未来。彼必问及独立之事，则当日独立，当日送命。某喇嘛及某之神通，致许多极崇奉之弟子倒霉。可知师与弟子，皆是不安本分。无神通，何可充有神通？学佛法，何可作瞎捣乱，谋发大财、得大权乎？因地不真，果招纡曲。汝且守分，一任人皆成佛。汝纵无大得，幸有此许多佛，必不能不相度也。（三编下?复温光熹居士书四）不如净土 千稳万当

王弘愿居士，虽则崇信密宗，颇有效验。然始则错认消息，将有未得谓得之失。继由多阅教典，方知错认。次则现虽工夫得力，而虚火上炎，无法自治。光以此二事，断其密宗一法，不能普被三根，不如净土法门之千稳万当。谓君宿具灵根，见地高超。尚有错认，及受病不知对治之失，则世之不及君者可知矣。彼谓密宗高出显教之上，引种种言论以辨。然佛无二心，亦无两法。欲抬高密宗，但当论密宗所以高处。既以密宗之妙处，与显教之妙处证同。是欲推尊而实持平也。彼之所论，乃约教而遗机。光乃约机而论教之利益。盖契理而不契机，则不能感应道交。所谓说法不投机，便是闲言语矣。（增广上?与徐蔚如居士书五）末世众生，根机浅薄，欲于教义禅宗，得真利益，甚难甚难。唯净土法门，方可依怙。试观显荫之死，远不如愚夫愚妇。而显荫之所知，非愚夫愚妇所能企及。而愚夫愚妇之所得，又非显荫所能企及。正光所谓「性水澄清，由分别而昏动；识波奔涌，因佛号以淳凝」。故致「上智不如下愚，弄巧翻成大拙」也。愿居士专志净业，勿歆羡于宗通说通，庶可于了生脱死，不成画饼。……祈专志净宗，勿被密宗现身成佛之语所动。现身成佛，乃理性，非事实。若认做事实，则西藏东洋之佛，不胜其多。且勿说平民，即班禅之心行作为，佛气尚无，况说成佛乎？以彼于民不聊生之时，犹然不惜百姓脂膏，任其铺排耗费，而钱到己手，便当命宝贵，毫无慈悲喜舍之念故。显荫自命得密宗正传，谓佛法东流中国，唯弘法大师教理圆妙。历斥中国各宗祖师，皆不及弘法大师之正传。而死时竟成一业识茫茫，无本可据之人。其已现身成佛矣，何又结果如是也？祈洞察是幸。（增广上?复黄智海居士书）不学密法 又有何憾

一句「南无阿弥陀佛」，只要念得熟，成佛尚有余裕，不学密法，又有何憾？（三编下?复周群铮居士书）净土法门，彻上彻下。将堕阿鼻者，念佛尚得往生。已证等觉者，尚须回向往生西方，以期圆满佛果。切勿以密宗有现身成佛之义，遂将往生西方置之不论，则其失大矣。（三编上?复沈授人居士书）守我本分 让彼成佛

学密宗者，病在欲得神通，欲现身成佛。问之，彼皆谓无此念，实则无一无此念。以其倡导之人，先以神通吸动人，何能令学之者无此念乎？昨颇有五六位，非黄君一人，彼见信与否所不计也。彼学密而回向净土，故是正理。但恐不屑生净土，欲现身成佛，或致受病。使彼无此种知见，断不至称赞大愚。既称赞大愚，则是以大愚所说为至当之论。然大愚之成佛之弟子，并无成佛之表示。足知其为妄称许人，以期世人恭敬供养，尊己为已成佛之高僧。其犯大妄语，以凡滥圣之罪，实非小可。我等但守净土修持，让一切人皆得成佛，以度我等，则何幸如之。（三编下?复慧海居士书四）彼七日即可往生，即可成佛，则遍世间人均可成佛。我们业力凡夫，当有无量无边之佛度脱，何幸如之！且守我们本分，让彼成佛度我们，岂不更为稳妥！彼等若有危险，我此法门，绝无危险。若闻彼说得好听，不禁心热起来。成之则为幸，败则便成魔眷，实令人寒心。某之神通，已完全失败。某及某之言论，直是诬蔑圣贤。彼等既已成佛，何得有此种现象？是知完全与市井小儿，了无有异。说甚有得佛心乎哉？余不多及。（三编下?复温光熹居士书十二）当此大劫，好不志心念佛。而妄想纷飞，论说空话乎？密宗之危险，殊非笔墨所能宣。祈死守净土修持，让他人通通成佛去。（三编下?复温光熹居士书三）⑸诸宗归净土

佛教大纲 不外五宗

佛教大纲，不外五宗。五宗者，即律、教、禅、密、净也。「律」为佛法根本，严持净戒，以期三业清净，一性圆明，五蕴皆空，诸苦皆度耳。「教」乃依教修观，离指见月，彻悟当人本具佛性，见性成佛耳。然此但指其见自性天真之佛为成佛，非即成证菩提道之佛也。「密」以三密加持，转识成智，名为即身成佛。此亦但取即身了生死为成佛，非成福慧圆满之佛也。此三宗，均可摄之于「禅」，以其气分相同也。以故佛法修持之要，不过禅净二门。「禅」则专仗自力，非宿根成熟者，不能得其实益。「净」则兼仗佛力，凡具真信愿行者，皆可带业往生。其间难易，相去天渊。（三编下?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诸宗归宿 在于净土

如来大法，有律、教、宗、密、净五种。唯净土一法，最易修持，最易成就，为律、教、宗、密之归宿。故古今律、教、宗、密诸知识，皆务密修，尤多极力显化者。此法真俗圆融，机理双契。不但为学道者，立出轮回之妙门；实为治国者，坐致太平之要道。故往圣前贤，通人智士，咸皆修持。若群星之拱北，众水之朝东焉。（续编下?企庐莲社缘起民二十四年）唯净土一法，始则为凡夫入道之方便，实则是诸宗究竟之归宿。以故将堕阿鼻者，得预末品。证齐诸佛者，尚期往生。（增广下?上海佛学编辑社缘起）如来大法，以真如实相为体。此体生佛皆具，在佛不增，在生不减，但以佛则究竟证悟，生则彻底迷失，致使升沉迥异、苦乐悬殊耳。如来愍之，随顺机宜，说种种法，令其返妄归真，背尘合觉。其法之大宗有五：曰律、曰教、曰禅、曰密、曰净。律者佛身，教者佛语，禅者佛心。佛之所以为佛，唯此三业。众生果能依佛律教禅以修持，则众生之三业，遂转而为诸佛之三业。三业既转，则真如实相，自可亲证矣。犹恐障深业重，不易成就，故以陀罗尼三密加持之，则转识成智、转烦恼成菩提矣。又恐根器或劣，现生不能了脱，再一受生，难免迷失。则生死轮回，穷劫莫出。由是特开信愿念佛求生净

土一法，俾上自等觉菩萨，下及逆恶罪人，同于现生，往生西方。则上圣速成佛道，下凡得预圣流，此如来抚育一切九法界众生之宏规也。

然宗虽有五，道本一贯，五宗圆具，方可随机各宏一宗，便可上续如来慧命，下启群生昏蒙。否则单轮只翼，何能行远飞空乎哉？律为教禅密净之基址，不持律，则教禅密净之真益不得，如修万丈高楼，地基不坚固，则未成即坏。净为律教禅密之归宿，不念佛求生西方，则律教禅密，皆难究竟。以净土法门，乃十方三世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之成始成终法门。所以《华严》证齐诸佛之等觉菩萨，尚复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西方，以期圆满佛果。况其余一切圣贤，与未断见思之凡夫乎哉？（增广下?金陵妙悟律院垂裕记）当今修持 净业第一

当今修持，唯净业最为第一。切勿闻禅之奥妙、教之渊深、密之奇特，而为之转移。令如来普度众生之道，因此见异思迁而失之。致自己仍然在此娑婆世界，作生死轮回中人，可悲可痛。必专修净行，即生了办，庶可不虚此生此遇矣。（三编上?复罗铿端居士书二）窃以末法众生，根机浅薄，匪仗佛力，决难了脱。是以必须抱定信愿念佛，求生净土一门，方可出此五浊，登彼九莲。倘妄自尊大，欲仗修自力了生死之禅、教、密种种法门，则多分有因无果。何以故？以纵能彻悟自心，深入经藏，而烦惑不断得净尽，决无了生死分。况未能彻悟，与未能深入者乎？密宗，提倡现身成佛，亦非人人皆能如是。学密宗者，每每着魔，皆由不知自量，妄欲得神通与成佛之所致也。诸位既具有信心，当依光所说之净土法门而修。须知此法，乃诸佛、诸祖、诸大善知识之所宏扬者。光不过承诸佛、诸祖、诸大善知识之语意，而传述之。切勿谓汝何人斯，遂敢令人舍佛所说之禅、教、密法门，而专依汝所说而修乎？若作此议，则为不依佛教。以光之所说，乃十方三世诸佛同说者，何可以光之不才，而遂不信从乎？现今邪魔外道，不胜其多，彼皆自谓最为第一，诸位莫被此种魔子所惑。若前已经入过其门，则当舍之净尽。切勿谓入时已发咒，恐舍之，或致遭祸。须知舍邪皈正，何得有祸？不但无祸，尚有功德。（续编上?复冯偏西郑圆莹居士书民
国二十年）净土一法，人人可修，修之均有感应。今人多多皆是好高务胜，以致或因撑场面，反累实益也。现今之人，一动手先讲建筑。未知净土之所以，便欲遍研大乘经论。或慕禅宗之玄妙，或慕相宗之精微，或慕密宗之神通。将仗佛力了生死之法，视之若不济事者。禅宗，纵能悟，谁到业尽情空地位？相宗，纵能记清名相，谁能真破我法二执？密宗之神通，及现身成佛，亦实有其事，然非尔我之根性所可冀及。有欲得神通，欲即成佛，而由兹着魔发狂者甚多。显荫，既通台宗，又得密宗真传，已是灌顶大阿阇黎。凡所与灌顶之人，通皆现身成佛。彼到死时，咒也不会念，佛也不会念。在彼平时，心中，语意中，每以法身大士相拟。到了临终，尚不如一字不识之老太婆、老实念佛者，为能安然念佛而逝之为愈也。（续编上?复闵宗经居士书民
国二十年）汝颇有家资，值此时世，当竭诚尽敬，与宗德慧畅等念佛及观音圣号，以作恃怙。至于研究教义及密宗各义，亦不过开发智识而已。若欲资之以了生死，则断断不能。何以故？以彼各宗，皆须自力修到业尽情空，方有了生死分，否则纵令悟处深，功夫高，功德大，皆莫能了。唯净土一法，不断惑业，可以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此之法门，非一切法门所能比拟。若无真善根，断难彻底信。……汝但依《文钞》、《嘉言录》以修，决不至不得了脱。如妄欲作大通家，将净土法门，视作等闲，随各宗善知识学宗、教、密等法门，大通家或可做到一二程，而欲靠此一知半解，想了生死，则梦也梦不着。（三编下?复马宗道居士书一）学佛当具择法之眼

如来一代所说诸法，举其大宗，其名有五：曰律、曰教、曰禅、曰密、曰净。此五宗者，悉皆显示佛之身口意三业，戒定慧三学，与夫一切三昧万德。固无可轩轾抑扬，拣择取舍者。然在学者修习，当详审与自己根性相契之法而修。一门深入，较为省力。而此五宗，无不以律为根本，净为归宿。此在佛世已然，况今末法时代乎？以净土法门，彻上彻下，三根普被，凡圣同归。上之则等觉菩萨，不能超出其外。下之则五逆罪人，亦可预入其中。良由一切法门，皆仗自力，非到业尽情空，不能了生脱死。净土法门，兼仗佛力，若具真信切愿，即可带业往生。二法相校，其难易奚啻天渊悬殊。（三编下?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流通序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尧历仲春望日）学佛之人，当具择法眼。佛法，法法都好，然须知有自力佛力之不同。禅教密等各宗，皆须断惑证真，方可了生脱死。断惑证真，岂易言哉。密宗虽有现身成佛之义，亦非人人可以如是，况密宗每以神通吸动人。师既以此吸引人，弟子不能不志慕神通。倘希望神通之心，真切至极，则其危险，有不可胜言者。祈勿以彼之神通为事，则幸甚。宗门言句，意在言外。故须屏弃一切，专精参究。若只读得禅书几种，便学着弄机锋，则其罪极重。譬如军中口号，非营外人所得知。若只顺字面解机锋，则如营外人妄意营中口号为某，便自混入，能不送命于当下乎？（三编上?复郝智熹居士书）阁下既看《文钞》，宜依之而行，则决定会得大利益。切勿因读大乘经，或遇宗、教、密等等知识，喜其法门广大深妙，与其开示亲切高妙，遂舍净土而修其他法门。则不至徒有种了生死之因，决难即生得了生死之果矣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法门，皆须自力修持到业尽情空时，方可了生死。否则任汝功夫深、见地高、功德大，倘有一丝一毫烦恼未尽，则仍旧仍是轮回中人。既在轮回中，则从迷入悟者甚少，从迷入迷者甚多。又不知还能遇佛法否。即遇佛法，不遇净土之法，则仍旧出苦无期。仗自力则举世难得一二，仗佛力则万不漏一。净土法门，以自己之信愿持名感佛，佛则以誓愿摄受。譬如乘轮渡海，非己力之所可比也。（三编上?复宁德晋居士书一民国二十年正月十八日）我们所修持的这个净土法门，是最殊胜超绝的，大家不要轻视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所说的种种法门，无非是观机而说，好比对症下药一般。如果自己的根机，和这个法门不相应，修起来，是很难得益的。一切法门，皆仗自力修戒定慧，断贪嗔痴，必须惑业净尽，方能了生脱死。或者烦恼尚有一毫未断尽的，生死还是不能免，况全未断者乎？这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干到彻底才可。

唯有念佛一法，是如来普应群机而说的，亦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所成就的。无论上中下根，

皆可修学。即烦恼惑业完全丝毫未断的凡夫，只要具足真信切愿实行念佛求生西方，亦可蒙佛接引，带业往生。一得往生，生死就可了脱了，所以说是最超胜的。

佛在世的时候，十个人修行，就有九个可以成道。因为那时的人，天性淳厚，根机是很猛利的。到了后来，众生的业障逐渐增加，根机也就渐渐的陋劣下来，再要和从前一样，是不可得了。然在晋唐时候，还有这种仗自力可以了脱生死的人，但已是逐渐减少，越后越少的。到了现在，已没有这样的人了。如此看来，就晓得仗自己的力量去断烦恼了生死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此时如仍不自量力，要说大话，轻视这个念佛横超法门，而去别修其他法门，那恐怕要了生死，就比登天还要更难了。

我并非说其他的法门不好，实在是因为法门有契理不契机的，有契机不契理的。唯有这个念佛法门，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，理机双契，不可思议。尤其是在末法世中，更为适合众生的根性。所以《大集经》云：「末法亿亿人修行，罕一得道，唯依念佛，得度生死。」为什么念佛求生西方，叫做横超法门？古人有个譬喻，拿来解释，就把我们具足惑业的凡夫，比做一条虫，生在一根竹里最下的一节，这根竹子，就比做三界。这个虫子，要想出来，只有两个法子：一个是竖出的，一个是横超的。竖出的：是自下至上，一节一节的次第咬破，等到最上的一节咬破了，才能够出来。这是比修别的法门，定要断尽见思烦恼，才能出三界的。见惑有八十八使，思惑有八十一品，这许多的品数，就比做一根竹子的节数。那虫向上直钻出来，就叫做竖出。例如一个断见惑的初果圣人，要经过七生天上、七生人间的长久时劫修习，才能证阿罗汉，了生死。二果，亦要一生天上、一反人间，才能证四果。三果，欲界思惑已尽，还要在五不还天，渐次修习，才能断尽思惑证四果。这才算是出三界的无学圣人。如果是钝根的三果，还要生到四空天，从空无边处天，以至非非想处天，才能证四果。这竖出的法子，是如此艰难久远的。横超的：就是这条虫子，不向上面一节一节咬，只向旁边横咬一孔，便能出来。这样的法子，比那竖出的，是省事得多了。念佛的人，亦复如是。虽没把见思烦恼断除，但能具足信愿行的净土三资粮，临终就能感动阿弥陀佛来接引他生到极乐世界去。到了这个清净国土，见思烦恼，不断而自断了。何以故？以净土境胜缘强，无令人生烦恼的境缘故。如此便得三不退，一直到破尘沙无明，成就无上菩提，何等直捷简易的事！所以古人说：「余门学道，如蚁子上于高山；念佛往生，似风帆扬于顺水。」今且拿一段故事来证明这个竖出艰难的道理，大家且静听听。

唐朝代宗大历间，有个隐士，叫做李源，舍宅为慧林寺，请圆泽禅师为住持。后李源想要去四川朝峨眉山，因约圆泽同去。圆泽欲由长安经斜谷，陆道去。李源要自荆州入峡，由水道去。两人意见不同，各有所以。李源不知圆泽之事，圆泽了知李源之心，恐到长安，人或疑伊想做官，便由荆州去。一天乘船到了南浦地方，因滩河危险，天未暮即停舟。那时有一妇人，身穿锦背心，负罂而汲。圆泽一见了他，便俯首两眼流泪。李源问道：「自荆州以上，像这样的妇人，不知有多少，为什么生此悲感？」圆泽道：「我不欲从此路来者，就是怕逢此妇人，因为他怀孕三年，还未分娩，就是候我来投胎。现在见了，已是无法可避了。请君少住几日，助我速生，及葬吾山谷。三天之后，请来看我，我就对君一笑，以为凭信。十二年后，中秋月夜，到杭州天竺寺外会我。」说完了，就更衣沐浴，坐脱去了。李源后悔无及，只得把圆泽葬了。三天之后，就到那家去看，果然妇生男孩。因把详情告诉他，并要求和小孩见面，果然一笑为信。李源因兹无意往川，便回洛京。及回到慧林寺，才晓得圆泽在未行之先，已经把后事都嘱付好了，因此越晓得他不是平常人。过了十二年，李源就如约去杭州，到中秋月夜，就在天竺寺外等候。果然月光之下，忽闻葛洪井畔，有牧童骑牛唱道：「三生石上旧精魂，赏月吟风不要论，惭愧情人远相访，此身虽易性常存。」李源就晓得是圆泽的后身，就上前问道：「泽公健否？」牧童答曰：「李公真信士也。」便略叙数语。又唱道：「身前身后事茫茫，欲话因缘恐断肠。吴越江山游已遍，却回烟棹上瞿塘。」遂乘牛而去。如是看来，能晓得过去未来，和有坐脱立亡本领的圆泽，还不能了脱生死，逃避胞胎，何况我们具缚凡夫，一点本事也没有，如果不念佛求生西方，要想了生死，是做梦亦做不到的。

有人说：禅宗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的道理，不是很好吗？殊不知见性成佛，是见到自性天真的佛，叫做成佛，并非是成福慧圆满的究竟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宗门下的人，工夫用到开悟的时候，就知道他自己的真性，原来是和佛一样，所以叫做见性成佛。但他的粗细烦恼，丝毫尚未断，不过能常自觉照，伏住烦恼，举动就和圣人相近。假使是失了觉照的工夫，伏不住烦恼，那造起业来，比他人更要厉害。因为他的烦恼里头，有开悟的力量夹杂着，就变做狂慧，所以造业的能力，也异常的猖獗。这样不但没有成佛的希望，而且还要堕落三恶道。所以已经开悟的人，更要加工进修，时时觉照。等到见思烦恼断尽了，方是了生死的时候，并非一悟便了。类如前朝的五祖戒和草堂青禅师，因为悟后未证，仍不免轮回之苦。覆辙昭然，是不可不知的。若说真成佛，更加差得很远了。

福慧圆满的究竟佛，是怎样成呢？据台宗来说，一个断尽见思惑的圆教七信菩萨，修到十信的时候，才把尘沙破尽。再经过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的四十一个位次，每破一品无明，就升进了一个位次，得一分三德秘藏。这样次第，到了最后的等觉地位，才把四十一品无明断尽。再断一品无明，再进一位，才能成就福慧圆满的究竟佛。像这样子，的确不是轻易的事情。大家晓得这个道理，就不会误解了。

又有人说：我们各人的自性，本来是一尘不染，清净湛然，就是净土。自性本来不生不灭，亘古亘今，不迁不变，就是无量寿。自性本来具有大智慧光明，照天照地，就是无量光。如果离了这个本有的自性，另外要有个净土可生、阿弥陀佛可见，那就是头上安头，无有是处。并且认为这样，就是禅净双修的道理，亦是错的。因为这样的话，完全是偏于禅宗，对净宗是完全

不适用的。何以见得？因为禅宗是不教人生信发愿，也不教人念佛，只教人参究话头，求明心见性。就说是离了自性，没有净土可生、弥陀可见。话虽不错，但终是偏于理性的见解，不能和事相融通，亦就和事理无碍的净宗隔别，所以说不是禅净双修。修净土人，专以信愿行三法为宗，大家要明白的。

还有密宗即身成佛的话，纵然听起来，是如此动人，但是事实上，并没有如此快便。即身成佛的意义，是说密宗工夫，修到成功的时候，现身就可成道。然而这样成道，不过是了生死而已，勉强说做成佛，或亦可以。如果是真的当做成了五住究尽、二死永亡的佛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譬如一个小孩子，剃下头发，人人就叫他名和尚。或是受了三坛大戒的比丘，亦叫他为和尚。或是在丛林里头做方丈的，亦是叫做和尚。但如上的和尚，勉强亦可说得。如果是当做真的和尚，亦是不对的。就事实来讲，是要有道德学问，能够有使人生长法身慧命的力量，才算是名符其实的和尚。

要知道我们这个世界，在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当中，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人是即身成佛。再要到了弥勒佛下生的时候，才可算又是一尊即身成佛的佛。在这个释迦灭后、弥勒未来的中间，要再觅个即身成佛的，无论如何，亦是不可得的。即使释尊重来应世，亦无示现即身成佛的道理。

在前清康熙乾隆年间，西藏的活佛到临终的时候，能晓得死后要去哪家投胎，叫弟子们到时去接他。且在出胎时候，亦能说他是某某地方的活佛。然而虽有这样本事，也还不是即身成佛。何以知道呢？因为如果真是即身成佛的，自然就能像释迦佛那样的，能说各种方言，一音说法，亦能令一切众生皆能会得。何以西藏的活佛，中国的语言，他就不懂呢？如此一件小事，就可证明他不是即身成佛了。何况后来的活佛，死时亦无遗言，生时亦无表示，都是由人安排，拈阄而定的，那更是不必说了。

又修密宗的工夫，要成功，也是很不容易。如专求神通速效，不善用心，且还有遭遇魔事的危险，还不如念佛的来得稳当。民国十七年，上海有一皈依弟子，请我到他家吃斋，便说他有个亲眷，是学佛多年的女居士，学问亦很好，已有五十多岁了，可否叫她来谈谈。我说可以的，于是就叫她来。等到见面的时候，我就对她说：「年纪大了，赶快要念佛求生西方。」她答道：「我不求生西方，我要生娑婆世界。」我便回答她道：「汝的志向太下劣了。」她又云：「我要即身成佛。」我又回答她道：「汝的志向太高尚了。」何以那个清净世界，不肯往生，偏要生在此浊恶的世界？要知道，即身成佛的道理是有的，可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人，亦非汝我可以做得到的事。像这样不明道理的女居士，竟毫不自量的口出大言，实在是自误误人的。

还有两个要求生华藏世界的人，有一天，那个害了毛病，这个就去看他。后来因见他病势不对，就赶紧的叫他念「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华严海会佛菩萨」，大家亦在旁边助他念。过了一刻，就问他看见什么境界没有。他答道：「没有。」这样的问过两三次，都说没有。到了最后一次，他就说道：「娘来了。」唉呀，这个问他的，才晓得他们如此靠不住了。因为在他的心里，以为念这样的佛号，和这样的希求，应当要看见华藏世界才对，为什么反见娘来的阴间境界呢？自此以后，他才回头来修净土法门了。要晓得华藏世界，是要分破无明的法身大士，才能见得生得的。其余就是断尽尘沙的菩萨，亦没有分的，何况是具缚凡夫呢？就是华严会上，已证等觉的善财童子，普贤菩萨，还教他和华藏海众，以十大愿王，回向极乐，以期圆满佛果。可知净土法门，是无机不收的。所以我常说：「九界众生，舍念佛法门，上无以圆成佛道。十方诸佛，舍念佛法门，下无以普度群萌。」就是这个缘故。譬如天下的人，个个都要吃饭，亦个个都要念佛的。

奉劝诸位，不要不自量力，打出格的妄想。总要老老实实的念佛求生西方，才不孤负如来说这个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的总持法门，及不枉费十方聚会，在此灵岩清净道场的殊胜因缘。望大家珍重！（三编下?由上海回至灵岩开示法语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七晚说）现身成佛谈何容易

近人多好立异，不肯做老实工夫，故有学禅宗、相宗、密宗者。此三法门，均不可思议，然均属自力。密宗虽有现身成佛之义，而现身成者，究有几人？莫道学密之人，不能现身成佛。即传密宗之活佛，也不是现身成佛之人。汝等且莫随此各法门知识转，则现生便可出此五浊，登彼九品，为弥陀之弟子，作海会之良朋矣。（三编上?复韩宗明张宗善二居士书）修持法门，固无高下，禅律密净，皆是了生死之大法。然末世众生分上论，则非修净土法门，决难现生了脱。以余法门，皆仗自力。净土法门，兼仗佛力。佛力自力，奚啻天渊悬殊。不知此义，妄效大力量人之修法，殊难得其实益。以故禅宗百丈禅师，谓「修行以念佛为稳当」。而祈祷病僧，化送亡僧，皆以往生为事。从知西方极乐世界，为一切上圣下凡，修佛道者之归宿处也。

《华严经?普贤行愿品》，尽华藏世界海诸法身大士，以十大愿王功德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。况末世众生，根机陋劣者乎？

禅宗功夫，虽到大彻大悟地位，以烦惑未断，犹不能即生了脱。五祖戒再为东坡，草堂清复作鲁公，是为前鉴。五祖，寺名。戒，即师戒，人名。师戒曾作五祖寺住持，故称五祖戒。乃云门法孙大觉琏国师法祖，见地高超，门庭高峻，学者多畏惧不敢亲近，死后做苏东坡，大有证据。草堂，寺名。清，人名。曾鲁公名公亮，乃草堂清后身，五十七拜相，封鲁国公，亦大有证据。观此可知仗自力了生死之难。禅宗每云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明心见性，乃大彻大悟也。言见性成佛者，以亲见自性天真之佛，名为成佛，乃「理即佛」与「名字佛」也，非福慧圆满之「究竟佛」也。此人虽悟到极处，亲见佛性，仍是凡夫，不是圣人。若能广修六度，于一

切境缘，对治烦恼习气，令其清净无余，则可了生脱死，超出三界之外，不在六道之中矣。佛世此种人甚多，唐宋尚有，今则大彻大悟尚不易得，况烦恼净尽者乎？

密宗现身成佛，或云即生成佛，此与禅宗见性成佛之话相同，皆称其工夫湛深之谓，不可认做真能现身成佛。须知现身成佛，唯释迦牟尼佛一人也。此外即古佛示现，亦无现身成佛之事。无知之人，每每错认，其失大矣。

在家近事男女，以老实念佛为本。居士信佛有年，想修持定有把握矣。切勿以净土法门，看作等闲。并祈转令贵地信佛男女努力修持，一心念佛，则为最合时机也。（三编上?复周志诚居士书一）现身成佛，谈何容易。若认做决定实能，则恐佛尚未成，魔已先成。以凡滥圣，躁妄虚夸之流，多多犯此种病，不可不知。闭关修行虽好，在家固宜随缘随分，自行化他，为最合机，何必以闭关为事也。若有家累，强欲闭关，反为障碍。所言预锡珍秘，不知净土法门，绝无所秘。若有口传心授之秘，竭诚尽敬，为学佛之无上秘法，当为一切人说之。不致力于此法，即是舍本逐末。便是魔外，不是佛子矣。密宗，则有秘传，然不若净土之为直捷稳当也。汝勿以现身成佛等大话自期，则必能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若欲现身成佛，或恐佛未能成，往生亦不可得，则两头成空，为可虑也。（续编上?复朱南圃居士书民 国二十年）即生西方 即身成佛

今人好言禅净双修，究则所谓双修者，乃看念佛的是谁。此仍重在参究，与净土宗生信发愿求往生，迥然两事。又禅宗所谓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系指亲见当人即心本具之佛性而言。密宗所谓即身成佛，盖以即身了生死为成佛。若遽认以为成万德具足、福慧圆满之佛，则大错大错！盖禅家之见性成佛，乃是大彻大悟地位，若能断尽三界内之见思二惑，方可了生脱死。密宗之即身成佛，不过初到了生死地位。此在小乘，则阿罗汉亦了生死。而圆教初信断见惑，七信断思惑，即已了生死。七信与阿罗汉，了生死虽同，其神通道力，则大相悬殊。八九十信，破尘沙惑，至十信后心，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品三德秘藏，而入初住，是为法身大士。历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，四十一位，方入佛位。其历程尚有如此之远，非一蹙即可骤至也。修净土者，即生西方，即了生死，亦是即身成佛，但净宗不作此僭分说耳。（三编下?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唯有净土法门，但具真信切愿，持佛名号，即可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既得往生，则入佛境界，同佛受用。凡情圣见，二皆不生。乃千稳万当，万不漏一之特别法门也。时当末法，舍此无术矣。（增广下?傅大士传录序）5 问答决疑

问：修行人止恶行善，是分内事，允当加勉。唯功课及二六时中，过现未三心憧憧往来，总不能除。心业未净，于往生有无妨碍？

答：功课宜专不宜繁，专易摄心，繁难归一。往生在信愿真切。倘无真信切愿，纵心能清净，亦难往生。不可不知。

问：修行有得好境界者，或梦到西方，或面见弥陀，或闻异香，或见莲花。湘省王季果居士常有见到。乃念佛十年，并无瑞相发现，设临终亦如此，岂非难到极乐？究竟可否听其自然，不生希望？

答：但求心与佛合，不须致力于见境界。心与佛相应，有真信愿，决定往生。心若希求境界，或未相应，有境界现，或致着魔。

问：念佛自知不得力，欲加课非但无力，且无时间，如长此以往，恐生西少把握，而此志又决计欲生，究用何法，能万分可靠？

答：得生与否，全由信愿之有无。何得妄说闲谈，不以古人所说者为指南？

问：念佛时心多散乱，或说是年龄关系，如年老心散，不能收束，则老年人决不能往生矣，究竟是否由于年龄，抑功夫未到家之故？

答：汝之不一心，由于心无正见。无正见，故无真信切愿。有真信切愿，未能一心，亦可往生。无真信切愿，纵能一心，亦难往生。以往生由仗佛力故也。（三编下?答俞大锡居士问）问：参禅所以调神养气，信其有益。念佛则是多言伤气，岂亦有益耶？且如有人，日居汝旁，叫汝名不停，汝不厌乎？

答：禅者静坐，养气调神，亦是不知禅者之言，只得禅之皮毛，不知禅之所以也。禅者虽坐，坐而参究本来面目，非为养气调神也。念佛亦养气调神之法，亦参本来面目之法。何以言之？吾人之心，常时纷乱，若至诚念佛，则一切杂念妄想，悉皆渐见消灭。消灭则心归于一，归一则神气自然充畅。汝不知念佛息妄，且试念之，则觉得心中种种妄念皆现。若念之久久，自无此种妄念。其最初觉有妄念者，由于念佛之故，方显得心中之妄念，不念佛则不显。譬如屋中，清净无尘，窗孔中透进一线日光，其尘不知有多少。屋中之尘，由日光显，心中之妄，由念佛显。若常念佛，心自清净。孔子慕尧舜周公之道，念念不忘，故见尧于羹，见舜于墙，见周公于梦。此常时忆念，与念佛何异？佛以众生之心口，由烦恼惑业致成染污。以「南无阿弥陀佛」之洪名圣号，令其心口称念，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气。念之久久，业消智朗，障尽福崇，自心本具之佛性，自可显现，何得以世间唤人名而比之乎？若然，则孔子念念慕尧舜周公，亦为不是。若谓念念思慕为是，则声声称念何得非是乎？况此念佛，乃转凡成圣妙法，岂世间之法所能比乎？

问：人之病也，体中多虫，以药医之，则所以杀虫。废药必坐视其死，二者如何？

答：病有能医者，有医不能医者。能医者，外感内伤之病也。若怨业病，神仙亦不能医。念佛，便能令宿世怨家，仗佛慈力，超生善道，故怨解释而病即痊愈矣。外感内伤，念佛亦最有益，非独怨业病有益也。江易园作校长，因极力教授生徒，致用心过度，得病甚重，中西医俱无效。彼向不知佛法，江味农来看，谓医既不效，则不须再医。当至心念佛，即可痊愈。易园信之，病遂痊愈，故所以极力劝人念佛耳。后回家，有一亲戚，年近七十，双目失明，易园劝彼念佛，未至一年，其目复明。今夏婺源江湾地方旱，易园劝大家念佛求雨，不七日，即得大雨。一方之民，踊跃欢喜。易园遂起佛光社，教一切男女老幼皆念佛，亦拉光为会长。可知念佛一法，随在何事，皆可成就。但不可念佛求作恶事成就，若欲作恶事念佛求成就，当被雷殛。恐愚人不知，故为表明。念佛之利益，古今不知有多少，今且以能见而问者言之，当无可疑。彼谓废药念佛，坐视其人之死。试问易园用药何以不愈，念佛又何复得痊愈乎？然此其小利益，大利益则往生西方，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，以至成佛也。彼井中虾蟆，焉能知佛法大海之宽广乎？宜当作如是胡说巴道，以自逞其无知识也。编者注：原文无「问」字，今顺编排而加。（增广上?复冯不疚居士书）问：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，然则与西方之净土及佛，是否一而二，二而一？

答：有唯心净土，方生西方净土。若自心不净，何能即得往生。纵逆恶罪人，以十声念佛即得往生者，由念佛之净心，感生西方之净土。世多以唯心则无土，便是魔外知见。此种似是而非之邪见，居其大半，致念佛之人，不得实益。尚自以为高明，而不知其为执理废事，自误误人之邪见也。由自性弥陀故，必须念西方弥陀，以求往生，渐进而可以亲证自性弥陀。倘单执自性弥陀，而不念西方弥陀，纵令真悟，尚未能即了生死。况说此话者，皆是一班担板汉脱空汉乎？一而二，系未成佛前之事。二而一，乃已成佛后之事。

问：生则决定生，去则实不去，生去皆何指？

答：生则决定生，约事说。去则实不去，约理说。不知事理之所以然，只好老实照事相做。否则必成执理废事之邪魔外道。（续编下?答曲天翔居士问二十七则民二十一年）问：念佛法门，愚尚能修。律教禅宗，智犹难晓。何谓此法统彼诸法？

答：欲知此义，须深明佛力自力大小优劣，则一切疑惑，泮然冰释矣。夫佛与众生，心性虽同，若论力用，天地悬殊。良由众生具足无量烦恼恶业，功德智慧，不能显现。佛则具足无量功德智慧，烦恼恶业，净尽无余。佛与众生，迷悟不同。致使力用，胜劣迥异。律教禅宗，皆仗自力了脱生死。所以久经长劫，尚难出离。念佛法门，全仗佛力又兼自力，了脱生死。所以尽此一生，便登不退。

问：自力佛力，其义云何？愿垂明诲。

答：律教禅宗，最初须深明教理，依教修行。修行功深，断惑证真，方出生死。若教理不明，则盲修瞎炼。若非得少为足，便是着魔发狂。纵使理明功深，亦颇断惑。倘有丝毫未尽，依旧不出苦轮。直待惑业净尽，方可出离生死，尚去佛地甚大悬远。更须历劫进修，始可圆满佛果。譬如庶民，生而聪慧，读书学文，多年辛苦。学问既成，登科入仕。由其有大才能，所以从小渐升，直至宰相。官居极品，再无可升。于群臣中，位居第一。若比太子，贵贱天渊，何况皇帝？毕世为臣，奉行君命。鞠躬尽瘁，辅治国家。然此相位，大不容易。半生勤劳，通身能耐。到下场头，不过如是。若学问才能，稍不充足，则不能如是者有百千万亿也。此是自力。学问才能，譬深明教理，依教修行。位至宰相，譬修行功深，断惑证真。只可称臣，不敢作君。臣决定不敢作君，臣欲作君，除非托生皇宫，为皇太子。修余法门，亦可成佛，但与净土校，奚啻日劫相倍。读者须善会其意，勿泥其词。然依《华严》末后一着，等觉菩萨，尚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，正与托质皇宫，为皇太子，意义相齐。净土法门，得《华严》一经，遂得如大海之横吞万川，如太虚之总摄万象耳，猗欤大哉！譬虽出生死，尚未成佛。学问不充，不能如是者甚众。譬惑未断尽，不出生死苦海者甚众也。

念佛法门，纵不明教理，未断惑业。但能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临命终时，决定蒙佛亲垂接引，往生西方。既生西方，见佛闻法，悟无生忍。即此一生，定补佛位。此是佛力，又兼自力。谓信愿持名，是自力能感于佛。誓愿摄受，垂慈接引，是佛力能应于我。感应道交，故得如是。又若深明教理，断惑证真，则往生品位更高，圆成佛道更速。所以文殊普贤、华藏海众、马鸣龙树诸宗祖师，皆愿往生也。譬如托生皇宫，一出母胎，贵压群臣，此是王力。迨其长大，学问才能，一一充足。便能承绍大统，平治天下。一切臣宰，皆听诏谕。此则王力自力，兼而有之。念佛法门，亦复如是。未断惑业，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，便出生死。犹如太子初生，贵压群臣。既往生已，惑业自断，定补佛位。犹如太子长大，承绍大统，平治天下也。又已断惑业，如马鸣龙树诸宗祖师，已登补处，如文殊普贤华藏海众，皆愿往生者。犹如昔镇边鄙，不堪承绍；今居东宫，不久登极也。祈尽舍旧习，于此法门，极生信愿，专精修习。则无尽烦恼，不难顿断；无量法门，自然证入。其圆成无上佛道，度脱无边众生，若操左券而取故物矣。（增广下?净土问答并序）问：净土法门，既能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，我佛当日，何以不专谈净土，俾万法归一，一路同归，竟尔兼谈各宗，反启后人多歧之惑，且失净土之实益乎？师于问辞中何以不专谈净土句旁，批云胡说巴道。

答：养人不止一谷，治病不止一药。由有各法门，方显此法门之妙。若止净土一法，何以能引彼一切机宜，同入佛法乎？

问：世俗专认念佛为送死，念观音为保生，以故修净土未精者，及年未老者，临终多因恋世，念观音。助念者，往往徇其意，或从其家属之意，因亦助念观音，不念佛。果病愈，固无憾，否则既碍灵感之名称，又误生西之机缘。未知若遇此根性，如何办法，始圆通？是否先念观音

以保生，及其既死，转念佛号以送死乎？或始终专念观音，亦可令彼寿未尽即愈，寿已尽即生西乎？

答：人有大病，即当作往生想，一心念佛。若寿未尽，由念佛故，即可速愈。阿弥陀，即无量寿，即是消灾延寿。至于为人助念，何可为念观音，又为祈寿乎？念佛，寿未尽亦能延生。念观音，则无求往生之心念。若寿已尽，则误事。非念佛定死，念观音定不能往生。然痴人以无求往生之心念之，故亦只成误事之一种业感也。无量光，即消灾；无量寿，即延寿。念阿弥陀佛，极功尚能成佛，岂不能延寿而令速死乎？（三编下?答卓智立居士问）㈣念佛实益

1 现世利益

重在往生 亦有现益

念佛所重在往生，念之至极，亦能明心见性。非念佛于现世了无所益也。昔明教嵩禅师，日课十万声观音圣号，后于世间经书，悉皆不读而知。当看《净土十要》、《净土圣贤录》，方可知念佛之妙。而光之芜《钞》，屡屡言之。居士谓现世无益者，不但未深体净宗诸经论，即光《钞》亦属走马观灯，未暇详究耳。（增广上?复四川谢诚明居士书）一历耳根 即种善根

一句阿弥陀佛，即佛所证之无上菩提觉道。吾人若能以此名号自熏，久而久之，即能与佛气分相同。况此一句，无一人不能念。即或懒惰懈怠不肯念，闻大家念佛音声，亦有利益。两两比较，故胜于念经多多矣。以念佛最极简便。即不念佛者，闻佛音声，一历耳根，即种善根。由此一句佛号，灌入八识田中，将来遇缘即发。设使怨鬼恶病逼迫，念佛便能却之。所以凡具信心念佛的人，应当以此普劝修持。不独家人父子，应当劝导。即一切有缘之人，亦当如是劝导也。（三编下?净业社开示法语）念佛一事，约现生得利益，必须要至诚恳切常念。若种善根，虽戏顽而念一句，亦于后世定有因此善根而发起修持者。故古人大建塔庙，欲一切人见之而种善根。此一句佛，在八识田中永久不灭。佛在世时，一老人欲投佛出家，五百圣众，观其八万劫来，毫无善根，拒而不纳。其人在祇园外号哭，佛令召来与之说法，即证道果。五百圣众，莫明其妙，问佛。佛言：「此人于无量劫前，因虎逼上树，念一句南无佛，遇我得道，非汝等声闻道眼所能见也。」是知肯念佛固好，不肯念，为彼说，彼听得佛号，亦种善根，听久亦有大功德。

无锡近来念佛者甚多，一人会做素菜，凡打佛七，皆叫他做菜，彼日日听念佛声。后其子将死，即曰：「我要死了，然不能到好处去，你把你的佛与我，我就到好处去了。」其父云：「我不念佛，哪有佛？」其子曰：「你佛多的很。你只要说一声，我就好去了。」其人曰：「那随你要多少，拿多少。」其子即死。自谓素不念佛，何以有佛？明白人谓：「汝做菜时所住之屋，近念佛处，日日常听大家念佛，故亦有大功德。」此系无心听者，若留心听，功德更大。念经则无有重文，不能句句听得明白。即留心听，亦难清楚，况无心乎？可知念佛之功德殊胜。（三编上?复张觉明女居士书九）凡有所求 皆可如愿

今之世道，乃患难之世道。倘肯至诚念佛，决定冥冥之中，蒙佛加被，令不受危险也。凡有疾病，或遇凶祸，或求儿女，均宜至诚念佛，决定可以如愿。（三编下?复周陈慧净居士书）念佛一法，如阿伽陀药。梵语阿伽陀，华言普生，亦云总治，以普生总治一切病故。念佛一法，能除八万四千烦恼，亦复如是。所以念佛法门，包罗万象。一切诸法，无不从此法界流。一切诸法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以其为诸法总持，故得无法不备，无机不收也。佛唯欲众生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。然众生根机不一，心愿各别。或有众生求福、求寿、求财、求子等，只要心诚求之，有求必应。此虽是世间法，然接引下根，渐种善根，故亦满愿。若论佛之本意，唯欲众生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仗佛慈力，临终接引往生西方。一得往生，便出三界轮回之苦。从兹渐进，以致成佛，方为念佛究竟实义。（三编下?净业社开示法语）至诚之极 方有感应

念佛一事，所求皆得。为现在椿萱求福寿，为过去祖祢求超升，均无不可。然须至诚之极，方有感应。若泛泛悠悠，则其利益，亦是泛泛悠悠。（三编下?复马宗道居士书一）真能念佛 自得福报

举凡礼拜读诵大乘经典及作一切于世于人有益之事，悉皆以此回向西方。不可唯以念佛回向西方，其余功德，另去回向世间福报，则念不归一，便难往生。须知真能念佛，不求世间福报，而自得世间福报如长寿无病，家门清泰，子孙发达，诸缘如意，万事吉祥等。若求世间福报，不肯回向往生，则所得世间福报，反为下劣。而心不专一，往生便难决定矣。（增广上?与陈锡周居士书）念佛根本道理，是要人生信发愿，求生西方，了脱生死。不可只发求世间富乐，不求生西方。能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世间灾难，亦可消灭。非念佛不能消灭灾难也。（三编上?复宁德晋居士书九廿一年 七月十四日）身心等病 无有不治

万德洪名常忆念，

百般幻病自消除。（续编下?楹联/如意寮）

念佛功德，不但能往生西方，并能消除奇灾横祸。凡怨业病，医不能治者，若至诚念佛，久之皆得痊愈。以医者只能医病，不能医业。唯念佛则身病心病，无有不治也。（三编下?南京素食同缘社开示法语丙寅七月）遗传之病，亦宿业所感。当至诚恳切念佛及观音圣号，当可即愈，而不复遗传矣。……念佛一法，尚能超凡入圣，况遗传病有不即愈乎？（三编上?复琳圃居士书）所言异疾，殆宿世之怨业。怨，世每误作冤。冤，屈也。怨，雠也。怨业病，勿谫谫：音到，言也。世医莫能施功，即神仙亦无从拯救。汝果能生大惭愧，改往修来，以志诚恳切心，称念「南无阿弥陀佛」圣号。彼宿世怨业，初则由佛号而即速远避，继则仗佛力以脱苦超生，决定不至仍旧缠绵。（三编下?复某某居士书）所言嗔心，乃宿世习性。今既知有损无益，宜一切

事当前，皆以海阔天空之量容纳之。则现在之宽宏习性，即可转变宿生之褊窄习性。倘不加对治，则嗔习愈增，其害非浅。至于念佛，必须按自己之精神气力，而为大声、小声、默念及金刚念之准则，何可过猛，以致受病？此过猛之心，亦是欲速之病。今既不能出声念，岂心中亦不能默念，何可止限十念乎？况病卧在床，心中岂能一空如洗，了无有念？与其念他事，何若念佛名号之为愈乎？是宜将要紧事务，交代家人，长时作将死、将堕地狱想，心中不挂一事。于此清净心中，忆想佛像及默念佛名，并观世音菩萨像及名号。果能如是，决定业障消除，善根增长，疾病痊愈，身心康健矣。盖阁下之病，属于宿业，因念佛过猛而为发现之缘，非此病完全系念佛过猛而有。使不念佛，又当因别种因缘而得。世之不念佛者多多，岂皆不得一病，长年康健乎？了此自可不误会，谓念佛致病，有损无益也。（增广上?复裘佩卿居士书一）一声佛号 即无危险

大危险中，一声佛号，即无危险。可知从前儒者谤佛之自误误人，其罪深且大也。既一念即蒙加被，则临终之往生，亦可无疑，而固当极力提倡也。（三编下?复慧衷居士书）佛视一切众生，犹如一子，爱无偏党，常欲度脱。以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故虽绝无信心之一阐提辈，亦无一念弃舍之心。机缘若到，自可生信归依，依教修持，以迄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也。故《楞严经》云：「十方如来，怜念众生，如母忆子。若子逃逝，虽忆何为。子若忆母，如母忆时。母子历生，不相违远。若众生心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，去佛不远。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气。」《法华经》云：「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，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，一心称名，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」又云：「是观世音菩萨，于怖畏急难之中，能施无畏。」是故此娑婆世界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。良由众生之心，与佛菩萨之心，觌体无异。但以众生迷昧，背觉合尘，致使彼此间隔，莫蒙覆被。倘背尘合觉，一心称名，自然感应道交，垂慈加被。虽遇险难，亦得无虞也。

安徽沈翊仙居士，向不知佛。丙寅春，金陵起金光明法会，遂入会随喜，读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，觉义理精妙，愿常受持。因请一部，日诵一卷，十日一周，周而复始。夏间从军赣地，军事纷繁，不能诵经，但默念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圣号而已。八月赣战失利，全军覆没，唯彼一人，得全身命。方知佛慈广大，感应无差。奈芸芸众生，不但不生信向，反从而毁谤之，致令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莫由亲受。喻如杲日当空，普照万邦，彼戴盆者，莫见光相，可不哀哉！后得《印光文钞》，乃知净土法门，为一切若凡若圣，现生即得了生脱死之道。仗佛慈力，横超三界，校彼仗自力断惑证真竖出者，其难易天渊悬殊也。冬初归家，特辟静室，供佛及观音圣像，晨夕礼念，以期消除宿业，增长善根，生为三业清净之人，没登九品宝莲之位。以书致光，祈为作记，因将佛菩萨平等大慈大悲，愍念众生，及众生向背不同，致有得受覆被与否之义，书以赠之。以冀无信心者，即生正信；有信心者，益加修持。务必敦笃伦常，恪尽己分，克己复礼，闲邪存诚，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生为圣贤之徒侣，没入如来之封疆。倘人各如是，则争竞消灭，礼让兴行，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矣，何幸如之。愿见闻者，咸谛信而力行焉。（增广下?沈翊仙居士脱难记）无锡杀县长，关城三天，捱家搜检，令全家通走出去，彼搜检得好东西，都拿去，谁也不敢响。袁丽庭家中许多人念佛，口口兵不来。其家有几次搜检者，则好东西通被他拿去。苏州失守时，口口兵奸淫妇女，惨不忍闻。一女弟子以母死灵柩在家，不忍逃，关门念佛。口兵打门，见她念佛，不污辱她。指其箱，令开翻翻，不拿一物而去。若不是念佛，六七十岁的老人，尚污辱，况此三十余岁之少妇乎？城门上检察极严，女人也要通身揣摸。持珠念佛者，多不过为严察，亦有不察令去者。

念佛乃乱世之救难救命妙法。口口人信佛，但是持珠之男女，必不过为虐待。当令一切人皆念佛。凡出外皆持珠念，即要拉夫，也会放过。芜湖一弟子吴沧洲，乃军官。民廿四年在绥远打仗，被口兵捉到，脱衣检察，见项挂念珠，随示敬不检。领见司令，司令乃彼在口口学堂之教员。曰：你也来了。吴云：我来参观参观。司令令放他去。若不是这挂念佛珠，则性命便死于兵手，还有司令领他见乎？此现在逢凶化吉之无上妙法也。汝妻不肯念，若或检察等事发现，则将何以处？此系人所作之祸，若宿世中怨家对头来，不念佛只好任他所为，有什么法子可免。

宋朝陈企杀过人，一日见其人来，知来索命，急念「南无阿弥陀佛」，怨鬼即站到不前来。愈念的很，怨鬼即去。陈企遂认真念佛。又活数十年往生西方。尚回来附其孙女身，说他往生事。家人谓汝在家，未画像。肯现像，当画以供养，便现西方之像。

民十九年，苏州一后生，年廿四，名郭振声。在苏州景德路，开合法纸店。陪其本家一老人，来报国寺皈依。光与彼说，现在是一个患难世道，当常念佛及念观音圣号。彼廿四岁大胖子，哪肯听受。次年腊月往上海，战事起，不能回苏，过年还打，不知何时才结束。火车路已断，坐小火轮绕嘉兴回苏。来去均有强盗抢，彼遂常念观音圣号，但默念不出声。夜间强盗来，彼在下舱。下舱有许多穷人，强盗上舱搜刮完，到下舱，穷人的钱通搜去。其人大胖子，穿的皮袍子，强盗并不问他。一船人通抢光，唯他一个不问。乃佛光加被，强盗不看见耳。

湖南一女人生产，怨鬼附体，发狂大笑。咬自己手上肉几口还笑。其公婆看见，没办法，遂大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其人遂若呆不笑，而儿子生矣。盖志诚念观音，怨鬼遂去。（三编下?复净善居士书四）只要称念 无不蒙益

现在时局危险，当令一切人，同念佛及观音圣号，以作预防。果肯志诚常念，必蒙其加被。纵大劫难逃，大家同归于尽，念佛之人，当生西方。或信愿未至真切，亦多生善道。切不可谓不能免劫，便是白念。须知今生所受之苦乐，乃前生所作善恶之因所感召。今生所作之因，又为来生所受善恶果报之因。以念佛为因，则生西方；以杀、盗、淫为因，则堕三途。此必定之理

事也。（续编上?复战德克居士书二民国
二十六年）现在大家通在患难中，当为一切人说解除患难之法，唯有改过迁善、敦笃伦常、至诚恳切称念观音名号，为唯一无二之妙法。无论水火刀兵等危险，及怨业病，医不能疗者，倘肯依上所说，决定会逢凶化吉，在危而安，及怨业消灭，不药而愈矣。目今时局，危险万分。战事若发，全国无一安乐处所。即兵不到之处，土匪之祸，比兵更烈。当令一切老幼男女，同念「南无阿弥陀佛」，及「南无观世音菩萨」。除此之外，别无良法。小灾当可逢凶化吉。即大家同归于尽，念佛之人，当承佛力，或生西方，或生善道。切不可谓既不能免死，则念佛便为无益。不知人之受生为人，皆由前世所作罪福因缘，而为生富贵贫贱之张本。念佛之人，有信愿，当可往生。即无信愿，亦不至堕落恶道。何可不念，以自误误人乎哉？（续编上?复念佛居士书）经此二险 大启信心

江西吉安吴南浦居士，本宿根深厚，自少经商沪滨，心存慈善。奈全不知佛法，反目信佛为迷信。其室人张氏，虽具信心，而又不识邪正，从而相劝，亦难启发。民国二十年，被匪绑至匪窟，愁苦交迫，寻思无计，遂忆及张氏劝信佛法之语，因而望佛慈救，冀出匪窟。讵知佛法不可思议，佛慈如母忆子，感应道交，捷如桴鼓。忽来巡捕，为救旁人之票，误走地方，即将伊救出，不费分文，安然脱险。乃知佛法有灵，略启信心，遂往普陀等处进香礼佛。

二十二年，与室人张氏，偕一子，乘汽车，行至途中曲处，忽一西人少女，从旁横来，适与车撞，被车横压，仆跌车下。伊父子三人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汗流浃背，意谓此女已成三段。急念观世音菩萨，以期佛慈加被解救。及停车下看，但见该西女，仰卧车下，恰在四轮当中，随车拖走数十步。一时巡捕市民云集，该女父亦寻至。将女援起，只见其满脸通红，了无伤痕。旋经检验，毫无损伤，女即随父而去。

居士经此二险，大启信心，二十三年，特来向光求授皈依，遂为取法名曰慧云，张氏法名曰慧贤，继而进受五戒。从此信心真切，精进修持，复在灵岩各处广作功德。……今复以千圆印净土五经，赠送结缘，请光述其信佛因缘而为之跋。普愿未发信心者，见闻起信，已发信心者，因而增长。必期人人信佛，同生西方，同圆种智，以慰诸佛普度众生之本怀焉。（续编下?印送净土五经跋民二十六年）非但消灾 亦免产难

现今是一大患难世道，无论富贵贫贱，老幼男女，均当念「南无阿弥陀佛」及念「南无观世音菩萨」圣号，以作预防灾祸之据。凡刀兵、水火、瘟蝗、旱涝、土匪、强盗及诸意外之祸，并怨业病、怨家相逢等，若能志诚念佛及观世音，决定能逢凶化吉。即定业所致，亦可减轻，不至过于酷烈。此等祸，是不间富贵贫贱者。而富贵人，或比贫贱人为尤甚，固不可以其富贵而忽之，以其贫贱而仍之，不一为预计也。

又念佛之法，于人之生与死，均有利益。世独知「临终助念」之益，而不知「临产劝念」之益，致许多母子受无量苦，或致殒命，无可救法。女人能从小常念佛及观音圣号，后来决无产难之苦。或一受孕即念，或将产三四月前即念，或临产始念，均得安然而生。若难产之极，将及殒命，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决定立刻即安然而生。切不可谓此时裸露不净，念之恐有罪过。须知观音菩萨，大慈大悲，寻声救苦。譬如儿女堕于水火圊厕之中，呼父母以求救，父母决不以彼衣服不整齐、身体不洁净，而弃之不救。菩萨救众生之心，深切于世之父母爱儿女之心，紧迫百千万亿恒河沙倍。是以临产之妇，能朗念菩萨名号者，为极灵极效之最上妙法。不但无罪过，且令彼母子，同得种大善根。此义系释迦佛于《药师经》中所说，非不慧杜撰。凡有念者，无不安然而生。近来难产者甚多，一因宿世恶业，一因现生不知节欲所致。然菩萨救苦，固不计彼之若何为因，而平等救之。（续编上?复周伯遒居士书）女人有一大苦事，即是生产。须劝彼戒杀吃素，如不能自由，当少吃。切不可以既不吃素，便尽量吃。每日朝暮，随自己身分，在佛前礼拜，念若干佛号。若无佛堂，或向西礼拜，亦可。以年轻女人，无自由权，此外随便均好念。并每日念观世音菩萨若干声。但能至诚念，便好，固不在乎外相也。能如此，则宿业现业均可消灭。生产之时，决不会受苦。若有孕时，即常存善心，常念佛号，勿吃荤腥，自然所生儿女贤善。若到临产，更要至诚念观世音菩萨。凡房中照应产妇之人，通通为彼念，其产决定无苦。且自己及所生子，皆种大善根。有不明理者，谓临产裸露不净，念之获罪者，此系执崖理，而不得理随事变之道。佛菩萨视众生，比父母视儿女，还要亲切得多。譬如儿女堕于水火，求父母救援，父母即往救之，决不以衣冠不齐，身体不洁净，而不救也。（三编下?复周陈慧净居士书）只取心诚 勿计外相

女人常念佛，则可免产难。若临产当出声朗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便可安然而生。即难产之极，人已将死，教令念观音，并照应者及家中诸人，同大声念，无不立刻，安然而生。当以此话，遍告一切人，则不但无产难之苦，且所生儿女，通皆贤善。切不可谓裸露不净，念恐得罪。须知此系无可奈何，非能恭敬洁净，而不肯恭敬洁净者比。只取心诚，勿计外相。我语本佛经，非出自臆见，祈放心行之，令大家蒙益。（三编上?复周善昌居士书一）江浙念佛婆，统统都是信受外道无理之理，只知恭敬洁净，而不知按事而论，故有此种瞎说，流毒世间，误人不浅。光从前不知此种邪说，故《文钞》中绝不提及。次后详知其弊，故对于一切人常说之。有难产者，依之而念，无一不即时安然而生也。念佛之人，行、住、坐、卧均好念，但睡时，及衣冠不整齐，手口未洗漱，与洗澡、抽解、及至污秽之处，俱宜心中默念，不宜出声。默念功德仍不减少，出声则于仪式不合。若妇人临产，只可念观世音菩萨，以观世音菩萨，悲愿深重之故，非不可念佛，只可念观音也，切勿错会。以观音救苦心殷，必要出声朗念，断断不可心里默念。心里念，为力较小，感通亦较小。又此时用力送儿出，若用力送儿，又默念，伤气受病。产妇自己朗念，产室照应者亦朗念，家中人在别屋亦当为念。切不可谓裸露不净，念之恐获罪咎。须知理固有定，事变不一，只可据事论理，不可执崖理而论。譬如儿女误堕于粪坑水火之

中，呼父母以求救，父母闻之，即往救援。断不至以彼身体不洁净，衣冠不整齐，而不肯救援，任其死亡。菩萨之德，深逾父母无量万万倍。当众生罹苦求救时，只有救苦之念，绝无计较形迹之念。且此系无可如何，非能表示恭敬洁净，而特为裸露不净也。若能而不为，则诚为有罪。若不能致其恭敬之相，则只可论心中归向之诚，不可在形迹上讲礼貌仪式也。菩萨无苦不救，无难不救，何得于产妇而遗之？虽经中未及明言，然当推及救苦之心，以期息人生之大苦，慰菩萨之慈心。况《药师经》中，佛教产妇念药师佛文云：「或有女人，临当产时，受于极苦，若能至心称名礼赞，称名，则产妇所能，其礼赞恭敬供养，乃家中人之事，非产妇所能。恭敬供养彼如来者，众苦皆除。众苦皆除，则无苦可得。所生之子以下，其所得利益，大莫能名。产妇念之，得如此大益，岂念佛之人，一进产妇之房，便完全丧失平日念佛之功德乎？无知之人，自立章程，自误误人，罪岂有极，可怜。所生之子，身分具足，形色端正，见者欢喜，利根聪明，安隐少病，无有非人夺其精气。」可知临产肯念，不但无罪，而且母子安全，得大利益，种大善根。产妇如此，余人可知。（续编上?复宅梵居士书民国 二十一年）以理定事 以事论理

天下事有定理，无定事，当以理定事，以事论理，俾合乎天理人情，则得之矣。孟子所谓「男女授受不亲」为礼，谓「嫂溺不援为豺狼」，当此之时，固不能依平常之礼为论也。孝子事亲，无所违逆。若亲生毒疮，犹须以针锥刀鎩刺割，又须狠力挤其脓，以至见血方止，此亦是孝之发露处。若畏其犯逆，则亲命已矣。然不可见有如此行者，谓之为孝，乃于无毒疮之父母，亦作如此刺割，则成大逆不道，天雷当殛。

女子经期，乃大半世之痼疾，发必数日，何可以因此遂停念佛乎？平时必须致洁致诚，至此虽身体不能致洁，当倍致诚。小衣内必厚衬布，勿令污血流于佛堂。凡手若摸下体，必须洗净。礼拜若不便，当少礼。至于念佛、诵经，则固以志诚恭敬心行之，其功德与平常了无减少。以佛为一切众生之大慈悲父母，当此病发时，能至诚念佛，则当倍生怜悯。若如愚人所执，身有此不洁之病，则不可念佛。若儿女堕于圊厕之中，亦不可呼父母以求救援也。有是理乎？

念佛人，宜行、住、坐、卧，心常忆念。平时须于洁净处，衣冠整齐时，或出声念，或默念皆可。唯睡眠及大小便，裸体澡浴时，只可默念，不宜出声。若遇刀兵水火灾难，则任是何地，何种形仪，皆须出声念，以出声比默念更为得力故也。若女人生儿子时，当于未生前即念。及至临盆，虽裸体不洁，亦宜出声。此时有性命相关，如堕水火以求救援，不得论仪式不庄，污秽不净等也。女人难产，不是与所生儿女有怨，便是宿世怨家，障不许生，令其受苦。能念佛，并旁边料理之人同为念佛，则彼等怨家闻佛声，当即退避，不敢为碍矣。是以女子从小，便当令其念佛，以期预灭此难。若平时常念佛之人，断不至有此危难。即平时不念佛之人，能志心念，亦必定易生。愚人执崖理，谓家中女人生子，家中都不可供佛，也不可念佛，否则得罪。此系执死方子医变症者，只知其常，不知其变，可哀也已。汝能将此义，与亲邻妇女说，其功德甚大，而毫无所费，可谓拯人于未危。但须详为分别，切不可谓女人生子，裸体污秽皆无碍，平常亦了无敬畏，不须净洁，则又获罪不浅。平常须依常理。月经来及生产，乃是变理。详审孟子，及光所譬，自可悉知。（续编上?致自觉居士书民 国十六年）护国息灾 共业可转

印光本一无知无识之粥饭僧，只会念几句佛。虽虚度光阴七十余年，而于佛法，绝无彻底之研究。此次既以护国息灾法会诸君之邀请参加，情不可却，且事关国家福利，亦属应尽之责。遂不辞简陋，来预此会。但今天所讲者，并无高深之理论，只述护国息灾之根本方法。至于此次法会之要义，待明日再讲。

此次法会之目的，为护国息灾，但何以方能达此种目的？余以为根本方法，在于念佛。盖杀劫及一切灾难，皆为众生恶业所感。人人念佛，则此业可转。如只有少数人念佛，亦可减轻。念佛法门，虽为求生净土，了脱生死而设，然其消除业障之力，实亦极其巨大也。……人人能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则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。然此尚非究竟法，何为究竟法？是在念佛求生西方，了生脱死。并须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。则国运可转，灾难可消。盖今日之灾难，皆大家共业所招。如人人念佛行善，则共业可转，而劫运可消。如一二八沪战时，念佛之人家，得灵感者甚多。彼自己单修，尚得如此灵感，况人人共修者乎？故知：国难亦可由众人虔恳念佛挽回也。……本会是护国息灾法会，余以为但息刀兵水火之灾，尚非究竟，须并息生死烦恼之灾，乃为彻底办法。吾人昧己法身，断佛慧命，可悲可痛，较之色身被祸，何止重百千万倍。故必能护持法身慧命，断生死烦恼，方算尽息灾之能事。（三编下?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念佛之乐 真念自知

念佛之乐，唯真念佛者自知。然必须志诚恳切，摄心而念，不可着外境相。否则心地不通，观道不熟，魔境现前，亦不了知，则殆矣。切嘱切嘱！今之真宏净土者，实难其人。遍参知识之念，改作一心念佛，则利益大矣。否则徒成一个劳碌奔跋而已。（增广上?复马契西居士书四）虽是平淡 必有进益

念佛最初之亲切，如贫人乍食美味，不知有多少香美。及食之久久，亦平常无奇。但不以此平淡为非，久之必有进益，固不必以此为歉。（三编下?复郑慧洪居士书四）常念弥陀 心地自开

念「南无阿弥陀佛」，乃「消除业障，转凡成圣」之妙法。果能常念，则心地自然开通，知见自归正理，而读书作事，均有巨益。况今乃患难世道，念之则便可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利益不能尽说。（续编上?复宁德恒德复居士书民国 二十年）熏无明业识 成智慧德相

以佛之万德洪名，熏己之无明业识，熏之久久，则即无明业识，成智慧德相。清凉国师云「凡

夫颛蒙念佛，念至其极，即能潜通佛智，暗合道妙」者，此之谓也。况以深信切愿感佛，佛以慈悲誓愿摄受，故得感应道交，万修万去矣。如来之慈，法门之妙，无以复加。非有宿根，莫能得遇。（续编下?婺源翀田佛光分社发隐民二十年）此间念佛 西方莲生

只园始经营，天界之宫殿已现。
佛念才发起，净土之莲花即生。

（增广上?杭州石经山弥陀寺募修葺殿堂寮舍并浚放生池疏）此间发心念佛求生西方，西方七宝池中，即生一朵莲花。倘精进不退，则其花渐见广大。待至其人临终，佛与圣众，即执此花，接引往生。（增广下?汪含章夫人往生记）现生消业 临终来迎

虽生在佛法泯灭之时，幸而得闻如来普度众生之净土法门。但肯生真信，发切愿，称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。决定可以现生消除惑业，增长善根。临命终时，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实为千生万劫所不易遇之无上大法也。（三编下?复慧淑慧庆两女居士书）凡家庭中，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妻室、儿女，外而乡党、邻里、亲戚、朋友，皆当为说念佛之利益。现生则消除灾障，增长福寿；命终则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

近来世乱至极，凡信佛念佛之人，每每逢凶化吉。今之祸患，避无可避，防不胜防。果能至诚念佛，则不知不觉，不逢灾祸。有此巨益，忍令我父母兄弟等，并乡党邻里等，不知乎？（续编上?复金益平居士书二）回向父母 决定往生

念佛法门，如如意宝珠，能随人意，雨一切宝。但能恳切至诚念佛，自然消除罪业，增长善根。超度先亡，俱生西方。何不可云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？又问当如何修，能令父母往生西方？汝如此问，太不明理。念佛之人，每日早晚，尚须以己修持功德，回向四恩三有，并及法界一切众生。何况父母，而不能令往生西方？但须恭敬至诚之极，又须发普度一切众生之心。凡一切有缘之人，皆以此法相劝。以自己修持之功德，及回向一切众生之功德，及劝人之功德，为父母回向，决定能令父母往生。然须真实力行，方可。若泛泛悠悠，非无利益，恐未必即能往生也。（三编上?复陈莲英女居士书）念佛济孤 何可胜数

夫古今缁素名人，以诵经念佛济孤者，何可胜数。徐君未必不闻其事。《乐邦文类》第四本，五十八九页，临终请僧念佛二次，即获往生。由此令宗门大老，发心念佛。可知佛慈广大，有愿必从。固不计久修暂修，等垂摄受也。《观经》下品下生，乃五逆十恶圆具之人。临终地狱已现，而遇善知识教念佛名。彼念或十声，或数声，即便命终，尚得往生。今以纯孝慕亲之心，若能发弘誓愿，称念佛名。以此功德，为亲消除罪业，增长福慧，求佛慈悲，接引往生。（三编下?复刘观善居士书一）溺人之处，常有人溺，即所谓求替死鬼者。当于其处，立一木标，上用极厚白洋铁板，刻「南无阿弥陀佛」六字。字要大，要看得远，要能经久，可息此祸。以刻此字之人之慈心，感佛之慈光加被，以后决保无有此祸。即此可见佛慈悲力，不可思议。（续编上?复崔德振居士书四民国　二十一年）2 当来利益

佛法深益 当在往生

念佛一法，乃佛普度一切众生之最大法门。若有危险，念之即可逢凶化吉。无事时念之，则可消灾增福。然必须要求生西方，方为究竟大利益。（三编上?复慧明居士书）佛法利益，非凡情所能测度。彼愚人唯知以医药治病，及祷神祈鬼求愈者，皆所谓担麻弃金、背道而驰之流类也。汝以一病，得知工夫非泛泛悠悠，能得实益。又知佛法实有点石成金此系喻勿错会，以凡作圣之功勋。亦属宿世善根所使，亦系现世修持所得。宜善用心，勿以此为奇特而退堕前功，则将来当更有深益可得也。所言深益，不必在境界感通上求，当在往生西方上认定。方可不负此番三宝加被之深恩耳。（三编上?复陈士牧居士书六乙丑六月初二）现世利小 往生利大

令正既知求僧念佛延生，又当自己常念佛，以求往生。若止靠人求延生，不知求阿弥陀佛，于自己寿终时，接引往生，则是见小而失大。倘肯志诚念佛，求生西方，生前殁后，均有不可思议之利益。昨一女弟子来，为一姓汪女弟子带些食物。言汪氏前两月，一日初黑，忽来二十余强盗，各持手枪来抢。其屋楼上下住七家，彼在楼中间。因将电灯息却，其夫妻跪佛前求。而佛前之灯，若有一人吹灭。强盗打门不开，遂不打。余六家通抢了，唯彼未失一物。可知念佛之人，平常尚能逢凶化吉。况临命终时，往生西方之利益，比此大得不可说其形相倍数乎？当劝彼常念为幸。（续编上?复刘德护居士书民国 二十年）往生西方 胜于得道

切不可妄想得道得神通。但一心念佛，复以此劝人，则虽不得道，尚可胜于得道。以往生所得之利益，比得道更大。（续编上?复杨树枝居士书三民国 二十年）一生西方 即入佛境

既往生已，惑业苦三，悉皆消灭。喻如片雪当于大冶洪炉之上，未至而化。以西方乃佛菩萨境界，凡夫到此，凡念不期断而自断。（三编下?复周文珊居士书一）既得往生，则惑不期断而自断，德不期证而自证。譬如洪炉片雪，未至而化。德人觐面，鄙念全消。（增广下?绍兴何阆仙家庆图序）一生西方，即入佛境界。凡心已无，佛慧日开。较比参禅研教，大彻大悟，深入经藏者，胜过无量无边倍矣。（三编上?复郁连昌昆季书民廿九 二月初二）深达实相 直契寂光

知佛所知，即持名而深达实相。
住佛所住，生同居而直契寂光。

（三编下?宁波宝庆寺念佛堂置田碑记代益舟师作）托质莲胎，离险道以安居宝所。闻法受记，由同居而顿证寂光。撩起便行，阿谁无分。书此愚忱，敢告同人。（增广下?重刻弥陀略解圆中钞劝持序）莲花化生 无有众苦

既得往生，则莲花化生，无有生苦。纯童男相，寿等虚空，身无灾变。老病死等，名尚不闻，况有其实？追随圣众，亲侍弥陀。水鸟树林，皆演法音。随己根性，由闻而证。亲尚了不可得，何况有怨？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。楼阁堂舍，皆是七宝所成，不假人力，唯是化作。则翻娑婆之七苦，以成七乐。至于身则有大神通，有大威力。不离当处，便能于一念中，普于十方诸佛世界，作诸佛事，上求下化。心则有大智慧，有大辩才，于一法中，遍知诸法实相，随机说法，无有错谬。虽说世谛语言，皆契实相妙理。无五阴炽盛之苦，享身心寂灭之乐。故经云：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」也。娑婆之苦，苦不可言；极乐之乐，乐莫能喻。深信佛言，了无疑惑，方名真信。切不可以凡夫外道知见，妄生猜度，谓净土种种不思议胜妙庄严，皆属寓言。譬喻心法，非有实境。若有此种邪知谬见，便失往生净土实益。其害甚大，不可不知。（增广上?与陈锡周居士书）极乐世界，无有女人。女人畜生，生彼世界，皆是童男之相，莲花化生。一从莲花中出生，皆与极乐世界人一样，不是先小后渐长大。彼世界人，无有烦恼，无有妄想，无有造业之事。以仗佛慈力，且极容易生，但以念佛为因。生后见佛闻法，必定圆成佛道。十方世界，唯此最为超胜。一切修持法门，唯此最为易修，而且功德最大。汝且莫听别人话，自可得此最胜益。（三编上?复叶福备居士书一）功德智慧 究竟现前

娑婆之苦，苦不可言；极乐之乐，乐无能喻。娑婆之苦，所谓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五阴炽盛。五阴炽盛者，谓众生于色受想行识五阴之中，起惑造业，如火炽然，不能止息也，此一属招苦之因，前七乃所招苦果。娑婆之苦，虽多逾恒沙，此八摄无不尽，诸苦既经身历，不烦备释。极乐之乐，约根身则莲花化生，长生不死。体禀男质，绝无女形。不闻恶道之名，况有其实。约器界则黄金为地，七宝为池，行树参天，楼阁住空。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。凡所受用，无不如意。而诸凡用度，皆是化现。非如此土，由人力造作而成也。而弥陀导师相好光明，无量无边，一睹慈容，即证法忍。况复观音势至，清净海会，各舒净光，同宣妙音。故虽具缚凡夫，通身业力。若能信愿真切，即蒙佛慈摄受。一得往生，则烦恼恶业，彻底消灭。功德智慧，究竟现前。能如是信，可谓真信。欲详知者，当熟读《阿弥陀经》、《无量寿经》、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此名净土三经，专谈净土缘起事理。其余诸大乘经，咸皆带说净土。而《华严》一经，乃如来初成正觉，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称性直谈一乘妙法。末后善财遍参知识，于证齐诸佛之后，普贤菩萨为说十大愿王，普令善财及与华藏海众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。而《观经》下品下生，五逆十恶，具诸不善，临命终时，地狱相现，有善知识，教以念佛，彼即受教称念佛名，未满十声，即见化佛授手，接引往生。《大集经》云：「末法亿亿人修行，罕一得道，唯依念佛，得度生死。」是知念佛一法，乃上圣下凡共修之道，若愚若智通行之法。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以其专仗佛力，故其利益殊胜，超越常途教道。昔人谓「余门学道，似蚁子上于高山；念佛往生，如风帆扬于顺水」，可谓最善形容者矣。（增广上?与徐福贤女士书）净土利益 非佛莫知

极乐世界，乃阿弥陀佛彻证自心本具之佛性，随心所现不思议称性庄严之世界，故其乐无有穷尽之时期。譬如虚空，宽廓广大，包含一切森罗万象。世界虽数数成，数数坏，而虚空毕竟无所增减。汝以世间之乐，难极乐之乐。极乐之乐，汝未能见。虚空汝虽未能全见，当天地之间之虚空，汝曾见过改变否？须知一切众生，皆具佛性，故佛指释迦佛令人念佛求生西方，以仗阿弥陀佛之大慈悲愿力，亦得受用此不生不灭之乐。以根身则莲花化生，无生老病死之苦；世界则称性功德所现，无成住坏空之变。虽圣人亦有所不知，况以世间生灭之法疑之乎？（增广上?复冯不疚居士书）净土利益，非佛莫知。是以《华严》于已证等觉之后，尚复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。《观经》于将堕阿鼻之时，念未十声，即预九品。诚所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无不资始乎此，而归极乎此耳。普愿同伦，各生正信。（续编下?重订西方公据序民十九年）时日之说 顺此方言

邱公之生净土，来此间固无可疑。以执经文不会经意，遂成大疑。娑婆一大劫，极乐一昼夜，此显示极乐时间耳。至云一日一夜，七日一劫，十二大劫等，皆约此方之时期言之。何以知之？此方利根，或钝根诚恳至极之人，即能数十日或数年，或大彻大悟及亲证三昧。岂往生西方，住于佛菩萨不思议神通威德所常加被之胜妙境界中，其得益比此方更迟得日劫相倍乎？此事此理，岂待智者方知乎？以诸位不善会意，颠倒说话，故有此失。况时劫不定，佛菩萨神通道力，能促长劫为一念，能延一念为长劫乎？执定五年不当来此，是执经文而悖经义也。得光此一说，群疑自释。况始往生即来报示者，皆承弥陀威神，欲藉此以开导迷蒙，实非自力专擅者可比也。计公即时生西，不逾时回报，皆属此义。

所云须陀洹七生天上，七反人间，乃误以此间之须陀洹，论极乐之须陀洹。其错谬误人，实非小可。以彼国虽有此种小乘名字，实皆已了生死入菩萨乘，不过暂以所证者立此名耳。诸位直以此之须陀洹而论，则是西方极乐世界，尚未了生死，仍旧轮回矣。何不体两土实理实事，而妄生此种谬论，不惧违经误人之如是？（三编下?复王砚生居士书一）㈥临终关怀

1 遇病求往

遇病求往 不求病愈

人生在世，皆不能免疾病死亡之苦。当此等苦事发现之时，唯有放下万缘，一心念「南无阿弥陀佛」。若气促，则只念「阿弥陀佛」四字。一心求佛慈悲，接引你往生西方。除此一念外，心中不可再起一丝毫别种的想念。亦不可望病速好，亦不可另起求神求天保佑的想念。有此种想念，便与阿弥陀佛之心隔开了，因此便不能得佛慈加被之力。你要晓得，天地父母，均不能令你出生死轮回，唯有阿弥陀佛，能令你出生死轮回。你若肯放下一切，一心念佛，若世寿未尽，就会速好。若世寿已尽，即往生西方。然不可求病速愈，只可求速往生。求病愈，若寿尽，便不得往生。求往生，若寿未尽，则速得痊愈。往生西方，好处说不尽，较彼生到天上，做

天帝天王，尚要高超过无数无量万万万万倍。你切不可痴心妄想怕死，有怕死的心，就不得往生了。我们在世间，犹如蛆在粪坑里，囚在监牢里，苦得了不得。往生西方，如出粪坑监牢，到清净安乐逍遥自在之家乡，何可怕死？若一有怕死的心，便永远在生死轮回中受苦，永无出苦的时期了。你若能出声念，则小声念。不能出声念，则心里默念。耳朵听别人念，心中亦如此念。又眼睛望着阿弥陀佛即室中所供的佛，心中想着阿弥陀佛。有别种念起，当自责曰：我要仗佛力生西方，何可起此种念头，坏我大事。你若肯依我所说的念，决定会往生西方，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。永劫常受快乐，了无一丝一毫之苦事见闻，又何有此种之疾病苦恼乎？倘心中起烦恼时，要晓得这是宿世恶业所使，要坏我往生西方之道，要使我永远受生死轮回之苦。我而今晓得他是要害我的，我偏不随他转。除过念佛外，一事也不念他。那就能与佛心心相应，蒙佛接引，直下往生矣。好记我语，自可速得莫大之利益。（续编下?示华权师病中法语民二十一年）世间不明理之人，一有病，不是怨天尤人，便是求神祷鬼，徒增业障，有损无益。阁下素修净业，而且令夫人料理家事，妻贤子孝，心中了无可忧虑者。宜将一切家事，并自己一个色身，悉皆通身放下。以一尘不染心中，持万德洪名圣号，作将死想，除念佛求接引外，不令起一杂念。能如是者，寿已尽，则决定往生西方，超凡入圣。寿未尽，则决定业消病愈，慧朗福崇。若不如是作念，痴痴然唯求速愈，不唯不能速愈，反更添病。即或寿尽，定随业漂沉，而永无出此苦娑婆之期矣。（增广上?与方圣胤居士书）念佛人有病，当一心待死，若世寿未尽，则能速愈。以全身放下念佛，最能消业，业消则病愈矣。若不放下，欲求好，倘不能好，则决定无由往生，以不愿生故。此等道理不明白，尚能得仗佛慈力乎？汝母之病，宜切劝放下求往生，如寿未尽，求往生，反能速愈，以心至诚故，得蒙佛慈加被也。……汝母何以病不见愈？盖以宿业所致，殆转重报后报为现报轻报，于此时以了之乎！玄奘法师临终亦稍有病苦，心疑所译之经，或有错谬。有菩萨安慰言：「汝往劫罪报，悉于此小苦消之，勿怀疑也。」当以此意安慰汝母，劝彼生欢喜心，勿生怨恨心，则决定可蒙佛加被，寿未尽而速愈，寿已尽而往生耳。

凡人当病苦时，作退一步想，则安乐无量。近来兵火连绵，吾人幸未罹此，虽有病苦，尚可作欲出苦之警策，则但宜感激精修，自得利益。否则怨天尤人，不但宿业不能消，且将更增怨天尤人之业。当与汝母说之，果能不怨不尤，净心念佛，其消业也，如汤消雪。光自回山，日日于课诵回向时，为汝母回向，祈三宝加被，寿未尽则速愈，寿已尽则速得往生西方耳。

接手书，知汝母已于初二日念佛往生，不胜伤叹。虽然，汝等既知佛法，当依佛法，令亲神识得益为事，不可徒为哀毁，令存亡两无所益。至于丧祭，通须用素，勿随俗转。纵不知世务者，谓为不然，亦任彼讥笑而已。丧葬之事，不可过为铺排张罗。做佛事只可念佛，勿做别佛事。并令全家通皆恳切念佛，则于汝母，于汝等诸眷属及亲戚朋友，皆有实益。有财力，多做功德，若丧事用度无出，即以之办丧事亦可，切勿硬撑架子，至有亏空，后来受窘，则不必矣。

接手书，知汝母去得甚好，此殆汝母往昔善根，及现在善愿，并汝等助成之功效也。人一生事事皆可伪为，唯临死之时，不可伪为。况其无爱恋之情，有悦豫之色，安坐而逝，若非净业成熟，曷克臻此？但愿汝昆弟与阖家眷属，认真为汝母念佛，不但令母亲得益，实则比自己念佛之功德更大。佛所以教人，凡诵经持咒念佛作诸功德，皆为法界众生回向。平时尚为无干涉之法界众生回向，况母殁而不至心为母念佛乎？以能为一切众生回向，即与佛菩提誓愿相合，如一滴水，投于大海，即与大海同其深广。如未到海，则勿道一滴，即长江大河，固与大海天地悬殊也。是知凡施于亲，及一切人者，皆属自培自福耳。知此义，有孝心者，孝心更加增长，无孝心者，亦当发起孝心。请僧念七七佛甚好，念时汝兄弟必须有人随之同念。（增广上?复周孟由昆弟书）世药难医 法药可治

医药为治病之本，而大医王之法药，又为治业之本。病由业生者多。由外感内伤而得者，药能治之。由业而生者，药不能治，唯法药能治之。能兼世药法药以治诸疾，则若自若他，俱获实益矣。（三编上?复志梵居士书）世间医药，能治身病，不能治心及生死等病。佛为大医王，能治身心生死等病。汝既以济世活人为志事，当兼用佛法，则其益大矣。（三编上?复陆治平居士书）此心若诚 必能满愿

汝病既重，但当一心念佛，求佛接引往生西方。此心若诚，必能满愿。至于所有罪业，不必以此为虑。以果能极力至心求生西方，即可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譬如大石，装于船中，即可由海此岸，以至彼岸。须知佛力不可思议，法力不可思议，自性功德力不可思议。此三不可思议，若无信愿念佛之志诚心，则无由发现。有志诚求生西方之心，此三种不可思议大威神力，即得显现。如乘大火轮，又遇顺风，不离当念，即生西方。汝但深信我语，自然可满汝愿。今为汝取法名为慧脱，谓以智慧，信愿念佛，即得往生西方，脱离生死也。（续编下?示冯右书居士临终法语）吾人在生死轮回中久经长劫，所造恶业，无量无边。若仗自己修持之力，欲得灭尽烦恼惑业，以了生脱死，其难愈于登天。若能信佛所说之净土法门，以真信切愿，念阿弥陀佛名号，求生西方，无论业力大、业力小，皆可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譬如一颗沙子，入水即沉，纵有数千万斤石，装于大火轮船中，即可不沉而运于他处，以随意使用也。石喻众生之业力深重，大火轮喻弥陀之慈力广大。若不念佛，仗自己修持之力，欲了生死，须到业尽情空地位方可。否则纵令烦恼惑业断得只有一丝毫，亦不能了，喻如极小之沙子，亦必沉于水中，决不能自己出于水外。阁下但生信心，念佛求生西方，不可再起别种念头。果能如是，寿未尽则速得痊愈，以专一志诚念佛功德，便能灭除宿世恶业，犹如杲日既出，霜雪即化。寿已尽则即能往生，以心无异念，即得与佛感应道交，故蒙佛慈接引往生也。阁下若信此话得及，则生也得大利益，死也得大利益。

嗔心乃宿世之习性，今作我已死想，任彼刀割香涂，于我无干，所有不顺心之境，作已死想，

则便无可起嗔矣。此即如来所传之三昧法水，普洗一切众生之结业者。光特为阁下述之，非光自出心裁妄说也。若不念佛求生西方，纵生到至极尊贵之非非想天，天福一尽，仍复轮回六道。若具志诚恳切念佛，纵将堕阿鼻地狱，尚能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万不可卑劣自居，谓我业重，恐不能生。若作此想念，则决定不能生矣。何也？以心无真信切愿，无由感佛故也。（增广上?复裘佩卿居士书二）只管念佛 待佛来迎

汝已七十多岁，不久就要死了。现在就要把一切事，通安顿好。心里头除过念佛外，别无一件事挂牵，则临终时，方可无挂无碍。若现在还是样样放不下，看不开，则临命终时，所有贪恋衣服、首饰、房屋、子孙之心，通通现前，如何能够往生西方？既不能生西方，则汝一生守节念佛，及所作种种有益之事，完全成了福报了。汝现在尚无智慧，虽常精勤念佛，心中尚不决定求生西方。到了来生享福的时候，决定被福所迷，便要造诸恶业。既造恶业，必定就要堕于地狱、饿鬼、畜生中受苦了。此种大苦，皆是现世念佛，不知决定求生西方之所感召的。光怜悯汝，恐汝后来或成此种景况，故预为汝设法。汝若肯依我所说，就不会因福得祸。现在虽很强健，就要做就要死了想。凡现在要穿的衣服，留到穿。凡绸缎皮袄等贵重衣服，均分与孙媳等。首饰、臂钏、耳坠及金银、翡翠等，通通救济灾民，以此功德，回向往生。若心中见识小，舍不得赈灾，亦须分与女儿、孙媳、孙女等。自己身边，决不可留此种令人起贪恋的东西。所有存款，为防养老者，亦须交与孙子。即田地契志等，亦须交代的干干净净。汝心里除念佛外，不使有一点别的念头。连汝这个身子，也不预计死后作只么样安顿。连孙子重孙等，都要当做素不相识之人，不管他们长长短短。只管念我的佛，一心盼着佛来接引我往生西方。汝能照我所说的做，一切事通通放下，到了临命终时，自然感佛亲垂接引，往生西方。若是仍旧贪恋一切好东西，及银钱、地亩、房屋、首饰、衣服，及女儿、孙、曾等，则万万也不会生西方了。西方既不生，则下世决有痴福可享。因享福而造业，定规一气不来，堕落三途。由恶业障蔽故，心识不明，纵有活佛来救汝，也救不得了，岂不可怜可悯乎哉？愿汝信我所说，则实为莫大之幸。（续编下?示周余志莲女居士法语民二十年）三堂具足 生死有托

娑婆为极苦之邦，固属客途旅舍。安养为极乐之域，原是本有家乡。但由众生迷而未悟，遂以醯鼷旅舍为家乡，而不知有祖父所建至极清净安隐之住处也。由兹起贪嗔痴，造杀盗淫，轮回于六道之中，沉溺于三途之内，从劫至劫，莫由得出。大觉世尊，愍而哀之，示生世间，随机说法。俾诸众生，返迷归悟，就路还家。由众生根机不一，致如来所说各殊。然此诸法，皆仗自力，唯最上上根，即生可以了办。若下焉者，或二生三生始了。其久经长劫不能了办者，居其多数。如来普度众生之心，郁而未畅。于是特开一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一法，俾上圣下凡，同于现生，出此娑婆，登彼安养。圣则速成佛道，凡则渐证菩提。普度孤露无依之众生，大畅如来出世之本怀。上之文殊、普贤、马鸣、龙树，下之五逆、十恶，极重罪人，皆为此法所摄之机。吾人上不能如文殊等，下未至于逆恶等，可不奋发大志，以期横超三界乎？溯自大教东来，虽有禅、教、律、密、净之门庭不同，而无一不以往生净土为归宿者。

天台山，为智者大师道场，大师以五时八教，判释如来一代时教，又复注重于净土一门。虽未见《华严》未后归宗之文，其立法固暗与之合，足见佛祖原是一个鼻孔。国清寺为大师将入灭定基之寺，至今一千三百数十年，虽屡经沧桑，代有兴替，而赖有高人为之住持，故致至今道风不坠。清乾隆初，宝琳珍公为之重兴，殿堂寮舍，焕然一新。尚有三堂，力未暇及。

一曰「养老」，以诸方名德，本寺耆旧，年老息心，专办己事，不有专堂，何资净业？

二曰「养病」，十方僧侣，孤子一身，既来依止。即是同胞，一有疾病，不能随众，移此将息，以期速愈。如或世寿将尽，则移之助念堂中。

三曰「助念」，凡病重临终之人，移归此堂，常住即派人轮班助念。住持、班首，当为开导，令其通身放下，一心念佛。面前当供接引佛像，令其心念口念，耳听目睹，除佛之外，一无所念。庶可正念昭彰，随佛往生。

此出家修行，丛林宏法，至极紧要之一件大事。为住持执事者，当视人之老病死，为己之老病死，必使各得其所，决不肯含糊了事。则现在之道德日尊，往生之莲品更胜矣。况古人建立丛林，原为老病而设。亦令济济僧伦，有所依止；莘莘学子，有所参承。人谁无老？人谁无病？人谁无死？若不特开一堂，则老者病者，身心难安。身心不安，则于念佛求生，适成障碍。此特立养老、养病二堂之所以也。然老病犹可将就，临终断难疏缓。若工夫未深，佛念未纯，又加病苦沉重，不有知识开导，净侣助念，便归轮回之中，绝无了脱之望矣。即工夫已深，佛念已纯之人，又得大众助念之力，岂不更为速得见佛闻法，悟无生忍乎？是知助念一事，关系甚大。当此命光迁谢、升沉立判之时，既有开导助念之人，譬如怯夫避寇，拟乘邮船远遁，得诸人之扶持，便可一跃而上，遂得安坐以达彼岸。若无开导助念之人，必受破坏正念之祸，勿道工夫未深者，不能了脱，即佛念已纯者，亦难往生。譬如勇士破围而出，拟乘舟逝，被众人之攀挽，即时坠入深渊。或超凡入圣，或依旧轮回，在此呼吸之间。其得失之权，操之于住持者居多半，操之于执事者居少半。若住持执事，视他人之死，如己之父母师友死，必极力如法助念，成就往生。既得往生，久必圆成佛道。是成就一人往生，即成就一众生作佛也，其为功德，何能名焉！

至民十七八年，以住持不得其人，遂致一败涂地。十九年，本山耆老及诸乡绅，恭请前退居可兴和尚，复为住持，以期恢复。兴公又邀挚友静权法师，为之辅助。于是特开学社，宏阐台宗，兴利除弊，百废备举。今又拟建此三堂，堂各五间，其地附近大厨，以期老病所需饮食茶水方便耳。每堂各安照应之人，各立规约。住持执事，时常巡视，不致照应之人，偷懒疏忽，其用心缜密，令人钦佩。命光作记，因嘉其为法为人之诚，遂忘其固陋，而书其大意。愿国清以

后之住持执事，及诸方现未之住持执事，各各深注意焉。（续编下?天台山国清寺创建养老养病助念三堂碑记民二十三年）2 善理后事

助念一事 最为紧要

成就一人往生西方，即成就一众生作佛。

（续编上?复念佛居士书）

古人云：「死生亦大矣，可不悲哉。」窃谓徒悲，究有何益？须知生死大事也，信愿念佛大法也。既知死之可悲，当于未死之前，修此大法。则死不但无可悲，且大可幸也。何以故？以净业成熟，仗佛慈力，直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得以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。永离众苦，但受诸乐。渐次修习，直至成佛而后已也。然欲得此大幸，必须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以培其基。加以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以深信愿，持佛名号，便可决定即得矣。至于临命终时，无论久修始修，皆须眷属及与净友为其助念。庶可正念昭彰，感应道交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矣。即平素不念佛人，临终请善友开导助念，亦可往生。是知助念一事，最为紧要。修净业人，当于平时与家属说其利害。俾彼了然无疑，决不至临时，以世俗情见，破坏正念。而于存者亡者，均有实益。念佛《饬终津梁》及《饬终须知》，用意措词，悉皆周挚。实为保护成就行人一大事因缘。若肯展转流通，俾一切同人咸知其益。其为功德，唯佛能知。愿世之为人子孙及为人父母兄弟朋友者，各皆依行。以期亡人神超净域，业谢尘劳。莲开九品之花，佛授一生之记。实为大幸。（三编下?饬终津梁跋民国十九年季春）临终三要 助成往生

世间最可惨者，莫甚于死，而且举世之人，无一能幸免者。以故有心欲自利利人者，不可不早为之计虑也。实则死之一字，原是假名，以宿生所感一期之报尽，故舍此身躯，复受别种身躯耳。不知佛法者，直是无法可设，只可任彼随业流转。今既得闻如来普度众生之净土法门，固当信愿念佛，预备往生资粮，以期免生死轮回之幻苦，证涅盘常住之真乐。其有父母兄弟及诸眷属，若得重病，势难痊愈者，宜发孝顺慈悲之心，劝彼念佛求生西方，并为助念，俾病者由此死已，即生净土。其为利益，何能名焉？今列三要，以为成就临终人往生之据。语虽鄙俚，意本佛经。遇此因缘，悉举行焉。言三要者：

第一、善巧开导安慰，令生正信。

第二、大家换班念佛，以助净念。

第三、切戒搬动哭泣，以防误事。

果能依此三法以行，决定可以消除宿业，增长净因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一得往生，则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渐渐进修，必至圆成佛果而后已。如此利益，全仗眷属助念之力。能如是行，于父母，则为真孝。于兄弟、姊妹，则为真弟；于儿女，则为真慈；于朋友、于乎人，则为真义真惠。以此培自己之净因，启同人之信向，久而久之，何难相习成风乎哉？今为一一条陈，庶不至临时无所适从耳。

第一、善巧开导安慰，令生正信者。

切劝病人，放下一切，一心念佛。如有应交代事，速令交代。交代后，便置之度外，即作我今将随佛往生佛国，世间所有富乐眷属种种尘境，皆为障碍，致受祸害，以故不应生一念系恋之心。须知自己一念真性，本无有死。所言死者，乃舍此身而又受别种之身耳。若不念佛，则随善恶业力，复受生于善恶道中。善道，即人、天。恶道，即畜生、饿鬼、地狱。修罗，则亦名善道，亦名恶道，以彼修因感果，均皆善恶夹杂故也。若当临命终时，一心念「南无阿弥陀佛」，以此志诚念佛之心，必定感佛大发慈悲，亲垂接引，令得往生。且莫疑我系业力凡夫，何能以少时念佛，便可出离生死，往生西方？当知佛大慈悲，即十恶五逆之极重罪人，临终地狱之相已现，若有善知识教以念佛，或念十声，或止一声，亦得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此种人念此几句，尚得往生，又何得以业力重，念佛数少，而生疑乎？须知吾人本具真性，与佛无二，但以惑业深重，不得受用。今既归命于佛，如子就父，乃是还我本有家乡，岂是分外之事。又佛昔发愿：「若有众生，闻我名号，志心信乐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」以故一切众生，临终发志诚心，念佛求生西方者，无一不垂慈接引也。千万不可怀疑，怀疑即是自误，其祸非小。况离此苦世界，生彼乐世界，是至极快意之事，当生欢喜心。千万不可怕死，怕死则仍不能不死，反致了无生西之分矣。以自心与佛相违反故，佛虽具大慈悲，亦无奈不依佛教之众生何。阿弥陀佛万德洪名，如大冶洪炉。吾人多生罪业，如空中片雪。业力凡夫，由念佛故，业便消灭。如片雪近于洪炉，即便了不可得。又况业力既消，所有善根，自然增长殊胜，又何可疑其不得生，与佛不来接引乎？

如此委曲宛转开导安慰，病人自可生正信心。此系为病人所开导者，至于自己所应尽孝致诚者，亦唯在此，切不可随顺俗情，求神问医。大命将尽，鬼神医药，岂能令其不死乎？既役情于此种无益之事，则于念佛一事，便纷其诚恳，而莫由感通矣。许多人于父母临终，不惜资财，请许多医生来看，此名卖孝，欲世人称我于父母为能尽孝。不知其天地鬼神，实鉴其心。故凡于父母丧葬等事，过于张罗者，不有天灾，必有人祸。为人子者，宜注重于亲之神识得所，彼世俗所称颂，固不值明眼人一哂，况极意邀求，以实罹不孝之大咎乎？

第二、大家换班念佛，以助净念者。

前已开导病人，令生正信。然彼病人，心力孱弱，勿道平素绝不念佛之人，不易相继长念，即向来以念佛为事者，至此亦全仗他人相助，方能得力。以故家中眷属，同应发孝顺慈悲之心，为其助念佛号。若病尚未至将终，当分班念，应分三班，每班限定几人。头班出声念，二三班默持。念一点钟，二班接念，头班、三班默持。若有小事，当于默持时办。值班时，断断不可走去。二班念毕，三班接念，终而复始。念一点钟，歇两点钟，纵经昼夜，亦不甚辛苦。

须知肯助人净念往生，亦得人助念之报。且莫说是为父母尽孝应如是，即为平人，亦培自己福田，长自己善根，实为自利之道，不徒为人而已。成就一人往生净土，即是成就一众生作佛。此等功德，何可思议！三班相续，佛声不断。病人力能念，则随之小声念，不能念，则摄耳谛听，心无二念，自可与佛相应矣。

念佛声不可太高，高则伤气，难以持久。亦不可太低，以致病人听不明白。不可太快，亦不可太慢。太快则病人不能随，即听亦难明了。太慢则气接不上，亦难得益。须不高不低，不缓不急，字字分明，句句清楚。令病者字字句句，入耳经心，斯易得力。

念佛法器，唯用引磬，其他一切，概不宜用。引磬声清，听之令人心地清净。木鱼声浊，故不宜用于临终助念。

又宜念四字佛号。初起时，念几句六字，以后专念阿弥陀佛四字，不念南无，以字少易念。病人或随之念，或摄心听，皆省心力。家中眷属如此念，外请善友亦如此念，人多人少均如此念。不可一起念，歇歇又念，致令病人，佛念间断。若值饭时，当换班吃，勿断佛声。若病人将欲断气，宜三班同念。直至气断以后，又复分班念三点钟，然后歇气，以便料理安置等事。

当念佛时，不得令亲友来病人前，问讯谕慰。既感情来看，当随念佛若干时，是为真实情爱，有益于病人。若用世间俗情，直是推人下海，其情虽可感，其事甚可痛。全在主事者明道理，预令人说之，免致有碍面情及贻害病人，由分心而不得往生耳。

第三、切戒搬动哭泣，以防误事者。

病人将终之时，正是凡、圣、人、鬼分判之际，一发千钧，要紧之极。只可以佛号，开导彼之神识，断断不可洗澡、换衣，或移寝处。任彼如何坐卧，只可顺彼之势，不可稍有移动。亦不可对之生悲感相，或至哭泣。以此时身不自主，一动则手足身体，均受拗折扭捩之痛，痛则嗔心生，而佛念息。随嗔心去，多堕毒类，可怖之至。若见悲痛哭泣，则情爱心生，佛念便息矣。随情爱心去，以致生生世世，不得解脱。此时，所最得益者，莫过于一心念佛。所最贻害者，莫过于妄动哭泣。若或妄动哭泣，致生嗔恨，及情爱心，则欲生西方，万无有一矣。

又人之将死，热气自下至上者，为超升相。自上至下者，为堕落相。故有「顶圣眼天生，人心饿鬼腹，畜生膝盖离，地狱脚板出」之说。然果大家至诚助念，自可直下往生西方。切不可屡屡探之，以致神识未离，因此或有刺激，心生烦痛，致不得往生。此之罪过，实为无量无边，愿诸亲友，各各恳切念佛，不须探彼热气，后冷于何处也。为人子者，于此留心，乃为真孝。若依世间种种俗情，即是不惜推亲以下苦海，为邀一般无知无识者，群相称赞其能尽孝也。此孝与罗刹女之爱，正同。经云：罗刹女食人，曰：我爱汝，故食汝。彼无知之人之行孝也，令亲失乐而得苦，岂不与罗刹女之爱人相同乎？吾作此语，非不近人情，欲人各于实际上讲求，必期亡者往生，存者得福，以遂孝子贤孙亲爱之一片血诚，不觉其言之有似激烈也。真爱亲者，必能谅之。（续编下?临终三大要民十九年）3 助念超度

送死事大 众缘助成

世间一材一艺，皆须大家互相资助，方能有成。故曰：「百工居肆，以成其事。君子学，以致其道。」世间法尚如此，出世间法，何独不然？须知信愿念佛，求生净土，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。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。等觉菩萨，不能超出其外。逆恶凡夫，亦可预入其中。一切法门，不到业尽情空，不能了生脱死，以唯仗自力故难。念佛法门，若具真信切愿，即可超凡入圣，以专仗佛力故易。一得往生，其所得之益，比业尽情空者，高超多多。此之法门，无论老幼男女，贵贱贤愚，士农工商，在家出家，皆应修持。不唯不碍一切职业，而且能助一切职业得易成就。凡念佛之人，务必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信愿坚决，求生西方。以此自行，复以化他。俾内而家庭眷属，外而乡党亲友，同修此法，同求往生。其为功德，何能名焉。以故成惠民，与诸居士，组织一助念往生社，于本镇武圣庙。每月逢期，来此念佛。念毕，讲说净土法门之利益，与其修法，并临终助念之办法。凡入社者，均当依之而行。其有社友，或非社友，请往其家助念者，当本大菩提心，开导病人，及与眷属。俾各依佛法，勿任凡情。开示之后，大家同秉一心以念，必期其亡者直下往生西方而后已。能成就他人往生，待至自己临终，必大有成就自己往生者，切勿以不关己而忽之。至于同社念佛道友，平常当与家中眷属，说其临终助念之利益。与预先洗澡、换衣，并对之哭泣之祸害。当请一本《饬终津梁》，令其详知。迨至父母，或余眷属，临欲命终，家中眷属，同为念佛。令彼心存正念，随佛往生。并请社友，为其助念。此时一发千钧，关系甚大。当将丧祭种种虚华之费，移于此时用之。当将哀毁尽孝之诚，移于为亲念佛。须令眷属，悉听社友指导。切不可狃于习俗，以误大事。孟子谓：「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，唯送死可以当大事。」况临终能以念佛相助，则正念昭彰，随佛往生。成就亲往生，即是成就亲作佛。凡作佛者，必度无量无边众生。世间尽孝之事，尚有大于此乎？是宜竭尽吾诚，而极力助之也。倘或狃于习俗，不以成就正念为事。或预为洗澡、换衣，一经触动，心已纷动，若或疼痛，必生嗔恚。若或哭泣，必生恋爱。纷动，则正念已失，莫由往生。嗔恚，则或致堕落毒虫之类。恋爱，亦属生死根本。人非病狂，谁忍以行孝之愚诚，坏亲正念，令其失了生脱死，以至成佛之巨益，致堕三途恶道，及常劫轮回之极苦乎？此之行孝，与罗刹女爱人何异。罗刹女谓所吃之人曰：「我爱汝，故吃汝。」愿一切孝子贤孙及诸仁慈眷属，同随顺佛度众生之心，切勿与罗刹女之爱相同，则亡者存者，通皆得大利益矣。（续编下?海门汲浜镇助念往生社缘起民二十年）念佛之人，若是一心念佛，不念世间家业儿女，决定可以蒙佛慈力，接引往生。无论修持久近，乃至临终始得善友开示，一心念佛，或止念上十声即命终，亦得往生。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，第十八愿云：「若有众生，闻我名号，志心信乐，求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」由此因

缘，平素不念佛人，临终善友开示，大家助念，亦可往生。常念佛人，临终若被无知眷属，预为揩身换衣，及问诸事与哭泣等。由此因缘，破坏正念，遂难往生。以故念佛之人，必须令家中眷属平时皆念。则自己临终，彼等均能助念。又因常说临终助念之利益，及瞎张罗哭泣之祸害。便不至以孝心而致亲仍受生死之大苦，乃得即生西方之大益也。（三编下?一切念佛人往生及不往生之证据）临终助念 利益众多

轮班助念，此一事有多种利益：一则辅助己之正念。二则曲为彼等种最胜善根。三则开通风气，以期大家效法。四则若至临终，自不致张罗忙乱，破坏正念。（三编下?与陈燮和居士书）欲做佛事 念佛第一

至于做佛事，当以念佛为第一，余皆场面好看而已。（续编上?致郭辅庭居士书民国二十一年）凡丧中作佛事，均当以念佛为事。若念经、拜忏、做水陆道场，殊少实益也。（续编上?复沙庸之居士书民国二十一年）念佛之人，不可效愚人，做还寿生、寄库等佛事。以还寿生，不出佛经，系后人伪造。寄库，是愿死后做鬼，预先置办做鬼的用度。既有愿做鬼的心，便难往生。如其未作，则勿作。如其已作，当禀明于佛，弟子某，唯求往生，前所作寄库之冥资，通以赈济孤魂，方可不为往生之障。凡寿生、血盆、太阳、太阴、眼光、灶王、胎骨、分珠、妙沙等经，皆是妄人伪造，切不可念。愚人不知念大乘经，偏信此种瞎造之伪经。必须要还寿生、破地狱、破血湖，方可安心。有明理人，为说是伪，亦不肯信。须知做佛事，唯念佛功德最大。当以还寿生、破地狱、破血湖之钱，请有正念之僧念佛，则利益大矣。（续编上?一函遍复民国二十一年）龙梓修，濮秋丞，十八年，拟以一千六七百圆，在宝华山做一堂水陆，为光说。光令以此钱打念佛七，彼便舍不得用，用几百圆念佛耳。使光赞成彼做水陆，则二人均须八百多圆。可见世间人，多多是好闹热铺排，不是真实求超荐先亡，与普度孤魂也。锡箔亦不可废，亦不必一定要烧多少。须知此济孤所用，佛菩萨，及往生之人，了无所用。亦当以佛力、法力、心力，变少成多。若人各得一，纵数千万万，也不能遍及，以孤魂与鬼神，遍满虚空故也。若知变少成多之义，则济孤之心亦尽，而且无暴殄之过。是在人各至诚以将，则心力周遍，冥资亦随之而周遍矣。（续编上?与李慧澄居士论焚化经灰及往生钱书民国二十三年）心之至诚自有感通

荐亲，只期往生西方，何问落于何道。此意似好，实为障碍。以人之神识，随业所转。汝以至诚心为母念佛，仗佛力故，即可往生。问落处，便是作未往生想也。（三编上?复何希净居士书民廿六七月廿三）佛法真利益，唯恭敬至诚者，能得其全。其余则随其诚之大小，而各有大小益耳。若只铺张虚华，以图悦人耳目，则或又有亵渎之罪。汝欲超荐父母，实为孝心，又何须问其有功效否。此问，足见汝之信心不真切。至诚恳切念佛，念至其极，则能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，以至究竟成佛。何况汝以孝心，为已过去之父母念，能不有功效乎？但恐汝心不大真诚，则汝父母所得之益，亦不大超胜耳。观汝为超荐父母，写信问我，尚不肯见屈，只一「敬上」了之，则知汝为父母之心，亦系皮毛而已。当发真实心，则必定可以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（续编上?复陈重为居士书民国二十年）汝果真发孝心，即柴老太夫人堕于恶道，汝能以至诚心为彼念佛，亦可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况未必堕恶道乎？是在汝之诚否，不宜以柴老太夫人之去时景相为断也。起法名，亦是场面上事。世俗为亡人说幽冥戒，则起法名。然必以竭诚尽敬，为彼念佛，为最上之策。（三编下?复温光熹居士书一）三时系念 非助念法

三时系念，乃后人所着，冒中峰国师之名。此书有二种，派头大同，文字不甚同。乃平时提倡之派头，何可用以助念？助念须专一念佛。若至将终，并《弥陀经》亦不念，方可令命终人心归一处。此书乃法师升座，连念带讲说一段，大众坐听讲说毕，念一次佛。盖以讲说为重，念佛为助。着此书者，实不知助念之道。而世之不知净土法门者，以为助念佛事，亦可慨也！临终助念，以专念佛号为主。（三编上?复德培居士书三）临终助念 专念为主

念经念佛，皆可超度亡人。但念佛可无间断，念经则不能如念佛不间断。又念经比念佛吃力，是以光每劝人念佛。（三编下?复慧海居士书三）至于七中，及一切时，一切事，俱宜以念佛为主，何但丧期。以现今僧多懒惰，诵经则不会者多，而又其快如流。会而不熟，亦不能随念。纵有数十人，念者无几。唯念佛，则除非不发心，决无不能念之弊。又纵不肯念，一句佛号，入耳经心，亦自利益不浅。此光绝不提倡作余道场之所以也。（增广上?与徐蔚如居士书三）接手书，知夫人身婴贵恙，已经月余。用药颇难，诸医束手。当此时机，正好用万病总持之阿伽陀药。阁下每以此药，普施于人。何于夫人之病，尚沾沾然以难于用药为忧哉？其令郎、令爱、令媳等，既受生育之恩。当此大病临身、存亡莫保之时，教以各各为其母志诚恳切念「南无阿弥陀佛」，以祈寿未尽则速愈，寿已尽则速得往生西方。令郎等孝心淳笃，当必皆如救头燃，而常持念也。如是则岂但有益于夫人，实则深有益于令郎等也。

凡人有病，可以药治者，亦不必决不用药。不可以药治者，虽仙丹亦无用处，况世间药乎？无论能治不能治之病，皆宜服阿伽陀药。此药绝不误人，服则或身或心，必即见效。然人生世间，无论久暂，终有一死。其死不足惜，其死而所归之处，可不预为安顿乎？有力量者，自己预为安顿妥帖，则临终固不须他人为之辅助。然能辅助，则更为得力。无力量者，当令家属代为念佛，则必能提起正念，不致恩爱牵缠，仍旧被爱情所缚，住此莫出也。光之为此言者，非徒为令夫人计也。以太夫人已经八十有三。虽阁下之德，足能延亲之寿。而期颐之后，终必有去世之一日。恐阁下未能虑及于此，而犹复注意于医药，则为舍本逐末。益不能得，而反将一心念佛，由忙碌于医药而成间断，不能纯一，则其损大矣。故借夫人之病，预为阁下陈其尽心力于亲之神识得所，以期阁下究竟能报亲恩耳。今将陈了常之佛性助念发隐，附函寄来。虽文不

雅驯，而意义有可取焉。

至于保病荐亡，今人率以诵经、拜忏、做水陆为事。光与知友言，皆令念佛。以念佛利益，多于诵经、拜忏、做水陆多多矣。何以故？诵经则不识字者不能诵，即识字而快如流水，稍钝之口舌，亦不能诵。懒坯虽能，亦不肯诵，则成有名无实矣。拜忏、做水陆，亦可例推。念佛则无一人不能念者。即懒坯不肯念，而大家一口同音念，彼不塞其耳，则一句佛号，固已历历明明灌于心中。虽不念，与念亦无异也。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气。非特欲香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为亲眷保安荐亡者，皆不可不知。（增广上?复黄涵之居士书一）慎重其事 以报深恩

朱子教人勿诵经，是谤佛法。我教人勿诵经，乃慎重其事。以父母恩深，宜认真请有道心之僧念佛。不宜请赶经忏之僧诵经、拜忏、做水陆，以徒张虚文也。汝何不看上下文，割中间一句，而妄说是非也？是知汝心粗气浮，凡事草率也。（三编下?复温光熹居士书二）三、敦伦尽分

敦伦尽分，不悖佛教之人乘天乘。

信愿念佛，实行佛教之横超法门。

（续编上?复杨树枝居士书二民 国二十年）

㈠孝敬父母

我爱自身　应孝父母

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父母与我，实为一体。

我爱自身，应孝父母，能不辱身，便是荣亲。

（三编下?德育启蒙/孝亲）

孝之为道 其大无外

孝之为道，其大无外。一切诸善，无不弥纶。然有世出世间、大小本迹之异。

世间之孝：服劳奉养以安其身，先意承志以悦其心，乃至立身行道以扬名于后世。虽其大小不同，皆属色身边事。纵令大孝格天，究于亲之心性生死，无所裨益。所谓徒徇其迹而不究其本。况乎杀生以养以祭，俾亲之怨对固结，永劫酬偿不已者乎？

出世间之孝：其迹亦同世间服劳奉养，以迄立身扬名。而其本则以如来大法，令亲熏修。亲在，则委曲劝谕，冀其吃素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吃素则不造杀业，兼灭宿殃。念佛则潜通佛智，暗合道妙。果能深信切愿，求生西方，必至临命终时，蒙佛接引，托质九莲也。从兹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。永离娑婆之众苦，常享极乐之诸乐。亲没，则代亲笃修净业，至诚为亲回向。心果真切，亲自蒙益。若未往生，可即往生；若已往生，高增莲品。既能如是发心，则与四宏誓愿相应，菩提觉道相契。岂独亲得蒙益，而己之功德善根，莲台品第，当更高超殊胜矣。而况以身说法，普令同伦发起孝思乎？此其孝方为究竟实义，非若世间只期有益于色身及现世，竟遗弃其心性与未来而不论也。是知佛教，以孝为本。故《梵网经》云：「孝顺父母，师僧三宝。孝顺至道之法，孝名为戒。」又于杀盗淫各戒中，皆言应生慈悲心、孝顺心。于不行放救戒中，则云：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。」故六道众生，皆是我父母。而杀而食者，即杀我父母。由是言之，佛教之孝，遍及四生六道。前至无始，后尽未来，非只知一身一世之可比也。知是而不戒杀放生，吃素念佛者，岂究竟至极无加之孝乎哉？（增广下?循陔小筑发隐记）释氏之孝 晦而难明

孝之为道，其大无外。经天纬地，范圣型贤。先王修之以成至德，如来乘之以证觉道。故儒之《孝经》云：「夫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。」佛之《戒经》云：「孝顺父母，师僧三宝。孝顺至道之法，孝名为戒，亦名制止。」是世出世间，莫不以孝为本也。奈何世俗凡情，只知行孝之显迹，不知尽孝之极致。每见出家释子，辄随己臆见，肆其谤讟，谓为不孝父母，与荡子逆徒无异。不知世法重孝，出世间法亦无不重孝。盖世之所谓孝者，有迹可循者也。释氏之所谓孝者，略于迹而专致力于本也。有迹可循者，显而易见。专致力于本者，晦而难明。何以言之？儒者服劳奉养以安其亲，孝也。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以显其亲，大孝也。推极而论，举凡五常百行，无非孝道发挥。故《礼》之祭义云：「断一树，杀一兽，不以其时，非孝也。」故曰：「孝悌之道，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也。」论孝至此，可谓至矣尽矣，无以复加矣。然其为孝，皆显乎耳目之间，人所易见。唯我释子，以成道利生为最上报恩之事。且不仅报答多生之父母，并当报答无量劫来四生六道中一切父母。不仅于父母生前而当孝敬，且当度脱父母之灵识，使其永出苦轮，常住正觉。故曰释氏之孝，晦而难明者也。虽然，儒之孝以奉养父母为先者也。若释氏辞亲出家，岂竟不顾父母之养乎？夫佛制，出家必禀父母。若有兄弟子侄可托，乃得禀请于亲，亲允方可出家，否则不许剃落。其有出家之后，兄弟或故，亲无倚托，亦得减其衣钵之资，以奉二亲。所以长芦有养母之芳踪，宋长芦宗赜禅师，襄阳人，少孤，母陈氏鞠养于舅家。及长，博通世典。二十九岁出家，深明宗要。后住长芦寺，迎母于方丈东室，劝令念佛求生净土。历七年，其母念佛而逝。事见《净土圣贤录》。道丕有葬父之异迹。道丕，唐宗室，长安人。生始周岁，父殁王事。七岁出家，年十九，世乱谷贵，负母入华山，自辟谷，乞食奉母。次年往霍山战场，收聚白骨，虔诵经咒，祈得父骨。数日父骨从骨聚中跃出，直诣丕前，乃掩余骨，负其父骨而归葬焉。事见《宋高僧传》。故经云：「供养父母功德，与供养一生补处菩萨功德等。」亲在，则善巧劝谕，令其持斋念佛求生西方。亲殁，则以己读诵修持功德，常时至诚为亲回向。令其永出五浊，长辞六趣。忍证无生，地登不退。尽来际以度脱众生，令自他以共成觉道。如是乃为不与世共之大孝也。推极而论，举凡六度万行，无非孝道扩充。故《梵网戒经》，一一皆言：「应生慈悲心、孝顺心。」又云：「若佛子以慈悲心，行放生业。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。」故六道众生，皆是我父母。而杀而食者，即是杀我父母。因兹凡所修持，皆悉普为法界众生而回向之。则其虑尽未来际，其孝遍诸有情。若以世孝互相校量，则在迹不无欠缺，约本大有余裕矣。惜乎不见此理者，不谓之为妄诞，便谓之为渺茫。岂知竖穷三际，横遍十方，佛眼圆见，若视诸掌

也。（增广上?佛教以孝为本论）佛之孝亲 通乎三世

佛法世间法，本来不是两样。或有以佛辞亲割爱，谓为不孝者，此局于现世，不知过去未来之浅见也。佛之孝亲，通乎三世。故《梵网经》云：「若佛子，以慈心故，行放生业。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。」故六道众生，皆是我父母，而杀而食者，即杀我父母。佛之于一切众生愍念而度脱之，其为孝也，不亦广且远哉！且世间之孝，亲在则服劳奉养，亲没则只于生没之辰，设食祭奠，以尽人子之心。设或父母罪大，堕于异类，谁能知所杀而食之生物中，决非曾为我之父母乎？昧三世无尽之理，而以数十年之孝责人，其所知见之浅小，为可怜也。故佛教人戒杀放生、吃素念佛者，其慈悲救济也大矣。或又谓：猪羊鱼虾之类，乃天生以资养人者，食又何罪？此以身未历其境而妄说，若亲历其境，则望救之不暇，何容置辩。《劝戒类编》载：福建浦城令赵某，长斋奉佛。其夫人绝无信心，诞辰之先，买许多生物，将欲杀而宴宾。赵曰：「汝欲祝寿，令彼等死，可乎？」夫人曰：「汝之话皆无用，若依佛法，男女不同宿，不杀生命，再过几十年，满世间通是畜生了。」赵亦无法可劝。至夜，夫人梦往厨房，见杀猪，则自己变成猪，杀死还晓得痛，拔毛开肚，抽肠割肺，痛不可忍。后杀鸡鸭等，皆见自己成所杀之物。痛极而醒，心跳肉颤，从此发心放所买之生，而吃长素矣。此人宿世有大善根，故感佛慈加被，令亲受其苦，以止恶业。否则生生世世供人宰食矣。世之杀生食肉者，能设身处地而作己想，则不难立地回头矣。

又有一类人说：我之食牛羊鸡鸭等肉，为欲度脱彼等耳。此说不但显教无之，即密教亦无之。若果有济颠之神通，未为不可。不然，邪说误人，自取罪过。极无廉无耻之辈，乃敢作是说耳。学佛者，须明白自己之身分力量，不可妄自夸大，至嘱至嘱！梁时，蜀青城山，有僧名道香，具大神力，秘而不露。该山年有例会，届时众皆大吃大喝，杀生无算，道香屡劝不听。是年，乃于山门掘一大坑，谓众曰：「汝等既得饱食，幸分我一杯羹，何如？」众应之。于是亦大醉饱，令人扶至坑前大吐。所食之飞者飞去，走者走去，鱼虾水族，吐满一坑。众大惊畏服，遂永戒杀。道香旋因闻志公之语，当即化去。有蜀人，在京谒志公。志公问：何处人？曰：四川。志公曰：四川香贵贱？曰：很贱。志公曰：已为人贱，何不去之。其人回至青城山，对香述志公语，香闻此语，即便化去。须知世之安分守己者，一旦显示神通，当即去世示寂，以免又增烦恼耳。否则须如济公之疯颠无状，令人疑信不决，方可。（三编下?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通局兼修 方名尽孝

佛教以孝为本，大乘经多有发明。其最显豁详悉者，有《佛报恩经》、《地藏经》、《无量寿经》、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、《梵网经》。孝之一字，局于事亲。通而论之，凡于理于心，能不违悖，均名为孝。否则，均为不孝。学者必须通局兼修，方可名为尽孝。（续编上?复峄县宋慧湛居士书民国二十二年）欲全孝道 当修净业

孝之为道，其大无外。欲令全备，非世法佛法一肩担荷不可。世法必须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佛法必须戒杀护生，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。以此自行，复以化他。必使内而家庭，外而社会，一切同人，同修此法，以期现生即了生死。佛法法门无量，所有一切法门，同须断尽烦惑，方可了生脱死，烦惑若有丝毫未尽，仍然莫出轮回。唯念佛一法，全仗佛力。若具真信切愿，决定可以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校彼一切法门，其难易相差，奚啻天渊悬殊。吾人既无断尽烦惑之道力，若不以念佛求生西方，为自利利他之专注大事。则尘沙劫又尘沙劫，仍在六道轮回中。欲全孝道，固当汲汲于修持净业也。（三编上?复尹全孝居士书一）噫！人子扬亲之德，固为分所应尔。然扬亲之德，而不修德慎行，则更甚于诬亲以恶。故《孝经》以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为孝之终。如孔孟等，未见叙述父母之德，而天下后世，无不尊其父为圣父，母为圣母。欲表彰亲德者，不可不知。世孝如此，可谓极矣，而于亲之灵识，无大裨益。若以佛法论，亲在则谕亲于道，俾其返迷归悟，背尘合觉，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。亲没则志诚念佛，为亲回向，设祭待客，概不用荤，庶可令亲未往生则即得往生，已往生则高升莲品。此固如来普度众生，令复本具佛性之要道。人子欲报亲恩而扬亲德者，当终身奉行而广为化导，其利益唯佛能知，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也已。（增广下?孙母林夫人事实发隐）夫孝子之于亲，宜先乎本而次乎末，养其体而导其神。倘唯知服劳奉养以安之，立身行道以荣之，而不知以常住无生之道，念佛往生之法，谕令修持。使其生念佛号，死生佛国。辞生死之幻苦，享常住之真乐。承事弥陀，参随海众。闻圆音而三惑净尽，睹妙境而四智圆明。不违安养，遍入十方。上求下化，广作佛事。彻证即心本具之佛性，普作苦海度人之慈航。是所谓见小而忘大，得近而遗远。乃中人之局见，非达士之大观也。若能令慈亲与己，并及家眷，同出娑婆，同生安养，同证无量光寿，同享寂灭法乐，同作弥陀法王子，同为人天大导师。方可尽其孝慈之心，与夫教育之谊。（增广下?绍兴何阆仙家庆图序）世间之孝 孰与此等

以净土法门利益劝父母，令其念佛求生西方。若能信受奉行，临命终时，定得往生。一得往生，直下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高预海会，亲炙弥陀，直至成佛而后已。世间之孝，孰能与此等者！（增广上?复邓伯诚居士书二）㈡善教儿女
余职好尽 儿女难教

学佛之人，必须各尽其分。所谓尽分者，务须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、夫和、妇顺、主仁、仆忠。此八种事，一人皆备。上有父母，则是子职。下有儿女，则是父职。自己用人，则是主职。为人作事，则是仆职。余职分均好尽，唯父母之职分难尽。实非难尽，以举世无人提倡。大家只知溺爱而不知教育，以致养成败类，互相残杀。弄得国不成国，民不成民。所言教育者，儿童从初开知识时，即与彼说因果报应，及做人之道理。必使心有畏恶报而慕善报，则不致犯上不肯依教而行。小时如是，习以成性，养成良善天姿，是名为育。育者，养也。若不知此，则养成凶恶性质，轻则忤逆不孝，重则杀父杀母。溯其本源，皆由其父母，小时不教所致。

吾常曰：世间最大的功德，莫过于善教儿女。世间最大的罪过，莫过于不教儿女。人人善教儿女，天下自然太平。人人不教儿女，天下决定丧乱。故曰：天下不治，匹夫有责。此语举世无人说，故与汝等略说。（三编上?复张佩芬慕兰居士书民廿八 正月廿八）儿女之因　不出四类

接汝与明道师函，知第三子年已二十，忽尔夭逝，不胜慨叹。况汝教养多年，费若干精神钱财，心中能不感伤乎？虽然，切不可以自己一向热心公益，皈依佛法，何以不蒙佛佑，而为怨尤。须知吾人从无量劫来，生生世世，所造恶业，无量无边。或我欠人之债，或人欠我之债，或我欠人之命，或人欠我之命，以彼此有负欠故，致所生儿女种种不一：有还债者，有讨债者，有报德者，有报怨者。

汝今生虽居心事事甚好，岂多劫多生，通通皆无罪业乎？故人当有不如意之境遇，只可发忏悔罪业心，不可生怨天尤人想。若能发忏悔心，不生怨尤，则所谓逆来顺受，则后来之福，实难测度。汝此子者，大约是讨债而来，债已讨足，故随即去世。汝于债主已去，不生解脱业累之想，反生怨天尤佛之心，则成颠倒矣。

民国八年，北通州王芝祥，字铁珊，一子很聪明，很孝顺。大子有神经病，铁珊心中望此子承继家声。二十一二岁，已娶妻，生一女。一日，病重将死。铁珊痛极，呼之曰：「某某，汝既来为我儿子，为何此刻就要去？」其子瞋目，作广西口音曰：「我哪是你儿子，我就是第十四个人。」说毕，即死。先铁珊在广西作兵备道时，计杀降匪头首十三人。先用极爱厚之法以安慰之，请其吃饭，尚请有大名之人作陪，每人犒洋二十四元。云：「日间甚忙，来不及与汝详谈，到晚间来，当与汝等各安职务。」此十三人，不知是要杀他，反拉其厚友同去，意欲以己之情面，求其亦派彼一好差事。至晚去，则进一门关一门，伏兵于华厅。其人既来，铁珊抽佩刀砍，则伏兵同出杀之，得十四个尸首，亦不知是何姓名。岂知其人即为其子，徒用二十余年教育之劳，至死反瞋目呵斥，不认铁珊为父。

大率世之儿女之因，总不出「讨债、还债、报恩、报怨」之四义。此子系汝宿世欠彼债者，债清即去。若还债及报恩者，则可得其孝养耳。又汝已皈依佛法，当须晓得世间事事无常。若不极力念佛求生西方，则随业轮回于三途六道中，何可底止？此子之去，益当知一切事皆不可倚靠，唯有西方阿弥陀佛，乃我等一切众生之大倚靠。从兹发感激心，发精进心，以自己所作之种种功德，及所念佛之功德，同皆回向往生西方。汝能如是，则此儿之死，即为汝作警策，免汝被世间福报眷属所迷，不生厌离娑婆之心，亦不生欣求极乐之心。故当头痛与汝一棒，汝反不在自己分上体察，生出怨天怨佛的种种愚见，则成迷本逐末，不知自反矣。

世人每每于自己所作功德，作矜夸气。于自己所作罪过，作宽恕气。人孰无罪，且勿说过去，即以现世论，杀种种众生以悦口腹，彼等岂是木石，不知疼痛，不愿生，而愿人杀而食之乎？汝既杀食他，他将来必定也要杀食你。人一生不知吃了多少生灵，可说大话，说我无罪过，妄受天罚乎？是以常人总不见自己有过，圣人总不见自己有德。不见有过，故其过山积。不见有德，故其德天高。汝且莫作愚痴人说话，极力为善，认真念佛，所有一切利人善事功德，悉皆回向往生西方。则现生之心行，便与圣贤心行相契相合，待至临终，定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，则收功结果之时也。若不生西方，所作之善，迟早均受其报。而所杀食众生之报，亦难不偿，可怕之至。（续编上?复德畅居士书民国　二十三年）求子之道　人多背驰

求子之道，人多背驰。汝欲得身体庞厚、性情贤善、福慧寿三通皆具足之子，须依我说，方可遂心。世人无子，多娶妾媵，常服壮阳之药，常行房事，此乃速死之道，非求子之方也。幸而得子，亦如以秕稻种之，或不出，或出亦难成熟。第一要断房事，或半年，至少或百日，愈久愈好。当与妇说明，彼此均存此念，另屋居住。若无多屋，决须另床。平时绝不以妻作妻想，当作姊妹想，不敢起一念之邪念。待身养足后，待妇月经净后，须天气清明，日期吉祥，夜一行之，必得受孕。从此永断房事，直到生子过百日后，或可再行。妇受孕后，行一次房，胞厚一次，胎毒重一次。且或因子宫常开，致易堕胎。此种忌讳，人多不知。纵有知者，亦不肯依。故致或不生，或不成，或孱弱短命。不知自己不善用心，反说命不好，反将行房当常事，日日行之，不死就算大幸。

又要心存慈善，利人利物。利人利物，不一定要钱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。凡无利益之心之话之事，均不存不说不行。满腔都是太和元气，生机勃勃。又须志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愈多愈好。早晚礼拜念若干，此外行住坐卧都好念。睡到虽好念，也要心存恭敬。宜穿衫裤，不可赤体。宜默念，不宜出声。默念若字多难念，可去「南无」二字，但念「观世音菩萨」五字。白衣咒，念也好，不念也无碍。汝如是存心，行事念。亦令汝妇也如是存心，行事念。及至临产还念。临产不可默念，要出声念。旁边照应的人，须大声帮他念。管保了无苦痛难产之事。临产默念不得，以用力送子出，默念或受气病。

女人一受孕，不可生气，生大气则堕胎。兼以乖戾之气，过之于子，子之性情，当成凶恶。又喂儿奶时，必须心气和平。若生大气，奶则成毒。重则即死，轻则半日一日死，决无不死者。小气毒小，虽不死，也须生病。以故爱生气之女人的儿女，死的多，病的多。自己喂，雇奶母喂，都是一样。生了大气，万不可喂儿奶，须当下就要放下。令心平气和，过半天再喂。喂时先把奶挤半茶碗倒了。奶头揩过再喂，就无祸殃。若心中还是气烘烘的，就是一天也喂不得。喂则不死，也须大病。此事古今医书均未发明。近以阅历方知其祸。女子从小就要学柔和谦逊，后来生子，必易，必善，必不死，必不病。凡儿女小时死病，多一半是其母生气之故。少一半是自己命该早死。天下古今由毒乳所杀儿女，不知有几恒河沙数，可不哀哉！（三编上?复张德田居士书一）依此三法　可得佳儿

汝祖母望曾孙心切，我教汝三法，汝夫妇能依而行之，必能得有福有寿聪明智慧之令子。
一则汝夫妇日常礼拜，持念观音圣号。
二则必须心存慈善，多行利济人物之事。

三则夫妇各居一房，断绝房事。待其身体养强健，候女人天癸净后，于天清气朗之夜，偶一同宿，必能受孕。从此仍各分居，切不可再为同宿。

以念观音之故，其子必有善根，聪明智慧。以心存慈善，常行救济等事，则其子必寿。以身体养健故，其子必身体强健。以一受孕再不同房故，其子永无胎毒及疮疹等。此求子必得之道。若日日与妇同宿，常行房事，或致送命。即令生子，或难成立，无甚能为，以先天不足，精神才思皆不能充足。世人不明此理，当做常与妇居为能生子，其误大矣。祈以此义告汝祖母，庶可年余，即得佳儿也。（三编上?复周善昌居士书二）善教儿女 敦伦大本

所言敦伦，恐汝不会其意，今为略释。世人多多不知敦伦之义，包括得广。但以能孝亲敬长，遂谓敦伦，是亦甚是，然是小焉者。善教儿女，俾彼悉皆为贤人为淑媛，实为敦伦之大者。以儿女既皆贤善，则兄弟、姊妹、妯娌、儿孙，皆相观而善。从兹贤贤相继，则贤人多而坏人少，坏人亦可化为贤人善人。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之基，皆于教儿女中含之。能孝亲敬长及外面一切都善，而不能善教儿女，此人亦未可直名为能敦伦之君子。如能孝亲敬长与一切通皆如法，又能善教儿女。其人即居家无所作为，其培植国家社会也，大矣。今世乱已极，究其本原，皆为父母者不善教儿女之过。使人各善教儿女，何得有此种恶剧，以极力扮演而促行也。（三编上?复神晓园居士书民十九年
九月廿六日）人未有不愿生好儿女者，然十有八九，将好儿女教坏，后来败家声，荡祖业，作一庸顽之类，或成匪鄙之徒。其根本错点，总因不知爱子之道。从小任性惯，大则事事任意，不受教训，多多狎昵匪类，为社会害。今之天灾人祸，多由此不知为父母之道者所酿成。使彼失教者，最初得贤父母之善教，则为害之人，均是兴利之人；导恶之人，尽是劝善之人。世道不期太平，而自太平。此匹夫匹妇，预培治世之根本要道也。汝于提倡佛法时，兼为一切有缘者，详示此义。俾彼等各各自尽其为父母之道，其利益大矣。女子关系更大，断断不可养而不教。俾现在有碍于自家，不教，则反令兄弟姊妹，同趣于不依规矩，任意自肆。将来搅乱夫家，后来教坏儿女，俾子子孙孙，染此恶习。此义人多忽而不察。欲家道好，子孙好，均当于此善教儿女中求之。（续编上?复吴慧济居士书民 国二十年）教子固要 教女尤甚

教儿一事，关系极大，教女比教子更加要紧。以女若贤，在家则可令兄弟姊妹相观而善，出嫁则相夫教子有法，俾夫与儿女皆为贤善。若女子失教，其祸有不可尽言者。（三编下?复某居士书）光常谓之丧乱，由于家庭失教所致。教子固要紧，而教女更甚。以女若得其善教，则成就四德，相夫教子。俾有天资者，成就圣贤学问品格。即无天资者，亦必为一循分良民。女若失教，不但不能相夫教子，于义于道，且将诱子为非，教其作恶。凡古今之大奸大恶，皆非贤母所生。欲家之兴，国之治，当从教养子女起，此根本解决之道也。（三编下?复刘观善居士书二）世少贤人，由于世少贤母与贤妻也。良以妻能阴相其夫，母能胎教子女。况初生数年，日在母侧，亲炙懿范，常承训诲。其性情不知不觉为之转变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余常谓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，又常谓治国平天下之权，女人家操得一大半，盖谓此也。以天姿高者，若有贤母以钧陶之，贤妻以辅翼之，自可意诚心正，明明德，止至善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即天姿平常者，亦堪循规蹈矩，作一守分良民。断不至越理犯分，为非作奸，以忝所生，而为世害也。惜世人梦梦，不以尽伦守分教女，使日唯从事于妆饰，此外则一无所讲。异日为人妻，为人母，不但不能相夫教子，以成善士，或反相之教之以成恶人。由是言之：教女一事，重于教子多多矣。而余所谓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，及治国平天下之权，女人家操得一大半，乃真语实语也。近世学风大开，女子入学，多被不知教本之教员所误。从兹不以尽伦守分、宜室宜家、相夫教子为事，各各皆欲操政权，作长官。越分计虑，习为狂妄，亦可慨也。（增广下?冯平斋宜人事实发隐）人之幼时，专赖母教。父不能常在家内，母则常不离子。母若贤慧，则所行所言，皆足为法。见闻已熟，心中已有成规。再加以常常训诲，则习已成性。如熔金铸器，模型若好，器决不会不好，以故教女比教子尤为紧要也。以贤母由贤女而来，若无贤女，何由而有贤母？无贤母，又何由而得贤子女哉？此种极平常之道理，人人皆能为之，所痛惜者，绝少提倡之人，俾为母者，唯知溺爱，为父者，亦无善教。及至入塾读书，为师者，亦由幼时未闻此义，故亦绝不知读书为学圣贤，不教生徒躬行实践圣贤所说之道。但只学其文字，以为谋利禄计。而不知学圣贤有莫大之利益，自己与子孙，生生世世，受用不尽。谋利禄，谋之善，不过现生得小富贵而已。谋之不善，现生身败名裂，子天孙绝者，比比皆是。人与天地共称三才者，以有以先觉觉后觉、继往圣、开来学之功能，故得此尊称。若不以学圣贤为事，则是行肉走尸。唯知饮食男女之乐，则与禽兽何异。人之一字，尚是冒名，况与天地共称三才乎？然人性本善，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人皆可以作佛。而不能为尧舜、不能作佛者，只有性德，无有克己复礼、闲邪存诚及修戒定慧、断贪嗔痴之修德耳。此之修德，最初由贤父母师长而启发之，继则自己孜孜矻矻，努力修持。虽未能即到尧舜与佛之地位，其去下愚之人，日在人欲中埋没者，已天渊悬殊矣。《书》云：「唯圣罔念作狂，唯狂克念作圣。」《经》云：「迷则佛即众生，悟则众生即佛。」幸其为尧舜、作佛之机在我，有血性汉子，岂肯以此性德，任人欲所锢蔽，永为沉沦苦海之下愚众生乎？愿世之为父母、为师长、为儿女生徒者，各各勉之，则吾国幸甚，全球幸甚。（续编下?家庭教育为天下太平之根本发隐民二十七年）国之荒乱 由乏贤人

国之荒乱，由乏贤人，其源由家无善教而始。而家庭之教，母教更为要紧，故教女比教子关系更大也。有贤女，则有贤妻贤母矣。人少有贤母，长有贤妻，欲不为贤人，不可得也，此正本清源图太平之良策也。愿阁下于提倡佛学时，谆谆以此告之，庶佛法世间法皆振兴也。（增广上?复江易园居士书）夫天下不治，由于家庭无善教，致有天姿者，习为狂妄，无天姿者，狎于

愚顽，二者皆非国家社会之福。是知教子为治平之本，而教女尤为切要，以今日之贤女，异日即为人之贤妻贤母，人能得贤母之教育，贤妻之辅助，岂有不成贤人乎哉？故曰教子女为天下太平之根本也。（增广下?因果为儒释圣教之根本说）父母立志 以为模范

汝宜立大志向，学做好人。切不可随顺恶少，胡作非为。凡行一事，说一话，必须要于己于人有益。汝现在已成人娶妻矣，不一二年即为人父矣。汝若无真正志向，则将来汝之儿女，便学汝之随顺庸流，无所成就矣。父母者，儿女之模范也。譬如铸器，模范不好，决不能令所铸之器好。人虽至愚，决无不愿儿女好者。不知儿女之好否，当在自己心行中求。（三编下?复某居士书民十八 十一月十六日）始于胎教 成于幼时

凡为父母者，在其子女幼小时，即当教以因果报应之理，敦伦尽分之道。若待其长大，则习性已成，无能为力矣。尤重者必在于胎教，孕妇能茹素念佛，行善去恶，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恶声，身不行恶事，口不出恶言。使儿在胎中禀受正气，则天性精纯，生后再加以教化，则无不可成为善人者。（三编下?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今欲昌明因果之事理，及其实行之方法，必先从事于家庭教育。而家庭教育，又须以妇女为主体。盖世有贤母，方有贤子。伊古贤母，从事胎教，钧陶于禀质之初，化育于未生以前，而必期其习与性成也。如周之三太太姜，太任，太姒，阴相其夫，胎教其子，皆女中之圣人，实开周家王业之基。予尝谓治国平天下之权，女人家操得一大半。又谓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者，即指克尽妇道、相夫教子而言也。乃今之女流，多不明此义，而妄欲参政揽权，思做大事，遂将家庭培植根本之道，置之度外。此真聚万国九州之铁，也铸不成此一个大错，深可慨也！

培植家庭根本之道维何？即凡教子女，必在于孩提之时，先须使知因果报应之说，则一切悖恶行为，自有所畏而不敢为。讲因果之书，莫善于《感应篇》及《阴骘文》。此二书，能为之常常讲说，自有莫大之利益。盖童蒙天性未漓，善言易入，幼而习焉，久则成性，及既长而不可改也。正本清源，端在于此。故《易》曰：「蒙以养正，圣功也。」今天下所以大乱者，皆由一班不明教育原理之父母，有以养成之也。盖既不能以胎教善其始，又不能以因果策其后，根本一坏，遂泛滥而不可收拾。于是非孝无亲之说，家庭革命之谈，乃昌言而不讳。驯至朋友则利交而货卖，夫妇则兽合而禽离。廉耻道丧，天理绝灭，洪流滔天，未知所届。即起孔子释迦于今日，亦无法以救之，岌岌乎殆哉！然则将奈何？曰：挽救之道，唯有注重家庭教育，冀各为子女讲明因果之事理，以培植其根本而已。既植善因，必获善果，庶将来人心丕变，风俗渐淳，天下国家，其有太平之望乎！（续编下?示殷德增母子法语二则民二十五年）㈢尊重师长
亲近师友 归于正道
师严道尊，人伦表率，道德学问，是效是则。
养我蒙正，教我嘉谟，不敬其师，何能受益。
（三编下?德育启蒙/敬师）

人生世间，第一要亲近良师善友。有良师善友，便可归于正道。否则，燕朋相聚，便日沦于下流，而疾病亦因之常不愈也。（续编上?复吴希道居士书）下人不深 不得其真

古人于同辈有一言之启迪者，皆以作礼伸谢。此常仪也，无间僧俗。今礼教陵替，故多多皆习成我慢自大之派头。学一才一艺，不肯下人，尚不能得，况学无上菩提之道乎？（增广上?复弘一师书二）谚云：「下人不深，不得其真。」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。夫世间大而经术文章，小而一才一艺，若欲妙义入神，传薪得髓，艺超侪伍，名传古今，而不专心致志，竭诚尽敬，其可得乎？故管子曰：「思之思之，又重思之。思之不得，鬼神其将通之。」非鬼神之与通，乃精诚之极也。

汉魏昭，见郭林宗。以为经师易遇，人师难逢。因受业，供给洒扫。林宗尝有疾，命昭作粥。粥成进之，林宗大呵曰：「为长者作粥，不加意敬事，使不可食。」昭更为粥复进，又呵之者三，昭容色不变。林宗曰：「吾始见子之面，今而后知子之心矣。」宋杨时，游酢，师事伊川。一日请益时久，伊川忽瞑目假寐，二子侍立不敢去。良久，伊川忽觉曰：「贤辈尚在此乎，归休矣。」乃退，门外雪深尺余矣。

张九成，十四岁游郡庠，终日闭户，无事不越其限。比舍生隙穴视之，见其敛膝危坐，对诗书若对神明，乃相惊服而师尊之。

此四子者，所学乃世间「明德新民，修齐治平」之法。其尊师重道，尚如此之诚。故得学成德立，致生前没后，令人景仰之不已。至于弈秋之诲弈也，唯专心致志者胜。疴偻之承蜩也，以用志不分而得。由是观之，学无大小，皆当以诚敬为主。而况如来于往昔劫中，欲令众生，同成觉道。以无缘种，莫由得度。因兹普现色身，垂形六道。种种方便，随机利物。千门具启，一道同归。善根未种未熟未脱者，令其即种即熟即脱。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云布慈门，波腾行海。六度齐修，四摄普益。其布施也，内外俱舍。所谓国城妻子，头目髓脑，身肉手足，欢喜施与。故《法华》云：「观三千大千世界，乃至无有如芥子许，不是菩萨舍身命处。」夫如来为众生故，经历三大阿僧只劫，广行六度，普结缘种。待其机熟时至，然后示成正觉。宏开法会，普应群机。上根则显示实相，令其诞登道岸。中下则曲垂接引，令其渐次熏陶。显密权实，偏圆顿渐。随机而施，相宜而用。乘虽有三，道本无二。为实施权，权是实家之权。开权显实，实是权家之实。俯顺群机，循循善诱。必令机理双契，方得解行俱圆。学者虽则专主大乘，亦不可轻蔑弃舍小乘。以小乘原为进入大乘而设。乃如来之度生妙用，实下根之出苦宏猷。故《四十二章经》云：「学佛道者，佛所言说，皆应信顺。譬如食蜜，中边皆甜，吾经亦尔。」大海虽有浅深，水味原无二致。凡属佛经，固应一体尊重。如轮王命令，

事虽种种不同，其为王敕则一也。而圆人受法，无法不圆。治世语言，资生业等，皆顺正法。况如来金口所说之生灭、无生、四谛、十二因缘等法乎哉？及如来一期事毕，示现灭度。迦叶阿难等诸大弟子，结集法藏，遍界流通。一千年后，教传此土。两土高僧，东西往还，译布佛经，不惜躯命。读法显、昙无竭、玄奘等传，其道路险阻，非常艰辛。不觉哽噎涕泣，莫之能已。经云：人身难得，佛法难闻。若非宿有因缘，佛经名字，尚不能闻，况得受持读诵，修因证果者乎？然如来所说，实依众生即心本具之理。于心性外，了无一法可得。但以众生在迷，不能了知。于真如实相之中，幻生妄想执着。由兹起贪嗔痴，造杀盗淫。迷智慧以成烦恼，即常住而为生灭。经尘点劫，莫之能反。幸遇如来所说大乘显密诸经，方知衣珠固在，佛性仍存。即彼客作贱人，原是长者真子。人天六道，不是自己住处。实报寂光，乃为本有家乡。回思从无始来，未闻佛说。虽则具此心性，无端枉受轮回。真堪痛哭流涕，声震大千。心片片裂，肠寸寸断矣。此恩此德，过彼天地父母，奚啻百千万倍。纵粉身碎骨，曷能报答。唯有依教修行，自行化他，方可少舒「春草仰晖，夏葵向日」之微忱而已。然今之缁素，翻阅佛经，毫无诚敬。种种亵慢，难以枚举。而习行既久，彼此相安。其亵慢之迹，不忍备言。视如来之法言，同破坏之故纸。且勿谓不知旨趣者，了无所益。即深知实义者，亦只是口头三昧，面门辉光。如饥说食，如贫数宝。虽有研究之功，绝无实证之益。况亵慢之罪，奚啻弥天。而受苦之期，岂止穷劫。虽是善因，反招恶果。纵为将来得度之因，难免多劫备受其苦。用是心怀惨伤，敢陈刍荛。企依佛教以奉行，庶唯得益而无损。《金刚经》云：「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，若尊重弟子。」又云：「在在处处，若有此经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，所应供养。当知此处，即为是塔。皆应恭敬，作礼围绕，以诸花香，而散其处。」何以令其如此？以一切诸佛，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故。而诸大乘经处处教人恭敬经典，不一而足。良以诸大乘经，乃诸佛之母，菩萨之师；三世如来之法身舍利，九界众生之出苦慈航。虽高证佛果，尚须敬法。类报本追远，不忘大恩。故《涅盘经》云：「法是佛母，佛从法生。」三世如来，皆供养法。况博地凡夫，通身业力，如重囚之久羁牢狱，莫由得出。何幸承宿世之善根，得睹佛经。如囚遇赦书，庆幸无极。固将依之以长揖三界，永出生死牢狱。亲证三身，直达涅盘家乡。无边利益，从闻经得。岂可任狂妄之知见，不存敬畏。同俗儒之读诵，辄行亵渎。既读佛经，何不依佛经所说恭敬尊重？既亵佛法，岂能得佛法所有真实利益？倘能暂息狂见，清夜自思。当必心神惊悸，涕泪滂沱。悲昔日之无知，誓毕生以竭诚。从兹心意肃恭，身口清净。永绝粗鄙之恶态，恒依经论之圣谟。果能如是，庶可于佛法大海中，随分随力，各获实益。如修罗香象，及与蚊虻，饮于大海，咸得充饱。又如一雨普润，卉木同荣。如是，则自己受持之功，方不枉用。而如来说经，诸祖宏法之心，亦可以稍得舒畅而慰悦矣。（增广上?竭诚方获实益论）昔古灵赞禅师大悟后，欲报剃度师恩，多方启迪。其师异之，令其为伊宣说。彼谓当设法座，令其师迎己升座礼拜，然后可说。其师依之，遂于言下大悟。使古灵不如此重法，其师不如此重得法之人，莫道不说，说亦只得文字知见而已，决不能一言之下，明白本心。语云：「下人不深，不得其真。」夫如来灭度，所存者唯经与像。若以土木金彩等像视作真佛，即能灭业障而破烦惑，证三昧而出生死。若以土木金彩视之，则亦土木金彩而已。又土木金彩，亵之则无过。若以亵土木金彩之佛像，则其过弥天矣。读诵佛经祖语，直当作现前佛祖为我亲宣，不敢稍萌怠忽。能如是者，我说其人必能即生高登九品，彻证一真。否则是游戏法门，其利益不过多知多见，说得了了，一丝不得真实受用，乃道听途说之能事也。古人于三宝分中，皆存实敬，不徒泛泛然口谈已也。今人口尚不肯谈一屈字，况实行乎？（增广上?复无锡尤惜阴居士书）非为恭敬 理当如此

汝来信，语颇恳切，然犹有轻僧慢法之习气。此之习气，实为学道之障。若亲来皈依，升座，则磕头当在二三十以上。即方便说，亦须磕数头。汝以函祈皈依，只以合掌拜启了之。合掌作揖，是行人问路之克己仪式。汝欲皈依三宝，将资之以了生脱死，又欲报贤妻之恩德，及度脱一切众生者。所期望者甚大，所自屈处甚微，颇有因果不相符契之弊。昔顺治皇帝，与玉林国师之门人写信，尚用法弟行痴和南。行痴，系顺治法名。彼此相形，岂不天地悬隔？光并非求人恭敬，而作此说。以若按理性，则固无人我之相可得。况从无始以来，互为父母兄弟等，而将来皆当成佛，以度众生乎？是以说一切众生，皆是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，当恭敬之不暇，何敢责人之未至乎？然住持佛法，非严立礼仪，则无由令人生景仰，而力修持。是以律中，凡请法等，无恭敬之仪，则不为说。而常不轻，见人礼拜，人以杖木瓦石打之，犹远避礼拜。此乃直据本体而为下种者，非凡夫住持法道之仪轨也。恐汝执此各义，以为光之见局而量小，故为汝略说之，亦系除烦恼之一法耳。慢乃根本烦恼，学佛以能对治烦恼为有益，故不得不与汝说也。今且将错就错，为汝取法名为德谦。谦者，不自满足之意。《金刚经》，发度尽一切众生心，令其悉入无余涅盘，而不见一众生得灭度者。譬如天地覆载，但尽生成之分，不居生成之德，此真所谓无「人、我、众生、寿者」相。乃所谓谦谦君子，有终吉也。能谦，则一切所应担荷者，咸担荷之。虽至圣贤地位，总觉人皆胜我。如海纳川，如空含象，绝无一物拒之不纳不含者。汝能善体此义，则身虽劳，而心常逸，其利益当自知之。（续编上?复陈逸轩居士书民国
二十年）潘懋春，既欲皈依，自写愿单，何竟无一恳求语，并无一致屈之字。彼纵曰不知，汝亦不知乎？世间行路，欲问人，尚须拱手以示敬。况皈依三宝，欲资以了生脱死，竟若以事示平人，则太得不洞事务矣。光作此说，非求人恭敬也，理当如此。若不说，彼一生也只是一不洞事人耳。清顺治皇帝，拜玉林禅师为师，法名行痴。与玉林法徒行森书，署名尚写法弟行痴和南。和南，乃磕头也。皇帝与同门尚如此，况与其师乎？此种芳规，岂可不知！古人云：「下人不深，不得其真。」非曰深下于人，人则尽心教导也。以自己不能生恭敬心，纵人肯教，自己心中有傲慢象相障，不得其益。譬如高山顶上，不存滴水，故不能受滋润也。不但学佛如是，即世间学一材一艺亦如是。世间只身口之活计，佛法则性道之本源，其关系轻重，固天渊相悬也。祈将此语，令彼视之。然今但取其心，不计其迹，为彼取法名慧懋。谓以智慧，自勉勉人，令其悉皆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生信发愿，念佛圣号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能如是者，即真佛弟子。否则，但有其名，不得实益。（续编上?复王寿彭居士书二

民 国二十年）㈣戒杀护生
　　恶业之中 唯杀最惨

恶业之中，唯杀最多，唯杀最惨。欲得世道太平，人民安乐，必须大家戒杀护生，吃素念佛，方为根本解决之论。（三编上?复沈授人居士书）诸恶业中，唯杀最重。普天之下，殆无不造杀业之人。即毕生不曾杀生，而日日食肉，即日日杀生。以非杀决无有肉故，以屠者猎者渔者，皆为供给食肉者之所需，而代为之杀。然则食肉吃素一关，实为吾人升沉、天下治乱之本，非细故也。其有自爱其身，兼爱普天人民，欲令长寿安乐，不罹意外灾祸者，当以戒杀吃素，为挽回天灾人祸之第一妙法。（增广下?普劝爱惜物命同用清明素皂以减杀业说）杀业怨深似海难平

凡有血气者，必有知觉。既有知觉，则必贪生怕死，趋吉避凶。鸟兽昆虫蚤虱，莫不皆然。若忽尔捕而杀之，则其力虽不能敌，无可如何，其心之仇恨，殆不能以语言文字形容。若将欲杀，或有赎之放之令生者，则其心之感激，亦复难以形容。纵彼现时虽无报恩报怨之力，然善恶之缘既结，或于现生，或于未来，必有不期然而然之报应。即彼等不能即报，而常行放生，常行杀生，天地鬼神，常为鉴临，必当降以祸福，且勿忽其弱而欺之。（续编下?放生杀生现报录戒杀放生各文合编序民十八年）饮食于人，关系甚大。得之则生，弗得则死，故曰食为民天。然天地既为人生种种谷、种种菜、种种果，养人之物，亦良多矣！而以口腹之故，取水陆空行诸物，杀而食之，以图一时之悦口。绝不计及彼等与吾，同禀灵明之性，同赋血肉之躯，同知疼痛苦乐，同知贪生怕死。但以力弗能敌，被我杀而食之，能不怀怨结恨，以图报于未来世乎？试一思之，能不惴惴。忍以一时悦口之故，于未来世，受彼杀戮乎哉？愿云禅师云：「千百年来碗里羹，怨深似海恨难平。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听屠门夜半声。」详味斯言，可以悟矣。（增广下?味精能挽劫运说）由是思之 生可杀乎
　　好生恶死，物我同然。我既爱生，物岂愿死。由是思之，生可杀乎？

一切众生，轮回六道。随善恶业，升降超沉。我与彼等，于多劫中，互为父母，互为子女。当思拯拔，何忍杀乎？

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于未来世，皆当成佛。我若堕落，尚望拔济。又既造杀业，必堕恶道。酬偿宿债，展转互杀，无有了期。由是思之，何敢杀乎？（增广下?为在家弟子略说三归五戒十善义）巧行救济 永戒残伤
　　推吾人恶死之心，巧行救济。
　　体天地好生之德，永戒残伤。
　　（续编下?楹联/素食处）

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如来之大道曰慈。人物虽异，心性是同。举凡三乘六凡，如来视之，皆如一子。何以故？以其皆具佛性，皆堪成佛故。三乘且置，六凡天、人、阿修罗、畜生、鬼、地狱，虽则高下悬殊，苦乐迥异。总皆未断惑业，未出生死。天福若尽，即便下降。狱罪若灭，仍复上升。犹如车轮，互为高下。我今幸得人身，理宜委曲设法，护惜物命。体天地好生之德，全吾心恻隐之仁。良以诸物与我，同生于天地之间，同受天地之化育。而且同知贪生，同知畏死。仁人于枯骨，尚且掩而埋之；于草木，尚且方长不折。况肯为悦我口腹，令水陆诸物受刀砧烹煮之苦哉？须知此等诸物，从无始来，亦曾高居尊位，威权赫奕。不知借威权以培德，反致仗威权以造业。竟使恶业丛集，堕于异类。口不能言，心无智虑，身无技术，以罹此难。虽弱肉强食，于事则得。而怨恨所结，能无生生世世，图报此怨之念乎？人纵不念诸物被杀之苦，独不惧怨业深结，常被彼杀乎？又不惧残害天物，天将夺我福寿乎？人唯欲眷属团聚、寿命延长、身心安乐、诸缘如意，正应发大悲心，行放生业。使天地鬼神，悉皆愍我爱物之诚。则向之所欲，当可即得。若仗我有钱财，我有智力，设种种法，掩取诸物，以取悦我口腹，不计彼之痛苦，尚得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之人矣乎？然我与彼等，同在生死。从无始来，彼固各各皆为我之父母兄弟妻妾子女，我亦各各皆为彼之父母兄弟妻妾子女。彼固各各或于人中，或于异类，皆被我杀。我亦各各或于人中，或于异类，皆被彼杀。为亲为怨，相生相杀。静言思之，愧不欲生。急急改图，尚悔其迟。况肯蹈常袭故，仍执迷情，以为天生异类，原为供人食料乎？（增广下?江慎修先生放生杀生现报录序）古云：大乱之后民易治。当此乱极之时，若有德望之人提倡佛法，令其戒杀护生，吃素念佛。为彼说三世之因果，与六道之轮回。有仁心者，孰不佩服乎？儒教讲仁民而爱物，此话须从人生孩幼时做起。则其仁民也，方能究竟。若不在孩幼时做，则其仁民处，或致误民，其爱直是空谈。今为说其所以。小孩无知，见飞走等物，必直杀，或取而顽耍杀。若大人无论何物，均不许杀。以杀则折己福寿，致天地鬼神，都不保佑。幼小时养成此习惯，大了决不至以互相残杀为乐。十余年前有英人林某，住南京，来普陀见光。送光几本书，云是他着。他中国话尚不甚好，何能作很好文字乎？有一本专提倡卫生，专门以杀生为事。余书均送人，唯卫生之书，光撕碎付字篓。恐无知者持去，则害人害物，无有底极。周君盖深中西人之毒，而不知卫生利人之道。人为万物之灵，亦一种动物也。我与万物同生于天地之间，彼未要我之命，我何得要他的命？打蝇之家，蝇更多。杀蜈蚣之人，常被蜈蚣咬。彼欲卫生于现生，而现生亦未必得益。由此一生常怀杀心，将来生生世世，常被人杀。但以未能亲见，尚乐以忘疲而杀。古书中有恶蚁者，蚁盈其尸。恶蝇者，蝇集其体。无法可设，徒叹奈何。光以此事即是大造杀劫之根本。若犹欲依己所见而为，窃恐有后悔不及时，为可怜可悯，无有可救援也。仁人君子，何得专以杀物为事。令一切无知者，皆效法乎？十余年前，一皈依弟子有一小儿，买一拍蝇板，以为玩具，遂常拍之。一日蝇多极，极力拍之，忽全屋皆黑。大人遂开门窗，念佛忏悔，未久蝇悉去。从此焚其拍物，亦无蝇来矣。此系佛弟子佛慈加被，令断杀业者。若无信心之人，恐无此兆。其来生后世，何可设想也。（三编下?复净善居士书三）素食多健 肉食多病

世之素食者多强健，肉食者多疾病。以肉食浊恶，易生欲心。素食清净，欲心轻微。愚人不明理，以肉食养人，系欲自他来生后世皆变畜生耳。可不哀哉！（三编下?复周群铮居士书）世人食肉，已成习惯，当知无论何肉，均有毒，由于杀时，恨心怨气所致。虽不至即时丧命，然积之已久，则必发而为疮为病。年轻女人，若生大气后，喂孩子乳，其子必死，以因生气而乳成毒汁也。人以生气，尚非要命之痛，尚且如此。况猪羊鸡鸭鱼虾要命之痛，其肉何能无毒乎？余十余年前，见一书云：一西洋女人，气性甚大，生气后喂其子乳，其子遂死，不知何故。后又生一子，复以生气后喂乳而死，因将乳令医验之，则有毒，方知二子皆乳药死。近有一老太婆皈依，余令吃素，以肉皆有毒，并引生气西妇药死二子为证。彼云：伊两个孩子，也是这样死的，以其夫横蛮，一不顺意，即行痛打，孩子看见则哭，便为喂乳，遂死，亦不知是乳药死的。其媳亦因喂乳死一子。可知世间被毒乳药死的孩子，不知有多少。因西妇为发起，至此老太婆，方为大明其故。凡喂孩子之女人，切勿生气，倘或生大气，当日切不可即喂孩子。须待次日心平气和，了无怨恨时，乃无碍矣。若当日即喂，或致即死，纵不即死，或迟迟死。是知牛羊等至杀时，虽不能言，其怨毒结于身肉者，亦非浅鲜。自爱者固宜永戒，以免现生后世种种灾祸也。此事知者甚少，故表而出之，幸大家留意焉。由此证之：须知人当怒时，不独其乳有毒，即眼泪口水亦有毒。若流于小儿眼中身上，亦为害不浅。一医生来皈依，余问医书中有此说否，彼云不知。世间不在情理之事颇多，不可因非科学而鄙视之。如治疟疾方，用二寸宽一条白纸，写乌梅两个、红枣两个、胡豆按病人岁数多少，写多少颗。如十岁，写十颗。二十岁，写二十颗，折而叠之，于未发一点钟前，男左女右，绑于臂膊上，即不发矣。百发百中，即二三年不愈者，亦可即愈。非符非咒非药，而能愈痼疾，岂可以常理推之乎！世间事体，均难思议，如眼见耳闻，乃极平常事，人人知之。若问眼何以能见，耳何以能闻，则知者绝少矣。佛法有不可思议而可思议者，有可思议而不可思议者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岂可以常情测度乎！（三编下?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若知此义 何能下咽

一切众生，皆是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。杀而食之，何能下咽？若知此义，即丧身失命，亦不能吃一切肉矣。然佛之教人，循循善诱。上根则令其全断，中下则令其渐减，而遂至于全断耳。（增广上?复高邵麟居士书一）普令含识 各尽天年

放生一事，原为启发现未人之善心，以期戒杀茹素，普令含识，各得其所，各尽天年。近之则息杀因，远之则灭杀果。小之则全吾心之纯仁，大之则弭世界之杀劫。且勿以为不急之务，而漠然置之也。（续编下?常熟莲华庵放生池碑记民二十三年）事浅易见 理深难明

戒杀放生之事，浅而易见。戒杀放生之理，深而难明。若不明其理，纵能行其事，其心决不能至诚恻怛。其福田利益，亦随其心量而致成微浅。倘遇不知者阻诽，遂可被彼所转，而一腔善心，随即消灭者有之。以故不避繁词，用申其义。俾物类同沐慈恩，人伦各培福祉。以恳到之深仁，灭自他之杀报。同臻寿域，共乐天年。尚祈以此功德，回向西方。则永出轮回，高超三界。为弥陀之弟子，作海众之良朋矣。……须知放生一事，实为发起同人，普护物命之最胜善心。企其体贴放之之意，中心恻然，不忍食啖。既不食啖，则捕者便息。庶水陆空行一切物类，自在飞走游泳于自所行境，则成不放之普放。非所谓以天下而为池乎？纵不能人各如是，而一人不忍食肉，则无量水陆生命，得免杀戮，况不止一人乎？又为现在未来一切同人，断鳏寡孤独、贫穷患难之因，作长寿无病、富贵安乐、父子团圞、夫妻偕老之缘。正所以预行周济，令未来生生世世永不遭鳏寡等苦，长享受寿富等乐。非所谓罄域中而蒙福乎？何可漠然置之。（增广上?南浔极乐寺重修放生池疏）须善设法 随缘买放

买物放生，与布施同。须善设法，勿立定期，勿认定地，勿议定物。随缘买放，生得实益。若定期、定地、定物，则是促人多捕矣。（续编上?复念佛居士书）事虽为生 意实为人

放生之举，事虽为生，意实为人。人若止杀，则固用不着此种作为。然人食肉之心愈盛，不设此举，久而久之，将举非洲之野蛮行为，遍行于世。可不预为设法，令彼嗜杀嗜肉之人，同生反躬自省之诫乎？（三编上?复罗智声居士书一）吃素念佛 乃大放生

须知放生原为戒杀，戒杀必从吃素始。倘人各戒杀，人各吃素。则家习慈善，人敦礼义，俗美风淳，时和年丰。何至有刀兵劫起，彼此相戕之事乎？此挽回天灾人祸，正本清源之要务也。凡有欲家门清泰、身心康宁、天下太平、人民安乐者，请皆于戒杀放生、吃素念佛中求之，则求无不得矣。（增广上?金陵三汉河法云寺放生池疏）窃谓放生，原为提倡戒杀吃素，人若毕生吃素，便成不放之大放矣。今将宋黄山谷居士，戒食肉诗录之，以期大家于食肉时，再三思之，必有不忍食，与不敢食之心，勃然而兴。诗曰：

我肉众生肉，名殊体不殊。
本是一种性，只为别形躯。
苦恼从他受，肥甘为我需。
莫教阎君断，自揣应何如。

有味哉，斯诗也！忠恕违道不远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。此仁民爱物，成始成终之大经大法，不须更为详谈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之深义也。愿见闻者，咸深思之。（续编下?天台山国清寺创开放生池碑记民二十三年）所言放生会之办法，足见慈心毅力。必须借此以普劝一切人戒杀护生，吃素念佛，方为大放生。并自己同伦，通皆放之于莲池法海中，俾永离生死苦，常享真常乐，方为放生之一大结果耳。（三编上?复周子秀居士书）素食设祭 利益众多

设祭待客，概不动荤，村人欲送公祭者，易园止之，令每日来一班人，念佛一期，约二句钟。

一则免人虚费，二则实益亡人，三则曲引诸人，同种善根，四则冀开风气，普播佛恩，实为丧事最善新例，凡有信心者，各当依行焉。（增广下?汪含章夫人往生记）文六居士，既已茹素，丧中祭神、待客，当均用素，以为地方开通风化。万不可随顺旧俗，张罗铺排，杀生作乐，以丧事为燕乐，庶可「于亲、于己、于宾、于乡」均有利益也。（续编上?复黄涵之居士书民国二十年）家中杀生 即成杀场

念佛之人，当吃长素。如或不能，当持六斋，或十斋。初八、十四、十五、二十三、二十九、三十为六斋，加初一、十八、二十四、二十八为十斋。遇月小，即尽前一日持之。又正月、五月、九月为三斋月，宜持长素，作诸功德。由渐减以至永断，方为合理。虽未断荤，宜买现肉，勿在家中杀生。以家中常愿吉祥，若日日杀生，其家便成杀场。杀场，乃怨鬼聚会之处，其不吉祥也大矣。是宜切戒家中杀生也。（续编上?一函遍复民国 二十一年）诚心戒杀自有感应

华荪职业，颇难修持。然有诚心，自有感应。今以一事为证：北京阜城门内大街，有一大荤馆子，名九如春，生意很发达。一夕经理梦无数人来，向他要命，心知是所杀诸物。与彼等说：「我一个人，偿你们许多人命，哪里偿得完。我从今不做这个生意了，再请若干和尚念经念佛，超度你们，好吧？」多数人应许曰：「好。」少数人不答应，曰：「你为几圆或几角钱，杀我们多苦，就这样，太便宜你了，不行。」多数人劝少数人曰：「他若肯这样做，彼此都好，应允许他。」少数人曰：「他可要实行才好。」经理曰：「决定实行，否则再来找我。」因而一班人便去。适到五更要杀的时候，店中伙计起来要杀，鸡鸭等皆跑出笼四散了。赶紧请经理起来说之，经理云：「我们今天不开门，不杀跑出的。在店内的收起来，跑出去的随他去。」天明请东家来，说夜梦，辞生意，决定不干了。东家云：「你既不愿杀生，我们不妨改章程，作素馆子。」遂改做素食，仍名九如春。因此吃素的人颇多，更发达。（三编上?复琳圃居士书）圣僧示现 不可妄学

道济禅师，乃大神通圣人，欲令一切人生正信心，故常显不思议事。其饮酒食肉者，乃遮掩其圣人之德，欲令愚人见其颠狂不法，因之不甚相信。否则彼便不能在世间住矣。凡佛菩萨现身，若示同凡夫，唯以道德教化人，绝不显神通。若显神通，便不能在世间住。唯现作颠狂者，显则无妨，非曰修行人皆宜饮酒食肉也。世间善人，尚不饮酒食肉，况为佛弟子，要教化众生，而自己尚不依教奉行。则不但不能令人生信，反令人退失信心，故饮酒食肉不可学。

彼吃了死的，会吐出活的。你吃了死的，尚不能吐出原样的肉，何可学彼吃肉？

彼喝了酒，能替佛装金，能将无数大木，从井里运来。汝喝了酒，把井水也运不出来，何可学他？

济公传有几种，唯《醉菩提》最好。近有流通者，云有八本，多后人敷衍之文。《醉菩提》之若文若义均好，所叙之事，乃当日实事。世人不知所以然，不是妄学，便是妄毁。妄学，则决定要堕地狱。妄毁，则是以凡夫之知见，测度神通圣人，亦属罪过；比之学者，尚轻之多多矣。见其不可思议处，当生敬信。见其饮酒食肉处，绝不肯学，则得益不受损矣。祈洞察是幸。（增广上?复庞契贞书）㈤素位而行

人之德能 大端有四

人为倮虫之长，身不过数尺，寿不过数旬，竟与高厚悠久莫测之天地，并称三才，其义何属？须知才者，德能之称。天以普覆万物，生成化育为德能。地以普载万物，含养滋培为德能。人以赞天地之化育，继往圣，开来学为德能。设无人之德能，则天地之德能犹有所憾。由得人参赞继开之德能，俾天地之德能，圆满充足，竖穷三际，横遍十方。人与天地，并称三才者，此也。人之德能，大端有四：

人者：仁也。仁慈恻隐，自利利他，故名为人。

人者：忍也。忍劳忍苦，担当柱地撑天之事，故名为人。

人者：任也。力任孝、弟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之八德，俾无所歉缺，故名为人。此八事，匹夫匹妇皆能为之。此乃参赞化育，继往开来，撑柱天地之大事。若一疏忽，或亡一二，或八字俱亡，则成冒名之伪人，非与天地并名三才之真人矣。若能类推，则希圣希贤，学佛学祖，有余裕矣。

人者：尽也。尽儒教伦常之道以敦伦，尽佛教心性之道以证心，故名为人。

人之义，大矣哉！愿一切同伦，各各担荷人之四义，岂独吾国之幸，实天下万国之深幸也。

或曰：汝作此说，汝能一一无憾否？

答曰：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我悲我之一一有憾，冀一切同伦一一无憾，以免一一同伦，临寿终时，犹有如我无穷之深悲也。（续编下?人字发隐民二十七年为一弟子说）天成就人 有逆有顺

天之成就人者，有逆有顺。人能乐天知命，则逆反为顺，否则顺反为逆，是在人之善用心与否耳。又现今是一大患难世道，凡刀兵水火，瘟疫虫蝗，或怨业病，医不能治者，若肯志诚念佛念观世音，决定便能逢凶化吉。（三编上?复杨宗慎居士书）天之所以成就人者，有苦有乐，有逆有顺，有祸有福，本无一定。唯在当人具通方眼，善体天心，则无苦非乐，无逆非顺，无祸非福矣。是以君子乐天知命，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，随遇而安，无往而不自在逍遥也。（增广上?与卫锦洲居士书）祸福相依 损益在人

世间诸法，了无定相，祸福互相倚伏，损益唯人自召。善得益者，无往而非益；甘受损者，无往而非损。汝果能常将遇难将终念佛之念，存之于心。则决定可以于此身报终之时，俯谢娑婆，高登极乐。为弥陀之弟子，作海会之良朋矣。愿吾徒智章常存战兢惕厉之心，以期不负弥陀世尊现身救苦之一番大慈悲恩，则幸甚幸甚。（三编上?复智章居士书戊辰八月）人生世间，祸福互相倚伏。唯视当人之用心何如耳。善用心者，困苦艰难，皆为解脱之本。不善用心者，富贵荣华，悉是堕落之因。汝母守节抚孤，受苦多年，实为今日修持净业求生西方之基。（三编上?复周浦陈家骏居士书）古今许多大英雄豪杰，亦有担荷佛法，极意修持者；亦有博学多闻，毕生不知佛法为何义；亦有概不理会，亦不赞扬，亦不毁谤者；亦有绝不知佛法，而任己意见，妄加诽谤者；又有心中深佩佛法，窃取以雄己之门庭，而又特意诽谤，以阻塞一切人入佛法者。众生知见，变幻离奇，若一思之，不禁令人痛息。汝等以罹苦，得为入法之导。使事事如意，或恐终身为门外汉，而又自以为所得至极，无有过者也。世间祸福相倚伏，唯在当人之善用心与否耳。（续编上?复陈逸轩居士书民
国二十年）吾人自无始以来，各有宿业，各有宿善。善用心者，恶业发现，亦可增长善根。不善用心者，善根发现，亦可增长恶业。（三编上?复独山杨慧芳居士书二）尽我天职 不计顺逆

《易》曰：「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」人能居心行事，有如大地，施恩不求报，受辱不怀嗔，但尽我之天职，不计人之顺逆。如是之人，生入圣贤之域，没登极乐之邦。（增广下?螺头庙东照寺重修地母庙碑记）上不怨天 下不尤人

孟子云：「有不虞之誉，有求全之毁。」孟子此语，极确切，而未明其所以然。佛说一切利衰、毁誉、称讥、苦乐，各有前因，致获现果。了此，则只宜自忏宿业，何暇怨人乎哉？所以君子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，素富贵行乎富贵，素贫贱行乎贫贱，素夷狄行乎夷狄，素患难行乎患难。受宠若惊，受辱不怨，逆来顺受，无往而不自在逍遥也。（增广上?复潘对凫居士书）逆来顺受 随缘而为
逆来顺受，方为乐天。
不怨不尤，始可立命。
（增广上?复泰顺林介生居士书二）

学道之人，凡遇种种不如意事，只可向道上会。逆来顺受，则纵遇危险等事，当时也不至吓得丧志失措。已过，则事过情迁，便如昨梦，何得常存在心，致成怔忡之病。汝既欲修行，当知一切境缘，悉由宿业所感。又须知至诚念佛，则可转业。吾人不做伤天损德事，怕什么东西？念佛之人，善神护佑，恶鬼远离，怕什么东西？汝若常怕，则着怕魔，便有无量劫来之怨家，乘汝之怕心，来恐吓汝。令汝丧心病狂，用报宿怨。且勿谓我尚念佛，恐彼不至如此。不知汝全体正念，归于怕中。其气分与佛相隔，与魔相通。非佛不灵，由汝已失正念，故致念佛不得全分利益耳。祈见光字，痛洗先心。当思我兄一夫一妻，有何可虑？即使宿业现前，怕之岂能消灭？唯其不怕，故正念存而举措得当，真神定而邪鬼莫侵。否则以邪招邪，宿怨咸至。遇事无主，举措全失。可不哀哉！今为汝计，宜放开怀抱。一切事可以计虑，不可以担忧。只怕躬行有玷，不怕祸患鬼神。……当此危险世道，宜放开心胸眼界，努力修持净业。所有吉凶祸福，悉不计虑，随缘应变。纵大祸临头，亦当想及同罹此祸之人，不知有几千万亿。于无可如何中，尚有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，可以恃怙，有何可畏？以念佛念观世音，作为无畏之据。放开心量，勿预恐吓。则病自痊愈，身自安乐矣。若不知此义，则是未遇危境，自己先陷于危中，虽佛菩萨亦莫能救。所以君子素患难行乎患难，故能无入而不自得焉。（三编下?复同影居士书）须知逆来顺受，始名乐天；修身植德，方曰尽性。世有愚人，不知夙生善恶，唯观眼前吉凶。见作善而得祸，便谓善不当为；作恶而得福，便谓恶不足戒。不知善恶之报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。譬如三尺之冰，岂一朝之寒所能结；百川之泮，亦岂一日之暖所能消。切不可怨天而尤人，犹豫而退悔。宜学俞净意之修身，袁了凡之立命。将见二孙必成佳士，麟儿屡见诞生矣。至于华严重建，诚属莫大功德。然居处深山，募化维艰。只可随缘，不宜勉强。有殿可以供佛，有寮可以安身，行道居处有所庇覆，足矣。何必多造殿宇，广列长廊，不为利益自他，唯取快悦俗目乎？（增广上?复泰顺林介生居士书一）思不出位 素位而行

人之处世，一一须按当人本分，不可于分外妄生计虑。所谓君子思不出其位，又曰君子素其位而行。汝虽于净土法门，颇生信心。然犹有好高务胜之念头，未能放下，而未肯以愚夫愚妇自命。须知了生死，愚夫愚妇则易，以其心无异见故也。若通宗通教，能通身放下，做愚夫愚妇工夫，则亦易。否则通宗通教之高人，反不若愚夫愚妇之能带业往生。净土法门，以往生为主。随缘随分，专精其志，佛决定不欺人。否则求升反坠，乃自误耳，非佛咎也。（增广上?复周群铮居士书二）人生世间，贵守本分。凡一切人，发颠发狂，乃至常生悲观，常欲自杀者，皆系不修实行，欲得大幸福，事事如意，财色名位，皆在人上。倘前生修有痴福，得其所欲，则骄奢淫泆，无所不至。如此之祸，校比自杀，当重万倍。幸而未得，尚不至如此之烈。汝欲消此烦恼，当事事守分，不于分外起一毫欲得之妄念。随缘做事，即为人作仆，必须尽我为仆之职分，而不以为耻，及以为我非为仆之资格之心。而今得为仆，我能尽我为仆之职分，不生矜己轻人之心。主人知我，我亦不喜；主人不知，我亦不愠。我尽我分，知否任人。无计校心，无抑郁心。如此为仆，人当尊之为师，不敢以仆视矣。即人以我善于尽仆之职分，而不敢以我为仆，而以师事之，我仍不起自高自大之心。觉得仆与师皆假名，尽我职分乃实行，唯恐行不副名，不计人之待遇。古之大人，虽至穷困不能生活之时，亦无忧戚抑郁之念。即令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仍然是山野农夫之态度。此所谓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君子所以坦荡荡也。否则，小人常戚戚矣。（续编上?复某居士书）汝在银行，当一切时，小心勤慎。且莫学说大话，不认真用心于小事。须知此种派头，乃系败子之派头。以未做大事，便忽略小事，以为我是大才，何拘拘于此。须知此系自欺欺人之下流种子，凡做大事的人，于小事决不

肯轻忽。凡轻忽小事的人，决定不能担任大事。何以知之？以君子素其位而行。汝在做小事的地位，不肯尽职尽分，以为我何用心于此。及乎一得大事，便骄奢淫泆起来。良由根本未立，何由枝节畅茂发达乎哉？喻如一人，小有才，亦小有修持，心中便觉得我很高明，很有修持。因此贡高我慢之心，招起宿世曾受怨害之怨家对头，为其现身，入其心窍。弄得才不成才，修不成修。使此人谦恭孝顺，由此修持之力，当能消灭夙业，增长善根。将来临终，往生西方，得超凡入圣之真利益。校彼以贡高自误，其利害何止天渊悬殊。此事汝固知，故以此为汝前途之鉴。（续编上?复周法利居士书三）观汝此书，知汝境遇之穷，知汝不安本分。汝无余钱，何得于光分上，尚硬撑架子。君子素其位而行，穷则不以钱财为礼，况自己认以为如父如母之师乎？是知汝一向都是此种情见，因架子撑不起来，便要寻死。不知汝此种心行，死了更比此架子撑不起来，当难受无量无边恒河沙恒河沙倍矣。

汝前谓重庆佛学社颇尚密宗，汝欲另设一专修净土之机关，此亦是不安本分之话。凡建立机关，第一要人皆信服，第二要有钱贴垫。虽募众人，亦须自己先能调动。汝二者一皆无有，何得起此种分外之计虑乎？家中既有饭吃，不须又要发财巨万。今之军政两界，汝若不顾来生头面，则非不可入。若犹顾及来生头面，则以莫入为最上上策。（三编下?复温光熹居士书十一）素位而行 方为得之

明因识果，吃素念佛，为自利利他之要义。犹须素位而行，不怨不尤，方可以真得佛法之实益。（三编下?复章道生居士书一）南岳智者，皆法身大士。其实证地位，谁能测其高深？此不过欲勉后世专精学道，而作此曲折耳。岂真止证十信相似位、五品观行位而已耶？我等博地凡夫，哪堪拟彼。我等只好粗持重戒，一心念佛，兼修世善，以为助行。依永明莲池之法行之，则无往不利矣。自己改恶修善，一心念佛。凡一切亲故并有缘之人，亦当以此教之。其反对之人，当作怜悯想，不可强制令行。按牛头吃草，万万做不得。若曰我一心念佛，诸事不理，不唯与世法有碍，亦不与佛法相合。素位而行，方为得之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六）不生系恋亦不厌世

有血性者，决不于此世界生系恋心。然既在世间做人，亦决不可放弃自己所应行事，而一味作厌世观也。（三编下?复卓智立居士书三）士农工商 各务其业

人生世间，不可无所作为。但自尽谊尽分，决不于谊分之外，有所觊觎。士农工商，各务其业，以为养身养家之本。随分随力执持佛号，决志求生。凡有力能及之种种善事，或出资，或出言，为之赞助。否则发随喜心，亦属功德。（增广上?复宁波某居士书）学佛之道 在于实行

学佛之道，在于实行。若只张罗门面，不修实行，则亦只得门面之空名而已。既欲往生西方，自利利人，必须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；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以深信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。上自父母伯叔，以至兄弟姊妹、妻室儿女，及诸仆使，并及乡党邻里、亲戚朋友，凡一切相识之人，皆宜以如上所行为劝。若自己实行上事，人自相观而善。所谓「以言教者讼，以身教者从」。世出世间事，无一不以身为本者。若自不实行而教人行者，唯上智之人则可依从，只取其言之益，不计其人之能行与否。若非上智者，必腹诽背讥，反令造大口业。欲真利人，当事事尽己之分。则日用行为，皆含化人之机。久而久之，人自见信而依从之，固有不期然而然者。（三编上?复李尔清居士书民廿二
九月十五）佛法原是教人了生死的，非只当一种高超玄妙话说说。彼下劣知见之当哲学研究佛法者来，必须先对彼说佛说法之所以然，是要人对治习气，洗心涤虑，敦伦尽分，慈悲仁让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，自利利他，共证真常，渐次修习，至成佛道耳。所有经教，皆为发明如上所说诸事理故。若唯求明了，不欲实行，岂非优人作戏，尚得谓之为学生乎？如其天姿聪敏，不妨研究性相各宗，仍须以净土法门而为依归，庶不至有因无果，致以了生脱死之妙法，作口头活计，莫由得其实益也。必须要主敬存诚，对经像如对活佛，不敢稍存怠忽。庶几随己之诚大小，而得浅深诸利益也。至于根机钝者，且专研究净土法门，果真信得及，守得定，决定现生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，校彼深通经论，而不实行净土法门者，其利益奚啻天地悬殊也。如上所说，无论什么资格，最初先下这一味药。则无论什么邪执谬见、我慢放肆、高推圣境、下劣自居等病，由此一味阿伽陀万病总治之药，无不随手而愈。汝学到一肚皮佛法，于此二种学生，便没奈何。可知汝但知说药，自己也未实行，使汝实行，断不至怀此种疑。而以昔某某为文殊普贤之俦，此皆由不能鉴别真伪，遂致茫无所从，或至以伪为真也。（增广上?复唐大圆居士书）古人云：「力行之君子，得一善言，终身受用不尽。」不务躬行，纵读尽世间书，于己仍无所益。如真龙得一滴水，可以遍雨一世界。泥龙纵泡之水中，也不免丧身之祸。（续编上?复某居士书）转移之权 操之在我
　　人生世间，寿夭穷通，皆有一定，皆无一定。

其一定者：儒者谓之命，谓之天所赋者。夫天，乃大公无私，何以所赋者高下悬殊、万有不齐乎？岂天亦有厚薄轻重之偏私乎？儒家不言三世，故以前因为天所命。而不知所谓天命者，即佛所谓果报也。佛以此身为报身，报前生所作善恶之因，故感今生所得寿夭穷通之果也。此其有定者。

其不定者：或励志修持，积德累功，希圣希贤；与任意放纵，荡检逾闲，自暴自弃者。乃由今生所作善恶力强，转前生之业报，或增胜与增劣耳。即所谓天定者胜人，而人定亦能胜天也。《诗》曰：「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」《书》曰：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」《易》曰：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」《礼》曰：「故大德必得其禄，必得其位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。」皆约现生修持所感而言也。以是知：命自我主，福自我求。寿富康宁之权，操之在我。天不过因我之修持，而鉴临嘉许之，初非有厚薄轻重于其间也。（

三编下?李凤岐先生夫妇寿序）人生世间，当各尽其分。祸福苦乐，虽由宿业主持，然努力修持，则业便随之而转。宿世之业，当得恶报者，或不受恶报。若修持功深，则反受善报矣。倘或任意放纵，作诸恶事，则宿世之善报未受，今世恶报已临矣。心能造业，心能转业，唯在当人自主。天地鬼神，只主其赏罚之权，不能主转移之权。转移之权，操之在我。既知在我，但知希圣希贤，学佛学祖。圣贤佛祖，岂拒人哉？涉世宜含厚，立身宜严肃，庶不至为邪教所忌，并所惑也。（三编上?复卓智立居士书三）好名恶实　修行大忌

今人每务虚名，不修实行，此是学道之一大障碍。若不作假，则一滴雨一滴湿。作假，则如梦中吃饭，无益枵腹。（三编上?复何希净居士书民廿六
七月廿三）名者，实之表。有实有名，亦不为荣。何以故？以属本分故。无实得名，辱孰甚焉。况欲张罗，动人视听，必致遍登报纸，彼于表彰处，必加一番疑议，则成欺世盗名之实案矣。汝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以故不得不一再详告也。汝信心颇深，但好张罗，及好游，好结交，实为修行一大障。且汝年始二十余，即如此结交。后来佛学大通时，当日不暇给矣。祈沉潜杜默，则其益无量。（增广上?复马契西居士书七）世之愚人，每多不修实行，偏欲得一真修之虚名。以故设种种法，妆点粉饰，成一似是而非之相，冀人称赞于己。其心行已污浊不堪，纵有修持，亦为此心所污，决难得其真实利益，此所谓好名而恶实，为修行第一大忌。（增广上?庐山青莲寺结社念佛宣言书）穷则独善　达则兼善
穷则独善，而表率乎一乡一邑。
达则兼善，以利济乎四海九州。
（续编下?大慈老人塔院重修记民十九年）
若约佛法　穷亦可兼善

孟子曰：「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」此约世间法论也。若约佛法论，达固可以兼善，穷亦可以兼善。严持戒律，敦笃伦常，以身率物，俾一切人相观而善。待其欣欣向往之心发，则示之以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之理事；心本是佛，念佛往生，方可亲证之因缘。凡有心者，谁不乐从？故古高僧，随所到处，每多归依。校之王政教化，其益为深。（三编下?憨山大师年谱疏序）以身率物　令德服人
道行若立乎己身，
德化自感于同人。
（增广下?潮阳佛教分会演说二）

古语云：「以言教者讼，以身教者从。」君子居乡，以身率物，令德服人，相观而善，即此义也。（续编上?复张觉明居士书一戊寅除日）利人利物，不一定要钱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。凡无利益之心之话之事，均不存不说不行。满腔都是太和元气，生机勃勃。（三编上?复张德田居士书一）不据位而行政　不升座而说法

人与天地，并称三才，非徒然也，必有参赞化育之功，方可不愧。否则，行肉走尸，毕生污秽天地，何可云三才乎？能体此意，以教童蒙，必能尽心竭力，因材施教。先以道德为本，次及文艺之末。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，常时讲谈，令彼知为人之道。居心动念，作事吐语，俾各淳善，便可为入圣之基。《易》曰：「蒙以养正，圣功也。」其此之谓乎！果能以此心教人，则自己学品日进于光明，人将感而化之，不待督责，以期相从也。天下不治，匹夫有责。今日之国乱民困、同室操戈、竞欲相戕、民不聊生者，皆家庭父母无善教，学校之先生无善教。致有天姿者，习成妄为；无天姿者，甘为匪顽。汝能秉正本清源之心，以行培植人才之事，即是不据位而行政，不升座而说法矣，何乐如之。（续编上?复卓智立居士书）今则人心陷溺，世乱已极。废经废伦，废孝免耻，争地争城，互相残杀。种种邪说暴行，极力提倡。若不挽救，则人道或几乎熄。于是各处有心之士，群起而提倡佛法。明三世之因果，显六道之轮回。示娑婆之浊恶，表极乐之严净。以期斯世之人，克己复礼，生入圣贤之域；了生脱死，没归极乐之邦。无锡杨筱荔、秦效鲁、袁丽庭、曹培灵等诸居士，立一净业社于崇安寺，每月朔望，集众念佛。兼为演说「居尘学道，在野报国，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」之道、「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信愿念佛，求生净土」之法，俾一切人，知「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人皆可以作佛」之所以然。则于一切时，一切处，皆为希圣学佛之事。此实不居位而护国救民，不现形而移风易俗之大方便法门。（续编下?无锡佛教净业社年刊序民二十五年）四、闲邪存诚
㈠竭诚尽敬
佛法要妙　唯在乎诚

佛法要妙，唯在乎诚。汝能始终守之以诚，则更无可言矣。谈玄说妙，弄口头，求神通，宜置之东洋大海外，方可亲得实益耳。（三编上?复周伯遒居士书十八）至诚恭敬，实为希圣希贤学佛学祖之本。人能心主于敬，则一切放僻邪侈之心，自无由而生。（三编下?复慧海居士书三）敬之一法，乃世出世间学道之根本。若不主敬存诚，纵有所悟，必不能实得其益。以一落狂慧，决难事理圆融。偏执理性，不重修持，纵见理不错，亦与魔外相去不远。况既执理废事，所悟之理，亦难的当。故曰：「不贵子见地，只贵子行履。」此举世聪明人之大陷阱，不受此病，方可名为聪明。否则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翻成自误误人之流辈也。（续篇上?致郭庄悟居士书民国　二十一年）唯贵真诚　最忌虚假

佛法真利益，要以至诚得。无论念佛看经，皆须至诚恭敬，切不可学圆融不执着。否则便因之肆无忌惮，以成狂妄魔派矣。（三编下?复福州佛学社书）凡人改过迁善，并修净业，唯贵真诚，最忌虚假。不可外扬行善修行之名，内存不忠不恕之心。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，如此方可希圣希贤，学佛学祖。为名教之功臣，作如来之真子。固不在穷、达、缁、素上论

也。（增广上?与泰顺林枝芬居士书一）每见学佛者亦有伪为，其实则居心行事，仍然是利欲是务，依旧是瞒因昧果，欺佛欺人。此种假善人，实为佛门之贼，当深以为戒。勿道大者不可自欺欺人，即起心动念，亦当以诚为事。果能真诚不欺，久而久之，必为人所信向，人既信向，则天地鬼神当常护佑，令其常得吉祥也。况佛菩萨大慈大悲，有不垂慈加被者乎？（三编上?复宁德晋居士书二）诚到极处　豁然贯通

世出世间诸法，无不以诚为本，诸修行人，更当致诚。诚则业障消除，善根增长。凡诵经时，必须息虑忘缘，一心净念。如对圣容，亲聆圆音，不敢稍萌懈怠疏忽之意。久而久之，自可潜通佛智，暗合道妙。喻如阳春一到，坚冰自消。诚到极处，豁然贯通。此是看经念佛最妙之法。汝能终身依此而行，其利益有不可名言焉者。（续编下?题王宗懿女士书弥陀经弁言民二十四年）一分恭敬　一分收获

吾常曰：欲得佛法实益，须向恭敬中求。有一分恭敬，即消一分罪业，增一分福慧。有十分恭敬，即消十分罪业，增十分福慧。若毫无恭敬，虽诵经念佛，亦非毫无利益。而亵渎之罪，当先受之，堕落三途，经若干劫。其罪毕已，当承此善因，又复闻法修道，吃素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了生脱死。若现生竭诚尽敬，则现生即可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西方。一得往生，则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永离众苦，但受诸乐矣。（续编上?诫吾乡初发心学佛者书）一切佛经及阐扬佛法诸书，无不令人趋吉避凶，改过迁善；明三世之因果，识本具之佛性；出生死之苦海，生极乐之莲邦。读者必须生感恩心，作难遭想，净手洁案，主敬存诚，如面佛天，如临师保。则无边利益，自可亲得。若肆无忌惮，任意亵渎，及固执管见，妄生毁谤。则罪过弥天，苦报无尽。奉劝世人，当远罪求益，离苦得乐也。（三编下?灵岩山寺念诵仪规题辞）欲得佛法实益，须办十分诚心。持经念佛之事虽同，心之诚有浅深泛切之不同，则其利益，便大相悬殊矣。世间事事，均须以诚而成，况持经念佛，欲以凡夫身，了生脱死，超登佛国，不诚而能得乎？（续编上?复海门理听涛书一民国　二十一年）恭敬之道　理事有别

居心则若贤若愚，通皆恭敬，不生傲慢。行事则亲贤远愚，取优去劣。如是则可免相染之弊，及挂误之愆。天下事，有一定之理，无一定之法。若不以情事而为定夺，如执死方子医变症，则生者少而死者多矣。必使情与理相合，法与事相契，则得之矣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八）住持真际　二种不同

须知佛法，有「住持法道，直示真际」二种不同。在凡夫分上，当依律仪而行。否则便为轻法，轻法则不能令人增长善根律中广明其相。如求法之人礼貌不恭，便不为说，况求皈依三宝乎？光于问法，固不过执。唯不自屈，而求皈依者，决不敢允许。非求人恭敬以自大也，乃欲人深生敬信，以得实益也。若夫已证圣果之法身大士，若现凡夫身，仍依世仪而行。若现圣人身，则了无成规。如《法华经》中常不轻菩萨普礼四众，而为授记曰：「我不敢轻于汝等，汝等皆当作佛。」乃至彼四众以杖木瓦石打击，避走远住，犹复礼拜称赞。此系大菩萨直示真际之宏规，凡夫何敢妄效？妄效则坏乱法道，其过极大。（三编上?复承恩居士书乙亥五月初七）须知佛法，有住持世间法，有唯论理性法。住持世间法，若人不致诚敬，则不为说法。今世道陵夷，不能全依此行。故光于问法之函，任彼如何，亦为彼答。若太傲慢，亦当指斥其过，以不负彼之来意。唯求皈依者，若不用自屈之字，决不敢允许。以此允许，即是自轻佛法，亦令彼轻佛法。以彼或是不知礼仪，或是我慢自大。自大之人，何可与语？不知礼仪，必使即知。非求人恭敬，乃正不敢轻法与轻人也。不如此维持，则佛法便不能流通矣。唯论理性法，非凡僧所可行。唯大菩萨，又无住持法道之责任者行之，则有深远之益。凡夫行之，则破坏如来正法，为害不浅。如《法华经》常不轻菩萨，凡见四众，皆为礼拜，云：「我不敢轻于汝等，汝等皆当作佛。」四众有以杖木瓦石打之者，则避走远住，作礼赞叹曰：「我不敢轻于汝等，汝等皆当作佛。」恐汝不知此义，妄生疑议，故为略说。若凡夫僧，断断不可依此章程。住持法道之大菩萨，亦当依凡僧之章程。如济颠之师，乃出格高人，仍是绳趋尺步。济颠，则不守清规，显大神通。若谨守清规而显神通，则不能在世间住矣。唯藉此疯疯颠颠，以令人疑信相参，以密行教化，令人知佛法不可思议，以生正信心耳。世之无知无耻之人，从而学之，何不学吃死者以吐活的乎？何不学喝酒醉卧数日，而百千根大木，从井中运出；及喝酒大醉，吐金以装全殿佛像之金乎？此种不思议事，唯此种人行之，则无碍。若谨守规矩之人行之，必定当下去世。否则，人皆求彼，不能做一切事矣。（续编上?复杨慧昌居士书三）凡供佛像　作真佛观

所供佛菩萨像，画者雕者皆可。但须以此像作真佛视，自然得福得慧。若仍作纸木等视，则必至折福折寿矣。（三编上?复沈授人居士书）舍利不能礼拜，丛林不能亲炙，有何所欠。但能见佛像，即作真佛想。见佛经祖语，即作佛祖面命自己想。必恭必敬，无怠无忽。则终日见佛，终日亲炙诸佛菩萨祖师善知识。舍利丛林云乎哉！（增广上?与谢融脱居士书）泥塑木雕之佛，作真佛敬。极之可以成佛，况其余者乎？光固一土木偶像耳，汝必欲作真佛敬之，亦只好任汝。然土木形骸，仍然不变。其所以消除业障，增长福慧者，彼敬心所致耳。（三编上?复季国香居士书二）亵慢之罪　不堪设想

念佛一法，乃至简至易，至广至大之法。必须恳切志诚之极，方能感应道交，即生亲获实益。若懒惰懈怠，毫无敬畏，虽种远因，而亵慢之罪，有不堪设想者。纵令得生人天，断难高预海会。至于佛像，当作真佛看，不可作土木铜铁等看。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，如来法身舍利，亦当作真佛看，不可作纸墨等看。对经像时，当如忠臣之奉圣主，孝子之读遗嘱。能如是，则无业障而不消，无福慧而不足矣。现今士大夫学佛者多，然率皆读其文，解其义，取其供给口头，以博一通家之名而已。至于恭敬志诚，依教修持者，诚为难得其人。（增广上?复邓伯诚居士书一）古人修行，皆能证道。今人修行，少见明心。岂人根之不等耶，抑亦敬慢之所致耳。历观传记高人，咸皆视经像如视活佛。其敬畏之迹，虽忠臣之奉圣主，孝子之读遗嘱，何能仿佛

一二。因其恭敬之极，故能断惑证真，超凡入圣。观于二祖立雪，程门立雪，可见矣。今人视佛像如土木，视佛经如故纸。纵有信心，读诵受持，亦不过供其口头滑利而已，有何实益之可论也。虽种远因，而亵慢之罪，有不堪设想者。愿阁下以博学宏词，提倡佛法时，必须常以此普利一切。则法门幸甚，众生幸甚！（增广上?复濮大凡居士书）可供者供 不能则焚

像之可以供可以存者，供之或存之。其不能供不能存者，焚化之。毁像焚经，罪极深重，此约可供可存者说。若不可供不可存者，亦执此义，则成亵渎。譬如人子于父母生时，必须设法令其安全。于父母亡后，必须设法为之埋藏。若不明理之愚人，见人埋藏父母以为行孝，则将欲以活父母而埋藏之而尽孝。或见人供养父母以为孝，遂对已死之父母，仍依平日供养之仪供养之。二者皆非真孝也。经像之不能读不能供者，固当焚化之。然不可作平常字纸化，必须另设化器，严以防守，不令灰飞余处。以其灰取而装于极密致之布袋中，又加以净沙或净石，俾入水即沉，不致漂于两岸。有过海者，到深处投之海中，或大江深处则可，小沟小河断不可投。如是行者，是为如法。若不加沙石，决定漂至两傍，仍成亵渎，其罪非小。而秽石秽砖，切不可用。（三编上?复如岑师代友人问书）残经无可修补，烧则无过。如可看可补者，则不宜烧。有不知变通，一向不敢烧。此经毕竟不能看，兼不能如好经收藏，反成亵渎。兼以亵渎之过，贻于后人也。岂可不知权变乎哉？（增广上?复周群铮居士书七）装藏非宜 贻害后人

佛像如其不适宜，改造亦无妨。佛菩萨藏中所安置之各物，亦属俗情，并无深意。大乘经咒，安于藏中，则有益，余均俗派。即彼密宗所说，亦仍是俗情。所最贻害后人者，装藏用金银宝物，以致后来无知之人，便毁像以取宝。宝岂有许多，名目而已，而害人之祸，便基于装藏之时。此亦可以为戒者！昔山东一人夜偷二郎神藏，次日神附人，谓我之藏，被人偷去。问是何人，言此人厉害的狠，通身都是毛，头上长一只脚。言此人我们找不到，只好你老人找。后其人在野地抽大解，见一小狗在旁，狗向粪门一咬，肠拉出来。其人言我偷藏时，恐神认得，反穿皮袄，头上戴一只棉袜子，方知「通身是毛，头上一只脚」之话。

乡间小民无利不求，所以塑像切不可装藏，若装后必被愚人所毁。（三编上?复施元亮居士书四）㈡善治习气

学道要在 对治习气

学道之要，在于对治习气。每有学问愈深，习气愈盛者，此乃以学道作学艺耳。故其所学愈多，畔道愈甚，此吾国儒释俱衰之本源也。（三编下?复王尊莲居士书）遇境逢缘 常起觉照

金不炼不纯，刀不磨不利。不于烦恼中经历过，一遇烦恼之境，便令心神失所。能识得彼无什势力，其发生劳扰心神者，皆吾自取。经云：「若知我空，谁受谤者？」今例之云：「若知无我，烦恼何生？」汝之所譬，甚有道理。古云：「万境本闲，唯心自闹；心若不生，境自如如。」（三编上?复陈飞青居士书四）在凡夫地，谁无烦恼。须于平时预先提防，自然遇境逢缘，不至卒发。纵发亦能顿起觉照，令其消灭。起烦恼境，不一而足。举其甚者，唯财色与横逆数端而已。

若知无义之财，害甚毒蛇，则无临财苟得之烦恼。

与人方便，究竟总归自己前程，则无穷急患难求救，由惜财而不肯之烦恼。

色则纵对如花如玉之貌，常存若姊若妹之心。纵是娼妓，亦作是想，生怜悯心，生度脱心，则无见美色而动欲之烦恼。

夫妇相敬如宾，视妻妾为相济继祖之恩人，不敢当作彼此行乐之欲具。则无徇欲灭身，及妻不能育、子不成立之烦恼。

子女从小教训，则无忤逆亲心、败坏门风之烦恼。

至于横逆一端，须生怜悯心。悯彼无知，不与计较。又作自己前生曾恼害过彼，今因此故，遂还一宿债，生欢喜心，则无横逆报复之烦恼。

然上来所说，乃俯顺初机。若久修大士，能了我空，则无尽烦恼，悉化为大光明藏。譬如刀以磨利，金以炼纯。莲因淤泥滋培，方得清净光洁。境无自性，损益在人。三业四仪四仪即行住坐卧，常持颜渊之四勿；五戒十善，必效曾氏之三省。暗室虽无人见，而天地鬼神咸知。念始萌乎隐微，罪福判若天渊。若能如是修省，将见举动皆善，恶无从生矣。此实正心诚意之宏规，切勿谓释氏琐屑，不若儒者之简捷也。（增广上?复高邵麟居士书四）所言俗务纠缠，无法摆脱者。正当纠缠时，但能不随所转，则即纠缠便是摆脱。如镜照像，像来不拒，像去不留。若不知此义，纵令屏除俗务，一无事事，仍然皆散妄心，纠缠坚固，不能洒脱。学道之人，必须素位而行，尽己之分，如是则终日俗务纠缠，终日逍遥物外，所谓「一心无住，万境俱闲；六尘不恶，还同正觉」者，此之谓也。至于念佛一事，最要在了生死。既为了生死，则生死之苦，自生厌心；西方之乐，自生欣心。如此则信愿二法，当念圆具。再加以志诚恳切，如子忆母而念。则佛力、法力、自心信愿功德力，三法圆彰。犹如杲日当空，纵有浓霜层冰，不久即化。初心念佛，未到亲证三昧之时，谁能无有妄念？所贵心常觉照，不随妄转。（增广上?复徐彦如轶如二居士书）即病为药 即塞成通

在凡夫地，不能无病，亦不能任而不治。其治之之法，最省力，最得益处，在以病为药。以病为药，则病不为累矣。即如爱子女之病，决不能断。不妨即以此爱为本，必欲使子女生为正人，没生净土。此其爱，乃以世间凡情，成就出世间圣果。若不善用爱，任性娇养，则与杀其身，过百千万亿无量无边倍者多多也。国之灭亡，民之涂炭，皆此种不洞事之父母酿成之。可不

哀哉！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九）天下事皆有因缘，其事之成与否，皆其因缘所使。虽有令成令坏之人，其实际之权力，乃在我之前因，而不在彼之现缘也。明乎此，则乐天知命，不怨不尤，素位而行，无入而不自得矣。汝独不知身为人子，义当从亲之命。又欲为人徒，犹当从师之命。然父母为子谋者，或有不当，以恩爱重而或有偏处。师则既能视为知识，断不至所谋过于失当。居尘学道，即俗修真，乃达人名士，及愚夫愚妇，皆所能为。勉力修持，以在家种种系累，当作当头棒喝。长时生此厌离之心，庶长时长其欣乐之志。即病为药，即塞成通。上不失高堂之欢，下不失私室之依。而且令一切人同因见闻，增长净信，何乐如之！但祈上遵母命，并顺光心。随分随缘，自利利人。菩萨舍头目髓脑，以救众生饥饿。在家修行，于亲于汝，皆有大益。何得妄生违拒？如必曰决欲依我心行，光岂能令其不许如是。但祈将师徒之假名字取消，一任汝拜什么高僧，光概不过问。他日相见，一同路人，不得犹执师弟之礼。若不如是，且请依我所说。（增广上?复周群铮居士书五）相晤已来，忽满六年。不但星霜屡更，即国历已非其旧。世相无常，诚可叹悼。接手书，知不废净业，洵足嘉美。而云身心不安之至，为境遇不嘉，致不安耶？抑或疾病缠绵，致不安耶？

若境遇不嘉者，当作退一步想。试思世之胜我者固多，而不如我者亦复不少。但得不饥不寒，何羡大富大贵？乐天知命，随遇而安。如是则尚能转烦恼成菩提，岂不能转忧苦作安乐耶？

若疾病缠绵者，当痛念身为苦本，极生厌离，力修净业，誓求往生。诸佛以苦为师，致成佛道。吾人当以病为药，速求出离。

须知具缚凡夫，若无贫穷疾病等苦，将日奔驰于声色名利之场，而莫之能已。谁肯于得意烜赫之时，回首作未来沉溺之想乎？孟子曰：「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」故知天之成就人者多以逆，而人之只承天者宜顺受也。然孟子所谓大任，乃世间之爵位，尚须如此忧劳，方可不负天心。何况吾人以博地凡夫，直欲上承法王觉道，下化法界有情。倘不稍藉挫折于贫病，则凡惑日炽，净业难成。迷昧本心，永沦恶道。尽未来际，求出无期矣。古德所谓「不经一番寒彻骨，争得梅花扑鼻香」者，正此之谓也。但当志心念佛以消旧业，断不可起烦躁心，怨天尤人，谓因果虚幻，佛法不灵。须知吾人自无始以来，所作恶业，无量无边。《华严经》谓「假使恶业，有体相者，十方虚空，不能容受」，岂泛泛悠悠之修持，便可消尽也？所以释迦弥陀两土教主，痛念众生无力断惑，特开一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之法门。其宏慈大悲，虽天地父母，不能喻其恒河沙分之一。只宜发惭愧心，发忏悔心，自可蒙佛加被，业消身安耳。（增广上?复邓伯诚居士书一）寿夭穷通 无须挂怀

人生世间，寿夭穷通，皆由宿因所致。而有大善大恶者，则亦有转祸为福、转福为祸之种种不同。以故圣贤皆注意于修持，佛法亦注重于忏悔也。能忏悔往愆，聿修厥德，则一切受用，皆非宿业所感之旧矣。宜详阅袁了凡《立命篇》，则可悉知。岂但祸福随己转变，即凡圣亦随己转变。了此，则当致力于作圣了生死一法。否则纵令大孝尊亲，极世间之孝养。富贵学问盖世，亦幻梦中所现之虚华幻相。至现过之后，又有何实迹可得哉？则凡功名也、儿女也、学问也、名誉也，究于生死分上，了不相干耳。阁下但能志诚念佛，念观世音，儿女有无，何须在念。（三编上?复叶沚芬居士书一）谦卑自牧 勿以聪明骄人

谦则不自满足，如海纳百川，空含万象。种种罪业，由谦而消。种种功德，由谦而成。（三编下?复林赞华居士书七）汝年二十一，能诗能文，乃宿有善根者。然须谦卑自牧，勿以聪明骄人，愈学问广博，愈觉不足，则后来成就，难可测量。十年前，谛闲法师有一徒弟，名显荫，人极聪明，十七八岁出家。但气量太小，一点屈不肯受。初次讲小座毕，拜其师，其师并未说他讲得不好，但云音声太小，由此一语便生病。而谛公之人，一味令彼心常欢喜，故傲性日增月盛。后由日本学密宗，彼所发挥密宗之文字，通寄上海居士林登《林刊》。其自高位置，已是唯有我高。后回国，至观宗看其师。谛公云：「汝声名很大，惜未真实用功，当闭三年关，用用功方好。」彼一闻此语，如刀割心，即日便病。次日带病往上海居士林，年余而死。死后不久，光到上海太平寺，林员朱石僧来，问其死时景象。言糊糊涂涂，佛也不会念，咒也不会念。此乃显密圆通、自觉世无与俦之大法师，以不自量，仗宿慧根，作二十二三岁短命而死之糊涂鬼，岂不大可哀哉！设使显荫能不自高，谦卑自牧，中国学者，未能或超出其上者。光愍显荫以因此而死，为汝作前车之鉴。（续编上?复游有维居士书民国　二十六年）聪明有涵养 则成法器

接手书，不胜欣慰。座下宿根深厚，聪明过人。不几年于宗于教于密，悉已通达。恨光老矣，不能学座下之所得。唯望座下从兹真修实证，则台密二宗当大振兴矣。但现在年纪尚轻，急宜韬晦力修。待其涵养功深，出而宏法，则其利溥矣。聪明有涵养，则成法器。无涵养，或所行所言有于己于法不相应而不自知者。此光区区愚诚也。（三编上?复显荫法师书）古今聪明人多受聪明祸者，以仗己聪明，或慢人侮圣，或谤佛毁法，或妄生臆见，以期现世之名利，与身后之虚誉耳。不知既无谦德，则天地鬼神皆恶之，而况于人乎？故每每皆成狂妄之流，或归于奸恶一派耳。若持之以谦，则愈聪明愈有实益。必能穷则独善，达则兼善。况能依佛法之净土法门以自利利人乎？（三编上?复宁德晋居士书五）只管自家 不管人家

无论在家在庵，必须敬上和下。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。代人之劳，成人之美。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不论人非。行住坐卧，穿衣吃饭，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，一句佛号，不令间断。或小声念，或默念，除念佛外，不起别念。若或妄念一起，当下就要教他消灭。常生惭愧心，及生忏悔心。纵有修持，总觉我工夫很浅，不自矜夸。只管自家，不管人家。只看好样子，不看坏样子。看一切人皆是菩萨，唯我一人实是凡夫。汝果能依我所说而行，决定可生西方极乐

世界。（三编上?复叶福备居士书一）道念若重　凡情自轻

学道之人，道念重一分，则凡情轻一分，此必然之势也。然未断惑之人，常须努力。若一放纵，旧病定至复发。见思惑断尽者，才好任运腾骧，无须制束摄持也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六）为学日益　为道日损

今之人，稍聪明，便狂妄，此皆不知「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」之义。「为学日益」者：以圣贤之道德，缊于我之身心。「为道日损」者：从兹严以省察，必致起心动念，了无过愆之可得也。否则便是书橱文匠，既非为学，何况为道？（三编上?复徐志一居士书）书之益人　深且远矣

《礼》云：「虽有嘉肴，弗食不知其旨也；虽有至道，弗学不知其善也。」（增广上?庐山青莲寺结社念佛宣言书）印光之于净土法门生信，由于《龙舒净土文》下卷。足知书之益人也，深且远矣。（三编下?复李觐丹居士书二）少壮不努力　老大徒伤悲

人之一生成败，皆在年幼时栽培与因循所致，汝已成童，宜知好歹，万不可学时派。当学孝，学弟，学忠厚诚实。当此轻年，精力强壮，宜努力读书。凡过读之书，当思其书所说之事，是要人照此而行，不是读了就算数了。书中所说，或不易领会。而《阴骘文》、《感应篇》等皆直说，好领会。宜常读常思，改过迁善。于暇时尤宜念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，以期消除业障，增长福慧，切勿以为辛苦。古语云：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」此时若错过光阴，后来纵然努力，亦难成就。以年时已过，记性退半，所学皆用力多而得效少耳。第一先要做好人，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焉。第二要知因果报应，一举一动，勿任情任意。必须想及此事，于我于亲于人有利益否。不但做事如此，即居心动念，亦当如此。起好心，即有功德。起坏心，即有罪过。要想得好报，必须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有利于人物，无害于自他方可。倘不如此，何好报之可得？譬如以丑像置之于明镜之前，决定莫有好像现出。所现者，与此丑像，了无有异。汝果深知此义，则将来必能做一正人君子，令一切人皆尊重而爱慕之也。（增广上?与周法利童子书）古之圣贤，无不战战兢兢，以自操持，故其心不随富贵穷通所转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今之人于日用云为，父子兄弟夫妇之间，尚不能一一如法。稍有知见，便妄企作出格高人。未得其权，则肆其狂妄之瞽论，以惑世诬民。已得其位，则逞其暴虐之恶念，以误国害民。其病根皆在最初其父母师友，未曾以因果报应之道，以启迪之也。使稍知因果报应，则举心动念，皆有所畏惧，而不敢肆纵。即不欲希圣希贤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不可得也。以故天姿高者，更须要从浅近处着手。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少时栽培成性，如小树标使壁直。其至长成，欲令其曲，不可得也。（增广上?复洪观乐居士书）五、其　他

㈠外道与佛法

外道惑众　有二种法

今之外道，遍世间皆是。以佛法深妙，人莫能知，彼遂窃取佛法之名，而不知其义，遂以炼丹运气保身之法，认做了生脱死之法。且彼等既不知生死因何而有，故瞎造谣言，谓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，炼神还虚，复合一处，为得道。实则完全是识神用事，心性真如实际之理体，绝未梦见。尚自诩云：六祖乱传法，法归在家人，僧家无有法。此语不但说之于口，而且笔之于书。以假毁真，以邪为正，无知无识之人，遂被彼所惑。而彼外道能遍传于世者，得力有二种法：

一则秘传，谓一得明师真传，不修即成。故神其说曰：老鼠听见，老鼠都会成；雀子听见，雀子都会成。故其传道时，必须在密室中，小声气说，外面尚要派人巡查，恐有盗听者。

二则严示禁令，虽父子夫妇之亲，均不与说，说之必受天谴。故于未传道前，先令发咒，后若反道，则受如何之惨报。发咒以后方传道，此后纵有知其非者，以其惧咒神，宁死也不敢出此道外而学佛法。

假使外道去秘传而公开，普令大家同闻，亦不令人发咒，则举世之人，有几个肯入彼道者乎？彼固无道，窃取佛法了生死之名，而实行炼丹运气保身之事，纵令心行清洁，亦不过成仙而已。仙之地位，去天尚远，况佛法中之声闻、缘觉、菩萨乎？汝既皈依佛法，当将从前所修外道法，彻底丢在东洋大海外。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，庶可不虚此生此遇矣。（续编上?与泉州庄慧炬居士书民国
二十一年）甚矣！外道秘传发誓之法之惑人深而羁人固也。吾佛无秘传之法，一人如是说，万人亦如是说。关门塞窗，外设巡逻，只许一人入内，而且小语不令外闻，此道焉有光明正大之事？愿诸位悉知其弊，故略述之。（三编下?复福州佛学社书）所言不久与令夫人来苏，窃谓不必。果能至诚恳切念佛，有何所欠？即不见印光，亦绝无所失。即见，又岂于《文钞》之外，另有所口传密授之妙法乎？若真有口传秘授之妙法，其人即是魔王外道，当远避之不暇，又何可欲向彼求此法乎哉？（续编上?复吴沧洲书二）若知此义　自不被迷

佛法唯教人止恶修善，明心见性，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。一大藏经，绝无一字教人运气炼丹，求成仙升天，长生不老者。国初魔民柳华阳作《慧命经》，尽用佛经祖语，证炼丹法。挽正作邪，以法谤法。未开眼人，见其邪说，认为真实，正见永失。所言所修，皆破坏佛法。而犹嚣嚣自得，谓吾幸遇真乘，得闻正法。所谓认贼为子，煮砂作饭，一盲引众盲，相牵入火坑。可不哀哉！

夫炼丹一法，非无利益。只可延年益寿，极功至于成仙升天。尚非老子真传，况是佛法正道？

孔子曰：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」老子曰：「吾有大患，为吾有身。」若能领会此语，便不被彼所迷。（增广上?与广东许豁然居士书代康泽师作）虽有小益 根本已错

扶乩，乃灵鬼作用，其言某佛、某菩萨、某仙，皆假冒其名。真仙，或偶尔应机，恐千百不得其一，况佛菩萨乎？以乩提倡佛法，虽有小益，根本已错，真学佛者，决不仗此以提倡佛法。何以故？以是鬼神作用。或有通明之灵鬼，尚可不致误事。若或来一糊涂鬼，必致误大事矣。人以其乩误大事，遂谓佛法所误，则此种提倡，即伏灭法之机。（续编上?复江景春居士书一民国 二十二年）勿须排斥 亦不附赞

近来上海乩坛大开，其所开示改过迁善、小轮回、小因果等，皆与世道人心有大裨益。至于说天说佛法，直是胡说。吾等为佛弟子，不可排斥此法，以其有阻人迁善之过。亦不可附赞此法，以其所说佛法，皆属臆撰，恐致坏乱佛法、疑误众生之愆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四）菩萨示现 藉乩戒乩

扶乩之祸，其大如天，非彼劝人出功德所能弥补。正人君子，决不入此坛场。明末，苏州有扶乩者，其门徒有七八人。一日，扶乩说佛法，劝人念佛求生西方，与前之所说，绝不相同。此后又来二十多次。末后乃说：「扶乩乃鬼神作用，吾乃某人，此后不复再来，汝等不得再扶乩。」此事载《西方确指》中。民国初年，香港有扶乩者，言其仙为黄赤松大仙，看病极灵。有绝无生理之人，求彼仙示一方，其药，亦随便说一种不关紧之东西，即可全愈。黄筱伟羡之，去学，得其法而扶，其乩不动。别人问之，令念《金刚经》若干遍再扶。依之行，遂亦甚灵。因常开示念佛法门，伟等即欲建念佛道场，云：「尚须三年后办。」三年后，彼等四五人来上海请经书，次年来皈依，遂立哆哆佛学社，以念佛章程寄来。念佛后，观音势至后，加一哆哆诃菩萨。光问：「何得加此名号？」彼遂叙其来历，谓前所云黄赤松大仙，后教修净土法门，至末后显本，谓是哆哆诃菩萨，且诫其永不许扶乩。（续编上?复江景春居士书一民国 二十二年）贵地信心者多，恐未必真实依佛法修持。须与彼等说，佛法与外道不同。外道专事秘传，用炼丹运气之工夫，绝不以敦伦尽分为事。又有扶乩降鸾，虽亦劝人为善，究属灵鬼假冒仙佛之名。若不明理，认做真仙真佛临坛，则其错大矣。非绝无一次是真仙临坛者，然亦千中难得一次耳。明末，觉明妙行菩萨，以乩开导佛法，临去令其永断扶乩。十年前，香港哆哆佛学社，亦然。此二，皆真菩萨，而禁止扶乩。以无甚道力之灵鬼乱说，误人实深，故菩萨即以扶乩，而禁绝扶乩，我《文钞》中亦曾说及。若有不肯丢外道工夫，及扶乩事业者，切勿令受皈依。以免世人谓佛法，与外道无异也。（续编上?复理听涛书三）伪造之经 当舍弃之

天、仙、鬼神，皆在护法之列，为护法龙天念佛，乃属正理。若念伪造之皇经等，则成邪见矣。佛法之衰，皆因俗僧不知佛法，将伪造之血盆经、寿生经，作求财之要道。从此破血湖、破地狱、还寿生、寄库等佛事，日见其多。虽骗到愚人之钱，却引起有学问、明世理而不知佛法之真理者之毁谤。俗僧只顾得钱，不顾此种佛事，深伏灭法之祸。遇有真正知见者，当令以此种佛事之费念佛，其利益大矣。（续编上?复江景春居士书一民国 二十二年）宏扬佛法 不宜参杂

宏扬佛法，不宜以道家炼丹运气之事与之并存。恐彼邪见种性，援正作邪。则欲令受益，而反为受损也。儒家论坐论参究本体，全体取禅家参究之法而变其名目，且又绝不言及佛法。虽则造诣高深，于己于人皆有利益。然以袭人之善以为己有，其于诚意正心之道，致成罅漏，不禁令人慨叹。十五页八行《佛遗教经》：「制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」此一处即念念在道，心与道合，心与佛合之谓。下文阁下所释，过于着迹。十一行，缘中，乃指心之所缘之境中。故下即云：若眉间，若额上，若鼻端，此是所缘之境，非缘中亦是境之名目。若缘中亦是境之名目，下当云及，不当用若字。道家剽窃佛典，不解其意。妄安缘中之位，而又欲与佛各异，名为黄中。其可笑一至于此。以阁下之博览，尚袭道家谬解，而直以为所缘之境。足见宏法参杂，有误人处。（三编上?复丁福保居士书十八民八 六月十九）弃舍外道 专修净业

佛教大无不包，细无不举。不但身心性命之道，发挥罄尽无余。即小而世谛中孝弟忠信、礼义廉耻等，亦毫善弗遗。唯于炼丹运气等，绝无一字言及，而且深以为戒。以一则令人知身心为幻妄，一则令人保身心为真实耳。此所谓心，乃指随缘生灭之心，非本有真心也。炼丹一法，非无利益。但可延年益寿，极而至于成仙生天。若曰了生脱死，乃属梦话。阁下既知仙劫有数，佛寿无量。当此高年，正宜于念佛法门，专精致力。其余禅教诸法，且从简略。以彼诸法，广大深远，不易研穷。即穷到极处，尚须归宗净土法门，方能究竟了办。凡净土经论，当急急研穷，依教奉行。不可以己见不到，稍生一念疑心。仰信佛祖诚言，生信发愿，持佛名号，自能蒙佛慈力，接引往生。一得往生，则便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长侍弥陀，参随海众。当即彻证无生，速登补处矣。（增广上?复俪隐叟书）病由身生，身由业生，当痛加忏悔，以消宿业。又须力戒房事，以免复增。无论何病，不戒房事，决难即愈。孔子所谓：父母唯其疾之忧者，以房事为一切病之根本故也。当疾病在身，何须往居士林随众念佛？但在家中，息心静念，最为第一。至谓与善知识研究佛理，当身婴重病，只可认真修持。如至诚念佛，并念观音。此时用不着研究，一经研究，反成纷驰。譬如有病，得一灵丹，即以服食为事。不得以先去研究此灵丹系何药所制，何药走何经，治何病，必期于一一了然，方肯服食耶？汝绝未知学解学行之所以然，故不得真实利益。外道名目，累百成千，然其用功，总不外炼丹运气。即彼令人看经念佛，皆是门庭场面，彼固不以此为道。欲得彼之道，必须恳切至极，夜间独入其室，关闭门窗，外派巡者，只许一人入室。须先发极恶极惨之咒，若违彼教，定受此种惨报。发咒已，为其点窍指穴，或在头面，或在身中。身中之穴，必须脱去大衣，靠身之衣，撩起而指。此种做作，实皆迷惑人之圈套。而一切外道，最初以一经传过道，不修即可成。使去秘密而明示于人，不发咒而任人进退，则外道便无立地之根据矣。佛法无秘密私相授受之事，亦不令人发咒，

信则依之而修，不信任彼退出。汝既念佛，尚虑入于外道，是汝完全不知佛法与外道之邪正，但依人而生信心，实未真信。使生真信，但当致力于修持，何得虑外道之多，而或陷入耶？既有宿业婴恶疾，当吃素念佛，为宿世怨家做超度事。所言超度，亦不必请僧作佛事，但自己认真恳切至诚念佛，及念观音耳。且勿谓只念一佛一菩萨，便可愈病乎？须知念佛，为佛法中最圆顿直捷之法，其利益超过一切法门。但以心之诚不诚为差等，非法有或灵或不灵也。（续编上?复湘阴黄颂平居士书）㈡儒家与佛法

儒佛体同　浅深有别

儒佛之本体，固无二致。儒佛之工夫，浅而论之，亦颇相同；深而论之，则天地悬殊。何以言之？儒以诚为本，佛以觉为宗。诚即明德，由诚起明，因明致诚，则诚明合一，即明明德。觉有本觉，始觉，由本觉而起始觉，由始觉以证本觉，始本合一，则成佛。本觉即诚，始觉即明，如此说去，儒佛了无二致。阁下所谓学孔学佛，理不外《大学》一章者，乃决定无疑之语，此浅而论之也。至于发挥其修证工夫浅深次第，则本虽同，而所证所到，大有不同也。儒者能明明德，为能如佛之三惑圆断、二严悉备乎？为如证法身菩萨之分破无明、分见佛性乎？为如声闻缘觉之断尽见思二惑乎？三者唯声闻断见思最为卑下，然已得六通自在，故紫柏云：「若能直下忘情，山壁由之直度。」初果尚七生天上，七反人间，而其道力，任运不犯杀戒，故凡所至处，虫自离开，所谓初果耕地，虫离四寸，况二、三、四果乎？儒教中学者且置，即以圣人言之，其圣人固多大权示现，则本且勿论。若据迹说，恐未能与见思净尽者比，况破无明证法性之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乎？即谓明其明德，堪与破无明者比肩，然破无明者，有四十一位，为与最初之初住比肩耶？为与最后之等觉比肩耶？即与最后之等觉比肩，尚于明德未明至乎其极，直待再破一分无明，方可谓为诚明合一，始本无二耳。吾故曰：体同而发挥工夫证到不同也。世人闻同，即谓儒教全摄佛教；闻异，即谓佛教全非儒教。不知其「同而不同，不同而同」之所以然。故致纷纷诤论，各护门庭，各失佛菩萨圣人治世度人之本心也，可不哀哉！（增广上?复汤昌宏居士书）孟子、荀子、告子，及所有儒书之言性处，若按儒家本宗论，则光不敢置喙。若按佛教论，则彼之所言性者，皆属于情。虽名为性，不得谓之真如不变之性。倘此处一笼统，虽能利人，亦伏有误人之机。若知是情，则谓善，谓恶，谓善恶混，均可。若认此为真如不变之佛性，谓之为善，尚属赘语。况又谓之恶与善恶混乎？古今大聪明人，每好自立门庭，不肯人云亦云，故致有此种议论。正所谓「世界原清平，唯人自扰乱」耳。（三编上?复谢慧霖居士书十三）儒主经世　佛重出世

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生佛不二，凡圣一如。儒释圣人，先得吾心之所同然。愍众生迷而未悟，莫得受用。由是各垂言教以启迪之，期其各得亲证此理，又复以先觉觉后觉也。然儒主经世，故其说注重伦常。于心性极致，不过略示端倪而已。若能研究佛学，有所悟会，则即伦常日用，无不一真毕露，左右逢源。故古今来建大功、立大业、精忠贯日月、浩气塞天地者，多从学佛得力而来。所谓不知佛法，莫由知儒。不知出世之妙，莫由经世也。释主出世，故举世间伦常，与心性极致，一一彻底发挥。随机施教，对病发药，俾一切众生，各随其机而得实益。以故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和妇顺，主仁仆忠，一一示其前因现果，现因后果。使人欲为恶而有所不敢，欲不为善而有所不能。倘人各知此义，有不彝伦攸叙，天下太平乎哉！此殆佛教人乘、天乘法耳，其效尚能如是。若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乘之利益，又何可得而测量者哉！所惜宋儒量小，由学佛法，得知圣人之心法。欲推尊儒教，反从而辟驳佛法。其所辟驳者，实为令人「诚意正心，尽谊尽分」之根本。如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，此天下古今之实理实事。人若知此，何敢违心悖理，以取罪戾，致未来堕不如意处，则不期然而「正心诚意，尽谊尽分」矣。（续编下?正学启蒙三字颂齐注序民二十年）合则双美　离则两伤

儒佛二教，合之则双美，离之则两伤。以世无一人不在伦常之内，亦无一人能出心性之外。具此伦常心性，而以佛之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」，为「克己复礼，闲邪存诚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」之助。由是父子兄弟等，相率而尽伦尽性，以去其幻妄之烦惑，以复其本具之佛性，非但体一，即用亦非有二也。（增广上?复安徽万安校长书）㈢他教与佛法

吾国圣教　大宗有三

教育刍议，文理俱佳。但末后一段，似有致人轻蔑三教之弊。夫教会中人，孰能所作所为超乎三教之上？孰能于三教外自立一教，以为敌抗？纵其热心至极，亦只遵三教圣人之意，而极力奉行而已。纵令外洋各教及回教之不信三教者，岂其教果出于三教之外，不被三教如天如地之道理所覆载乎？不过圣人随方设教之迹，稍有不同耳。以愚见观之，似宜云：吾国圣教，大宗有三：曰儒，曰佛，曰道。儒以己立立人为怀。佛以自觉觉他为事。道虽恬退，大体同儒。而修炼家，尤以积德累功济世救民为要务。今教会中人，仰体三教一视同仁，天下为公之心。发而为老安少怀，不独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之事。其赤诚热心，直可以塞天地而贯日月。倘举国之人同发此心，同行此事，则无一人不得其所。俾大同之世，复见今日，其利溥哉！（三编上?复丁福保书居士十二）依此心性　各垂教迹

大矣哉吾心本具之道，妙矣哉吾心固有之法。寂照不二，真俗圆融。离念离情，不生不灭。谓之为有而不有，不有而有。谓之为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。生佛皆由此出，圣凡俱莫能名。类明镜之了无一物，而复胡来汉现。犹太虚之远离诸相，不妨日照云屯。正所谓实际理地，不受一尘；本觉心中，圆具诸法。乃如来所证之无上觉道，亦众生所迷之常住真心。三教圣人，依此心性，各垂教迹，广导群萌。由是尼山抉诚明之奥，作修齐治平之轨。柱史说道德之经，陈长生久视之术。大觉世尊，称法界性，示真如心，演背尘合觉之道，立不生不灭之宗。虽浅深大小不同，世出世间有异。要皆不外即吾心本具之理，以发挥演畅之。普令含识，称性起修，即修显性。消原无之幻妄，复本有之天真。永出迷途，诞登觉岸而后已也。（增广下?重刻安士全书序一）他教圣贤　皆未究竟

娑婆世界，凡圣同居。圣若降临，亦复示作凡夫。彼必于伦常躬行，加人一等，令人可钦可佩。后或示其从迷得悟，极力修持。或终身不示修持佛道之相，而于死后示现异迹，发人深省。儒道耶回四教，皆有圣贤。然其所发明之理性，但只佛教中人乘天乘而已。于自心本性，皆未能究竟发明。有不知此义者，以为皆是圣人，便谓悉皆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或者以所说未臻道源，谓非圣人者。以在彼当教，堪为圣人故，皆为未彻之论。世之讲道论德者多矣，求其将真妄源本、生死原由，与心性之极致、生佛之同异，发挥尽致，了无隐遗者，舍佛教则无有也。菩萨度脱众生之誓愿，无穷无尽。随类逐形，种种方便而为感化。所谓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」。所云说法，亦不专指口说。或以身说，或以殁后异迹说。马玉高之媳，与昔之乞妇毕生之躬行，直可以镇坤维而立闺范。此举见闻之迹所言也。至其死后所现之相，非儒道耶回经中所有，乃佛教得于现生证果之相。惜世之知道者少，无能发明其事。但作一种奇异事迹以传，为可惜也。菩萨欲化外道以入佛道，若不现外道之迹，则彼外道无由而生信仰，以起修持也。所示之迹，非言说所能穷其方便。《普门品》所说，不过举其大概而已。现今世道坏至其极，而信奉佛教念佛念观音之灵感，甚多甚多。光以冗忙，精神不给，以故皆不记录。若录，当成巨帙。（三编下?复马宗道居士书一）契理契机　唯独佛教

世间诸教，咸属权说。契理契机，唯独佛教。以故自汉以来，教传东土，历朝钦敬，举世尊崇。使无明因示果，俾世人敦伦尽分，以辅治道，识心达本，令学者断惑证真，以入圣流者，何能延至而今，仍复不坠厥绪耶？况经三武之暴君，韩、欧之拘儒，以及程、朱阴奉阳违之辟驳，仍复振兴于世者，以其有大力王臣为之卫护，大德高僧为之宏扬故也。（续编下?江苏吴县佛教会通告各寺院僧众巽言民二十三年）佛教包摄　余之各教

庄子云：「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，笃于时也。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，拘于墟也。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，束于教也。」儒道耶回，皆世间人天乘教。唯佛包摄各教，而为出世间了生脱死，识心达本，究竟成佛之大教。儒教最易化，故佛法入中国二千年来，通人达士依佛法修持者，不知凡几。而道教则每每偷窃佛经之文，改头换面，伪造道经，且多毁谤佛法。耶回二教徒之团结力甚大，不易转化。然今则西洋各国，亦大有人研究佛学，建立佛教庙宇矣。（三编上?复唐瑞岩居士书三）一切诸教　悉归佛教

各教在不分门庭一语，亦不可笼统。若混然不分，则大小邪正，何由而辨？若究竟归本，则不归佛教，将何所归？譬如大江大河，已自宽广渊深矣，然若不归于海，则从来未有也。海则从有天地以来，日日如是，纳了不见其增益。大江，秋雨发时，便浩瀚汪洋矣。汝所言死归一辙，亦非至当。唯死是一，而生六道与证四圣，其苦乐盖天渊相悬。何得云一辙乎？各教随所修而得罪福，天堂地狱固无二。至以为一，各教不应皆有真义，此语汝尚未知各教之真，亦不能一一平等。在彼教则为真，若在佛教则皆真之少分，不能完全皆真，了无差殊。既完全皆真，又何必用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」乎？张纯一者，乃耶教之头首。因其学问渊博，后方知佛。五六年前，与其妻同皈依光。彼法名证理，其妻名证慈。杨棣棠与纯一书，盖以纯一先信基督，后入佛教。汝混以现身为实义，不体现身为俯垂接引，同登觉路。足见汝于道理，尚未认明。故其所说，混而无所拣别。若执以为是，则自误误人不浅矣！且祈认真改过迁善，念佛名号，久之当自发一笑。古人释如来，不舍穿针之福，曰如八十翁翁作舞，为教儿孙故，现身说法，亦犹是也。汝即以现彼身为得究竟道，则与菩萨现身之义，完全相悖矣。若如汝说，各教皆有得道者，何须菩萨又俯现彼教之身，而弘扬彼教耶？不知菩萨之现，乃权巧方便，示与同事而引彼入于佛乘耳。汝并文皆不明白，况义乎？而自以为已知已悉，故有此种言论。若非光点破，恐别位知识碍于情面，含糊分疏，则汝之洞子，且难钻出矣。（三编下?复马宗道居士书一）佛教者，一切诸法，一切诸教之大本也。何以言之？一切诸法，由心建立，一切凡圣，由心出生。世间一切诸教，虽皆说心，然其所说，皆属心之作用，至于不变随缘、随缘不变之体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心作三乘，心是三乘，心作六道，心是六道，所以然之极致，悉皆未能发挥。唯我释迦世尊，彻悟自心，知一切众生之心，与如来之心，无二无别，但以迷而未悟，枉作众生。故曰一切众生，皆具如来智慧，但因妄想执着，而不证得，若离妄想，则一切智，无碍智，则得现前。又曰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我是已成佛，汝是未成佛。此皆最初成佛，于《华严》、《梵网》所说者。由是大根众生，顿悟自心，入佛知见，小机未能即入，以故俯顺机宜，而成熟之。又欲一切若凡若圣，同于现生，出离生死，特开一信愿念佛，往生西方法门，普令一切无力断惑，不能超出轮回之外者，悉皆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，高预九品之嘉会，亲炙弥陀之休光，以迄于究竟彻证自心而后已。如来抚育劣机，其真慈大悲，可谓至极无加矣。然佛法虽名出世间法，实于世间伦常孝弟之道，与夫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法，悉皆发挥罄尽，毫善弗遗。故古今立大功，建大业，浩气充天地，精诚贯日月，言为世法，行为世则者，多由学佛得力而来。（增广下?台湾佛教会缘起序）贰、自述行谊

一、自行盛德

㈠淡泊名利

光之名心　淡极淡极

光之为人，绝不愿留虚名以污人耳目。但期临终仗佛力以往生，则所愿足矣。至于行履，有何可上纸笔，着述亦无。《文钞》，自徐蔚如排印后，则随顺人情，为之流布。自十五年中华书局《增广文钞》版排好，此后所有随便应酬之作，概不存稿。吾乡同辈，已经死尽。赵士英乃后生，得其传闻，而「一片明月照九州」之偈，亦非光作。光之为人，不傲不谄，视一切有势力无势力者，亦无二致。居士既抄赵士英之记，今仍寄回，亦不修改，以不愿留此丑迹于世。若即将此纸撕灭，窃恐居士谓不近人情。今人每每求诸名人，为己父母，及为己作诸传记，以期留身后之名耳。光颇以此为耻，不但光自己不求人作，即光父母，亦不自作，况求人乎？纵能名满天下，还能以此了生死否？以故光之名心，淡极淡极。每见求人撰文者，心辄痛息。以

故常曰：世间人多多都是好名而恶实。光岂恶名哉，以无实之名，实为大辱，故不愿有此空名也。（续编上?复杨树枝居士书一民
国二十年）光之为人，无可不可。来者不拒，去者不追。来去任伊，于我无预。今年事务繁重，无暇回秦。以若回秦，则《大士颂》、《普陀山志》，悉无人校对料理矣。况尚有南京法云寺，增设慈幼院之事。彼冯梦老、王一亭等，悉拉光于中以助闹热。然光之所幸，在无贪心。使稍有贪名之心，则法云寺开山第一代，岂肯让人。而光视此名位，直同牢狱囚犯，唯恐或被拘絷也。（三编下?复康寄遥居士书）视名若粪 不以为荣

以后凡有提及光之文字，只直叙其事，不得妄戴高帽子。在汝意以为荣，不知既不是自己之帽子，妄为戴上，人便指为假冒、为瞎充，其辱大矣。民九年常州庄蕴宽到普陀法雨寺，作一首诗，光往彼房，与光。光视之，笑笑，放在他桌子上，不拿去。何以故？以帽子太高，万不敢戴故。然世之好名者，尚求人为己做高帽子。光与彼心相不同，彼以为荣，光以为辱。祈以此语备告同门，至嘱至嘱！（三编下?复袁德常居士书三）光大约不久了，故将已了者了之，不能了者亦了之。光死，绝不与现在僧相同，瞎张罗，送讣文，开吊，求题跋，敛些大粪堆在头上以为荣。（三编上?致德森法师书二）光亦非世之久客，我死之后，凡我弟子，只可依教修持，不得七拉八扯，把我一个土偶，装做真金，则是以凡滥圣。自己与光，同得罪过。（续编上?复李德明居士书二民国二十四年）此刻似不如清晨之疲怠，谅不至即死。然死固有所不免，当与熟悉者说。光死仍照常为自己念佛，不须为光念。何以故？以尚不与自己念，即为光念，也不济事。果真为自己念，不为光念，光反得大利益。是故，无论何人何事，都要将有大利益的事认真做。则一切空套子、假面具，都成真实功德。真实人方是佛弟子。光见一大老死，一人作像赞云：「于穆大雄，出现世间。」又一弟子与其师玉粦作传云：「其行为与永明同，殆永明之后身乎？」光批云：「以凡滥圣，罪在不原。」玉师虽好，何可作如此赞乎？玉师有知，当痛哭流涕矣。好好的佛法，就教好名而恶实的弄得糟透了。吾人不能矫正时弊，何敢跟到敛大粪的一般人凑热闹，以教一切人为自己多多的敛些。意欲流芳百世，而不知其实在遗臭万年也。光无实德，若颂扬光，即是敛大粪向光头上堆。祈与一切有缘者说之。（三编上?致德森法师书三）不妄誉人 不受人誉

光之为人，绝无我相。所不愿闻者，过分恭维，此外则一无执着。（三编上?复潘对凫居士书一）居士乐道之心，极为真切。至于誉不慧处，未免失于俗派。光一介庸僧，但只知学愚夫愚妇之专念佛名，何可如是过赞。（增广上?复马舜卿居士书）光粥饭僧耳，一向率真，绝不肯虚誉人，亦绝不愿人虚誉己。（续编上?复湘阴黄颂平居士书）手书备悉。誉我过甚，令人不安。光之为人，心直口快。不过誉人，不受人誉。年虽八十，一无所知，故止以念佛为自了计。但以业重，绝无所得，由有六十年之阅历，所说不至误人耳。座下既不以《文钞》芜秽见弃，当依《文钞》所说而修，决不至误汝大事。至于来山一事，实可不必。净土法门，绝无口传心授之事。任人于经教着述中自行领会，无不得者。莲宗九祖，非各宗之一一亲传，乃后人择其宏净功深者而称之，实则尚不止九、十也。

光出家后，发愿不收徒众，不作住持，不作讲师，亦不接人之法。当唐宋时，尚有传佛心印之法，今则只一历代源流而已。名之为法，亦太可怜，净宗绝无此事。来山尚不如看书之有益，古人云：「见面不如闻名。」即来与座下说者，仍是《文钞》中话，岂另有特别奥妙之秘法乎？十余年前与吴璧华书末云：「有一秘诀，剀切相告，竭诚尽敬，妙妙妙妙。」又《楞严经》势至《圆通章》末后云：「佛问圆通，我无选择。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斯为第一。」无选择者，遍用根尘识大以念佛也。念佛仗佛力了生死，禅仗自力了生死。今人能悟者，尚不可多见，况证四果藏教及七信圆教乎？四果七信，方了生死。都摄六根，入手在听。无论大声念、小声念、不开口心中默念，均须字字句句听得清楚，此念佛之秘诀也。信愿行三，为净土纲要；都摄六根，为念佛秘诀。知此二者，更不须再问人矣。（三编上?复明性大师书）光一生不妄誉人，亦极恶人妄誉己。汝誉玉师作如此说，是率学佛之人作伪也，可不慎哉！如此报玉师恩，玉师有知，当即痛哭流涕矣。光已七十九，过二十日即八十，死或在年内，或尚要受几年罪。光死，只许你们认真以净土法门自利利他。若为光作赞传诔等，传送遐迩，乃系光之怨家。光一生不受人之虚誉，以死而无知而虚誉之，是为欺心。光只要弥陀慈父肯垂怜，此外，一不愿闻也。（三编上?复了凡冶公二居士书）宁愿斩头 不愿祝寿

光老矣，绝不愿人多事。有言为光祝寿者，光云我宁受斩头之刑，不愿闻祝寿之名。（三编上?复章缘净居士书一廿九年六月初）光一生不与流俗同起倒，什么八十不八十。有为光言祝寿者，光不但不领情，且深恶痛绝，以为大辱。祈勿以此事为光言。若对光言祝寿，是视光为流俗矣。（三编上?复严伯放居士书二）不入社会 独行其志

光一生不入人社会，独行其志。在普陀时，初常住普请吃斋亦去。一顿斋，吃二三点钟，觉甚讨厌，遂不去吃斋二十多年。此次乃个人尽心之事，若作平常请法师讲经之派，则完全失宜。打七办法，虽不能随众。仍须守打七之规矩，无论何人概不会。以若会一人，则非累死不可。光民十到杭州常寂光，彼照应事者绝无章程，来者屡续而来，两日口内通烂。此次已成行家，固不得不先声明。光来时当带一茶头，凡饮食诸事，归彼料理。早午晚三餐，在房间独食。早粥或馒头或饼，只用一个：午一碗菜，四个馒头；晚一大碗面，茶房会说。光数十年吃饭不剩菜，故只要一碗菜，吃完以馒头将碗之油汁揩净，切不可谓菜吃完为菜少。此外，所有络络索索的点心，通不用。七圆满，亦不吃斋。即会中办斋，光亦不同吃，无精神相陪故。圆满之次日，即回苏，亦不许送。送至门外即止。若又送，则成市气，不成护国息灾之章程矣。（三编上?复屈文六居士书一民廿五 九月十七）不收徒众 不立门庭

光之为人，了无私心，以故一生不收徒众，不立门庭，不结社会。有人送光之钱，不用于印书

，即用于赈急，不令由他人之钱，长自己之业。况今已六十八岁，来日无多，正好为自己与他人作往生西方之缘而已。（三编上?复王照离居士书一民十七
十月十四灯下）光出家时，即发愿不作寺庙主人，不剃度徒弟，不募缘。今已七十八，皆守过去。再过二日，则七十九，旦夕将死，何可又违初衷？（续编上?复宋慧湛居士书民国
二十七年）不喜募缘 随力作为

光虽未死，且作死想。以故一切事，既不能料理，则不过问，以后随师作主办。钱财在上海者，光俱不要。有力多印，无力少印，再无力不印。均随财力为准，切勿负债，以致棘手劳心也。（三编上?致德森法师书四）光一生不喜募缘。随我之力，钱财有助者大办，无助者小办，俾人我各适其适即已。（三编上?复周善昌居士书四）不自轻法 不令人轻法

阁下既知净土法门，但当一志修持，何必皈依。光与阁下为莲友可也。须知学佛之人，普愿人人悉知佛法。虽极深怨家，亦愿彼速出生死。至于皈依，则不敢随便。彼以轻心慢心而求皈依三宝，若即许者，即为自轻佛法，亦不能令人深种善根。此依住持法道之义，与前不同。以轻心慢心皈依者，便无由生诚敬心。世间学一才一艺，下至剃头修脚者拜师，尚须三拜九叩。况皈依佛法僧三宝，以期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，绝不肯自屈一句。空自屈话，尚不肯说，只以「谨上」二字为事。光虽庸愚，何敢自轻。故祈阁下但自力修，不须皈依也。（三编上?复罗省吾居士书一）光一向坦率，凡有来信问佛法者，无论彼如何倨傲，皆与彼说。唯求皈依者，若不用自屈之字样。或婉辞，或直陈其不合礼而辞之。汝正月间，想也是「谨上」。光已说其所以，不敢自轻佛法，亦不敢令人轻法。皈依不是只皈依光一人，以皈依佛法僧三宝故。今观汝之信，亦可谓诚恳之至。然于署名下，仍是「谨上」。今且以汝之诚，破例为之。（三编上?复罗省吾居士书二）少失问学 老无所知

光少失问学，老无所知。近三二年，每有谬听人言，有所问讯者，然只以己之所知所能者告之。至于佛法之精义、禅定之实证，则非光所知。亦不敢以不知为知，而妄为谈叙也。（增广上?复尤弘如居士书）一介庸僧 百无一能

印光乃西秦百无一能之粥饭庸僧，宿业深重，致遭天谴。生甫六月，遂即病目，经一百八十日，目未一开，除食息外，昼夜常哭。承宿善力，好而犹能见天，亦大幸矣。及成童读书，又陷入程、朱、韩、欧辟佛之漩涡中，从兹日以辟佛为志事。而业相又现，疾病缠绵，深思力究，方知其非。于二十一岁，出家为僧，以见僧有不如法者，发愿不住持寺庙，不收徒，不化缘，不与人结社会。五十余年，不改初志。近在吴门作活埋观。九月初，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，菩提学会领袖屈文六居士等，以光年老，或有心得，而不知其只能吃粥吃饭。请于启建护国息灾法会时，来沪演说，固辞不获，只好将错就错。至期，每日邓慧载，及无锡二三居士，各于收音机，听而录之，持来求为鉴定，即欲排印。所录互有出入，而邓之字大，遂依之略为笔削。此稿，大通家固不要看。倘愚钝如光，又欲即生了生死大事，及欲治心治身，治家治国，无从下手者，阅之或可不无小补云。（续编下?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序民二十五年）了清和尚，以手书见示，深感居士为法真心，爱我至意，而不知其为爱之之道，故不得不略陈梗概，以去疑情。《佛门汇载》，乃欲以振兴法道、开导愚迷，非理致渊深、笔墨超妙如海阔天空、金声玉振，令人一见即能猛省，如暮夜闻钟、顿醒幻梦者，何堪凑入？印光一介庸僧，百无一能，兼以久婴目疾，不能遍阅经论，又以素无闻性，彻过彻忘，方寸之中，了无所有，何能预此嘉会乎哉？数十年来，无事不亲翰墨，蔚如搜其芜稿，为之刻板，已属过分，况今又作以贻时事新报馆乎？语云：无米不能炊饭。光非不要体面，但以无米之故，不能以土石糠糟假充佳肴，以贻人诮让。至于俗家族第，出家年岁，及所住之处，所作之事，乃大通家有功法道，后人录之以作标榜，发人景仰企慕之心，不得不尔。若光之庸劣，食息之外，了无所知，了无所能，何堪用此一套？用此一套，乃成刻人粪为旃檀，美则美矣，只是臭而不香。亦如以土木作金碧，华则华矣，但唯色而无光。光未出家，即以虚张声势为愧，况今欲从诸上善人，优游于安养世界，岂肯无而为有，以欺世自欺乎哉？（三编下?复周群铮居士书）人微德薄 不敢为师

不慧人微德薄，百无一能。寄食普陀，苟延残喘，不敢为人作师。故谢恩光在先亦有此说，皆辞而不受。阁下皈依三宝，随于本地择其品行端方者，拜以为师，则已得为如来弟子矣。下次再有笔札，不得用皈依字样。贵地既无明眼通人，光自愧道业未成，不敢作师，然复随缘开示者。喻如无足之人，一步难移，安坐三叉路口。有欲直达家乡，不知所趣者，指令得其正道，速达家乡。而归家之人，断不以彼之不能行，并其言而废之也。（增广上?复高邵麟居士书一）光粥饭僧耳，除着衣吃饭外，别无所能。幸尚肯学愚夫愚妇之派，不致徒叹奈何而已。阁下欲受皈戒，何不择道德学问高超者，而择一粥饭僧？然则阁下亦将欲逐愚夫愚妇之队，而不愿附于高超奇特之班耶？虽然，当兹时世，尚是愚夫愚妇之所行为有实际。倘高超奇特者，肯将高超奇特放下，其结局必有大高超奇特者在。若不肯放下，则其结局，亦只得高超奇特之虚名，决无高超奇特之实际可得也。（三编下?复李瓤丹居士书一）光乃无知无识粥饭僧，道德修持毫无，只会念几句佛，何能作人之师？来意虔诚，不得不略谈显宗究竟大法也。（三编上?复周志诚居士书二廿五年
五月六日）光粥饭庸僧，于禅于教，皆未从事，唯依念佛，以为依归。至于为人作师，实不敢妄充，亦有误听人言，求取法名者，亦赧颜应之。以期彼于佛法中生信心，种善根。非曰光即可以为人师也。至于阁下，禅教俱通，戒行精严，坚持八戒，常行午食。光尚未能持午，使此时冒冒然应之，汝后纵不当面唾骂，必至憾昔未察，以致于求福田中，反成轻僧慢法之举，故不得不为说其所以。祈转拜高人，庶得大利益矣。又因坐明心一语，亦非可轻易而说。若对未知佛法人略明理性，或可说之。若克实说，明心不到大彻大悟田地，谁敢自诩？以此祈阁下自审。若实如六祖闻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」，与庞居士闻「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」，大慧闻「熏风自南来，殿阁生微凉」田地方可。否则何敢妄说明心。光本下劣僧，不敢说过头

话，亦不敢以过头话恭维人，故有此冲冒。（三编上?复季国香居士书一）光乃一平常粥饭僧，只知学愚夫愚妇之老实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倘或意谓有什么高超玄妙，人莫企及之见地与行持，则便成误会矣。观诸位来书，并所立章程，似与光之程度心相相仿佛。然自揣凉薄，绝不愿为人作师。而远道函求，亦只可将错就错耳。（三编下?复福州佛学社书）鹦鹉学舌 亦非不会

至谓印光真能以佛知见为知见，光何人斯，敢当此过誉乎？不过直心直口，说我所见而已。若或当不当，一任阅者判断，光决不计乎此也。……光惭愧之极，理性亦未大明。若学鹦鹉学人语，亦非全不会说。唯自既不以通家自居，彼亦不以不通为嫌，即不妨以不通告之。故不主张说理性与玄妙也。（三编下?复温光熹居士书五）阅世既久 虑事稍详

汝不须闭关，但在家中自修即已。现在兵匪充斥，汝常在家，彼等宵小尚不至生别种心。汝若常不在家，彼等或至乘隙偷窃，及与抢劫，可虑之至。倘虚师特为汝留，不计及此，殆亦不甚洞事务。千万不可离家。在家领妻室儿女媳孙等同修，其功德更为殊胜多矣。光阅世六十八年，虽所学佛法，未能出人之上，至于虑事，似比人稍详审点。汝既信光，不可师心自是。只可在家修，千万不可在极乐寺闭关。即打七，亦不可在极乐寺，因此时不可按太平世道论。若在太平世道，虽无意外之虞，亦难令眷属同种善根。（三编上?复陈飞青居士书四）佛号一举 妄念全消

岁在丙午，予掩关于慈溪之宝庆寺。谢绝世缘，修习净业。值寺主延谛闲法师，讲《弥陀疏钞》于关傍。予遂效匡衡凿壁故事，于关壁开一小窦。不离当处，常参讲筵。从兹念佛，愈觉亲切。佛号一举，妄念全消。透体清凉，中怀悦豫。直同甘露灌顶，醍醐沃心。其为乐也，莫能喻焉。（增广下?念佛三昧摸象记）宿业真如 同一不生不灭

去岁妄企亲证念佛三昧，而念佛三昧，仍是全体业力。今年自知惭愧，于九月半起七，至明春二月底止，念佛三昧，不敢高期。但企忏悔宿业，令其净尽耳。谁知宿业，竟与真如法性，同一不生不灭。佛光普照法界，我以业障不能亲炙，苦哉苦哉！奈何奈何！书此愚怀，以期知己者代我分忧而已。（三编上?复高鹤年居士书三民国八年 十二月初四日）一生行履 如此而已

民廿八年冬，外国人某氏至灵岩，谒见大师有所请问，互用笔谈，大师自述略历行愿如左。

经历：光绪七年出家。八年受戒。十二年往北京红螺山。十七年移住北京圆广寺。十九年至浙江普陀山法雨寺，住闲寮。三十余年不任事，至民十七年有广东皈依弟子拟请往香港，离普陀，暂住上海太平寺。十八年春拟去，以印书事未果。十九年来苏州报国寺闭关。廿六年十月避难来灵岩，已满二年。现已朝不保夕，待死而已。此五十九年之经历也。一生不与人结社会，即中国佛教会，亦无名字列入。

近来动静：自到灵岩，任何名胜，均不往游。以志期往生，不以名胜介意故。

行事：每日量己之力，念佛并持大悲咒，以为自利利他之据。一生不收一剃度徒弟，不接住一寺。

主义及念佛教义：对一切人，皆以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为劝。无论出家在家，均以各尽各人职分为事。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和妇顺，主仁仆忠。人无贵贱，均以此告。令一切人先做世间贤人善人，庶可仗佛慈力，超凡入圣，往生西方也。并不与人说做不到之大话，任人谓己为百无一能之粥饭僧，此其大略也。（三编上?大师自述）㈡一心念佛

宗教门高 无力窥测

光宿业深重，生甫六月，遂即病目。从此一百八十日，未一开眼。除食息外，昼夜长哭。迨好之后，尚能见天。入塾读书，深中韩欧程朱之毒，幸无诸公之才。否则当受生身陷狱之报。后知彼非，因即出家。宗教门高，无力窥测。唯期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二十年前，挂搭普陀法雨寺，住闲寮。印光二字，绝不形诸纸笔，故得安乐无扰。民六年，已有二人将与友人书排印数千送人。次年徐蔚如印《文钞》，此后则日无暇晷矣。光只以净土法门为彼说，一任人谓我无知无识耳。（三编上?复化凡居士书）光幼失问学，长无所知。宗教门高，末由进步。权依净土，以为躲根。天姿陋劣，故无从广参知识。客路玲谝，因廿载寄食普陀。（增广上?复江西端甫黎居士书）净土道大 决志遵行

光宿业深重，受生佛法断灭之乡。出世半年，又遭六月闭目之痛。入塾读书，屡受盗匪兵戈之扰。稍开知识，复中程朱辟佛之毒。所幸学识全无，不能造生陷阿鼻之业。设或才智等伊，必至作十虚莫容之愆。由此意恶，长婴病苦，数年直同废人。一旦始知错误，于是出家为僧，冀灭罪咎。宗教理深，无力研究。净土道大，决志遵行。拟作粥饭自了僧，不做弘法利生梦。三十三岁，至普陀法雨寺，住持化闻和尚，知光只会吃饭，别无所能。遂令常作食客，不委一毫事务。二十余年，颇得安乐。经年无一人来访，无一函见投。（续编上?续编发刊序民国二十八年，己卯，孟夏。）光以钝根自量，于初出家，即以净土为皈依。又经五十余年之阅历，虽于佛法无所了解，然于净土一法，固以最初之志，未尝或错。而于一切有缘之人，均以为奉劝。（续编上?复南通张海桥居士书民国二十五年）自量己力 不随人转

不慧二十一岁，辞亲出家，亦可谓发心真而立行猛矣。至今五十三岁，若宗若教，毫无所得。徒负亲恩，空为佛子。所幸者净土一法，于出家学《弥陀经》时，已生信心。实未蒙一知识开示。以当时业师，与诸知识，皆主参究。所有开示，皆破净土。吾则自量己力，不随人转。虽佛祖现身，犹不改作，况知识所说乎！（增广上?与谢融脱居士书）誓尽此生 作自了汉

出家为僧，专修净业，誓尽此生，作自了汉。决不建立门庭，广收徒众。以致后世子孙，败坏佛法，并拉光于阿鼻地狱中，同彼受苦也。（续编下?嘉言录题词并序民十六年）佛无虚愿当不弃我

光宿业深重，虽则五十余年虚预僧伦，一切诸法，皆无所知。虽常念佛，以业重故，其心与佛，未尝相应。然信佛无虚愿，当不弃我，故其志愿，任谁莫转。（续编下?劝修念佛法门序民二十七年）心如赤子 但候死期

光年届七十，心如赤子之无知。但候死期，除念佛外，别无所为。（续编上?复无锡佛学会少年学佛社书民国二十三年）圆山和尚材德弘备，何竟俯欲见光？以光本一无道无德无知无识之粥饭僧，一部《文钞》，备将满腹草料，彻底吐尽，见之又有何益。况光已衰老不能勤学，若色力强壮，彼既来华，光当学彼所得。今老矣，除持名外，无一法应学。以死期将至，恐所学愈多，心识愈难淳净。或致与佛感应不交。则一不往生，永劫流转，岂不大可哀哉。汝年齿犹轻，固宜勤学。然一座大须弥山之靠山，切勿视作泛常而忽之。则庶乎不堕显荫之覆辙，而得与诸上善人同亲炙于弥陀愿王也。（三编上?复恒惭法师书一）唯于净土 颇欲同往

我以宿业力，曾作一阐提，
效法韩欧等，其愚莫能医。
幸得病数年，时复深长思，
古今众圣贤，岂皆无所知。
彼既悉遵奉，我何敢毁訾，
虽圣有不知，韩欧焉足师。
因兹皈依佛，剃发而披缁，
自量宿业深，宗教非所宜。
唯有仗佛力，或可副所期，
专心修净业，庶得预莲池。
近十余年来，人或谬见问，
所答亦以此，不敢稍越分。
（续编下?嘉言录题词并序民十六年）

印光一粥饭僧耳，法门中事，概不能知。唯于净土，颇欲自他同生。以故凡有缁素见访，皆以此奉答。（增广上?复包右武居士书一）光粥饭僧耳，于宗于教，皆无所知。唯自谅陋劣，专以净土为事。（三编上?复陈士牧居士书一甲子年　正月二十一日）大难当前 了无畏惧

避地之事，乃大富翁之行为。吾人乃一穷和尚，何得预先即避。倘果战及苏，亦非决定不避，避亦易易，何得将此事看得如此重大乎？若战事可停，印书局开工，尚大有事。若离苏远行，则诸难接洽耳。（续编上?复慧龙居士书民
国二十一年）此次或有大祸，光实无有迁移之念。以老病畏寒，不能迁移，勿道光不移动，即德许亦不移动。以光若一去，报国即废，无人维持矣。况苏州数十万人，均不去，吾僧徒何特畏死以去，以令苏人增大惶惧乎？廿一年苏亦垂危，去者十之七，尚有决不为动者，凡逃难者，均遭抢劫之难，不逃难者，安然无患。有几处函邀往彼者，光复云：若有危险，当随炸弹而去，校比路上受抢劫，长时怀忧惧，为优胜多多。此次若起战事，当以不动自守。死乃人各难免，与其流难失所而死，不如安住不动而死之为安乐也。现在弘化社事，悉归光任，随分随力以办，并不愿广为募化，以令人生厌，而起疑光贪财之心也。祈放心勿念。三界无安，西方极乐，唯此为所迁之地，此外则一无所迁。现不出关，以省各处讲演之烦。以后无要事，不必来信，以免彼此劳神。（三编上?复谢慧霖居士书二十九）㈢自励法语

虚度七十，来日无几。如囚赴市，步步近死。
谢绝一切，专修净土。倘鉴愚诚，是真莲友。
（三编下?苏州报国寺关房题壁偈民廿四年）

念佛方能消宿业，
竭诚自可转凡心。
寡过未能为我憾，
居心无伪任人非。
道业未成，敢使此心散乱。
死期将至，力辞一切应酬。
闭户拒来人，痛念死期将至。
专心修净业，深惭道业未成。
汝将死，快念佛，心不专一，决堕地狱，饿鬼畜生尚难求，勿妄想人天福果。

汝将死，快念佛，志若真诚，便预莲池，声闻缘觉犹弗住，定克证等妙圆乘。（续编下?楹联/自励）二、化他风范

㈠端守平常

法不孤起，道在人弘
得最胜之地，方可宏最胜之道。
建非常之事，必须待非常之人。
（增广下?法雨寺万年簿序代开如和尚作）

法不孤起，道在人弘，胜地名蓝，唯人是赖。得其人，则荆棘林便成旃檀林；失其人，则狮子窟转作野狐窟。（增广下?三圣堂万年簿序）他人宏法 多重开悟

今之宏法者，多皆以上根利器自诩，又复以上根利器待人，故不注重持名求往生，而以开悟为期望也。此在当人自量可也。如其能开悟、明教理，又能断尽见思二惑，则何善如之。如其不能，固当依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为唯一无二之决定良策。否则，于种善根，则诚有之，于了生死，恐难以预断其劫数也。（续编上?复海门蔡锡鼎居士书二）今之宏法者，多喜自立章程，不肯依前人之省心力、省工夫之法以行。虽其心广大，然论其实益，则当逊古人所立之净土法门多多矣。为显我为通家，不依前人成法，若是上上上上根人则可。否则固宜从省心力处用功，则利益易得矣。（三编上?复谢慧琳居士书十）今之大通家，多多要高大门庭，所说之法，多非合机之法。或只谈玄说妙，而专恃自力；或则真俗两歧，而为世之所诮。（三编下?复李少垣居士书一民十八 十月廿三）光之说法 与人不同

光之说法，与一切法师不同。诸大法师多注重在谈玄说妙，光不会说玄妙，多注重在教人敦伦尽分。民十几年光到宁波，黄涵之请到道尹衙外念佛社说开示。一某大老官坐轿来，时光已演说。后说到「敦伦尽分，父慈子孝」等处，其人乘轿而去。然光素抱此志，不以人不喜闻而改方针。况此次是护国息灾，念诵尚是枝末，敦尽乃属根本。无论人愿听不愿听，我仍以是为宗旨。至于皈依一事，非光所宜。以佛教会会长乃主人，光是客人，彼皈依者，当皈依会长，此决定不可移易之至理。……光一向所说，悉随便而无有定章。此次是护国息灾念诵佛事。初日先略说护国息灾之意，即说念佛法门功德利益。次日再详说根本护国之道，以期挽回世道人心。光初出家至一居士家，其家俱信佛，其婆媳二人几女三四个各供一佛，供佛之棹，系一长棹，媳烧香供水掸灰，只在己佛前，婆之佛棹灰也不掸，光见之心痛。以为此种人，未闻善知识教训，致以身谤法。此光注重于敦伦尽分之来由也。又见多有收许多徒弟，皆不是真修行人，故发愿不收徒弟。见僧人向人化缘之卑鄙，故不愿做住持，做法会。今老矣，尚不至有负初心，而甘守讨饭本分。庶已生西方之友人，不在莲台中诮我也。（三编上?复屈文六居士书二民廿五
九月二十）他人教人，多在玄妙处着力。光之教人，多在尽分上指挥。设不能尽分，纵将禅教一一穷源彻底，也只成一个三世佛怨而已。况尚无穷源彻底之事乎？（增广上?与马契西居士书十一）应师所说，乃大乘法。光所说者，乃非大非小，即大即小，上至等觉菩萨，下至博地凡夫，同修共证之法。此法固宜注重，倘泛泛然与一切大乘法平看，则了生脱死，或在驴年。（续编上?复吴沧洲居士书二民 国二十年）不顺人情 但顺机宜

真学问，不必在玄妙上显。但令一切人，识得下手处，自可欣欣相从。（续编上?复慧导居士书）光宿业甚深，有目如盲。每事忏除，业仍如故。谅必多生以来，曾以己见妄说佛法，丧人法眼，误人正智之所致也。以故此生不敢以人情好恶而立言为论。宁令人见憎见骂，断不敢探其所好而誉之，以自陷陷人也。（三编上?复丁福保居士书九民 七正月廿五）不喜张罗
不另起炉灶

光之性情，不喜张罗。光之教人，随己职分而为修持，并不另起炉灶。（三编下?复福州佛学社书）光一介庸僧，毫无淑状。一向行乞，亦不能得。遂于大富长者之门，拾取所弃之残羹馊饭，以自滋养。亦有不嫌酸臭者，迫以求施，遂即以此见与。但取彼此相适，并不计余人之所厌闻而不欲见也。以故一无所宗，二无门庭，三无眷属。并未与人结一同参，立一社会。凡有来者，则令其各尽己分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即上等天姿，出格学识，亦以此相奉。喻如童子奉沙，只期摅我之诚，绝不计及彼之可用与否。（增广上?复王与楨居士书）真欲利人 勿守成规

今之宏法者，通是崖板章程，不知变通。《仁王》固可护国，讲之殊难领会，念之亦无有多少。若以《普门品》为救国而讲演，则三岁孩子，也会念观世音菩萨。若《仁王经》，则百千中之一二人矣。如此宏法，只得宏法之大名，难得护国之实益，可叹孰甚！……以后真欲利人，切勿死守成规。若前二次之救国举动，光不禁心痛。舍简求繁，舍易求难，舍无耗费而大耗费，卒至会念者寥寥，其为益能不寥寥乎？（三编上?复谢慧霖居士书二十一）无迹而化
易于普及

今此国困民穷，凡欲建立法化，先须张罗建筑，则吃力不小。俾彼小人效之以取利，富家畏之以远避。若遇一切人，但教以各尽伦常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戒杀放生，吃素念佛。则泯而无迹，彼此不妨职业，不耗钱财。似乎人之受化易，而己之担负轻。而佛法之流行，又易普遍也。汝发露地学校、露地莲社之愿，固为省事，然又不如随地随缘之为方便易行也。上而清庙明堂，下而水边林下，得其可语之人，即以此事相劝。文潞公发十万人念佛求生西方之愿，以结莲社。吾谓一人以至无量人，俱当以令生西方，何定限以十万也。（三编下?复唐大圆居士书一）现在兵联祸结，何可大启建筑？建筑即招匪抢劫，招机轰炸之基。建筑愈好，灾祸愈大。若真弘法利生，即以家庭露地，为演说利益处。其修持不妨分作几处，则不费力费财废事。如赶集然，上集买物，到家中受用。大启法筵，须待世道和平后方可。现在各省大旱，将有人各相食之惨。一旦溃决，则以何法为御乎？光之知见，与今人绝不相同。依今人办，或有小益，或招大祸。依光办，虽无大振声光，绝无小祸发生。缘起序，有庞德超所刻《潮阳佛教居士林序》，以为底。但换其地名人名，并特别地点之少分而已。此不必光亲撰。通文理，候建筑成功，斟酌用之。现尚不提建筑，文亦不须预作。善导少康，弘扬净宗，闾巷道路，佛声广播。如唱秧歌，人人愿听。如传圣诏，各各遵行。谁谓无寺宇不能弘法？须知有真心，自可劝化。以身作则，俾人人各尽己分。引古为范，庶家家即成道场。当此大乱之世，正好弘法于无形迹中。校彼大建筑之吃力棘手、劳心担忧者，相去大相悬远也。（三编下?复净善居士书二）㈡善契时机
流通佛法 大非易事

流通佛法，大非易事。须求契理契机，断断不可师心自立，矜奇炫异，以取悦一时新学知见而已。（三编上?复丁福保居士书四民六　六月廿三）会集之本　何敢流通

流通佛法，大非易事。翻译经论，皆非聊尔从事。故译场之中，有主译者、译语者、证义者、润文者，岂敢随自心裁，传布佛经？王龙舒《大弥陀经》，自宋至明末，人多受持。由云栖以犹有不恰当处，故此后渐就湮没。魏承贯之学识，不及龙舒，其自任过于龙舒。因人之迹以施功，故易为力。岂承贯超越龙舒之上耶？莲池尚不流通王本，吾侪何敢流通魏本，以启人妄改佛经之端，及辟佛之流，谓佛经皆后人编造，初非真实从佛国译来者。然此经此论，若真修上士观之，亦有大益。以但取其益，而不染其弊。若下士观之，则未得其益，先受其损。以徒效其改经斥古之愆，不法其直捷专精之行耳。观机设教，对症发药。教不契机，与药不对症等耳。敢以一二可取，而遂普令流通，以贻下士之罪愆乎？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二）《无量寿经》中，有三辈。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有九品。下三品，皆造恶业之人，临终遇善知识开示念佛，而得往生者。王龙舒死执三辈即是九品，此是错误根本。故以下辈作下三品，其错大矣。故上辈不说发菩提心，中辈则有发菩提心，下辈则云不发菩提心。《无量寿经》三辈，通有发菩提心。在王居士意谓下辈罪业深重，何能发菩提心。不思下辈绝无一语云造业事，乃系善人。只可为九品中之中品。硬要将下辈作下品，违经失理，竟成任意改经，其过大矣。在彼意谓，佛定将一切众生摄尽。而不知只摄善类，不及恶类。彼既以善人为恶人，故云不发菩提心。死执下辈即是下品，故将善人认做恶人。不知九品之下三品，临终苦极，一闻佛名，其归命投诚，冀佛垂慈救援之心，其勇奋感激，比临刑望赦之心，深千万倍。虽未言及发菩提心，而其心念之切与诚，实具足菩提心矣。惜王氏不按本经文义，而据《观经》，硬诬蔑善人为恶人，竟以恶人为判断。王氏尚有此失，后人可妄充通家乎？既有《无量寿经》，何无事生事？王氏之误，莲池大师指出，尚未说其何以如此。今为说其所以，由于死执三辈即九品也。书此一以见会集之难，一以杜后人之妄。魏默深，更不必言矣。胆大心粗，不足为训。（三编上?复王子立居士书三廿九年 八月廿日）立言之道　千难万难

立言之道，千难万难。纵学问渊博，欲有着作，或节录成言。必须详审斟酌，察其文势，按其语脉，方可不致因词害意，及以讹传讹之弊。前见《佛学指南》，引《指月录》，有略之文意不贯者，及老病死僧，作生老病死。意谓阁下未及详察，偶尔笔误耳。今试检本录，亦作此说，不禁叹息。大凡后世聪明人之着作，多有不审谛处。以才力有余，遂不肯再三斟酌，率尔命笔。虽能利人，人以己为通人，随之以讹传讹，则其过亦非浅鲜。……阁下利人之心甚切。以急于成书，故立言多有不审。……大聪明人，大名人，立言必须详审，不可率尔，以人以己为模范故也。若平常人有错谬处，人尚易知而易改。若名人则人必以讹为正，而互相讹传也。（三编上?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七民八 五月十五）宏法利生　贵识时机

须知宏法利生，贵识时机。今人应受之法，与所受之病，高明者不肯详言。其所言者，纵极玄妙，多非应病之药。或由彼妙药，反增其病。印光譬如无知无识之庸医，不但不知病原，亦且不知药性。唯以先祖秘制之阿伽陀万应丸，举虚实寒热种种诸病，皆以此药投之。倘不怀疑，取而服之，立见全愈。即秦缓扁鹊无从措手之症，一服此药，立见起死回生。于是有心活人济世者，为之广出招帖，令有病者，同服此药。虽知秦缓等之神妙不测，而不广告者，以病属宿业，有神仙不能疗者，况神医乎？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五）因时制宜　方为通人

夫流通佛法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须深谋远虑，随机设法。佛制固不可不遵，而因时制宜之道，亦不可不亟亟研求，以预防乎世变时迁，庶不至颠覆而不能致力，有如今日之佛法也。（增广上?与佛学报馆书）座下发菩提心，备十八种物，欲行头陀行，实为行所难行。然光窃不以为然，以时局危险，各处灾荒，冒难游行，《梵网》不许。是宜觅一真实办道之处，死心踏地，修持净业。校比日日游行，奔跋劳碌为有益也。吾国风俗，不比佛在世时。因时制宜，方为通人。如或决定不肯改所定章，光亦不强。然以后不得再来一字，来决不复。子行子道，吾守吾志。况光旦夕将死，又何敢干涉他人之事。（三编上?复应脱大师书二）非大通家　不可说圆融话

譬如水陆舟车，在归家后则全同，在途路上则各异。今人非大通家，断不可说圆融话，只图好听，致无实益也。（续编上?复海门理听涛书六民　国二十一年）㈢唯说念佛
　　不以大话　撑空架子

光平生率真守愚，绝不肯以大话撑空架子，以自误误人。《文钞》中所说者，均属人各能行，又能现生亲得实益者。即人谓光无知无识，但以愚夫愚妇所行之事教人，亦无所惜。然亦有谓其合己机宜，由兹生信修持者，亦不乏人。（续编上?复姚维一居士书民 国二十年）专售一货　往往起家

如市间店铺，各有专售之货。或一种货，亦可通商裕国，兴家立业。或多种货，亦不过通裕兴立而已。吾人既不竖大法幢，检得大富长者门首所弃之残羹馊饭以自资养。有不嫌酸臭者，不妨展转相施。否则，任伊取龙肝凤髓以自资补。岂曰尽人皆贻，尽人皆受我此残羹馊饭，方惬吾心哉？

市间专售一货者，往往起家；俱售众货者，或亦折本。弘法利生，何独不然？千机并育，乃如来出世事。如来降迹为善知识，亦不以此为准。吾法法不通，但肯念佛，亦可仗之以了生死。吾之不通，亦何愧哉。所愧者，言行不相应，有名而无实耳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五）同生正信　聊尽我心

不慧业重福轻，障深慧浅。虽有救国救民、自利利他之心，而无弘法济众、己立立人之道。只可量己之力，稍为刊布宣说因果净土切要契机之经书。以期见者闻者，同生正信，同修净业，同皆敦伦尽分、闲邪存诚、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，以聊尽我心而已。（三编下?苏州弘化社第六届出纳报告清册弁言民国二十五年丙子仲春）光之用心 人多不知

佛法广大，无量无边。吾人以博地凡夫之资，欲于现生了百千万劫难了之事，当筹度己力之大小以修。且莫妄充通家，此法尚未真得，又去钻研他宗。致于此最易得益之事，反弁髦视之，以致仍旧百千万劫不能了耳。佛法犹如太虚，了无东西南北四维上下。所言东西南北四维上下者，约自己所立之地位言也。既自己不能与太虚相契相合，须必按自己所立之地位以论。不妨于无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中，约自己而定以东西南北四维上下。而禅宗、相宗、密宗，无一宗不好。然以年已半百之人，得仗佛力，能以具缚凡夫即了生死之法，而复致力于其仗自力之法门，虽能助净业而圆通见解，诚恐心力不及，则以彼为正，以此为稍带，必至难以得力。光并非拒人研究他宗，有不谅者，加以严厉之讥，谓禁拒人研究他宗，则光于冥冥中得福，而大众以光为佛怨矣，祈自裁度而定之。（三编下?复李觐丹居士书七）药无贵贱，愈病者良。法无精粗，合机则妙。修持法门，无量无边。末世钝根，实难遍通。况非证入，莫能获益乎？光宿业深重，现行微弱。滥厕僧伦，已五十年。一句佛号，尚未持到心佛相应，遑论其他各种法门。十数年来，每有误听人言，谓为知识。遂至信札往来，以求开示。然光固恪守本分，即以己之所知所修者奉告。若其识见高明，智慧广大，即令转求高人，决不敢以己之卑劣囿人，以致不能进于高明之域，而屈其天姿才德也。有谓光禁锢人读诵研究大乘经论者，不知凡来光处求教者，或身羁俗网，或年时已过。对此事务繁冗、来日无多之人，倘泛泛然令其遍读研究，而不先将净土法门之所以，令其彻底明了。其于种善根、明教理，则或有之。于即生了生脱死，或恐无有希望。以注重于读诵研究，以期开悟而自证，不复以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为事也。不知凡夫具足惑业，欲仗自力，于现生中了生脱死，其难甚于登天。以故光不避讥诮，而摅诚以告耳。（三编下?文钞摘要序）净土法门，若果信得及，守得定，随己所乐，诸大乘经论，皆当读诵。倘此道尚未究明，一涉博览，或恐舍此取彼，则欲了生死，难之难矣。有谓光禁人读大乘经者，此乃不知利害，妄充通家之所说耳。（三编下?复马宗道居士书二）㈣关于文钞
文虽拙朴 义本佛经

光之《文钞》，文虽拙朴，所述者皆佛祖成言，不过取其意而随机变通说之，岂光所杜撰乎哉？光乃传言译语，令初机易于晓了耳。然虽为初机，即做到极处，亦不能舍此别修。以净土一法，乃彻上彻下之法。非如小乘之法，大乘便不用以修习也。（增广上?复戚智周居士书一）既皈依佛法，当熟读《文钞》，依之而行，自不致受庸人所误，致求来生福报，及外道炼丹运气，以求成仙等。汝果能领会得《文钞》义，纵百千外道，亦不能摇动汝心。且勿谓此系光所说，恐不足依据。须知光乃取佛菩萨祖师善知识之意而说，非光自出心裁妄说也。祈慧察，则幸甚。（增广上?复周智茂居士书）世出世法 皆有发明

《文钞》，不但修持净业有所依凭，即涉世守身、齐家教子等法，皆有发明。（续编上?致自觉居士书民国
十六年）《文钞》语虽拙朴，于禅净之所以然，与日用伦常之互相益，稍有发明，亦可以作自利利他之一助。（三编下?复秦铭光居士书）《文钞》、《嘉言录》，文虽拙朴，而涉身处世，治家治国，即俗修真，居尘学道之要，当可悉知。若能实行，何善如之。若不实行，唯欲谈玄说妙，以图口快活，其所得利益，亦只此口快活而已。（三编上?复杨典臣居士书一）分析明了 引人入胜

净土着述甚多，未入门人，犹难得其纲要。求其引人入胜，将禅净界限，佛力自力，分析明白，了无疑滞，语言显浅，意义平实，为研古德着述之初步向导者，其《印光文钞》乎？祈息心研究，当自知之。（增广上?复何槐生居士书）依之修持 决定往生

汝能依《文钞》修持，则决定可以往生西方，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。光之《文钞》，皆取佛祖所说者，随机变通说之，实无一句臆说者。汝能依行，胜于见光多矣。（续编上?复窦智睿居士书民国
二十七年）汝果依《文钞》而修，管保即生往生西方。若于此法之外，欲得了生死之实益，梦也梦不到。（续编上?复李自初居士书民 国二十年）初发心者 不可不读
《文钞》乃为初机入道之要书，不可不看。（三编上?复孙艺民居士书民廿八
八月初七）《文钞》，尤为初发心者，不可不读之书。以其言浅近详悉，又多有发挥「居尘学道，即俗修真」之事理。由学佛，而以至「诚、正、修、齐、治、平」之根本，皆可得其把握。（续编上?复陈逸轩居士书民 国二十年）竭诚阅之 自得利益

所有修持方法，恐有未谙，今寄《嘉言录》一本，祈息心详阅。则西方之胜妙、修持之法则、临终之助念、家庭之教育，悉可知其方向矣。（三编上?复龚宗元居士书三）佛法渊深，大聪明人，尽平生心力，尚研究不得到详悉处。然佛法随机施教，若欲得其实益，即从特别超异之净土法门研究而修持之，则颇省心力，实为最要之道。阁下身居世网，又苦无知识请教，若不以光之文字拙朴见弃，请详阅《文钞》，依所说而修持之，其为利益不可思议。然光之文虽刺目，而多引经论成言，或宗经论意义，必须竭诚尽敬而阅之，方可得其利益。语云：「下人不深，不得其真。」泥塑木雕之佛，作真佛敬，小则消灾增福，大则超凡入圣，其利益在自己之诚否，不在佛像之真假也。阁下果能以此意息心静阅而力行之，则为西方极乐世界之法门良朋善友矣。愿勉之，勿虚此望，则幸甚。（增广上?复马舜卿居士书）顺流而导 势如破竹

《文钞》文虽拙朴，义本净土各经论。《文钞》看过，再看净土经论。均可顺流而导，势如破

竹矣。切不可加杂禅家意见。一经加杂，则禅也非禅，净也非净，二门俱破，两无所益。（三编上?复吴桂秋居士书廿六年
七月廿四日）若不以《文钞》文字刺眼，祈详阅而实行之。此后再阅古德净土各着述，则势如破竹，循流得源矣。（三编上?复张曙蕉居士书二）三、护持圣教
㈠三宝功德
三宝住世　永为舟航

佛法僧三宝，乃无明长夜之灯烛，生死苦海之舟航。不但志期断惑证真、了生脱死者，所当依怙。即明德亲民、治国安邦者，亦必以显示心性妙理，发明因果实事，以为转人心而辅郅治之一大助缘也。故古之建大功、立大业，精忠贯日月、浩气塞天地者，多由学佛得力而来。莫不致力于庄严佛像、流通佛经、护持行僧，冀一切人民，同由住持三宝，悟入一体三宝，以至亲证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也。（续编下?四川乐山县大佛陵云寺创建藏经楼功德碑记民二十四年）
佛法流通　利益无量

佛法流通，利益无量。天机深者得其深，即可明心见性，断惑证真。天机浅者得其浅，亦可改恶修善，希圣希贤。良以如来设教，虽则正为出世，而随顺机宜，循循善诱。故于经世之道，亦复发挥净尽，毫善弗遗。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倡妇随。凡一切伦常日用之道，与儒教所说，了无异致。其所异者，一一各示三世因果，善恶报应。使人心存敬畏，不敢逾越。虽在暗室屋漏之中，常如面对佛天。即下而贪残暴恶之伦，绝无信心。以久闻因果报应之事，其心已冥受制伏，亦不至十分酷烈。观于列国杀人殉葬，以多为荣。佛教东来，遂灭此风，可以见矣。其入人深而利益溥，譬如杲日丽天，生盲悉获安乐；阳春回地，焦芽亦荷生成。诚所谓如来不出世，万古冥若夜游；佛法若流通，人天悉有恃怙。教传东震，年将二千。其间具聪明睿智之姿，立掀天揭地之业，学识通人天，节操陵风云者，莫不崇奉护持，极力流通。不惜巨资，建立塔寺。以其阴翼治道，显淑民情，使民日迁善而不知所以为之者。故古今首出庶物之人，莫不以流通佛法，为天下太平，万国咸宁之基址焉。（增广上?吉林哈尔滨创建极乐寺疏）续佛慧命　唯僧是赖

佛法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。难议难思，莫名莫状。克论大纲，不出二谛。约真谛论，则有佛无佛，性相常住。是以圆通道场，历尘劫而不迁不变。真如法门，尽来际而无替无兴。约俗谛论，则法随缘起，道在人宏。得其人，则辟荆榛而为梵宇，灭狐迹而作狮林。直教佛日增辉，法轮常转。失其人，则即佛地而成业丛，泯经声而宣尘事。致使普门扃户，觉路封途。僧与佛法，称为三宝者。以其续佛慧命，流通法道，非人莫从，唯僧是赖故也。（增广下?法如庵万年簿序）法道统绪　必须归一

夫娑婆世界三世三千佛，其出各有时节，前后不乱。一佛出世，一切诸佛纵欲助宣法化，皆不得现作佛身。故观音文殊等，悉皆隐十力德，现菩萨身。一如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。法道统绪，必须归一。（三编上?复丁福保居士书五民六　七月初五）㈡三藏妙典
一代所说　权分五时

大藏经者：如来之慧命，人天之眼目；无明长夜之智炬，生死苦海之慈航；觉先觉后之法源，世出世间之道本也。若非宿植善根，历劫莫闻名字，况亲承供养、受持读诵、依之修习，以迄圆证乎哉？此一大藏所说之法，乃十法界，生佛凡圣，即心所具之法。在佛不增，在生不减。佛以究竟证故，常享常乐我净之法乐。众生以从未悟故，反承此妙心之力，背觉合尘，迷真逐妄，起贪嗔痴，造杀盗淫，永沦三途六道之中，了无出期。三乘圣人，虽有悟证，未至究竟，故亦未能全得受用也。大觉世尊，愍而哀之，示生世间，成等正觉，随机施教，对症发药，俾其就路还家，并不另起炉灶。大根则直说一乘大法，令其顿证无生。小根则先依权渐修持，以培入大之基，终令领受家业，绍隆佛种。一代所说，分为五时：
一、华严时：唯说界外圆顿大法，人天二乘，均非其器。
二、阿含时：说谛、缘、权、渐之法，令入化城。
三、方等时：四教并谈，三根普被。
四、般若时：以般若妙智，荡除圣凡情见。

五、法华、涅盘时：《法华》，则开权显实，开迹显本，普授三根之记，共领本有家珍。《涅盘》，则扶律谈常，作最后训。俾身、口、意三业，与佛同净；戒、定、慧三学，与佛同圆。

综其所说，厥有五宗：曰律、曰教、曰禅、曰密、曰净。五者名目虽异，理体是一。可专主于一门，不可偏废于余法。如由四门而入一城，如以四时而成一岁。其互相维持，互相辅助之功，非深悉法源者莫能知。就中律，为入道之初基，虽至圆满菩提，仍复依止。净，为普度之法门，纵令已证等觉，犹当归心。末世众生，非此莫度。各宗智士，急宜服膺。否则所有修持，但作未来成佛之善因，欲即生一超直入如来地，恐不易易也。此诸经外，所有大小乘律，仍归五时所摄，故不另叙。

经律之外，尚有诸菩萨、尊者所造之释经、宗经诸论，显理破惑，降魔制外，俾佛化得以普被中外者，赖有此耳。是为佛国译来之「经、律、论」三藏也。及大教东来，法匠蔚起，各宗之着述，美不胜收。其入藏者，乃百千之十一耳。当唐以前，经书均由抄写而得。五代冯道，创兴刻板。至宋，则儒书佛经，俱用板印矣。宋大藏板，有十余付，而碛砂延圣院尼弘道，断臂提倡，刻此藏板，可谓女中丈夫，令人钦佩。自宋至今，七百余年，所印之经，以屡遭世乱，多分湮没。陕西卧龙、开元两寺，幸有存者。朱子桥居士，往陕办振见之，与沪各大居士商订影印，其间勤劳，殆难说尽。今将出初期，命光作序。光乃无所知识之粥饭僧，何能发挥大藏

之要，姑以平日所习闻者，拉杂书之，以塞其责。全藏妙义，阅者自知。即未能遍阅，但于现前根、尘、识、大诸法中，回光返照，便可亲证圆通，又何必多凑散字，以刺雅目也。（续编下?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序民二十五年）三藏妙典 取用不竭

一大藏教之文，分为经、律、论三，故名三藏。藏者，「深固幽远，取用不竭」之谓。若于一字一句，得一入处，便可通一切法，达一切义。以故禅宗六祖，闻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」一句，便嗣祖位。莲宗行人，常持「南无阿弥陀佛」六字，即可现生生极乐国，预莲池会。……上根利智，于此各经一字一句，神而明之，便可自利利他，己立立人。次则至诚恳切，受持读诵，依教奉行。明因果，识罪福，以身率物，俾一切人相观而善。则于法门、于社会，均有利益。若了无敬意，只求多闻。或妄以臆见，论经深义。则虽是善因，定招恶果。愿诸阅者，各力勉焉。（续编下?四川乐山县大佛陵云寺创建藏经楼功德碑记民二十四年）护印大藏 不分彼此

夫大藏者，乃般若之丛林，真如之府库，一切世出世间诸法之渊海也。举凡如来究竟亲证之道、众生即心本具之法，及十方世界之广、三世因果之微，与夫日用伦常、孝弟慈善之道，悉皆显阐赞导，了无佚遗。以故宏法大士，莫不以流通大藏，为宏法利生之急务焉。刻大藏经，与单刻一二部经论有异。不得谓此功德大，彼功德小，此法当机，彼不当机。良以一大藏虽有经律论，及西竺此方种种着述，部类各别，卷数逾万，总是一部大藏经故。既是一部，何可割裂疆域，妄分优劣？譬如万川归海，同一咸味。百花成蜜，同一甜味。卉木虽有大小，春光原无偏僻。形相虽有殊异，明镜岂有二照？如修九层之塔，施砖石于各级，功德同等。如铸千尺之佛，熔金铜于一炉，哪分高低？但可即末以得本，岂宜执源而废流？菩萨度生，不见能度所度之相；菩萨行施，不着色声香味触法。故得一心无住，三轮体空，致其福德，直与十方虚空，同一广大悠久。

一大藏教，虽有大小权实、偏圆顿渐、显密真俗、禅净性相，种种不同。然其心光血脉，固皆融会贯通，一无滞碍。如帝网千珠，重重交映。如佛殿千灯，光光相涵。助刻檀越，但取钱不落空，勿论刊刻何种。庶经理之人，少费心力，而汪洋大藏，速得圆成矣。倘或以分别心，妄生拣择，则人各效尤。必致或有一种，多人愿刻，以成重复；或有一种，无人发心，常时阙漏。功德虽有，缓急失当。全藏流通，知在何时？况此时经理校对，悉皆有人。胜缘难再，忍令错过耶？

须知为实施权，权是实家之权。开权显实，实是权家之实。如来说经，菩萨造论，若无西竺此方诸宗古德着述，辅弼翼赞，何能中外流通，至今不替？且世主治国，尚赖文武辅弼，方得万民仰德而畏威，观光而自化。况如来所证之三德秘藏，实相妙理，若舍古德随顺机宜种种发挥，则佛心所证，唯佛与法身大士能知。其余劣机众生，将何由而知、何由而证乎哉？是知一大藏万余卷经，同是一法，何可分别？所愿施资助刻诸大檀越，同以无所住而生心，不住法而行布施。则一大藏之不思议功德，人人各获全分。如一月当空，万川普映；一气值节，大地皆春矣。（增广上?普劝施资助刻大藏疏）校正流通 权宜从事

律藏不许未受戒者看，一则恐其未明远理之人，见其因犯制戒之迹。不知乃大权菩萨，欲佛制戒以淑后世，遂现作不如法相，以启如来立制以垂范耳。由其未明此理，唯据近迹。遂谓如来在世，佛诸弟子多有不如法者。从兹起邪见以藐视僧伦，则其罪不小。二则律藏中事，唯僧知之。倘令未为僧者阅之，或有外道假充比丘，作不法事，诬谤佛法，则其害非小。故此严禁而预防耳。至于好心护法，校正流通，何可依常途为例？若执定此语，则律须僧书、僧刻、僧印、僧传，方可不违佛制矣。天下万事，皆有一定之理。而当其事者，须秉一定之理，而行因时适宜之道。理与权相契，法与道相符，斯为得之。律中必有明文，光以目昏，未能遍阅。蒋益《毗尼集要》，亦有此议，亦不须检查。但无上不明远理，只据近迹，及欲知佛法中机密之事，拟欲假充比丘等过。则放心安意，校正流通。其功德无量无边，何须过虑？然须缄默，不可以律中文相，对无知无识之人宣说。及泛泛然录之于寻常文集中，以启无知人妄造口业之衅。世出世间，理皆有定，法皆无定。大而经国治世，小而一饮一啄，莫不如是。何独于律藏而板执乎哉？（增广上?复徐蔚如居士书一）㈡关于出家

1 近来时弊

今人出家 多易懈惰

光出家五十五年，绝不说教人出家一句话。以今之人一出家，皆变作懒惰懈怠之类，此是上焉者。下之则破斋犯戒，无所不为。以故我誓不收徒弟，不劝人出家。此犹是清朝的景象，民国以来，政府屡欲驱僧夺产。广东陕西河南许多大寺，均拆毁改造。然犹有一班僧俗极力维持，尚能苟延岁月，否则早已全国了无僧人之声迹矣。汝且在家修持，是为最稳当之修持。我已七十有五，旦夕将死，一身尚嫌其多，岂肯又收徒弟？如不听我说，即非我皈依弟子，任汝所为。汝切勿见我，见我水也不许你喝。我连我都照应不来，你即欲以一封皈依信，要我供给你一生。我无此精神财力，供给此不受师教之人。你把出家当做一件大快活事，不知今日之僧，直是无有生路可走耳。要寻死路，又何必以出家寻之。（三编上?复逢辰居士书廿四年十二月廿四）昨接汝书，知师寿已心有回转，不决定即欲出家。幸甚。出家一事，今人多以为避懒偷安计。其下焉者，则无有生路，作偷生计。故今之出家者，多皆无赖之徒。致法道扫地而尽，皆此辈出家者为之败坏而致然也。光观师寿根性，在家修持，固不失为一乡之善士。虽不能大弘法化，于自于他，皆有实益。若出家，则年时已过；又且身弱，不堪受苦。其于学教参禅一道，若不问津，则了不知其方向。若去参学，则尽此生力，亦未有得。宗教不知，于一心念佛之道，唯能利己。其于利人，尚欠参学。以故不如在家，依龙舒、安士、二林等之修持为愈也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二）佛法之衰 实基于此

刻论佛法式微，实不在于明末。明季垂中，诸宗悉衰。万历以来，勃然蔚兴。贤首则莲池、雪浪，大振圆宗。天台则幽溪、藕益，力宏观道。禅宗幻有下四人，而天童、磬山，法遍天下。洞下则寿昌、博山，代有高人。律宗则慧云中兴，实为优波；见月继踵，原是迦叶。而妙峰、紫柏、莲池、憨山、藕益，尤为出类拔萃，末法所不多见。虽不及唐宋盛时，亦可谓佛日重辉矣。及至大清启运，崇重尤隆。林泉隐逸，多蒙礼敬。如玉林、憨璞、木陈等。世祖遂仰遵佛制，大开方便，罢除试僧，令其随意出家。因传皇戒，制护戒牒，从兹永免度牒矣。佛法之衰，实基于此。在当时高人林立，似乎有益。而世宗以大权乘愿，建中立极。其发挥佛祖慧命之言论，精深宏博。入藏流通者不必言。外有御制《拣魔辨异录》，八卷四册，系吾友子任氏，乞食京师，于书肆中得之，送于杨仁山，令寄东洋，附于新印大藏之内。想其书已出，好古探奇之士，试一读之。不但于性命有益，而学识文章，当顿高十倍矣。呜呼盛哉！世宗实为法流震旦，皇帝中之绝无而仅有者，其君如此，则宰官僧侣，概可知矣。迨至高庙以后，哲人日希，愚夫日多。加以频经兵燹，则鄙败无赖之徒，多皆混入法门。自既不知佛法，何能教徒修行？从兹日趋日下，一代不如一代。致今僧虽不少，识字者十不得一。安望其宏扬大教，普利群生耶？由是高尚之士，除夙有大根者，但见其僧，而不知其道。厌而恶之，不入其中矣。（增广上?与佛学报馆书）世祖仰遵佛制，罢除试僧，及与度牒，令其随意出家。在当时高人林立，颇为有益。而佛法式微之兆，实基乎此。自后百有余年，尚复蔚然。嘉道以来，哲人日希，典型日坠。国家不事提倡，僧侣颓于奋发。加以咸同之际，兵灾绵联。前修既没，后昆无闻。以致鄙败无赖之徒，多皆混入法门。在家儒士，非具超格之知见者，莫不以佛法为赘疣，谓其无益于人国。而如来格致诚正、修齐治平，及断惑证真、了生脱死之大经大法，以不研究，谁得而知？新学派出，妄以己意，肆其谤黩。遂至毁寺逐僧者，相继而起。近数年来，各界人士，眼界大开。知佛法为世间唯一无二之道。不但不与一切哲学、科学、政治、法律相抵触，且能令彼一切哲学、科学、政治、法律，悉获实益。于是凡有志于亲见本来面目，及挽回世道人心者，莫不研究佛法，受三归以正三业，奉五戒而修十善。吃素念佛，戒杀放生。昔之嗤为愚夫愚妇之所为者，今则伟人名士悉为之。于是各处皆设佛学研究会，佛经流通处。剥极则复，否极则泰。今之世道人心，陷溺已至极点。若不以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，及一切众生，皆具佛性，皆可成佛为训，决难收效。（增广下?广东高州佛学研究会缘起代何剑菁作）2 出家非易
　　易如反掌　难如登天

人各有所应尽之分，当知素位而行，乃君子之本分。若超分而行，非出格大丈夫，决定不能得真利益。何也？以彼不能尽分于易处，何能尽分于难处？

出家一事，语其易则易于反掌，但穿一件大领，就是和尚。而此种混光阴败佛门之和尚，多半将来在三途中过活。欲得为人，恐万中亦难得一二。若要做顶天履地，上弘下化之和尚，则难于登天矣。

汝尚不能于家庭父母妻子具足时，思立一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之程度，何能出家即证果，而普度怨亲耶？只缘汝当做一出家，则百事不挂怀，不知出家之事，比在家更多。汝欲清闲自在，逍遥快乐，则决不能做好僧。以弃舍父母妻子，则成大罪矣。光是出家僧，深知其利弊，故为汝详言之。若遇爱收徒弟之坏和尚，则便骗汝为他作徒弟，你就拉倒了也。且安本分修净土法门，令汝父母妻子同作莲邦眷属，则其利大矣。（三编上?复卓智立居士书三）今日出家
不若在家

现今世道陵夷，在家修行好，出家反多障碍，切勿萌子女愿了出家之念。汝父于此劫浊之中，不知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，痴痴然，欲参禅明心见性。须知彼所参者非禅，乃文字知见，参到老，于禅了无所干。即令真得禅宗明心见性之实益，其去了生死，尚大远在。以烦恼惑业未断，悟是悟，生死是生死。若谓明心见性，即无生死可得，此系门外汉，与狂禅者之所谬认者。然现时谁是明心见性之人？净土法门，全仗佛力，详看《嘉言录》、《文钞》，依之而行，决定可以往生西方。（续编上?复郑慧洪居士书民国
二十二年）凡事当按自己之职分，以为计虑。明知其不可，而又常欲为之，岂非无事生事，徒扰心神，有何益乎？汝之所问，汝已知其不能，何又问我，我岂能越理教汝乎？况今之学佛，甚为便利，不似昔年，非出家，遂难闻法修行也。现今邮政大通，在处之经，皆可请致，天下知识，均可请教，何必出家方能修行乎？须知今日出家，反不若在家居士之有益。以法弱魔强，恶徒邪党，常怀欺僧夺产之心。若处山林寂静之处，则小人竟为夺数升米、几件衣、几圆钱，而行打杀，其危险非古昔所有。即在城市，亦难免无人事往还。谁能一事不为，安受供养乎？（续编上?复杨树枝居士书二民
国二十年）无得居士，既有六十老父，何得要出家？使不出家，无由闻法修行，尚有可原。今藩篱大撤，在家人研究修习者其多如林，得利益生西方者，亦常有其事，何得要离亲出家乎？此事光绝不赞成。按实说，当今修行，还是在家人好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无碍故。出家人之障碍，比在家人多。是以非真实发道心者，皆成下流坯，无益于法，有玷于佛也。（增广上?复唐大圆居士书）女身多障　出家更难

佛法者，一切众生即心本具之法也。三乘声闻、缘觉、菩萨六凡天、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，皆当遵行。在家出家，俱能受持。而况女身多障，诸凡不能自由；离乡别井，易招外侮讥毁。为尔虑者，只宜在家持戒念佛，决志求生极乐世界。断断不可远离家乡，出家为尼。至于研穷经教，参访明师，乃决烈男子分内之事，非女人所宜效法也。女人但当笃修净业，专持佛号。果能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自然现生亲证念佛三昧，临终往生上品。纵未能亲证三昧，亦得以高预海会，长侍弥陀。由是亲证无生，复本心性。无边教海，皆悉了知。如宝镜当台，万象俱现。然后承佛慈力，及己愿轮。不违安养，回入娑婆，种种方便，度脱众生。俾一切有情，同登莲邦，悉证无生，庶不负一番决烈修持之心。可谓火里莲花，女中丈夫矣。……女

人出门，大有妨碍。况用度艰难，更为不便。受戒一事，若男子出家为僧，必须入堂习仪，方知丛林规矩，为僧仪则，则游方行脚，了无妨阻。否则十方丛林，莫由住止。若在家女人，家资丰厚，身能自主，诣寺受戒，亦非不可。至于身家穷困，何必如此？但于佛前恳切至诚，忏悔罪业一七日，自誓受戒。至第七日，对佛唱言：我弟子福贤，誓受五戒，为满分优婆夷，优婆夷，此云近事女，谓既受五戒，堪事佛故。满分者，五戒全持也。尽形寿不杀生，尽形寿不偷盗，尽形寿不淫欲，若有夫女，则曰不邪淫。尽形寿不妄语，尽形寿不饮酒。如是三语，即为得戒。但自志心受持，功德并无优劣。切勿谓自誓受戒者，为不如法。此系《梵网经》中如来圣训。普陀秋不传戒。传戒在于正月上旬开堂，至二月十九圆满。然祈安住修持净业，不可奔驰跋涉。倘或执着不改，便为不识好恶。妨自己之清修，负老僧之忠言。我欲汝即身成就道业，断不至障汝法缘。汝但谛思，自知取舍。至于不能出家，即欲舍命，此念虽烈，此心实痴。今之尼僧，谁堪为师？住持庵庙，强暴实多。汝既是女，上士则难为御侮，为避嫌故。下愚则竭力夤缘，欲造业故。汝只知出家为尼之解脱，不知出家为尼之障碍。故不辞烦琐，剀切言之。（增广上?与徐福贤女士书）曲顺亲心 居尘学道

人之际遇，万有不齐。约汝分论，实为在家益大，而出家益小。汝祖业颇可度用，上有慈亲可事，中有兄弟可靠。室有贤妻，膝无子女。而且汝之大兄，颇信佛法。三弟四弟，亦皆与道不相悖戾。汝在家笃修净业，亦可为慈亲生信念佛，以期了脱之导。亦可为兄弟在外，料理家门之事。亦可以率其妻室、弟妇等，同修净业，同出轮回之计。外而乡党亲戚，随缘开导。即家舍为道场，举慈亲，及兄弟妻室子侄，乡党亲朋，皆为法眷。随力随分，身率言化。俾永嘉一班迷途之人，并彼邪见种性之人，同纳于佛法至极圆顿净土法门大冶洪炉之中，共成法器，同修净业。将来同登莲邦，共证菩提。岂不如汝出家为僧，舍亲远去。室人有无依之恨，慈亲有怨子之怀。而且一班不明至理之人，反谓佛法为背畔世道，妄生谤毁。俾此等人造口业，堕恶道。未见其益，而先受此等大损之为愈乎？况汝慈亲，既不应许，岂可不遵慈命，仍怀此心乎？如汝亲绝不许汝修行，犹有可原。汝亲甚欢喜汝修行，何得必欲离亲修行乎？佛法中有六度万行种种之功业，皆为利益众生。汝不出家，则于亲有大利益。只此一事，即可曲顺亲心，居尘学道。俾亲日见之熟，不期其信向而自然信向，即为莫大功德。况不止亲一人乎？又亲既不许，则义不可再思出家。以佛戒律中，父母不许出家，自己任意求出家者，不许摄受剃度及受戒等。否则师、弟各皆得罪。汝既以光为师，谓为善知识。然光实非善知识，而于背佛法事，断不敢为。但祈依光所说，顺亲之心，在家修行可也。（增广上?复周群铮居士书四）有父母可以尽孝，有兄弟可以尽弟，有儿女可以教训，有诗书可以取法，正合夫子居家为政之道。此时不学，真是时过难学矣。纵令文章盖世，官居一品，终是一穷微极妙之艺人，非适时力学之儒士也。因闻佛语，遂持长斋，可知宿因深厚。废弃前功，意欲出家，可知道眼昏朦。如来说法，恒顺众生。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。外尽人伦，内消情虑，使复本有真心，是名为佛弟子，岂在两根头发上论也。况贵乡僻居深山，知法者少。高明者以语言不通之故，皆不至其地。仗此好心，竭力学道。孝弟修而闾里感化，斋戒立而杀盗潜消。研究净土经论，则知出苦之要道。受持《安士全书》，则知淑世之良谟。以净土法门谕亲，以净土法门教子，及诸亲识。正以生死事大，深宜痛恤我后。不必另择一所，即家庭便是道场。以父母兄弟妻子朋友亲戚，尽作法眷。自行化他，口劝身率，使其同归净域，尽出苦轮。可谓戴发高僧，居家佛子矣。（增广上?复泰顺林介生居士书一）汝不可萌出家之念。年时已过，参学不能，苦行不能，谁供养你老徒弟？在家一心念佛，于己于眷属，均有大利益。出家，则眷属永无出苦之日矣。光誓不收徒，勿作此想。（三编上?复慧泰居士书）出家专修之说，光绝不以为然。以阁下才智足以宏法，率其家人同修净业，是为两得其益。若一出家，家人困苦，必起谤法之心。是未能自利，先害家人，忍为之乎？佛法无一人不堪修，亦无一人不能修。但能念念知不修净业生西方，则长劫轮回，莫之能出。以兹自愍愍他，自伤伤他，大声疾呼！俾近而家人，远而世人，同修此道。其利益，校之唯求自了者，何止天地悬隔也！（三编下?复骆季和居士书一）既已出家 当治习气

吾人出家为佛弟子，固当以佛之平等大慈大悲为志事，不可仍带在家一种骄慢自大，藐视一切，任意作为，不依旧章等派头。须念吾人受天地之覆载，受父母之教育，若不效天地父母之心，则便为逆天悖理，深忝所生矣。（续编上?与明本师书民
国十六年）光阴迅速，时序更迁。刹那刹那，一念不住。此殆造物出广长舌，普为尔我一切众生说人命无常，荣华不久。急寻归路，免受沉沦之无上妙法耳。汝既厌弃世荣，发心出家。必须努力勤修，切莫因循度日。出息虽存，入息难保。一息不来，即属后世。当念形质虽禀五漏，心性原具三德。痛洗积劫之女习，力持弥陀之圣号。观此娑婆，浊恶甚于圊厕。信彼极乐，即我本有家乡。不求此世来生，人天王等福乐。唯愿报终命尽，蒙佛接引往生。朝斯夕斯，念兹在兹。念极功纯，感应道交。临命终时，必克果愿。既生净土，顿悟无生。回观世间富贵，奚啻阳焰空花，直同囹圄毒海耳。然欲生净土，先治染习。佛经屡言：富贵难学道，女人亦难学道。良以富贵之人，骄慢成性，奢侈为心。尚不能谦光接物，卑以自牧。又何能息虑忘缘，虚心求道乎？女人则唯矜容仪，常怀妒忌。不知纵是天姿国色，依旧粪袋革囊。既恋幻形，何悟妙性？如来为治此病，令修四念处观：一观身不净，二观受是苦，三观心无常，四观法无我。此观若成，则恋身恃势之习，消灭无余，不异洪炉之化片雪耳。汝以富贵女人出家，凡骄奢艳冶习气，必须彻底抛弃，不使一毫缊于胸中，将来方有出苦分在。现今法弱魔强，良师善友最不易得。直须上友古人，以古为师。《比丘尼传》、《善女人传》、《净土十要》、《净土圣贤录》，当熟读之。庶取法有地，堕魔无由矣。近来僧尼，多不如法，不可滥收徒众，坏乱佛法，实为至要。当恪守清规，力修净业。生为坤范，死预莲池。庶不负跳出万丈火坑，亲为如来弟子矣。（增广下?示某比丘尼代友人作）3 重在立志
出家受戒 为了生死

市井习气，出家若不真修，更甚于俗。若欲远离，先须了知世间一切诸法，悉皆是苦，是空，是无常，是无我，是不净。则贪嗔痴三毒，无由而起矣。倘犹不能止，则以忠恕忍辱治之，则

自止矣。若又不止，则设想于死，自然无边热恼，化为清凉矣。《报恩经》谓次第受戒。今出家受戒者，亦先三皈，次五戒，次十戒，次具戒，次菩萨戒。但古之受戒者，是发心为了生死。今之受戒者，多是为充大僧而图体面。得戒之言，从未措怀。故外方之蟒流子，下流坯，无不皆是受过三坛大戒之僧。此其弊由于清世祖罢试僧、免度牒，与近世之为师者贪名利、喜眷属之所致也。吾恐贵地诸僧，不知此义。谓度人出家，是第一好事。致匪类入法，法随以灭。故不避繁琐，而覯缕言之也。（增广上?与谢融脱居士书）有向上志 多多益善

得手札，知阁下尚未圆具，及贵宅贵乡佛法流通之象，喜不自胜。虽然，吾于喜中，不无大忧。何以言之？夫佛法者，乃九法界公共之法。无一人不当修，亦无一人不能修。持斋念佛者多，推其效则法道兴隆，风俗淳善。此则唯恐其不多，愈多则愈美也。至于出家为僧，乃如来为住持法道，与流通法道而设。若其立向上志，发大菩提，研究佛法，彻悟自性。宏三学而偏赞净土，即一生以顿脱苦轮。此亦唯恐不多，多多则益善也。若或稍有信心，无大志向，欲藉为僧之名，游手好闲，赖佛偷生。名为佛子，实是髡民。即令不造恶业，已是法之败种，国之废人。倘或破戒造业，贻辱佛教，纵令生逃国法，决定死堕地狱。于法于己，两无所益。如是则一尚不可，何况众多？古人谓「出家乃大丈夫之事，非将相所能为」，乃真语实语，非抑将相而扬僧伽也。良以荷佛家业，续佛慧命，非破无明以复本性、宏法道以利众生者，不能也。今之为僧者，多皆鄙败无赖之徒。求其悠悠泛泛，持斋念佛者，尚不多得，况能荷家业而续慧命乎？今之佛法，一败涂地者，以清世祖不观时机，仰遵佛制。革前朝之试僧，永免度牒，令其随意出家，为之作俑也。夫随意出家，于上士则有大益，于下士则大有损。倘世皆上士，则此法固于法道有益。而上士如麟角，下士如牛毛。益暂得于当时，清初至乾隆年间，善知识如林，故有益。祸广覃于后世。致今污滥已极，纵有知识欲一整顿，无从措手。可不哀哉！

以后求出家者，第一要真发自利利他之大菩提心，第二要有过人天姿，方可剃落，否则不可。至若女人有信心者，即令在家修行，万万不可令其出家。恐其或有破绽，则污败佛门不浅矣。男若真修，出家更易。以其参访知识，依止丛林也。女若真修，出家反难。以其动辄招世讥嫌，诸凡难随己意也。

如上拣择剃度，不度尼僧，乃末世护持佛法、整理法门之第一要义。祈与令师及一切相识之僧，剀切言之，则其功德无量无边矣。至祷至祷！（增广上?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二）上叩佛慈 冥示可否

如有发心出家者，自未证道，不能观机，上叩佛慈，冥示可否，庶无匪徒败种混入之弊。而今之收徒者，唯恐其不多。明知为下流，尚急急欲收，唯恐其走脱，谁肯如此决择。贪名利，喜眷属，致令佛法一败涂地，莫之能兴也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五）㈣护持之道
革故鼎新 实赖人为

实际理地，历尘劫而不变不迁；佛事门中，随因缘而有兴有败。虽否极泰来，属于天运。而革故鼎新，实赖人为。昔世尊将入涅盘，以法道付嘱国王大臣，令其护持流通。盖预鉴后世法弱魔强，非仗有权力之伟人，保绥御侮。则人天眼目，如来慧命，或几乎息矣。（续编下?赣州寿量寺重兴缘起疏民二十二年）内护外护 相需而行

此法虽人人本具，若未闻佛说，则珠在衣里，莫由自知。是以一切诸佛，莫不以流通法道为嘱。流通之法，最初须以建立塔庙，印造经像为始。以若无塔庙经像，则无由奉尊仪而修净行，阐佛道以导群迷。而一切含识，俱无由瞻礼圣容，培植善根，闻法修持，开发心地也。流通之人，须真修实践之僧，及有势力财力之王臣绅商。一名内护，一曰外护。内护则严持禁戒，笃修净业。于禅教律密净土，或专主一门，或兼修各宗。必使自他得益，幽显蒙庥，阴翼治道，潜淑民情而后已。外护则不惜资财，广种福田，普令同人，发起信心。内外相资，法遂流通。若无有道德之内护，则师表未立，人将安仰。若无有势力之外护，则资斧无出，外侮莫御。以故如来将入涅盘，以法付嘱国王大臣，并及诸天善神。令于后世乘愿示生一切国土，流通佛法，普利含识。由是二千余年，化被各国者，以内护外护，皆有人故。（增广下?修正管理寺庙条例并护教文稿序）昔如来将入涅盘，以其法道，付嘱国王大臣，令其护持流通。良以僧众舍俗出家，精修梵行。既乏资财，又无权势。纵能宏扬法化，难免外侮侵陵。若得王臣护持，则法化广被，外侮不生。以其强暴横逆者，息影而匿迹。调柔良善者，起信而投诚。故得大张教网，捞摝苦海之鱼。丕振宗风，彻见自心之月。内护外护，相需而行。则如来法化，自可横遍十方，竖穷三际。普令含识，同沐法泽。良由因闻佛法，方知从无始来，迷背本心。起贪嗔痴，造杀盗淫。致使长劫轮回生死，莫由出离。既知此已，便欲灭除苦因，企得乐果。从兹反迷归悟，兢兢业业。于心，则息贪嗔痴。于身，则戒杀盗淫。改恶修善，近则感人天之福乐。断惑证真，远则成菩提之觉道。由是恪遵佛教，严持自心。虽在暗室屋漏，长如面对佛天。人怀善念，国息刑法。阴翼治道，消祸乱于未萌。显辅政猷，敦仁爱而相睦。由斯利益，西竺此土，历代王臣，永遵佛嘱。莫不崇奉护持，唯恐流通传布之不广也。溯自东汉，法流中国。历千八百余年，莫不如是。迨至清末，法道衰微。哲人日希，庸人日多。加以国家多故，不暇提倡。僧徒率多安愚，不事清修。教网既弛，外侮自临。由是一班无信根人，觊觎僧产。无法可设，遂借开办学堂，以为口实。每有改佛寺以为学堂，夺僧产以饱己囊者，纷纷不一。及至民国初年，国基甫立，风潮愈甚。同人忧之，遂林立佛教会，屡恳政府保护。故于四年，遂有《管理寺庙三十一种条例》颁布。其意虽善，但以未加详审。倘施行之人，稍挟偏私。则弊由是生，便成大碍。凡属法门缁素，莫不虑其后患，故屡有意见书，恳其修改。九年秋，程雪楼居士察其利害，又以意见书面呈大总统。既蒙俞允，批交内务部集议。十年春，方始修正为二十四条。详审斟酌，有利无弊。仍呈请大总统，以教令公布施行。然政府颁布，不能尽人皆见。而北京法源寺住持道阶法师，护教情重。遂拟急刊流布，以期僻山穷陬之处，缁素咸知，无或疑虑

。问跋于余，以资鼓励。余曰：如来法道，虽藉外护之力，必须内护有人，始获实效。譬如外有金城汤池，虽则坚不可破，热不敢近。而内中主帅昏愚，抚民御兵，各失其道。则士卒百姓，皆成叛党。纵有金城汤池，亦何裨益之有？倘主帅明哲，善得士卒人民之心。仁政所及，谁不颂戴？四远闻风，悉来归服。则举寇仇皆为赤子，尽叛逆悉作良民矣。恳祈同衣，各各发菩提心，力修定慧。以如来无上妙道，自行化他。则人各感佛慈恩，仰僧懿行。自然无信心者，发起信心；有信心者，力行佛道。将见转残忍为仁慈，兵戈永息。变浇俗为淳风，世运升平。如是则上不负国家护持之至意，下不负自己学佛之深心。而佛恩亲恩，皆堪报答于万一。凡我同衣，尚期勉旃。（增广下?大总统教令管理寺庙条例跋）推己及人 势不能止

《易》云：「君子居其室，出其言善，则千里之外应之，况其迩者乎？出其言不善，则千里之外违之，况其迩者乎？」演宗居士一片婆心，极力推崇《法华》不思议力。奈未能详知其所以然，遂援引经文，剖判优劣。不但与三世诸佛究竟普度众生之法门相反，即本经本迹开显之义，亦属背戾。徒费好心，贻误自他。前已奉复，略陈其概，谓断断不可流通。近三二日有数位在家友人，曾阅此书，不胜痛伤。知印光直心直口，敢于陈谏。于数千里外，各寄书并此册，令印光再赋厉石，陈其利害，令勿流通。保全刘君现生名誉，未来果报。劝善规过，以尽法门友谊。

窃念印光人微德薄，言谁见听？一渎已甚，何敢再焉？继思印光宿生不幸，致令今生生即病目。出家三十余年，虽常勤忏悔，由业障深故，心不入道，目日昏盲。谅属宿生妄说佛法，瞎人正眼之所感召。兴念及此，痛愈煎心。推己及人，势不能止。欲令刘君及一切人，世世生生得明亮肉眼，世世生生得清净法眼。深达佛意，彻证自心。普导含识，同登觉岸。永离印光感报之苦，印光亦可藉此稍消宿业。

纵谓指斥通人着作，当永堕阿鼻地狱，长劫受苦。但令一切众生受益，唯我受苦，亦属莫大幸福，受赐无穷。祈告刘君勿再印刷，先所印者，除售出外，凡所存者，悉付丙丁。且勿谓如此则枉费若干钱财，事难依行。须知：世人每以钱财作诸功德，断不肯以钱财买诸罪咎。又有不作功德，卒遇盗贼水火，亦复虚耗。况此有误人处，烧之即是功德。若不谅愚诚，依旧流通。深恐彼诸热心护佛法道者奋袂而起，作论辟驳，出册登报，遍布神州。则名誉利益，两皆受损。倘能悯我愚诚，随即取消。则人必谓刘君到底见地高明，故能从谏如流，唯理是尚。虽一时之失检，实非故意妄为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从兹名誉日高，德望日着。将来必能居高位以治国家，弘法化以利群萌。立功立德立言，自觉觉他觉满。耀祖光宗，荣先裕后。俾亿万斯年永仰芳猷，则何幸如之。否则初步一蹶，便难振兴。事过而悔，则无及矣。非若印光混饭海岛，以寄残生。食息之外，百无一能。唯其无能，故亦无求。纵令推之九天之上，不能令其少增；揉之九地之下，不能令其少损。何也？以无能无求，故无地受增受损。纵欲增损，只成徒劳耳。唯其如此，故敢直心直口，为法门挚友告也。其见听与否，任彼自裁，但尽我忠告之心而已矣。（三编上?复丁福保居士书八民六 十一月初一日）调和法门 须至公至正

光老矣，目力不给，一向不理外事，亦无有门庭法派，任人说长说短，光亦不愿理会。汝以光为师，不妨为汝说一调和法门之法。须用至公至正之心，以至公至正之语言劝谕之，则为法门之福。若以己之所爱敬者，为完全无少可议。以他所不满者，为完全毁善知识，造地狱业。本为和合法门，反成党同伐异，则护法反成坏法，好心不得好报矣。如是，则汝以人为可怜者，人亦以汝为可怜，并所尊重之绝无可议至高无上之高僧，亦为可怜也。故孔子令人正心诚意者，必致其知，致知必须格物。物不格，如戴绿红等色眼镜，凡所见之色，皆非其本色。以心有私欲为主，便溺于一边，不见事之真理，与人之真是非也。此语凡治世修道者，皆当以为圭臬，且勿以为迂腐而忽之。（续编上?复净之居士书民国二十五年）力不能及 不可妄为

住持佛法之人，若不依佛制，即是魔类。况彼魔子是魔王眷属，完全不是佛法乎？今之此种，到处皆是，而无目之人，如蝇逐臭，乐不可支，亦只可随他去了。何以故？彼之势盛人众，倘按实说，不有明祸，必有暗祸，劝人亦只可劝其可劝者耳。（续编上?复杨树枝居士书四民国二十年）法弱魔强，此等伤心事，无处不有。若地方有好长官，好绅士，方可整理，否则何能为力。但当借此为求往生之警策，以力修净业，随力劝化而已。力不能为之事，何可妄干？以致己事亦荒，此事亦不能成就。倘有有大势力财力者，可为劝说者，不妨尽己之心，否则任之而已。古语云：「君子思不出其位。」无此财力势力，而强为之，则或致起诸障碍。凡事俱不可不慎思其情势可否耳。（三编上?复周智茂居士书八）相宜审势 可行则行

现今佛教厄运已至，直至无可如何。一班梦梦之大和尚，只知贪名利，喜眷属，不讲真修实践。只顾滥收徒弟，滥传戒，滥挂海单。徒藉此以张大自己道气之声势，以致有今日之现象。汝弟有信来，言及乐清现象，汝邑亦复岌岌可危。若不理，则似乎护法职分有失。若理，则直无办法。固宜相宜审势，可行则行，如不可行，行亦无益。所可恶者，第一是宏法之人，第二是混饭之人，预先酿成此祸。及至祸到头，尚不知改悔，只知求人，不知求佛求己，亦可哀也。以故光抱定不立徒众主义，以深厌此等行为，不欲助彼波浪，以同趋于败坏也。（续编上?复念佛居士书）如意安僧 生死有托

生老病死，人各具有，如来说法，首先陈之。盖欲令众生悟出苦之要道，证本具之佛性。由兹永离幻苦，常享真乐也。然四苦之中，病死为最。在俗则备有眷属，照应调护；出家则孑然一身，无所依倚。故从上古德，仰体佛慈，为之寮舍，择人奉侍，饮食医药，悉令如意，较之在俗，无多让焉。此「如意寮」之所由始也。普陀为天下第一名山，本寺又介乎山之三大丛林，故十方衲僧，往来不绝，久居不去者，恒数百人。唯「如意寮」狭隘褊窄，兼之常住产业微薄

，既不足以适病者之身心，又无力以供病者之药饵。寮名如意，其义奚存？衲接住之初，即以是为急务，拟欲另建精舍七楹，中间前供如来圣像，后供亡僧牌位，使病者礼诵有地，观感易兴。两边隔作十有二间，除「香灯寮」外，皆为养病之所。少则人各一寮，多则二人共之。彼此相隔，庶无传染之患。身心适悦，易获勿药之征。愈则任彼行藏，没则相宜殡葬。使来者生有依止，死有归宿。（增广上?法雨寺建如意寮募缘疏代撰）四、灵岩之缘

灵岩圣地 缘起因由

灵岩，乃天造地设之圣道场地。吴王夫差不德，不依乃祖太王、泰伯、仲雍，正心诚意，勤政爱民之道，唯以淫乐是务，遂于此筑馆娃之宫，其获罪于天地祖宗也大矣。宫成数年，国亡身死，可不哀哉！

至晋，司空陆玩，筑室其上，后闻佛法，遂舍宅为寺，此灵岩最初开山之缘起也。

至梁，而宝志公祈武帝又为重兴。智积菩萨，屡以现身画像，显示道妙，引导迷俗。

至唐，宰相陆象先苏州人之弟，病于京师，国医无效。一僧求见云能治，令取净水一盏，向之念咒几句，含水噀之，立即全愈。谢以诸物皆不受，曰：「我名智积，汝后回苏，当往灵岩山会我。」后其人至山问之，无有名智积者，心甚惆怅。遍观各殿堂，见壁间画像，乃为己治病之僧也。因特建智积殿，而寺复中兴。

自晋至唐，所有住持，皆不可考。

至宋，而凡为此山住持者，皆宗门出格大老，灵岩道场，遂为江苏之冠，以地灵故人杰，以人杰故地灵也。

明末清初，又复大兴，圣祖高宗两朝，数次南巡，皆驻跸山上行宫。洪杨之乱，焚毁殆尽。后念诚大师，住塔洞中，适彭宫保玉麟公游山相见，因为查出田地六百多亩，盖十余间殿堂房舍。

至宣统三年，住持道明，系军人出家，性粗暴。因失衣打来人过甚，山下人起哄，道明逃走，寺中什物均被搬空，成一无人之寺，此即灵岩道场复兴之机。否则，纵能恪守清规，亦决不能成此全国仅有之净业道场。祸福互相倚伏，唯在人之善用心与否耳。嗣由木渎绅士严良灿公，命宝藏僧明煦，请其师真达和尚接管。真师派人往接，并命明煦暂为料理，意欲有合宜人，当作十方专修净土道场。

民十五年，戒尘法师来，遂交彼住持。住僧以二十人为额，除租金数百圆外，不足，则真师津贴。不募缘，不做会，不传法，不收徒，不讲经，不传戒，不应酬经忏。专一念佛，每日与普通打七功课同。住持无论台、贤、济、洞均可，祈论次数，不论代数。但取戒行精严，教理明白，深信净土者即可。若其他皆优，而不专注净土者，则决不可请。自后住人日多，房屋不足，于二十一年，首先建念佛堂，四五年来，相继建筑。今大雄殿已落成，只欠天王殿未建，然亦不关要紧。

光于十九年二月来此，四月即入关，已六年多矣。以老而无能，拟老死关中。因佛教会诸公之请，祈于护国息灾会中，每日说一次开示，发挥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之理，提倡信愿念佛、即生了脱之法，以挽救世道人心。固辞不获，遂于本月初六日出关往沪，以尽我护国之义务。十五日圆满，十六日为说三归五戒。今晨由沪径来此间，而苏垣、季圣一等诸居士皆先来。至山，见其殿宇巍峨，僧众清穆，不禁欢喜之至。兹由监院妙真大师，请来堂中，为诸位演说净土法要。若但说法要，不叙来历，及现在各因缘，则住者来者，均莫知其所以然，或致于此道场与他道场一目视之。在大通家则无所不可，在愚钝如光，又欲即生出此三界、登彼九莲者，则莫知趣向，故先为叙述缘起焉。（三编下?由上海回至灵岩开示法语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七晚说）灵岩规矩 与众不同

灵岩规矩，系光所立，与天下丛林不同。常年功课，与打七同。有请打七者，不过多加三次回向而已。无论请多请少，全堂通通照常念。所有衬资，全堂并外寮均分，无偏无党，不以开多开少起争执。一律同念，衬一律均分。（三编下?示灵岩打七规矩为在家弟子说）灵岩念佛，于江浙可算第一。每日功课，与打佛七无异，打七但加早、中、晚三次回向耳。此山系太平寺真达和尚地方，近来改作十方，专门念佛。凡念经、拜忏、放焰口、做水陆、讲经、传戒、收徒、传法等，通不行。常年念佛，夏月随便讲净土法门，不招外人来听。（续编上?复沈授人居士书民国 二十年）爱惜资具 助成道业

灵岩寺，乃梁宝志禅师开山，智积菩萨重兴，历代禅、教、律高僧住持之胜道场地。净土法门，乃即小即大、即浅即深、至极平常、至极奇特之殊胜法门。即此一生，便出生死。其修法最为容易，其利益最为宏深。于此最胜之地，修此最妙之法，非多劫栽培，何可得值遇乎？然欲修胜行，必赖种种资具。故上自经像，与诸什物，各须备具，方可令其正行直达无碍。而道场则永垂千古，人则数十年便须更替。此诸所有，若不登簿记载，久或遗失。又屡经更替，亦莫考其源委。是以一一记之，以期凡住此寺者，及为住持、为监院者，见此诸物，心自思曰：此物乃助吾人修持净土法门，以期自利利他，同生极乐世界之资具也。当爱之如身肉，护之如眼珠。非悭惜诸物也，乃重施主之助道诚心，以期少求减用，而道业易于成就也。夫一切法门，非断尽烦惑，不能出离生死。唯兹净土，但具真信、切愿，即可入佛封疆。得此最胜之道场，又修此最胜之法门，而于此诸物之资具，岂可不加爱惜保重乎哉？若不加保重，则是暴殄天物，负施主恩，纵有修持，亦难与佛相应。何也？以其是只取自己安适，不计人工制造，前人置办，种种不易。而其所以备此者，为吾修道以了生死也。既轻视此物，不知爱惜，其心行完全

不与道相应，何能感佛哀悯摄受，而令其即出生死苦海也。凡真实修行人，必须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，代人之劳，成人之美。能如是，与道相应，与佛相应矣。愿住此寺者，其各勉之。（续编下?灵岩山寺万年簿序民二十一年）略示六要 卫护道场

灵岩，乃千百年古道场，乱后遂成焦土。虽小有建筑，卒以无人撑持，仍旧败破。幸光绪末，严大护法，闻真师之名，遂以相奉，盖以冀其复为道场故也。真师虽复接得，奈以诸事牵缠，不能亲往住持。去年，戒法师来，喜其得人，遂和盘托出，亲送入山，以为住持。而且邀请官绅，声明永作十方常住。戒师品德、学业、名誉俱优，堪为后学模范。今虽应虞山讲期，汝当格外认真，代戒师领众修持，毋得避懒偷安。凡来此山住者，皆属发心办道之人，大家都要认真用功，互相勉励，以取丽泽之益。不得浪游闲谈，及不依寺规，自作主宰。此寺已作十方，凡三圣堂子孙在此住，亦须与众共修，均其劳逸，同其甘苦。否则，便是搅乱常住，欺侮真师。既为真师徒辈，理宜格外如法，尚不至由自己不如法，令人议及真师也。今约略示其大概，以为前途支持之据。

一、时势阢隉，只可一心办道，不可妄拟建筑。即或不得已而小有添造，但取足用即已，毋得多建以图宽敞。不但财力不给，须防由此招祸。

二、世道艰难，饮食衣服，各须俭朴。常住用费，量入为出。若不撙节，后难为继。所有出入帐目，必须分明。不得置买浮华之物，一则费钱，二招讥议。须留有余，以备不足。不可谓有真师接济，而任意浮用。

三、佛堂日课，即依现在所订规矩，切实修持。然不可一向专在事相上用功。必须心心念念，对治自己习气毛病。能如是者，方为真念佛人。否则，如水泡石头，绝无心得。但按净土常规，不可别生花样。有欲立异，如燃指燃灯者，请彼往育王去行，此山永不开此一端。

四、戒法师既应虞山讲期，恐一时难以回来。而住持之名与位，仍属戒师，领众修持之事，汝权为代。当格外勤慎谦恭，不可自大自高。汝乃晚辈，代理其事，不得竟用住持口气，庶大众服汝虚怀，道心更加真切矣。

五、凡处事接物，必须谦和公平，不得固执己见，抹杀正理。尤须大家互相劝勉，精修净业。常省己过，莫论人非，极力克治习气毛病。习气去一分，道业方可增一分。不得骄傲自恣，注意温饱。总须忍苦耐劳，安贫守分。

六、此寺既为十方，即汝与来者，同属十方，应以大公无私之精神处之。凡三圣堂子孙，在山住者，亦须打破私情，自处于十方僧众地位。不得擅倚私意，特享优裕，任意放纵，以坏成规。否则，便是佛法罪人，真师怨家。宜令他去，免致贻人讥诮。编者注：原文无「六」字，依「故分六条」之文而补加，以醒其目。

时事艰难，前途可虑，再无良法，将何以成为道场？恐汝或未虑及，故为络索一上。初本欲统说，继欲惺目，故分六条。不过表示光卫护灵岩道场之愚诚，切勿以越樽代俎而见诮，则灵岩幸甚，真师幸甚。（续编上?与明本师书民国 十六年）有一违者 立即出院

灵岩为东晋开创古刹，历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、唐，屡蒙敕修。从前住持，多不可考。至宋之为住持者，皆宗门大老，故致道风冠于江浙。此后直至清初，仍然如是，载诸志乘，此不备书。洪杨之乱，遂为焦土，僧念诚住宝塔中，适彭刚直公游山，与语相契，遂为清查其田地。因兹盖十余间殿堂，尚未安僧行道。至宣统间，住僧以失衣误打来人，山下人相率而至，僧遂逃去。寺中所有什物，尽被来者搬空。乡绅严公良灿，以名山无主，命宝藏僧明煦，请其师真达和尚来接。真公发愿，后有合宜之人，当交彼专修净土法门。其立法不与诸方相同，专一念佛，概不应酬一切佛事。自民十五年起，十余年来，居然成一大道场，并不持簿化缘。其每日修持，与打七无异，打七但加佛前上供，灵前回向而已。无论请多少人，均是全堂同念，但以施主所请人数之衬资，全堂均分。故不开牌，无开彼不开我之嫌。诸方应酬佛事，本寺正课，必致间断。灵岩打佛七，功课有加无减。以故功课虽严，每逢期头，来讨单者，每三四十，而去者止数人而已。饮食一致，无分主宾仆使。其寺乃真十方。

一、住持不论台、贤、济、洞，但以戒行精严，深信净土法门为准。只传贤，不传法，以杜法眷私属之弊。

二、住持论次数，不论代数，以免高德居庸德之后之嫌。

三、不传戒，不讲经，以免招摇扰乱正念之嫌。堂中虽日日常讲，但不升座，及招外方来听耳。

四、专一念佛，除打佛七外，概不应酬一切佛事。

五、无论何人，不得在寺收剃徒弟。

五条有一违者，立即出院。

（续编下?灵岩山寺专修净土道场念诵仪规序民二十七年）叁、赞古耀今

一、赞西方三圣

三圣恩德 深广无量

三圣各已证无心，无心遍应有心人。

普引众生归极乐，身心了无起止痕。

（续编下?颂赞/西方三圣像赞）

阿弥陀佛，乃法界众生之无上慈父，险难恶道之第一导师，因中发四十八种之誓愿，果上获超诸数量之光寿。端居莲邦，分身遍十方刹海；普摄含识，即生证三德涅盘。至若观音势至，二位大士，则现身尘刹，寻声救苦，摄念佛人，归于净土，辅弼弥陀，度脱众生，与乐拔苦，咸令究竟。三圣恩德，深广无量。虽天覆地载，莫能喻其万一；纵粉身碎骨，何由报其涓埃。（增广下?创建西方三圣殿功德碑记代华德师撰）弥陀观音　同一度生事

一心念佛，无事不办。而观音慈悲寻声救苦，当此极苦之时，令念观音，校彼令念佛，尤易生信。以佛之威神，人多不知。经中于救苦救难之事，绝少发挥。观音救苦救难之事，则大乘经中屡屡发挥。如《法华经?普门品》，《楞严经》第二十五观音《耳根圆通章》，《华严经?善财参观音章》，《大悲经》则专说大悲咒及观音救苦之事，《悲华经》说观音因地发愿救苦之事，其他经中说者甚多。因此因缘，世无不知观音救苦救难者。

当此大劫，令上等人乃上等智识念佛则易。下等人乃下等智识以经中未曾说及，或不生信，故令念观音也。汝何可以佛与菩萨果位神通等校量乎？须知观音与我世界有大因缘，乃于无量劫前，久已成佛，号正法明。但以慈悲心重，不离寂光乃佛住处，垂形九界，以行救济耳。况示迹为阿弥陀佛法王子。如民众欲求皇帝恩泽，即向太子求耳。念观音发愿求生西方，亦可满愿。以弥陀观音同一度生之事，非有二义也。（三编上?复宁德晋居士书十八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岂有不救苦厄之事？观音菩萨随机示导，岂有不接引生西之理？念佛人临终亲见佛及圣众亲垂接引，何得此种死执着。果如是，则佛也不足为佛，菩萨也不足为菩萨矣。生西当以信愿为本，若遇危险念观音，有信愿命终决定往生西方。或只专一念弥陀，有苦厄亦必解脱。古书所载，难更仆数。今于尘劳中则事事圆通，于修持中则事事死执，不当圆通而妄圆通，不当执着而死执着，此苦海之所以长沸，轮回所以无息也。（三编上?复如岑师代友人问书）念弥陀，亦可作恃怙，念观音，亦可得往生西方。但取其诚则有感，何竟作此种崖板会计乎？观音，是弥陀法王子，辅弼弥陀，度脱众生，是一家事，不是各别门庭。（续编上?复殷德增居士书民国二十二年）弥陀是主　观音是宾

所言念观音求生西方，有何不可？不观《楞严》云：「求妻得妻，求子得子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求长寿得长寿，如是乃至求大涅盘得大涅盘。」大涅盘乃成佛所证之理体，是究竟成佛尚可得，况往生西方乎？且观音与弥陀，同为一度众生事，有何分别。然亦须于朝暮念佛，方为事理圆融。不观《大悲经》观音令礼拜持咒者，先念弥陀名号乎？（三编上?复传度和尚书）念观音求生西方，亦可往生西方。但不可谓何必更念阿弥陀佛，以观音乃阿弥陀佛之辅弼也。弥陀是主，观音是宾。弥陀如国王，观音如冢宰。善会其意，即可无疑。（三编上?复丁普瀞居士书）

㈠赞弥陀愿王

成就大愿　愍念有情

成就六八大愿，居西方以作佛，举华藏世界诸庄严，圆彰净土。

愍念九品含灵，向东域而垂慈，引娑婆国中众男女，同往莲邦。（续编下?楹联/弥陀）悲哉众生，无所恃怙。孤露伶俜，如逃逝子。

纵闻佛法，依教修行。自力劣弱，难破无明。

猗欤世尊，慈悲心切。四十八愿，三根等摄。

普令众生，信愿持名。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

以果地觉，为因地心。感应道交，如磁吸针。

如来恩德，穷劫莫赞。唯冀含识，悉副佛愿。

（增广下?阿弥陀佛像赞）

六方共赞　九界朝宗

宝塔巍巍耸太空，无边法藏悉包融。

极乐庄严全显现，弥陀光寿总形容。

六方诸佛常赞叹，九界众生尽朝宗。

归根结顶高深处，只在洪名一句中。

（续编下?颂赞/阿弥陀经塔赞）

佛愿洪深，普被三根，因兹九界同归，十方共赞。

法门广大，不遗一物，故得千经并阐，万论均宣。

（续编下?楹联/诸法渊海）

依宏誓愿，建折摄之法门，但肯一心持名，自尔潜符实相，俾四圣六凡同证真常，故得九界咸归，十方共赞。

以大慈悲，立厌欣之胜行，若能初土托质，何难顿入寂光，导三乘五性齐登净域，因兹千经俱阐，万论均宣。（续编下?楹联/弥陀）愿令我满　心令我安

如来拯济无方，广度众生须度我。

吾辈伶俜没寄，不念弥陀更念谁。

唯期五浊顿空，任他香无人焚，地无人扫。

倘得一真共证，自尔愿令我满，心令我安。

（续编下?楹联/弥陀）

普现色身　度脱众生

阿弥陀佛，久证菩提，安住常寂光土，常享寂灭法乐。但以众生无尽，我愿无尽之故，不离寂光自受用土，遍入十方无尽世界。普现色身，度脱众生。或显或密，或折或摄，必期于究竟出

离二种生死而后已。所谓善根未种未熟未脱者，令其即种即熟即脱。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其道大事广，罄海墨而莫书。……极欲发挥，愧无妙笔。然词取达意，何妨直谈。夫弥陀既已证穷法界，举凡法界中事，无不随意化现。正报则佛身、菩萨身、二乘身、六道身，随类备现，以行教化。依报则楼台殿阁、饮食衣服，但有利益，无不化现。怡山所谓「疾疫世而现为药草，饥馑时而化作稻粱」。以常寂光土，身土不二，理智一如。身能现土，土能现身。身复现身，土复现土。《弥陀经》云：「是诸众鸟，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」《维摩诘》云：「以一切众生病，是故我病。」……众生病故，菩萨亦病。欲度众生，若不俯顺机宜，示生世间，和光同事，以行教化。则凡圣异趣，教莫由施。（增广下?重刻明宋文宪公护法录序）㈡赞观音大士

赴感应机　寻声救苦

观音誓愿妙难思，赴感应机不失时。
救苦寻声磁吸铁，现身说法月印池。
尘刹国中咸事济，娑婆界内更垂慈。
深恩穷劫莫能赞，冀愍群萌普护持。
（续编下?颂赞/观世音菩萨偈赞）

誓愿宏深，处处现身说法。
慈悲广大，时时救苦寻声。（续编下?楹联/观音）稽首观世音，慈悲大导师。
久证无上道，安住常寂光。
为怜众生苦，复现十界身。
应何身得度，即为现何身。
近令生善道，远令证菩提。
菩萨慈悲力，诸佛莫能说。
（三编下?礼念观音菩萨回向偈）

法界众生　等蒙摄受

观音大士，誓愿弘深，法界众生，等蒙摄受。善根未种未熟未脱者，令其即种即熟即脱。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良由大士无心，以众生之心为心；大士无境，以众生之境为境。故遇迷昧自心者，为说法语巽言令开悟；遇遭诸险难者，为现桥梁人士令脱离。以大士久成佛道，悲愿无尽，故致如皓月之印千江，犹阳春之育万卉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由兹咸感佑护之洪恩，故处处各为立庙而供奉焉。（续编下?合阳东乡赵家村观音寺募修葺殿宇圣像疏民二十四年）以普门法　度脱众生

观音大士，乘大愿轮，以普门法，度脱众生。言普门者，以法法头头，皆归实相，根根尘尘，悉证圆通，无有一法，不通涅盘，故曰普门。又复上中下根，皆使就路还家，善恶中庸，无不等蒙摄受，无有一人，不垂慈济，故曰普门。但以众生在迷，妄于根尘等境，起惑造业，因业受苦，久经长劫，了无出期。故致天灾人祸，更迭而兴，水火刀兵，相继而起。岂天之枉虐斯民，实民之往业所感。若不归命大士，则苦果复生苦因，倘能恳恩莲座，则善缘当获善报。（增广上?启建普门无遮普度胜会大道场募缘疏代撰）观世音菩萨，于往劫中，久已成佛，号正法明。但以慈悲心切，虽则安住常寂光土，而复垂形实报、方便、同居三土。虽则常现佛身，而复普现菩萨、缘觉、声闻及人天六道之身。虽则常侍弥陀，而复普于十方无尽法界，普现色身。所谓但有利益，无不兴崇。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普陀山者，乃菩萨应迹之处，欲令众生投诚有地，示迹此山。岂菩萨唯在普陀，不在他处乎？一月丽天，万川影现，即小而一勺一滴水中，各各皆现全月。若水昏而动，则月影便不分明矣。众生之心如水，若一心专念菩萨，菩萨即于念时，便令冥显获益。若心不志诚，不专一，则便难蒙救护矣。此义甚深，当看《印光文钞》中，《石印普陀山志序》自知。名观世音者，以菩萨因中由观闻性而证圆通，果上由观众生称名之音声而施救护，故名为观世音也。普门者，以菩萨道大无方，普随一切众生根性，令其就路还家，不独立一门。如世病有千般，则药有万品。不执定一法，随于彼之所迷，及彼之易悟处，而点示之。如六根六尘六识七大，各各皆可获证圆通。以故法法头头，皆为出生死成正觉之门，故名普门也。若菩萨唯在南海，则不足以为普矣。（增广上?复郦隐叟书）济度无方　津梁罔测

观音大士，誓愿宏深。济度无方，津梁罔测。绝攀缘而赴众感，如一月普印于千江。住真际而应群机，犹阳春遍育乎万卉。悲运同体，慈起无缘。寻声救苦，处处现应化之身。随类逐形，在在作迷途之导。恩周庶类，泽润蒸民。冀含识亲见性天，固已无刹不赴感。欲众生投诚有地，特示应迹于普陀也。由是历朝钦敬，举世尊崇。佛殿经楼，杰出于云霄之外。伟文瑰笔，辉煌乎瀛渤之中。（增广上?募建普陀山轮船码头疏）观世音菩萨，于无量劫前，久已成佛，号正法明。但以悲心无尽，慈誓莫穷。故复于十方世界，现菩萨及人天凡圣等身，以施无畏，而垂济度。《普门品》所谓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」。不但现有情身，即山河、船筏、桥梁、道路、药草、树木、楼台、殿阁，亦随机现。总以离苦得乐，转危为安为事。凡遇刀兵、水火、恶病、恶兽、怨家对头、恶鬼、毒蛇，种种危险者，果能至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即可蒙菩萨加被，转危为安。现在杀劫弥漫，全球皆无安乐之处，亦无安乐之人。愿中外同胞，同念观音圣号，同以观音救苦救难之心为心，同以观音利人利物之事为事。则人我念空，斗争事息。自可同享太平，共乐天常。纵令定业难转，丧身失命，亦可仗菩萨力，往生西方。则是因宿业而殒身命，蒙佛力而出苦海也。凡我中外同胞，祈共鉴此愚诚。（三编下?普劝全球同胞同念观音圣号启事民廿六年）遍法界感　遍法界应

有感即通，千江有水千江月。
无机不被，万里无云万里天。
（续编下?楹联/观音）

观世音菩萨，于无量劫前，久成佛道，号正法明。但以度生念切，救苦心殷，不离寂光，垂形六道。遍于十方微尘佛国，普现色身，度脱众生。非独止现菩萨之身，而二乘六道，无身不现。《法华》所谓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」。虽则遍入十方佛国，而于娑婆因缘，甚深甚深。虽则普现十法界身，而世人据迹而论，止云菩萨而已。以其彻证唯心，圆彰自性，故得悲运同体，慈起无缘。由本高而体大，故迹广而用宏。其随类逐形，寻声救苦，有感即应，无愿不从之迹，喻如月丽中天，影现众水。不但江湖河海，各现全月。即小而一勺一滴，无不各各皆现全月。又江湖河海中月，一人观之，则其月与己相对。即百千万人于百千万处观之，亦皆各各与己相对。人若东行，月则随之而东。人若西行，月则随之而西。人若安住不动，月则不离当处。一人乃至百千万人，悉皆如是。菩萨于一念中，遍法界感，遍法界应。感应道交，无少差殊。与此一月普现众水，随人随地各见全月，了无有异。良由菩萨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。以众生之心为心，以众生之境为境。故得不谋而合，无缘而应。岂世智凡情所能测度者哉！至若水昏而目盲，则不能见。非月不现，是昏盲咎。其感应之迹，有「显感显应、冥感冥应、冥感显应、显感冥应、亦冥亦显感而显应、亦冥亦显感而冥应」之不同。显感显应者：现生竭诚尽敬礼念供养，即蒙加被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及业消障尽，福增慧朗等。冥感冥应者：过去生中曾修竭诚礼念等行，今生虽未修习，由宿善根，得蒙加被，不知不觉，祸灭福臻，业消障尽等。冥感显应者：宿生曾种善根，今生得蒙加被。显感冥应者：现生竭诚礼念，不见加被之迹，冥冥之中，承其慈力，凶退吉临，业消障尽等。亦冥亦显感而显应者：宿世曾种善根，今生竭诚礼念，显蒙加被，转祸为福等。亦冥亦显感而冥应者：宿世曾种善根，今生竭诚礼念，冥冥之中，承其慈力，获种种益也。了此则知功不虚弃，果无浪得，纵令毕生不见加被之迹，亦不至心生怨望，半途而废。感应之道，微妙难思。略书梗概，以勖来哲。其应之大小优劣，在其诚之至与未至而已。纵令心不谛信，致诚未极。但能一念投诚，亦必皆蒙利益。但随己一念之诚，而分优劣，不能如竭诚尽敬者蒙益之殊胜超绝耳。如昏水中，亦有月影，但晦而不显。盲人虽不能亲见月光，又何尝不蒙其照烛也。（增广下?石印普陀山志序）大感大应　小感小应

念观音名号，大则大应，小则小应，绝无不应之理。只管放开大胆对人说，彼不见感应者，亦未尝无感应也。（三编上?复蔡锡鼎居士书二）菩萨之心，犹如虚空，无所不遍。但以众生在迷，不生信向，譬如虚空，以物障之，便成隔碍。若穿一小孔，即得一小孔之空，穿一大孔，即得一大孔之空，若完全撤去障蔽之物，则与普含万象之虚空，浑合无间矣。是以众生小感则小应，大感则大应。故《楞严》云：「求妻得妻，求子得子，求三昧得三昧，求长寿得长寿，如是乃至求大涅盘得大涅盘。」所言求妻得妻等者，即穿小孔得小孔之空，穿大孔得大孔之空也。其求大涅盘得大涅盘者，即完全撤去障蔽之物，便与普含万象之虚空浑合无间也。(增广下?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重刻木板序)随顺劣机　显示婆心

观音大士，乃过去古佛。以大悲心，垂形九界。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但以众生机劣，无由得见本相。凡蒙佑者，多皆见为老媪。盖以随顺劣机，显示婆心。若谓实属女身，则于菩萨上同下合之道，毫未梦见在。（增广下?普陀海岸道头创建水泥牌坊重修回澜亭碑记代了余师作）观音菩萨，久已成佛，特以慈悲心切，现九法界身，种种方便，度脱众生。九法界，即菩萨、缘觉、声闻、天、人、阿修罗、畜生、饿鬼、地狱也。于人法界，又复种种不一，或为帝王宰官，或为隐逸庶民，或为妇女，或为乞丐，了无一定。但以菩萨之像，微妙庄严，世人不能形容，以故多类女像，非菩萨原是女身也。（增广上?复裘佩卿居士书二）于此世界因缘最深

遍尘刹国悉现身，尤怜娑婆世界人。
不到众生皆成佛，莫息寻声救苦心。
（续编下?颂赞/观世音菩萨像赞）

观世音菩萨，誓愿宏深，慈悲广大，虽已成等正觉，而复示作菩萨。虽则示作菩萨，而复于十方法界，普现色身，寻声救苦，度脱众生。十法界身，无身不现，令彼一切称名致敬之众生，现在离所受之幻苦，将来得成佛之真乐。于此娑婆世界，因缘最为甚深。故《普门品》无尽意菩萨，既闻观音得名之因缘，复问游此世界方便说法之事，佛遂略说三十二应身，以明其概。（增广下?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发隐）常念圣号　常蒙覆被

普陀已来过几次，当在家息心念佛，不可常来。来则旷功费日耗财，于己于他，均无利益。未曾来过，一瞻菩萨道场则可。已经来过，便可在家供养恭敬礼拜。岂菩萨唯在普陀，不遍界以应感乎哉？观音菩萨，常在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处，显大神通，演说妙法。无奈众生迷背错过，孤负慈恩。倘能常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自于一切时一切处，常蒙覆被矣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三）成人善念　不成人恶念

观世音菩萨，誓愿宏深，寻声救苦。若遇刀兵水火、饥馑、虫蝗、瘟疫、旱涝、贼匪、怨家、恶兽、毒蛇、恶鬼、妖魅、怨业病、小人陷害等患难者，能发改过迁善，自利利人之心，至诚恳切念观世音，念念无间，决定得蒙慈护，不致有何危险。倘仍存不善之心，虽能称念，不过略种未来善根，不得现时感应。以佛菩萨，皆是成就人之善念，绝不成就人之恶念。若不发心改过迁善，妄欲以念佛菩萨名号，冀己之恶事成就者，决无感应，切勿发此颠倒之心也。念佛最要紧，是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。力能为者，认真为之。不能为者，亦当发此善心，或劝有力者为之。或见人为，发欢喜心，出赞叹语，亦属心口功德。若自不能为，见他人为，则生妒忌，便成奸恶小人心行，决定折福折寿，不得好结果也，宜痛戒之。切不可做假招子，沽名钓誉。此种心行，实为天地鬼神所共恶。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（续编上?一函遍复民国　二十一年）㈢赞势至菩萨

慧光普照　广度众生

都摄六根，获大寂灭。
单提一念，证真圆通。
以智慧光，普照一切。
乘圆通道，广度众生。（续编下?楹联/势至）
本愿不违 摄归净土
本愿不违，摄念佛人归净土。
分身无量，居极乐国遍十方。
（续编下?楹联/势至）
势至菩萨德无疆，辅弼弥陀作慈航。
救苦直同观自在，导西不异普贤王。
修因遍用根尘识，证果俱获圆通常。
摄念佛人归净土，此恩永劫莫能忘。
（续编下?颂赞/大势至菩萨偈赞）
依此开示 直契果觉
如子忆母勤念佛，都摄六根耳听着。
若依大士此开示，因心各得契果觉。
（续编下?颂赞/大势至菩萨像赞）
二、赞净宗祖师
㈠赞昙鸾大师
北魏昙鸾 不测之人

粤自大教东流，庐山创兴莲社，一倡百和，无不率从。而其大有功而显着者，北魏则有昙鸾，鸾乃不测之人也。因事至南朝见梁武帝，后复归北。武帝每向北稽首曰：「鸾法师，肉身菩萨也。」（增广上?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）深得佛心 具无碍辩

天亲菩萨广造诸论，宏阐佛乘。复宗《无量寿经》，作《愿生偈论》。示五门修法，令毕竟得生，具显「礼拜、赞叹、作愿、观察、回向」之法。于观察门，详示净土庄严，如来法力，菩萨功德。凡见闻者，悉愿往生。

昙鸾法师，撰注详释。直将弥陀誓愿，天亲衷怀，彻底圆彰，和盘托出。若非深得佛心，具无碍辩，何克臻此？（增广下?往生论注跋）往生论注 妙绝古今

天亲菩萨《往生论》，净宗之要典也，世罕流通。昙鸾法师之《注》，文畅达而义深邃，洵足开人正智，起人正信，乃净业学人之大导师。（净土十要附本?往生论注重排序）昙鸾着《往生论注》，妙绝古今。（增广上?庐山青莲寺结社念佛宣言书）文理甚好 宜熟看之

《往生论注》，照光标示，已标过否？此书文理甚好，宜熟看之。（增广上?复马契西居士书三）《往生论注》，阅一遍。文义显豁直捷，真能上继匡庐，下启天台、西河、长安等。宜细看之。（增广上?与康泽师书）㈡赞道绰大师
踵昙鸾教 专修净业

道绰，踵昙鸾之教，专修净业。一生讲净土三经，几二百遍。（增广上?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）出格高僧 专弘净土

道绰禅师，乃出格高僧，专弘净土。寿七十余岁，一生讲净土三经近二百遍。即二十岁讲，五十多年，年须二三次方可。（三编下?复林赞华居士书七）不忌繁重 唯期人知

隋道绰禅师，一生专弘净土，讲净土三经近二百遍，可知一年之中当讲四五遍。不以繁重为忌，唯期人各悉知。今人则必不肯如是重重屡讲也。古人以利人为本，今人以求名为本。若专讲净土，人或见轻，所以不肯专精致力于一法也。（三编上?复郭汉儒居士书二）㈢赞善导和尚
善导所说 如同佛说
师当唐初，各宗盛行。提倡净土愜群情，佛力谁与京。若肯投诚，西方定往生。
世传师是弥陀现，提倡念佛义周赡。
切诫学者须揾谦，兼使极力生欣厌。
解宜遍通一切法，行择机理双契干。
念佛出光励会众，所说当作佛说看。
（续编下?唐二祖长安光明善导大师赞颂）
弥陀化身 有大神通
善导和尚，系弥陀化身，有大神通，有大智慧。
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昆季书）
口出光明 神妙莫测

汝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糊涂虫，竟敢引善导大师舍身为例。善导念佛口出光明，乃大神通圣人。临终登柳树说偈，即跳下立化。汝认做从树上跌死了，汝真罪过，瞎着眼专好瞎说。汝要舍身，则是枉死鬼。想生西方，梦也梦不着了。善导大师传中，或有文笔未能显此妙义，故致汝认做舍身而死。汝曾见《金刚经》感应朱进士事否？彼以听《金刚经》四句偈，生欢喜心。不久梦随五人，坐车至一家。五人皆饮汤，彼欲饮，其领彼之人不许饮即醒。心甚异之，访至其家，云生六狗，有一死者，以此专持《金刚经》。至八十九岁登树说偈，乃跳下立化。此人现生变狗，由数十年持《金刚经》，尚能由高至下而化。况善导大师之大圣人，神妙不测者。

汝认做舍身，可怜可怜。此与愚人以佛涅盘为佛死，同一知见。（三编下?复温光熹居士书十）
佛声广播 化导普广
善导法照，特阐莲宗，普令凡夫，同出樊笼。
末世众生，断惑匪易，唯此一法，堪为怙恃。
自晋及唐，五百余年，震旦法道，莫之能先。
从兹以后，代有高人，潜修密证，率多隐沦。
（增广下?佛化随刊序）
善导少康，弘扬净宗，闾巷道路，佛声广播。
如唱秧歌，人人愿听。如传圣诏，各各遵行。
（三编下?复净善居士书二）

善导在长安，少康在新定，念佛之声，盈于道路，其往生者，当不止百千万亿。（续编下?净土圣贤录序民二十二年）疏释观经 普利三根

《观无量寿佛经》有善导和尚《四帖疏》，唯欲普利三根，故多约事相发挥。至于上品上生章后，发挥专杂二修优劣，及令生坚固真信，虽释迦诸佛现身，令其舍此净土，修余法门，亦不稍移其志，可谓净业行者之指南针也。若夫台宗《观经疏妙宗钞》，谛理极圆融，中下根人，莫能得益。故不若《四帖疏》之三根普被，利钝均益也。（增广上?与徐福贤女士书）契理契机 善说法要

《善导疏》不用谛观等深意，但直释经文，俾中下根人，易于趣入。及其趣入，不言谛观，而谛观自然了了矣。可谓契理契机，善说法要。弥陀化身，殆非虚传，莲宗二祖，万代景仰。（增广下?观无量寿佛经善导疏重刻序）虽疏观经 最重持名

持名一法，最为末法透机之法。善导虽疏《观经》，实最重持名一行。不观「末法众生，神识飞飏，心粗境细，观难成就。大圣悲怜，特劝专持名号，以称名易故，相续即生」之言乎？（增广上?复崇明黄玉如书）婆心亲切 慈悲至极

《观经疏》，阅三遍。善导和尚专以平实事相法门，接引末世凡夫。不用观心约教等玄妙法门，其慈悲可谓至极无加矣。良以业识未消，三昧未成，纵谈理性，终成画饼。又以古人闻理性当体便是，则进行弥速。今人闻此等语言，则废弛道业，但欲任己业识茫茫之天真耳。其书经中外抄录，错讹不胜其多。仁山杨子，凡点句读处皆恰当。至于校讹，亦只照样校对，并未厘正错讹，如所刻《弥陀疏钞》等。光不惜获罪，略为正订。觉善导婆心，更加亲切。然不敢与杨子及今之当道弘法者观。彼若见之，将又如通公之骂聪明人耳。（增广上?与康泽帅书）解行有别 贵在契机

善导和尚说：若论学解，一切法门，都应当学。若论修持，须择契理契机者，方有实益。念佛一法，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，最为契理契机，今人俱宜修持。然念佛法门，亦有多途。求其妥当，唯有持名。即如观像观想，亦有流弊。以心地不明，观法不知，或起魔事。若观实相，则谁能彻契？是故念佛之人，不可务为高远，当事实行也。（三编下?净业社开示法语）善导和尚云：若欲学解，从凡夫地，乃至佛地，一切诸法，无不当学。若欲学行，当择其契理契机之一法，专精致力，方能速证实益。否则经劫至劫，尚难出离。所谓契理契机之法，无过信愿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。（增广上?复邓新安居士书）所示专修 最为吃紧

善导疏净土三经，力劝专修。（增广上?庐山青莲寺结社念佛宣言书）善导，乃弥陀化身，其所示专修，最吃紧。在上品上生章注中，祈详阅之。（三编上?复沈授人居士书）善导和尚，系弥陀化身，有大神通，有大智慧。其宏阐净土，不尚玄妙，唯在真切平实处，教人修持。至于所示专杂二修，其利无穷。专修谓身业专礼，口业专称，意业专念。如是则往生西方，万不漏一。杂修谓兼修种种法门，回向往生。以心不纯一，故难得益，则百中希得一二，千中希得三四往生者。此金口诚言，千古不易之铁案也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昆季书）悬护万代
摄归念佛

善导，弥陀化身也。其所示专修，恐行人心志不定，为余法门之师所夺，历叙初、二、三、四果圣人，及住、行、向、地、等觉菩萨，末至十方诸佛，尽虚空，遍法界，现身放光，劝舍净土，为说殊胜妙法，亦不肯受。以最初发愿专修净土，不敢违其所愿。善导和尚，早知后人者山看见那山高，渺无定见，故作此说，以死尽展转企慕之狂妄偷心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五）发明助念 利益宏深

此法乃唐善导和尚所发明，谓平日不念佛者，依此助念，亦可往生。善导和尚，弥陀化身，是知此法，利益宏深。普愿见闻，咸生正信，展转劝导，功德无量。待己临终，决定有助念之人。何以故？以如是因，感如是果，因果两各相符故。（续编下?莲宗正传跋民十八年）㈣赞永明大师
法华一部 佛事百八
法华一部，佛事百八。四重料拣利愚黠，万善作警察。普期超拔，往生极乐刹。
视诸众生皆是佛，只顾救生忘国宪。
赴市心乐颜不变，蒙赦得遂出家愿。
日课佛事百八件，法华一部佛十万。
若非大权示世间，法幢谁能如是建。
（续编下?宋六祖杭州永明延寿大师赞颂）

圆修万善　偏赞净土

宋初永明大师，住持净慈。圆修万善，偏赞净土。恐学者不知自力佛力之所以然，作四料拣，以为指南。俾上中下根，若凡若圣，皆有遵循。若非弥陀化身，何克臻此？（增广上?杭州弥陀寺启建莲社缘起疏）特作料简　俾知所趣

永明寿禅师，以古佛身，示生世间，彻悟一心，圆修万行，日行一百八件佛事，夜往别峰，行道念佛。深恐后世学者，不明宗要，特作一四料简偈，俾知所趣。（三编下?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永明禅师，为修行人确示要道，开出四料简：

㈠有禅有净土，犹如戴角虎。
现世为人师，来生作佛祖。
㈡无禅有净土，万修万人去。
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。
㈢有禅无净土，十人九蹉路。
阴境若现前，瞥尔随他去。
㈣无禅无净土，铁床并铜柱。
万劫与千生，没个人依怙。

此永明四料简，乃大藏之纲宗，修持之龟鉴。先须认准如何是禅？如何是净？如何是有？如何是无？然后逐文分剖，则知字字的当，无一字能移易。……诚迷津之宝筏，昏衢之明灯也。（三编下?净土法门说要）古人说法，穷无涯际。唯永明四料简所说，诚为末世众生指归家乡之一条大路也。……永明禅师，乃阿弥陀佛化身。所有提倡念佛偈句，通皆机理双契。此四料简，尤为参禅修净之无上警策。虽局于偈语，然言略意周，更无一字可以增损其间。学者宜细细研之。（三编下?上海法藏寺念佛开示）㈤赞莲池大师

行为世则　言为世法
初住云栖，即灭虎患。旱请念佛雨慰盼，村民咸感叹。庀材开办，道场重兴建。
幼闻念佛意颇快，未诫门徒莫揑怪。
行为世则言世法，注重净土及规戒。
砥柱狂澜契理机，阐明佛心祛蜂蚤。
普令具缚诸凡夫，仗佛慈力登莲界。
（续编下?明八祖杭州云栖袾宏大师赞颂）
末法导师　真模范也

云栖蒔益，乃末法之大导师，真模范也。祈观彼着作时，推原其心之用意处，则自法法头头，皆与机理符契矣。（三编上?复丁福保居士书五民六　七月初五）立法教人　本于平实

云栖大师，立法教人，皆从平实处着手。依之修持，千稳万当。断不至得少为足，着魔发狂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四）净土宗风　为之丕振

明季莲池大师，参禅大悟之后，力修净业，重兴云栖。以契理契机，莫过净土，遂着《弥陀经疏钞》，发其甚深旨趣。净土宗风，为之丕振。而一生悲敬双修，事理不二。以故戒杀放生，济孤利冥之懿范，数百年来，中外景仰。（增广上?杭州弥陀寺启建莲社缘起疏）各取其益　方为稳妥

莲池大师乃圆融无碍之说。根机若深，依之修持，则有大益。根机若浅，或有执理废事之弊。只宜按事相志诚持名，方为稳妥。理一心之说，做不到者，说之无益，但不提倡即已。（三编下?复温光熹居士书十）莲池大师云：「着事而念能相续，不虚入品之功。执理而心实未通，难免落空之祸。」以「事有挟理之功，理无独立之能」故也。吾人学佛，必须即事而成理，即理而成事。理事圆融，空有不二，始可圆成三昧，了脱生死。若自谓我即是佛，执理废事，差之远矣。当用力修持，一心念佛，从事而显理，显理而仍注重于事，方得实益。如等觉菩萨，尚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。今以凡夫而不自量，视念佛为小乘，不足修持，则将来定入阿鼻地狱矣。（三编下?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）㈥赞蒔益大师

悟与佛同　力修净业
幼即信佛，随母礼诵。入塾宗宋遂放纵，读竹窗自讼。力弘大乘，冀同出陷阱。
宗乘教义两融通，所悟与佛无异同。
惑业未断犹坯器，经雨则化弃前功。
由此力修念佛行，决欲现生出樊笼。
苦口切劝学道者，生西方可继大雄。
（续编下?清九祖北天目灵峰智旭大师赞颂）
一生弘法　不作住持

钟大朗，苏州木渎人，其父母祷观音而生。幼时随父母礼诵，及入塾，闻圣学，即以圣学为己任，因不礼诵，而辄作辟佛文字。后见莲池大师《自知录》序，始知愧悔，不复辟佛。读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发心学佛为居士。遂研究天台、禅宗各书，各有所得，乃礼憨山大师门人出家，法名智旭，字蒔益。其戒行净若冰雪，其见地明若日月。而且注重净土一法，以末世众生，不仗佛力，决难现生了脱生死。一生弘法，不作住持。多居北天目灵峰寺，故后人每以「灵峰」称之，实未为灵峰主人也。（续编下?重修九华山志序民二十六年）若言习气　可谓绝无

若言习气，蒔益可谓绝无。而一般瞎眼禅和，谓为徒有文字，未得大悟，贡高我慢。此等人乃

仰面唾天，何得据以评论耶？（增广上?复周群铮居士书一）凡所着述 机理双契

蕅益大师，久证法身，乘愿再来。其学问、见地、行持、道德，不但末法不多见，即隋唐佛法盛时，高人如林，若在此时，亦属出类拔萃之不思议大士。凡所着述，机理双契。阁下但将唯执「训诂为是」之心放下，息心研穷而体会之。其法喜之乐，当独契于心，而不能开口向人言之。何也？以其所得皆失，而归无所得也。（三编上?复丁福保居士书五民六
七月初五）千古少有 利益叵测

灵峰着述，千古少有。彼等正眼未开，不知其要，故辄吠影以惑初学。果真具正知见者闻之，则彼之心腹，彻底了知矣。灵峰老人，乃末法绝无而仅有者。其言句理事具足，利益叵测。随人分量，各受其益。（增广上?与弘一上人书）净土十要 妙契时机

《净土十要》，乃蕅益大师以金刚眼，于阐扬净土诸书中，选其契理契机，至极无加者。第一《弥陀要解》，乃大师自注。文渊深而易知，理圆顿而唯心。妙无以加，宜常研阅。至于后之九种，莫不理圆词妙，深契时机。虽未必一一全能了然，然一经翻阅，如服仙丹。久之久之，即凡质而成仙体矣。此是譬喻法门之妙，不可错会谓令成仙。（增广上?与徐福贤女士书）一书者，《净土十要》也。字字皆末法之津梁，言言为莲宗之宝鉴。痛哭流涕，剖心沥血，称性发挥，随机指示。虽拯溺救焚，不能喻其痛切也。舍此则正信无由生，邪见无由殄也。就中最要者唯《要解》。（增广上?与悟开师书）若欲研究，当看《净土十要》。此书乃蕅益大师于净土诸书中，采其菁华，妙契时机，最为第一。其开首《弥陀要解》，自佛说此经以来，为西天东土中，绝无而仅有之注解也。宜恪遵守，不可忽略。（增广上?复邓伯诚居士书一）依之修持了无差错

《净土十要》，为净土法门最要之书。此次所印，又附数要书要文。得此一书，依之修持，譬如杲日当空，行大王路，一直前去，了无差错。（续编上?复梁慧栋居士书民国
二十一年）光老矣，不能详为开示。今为寄《净土十要》一部。此书为净土法门之最切要者，当息心读诵。则法门之所以，修持之法则，举凡自利利他、自行化他之道，均可悉知矣。（三编下?致张增纯律师书）此《十要》，乃当日原本，非前木刻之节略本。读此而能信得及，则一切知识，一切经教，各种法门，皆不能摇动其信心矣。（三编上?复常逢春居士书一）弥陀要解十要之首

若论逗机最妙之书，当以《净土十要》为冠。而《弥陀要解》一书，为蕅益最精最妙之注。自佛说此经以来之注，当推第一。即令古佛再出于世，现广长舌相，重注此经，当亦不能超出其上。况后生浅闻薄解，便欲指斥，冀其超越乎哉？以萤光而较日，多见其不知量也。（增广上?复永嘉某居士书二）《净土十要》，为净土着述之最切要者。第一要，《弥陀要解》一书，为此经注解之冠。（三编上?复真净居士书）《弥陀要解》，为自有此经以来之妙注，实为修净业者之指南。其书载于《净土十要》之首。《净土十要》，乃大师采净土着述之最契理契机者，汇而成之。共十种，故名十要。以《要解》注经，故居其首，乃尊经也。（增广上?复夏隐叟书）要解义理 千古未有

《阿弥陀经》有蕅益大师所着《要解》，理事各臻其极，为自佛说此经来第一注解，妙极确极。纵令古佛再出于世，重注此经，亦不能高出其上矣。不可忽略，宜谛信受。（增广上?与徐福贤女士书）《弥陀要解》，实为千古第一妙解，乃古今绝无而仅有者。切勿以等闲视之，则幸甚。（三编下?复王尊莲居士书）若论《要解》之义理扼要，实为千古所未有。（三编上?复慧清居士书）若欲利人 一字一珠

若欲利人，《弥陀要解》，可谓一字一珠。（续编上?与魏梅荪居士书十五民国
十一年）附、印光大师略传

印光大师（一八六一～一九四一）：法名圣量，字印光，别号常惭愧僧。陕西合阳县人，俗姓赵，字丹桂。兄弟三人，大师年龄最小。

大师出生六月，眼即生病，几乎失明。后虽痊愈，目力已损，稍发红，即不能视物。幼随兄长读儒书，颖悟异常，成童中秀才，颇以传承儒家圣学自任，应和韩韩愈欧欧阳修辟佛之议。后病困数年，始悟前非，顿革先心。病愈后，即一心向佛。

二十一岁时，出世缘熟，即投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寺出家，礼道纯和尚为师。不足三月，被兄长寻回。家人虑其潜逃，防范甚严，八十余日，不得机会。后伺机逃出，回到莲花洞寺。恐兄长追来，不敢久留，承剃度师之命前往安徽徽州小南海参学。登山涉水，只影孤征，备历艰辛。途经湖北竹溪莲花寺，询知去路尚远，又为常住留充照客，遂止行程，暂住于此。次年，于陕西兴安县双溪寺印海定公座下受具足戒。

受戒时，因善于书写，凡戒期中所有书法事宜，悉令代作。因写字过多，眼目发红如血灌。幸大师先于湖北莲花寺作「照客」时，于晒经之际，得读《龙舒净土文》，知念佛一法，乃即生了生脱死之要道，圆赅万行，普摄群机，利益殊胜。因此目病，悟知身为苦本，即于闲时，专念佛号。夜众睡后，复起坐念佛，即写字时，亦心不离佛。故虽力疾书写，仍能勉强支持。待写事完毕，目亦痊愈。由是深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，从此自行化他，一以净土为归。

二十三岁时，隐迹终南山四年，住太乙峰，朝夕念佛，兼读经论，自是深入法海。

二十六岁时，辞师前往北京红螺山资福寺净土道场，专修净业，自号「继庐行者」。历任云水

堂「香灯、寮元」之职，任「藏主」时，得阅大藏。三载之中，念佛正行外，深入大藏，妙契佛心，深明径路修行，唯在念佛。

三十岁时，由红螺山至北京龙泉寺，为「行堂」。是年冬，行脚东三省。白山黑水，一钵长征。返京后，住圆广寺。一日与一僧在西直门外闲步，见一丐童十五六岁，向大师要钱。大师曰：「念一句佛，与汝一钱。」丐童不念。大师又曰：「念十句佛，与汝十钱。」丐童仍不肯念。大师将钱袋取出令看，约有四百多钱，对丐童说：「汝念一句，与汝一钱，尽管念，我尽此一袋钱，给完为止。」丐童大哭，终不肯念。大师叹其太乏善根，与一文而去。

三十三岁时，与化闻老和尚会晤于京，应化老之请，护藏南下，至普陀山法雨寺，任常住首座，安单藏经楼，主理藏经。自此两度掩关，影不出山、足不入俗二十余年。经年无一人来访，无一函见投，颇得安乐。

三十七岁时，应寺众坚请，辞不获已，乃为讲说净土法门。讲毕，旋即闭关，斋房书「念佛待死」以自勉。

四十四岁时，进京协助谛闲法师请藏。空闲时于书店中阅看，购得《拣魔辨异录》两本，一本送谛闲法师，望其流通，一本自留。事毕，仍回法雨寺。

大师出家三十余年，不喜与人往来，亦不愿人知其名字。唯潜心圣教，专修净业。其一生不作大通家，唯作念佛人，以自了汉自居，不作弘法利生梦。然本分应为者，仍力行之。故于关中为有缘者多有书信，畅谈法要。有要事者，约至普陀，会晤于法雨寺。如高鹤年居士，即多次应邀前往。

五十二岁时，高鹤年居士取大师之文数篇，刊入狄楚青居士发心所办《上海佛学丛报》，署名「常惭」。世人虽不知其为谁，而文字般若，以足引发时人善根。徐蔚如、周孟由等诸大居士见之，叹誉云：「大法陵夷，于今为极，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见如师者，续佛慧命，于是乎在。」故一再搜集大师文稿，刊为《印光法师文钞》广为流通。大师德名，由此而享誉海内外。可谓德厚流光，终不可掩。

《文钞》是大师弘化缘起，自此龙天推出，大放光明。由读《文钞》而仰慕高德，渴望列于门下之善男信女，日益增多。或航海梯山而请求摄受，或鸿雁频书以讫赐法语。如王一亭居士，于民国五年至普陀拜谒大师，始归依佛门。民国六年夏，陕西王典章居士，不远千里，专程到普陀谒师。大师与之相谈甚欢，可谓深相投契。王住两星期，每日数面，而且同食。闲暇之余，大师并偕同遍览山中名胜。寺僧无不异之，以大师每遇同乡，多只见一面，或留一餐而已，于王可谓破格也。

因《文钞》之摄化，二十余年来，归依座下者，不计其数。即依教奉行，吃斋念佛，专修净业，得以往生西方士女，不胜枚举。书信亦随之频繁，直至临终前一个月，仍提笔不辍。

一九一八年七月，大师下山，到扬州刻经院刻印经书。因人地生疏，请高鹤年居士陪同。至上海，高欲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挂单，大师坚拒，云：「你的熟人太多，人家要客气办斋。你我是苦人，何必苦中求乐，又要花费钱文，消耗光阴？」最后觅得最冷落的小庙——天台中方广下院住下。由高介绍，与狄楚青、王一亭等居士会晤，广说净土因果等事。此后，大师即常往返于上海、苏州、扬州、南京等地校印经书。

一九一九年，因高鹤年居士介绍，在上海会晤简玉阶兄弟（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始人），为之详说净土法门及因果事宜。简氏兄弟自此发心归依佛门，专修净业，与众供养千余元，正好填还刻经之资。以后又将其私宅南园施赠与「上海佛教净业社」作基址，即后来「觉苑」所在。

一九二二年，许止净居士朝普陀，礼大师，并呈所撰《礼观音疏》。内有「食廷璋之芋，克日西行」句。大师便知其尚未断荤，乃问：「汝吃素否？」答曰：「吃花素。」大师作色呵曰：「倒架子，如此大通家，尚不以身作则吃长素，何能感化他人。」大师之厉声大吼，居士欣然乐受，不但毫不介意，实在心悦诚服。

大师六十二岁时，正当其任的徐总统闻师之德，赐「悟彻圆明」匾额一方，赍送普陀山法雨寺，香花供养，盛极一时。大师淡然处之，有恭贺者，答以「虚空楼阁，自无实德，惭愧不已，荣自何来」等语，日后更无一语谈及赐匾事。

一九二四年，弘一大师至普陀拜谒大师，居七日，每日自晨至夕皆在大师房内，观察大师。见大师甚为惜福，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，力斥精美。每日晨食，仅粥一大碗，无菜。大师自云：「初至普陀时，晨食有咸菜，因北方人吃不惯，故改为仅食白粥，已三十余年矣。食毕，以舌舐碗，至极净为止，复以开水注入碗中，涤荡其余汁，即以之漱口，旋即咽下，唯恐轻弃残余之饭粒也。至午时，饭一碗，大众菜一碗，饭菜皆尽，仍以开水涤荡如晨食无异。」大师自行如是，劝人亦极严厉，见有客人食后剩有饭粒者，必大呵曰：「汝有多大福气？竟如此糟蹋！」一九二五年，德森法师离开江西百丈，与了然法师同至普陀拜谒大师。大师出函介绍至佛顶山藏经楼挂单。自后德森法师即依止大师，由普陀至上海太平寺，至苏州报国寺，直至上灵岩山寺，随侍左右整二十年。

一九二七年，政局初更，寺产毫无保障，普陀首当其冲，由大师舍命力争，始得苟延保存。及某君长内政，屡提庙产兴学之议，举国缁素惊惶无措。幸谛闲法师与大师在上海，得集热心护法诸居士之计议，先行疏通，次派代表请愿，终得议未实行。后又颁驱僧夺产条例，大师特函呈内政部长赵次陇设法，遂无形取消。随后嘱咐焦易堂居士等大力斡旋，始得将条例修正，僧侣得以苟安。

一九二九年，离开普陀山，在上海校印各书，急于结束，以早归隐。拟应广东弟子黄筱伟等所邀，赴香港。真达老和尚等以江浙佛地信众尤多，一再坚留，遂辞香港之请，留于苏州。时年十二月初八，大师在上海佛教居士林作开示，范古农作记录。

一九三○年由大师发起，王一亭、关絅之、黄涵之等居士协助，明道法师主持，在上海常德路「觉苑佛教净业社」内筹备成立佛经流通部，流通分「全赠、半价、照本」三种。随业务扩大，后正式更名成立为「弘化社」。待一切印经、流通事务安排妥当，大师即到苏州报国寺闭关，随后将弘化社从上海迁到苏州关房近旁。其关房自书偈云：「虚度七十，来日无几。如囚赴市，步步近死。谢绝一切，专修净土。倘鉴愚诚，是真莲友。」一九三五年，民国政府全国教育会议议决：将全国庙产作教育基金，寺庙全部改为学校。并将此决议呈请内政部、大学院备案。报端披露，群为震惊。圆瑛法师时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，与大悲法师、明道法师、关絅之、黄涵之、屈映光等诸居士同至报国寺叩关请示。大师以卫教相勉，及示办法。请诸缁素大德返上海开会，举代表入都请愿。仗大师光照，教难得以解除。

是年十月，明道法师往生，弘化社经办负责人无人可托，大师以七十五岁高龄出而自任，直至圆寂。

一九三六年十月初六，大师出关到上海觉苑，参加护国息灾法会。初七法会开始，大师每日作一开示，发挥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之理，提倡信愿念佛、即生了脱之法，以期挽救世道人心。十五日法会圆满，轰动上海。十六日在觉苑讲授三归五戒，收归依弟子千余人。十七日返回苏州，因众请而登灵岩山寺，是日晚为灵岩开示法语。

大师在上海作开示时，上海女高中生杨信芳，十一月廿三日晚，睡于相好之同学张孝娟家，梦观音大士立小岛上，环岛皆海，水天一色，大士身长丈许，璎珞庄严，手持净瓶。自己则在一叶扁舟中，驶近小岛。大士招手告曰：「大势至菩萨现在上海教化众生，汝何昏迷，不去闻法？」杨无以答。大士又曰：「印光和尚是大势至化身，四年后化缘毕矣。」言讫而隐。杨醒后，将梦告张孝娟之母，其母信佛，惊曰：「大势至是西方极乐世界菩萨，印光和尚，听说是普陀山得道高僧。」后阅报，始知大师正于上海主持护国息灾法会。三人惊诧不已，杨便与张太太母女同往听法，并皈依大师，赐法名慧芳。三七年春，杨信芳赴苏州拜谒大师，告以梦景。大师斥曰：「莫瞎说！莫瞎说！以凡滥圣，招人毁谤。此梦更不许汝对人说，否则非我弟子。」一九三七年秋，归依弟子吴契悲居士至报国寺，劝大师上灵岩山暂避敌机轰炸。大师曰：「死生有命，命若当死，避亦无益。」遂不从。吴劝说再三，至于涕下。大师握其臂曰：「汝放心可矣。」终不肯行，吴流泪而去。是年初冬，苏州沦陷，战火弥漫苏城，报国寺难以静修。应妙真和尚及众弟子恳请，大师于十月初十，遂移居灵岩山寺。监院妙真和尚遵从大师指示，将灵岩山寺改建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。大师亲立规约，制定章程，由此形成净土丛林楷模。并于灵岩山后，出版了《印光大师文钞续编》。

一九四○年十月廿七日，大师略示微疾，深以灵岩法席久悬为虑，遂于廿八日下午一时召集全山执事和居士等三十余人至关房，告曰：「灵岩住持，未可久悬。」提议妙真法师任灵岩住持，众表赞同。初议十一月初九为升座之期，大师曰：「太迟了！」改选初四，大师曰：「亦迟了！」最后择于初一，大师曰：「斯可矣。」十一月初一日早起，精神甚佳，并讨论接座仪式颇详。因真达老和尚由上海赶来，故送座之事，由真老行之。来宾有叩关问疾者，一一与之周旋。是日略进饮食，入晚就寝。

初二日早起，精神体力稍有不适。两居士与本寺昌明师合拟一方，吃药后稍好，眠息二三小时。晚来众为助念，安卧入睡。

初三日，早午均见良好，凡大小净、便后洗手、佛前礼佛等尚能自理。在室外向日二次，食粥一碗。入晚，又进粥碗许，食毕，对真达老和尚及大众开示云：「净土法门，别无奇特。但要恳切至诚，无不蒙佛接引，带业往生。」说毕，少顷，大便一次，尚不须人扶持。嗣后精神逐渐疲惫。十时后，脉搏微弱，体温降底。

初四日早一时三十分，由床上起坐云：「念佛见佛，决定生西。」言讫，即大声念佛。二时二十五分，大师坐床边索水洗手毕，起立说：「蒙阿弥陀佛接引，我要去了，大家要念佛、要发愿、要生西方。」说完即坐椅上，端身正坐，口唇微动念佛。三时许，妙真和尚至，大师吩咐云：「你要维持道场，你要弘扬净土，不要学大派头。」自后即不再言语，只唇动念佛而已。延至五时，如入禅定，笑容宛然，在大众念佛声中，安祥示寂。

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佛涅盘日，大师示寂百日，举火荼毗，得五色舍利珠百余颗，精圆莹澈。又有大小舍利花及血舍利等，共一千余粒。

大师往生后，上海缁素于觉苑法宝馆成立印光大师永久纪念会，复将「弘化社」迁回上海。流通大师历年所印净土宗经书三十余种，同时编印流通《印光大师文钞》及《嘉言录》、《菁华

录》等。一九五六年「弘化社」与上海佛学书局、大法轮书局合并，改名为上海佛教书店。

综观大师一生，绝意名利，淡泊自守，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，可谓极为平常。然其对佛法之切实奉行，不遗余力，自行化他，终身不怠，又可谓极不平常也。对三宝的护持，对净宗的贡献，更非常人能及！后人尊为净宗十三祖，可谓实至名归也。创办弘化社，流通净宗法宝；兴建灵岩山，树立净土宗风。此为大师毕生两大事业，对近代佛教贡献卓越，影响至今。所谓「念佛见佛，决定生西」，则可谓大师最后遗言，花落莲成，微妙香洁，妙不可言！

人多虑于业深障重，功夫浅薄，恐念佛不能往生者。大师常言：「念佛法门，但具真信切愿，无论工夫之浅深，功德之大小，皆可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」民国二十五年冬，王慧常居士大吐血一次，时命在呼吸间。然省察自心，一不慌张，二不恐惧，但觉佛尚未念好为憾。病愈之后，至苏州拜谒大师，禀告病危时心理。大师闻之，大喝曰：「汝若如此想，西方去不得矣！甚么叫念好？十念当往生。」王慧常聆言之下，生大感泣，自此破去自障！由是常生自信：我决定往生西方，我决不再分段生死，我已是西方人矣。

一日云泉之来访大师，相谈良久，将辞去，大师携手嘱曰：「从来禅教诸祖尝曰：天台教观一宗，如或无人传之说之，则为佛法趋灭之时，今则不然矣。」云泉之殷勤问故，大师喟然曰：「今日圣教愈趋愈下，人根浅薄，于止观一法得出生死者，万无一二，唯净土可依怙耳。设今净土一宗无人传之说之行之者，则佛法真畏将灭尽矣，吾人为佛弟子，尤宜勉焉。」感于净土法门之殊胜利益，故大师虽宗教俱通，从不谈玄说妙，不重神通奇异，唯于平实真切处教人修持，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，行而有果。闻者无不当下受益，终身奉行。正由大师之平实无奇、言行合一，所以真心解脱之士，咸乐亲近。致使叩关问道者，多难胜数。其开导学人，本诸经论，流自肺腑；不离因果，不涉虚文。应折伏者，禅宿儒魁，或遭呵斥，痛下钳锤，令其转身。应摄受者，后生末学，未尝拒绝；纵农夫愚妇，亦与优容。一种平怀，三根普利，情无适莫，济世为本。

大师一生，以法为重，以道为尊。感于时弊，终生不作住持，不收徒众，不入社会。名闻利养，丝毫不入于怀。如是严以自律，以唤醒时人后学。老实念佛的宗祖，处处流露出念佛人的谦厚德光。其心所存，唯一佛境，别无他念。全融自身于佛身中，全摄佛功德为自功德。亦如经言：「菩萨光明，皆悉隐蔽；唯见佛光，明耀显赫。」一代祖师的风范，即于平淡无奇中，显出璀璨绚丽的光芒！

大师深明「一代时教，皆念佛法门之注脚」，故不作通家，不尚玄理，由博而约，摄理于事。但提称名一行，志在往生一道。于乱世涂炭之际，忧悲众生凄苦，明辨修学难易，高擎「在世行善，出世念佛」之法炬，以此抚慰众灵，潜消劫运，摄归净土。而其自身则自为表率，念佛待死，终身不逾。又其个人自奉节俭，待人慈厚，食唯充饥，不求适口，衣取御寒，厌弃华丽。有供养珍美衣食，若非拒而不受，即转赐他人。若普通物品，辄令持交库房，俾大众共享，决不自用。凡善男信女之供养香敬，悉皆代为广种福田，用于流通经书及救济饥贫。凡闻何方受灾告急，必尽力提倡捐助，以期救援。其慈悲苦难众生，处处流露，无以言表。

大师生逢乱世，力弘法道，中兴净宗，使念佛一行得以大扇天下。其一言一行，无非代佛扬化，以期挽救世道人心，以期人人念佛往生。若论其可见可闻之功，较之于难知难窃的内在至德，实难比量也。念佛圣者的馨香，微妙香洁，穷劫难赞。弘一大师赞曰：

「师禀善导专修之旨，阐永明拣料之微，中正似莲池，善巧如云谷，宪章灵峰，步武资福。弘扬净土，密护诸宗，明昌佛法，潜挽世风。折摄皆具慈悲，语默无非教化。临终预知时至，端坐念佛西归。维舍利缤纷，教泽乎寰宇，三百年来，一人而已。」【注】：此《略传》谨依《行业记》、《永思集》、《印光大师年谱》、《文钞》等相关资料综述而成。

南无阿弥陀佛

师兄，末学来推荐一个文档，里面集合了很多传统文化、戒淫修福、中医养生、净土宗念佛等善书、经论，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和您身边的人！
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kTunurP

善书合集,请下载后，随缘流通！

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

弘愿寺，为纯依善导大师之教、专修净土的念佛道场；寺名「弘愿」，典出善导大师《观经疏》「别意之弘愿」，意为：乘弥陀弘誓大愿力，一切众生得生净土。弘愿寺殿堂建制、本尊安奉、牌匾楹联、念诵仪规，皆完全依善导大师「五正行」为标准，唯突出一个「专」字——专净土，专念佛，专善导。

http://fabao.hongyuansi.com/

以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为弘法理念，所有法宝均为免费结缘，免费邮寄。欢迎索请！

净土宗(上面有很多TXT格式经论)

http://www.pureland-buddhism.org/

净宗讲堂 在线观看

http://www.hongyuansi.com/3490.html

弘愿寺网站

http://www.hongyuansi.com/

南无阿弥陀佛

http://pan.baidu.com/share/link?shareid=643608&uk=2701938221这个网盘内储存的是净土宗经论（104本）！请下载、解压后，随缘流通！
佛教音乐(一心念佛)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zi1rh
净土宗法义开示（MP3）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vdSQ8
弘愿寺最新版电子书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sjpo0Fj#dir
超级QQ群：
北京善导念佛群　100713565
善导专修念佛群二　59659710
善导专修念佛群三　151654835

一心专念弥陀名号，行住坐卧，不问时节久近，念念不舍者，是名正定之业。顺彼佛愿故。
http://hi.baidu.com/new/980798565
我的百度空间，欢迎来做客！
东方人生智慧珍品系列丛书（共10册）已绝版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tJAWi
戒色百科全书

http://pan.baidu.com/share/link?shareid=617125&uk=2701938221请勿堕胎反堕胎宣传单和书籍（请转发，功德无量，利益无量）http://pan.baidu.com/s/1EaNq6
般若文海txt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xM8Ou
念佛群：189181812　49181252　65904156　186655372　28338746　164106671　21565225　169232847　11218660　109133876　161774032　212248265